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〇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6/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〇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〇〇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詳說一百七十八卷(五)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

禮記詳說一百七十八卷

(五)

〔清〕冉觀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

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詳說

無卷數》提要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六

牟陽冉觀祖輯

祭統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陳注鄭氏曰倫猶義也

孔疏此一節廣明祭有十種倫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此之謂十倫一經總明十倫之目從上雖云祭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六

祭統

其事隱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十倫義也長樂陳氏曰祭所以交神於無而寓理於有致禮於幽而興物於明故其爲名則一而其爲倫則十此其以神道設教也由其父子之倫則有親疏之殺由其貴賤之等則有爵賞之施由其親疏之殺則有夫婦之別而終之以長幼之序由其爵賞之施則有政事之均而終之以上下之際鬼神父子親疏夫婦長幼五者皆內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皆外之倫也內之倫則主於仁外之倫則主於義仁必推而達乎義義必反而濟乎仁此所以內外交著而

後相成之美盡矣

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疏則遠近有所閒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爲主故於首言鬼神之通至於惠之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二

石林葉氏曰祭祀以祭鬼神爲主故先言事鬼神之通道言其洋洋在上妙而不可體也鬼神無形而立尸以祭者安之也尸在廟中則全於君在外則全於臣故次之以君臣之義義言其有權也雖有內外之別而所爲尸者子行也以父而事子則不嫌於自卑故次之以父子之倫倫言其理之所在也入以明父子則足以致親致親則不可以無尊卑故與爲獻酬者以五七而終九故次之以貴賤之等等言其有節文也貴賤有等而昭穆不可以不辨故次之以親疏之殺殺言其恩之降也親疏有殺不可以不知其所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三

自出故凡出命者就於大廟則次之以爵賞之施施言恩之廣也自交鬼神之道至於爵賞之施則愛敬以備而所以事鬼神者必夫婦親之故次之以夫婦之別別言其獻異位也薦獻至於進則祭將畢矣必及於賜爵故族姓以昭穆爲齒則次之以長幼之序序言其先後有次也賜爵雖及於族姓而惠未廣達其惠至於賤吏皆得餞而食則上下交矣故次之以上下之際

新裁倫訓作義是祭祀中當然之義理也十見字俱指祭言 在道義倫等殺施別均序際字止發揮便

得倫字意味 夫祭有十者之倫焉倫者何變化而有所通曰道鬼神變化者也依之有形求之有方事鬼神之道見矣嚴謹而有所守曰義君臣嚴謹者也可以迎牲不可以迎尸君臣之義見矣恩義有順曰倫父子主恩欲其順也宗廟之尸取子行爲之父北面而事之焉見子事父之道也名位有差曰等貴賤名位有所差也獻酬之禮同官尚爵同爵尚齒見貴賤之等也殺言乎遠近有所閒也祭之日左爲昭右爲穆而遠近之有閒非見親疏之殺乎施言乎恩惠有及也祭之日爵有德祿有功而恩惠之徧及非見

爵賞之施乎內外有所辨故曰別言乎夫婦之別也
酌獻必異其器授受不於其處而內外之序肅多寡
有所一故曰均言乎政事之施也上不至於重下不
至於虛而惠下之政均先後有所次者序也賜爵必
有齒則先後有序而長幼之序見矣情意有所接者
際也畀餘必逮賤則情意流通而上下之際見矣此
十者皆義之修也故曰十倫

說約夫祭有十倫凡十一節言祭有十倫而統於一
禮因歷舉而詳言之十倫是祭中有十者之義見所
該之大意此只渾說見事鬼神之道等正詳之也每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四

句影下意講總見自始至終皆義之所備故曰十倫
**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
道也**

陳注筵席也凡所馮以爲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
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其設一几故祝辭云以
某妃配也依神使神馮依乎此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
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於祊者謂明日繹祭出在廟門
外之旁也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是也祊說見前篇神
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

鄭注同之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

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

孔疏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 設之曰筵坐

之曰席同之言詞謂共也言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
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鋪席設几使
神依之設此夫婦所共之几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
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几 詔告
也祝祝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
而出於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
外之祊 神明難測不可一處求之或門旁不敢定
是與神明交接之道鬼神通故云道 同之言詞也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五

者若單作同字是齊同之同非謂其之詞所以物有
異類而同時也則同死同生同出同入之類不齊其
物異也若謂其之詞則言旁作同故古文字林皆訓
詞爲共是漢魏之時字義如此是以讀同爲詞今則
總爲一字云祭者以其妃配者儀禮少牢文謂祭夫
祝辭云以某妃配云亦不特几也者謂不但特設
辭亦不特設其几謂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不特設也
故鄭注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云詔祝告
事於尸也者謂灌鬯饋熟酬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
事於尸其事廣也以總論事故廣言之知非朝踐

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覓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故知非也云出於祔謂索祭也者案郊特牲索祭祝於祔故云謂索祭也

張子曰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祔也又曰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何如此未易處

長樂陳氏曰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則同几也同几所以依神然此依神而已而未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六

至乎交也故詔祝於室所以交神於陰而出乎祔所以交明於陽故曰交神明之道

嚴陵方氏曰生則出乎一而辨故生則異室死則反乎一而安故死則同几鋪筵設同几使神有所依且神無方無方則無體所謂依者人依之而已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石林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爲祔則在門外几筵祝祔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

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慶源輔氏曰鋪筵設同几無所不備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祔無所不盡爲求神也依之備其物求之盡其誠所以爲交神明之道也

郝解筵几神位也筵席也几所以依考妣配祭則夫婦同几席獨言几者席長几短几同則席同可知詔告也祝祝辭於室即儀禮未迎尸先陰厭於室祝饗之禮廟門旁曰祔出於祔謂將祭而求神於門鬼神不測不知所在故博求之詩云祝祭于祔是也新裁鋪筵二句依神同其所詔祝二句求神異其所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七

道是幽明交關之際於屈伸往來無定時覓其真機故謂之道 祭有見事鬼神之道者矣而何以見之蓋其以鬼神之精氣無間也鋪筵設同几以依神無形而依之於有形以鬼神之享否不測也正祭既祝告於室明日又釋祭於祔無方而求之於有方欲神之有所享也是自始至終恍惚與交鬼神之變化而有所通者於是乎來格矣此非交神明當然之道乎

按同只如字讀鄭作調多一折同几一意出祔一意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

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陳注尸本是臣爲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外未入則猶疑是臣也及既入廟則全其象君父之尊矣君祭固主於尊君父而盡臣子之道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也及既入廟則全爲臣子而事尸無嫌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鄭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八

孔疏此經明第二倫君臣之義也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則嫌君猶欲自尊之義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者則解別嫌事也尸本是臣而爲尸時則尊在廟中君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爲臣之道故云疑於臣也在廟中則全於君者尸若入廟則君父道全也唯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是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下既云臣子故知此爲君父也且廟中行禮尸皆答拜然父無答子之禮君有答臣之法故據君言之耳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者釋君疑也君道之全全在廟

門外若出門外則君道還尊與平常不異故不出門也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者君若入廟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者結第二倫也君至尊而受屈廟中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也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長樂陳氏曰尸卑於廟門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內君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爲體貴其尊之而不卑君之事尸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九

延平周氏曰以君而迎牲可也以君而迎尸則嫌於以君而迎臣

嚴陵方氏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爲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爲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爲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爲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講義大君爲尸屈而尊卑之間尚有疑焉非尊事鬼神之道矣故曰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全尸之尊全己之卑使無疑也以君之尊而執臣禮以事尸如此則

凡爲臣而事君者宜如何也故以此明君臣之義
新裁全重在廟門外二句在辨別名分上見出故曰
義 所謂見君臣之義者君出門迎牲而不迎尸豈
以尸卑於牲哉正所以別相似之嫌以定分也何也
尸雖爲神象然未入廟門猶疑是臣必既入廟則全
於君而尊之如君父矣君固當尊尸然在廟門外君
爲君也尸爲臣也若出門迎尸是以君迎臣矣是故
不出者所以別以君迎臣之嫌而使君尊臣卑之義
秩然而不紊也夫是之謂見君臣之義

說約此詳見君臣之義也別嫌別君臣之嫌此句且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祭統

十

虛下尸在廟門外至全於子正詳之不出正是別意
言尸卑於廟門外而尊於廟門內君尊於廟門外而
卑於廟門內若出門迎尸則有君迎臣之嫌故不出
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嫌字從下兩疑字
生

合參義有懷然不可踰之分只不迎尸便是明義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
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陳注行猶列也父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欲子知事父
之道當如是也 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

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
而已故止於父子爲倫焉

鄭注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
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
面事尸之禮

孔疏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 王父之孫行與王父
作尸 孝子所使令爲尸者於祭者孝子身爲子之
行秩也 父則祭者之身北面而事子行之尸也
主人爲欲孝敬已父不計己尊而北面事子行則凡
爲子者豈得不自尊事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祭統

十一

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者以少牢特牲
尸皆在室之與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
知是天子諸侯也知當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
坐尸於堂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於堂當
朝事也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以不思也蓋
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
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
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
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耳

延平周氏曰昭穆之不可亂天理也故爲尸者必順昭穆之列然以己之子而爲父之尸則已北面以事而忘己之爲父者以其爲父之尸也亦所謂斯須之敬矣

長樂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爲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爲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

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主

於己子則疑於無別故爲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人倫明矣

新裁首二句言立尸如此不重父北面二句言父行爲主人者事子行之爲尸而象祖考者乃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注中欲子知事父之道泛言此禮之行乃是教天下人子以事父之道非只指子行而言末句正見此意謂尸取子行若謂以父而事子然尸爲神象實爲以子而事父故曰見父子之倫 在生順死安上見出故曰倫

說約此詳見父子之倫也孫爲王父尸三句是取子

行以爲尸以昭穆同也父北面句是事子以事父之禮象神之尊也明子事父之道總承

合參爲王父尸三句是取子行以爲尸昭穆同也父北面而事之伯叔父事子行之尸也子事父之子指凡爲人子者非指子行

纂訂承子事父句緊接北面而事句說二云照注欲子知盡父子之道泛言此禮之行乃是教天下人子以子事父之道非只指子行而言可從

按陳注欲子知云云則子事父句推開說爲是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主

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陳注自獻卿以下至羣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 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祿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酌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酌尸之一獻爲尸飲五也若

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酹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酹尸尸飲一

鄭注尸飲五謂酹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孔疏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 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

朱子曰古禮於今實難行當祭時獻神處少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盡是人自飲了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眾賓等交相勸酬其繁且久所以季氏祭繼以燭有聖人者作整理一過必不如古人之繁但做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五

長樂陳氏曰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德卑九賤故獻以散爵而已

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酹之故也卿以下言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後獻則間之者隆殺之別也間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耳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

百官後言燁胞翟闔者皆是也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爲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山陰陸氏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酹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於是獻卿歟先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酹尸尸飲一尸一飲即獻卿非其差也瑤爵散爵不言洗略之也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五

新裁此言上公九獻以賓禮隆助祭之人也只重爵不重尊卑卑之等者因其等之貴賤而爲獻之先後爵之重輕也尊卑作貴賤看彼上公之祭尸飲朝踐二饋食二主人酹爵一合爲飲五此時君乃洗玉爵以獻卿非以玉爵爲貴乎獻卿之後尸又飲主婦酹爵一賓長獻爵一合飲五爲飲七此時君以瑤爵獻大夫非以瑤爵爲次乎獻大夫之後尸又飲長賓加爵一長兄弟加爵一合飲七爲飲九此時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非以散爵爲爵之輕乎凡此卿大夫士及羣有司同爵則長者先飲幼者後飲皆以齒爲

有司也

按尸飲五謂飲至五爵之時也下放此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陳注疏曰祭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

鄭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

孔疏此一節明第五倫也親疏之殺也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所以至無亂者謂父南面子北面親者

近疏者遠又各有次序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者祭太廟之時則眾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尸主既有昭穆故主人及賓眾亦為昭穆列在廟不失倫類殺漸也列昭穆存亡各有遠近示天下親疏有漸也

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爾故下

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郝解祭有昭穆謂人神皆有昭穆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遠近以世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昭穆所以使不亂也羣昭羣穆謂合族老幼眾子姓也新裁此從極重遠漸漸減去上見出故曰殺說約此詳見親疏之殺也通節昭穆俱兼神人首三

句是昭穆之義宜輕看下有事于太廟三句方舉其事神人親疏之情著於昭穆之等故謂親疏之殺纂訂當以助祭子孫主生者言如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兼神人說未是昭穆皆謂生者昭穆而其原則出於死者故諸說以首句昭穆及下羣昭羣穆兼神人說大禘於大廟惟太祖之位東向自如其羣廟之主入有居北牖下南面而為昭者其子孫之在昭列者亦名曰昭有居南牖下北向而為穆者其子孫之在穆列者亦名曰穆是祭有昭穆也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不平以父子作總父子以倫言遠近以

神與人言以情之或親或疏皆昭然於大廟之中也是說諸講多同備錄於此

按昭穆以生者言理長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東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陳注疏曰酹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

鄭注一獻一酹尸也舍當為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曰奠

孔疏此一節明第六倫也爵賞之施焉爵表德故云有德祿賞功故云有功也而舍奠於其廟者謂受策命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還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似非時而祭故稱奠此爵賞之施也者君尊尚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經云一獻知非初裸及朝踐饌食之一獻必為一酹尸者以一酹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

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備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

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於廟示其有歸美以明父子之賢也明乎父祖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遜故曰爵賞之施

嚴陵方氏曰爵者錫之以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

禮記詳說

卷首

祭統

手

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稟則非君命也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由君右焉非重史也重命而已延平周氏曰君雖在廟中亦必南向者示其向明而聽天下爲不可易也臣雖在廟中亦必北面者示其答於君自北始

山陰陸氏曰一獻謂始獻爾始獻即發爵賜祿不嫌蚤者重策命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講義周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則爵所以表有德而祿所以報有功然爵祿者非人君所得而私君既於廟命之則受之者可不歸而釋奠於其廟乎如此則

君必不敢以爵祿私諸人而人必不敢以君之爵祿自私而授受之際皆知有所本矣

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爲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爲重也

郝解王者爵祿羣臣必告祖廟行一獻之禮祭之日即策命之日所命北面謂君所策命之臣北面受命也史謂掌策命之官策謂以方版書命辭舍奠於其廟者臣受命歸而自釋奠於家廟也

新裁再拜三句因言施爵祿而連及受者之禮不重此在賜予上見出故曰施古者明君於有德有功

禮記詳說

卷重末

祭統

手

者爵祿雖出於人君而頒賜必於大廟行祭之時若是者正以爵祿之權皆先祖之所貽也今行於大廟正示有所聽命而不敢專之義耳惟其不敢專故祭之日爲上公者行一獻之禮畢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就主位也所命之人北面處臣位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重君命也於是所爵有功之人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釋奠於其廟以受君之命而告於祖也夫以一獻之閒而舉勸士之典如此則祭所以報本反始而實見爵賞之施矣

說約此詳見爵賞之施也首三句言爵祿於廟之意

亦是論理以起下意也故祭之日以下正舉其事以
言之一獻指上公之禮設重君命邊受命以歸而舍
奠臣歸告祖廟榮君賜也此意輕策所以書其爵之
等祿之數者

按天子不因常祭之日特格於廟此禮可據似不必
以尸飲五時爲說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
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
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陳注卷冕副禕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祭統

三

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
襲處謂因其處

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
則執鐙鐙豆下跗也

孔疏此一節明第七倫也 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者
此謂上公之夫人故副禕立於東房若其餘夫人則
不副禕也 校謂豆之中央直者夫人薦豆之時手
執此校 鐙謂豆下跗夫人薦豆之時此執醴之人
以豆授夫人之時則執豆之下跗夫人受之乃執校
也 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

執雀尾授夫人也 夫人受酢於尸則執爵足也

夫婦交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
若夫婦交相致爵不能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酢必
易爵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
換其爵故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云
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卽引此文云夫婦
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也皇氏云夫婦猶男女
不相襲處則上執校執鐙之屬達鄭注儀禮之文其
義非也 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
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祭統

三

之與薦皆此人所事故云執醴授醴之人執鐙謂授
夫人以豆而執鐙也

長樂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鬯尊則在房
者西房也而此言副禕立於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
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
辨位則卽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授受
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
明夫婦之別

襲處另
一說

講義先儒謂爵爲雀形以尾爲柄恐非是爵之柄下
有三戈足則戈也以豆觀之校爲柄乃中央直者則

爵之柄亦指中央矣

郝解薦豆執校謂執豆下中央直處執醴執酒者兼執豆授授夫人豆銍徹通豆下平底也執柄執爵柄足爵足夫人受尸爵執其下足不執柄也夫婦謂君與夫人授受亦如執校執足之禮不相讓其處也酢必易爵謂君與夫人相酢亦易爵更酌也

新裁明天婦之別全在首二句末三句中聞執校執銍二句起授受不相讓處執柄執足起酢必易爵句

此在同中求異上見出故曰別 君卷亮立於阼夫人副俸立於東房其待事而立也有常位夫人薦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祭統

書

豆執校執醴者受之則執銍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之則執足豈惟與執醴相授受為然雖夫婦之自相授受未嘗襲其執器之處也不惟與尸相酢為然雖夫婦之自相酢如主婦洗酌而致於主人主人更爵以酌而酢主人洗爵而致於主婦主婦更爵而自酌以酢亦必更易其所酢之爵也是則一廟祭之閒而序立異其位授受異其處相酢異其爵如此夫婦之別不於是明乎

說約此詳見夫婦之別也東房以上夫婦待事而立也易爵以上夫婦行祭之事也只重君后立之異位

授受之異處醴酢之異爵上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實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陳注疏曰殷實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 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祭統

書

鄭注殷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肱之屬 孔疏此一節明第八倫也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者俎為助祭者各將物於俎也 殷實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各隨所貴 凡前貴於後者據周言之以周人之貴肩故也 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者助祭者故賜之俎也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者言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 言功立由於分俎其事既重人君不可不知分俎之事也

言人君欲善爲政教者必須如此分組均平 此脊脅臂肱舉其貴者言之屬中包其賤者不云肩者以經云周人貴肩故此略之前體臂肱爲貴後體肱胎爲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爲貴腰脊橫脊在後爲賤脅則正脅在前爲貴短脅爲賤故總云之屬以包之

長樂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爲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爲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毛

嚴陵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大而豆小俎以骨爲主則豆以肉爲主可知坊記觴酒豆肉是也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爲是故也夫祭以享神爲主然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所以明祭之有惠而已惠可以觀政惠不均耳故惠均則政行有政則有事有事則有功效所以立由惠而已故曰不可不知

講義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則無不滿之患故人樂於從上之政令趨事赴功唯上所欲爲矣此事所以成功所以立也便爲政者惠下必均有如均

此俎則何患事功之不立乎於餽可以觀政爲俎見政事之均善爲政者不可不知也

郝解髀脊旁大骨肩前肩股人質故貴髀之厚周人文故貴肩之在前也凡助祭者皆有俎故曰必有惠貴者不重不兼也賤者不虛必及也

新裁凡爲俎至功立是推俎之達於政功之所以立至必均也是原政之本於俎惠均三句自惠均層層推到功立是順說下去下一句由功立原轉始於惠均又是倒說上去只一意耳善爲政虛講如此打轉惠均而政行事成功立也 政行則政之惠纔均事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毛

成則事之惠纔均功立則惠之功纔均直到功立纔完得箇惠均可見治國平天下的法術都在一均內均的工夫最難做把廟中分俎做箇均的樣子 祭見政事之均者何也凡祭盛於俎者以骨爲主蓋俎則奇數屬陽以骨陽而肉陰也骨有貴賤歷代所尚不同殷尚質貴髀之厚周尚文貴肩之顯然肩在前而髀在後周之所貴是前貴於後也然本以事神爲主至祭畢而頒俎則祭之惠而有以及於人是祭之必有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然惠不徒施而施必欲其均故卿大夫貴者也則取牲體之肩

百官沃盥賤者也則取牲體之髀然賁者惟所取之實耳初未嘗以賁而有餘賤者惟所取之賤耳初未嘗以賤而不足所以示惠自上及下無不均之患也吾知施惠之禮既修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凡利用厚生之政自上達下略無壅滯而政行矣政所以集事者也政行則制用資生之事自細至鉅無不就緒而事成矣事所以收功者也事成則用足生全之美樂樂利利無非成教而功立矣至於功立方見惠之徧及也然功不自立必有所由立而所以立者豈可不知其故哉正由饋祭俎以明祭惠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祭統

夫

之必均然後推之以達於政而底於功之立也夫祭惠之關於政如此此豈庸君之所能哉必善爲政者明足以見仁足以與因祭惠之均而推之政治之閒則政行事成而至於功之立矣夫祭惠有以寓乎政而賢者爲能推之以行政如此是祭祀之禮不過一俎之頒而政行事成功立由此而基則祭豈非見政事之均乎

說約此詳見政事之均也自首至必有惠也是卽俎之所貴以起祭之有惠是故賁者至示均卽俎之所取以示惠之必均有惠在頒俎上見惠均在不重不

虛上見但此處尚未涉政上惠均至善爲政者如此方言惠寓乎政也惠均屬祭政行以下屬政俎者二句屬祭善爲政者繼承惠均直到功立纔完得一箇惠均

纂訂餼餘之後又有頒俎頒俎以頒助祭之人賁者賤者只以臣言若兼君則惠字說不去政事功皆是上人底政事之均事字在上文政字中不與事成事字同

合參首五句說俎中之物以下方以頒俎言 頒俎與餼餘是兩禮不可混了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祭統

夫

按此節以頒俎見得惠從惠見得均下因惠均而推到政無不均所以見政事之均也 政行事成功立時講皆推開說然惠均亦須從頒俎推開說不止廟中之惠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陳注爵行酒之器也 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眾

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 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

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

鄭注昭穆猶特性少牢饋食之禮眾兄弟也羣有司猶眾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孔疏此一節明祭之第九倫長幼之序爵酒爵也

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昭爲一

穆爲一者言君眾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

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手

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案特牲饋食禮初有主人獻眾賓兄弟之禮後乃旅酬眾賓兄弟此經直云賜爵知非獻時而特云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也此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當旅酬之事故知賜爵爲酬

長樂陳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

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隆於旅

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

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新裁賜爵兼同姓異姓言是旅酬時賜助祭者之酒

也此句提起看昭穆齒同姓之長幼有序羣有司齒異姓之長幼有序末句總頂長者爵先幼者爵後是長幼有序也此在先後次第開見出故曰序

說約此詳見長幼之序首句提起廟中助祭無問同姓異姓至旅酬時皆賜之爵也下昭穆五句指受爵者說齒所以序長幼長在先幼在後故曰見長幼之序

新旨當旅酬時君賜諸助祭者以飲酒之爵其在同姓昭爲一而昭與昭齒也穆爲一而穆與穆齒也其在異姓凡羣有司皆以齒焉夫一賜爵而長者爵先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手

幼者爵後豈不於祭而見長幼之序乎

按時講或以昭爲一穆爲一承上賜爵說昭與昭齒二句屬承受爵說似多一折昭穆四句總是同姓一事而分昭穆又以齒也羣有司以齒亦有貴賤一層貴賤同者以齒也旅酬時皆得飲便是君恩所賜

非謂人人賜之

夫祭有辨曄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界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與其下者也曄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

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陳注不使刑人守門恐是周以前如此周則墨者使守門也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

鄭注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輝周禮作鞀謂鞀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孔疏此一節明祭之第十倫也 界與也輝也胞也翟也闇也此四者皆是賤官於祭之末與此四者以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統

聖

恩賜是惠施之道也 有德之君德能昭明足以見其惠下之義 以君有仁恩足能賜與於下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者此作記之人以見周刑人守門於祭末又何恩賜與刑人故明之云古者夏殷之時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所以得恩賜 既每言賤明但是各守其職之人能為四物故云四守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者更廣明貴有餘分與至賤為恩之深也人君身尊而尸又更尊故言又也 此之謂上下之際者結十倫也際接也

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 案周禮考工記鞀人為阜

陶鄭云阜陶鼓木也言鞀人之官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鞀之以為鼓是鞀磔皮革之官云翟謂教羽舞者也者羽翟羽故詩抑風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即狄也古字通用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者以周禮墨者使守門故知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也

嚴陵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界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為異歟惠下之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統

聖

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唯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為能行此 延平周氏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指夏殷而言也周之法墨者使守門而四夷之隸亦使守王宮蓋當時之為守衛者皆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又兼以刑人與四夷之隸則其勢足以相持而不至於為亂是又使刑人與四夷之隸者皆有所養則是亦先王之仁也

石林葉氏曰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輝胞翟闈

又賤於羣有司明足以知其賤而用之仁足以惠其賤而畀之則上下至矣自上下以及長幼皆曰惠以其賜爵飲食以是明之也自夫婦以及君臣則皆曰明以其薦獻酬酢有所辨也至於政事則見而已矣却解旅酬之爵下及四守之賤輝考工記作鞀人掌以皮鞀鼓者甲亦皮爲之故云甲東胞作胞翟狄通舞者秉翟故名古不近刑人周禮乃使墨者守門故曰至賤四守謂鞀人守鼓庖人守肉翟人守樂關人守門上下之際謂上下恩義交接也此節所舉十倫事多偏曲尸既以子受父拜一不迎何足以明義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祭統

書

北面事子而以爲教子亦紆曲之論疏云九獻爲上公禮然則天子何以加焉又云侯伯七獻至醑尸尸飲三朝踐饋食各一獻則是主人獻尸主婦不得與也子男五獻至醑尸尸飲一則是朝踐饋食全無獻矣大夫而下又何以殺之皆似揣摩之說

新裁首二句言祭有惠下之道惟有德之君三句是言能惠下者歸之賢君也畀之爲言至畀之則詳言祭祖惠下之事申昇輝一句明君在上三句則言明君因祭祖施惠於民申上文有德之君三句畀字有意味有不吝不驟意上說明足以見仁足以與下

只說明君在上可見惠下之君以察利病爲先末際字卽董子所謂天人相與之際際字乃君民血脉流通之關鍵處也祭有見上下之際者何夫祭之末有皇尸以祭祖之惠畀於輝胞翟關之禮豈徒哉亦以見人君在上當子惠下民而惠下之道所寓也然此惠下之道豈庸君之所能行哉惟有德之君乃能行此夫行此道者何以獨歸於有德之君乎蓋下之情最難以上達也有德必明明則幽隱必昭民之休戚利病無不周知矣上之恩最難以下施也有德必仁仁則公溥無私凡可以利民者皆捐以與之而無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祭統

書

所吝矣夫惠下之道其難行如此而昇輝胞翟關者如何便寓惠下之道耶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己之所餘畀其下而不私者也而輝胞翟關則又非近於皇尸之人也蓋尸又有君父之象至尊者輝胞翟關至賤者以至尊不忘至賤卽君之不忘乎下也是故明君在上卽有德之君明足見而仁足與者制田里以教之樹畜而薄其布縷粟米之征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豈非有德之君能行惠下之道哉夫君在上者也民在下者也上下之勢甚懸今明君在上而下無凍餒則膏澤下究恩意流通君上與民下之

情相交際矣然於祭界輝胞翟闕見之故曰祭見上下之際

說約此詳見上下之際也界以餞言惠下之道卻以政言有德之君三句是能行惠下之道者有德句且虛下明與仁正是德見之與之正是能行此二之字俱指民說 上下之際只承明君二句說上下指君民言

纂訂有德是仁知渾成者仁知其目也足以二字要玩尚未到惠下實際不可容易看此三句是言施惠之難以起下文二之字指民說上下指明君與民言

禮記詳說

卷重車木

祭統

美

尸與賤吏不在中墨者使守門則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宮則者使守圉髮者使守積先王無絕人之心刑人未嘗不用也 際交接也上下分不相接而情常相接故曰際易曰天道下際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此際之說也

接以其餘界之郝京山云旅酬之爵下及四守之賤承上賜爵說然四守何人與之酬故近講以餞餘界之雖不相承然有理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是閒語言古者不使守門周制使守門故得與賜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七

牟陽再觀祖輯撰

祭統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陳注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鄭氏謂此夏殷之禮

孔疏此一節明祭祀之重禘嘗之義人君若能明於其義可以為民父母

新蒸天子諸侯之祭有四時焉春物未成祭品鮮薄

故名曰祈夏物稍成依時次第而舉故名曰禘秋物

成而常嘗故名曰嘗冬物眾而祭盛故名曰烝是宗

禮記詳說

卷重車七

祭統

廟之祭酌夫時而祭之名因時以異也

祈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嘗

陳注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之饒故及於夏始為盛焉之故及於秋已為盛矣此禘所以為陽之盛嘗所以為陰之盛歟以其陰陽之盛故曰莫重于禘嘗

鄭注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

孔疏以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 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

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

嚴陵方氏曰春祈夏禘以飲爲主故曰陽秋嘗夏禘以食爲主故曰陰祭有祈禘猶生時有饗祭有嘗禘猶生時有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夏始爲盛乏故於秋已爲盛矣以其爲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

石林葉氏曰祈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爲用也嘗禘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爲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祈禘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統

二

舉其盛者爾

郝解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陽盛於夏陰盛於秋孟夏而禘陽極盛也孟秋而嘗陰方長也陽道常饒盛於將終陰道常乏盛於方長夏百物壯盛秋萬寶告成二氣莫盛於夏秋故祭莫重于禘嘗

新義陰義陽義只於時之屬乎陰陽上見 祈禘行於春夏陽氣發達之時則爲陽義嘗禘行於秋冬陰氣凝聚之時則爲陰義然祈禘固皆陽義而禘之繼禘而舉者又特爲陽之盛蓋陽道常饒饒則於夏始爲盛禘舉於此時豈不爲陽之盛耶嘗禘固皆陰義

而嘗之先蒸而行者又特爲陰之盛蓋陰道常之乏

則於秋始爲盛而嘗舉於此時豈不爲陰之盛耶惟其爲陽之盛故報本反始以迎其來者莫重於禘惟其爲陰之盛故報本反始以送其往者莫重於嘗也說約祈禘四句是釋時祭之義禘者陽之盛以下是本上文而推禘嘗之重也上二句揭義之大末句者祭之重重本二盛字來言惟其爲陰陽之盛故禘嘗之報本反始正以符盛陽盛陰之運非若祈禘僅僅備陰陽之義也故曰重

纂訂陽義陰義當與祭義首節參看若只於時之陰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統

三

陽上有何意味

祈禘何爲也春夏陽氣發散親與物而偕來故恍惕心生順陽義也嘗禘何爲也秋冬陰氣斂肅親與物而偕往故悽愴心生順陰義也

盛字在義上看重字在行祭上看

合參言時祭之義而推其義之所重拈出陰陽之盛以見禘嘗之重爲下節順字張本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陳注方氏曰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爲順陽義

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爲順陰義嘗之日發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草刈則墨者因其枯槁之時刈之以給爨刈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爨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賞雖以春夏爲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爲主亦未始不行賞此所言之也 應氏曰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艾也

鄭注言爵命屬陽國地屬陰 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艾艾給爨亨時則始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祭統

四

小刑也

孔疏爵命是生養之事故屬陽國地是土地之事故屬陰 以記錄之前先有此記之文故作記者載前記之文所以言記曰也此記云嘗祭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 草艾則墨者謂初秋草堪艾給爨爨之時則行小刑之墨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嘗之日發公室示賞者文各有所對以賞對刑則賞屬春夏刑屬秋冬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故車服屬夏田邑屬秋出田

邑之時亦有物也故觀禮秋時賜侯氏車服及篋服也

嚴陵方氏曰刑有五墨最輕以始行刑故用輕者也金華應氏曰代天爵人猶之天爵故於禘之陽分地與人畫爲田邑故於嘗之陰秋政若省斂斷刑皆是其施罰也則必草已艾而後施墨刑之輕者未發秋政則民亦弗敢草焉雖一草之微不敢非時而斬艾之故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艾而非人踐之也

石林葉氏曰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祭統

五

有田邑致刑則爲秋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爲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爲主仁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郝解爵服生養之事爲陽田邑土地之事爲陰出謂分封秋政謂刑罰之屬引記言以明嘗出田邑發秋政之義發公室謂發財物艾刈通秋草枯可刈也墨墨刑五刑之最輕者秋草方刈小刑可用也弗敢草謂未發令使民刈則民不敢刈也新裁陰義也截上是舉政之行於禘嘗者以見其爲

重下獨以嘗祭之政證之也嘗之日三句證嘗之出田邑也注爵命之者也即書命曰天命之意陰主斂藏而服章顯之故曰勝於陰出田邑示賞而不濫及發秋政示懲而不少貸總是義屬乎陰也未草不敢刑未刑不敢草證嘗之發秋政也此見嘗之爲重而禘之爲重自見矣 本節禘嘗是行祭順天道之陰陽行政亦是順天道之陰陽記者如何把行政來貼著順禘嘗之陰陽或者即是殺以降命的意思是說也或者人君要舉陽政傍著因陽來而舉之禘祭要舉陰政傍著因陰往而舉之嘗祭只是要人心知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六

陽義而榮施知陰義而兢惕一分 惟義莫重于禘嘗故人君行政必於其時古者于禘也爵以詔德此其發之服以顯庸此其賜之蓋發爵則體陽道而奉天命賜服則顯陽道而勝於陰於陽盛之禘而行之是爲順陽之義也於嘗也出田邑以賞有功發秋政而致刑罰蓋地秉陰而田邑之制本於地刑陰事而秋時之政用乎刑於陰盛之嘗而行之是爲順陰之義也然禘之發爵賜服以順陽義人皆知之矣嘗則刑賞並行而以爲順陰義者豈無所徵哉在古記有之矣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公室可發田邑獨不可

出乎可見古者於嘗也出田邑矣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則草艾者非已發秋政乎可見古者之於嘗也發秋政矣嘗政既有所徵而禘行不可例見乎

說約嘗之日一段證出田邑草艾一段證發秋政陽義須在施散場翏上看陰義須在收斂肅殺上看賞雖行而不備刑雖肅而不濫此正合於宜者故爲順陰即嘗之政而稽之所行更可知矣

纂訂古者指夏殷時禮服勝於陰所以致煖而克陰也常說禘順陽義人皆知之嘗則賞罰並行恐人致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七

疑故引以爲徵此太費轉折刑有五墨最輕以始刑故用輕者草艾二句反覆之辭乃記全文也合參禘之日一味行賞嘗則賞罰兼行故獨引記言證之亦仁可過義不可過之意

按上節已言陽義陰義此節只重順字禘嘗本是祭名而因時行政方見順陽義陰義之實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美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意內

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陳注中庸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此因上文陽義陰義而申言之濟志成其所欲爲也發德顯其所當爲也 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先儒謂王有故代之行其祭事正謂是矣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鄭注全猶具也 濟成也發謂機發也竟內之子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八

萬人爲子孫 蒞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

孔疏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者濟成也言禘嘗之義若人君明之所以成就其志 諸德之發也者發謂機發也諸眾也言義者是人君眾德之發謂諸眾人之德發在於義 其德盛者其志厚者謂人君道德顯盛則念親志意而深厚若能念親深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若能事親章明顯著則其祭也恭敬以此化下則竟內民之子孫無敢不恭敬其親矣以化於上故也 言祭祀之時身既有故使人攝之雖

使人攝由君能恭敬不喪失於爲君之義所以然者由君自明曉於禘嘗之義故也 言人君道淺義薄則其念親志意不能厚重 志意既輕疑惑於祭祀之義皆不能盡心致敬身既危疑而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已是語辭

嚴陵方氏曰此非五年之禘其禮雖小以陽之盛其義大也君以道揆禮故曰明其義臣以法守禮故曰能其事義寓乎禮志存乎心苟有是心而禮是禮亦不可以徒行故義所以濟志也濟與可否相濟之濟同有是意以行是志非有德之人則不可以苟作故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九

曰諸德之發也以諸德之發故德盛者志厚以義者所以濟志故志厚者義章所得不盛則所積不厚所積不厚則所成不章章猶文之成而可見也竟內必以子孫爲言者以祭所以事祖考故也禮固所以爲義而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以義之所可故也 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故也

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無已明其義於內

不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內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愛敬於親則雖不身蒞之蓋猶祭也孔子嘗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以其無義而已矣不知祭之義則內不得與其親其使人祭也何以爲敬乎

講義君明其義然後能任其臣臣能其事然後能任君之事以有故不得已而使人宜若不如身親之爲愈也然雖使人也而於禮無關於德無虧者君明其義故不失其義也君而不明其義則雖身親之亦何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統

十

足貴乎德由志而發志以義而成自然之符也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者人君躬行子孫之道以事其先則凡爲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使民則如承大祭以其敬也不足以爲民父母而於承祭之不敬見之其以此乎

郝解義謂陰陽之義明其義者內盡志也能其事者外備物也君臣不全道不備也濟志謂成其志之所欲爲也諸德謂眾德發謂顯於事竟內子孫謂四竟民之子孫

新裁此言禘嘗之義爲治國之本而不可不知爲臣

不全以上明人君當知其義莫敢不敬以上見知義

者足以治國所謂明其義而全君道者也是故君子之祭至其義故也數句輕只屬莫敢不敬一邊其德薄至末言不知義者不足以治國所謂不明其義而君人不全也故禘嘗之義爲治國之本而人君不可不知其義也知非徒知有行義在內明其義一句見知義之貴在君不在臣以臣形君重責其義於君意濟成也志以心言尊祖親禰是也發即顯也德以理言仁孝誠敬是也謂所以濟其尊祖親禰之志而發其仁孝誠敬之德也惟義以濟志發德故義之章亦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統

十一

自德盛志厚來看來此一段只重義章二字即所謂能明其義也義不易明必德盛志厚而後義章義不徒明一義章則祭敬而竟內化是義信爲治國之本而人君不可不知者矣 禘嘗之義祭之義也何爲知之便治國之本得而君道全不知便失治本而君人不全可見治國只是仁孝之理是仁孝也於祭時追思其原原本本之理則上之本心見而竟內之子孫之本心亦見此仁孝發頭的最真處故不可不知 夫人君因禘嘗以行政而禘爲陽義嘗爲陰義其義又甚大焉何也蓋禘嘗之義雖非爲治國而設而

報本反始之典實爲化導竟內之機乃治國之本也
既爲治國之本人君當反諸心而窮其義之所以然
形諸祭而表其義之所當然固不可不知也何以見
其當知也蓋知其禘嘗之義而明之者存乎君能禘
嘗中之事者則在於臣君若不明其義即失其主祭
之道而君人不全臣若不能其事則失其助祭之道
而爲臣不全矣夫君當明其義非若臣之但能其事
而已孰謂禘嘗之義而可以不知乎何以見義之大
而爲治國之本也是義也追崇以祀先固吾欲爲之
志而未遂也禘嘗舉而義以行則有以愜其報本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祭統

主

始之心而欲爲者以成所以濟其報反之心也仁孝
根於衷吾所當爲之德而不容已也禘嘗舉而義以
行則有以昭其尊祖親禘之念而當爲者以顯所以
發其仁孝之德也是義必出於志與德則明義亦必
始於志與德苟人君仁孝之德具於我者淵乎其深
達也而德既盛矣則孝享之念發於心者肫乎其懇
至也而志亦厚焉志厚則享祀之典因時而舉禘行
於夏嘗行於秋而陰陽之義章矣夫義惟患不章耳
既德盛志厚而義章則是能明其義矣由是祭而敬
矣祭焉既敬吾知報本反始人心所同四竟之內凡

爲人之子孫者皆春秋祭祀不忘所生而莫敢不致
敬於親矣禘嘗之義豈非治國之本而所以爲大者
乎惟其大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所以立感化
人心之本有故則使人代攝可也雖使人也而君不
失其仁孝報本之義者由君先能明其義之在濟志
發德故也故曰明其義者君也若德之存於中者薄
而志之感於時者輕則義不章於其祭而義疑矣疑
於其義而求祭則雖親蒞而欲使之必敬也不可
得已祭而不敬則無往而不失其義無以感化竟內之
子孫而不足爲民父母矣此正不明其義而君人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祭統

主

全也夫知之則君道全不知則君道失禘嘗之義信
乎爲治國之本也人君可以不知哉
說約此言禘嘗之義爲治國之本而君道所當知首
三句一章大旨首句且虛治國之本正見其大不可
不知又承治國之本來明其義者至爲臣不全正足
不可不知意 知字要看得深包行字在內反諸心
究義之所以然形諸祭表義所當然何爲陽義何爲
陰義一一章而明之一不知則無以治國故不可不
三字最要緊自心所欲爲曰志如怵惕懷懼之心而
思以報本反始者是也理所當爲曰德如仁以親

義以尊祖而極孝子孝孫之所當盡者是也敬字亦要緊敬非他只是仁孝本心此心人人所同具上之本心見而竟內子孫之本心亦見說一義字便包志字德字敬字在內志與德乃義之所從來而敬即義字之發見也竟內子孫以民言何以爲民父母因敬不足以感人而國不治便不明其義君人不全祭使二字祭自祭使使人代祭祭使連另一說纂訂義字卽上文陰盛陽盛之義也前言義重只以祭言此言義大又以治國言上言行政在禘嘗之外此言治國在禘嘗之內又進了一步治國含下化導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統

西

竟內意不知無以治國故曰不可不知不可不三字最緊指君說知非徒知有行義在內明義是正義能事帶說不全猶未盡也義之前說德志是要引到義上義章之後說祭敬是要引到子孫化上所重只在義章子孫化耳夫義至莫敢不敬矣末著人君身上說是故至故也纔說人君能明義則自祭攝祭皆善合著祭敬而化民之意子孫對父祖而言非下文父母之對也君子之祭六句總是祭敬對下求祭一句看君明其義故也對下德薄志輕義疑看君不失其義指所使之人亦能致敬而使君不失其義也明其

義從知字生義章從明字生疑於其義又從章字生明生於知章生於明疑生於章此作記字法祭使必敬祭是親位使是使人使之必敬使字不著力與使人使字不同其德薄以下反收之耳

合參明其義故也以上言明其義者有如此之效爲民父母以上言不明其義有如此之弊君子之祭必親必有故而使人然義自明於我而不失與親無異義不明而求爲我使者之必敬不可得矣祭而不敬無以化竟內謂父母之責何哉敬業此節以義字爲胎敬字爲骨見唯敬可治國唯祭可致敬信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統

五

乎禘嘗之義大而不可不知也按德盛志厚在義章之前而非義無以濟志發德此是推原明義前一層義章之章卽是明祭必身親有故而使人此是推開一層作或然之辭疑於其義而求祭爲何使之必敬弗可得爲何與上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照看言疑於其義而求祭則是義不章義不章則不能敬欲使其能敬弗可得已或謂此使字卽上使人之使謂已不能敬雖使人亦不能敬上使人本非正意此不必回顧

大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陳注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 方氏曰稱則稱之以言揚則揚其所為明則使之顯而不晦著則使之見而不隱

鄭注銘謂書之刻之以議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於下

孔疏以前經明事親致敬此一節明稱揚先祖之美銘者自名也者言為先祖之銘者自著己之功名於下 自著己名之時先稱揚其先祖之美於上而

禮記詳說

卷之七

祭統

末

使昭明顯著於後世

嚴陵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之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昔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為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為此也亦因有所寓而已若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鍾以至王之大常大廟之金人几杖杯鑑皆為銘焉其所以自名之意則一也

馬氏曰銘必自名然後稱其先祖故曰銘者自名也夫銘可以自名而非孝子之心雖然苟志於善而欲自成其名者先王猶不廢也

廬陵胡氏曰自名謂己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頌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名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

石林葉氏曰銘者刻於金石而銘其祖考之美以示後世雖有惡焉亦孝子慈孫所不稱也蓋唯賢者然後能此不賢則知惡必著於天下故曰爾尚蓋前人

之愆唯忠惟孝忠孝之道唯賢者能盡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

禮記詳說

卷之七

祭統

七

惡者一人之私恩也故孝子慈孫為之可也

講義為先祖者豈能一無不善而銘之所稱特取其美而惡則為之隱者蓋孝子孝孫之心其欲崇其祖考者無所不用其至況其有美詎可掩哉此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而君子不以為私且謂賢者然後能之也

邢解鼎祭器銘頌功德之名自名孝子自名也名皆入稱之而銘則孝子自為之名也

新裁首節至後世者也以上言其立銘之義賢者能之以上歸諸有德之人二節申立銘之義三節申賢

者能之之實四節至七節皆引孔悝之銘以證之也
入節如此以上因孔悝鼎銘而復總上文者也以下
則因以戒人之妄爲也 夫鼎有銘且先提箇銘說
銘者自名方釋銘之義下句又申明其自名之義也
爲先祖者五句不重只要敘起唯賢者句然亦有孝
子自成其名爲人所共賢者然後人推本其賢追揚
先祖之美而名始立即所謂自名之旨也 夫器之
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而鼎之有銘其義何
如蓋銘者所以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名也然雖爲自
名又以稱揚先祖之美行而明著於後世今聞爲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統

末

無窮也銘之立有如此者非賢者其孰能之蓋爲先
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諱其惡而惟稱其美
銘之義也茲固孝子孝孫光昭先祖之心也夫惟賢
者於先祖而能知知而能傳而已得次於下此銘之
所以能立也

說約銘者自名也是釋銘之義舊說自成顯揚先祖
之名不妥若單說自附其名又偏此自名二字包下
論譌明見仁與知利在內而又虛虛解說箇自字始
妙下自名以稱揚句乃帶自名二字及下稱揚先祖
方是實解自名二字不可誤認以字作自附其名以

去顯揚先祖說

纂訂鼎祭器也故以鼎銘附於祭統末

按自名當以周氏之說爲妥

銘者論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
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
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陳注論說譌錄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斟酌其輕重
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
之孝也比次也謂已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順無所違於
禮也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爲則是教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統

末

鄭注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
其美傳著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也
自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也所以教
後世

孔疏論謂論說譌則譌錄言子孫爲銘論說譌錄其
先祖道德善事 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者
此先祖美善之事也烈業也謂有功業勳勞有慶賞
聲名著於天下也 而酌之祭器者酌斟酌也祭器
鐘鼎也若有聲名徧普天下者則斟酌列書著於君
之鐘鼎也 自成其名焉者先書先祖之德於器上

又自成己名於先祖銘下也 祀祖謂預君祫祭也 禮功臣既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祫令先祖被銘預祫 是尊其先祖也 所以崇孝者釋所以必銘義也爲 崇於孝道故稱揚先祖也 比次也先稱祖德而已 身親自著名次於下是崇孝順之行也 爲人子孫 能得稱揚先祖明示後世使後世敦慕卽是教也 嚴陵方氏曰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序也酌 之祭器言酌其美而不益也祭器卽鼎也自名於祭 器故曰自成其名

廬陵胡氏曰酌猶酌古之酌祭器鐘鼎言刻先祖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祭統

手

功德善美於鐘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己 名於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己名何以爲孝 乎

石林葉氏曰德言其得於身善言其生於心功見於 王曰勲功列於事曰勞慶賞在君聲名在人皆列於 天下者也然必酌之祭器者蓋祫彝鼎所以饗祖考 之器名其美於上酌以饗之則祖考之德顯而孝道 達矣故曰崇孝自著其名於下而身得以比焉故曰 順示天下之子孫不遺其親之美故曰教上以顯親 下以示教皆得考於銘則君子美其所稱者以其不

遺上下而已

延平周氏曰德盡人道者也善人道之始也功者有 所興造烈者有所陳肆勲者言其達於上勞者言其 營於下功者不若勲之大勞者不若烈之著德善者 言其成己者也功烈勲勞者言其成人者也慶賞聲 名者成己成人所終始者也一物而三善得者於銘 有之蓋銘者主乎論讓先祖之德而孝也順也教也 自存乎其間矣

講義德善行於身功烈勲勞著於國慶賞爲君之所 報聲名爲人之所歸是其美固已布列於天下矣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祭統

主

夫酌取其所宜稱者爲之論讓以銘之祭器而施之 祀事之間其可後乎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稱揚先祖非崇孝乎祭義曰士 庶人有善歸之父母所以示順也明示先祖之美於 後世使子孫有所取法焉承其祀者觀之踈然動心 肅然改容仰思其先退察於己必期於無愧矣非教 乎

新裁論讓至者也是詳釋立銘之義下厯贊立銘之 善得於心爲德具於身爲善興事之謂功成事之謂 烈王功曰勲民功曰勞君待以禮曰慶錫以物曰賞

得於己爲名聞於人爲聲祀其先祖卽指有銘之祭器言 銘之所以爲銘者非徒然也先祖有德善之備諸身者有功德勤勞之及於物者有慶賞聲名之榮於時者數者列於天下矣然懼其久而遂泯也銘之道主於謄錄其美酌量其輕重大小之次而鐫刻於鼎彝祭器之上自成顯揚先祖之名以奉祀於宗廟祭祀之間也銘之爲義如此夫以先祖之美而顯揚於祭器之間則先德不忘而繼述之孝以彰非崇孝乎以己之名而列於先祖之下則後先相承而尊卑之禮無違非順乎然不徒紹繼於既往而又開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三

於將來使後世子孫亦效先祖所爲則我之作銘可訓於後世法由此立教由此行非教乎一銘之閒三善咸集鼎之有銘也豈徒哉

說約此合下節俱詳首節之意也祀其先祖截上釋銘鼎之實下著眾善之備論讓至祀其先祖作一氣說在心爲德在事爲善立於上爲功列立於下爲勳勞出於上爲慶賞出於下爲聲名列於天下總承自成其名就是身比焉下三善俱就上看孝謂繼述不忘順謂尊卑有序明示後世使效祖宗之德善這便是教不要說立法在我亦不要說我有以教之說

著我字便涉自爲非孝子孝孫之心矣酌者謂斟酌而載其大且重者輕小則略之也

台參在心爲德在事爲善自樹爲功烈事上爲勳勞慶賞出於上聲名出於人酌斟酌其輕重大小也自成其名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比次也已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順無違於禮也示後世子孫效先祖所爲則是教也

按功烈勳勞諸說不一予謂在己爲功烈於國爲勳勞列是已然酌是方然自成其名時講謂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名照下身比爲說予謂只是自立箇名目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三

非聲名之名下文身比與教似皆是比德效法垂教後世之義備一說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陳注上謂先祖下謂己身也見之見其先祖之善也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與己銘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己之得次名於下也非知莫及

鄭注美其所爲美此人爲此銘 明足以見之見其先祖之美也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

恩君不使與之也知足以利之利己名得比於先祖
孔疏銘者壹稱謂造銘惟壹稱先祖之善 上謂光
揚先祖下謂成己順行又垂教來世也 既美其所
稱又美其所爲者釋上下皆得也所稱謂先祖也所
爲謂己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
之美 爲之者謂爲銘之人也 明足以見之者謂
已有顯明之德足以見先祖之美 仁足以與之者
謂已有仁恩故君上足以著先祖之銘與之 知足
以利之者謂已有知謀足以利益於己得上比先祖
也 可謂賢矣者言爲銘之人備此三事所以爲賢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統

焉

既備三事爲賢又不自伐是爲恭也

嚴陵方氏曰上足以揚先祖之德下足以成己之名
故曰上下皆得

延平周氏曰美其所稱者功德而已美其所爲者明
足以見仁足以與知足以利然後能爲之也合是三
者則賢矣既賢矣而守之以無伐可謂恭者也

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
其所爲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不知不明
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
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

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
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

廬陵胡氏曰上揚祖下成己善行也所稱所爲上下
皆得也見見祖之美也與猶許也已仁故上許與之
銘其祖也利者義之和謂義當得此銘也賢而不伐
目下事

郝解上下皆得謂先祖與子孫同得也所稱謂先祖
也所爲謂子孫之爲銘者明仁知賢恭皆指爲銘者
也見謂見先祖之善與謂以美名歸先祖利謂上下
皆得勿伐謂稱不誣實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統

焉

新裁所爲截耳矣以上言銘有上下皆得之好處是
故三句卽人之觀銘者以見之既美句見上之得也
又美處見下之得也爲之以下申言所爲之可美正
是唯賢者能之也 夫銘之作所以稱揚先祖之美
也一稱揚之間不惟上焉先祖之美得以不晦下焉
己身之賢亦以自顯矣豈非上下之兼得乎故君子
之觀於銘者既以其稱先祖之善而稱美之矣又以
其能爲是銘而掄揚之焉然其所以能爲此銘者何
爲而可美也美其明而識見不昧能知先祖之可以
銘也美其仁而功德及民足以致君之與己銘也美

其知明處當足以利己名之次於銘之下也合此三善可謂賢矣雖有是賢而銘之所載者但稱先祖之善略不張己之賢則是謙遜以自居也不可謂之恭乎夫賢而且恭其賢如此此其所以能為此銘也君子之觀銘而美之也不有自哉

說約首句提起指為銘者說上指先祖下指己身上下雖平而意重下邊是故君子之觀銘以下正發上段之意不可作觀銘者與上對看既美二句亦重為邊美所稱美其能稱揚先祖也正應上文上字美所為美其賢恭之能為是銘也正應上文下字下明足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美

以見之至末皆詳所為之實以銘之成而有得於賢恭此君子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也一稱而上下皆得不可見哉所謂惟賢者能之也上節三善是己為銘所稱備者此三善是未為之先所備者纂訂一稱皆得言止於一番稱揚而上下俱有益也所稱在祖考之善上看所為在不誣祖考之實上看善在先祖而吾弗知則耳目之所睹記謂何其所蔽者大矣故足以言明然亦有明知其善而後嗣弗類令名終弗歸焉則家聲之隕實由不仁故足以言仁知足利句當依注謂利己之得次名於下看一利字

未免有心孝便不純一云明見之仁與之矣而識見有所未利則欲揚其美又著其惡使先祖未受美名之利而先受惡名之害皆由不知故足利言知此又一見

按知足以利之時講皆謂利己之得次名於下夫以銘親而利己之得名終覺未安予謂身比是因銘親而思與之比德覺正大則此處利字當謂有比德垂教之益備之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金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毛

周奔走無射

陳注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蒯聩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己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真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射厭也石梁王氏曰悝乃蒯聩姊之子蒯聩悝之舅而悝則甥今反謂之舅其於周禮同姓之臣則稱伯父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與鄭注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聩也德孔悝之立

已依禮衰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 公曰叔舅者公爲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之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者謂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卽宮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

孔疏云德孔悝之立己者案哀公二年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至哀十五年傳云衛孔圉娶蒯聵之姊生悝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祭統

亥

孔氏之豎渾良夫通於伯姬伯姬使良夫往蒯聵蒯聵與良夫入衛舍孔氏之外園遂入適伯姬氏伯姬與太子五人迫孔悝於廟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德孔悝之立己也假至也釋詁文云至於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者以經云六月是周之六月是夏之孟月禘祭之時以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案左傳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謂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卽逐之故俱在六月 公曰至休哉此一節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叔舅者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 乃女

也祖莊叔者謂孔悝之先祖孔達也 左右助也輔

助衛成公 難謂成公爲晉所伐出奔於楚隨謂成

公命孔達隨出逃難而往漢陽卽是楚地在漢水之

北 卽就也宮謂宮室成公後得反國又坐殺弟叔

武被晉執之歸于京師寘於深室之中是卽宮也

孔達隨難漢陽及卽宮于宗周常奔走勞苦無厭倦

嚴陵方氏曰叔舅蓋莊公尊孔悝而稱之與曲禮天

子稱異姓之牧曰叔舅同宗周西周也其地則豐鎬

也宗廟所在故謂之宗周成周東周也其地則洛邑

也以王道成於此故謂之成周然文王作豐武王作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祭統

亥

鎬豐鎬皆西周爾豐謂之宗周以文王廟在焉故也鎬謂之宗周以武王廟在焉故也召公所卜者洛之上都周公所卜者洛之下都皆東周爾謂之成周特下都也前則頑民之所遷後則敬王之所遷者是矣而上都則謂之王城焉前則九鼎之所遷後則平王之所遷者是矣自敬王遷都之後止於成周爲東周而西周爲成周蓋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故也衛之所宮者王城而此謂之宗周者自平王遷於此至莊公時宗廟亦在焉故也

講義衛孔悝之立莊公特迫之於其母與渾良夫之

劫而莊公非令德之君亦何足道而記禮者引其銘以稱之何也蓋其人雖非其銘是也特引此以見所以爲銘者大體如此故有取焉耳然自其先皆能援其君以反國其亦有功於社稷乎

說約首節言莊叔之美以忠君愛國爲嗜欲重奔走無射上無射承隨難卽宮來

啓右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陳注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衍啓開右助也魯襄十四年衍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丞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三

組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舅所服行之事也疏曰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

鄭注獻公衛侯衍成公會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丞組也右助也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

孔疏啓開也右助也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獻公雖復出奔乃得反國其時孔達之孫成叔輔佐獻公故獻公乃命成叔纂繼女祖孔達舊所服

行之事

嚴陵方氏曰啓右者非特左右以助之而又啓道之也纂乃祖服者繼女祖事也

說約此節言成叔之美以忠君愛國爲嗜欲重奔走祖服上祖服卽指上奔走句

按孔達成叔從難之功不著或亦在隨行之列賜銘時處衰之耳

乃考文叔興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

陳注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三

愛君憂國爲嗜欲文叔孔圍慕尙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字亦通用故慶雲亦言卿雲

鄭注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圍卽惺父也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若乃猶女也公命惺子女先祖以銘以尊顯之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

孔疏乃考文叔者孔圍是孔惺之父故云乃考興

舊者欲者言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者欲所爲 作
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土事也言孔圉能起發依循善
事躬憂恤衛國勤勞公家早夜不解倦民皆曰功德
休美哉此是孔惲先祖功業鼎銘之辭也 案世本
莊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羅羅
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惲莊叔是惲七世祖也
云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出奔楚者案僖公二十八年
左傳稱衛與楚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衛侯懼出居於
襄牛遂奔楚云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
寘之深室也者亦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文晉人歸衛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祭統

三

侯入其國弟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獻
犬射而殺之其大夫元咺出奔晉訟衛侯衛侯不勝
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是其事也案左傳於
時無孔達之事而云之者傳文不具或者刪贖欲褒
美孔惲故假其先祖之功而言之也 案衛世家衛
成公生穆公穆公生定公定公生獻公是獻公爲成
公曾孫云亦失國得反者案襄公十四年左傳稱衛
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出奔齊是亦失國也稱
亦者亦成公也其時亦非成叔之功假言之也云纂
繼也服事也釋詁文下注率循也亦釋詁文 公曰

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此一節明刪贖與孔惲銘
之言也及勅戒之使繼先祖故云纂乃考服

金華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忠皆以
愛君憂國爲嗜欲慕尙而能興起之也作率謂奮起
而倡率之慶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亦同用故慶
雲謂之卿雲也先世纂乃祖服今又纂乃考服者世
齊其美也銘出於孔惲之意而以爲公所予者示不
敢專也猶魯之作頌必請於周既銘功必請於君也
說約此節至休哉是言孔文叔之美與舊者欲者言
文叔向慕莊叔成叔之嗜欲而興起之也作率以下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祭統

三

皆興舊嗜欲之事作率句以作士言躬恤句以恤民
言其勤二句以勤政言總忠君愛國之事也民咸曰
休哉皆誦其忠君之美也子女銘一句是勉孔惲之
辭謂錫以先世之美銘而復使繼其後也言考服而
祖在其中

纂訂舊嗜欲言其先世以愛君憂國爲嗜欲也作率
奮起而倡率之也慶作卿作士愛民勤政作三項看
俱接興舊嗜欲說民咸曰休哉通承上三叔而言言
功德休美也子女銘言子女銘三叔也若亦女也纂
乃考服從纂乃祖服來欲其忠如父子也

按此嗜欲字作好邊看是言其先人所嗜好而樂爲之者舊字與者欲字連 郝京山謂故舊者德太異作率卿士可貫下一句銘至休哉止公曰以下足餘文子女銘猶云予今賜女以銘也然作上聲讀則直作賜予之予亦可

惇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惇之鼎銘也

陳注對揚至彝鼎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勸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鄭注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語

也 施猶著也言我將行君之命又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刻書於宗彝 言銘之類眾多也略取其一以言之

孔疏此一節明孔惇拜受君恩言已光揚先祖之德行君之大命著於彝鼎 對遂也揚稱揚也辟明也言已遂稱揚君命以光明我先祖之美 勤行也施著也烝謂烝祭言已勤行君之大命著於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此衛孔惇之鼎銘也者記者錄其銘故以結之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比先祖也

朱子曰方馬二解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爲句極是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

嚴陵方氏曰辟蓋辭遜之也對揚吾君之休而不敢自當焉故辟之也大命卽大事也施于烝彝鼎者施其銘於烝祭之二器也祭器必以彝鼎則與震之守宗廟言不喪匕鬯同義蓋匕所以載鼎實彝所以實秬鬯故也彝之祿足以感神於幽鼎之享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爲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勳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書

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止曰鼎銘者舉重以該之也

金華應氏曰對答也勤大命者殷勤重大之命也烝爲冬祭而彝以薦酒鼎以薦肉則所用之器旣曰對揚遂以君命施於祭器也

山陰陸氏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

馬氏曰周官司勳職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蓋銘於鼎所以久其傳於神銘於大常所

以示王之瞻視而不忘也先王之善善如此祭必於
烝者以烝所以告歲功之成而示其功與歲功同詩
曰綏我思成亦言祖考之成而祭之也

新裁四節總旨此是記者引孔惺鼎銘之辭以證上
文所言之意作率句以臣言躬恤句以民言其勤二
句以事言分作士恤民勤政三項皆文叔與舊者欲
處六月至彝鼎通作銘辭首句末句是記者引事之
語也觀其曰乃祖考則銘之稱揚先祖可見矣觀其
曰拜稽首則自成其名可見矣觀其曰施于烝彝鼎
則銘之明著後世可見矣 鼎銘之義觀於衛孔惺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統

美

之鼎銘不有足徵者乎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此莊
公至廟而行禘祭之禮因賜孔惺之銘乃歷敘其先
世之美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我成公當公爲晉所
伐而奔楚也則命以隨難於漢陽繼爲晉所執而歸
京師也則命以卽宮於宗周惟叔也周旋其間始終
奔走而罔有厭射焉莊叔之功如此傳至我獻公亦
嘗被逐而奔齊而莊叔餘功流於成叔故啓開右助
我獻公使得反國也獻公乃命成叔纂繼乃祖莊叔
所服行之事焉是成叔之功又如此至於乃考文叔
其功又何如哉彼莊叔之奔走無射成叔之纂乃祖

服皆先祖之以愛君憂國爲者欲者也至文叔慕尚

而興起之亦以愛君憂國爲心故作率慶士以勵臣
也躬恤衛國以恤民也其勤公家夙夜不解以勞事
也斯時也民咸賴之莫不曰休哉有臣若此其君之
福而國之光乎公既言乎此矣乃復命之曰叔舅吾
其予汝銘使三叔之休光昭垂於弗替而汝叔舅亦
纂繼乃考所服行之事可也孔惺承莊公之命乃稽
首言曰臣雖匪良幸而得此大命臣之光也敢不對
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於烝祭之彝尊及鼎
以永其傳乎此孔惺之銘也觀斯銘也而銘之義亦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統

美

有足徵矣

說約惺拜稽首總承是舉君之寵命而垂諸器正謂
以身比也勤大命謂君命之殷勤也指上三節末句
記者之言

纂訂對答不墮君命也揚舉不隱君賜也施於句正
對揚也殷勤大命謂上文莊叔成叔至文叔也

按對揚二字稍斷辟之勤大命五字連以字與施字
一氣起下

古之君子論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其
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

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陳注勳在彝鼎是國有賢臣也故足爲國家之重

鄭注如莊公命孔惺之爲也莊公孔惺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然經引此猶詩斷章取義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此言知不足以利之孟子曰無若宋人然宋人握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嚴陵方氏曰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美

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爲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新裁此承孔惺之銘而泛論古人立銘之意首三句意已明重國家者蓋勳在彝鼎則國有世臣足爲重矣作三項看下一銘而三善備焉但意重在重國家邊蓋揚先比身上已言之此又推到國家上見此銘不惟孝親益身而又有利於君意國有賢臣而後有銘豈不口重其國家

說約此節承孔惺之銘而泛論古人立銘之意論議

明著句提起下一句總承上說以比其身己名之次於下也以重其國家世臣之重於國也子孫以下反言以見君子當盡其所爲也重其國家句要重講知而弗傳是無仁澤其民故不與

纂訂如此以前一氣讀承上起下作過文以後反收前數節從此看來後世爲人子孫而可以不重銘乎宗廟已所有社稷君所有皆言守者臣亦爲守社稷故兼言之也

按論議先祖之美一意比身一意重國家一意時講皆謂此節重在重國家句細玩殊不然下文反言處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祭統

美

只就論議說則比身重國家只是帶言或以古之君子指孔惺言惺不足以爲君子只當因上文而泛論以結之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陳注詩維清奏象舞嚴氏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文舞也

大武武舞也管象以管播其聲也餘見前

鄭注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 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者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衰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蕃庶 不廢不廢其禮樂也重猶尊也

孔疏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 外祭則郊社者諸侯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統

卑

則備用天子之禮也 內祭則大嘗禘者祫祭在秋也大嘗禘祭在夏也是大嘗禘得用天子之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屬皆用天子之禮所以爲大嘗禘也餘諸侯則不得大嘗禘 升堂歌清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 堂下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

朱干赤盾也戚斧也以玉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八佾以舞大夏者大夏禹樂之舞也執羽籥此天子之樂也 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者升歌清廟以下並是天子之樂故以此結之也 言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者以經云八佾以舞大夏舞大武不顯

佾數則舞大武亦八佾也大武云朱干玉戚其大夏

則不用朱干玉戚當用羽籥而云互文者以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舞數大武言所執舞器則大夏亦有舞器故云互也易晉卦康侯用錫馬者證康是衰崇之義案易晉卦坤下離上日出於地爲晉晉進也言明進也 魯是周公子孫繼周公之後至今不廢此禮樂謂作記之時也所以明周公之有德而又以尊重其魯國也

長樂陳氏曰禮以祭祀爲先樂以歌舞爲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統

卑

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姒禹之樂也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之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於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孔子曰

吾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嚴陵方氏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禘爲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爲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四時之祭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禮爲尤盛也故閔宮之詩言秋而載嘗者以是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祭義言嘗無樂燕居中庸言郊社禘嘗皆此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合而爲六十四焉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以下則取隆殺以兩而已言舞大夏如此則大武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統

聖

知康周公者康猶褒之也命之者成王爾而上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爲外祭何也以天地爲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內外言其事以神人爲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其祭焉

山陰陸氏曰言康王嫌獨成王之意以明周公用天子禮樂爲宜故賜之以重祭據此成康視公與祖考無異公亦何嫌於彼哉大嘗禘言禘在下著非大禘也長發大禘祭天也言大以用天子之禮樂言下而

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公羊曰朱干玉戚

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則大夏有干戚焉其於大武者一階舞文一階舞武故曰大夏文武備若干舞無羽也羽舞無干也是之謂小舞即大舞干無羽者春秋傳曰將萬焉而問羽數於眾仲毛詩傳以干羽爲萬舞是也然則舜舞干羽于兩階亦武舞也而曰誕敷文德者格以武舞是乃所以爲文也以人臣所不能爲之功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之謂康

新裁此條大意言魯用天子之禮樂由成王之賜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統

聖

非僭也重兩箇賜字堂上歌清廟以象文德堂下管象武以象武功舞大武以彰征伐舞大夏以彰制作重祭以上魯得行重祭之由嘗禘是也以上祭之用大禮也天子之樂以上祭之用大樂也康周公以下總見禮樂之賜所以爲尊魯意也

纂訂此引周公一段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事此王室之銘也昔者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此天子之禮也行禮必用樂夫大嘗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經解第二十六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以爲經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張子曰經解文字明白人易見則喜入然所得少直舉其大端使人推廣則所得多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八

經解

一

天子禮樂尤足重其國又非銘鼎之所可擬也以重其國與上文相形言之大意是如此然細論之其事殊不類 至與魯僭禮樂意此處全用不著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八

祭統

四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七終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延平周氏曰此一篇蓋有先後之序夫入國知教而其所爲教者出乎六經六經雖可以爲教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行之必資乎天子爲天子者必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防於非僻之情既內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外又有以防於非僻之情則能知能仁能信能義有是四者而正國必以禮爲主禮既隆矣則天下徙善遠罪而不自知至於徙善遠罪而不自

知則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於其終也必思其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郝解解釋六經學者之得失也次節以後與經無涉文義亦不屬

纂訂經謂六經解者釋經之辭也此篇首言六經其後或言德政或言禮不盡解經然以經解名篇蓋取首節以爲名爾

按此篇說理亦多精深語而文義不甚有倫次疑出後儒非真孔子對君之言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八

經解

二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陳注方氏曰六經之教善矣然務溫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矣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而趨於事則失於無實矣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

於好大矣故樂之失奢務絜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

毀則矣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亡其體則失於過

當矣故禮之失煩務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

矣故春秋之失亂夫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

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淺深之異耳應氏曰淳厚者

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

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沈潛思索多自

耗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缺文故失之煩弄筆竅貶易

紊是非且或召亂故失之亂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

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而安有所謂失哉石梁

禮記詳說

卷百八

經解

三

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遠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鄭注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也春秋多

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失謂不

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

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

爭之事近亂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孔疏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

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 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 書錄帝王言語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 樂以和通爲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 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 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慎爲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 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等六經之

禮記詳說

卷百八

經解

四

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 故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制則失在於愚 書之失誣者書廣知久遠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誣 樂之失奢者樂主廣博和易若不節制則失在於奢 易之失賊者易主絜靜嚴正遠近相取愛惡相攻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賊害 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能節制則失在於煩苛 春秋習戰爭之事若不能節制則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 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

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云深於詩者也以下諸經義皆放此 易精微者謂易卦六爻或陰爻乘陽或陽爻據陰近而不得是愛惡相攻也云遠近相取者謂彼此有應是遠近相取也或遠而無應近而不相得是遠近不相取也云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者若意合則雖遠必相愛若意離則雖近必相惡是不能容人不與己同浪被傷害是失於賊害也云春秋習戰爭之事者以春秋記諸侯相侵伐又有鬪爭之辭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之類

禮記詳說

卷百八

經解

五

是也故前注云春秋記罪辯之事也然詩爲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喻以教人是詩教也此爲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唯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此六經者唯論人君施化能以此教民民得從之未能行之至極也若盛明之君爲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極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皆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間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

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閒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嚴陵方氏曰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義正與此合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然或不免於失者由其有淺深之異爾若夫得之深則不至有失矣

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其教可知

禮記詳說

卷五

經解

六

也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爲教之不同也蓋天生蒸民莫不有善性循而達之者教也所以爲教者六經而已六經者道德性命之理藏於其中而其體不同辭者事之華事者辭之實故屬辭比事則春秋之體蔽於溫柔敦厚而不知通之以權所以爲愚蔽於疏通知達而不知疑而闕之所以爲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禮以節之所以爲奢蔽於絮靜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也蔽於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也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階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雖然六經之道無所失

也而其所以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詩之事近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儉近煩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長樂陳氏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邪

禮記詳說

卷五

經解

七

金華應氏曰敦厚者未必深察情僞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沈潛思索多自耗盡且或害道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贊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所傳而又慮其所蔽故有此言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

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延平周氏曰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遵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於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爲餘事也

郝解此所謂六經之教皆以資習合道者論之聖人教民以詩要使人溫柔敦厚而已其人苟溫柔敦厚即是詩教若徒學詩不得其義過於溫柔則明辨不

足而失之愚疏通知遠謂明達往古治亂之理書之教也若徒學書不得其義過於旁通則多聞無實而失之誣廣博易良者寬和不迫之意樂之教也學樂不得其義過於放縱則侈肆無度而失之奢絜靜精微謂神化性命遠離精魄易之教也學易不得其義涉於隱怪則挾術任數而失之賊恭儉莊敬禮之教也學禮不得其義過於摶節則委瑣重複而失之煩連屬其辭約言以示褒貶比合其事設例以較異同是春秋之教也學春秋不得其義過於裁斷則妄事譏評居下訕上而失之亂學通六經無此六失於聖

人立教之義得之深矣 按六經之訓至矣何失之有自大道隱而六籍廢書缺過半諸禮皆後儒補綴惟易詩春秋三經稱完璧焉今六十四卦三百篇俱在何賊何愚之有漢伏生所授尚書纔二十九篇而秦漢之際偽書雜行今文古文千餘年來未有能辨其真贗者誣則誠有之要非書之舊也禮樂原不分二經春秋親切簡當聖人之意藹如遺諸傳割裂附會賞人罰人亂自後儒始仲尼無比辭屬事之文春秋無長亂之失皆後儒之咎耳六經自夫子裁定又自爲此評乎謬可知也

新裁此總言窮經之教見上之人當謹於教以作人意國人必待於教而教不外於六經其人之有是德則得於六經之教者也其人有是德而有是失也淺於六經之教者也其人有是德而無是病也深於六經之教者也是入其國而見其國人之德因其德而見其在上之教每句四字平獨疏通知遠是兩件屬辭比事是聯說深者契以精神敦以實踐而得作經之深意自能見天地之純全會古人之大體不失之偏不滯於迹故自無可失此以上人教之深故下人造之深也 這教乃是風教是一國之所傳習者失

愚等弊俱著高明賢智者而言蓋高賢之人不患其
不習經患其以意見參之習之而太過所以有這些
弊病要之只是學問不深若以我之聰明智慧而用
功一深則自能以禮義而變化氣質六者皆得其中
矣直到中的地步纔叫道深於經 今夫人其國觀
其人而其教自可知也何也其爲人也和易不露圭
角曰溫巽順不事暴戾曰柔篤實不尚浮薄曰敦厚
則知其爲詩教焉蓋詩本溫厚和平要使人各正其
情性者也故得其教者其德性之中和如斯耳疏通
而不疑於理知達而不蔽於近則知其爲書教焉蓋

禮記詳說

卷百太

經解

十

書本紀述治亂要使人迷於事理者也故得其教
者自通達之如斯耳其有廣大而寬洪易直而慈良
者孰教之是蓋和五聲六律之樂因得夫寬裕和平
之體矣不爲樂之教乎其有制行底於絜靜知識通
於精微者孰教之是蓋探陰陽天地之情因得夫洗
心退藏之妙矣不爲易之教乎以至禮之爲道飾貌
而正行者也人能恭儉而不失於縱莊敬而不流於
慢要其所教必其習熟節文之詳而能自檢之若是
也春秋之爲教言約而事該者也人能聯屬其辭而
不煩於言比合其事而不誣其實要其所教必其考

究夫褒貶之義而能出言之若是也是六經之教固
無不善然人之所得不無淺深則其爲人豈無得失
之異乎故人務溫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而
愚矣務疏通知達而趨於事則失於無實而誣矣務
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而奢矣務絜靜精
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而賊矣務恭儉莊敬而忘
其體則失於過當而煩矣務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
失於紊亂是非而亂矣是豈六經之不善哉由於所
得之淺耳誠使其爲人也溫柔敦厚矣而又能通達
事變不失之愚則必於詩之教其得之者最深也疏

禮記詳說

卷百太

經解

十

通知達而又能事皆誠實不失之誣則必於書之教
其得之者最深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能約於規矩準
繩之中焉則所得於樂教者深矣絜靜精微而不賊
不過激太鑿而害乎道焉則所得於易教者深矣以
至恭儉莊敬而能得其體之自然以協於中正之則
不失於煩矣非深於禮者能如是乎屬辭比事而能
本乎理之是非於大義一無所乖不失之亂矣非深
於春秋者能如是乎夫觀人可以知六經之教而教
之淺深亦從可知焉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說約此節總言窮經之教見上人當謹於教以作人

也入國之教是卽人之所得以知上之所教此句且虛下正詳其實溫柔敦厚等皆民所得教就上說此雖就好一邊說然不可太說好以下有失故也失亂以上教淺而人所得淺也下是教深而所得深也溫和柔順敦篤厚重此德性和平者而詩本溫厚和平使人各得其性情故詩教如此疏通見理透徹知遠考古閎深惟書紀載治亂能使人不迷於事理樂同天下之和而渾然無際純然無疵故其教廣博易良絮靜屬行精微屬知絮有得於易之洗心靜有得於易之退藏精有得於易之研幾微有得於易之索

隱禮兼制心檢身言屬辭比事謂聯屬衰辭以比事之善聯屬貶辭以比事之惡也愚不能通達事變謹謂誣習以欺人奢不能約於規矩準繩賦謂絮靜之過則矯激而害己精微之過則穿鑿而害道煩如茶而足儉而固莊而矜敬而意皆是亂紊亂是非也纂訂此明六經之教而歸其功於深得見上人當謹於教以作人也首句作頭下文凡兩段都是發此句之意詩之失愚六句原經只作過文起下深得耳不可作一段看入其國其教可知虛論且不可說出人之德及六經來人指國人愚誣奢賊煩亂要

看得與溫柔敦厚等相似都是太過之弊也愚如所謂告以井有人焉而從之者是也誣如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是也器物聲容之美盛或流於侈靡探索大道之幽深或害於心思儀文煩縟或煩勞而使人厭義例參差或勢亂而使人惑六經之道無失也其失者以上無涵育薰陶之化下無深造自得之功卽日取章句而誦讀之到底於身心何裨要知三段總是一意在首段已完全了不必謂下面有失遂當淺看

入其國二句是總其爲人大句正其教可知之實下文至末又言教有淺深則人有得失所以足上文未盡之意按其爲人也以溫柔敦厚等皆以人言非以經言教一層是見成說下反言失一層末言一層乃是推其所以然教字意亦包在內溫柔敦厚四字平然溫柔是和一邊敦厚是厚一邊過於和厚則近於愚昧疏通二字平知遠二字串疏猶明也通猶徹也謂見理明徹而於曠遠之事無不周知也然有考覈不真則近於誣枉廣博是寬一邊易良是和一邊寬和而

不收斂則近於奢靡聚即潔也靜即淨也聚靜行之
清正精微知之淵深然過於刻嚴則近於賊害恭儉
是謙退一邊莊敬是嚴肅一邊然過於拘謹則近於
煩瑣屬辭是聯屬其辭以相形比事是比次其事以
相較辭不辭事可串看然見義不明則近於雜亂詩
之失書之失云云經本無失而後者失之若深於經
者則無此失也欲其深於經則由於上之教 應氏
注解字義較方注爲優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
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經解

古

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
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陳注鸞和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詩曹風鳴鳩篇

石梁王氏曰此段最粹

鄭注道猶言也環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
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
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
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
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

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孔疏此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爲霸王之器言
禮之重也 與天地參者天覆地載生養萬物天子
亦能覆載生養之功與天地相參齊等故云與天地
參 詩曹風鳴鳩之篇刺上下不均平之詩言善人
君子用心均平其威儀不有差忒以其不差故能正
此四方之國 詩之所云正當此聖人有禮之謂也
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
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
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然鄭於商頌箋云在軾曰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經解

主

在鑣曰鸞彼亦乘車鸞在鑣與秦詩箋不同者鄭於
秦詩已解故於商頌略而不言或可以經無正文鄭
爲兩說

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
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
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 又樂書曰天子在朝
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閭門之內聽雅頌之音
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確乎
鄭衛不能入也

嚴陵方氏曰鸞和已見玉藻解三而成之謂之參言

天子之成位也兩而合之謂之配言天子之合德也
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爲位矣與天
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
四海不遺微小利欲有所周故言兼明必有所合故
言並微者顯之對小者大之對言其理則曰微言其
形則曰小朝廷則嚮明而治之時也燕處則嚮晦而
息之時也嚮明之時所以成物故道仁聖禮義之序
嚮晦而息所以成己故兼雅頌之聲如上所云則居
處有禮矣進退有度矣百官化之而得其用舍之宜
萬事從之而得其先後之序也故又引鳴鳩之詩以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經解

太

證之單出爲聲雜比爲音或曰聲或曰音互相備也
禮所以體上下居處則有上下之位焉故曰禮度所
以度長短進退則有長短之象焉故曰度見曲禮解
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爲之所在故道仁聖禮義之
序燕處者燕息無爲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
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
聲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須不莊
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
度自與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
其所以治己之道盡矣然而君爲之則臣行之上好

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
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
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
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山陰陸氏曰謂之環佩上玉也故以環該之傳曰衛
南子佩環璆然引鳴鳩詩言雖有大經之教如上所
謂又當有君如此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講義天地有大德以生養萬物天子有大德以兼利
萬物則足以配之矣兼利者無所不利也夫心本無
量固自有天地之德性本無蔽固自有日月之明然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經解

七

不有以制於外而養其中則邪得以入而私意且萌
矣向之本無量者遂有所拘係本無蔽者遂至於昏
蒙其能兼利萬物而明照四海乎故自道仁聖禮義
以下所以制於外而養其中也人君所用非一人所
行非一事然其要不出乎吾之一心中既有所養以
之觀人則邪正自判因而任之百官何往而不得其
宜以之處事則利害自明舉而措之萬事何往而不
得其序然則君養源於上而百官爲之任事於下所
謂利萬物而照四海者蓋在於此矣
新裁微小以上言其德盛有度以上言其養純百官

二句言其效大引詩淑人句證德盛其儀句證養純正是句證效大此節要重德盛爲本有是參天地並日月之德故可以中和之養養之使到純粹地步若無是德所養何物而效從何出所以要把德盛爲主彼天位上地位下天子成位於中其體與天地並立爲三矣故德配天地德配天地自兼利萬物蓋博厚高明天地的德盡萬物覆載者一與之參則博厚之德配地高明之德配天是以凡天地所覆載者養之遂生教之復性盡人物兼利之猶之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者然日明於晝月明於夜天子知通晝夜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經解

六

其明與日月並爲二矣故明照四海自不遺微小蓋日月懸象四海盡在照臨而微小其不遺者一與之並則舉四海之民情物理其大且顯者已在照察即推之民情之隱微事幾之渺小亦詳照精察毫無遺失猶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者然其德之盛何如顧其德彌盛其心彌虛又無時無處不密自治之功其在朝廷也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焉四者中各有自然之序如仁以愛人自有親疏厚薄之等聖以燭理自有是非可否之辨禮以接物自有尊卑隆殺之差義以制事自有大小輕重之別天子亦各由而行之不

索其自然者耳蓋仁聖禮義性中所有之德固當無時不由而朝廷嚮明出治以立四方之極爲最重也退朝宴息曰燕處聽二雅言王政得失三頌美盛德形容以爲充廣志意之助蓋燕處得肆之地防範尤切也行步時左佩宮羽右佩微角德音盈耳所以爲行節也升車時鸞在衡和在軾肅雍和鳴所以爲車節也蓋致樂治心而防鄙詐之入者如此常居暫處之時正衣冠尊瞻視有品節之禮進出退還之時進如揖退如揚有規矩之度蓋致禮治躬而防慢易之入者如此由朝廷而燕處而行步而升車而居處而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經解

七

進退其時其地不同曰仁聖等自防自修益密其養之純也何如有此德之盛加以養之純其化焉有不成者百官得宜貴賤之位各當其德無有失職者如大臣法小臣廉之謂萬事得序無有乖亂者如大綱舉萬目張之謂所謂元首明而股肱良庶事康也其效之大也何如詩云淑人二句言大觀在天子之位其盛德大業有如此說約自朝廷至有度是養純朝廷句體道以養身燕處句審音以養心行步二句養之以樂居處二句養之以禮百官二句則以化言也自朝廷至進退有一

步密一步意仁聖禮義四者皆就修身言未著行政序四者各有自然之序如仁有等級聖有大小禮有煩簡義有輕重是也雅言王政頌美盛德以爲充廣志意之助引詩淑人君子正與首天子相應

纂訂上節言入其國知其教蓋諸侯之事此一節則言天子之事天子者謂有聖人德而居天子之位者也與天地參與日月並明常說平對一云日月對天地不過當以天地參作冒德配二句與日月二句對正與天地參處有理可從照四海以民情物理言道仁聖句道字作由字看一云道言也朝廷易亢之地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經解

三

道仁聖禮義之序則口所講論無非性中德苟非四德則口不道謂無龐雜之言也嘉言謏論曰陳於前而驕肆不萌矣亦通聖即智也生知之智無所不通也序非四者之序亦非言之有次第謂仁聖等各自有序如親親而仁民愛物仁之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之序先忠信而後儀文禮之序由心之制而爲事之宜義之序是也 自朝廷至進退有一步進一步意引詩雖止證朝廷以下然有度之後百官之前已含首數句意

合參天地日月二句且虛德配兼利正是參串講明

照不遺正是並亦串講萬物兼人與物微小兼人與事二段一言其德之大一言其德之明

按與天地參與日月並明兩與字當並重新說以參天地包並日月未是 仁聖禮義四字平道作言講中從由者多與序字合 聽雅頌當主奏樂說舊說居處二句分承朝廷四句今只作層層推去不分承亦可 進退有度以上皆言天子一身上事百官二句乃其效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經解

三

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陳注馮氏曰論義信和仁之道而以王霸並言之豈孔子之言

鄭注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孔疏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者謂明君在上賙贍於下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信實恩能覆養故也猶若尙書傳稱民擊壤而歌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若四時故云謂之信也 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者義宜也天地無害於物有宜故爲

義天地害者謂水旱之等及疫癘之屬及天地之內有惡事害人者皆名天地之害也 器謂人所操持以作事物者欲爲其事必先利其器言欲作霸王必須義信和仁是霸王之器也

嚴陵方氏曰發則能散故於號曰發出則無反故於令曰出信則可必矣故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義則有制矣故除去天地之害夫衣食者民之所欲也先王并其田以使之足食畝其桑以使之足衣衣食雖得其所欲矣豈求而後予之哉此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也除去天地之害若禦大菑捍大患之類是矣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經解

三

既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霸王之意主乎治民而已苟非四者以用之於外安能成其意乎夫相濟然後能相愛故先和而後仁可必而後有制故先信而後義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和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知爲之於此而不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則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乃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至於和信亦若是而已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

假王之道以示所欲爲及其有爲也惟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

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者以其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有恩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濟以溼相濡以沫而以爲信皆信之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興其利也有以興其利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鳥獸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義與信和與仁得其變者則霸之器也得其正者則王之器也發號施令而民悅則上下相親上下相親則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則天地之害所以除去

天台陳氏曰按鬻子書曰發號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經解

三

四字雖略異同亦不害義但霸王之器作帝王之器
旨意宏矣

山陰陸氏曰上下相親謂之仁而已仁不盡此其餘
同義去其所不宜信與其所當得

新裁此言王政之善而爲人君不可廢意器也截上
先敘和仁義信爲王霸之器下決言圖王霸者不可
無其器也首四句總是治道之要和仁義信俱就政
說謂之是政所由名也俱屬君身上看 霸王二字
只以主持世道代之器言主持世道所必用之物也
和仁信義四樣一樣深於一樣和但使民悅我而已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經解

五

未一體而相親也仁聯爲一體而已猶知所欲而求
之也信但不求而得所欲耳而所惡未必去也至除
害就如黃帝之征蚩尤舜之格有苗文王之遏徂莒
晉文之驅荆楚乃是世間極大而必不可少的事何
者世間也沒有箇只有好沒有不好的時節若只興
利不除害也不成箇維持世道的事業不可把除害
看淺了 號令一也宣於口曰號著於文曰令民悅
者酌民言當民心而民自悅服喜從之謂是其順理
宜民可否相濟而一無睽違乖戾之意故爲政之和
卽太和之極治也上下相親君先愛民如子民亦愛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經解

五

君如父母也是其上下相得情意有肫懇浹洽之意
而合萬物爲一體通天下爲一身故爲政之仁卽仁
覆之極治也樂樂利利民之欲也無求於君自然與
之以遂所欲此則一念真心體恤下民實德孚於不
言之中而人莫知其所以然如天地至誠無息而萬
物各得其所意是爲政之信卽惇信之盛治也除去
天地之害如屏除凶殘驅絕暴橫皆爲民而除之是
禦災捍患處置得宜天理順人心安是爲政之義矣
是義正之盛治也器卽具字猶法度也意卽王霸之
心不成者不成王霸之業也總是反言徒善不足以

成治而見善政之不可廢如此

心典太和流通爲和慈愛浹洽爲仁實心相孚爲信
舉動協宜爲義四者雖各就上句見出然要屬君身
上略高一層若使以民悅爲和相親爲仁把君民相
兼似說效了如何曰霸王之器

纂訂霸王二字只當治民二字非孟子王霸之稱也

害曰天地不但除賊去暴凡禦災捍患皆是意以王
霸之心言器卽具字猶法度也有不忍人之心而無
不忍人之政是謂徒善不成謂不完成也

按此節與鬻子大同小異是記禮者雜引之辭宜其

不純也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陳注方氏曰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大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是矣曲者禮之煩直者禮之簡若易則易于則于是矣方者禮之常圓者禮之變若以禮爲體者禮之常也以義起禮者禮之變也禮之用如是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經解

三

鄭注衡稱也縣謂鍾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

孔疏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者衡謂稱衡縣謂稱鍾誠審也若稱衡詳審縣鍾則輕重必正故云不可欺以輕重 陳謂陳列若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故云不可欺以曲直 規所以正圓矩所以正方設謂置設若規矩詳審置設則方圓必得故云不可欺以方圓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設譬既畢故以此言結之言君子之人若能審詳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

嚴陵方氏曰衡用權以角物而權繫以絲言衡而不言權則以縣見之故也繩之所彈墨之所畫故曰陳姦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僞故不可誣以姦詐

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圓也所以喻人情爲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舍規矩以正方圓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舍禮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夫人藏其心不可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經解

三

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欲一而窮之者在乎禮君子審禮則有節於內而觀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別其能度乎哉

山陰陸氏曰衡不言權權義之事也繩墨言陳有卷而載之故也以君子審禮變欺言誣可欺不可誣也石林葉氏曰繩墨規矩權衡用不以誠則曲直方圓輕重不能無欺姦者諛行詐者巧言雖於禮不可誣而君子用之亦不可不審故其譬則權衡誠縣繩墨誠陳規矩誠設也

廬陵胡氏曰權衡輕重之至繩墨曲直之至規矩方

國之至禮爲中正之至故曰誠誠猶至也誠則不可欺矣

新裁方圖也上論禮之爲用甚切於治而喻以述之於後未著君子身上說下論人審夫禮斯可以致治而喻以啓之於先方著君子身上說若大小等意於各物譬喻頭上用之審有明察慎行意在政事上看奸詐卽變亂大小煩簡常變之禮者 看衡規矩繩墨字面禮是中道正不過使萬事各歸其理而已正之所以去奸詐也此奸詐何也乃竊禮之似而亂之非禮之禮之謂然工夫都在審字內言察禮之精而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經解

三

直探其至當不易之體卽中道也 彼禮有大小煩簡常變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蓋正國之事而爲事所資以正切要而不可緩猶器之適於用然是故國之事有大小以禮之大小者正之則大不可損小不可益猶衡之稱物其輕重由衡而正禮其正國之衡矣國之事有煩簡以禮之煩簡者正之則易則易于則于猶繩墨之準物而曲直由繩墨後正禮其正國之繩墨矣國之事有常變以禮之常變者正之則處常知經變知權猶用規爲圓用矩爲方而方圓由規矩後正禮其正國之規矩矣夫禮之用於正國

猶器之用於治物如此人惟不審夫禮始有用之不得其當然耳故衡誠縣則輕者輕重者重而不可欺以衡審於輕重之極也下二句做此君子誠於小大煩簡常變之禮而審其當然之則則大小不可變煩簡不可雜常變不可紊是猶權衡繩墨規矩之誠設而不可欺以輕重曲直方圓矣人安得致私意於行禮之間以大爲小以小爲大以煩爲簡以簡爲煩以常爲變以變爲常誣以姦詐而不能正其國哉此治國之用莫急於禮而君子必謹禮以正國也說約不曰明禮而曰審禮者卽所謂誠縣誠陳誠設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經解

三

三箇誠字意也此節以大小貼輕重煩簡貼曲直常變貼方圓似不必只說以禮而正人之不正猶以衡而稱輕重以繩墨而正曲直以規矩而爲方圓也人惟不審於禮故欺詐得以乘之不知衡誠縣則天下輕重不能欺繩墨誠陳則天下曲直不能欺規矩誠設則天下方圓不能欺然則君子審禮天下姦詐可欺之乎此正國必資於禮也

纂訂大小等係注舊說近云權度等物在我則人之情變不能逃不用大小等插入覺更直捷君子謂在上之人審字重看國無禮不可爲國禮不審不可爲

禮不能審禮而謂禮不可以正國誣禮者也

按三誠字只是語氣字似不必著重講猶言苟也姦詐所該者廣時講謂竊禮之似亦求其便於結合耳此與上文不聯以下三節皆言禮可次第說去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陳注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方氏曰隆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經解

三

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爲有方此以禮爲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鄭注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

孔疏隆盛也由行也方道也若君子能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反此則爲無知之民民是無知之稱故也 敬讓之道也者此言禮之爲用是敬讓之

道也爲下文而起 此之謂也者從篇首孔子曰入

其國其教可知也至此長幼有序事相連接皆是孔子之辭記者錄之而爲記其理既盡記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經之辭以結之故云此之謂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經之所謂也

嚴陵方氏曰敬則不慢讓則不爭禮雖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其道不過如是故曰敬讓之道也宗廟尙嚴故曰敬朝廷尙爵故言貴賤有位室家尙親故言父子親兄弟和鄉里尙齒故言長幼有序奉者奉上之辭入者入內之辭鄉里室家皆人之所居而已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經解

三

故每以處言之安上治民者言上則知有下言民則知有君上下以分言君民以名言也禮所以辨名分而已名分既辨而民不犯君則居上者得以安而不危上不偏下則爲民者得以治而不亂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

馬氏曰隆之者在於心由之者在於迹隆者本之也由者用之也

山陰陸氏曰不隆禮言不隆禮不由禮行不由禮朝廷尙爵禮於此位貴賤父子親仁也兄弟和義也鄉里尙齒禮於此序長幼

石林葉氏曰隆言其推而高由言其遵而行方言其有所向

延平周氏曰敬讓之道莫重乎宗廟不能奉宗廟則不能入朝廷不能入朝廷則不能處室家不能處室家則不能處鄉里此其輕重之序也

臨川吳氏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有方之士謂持守理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儕於編氓而謂之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

禮記詳說

卷五

經解

三

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爲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爲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郝解隆禮猶言尚禮惟隆尚故能由視聽言動皆由禮也有方猶言有道禮有體謂之方

新裁之民截上是禮之得失關人品之高下以明其切於人敬讓句指禮之體奉宗廟以下推禮之用末

引言證之總見人當隆禮由禮也禮之體一定故隆之立其本禮之用隨時故由之趨乎時方訓作法是箇持守有法的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名曰士反是則踰越禮法的惡人故曰無方以其惡故曰民四以字皆指敬讓作用處便有在上者由是則安而不危在下者由是則治而不亂意故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一說敬讓之道道字當性道之道字是卽隆禮由禮的禮字人徒知敬讓之爲禮不知禮乃是敬讓之道德性之物也惟其以此道出之爲敬讓故有敬位親和序之好處 今夫禮豈但正國所以用哉是故人

禮記詳說

卷五

經解

三

苟以禮存心而極恭敬奉持之念以禮制事而重躬行實踐之功夫道渾全無迹禮純實有方者也今隆禮立其本則道之體以立由禮趨於時則道之用以行不爲有方之士乎反是則爲無方之民矣禮得則賢失則不肖禮何爲者而若是急耶蓋敬者禮之本讓者禮之實禮之道不過此敬讓而已故以此敬讓奉宗廟則駿奔肅肅盡於敬矣以此敬讓入朝廷則正名定分貴賤位矣內而室家以敬讓處之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情順矣外而鄉里以敬讓處之則長居尊而幼居卑而序別矣爲上者由是則安爲民

者由是則治禮之善如此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爲上者藏身之固本於庸禮之政爲下者民志之定由於禮教之達也其即此敬讓以行禮而無往不宜之謂也夫禮之用其大如此此隆而由之則爲有方之士反是則爲無方之民人之於禮可不隆而由之以成敬讓之化哉

說約隆由二字平然還重隆字味下先王隆之也可見隆以心言由以行言敬則謹恪以收斂於內讓則退遜以應接乎外此句是指出上面禮的體質來奉入處緊承敬讓句來全以禮爲主四以字俱指敬讓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經解

三

纂訂引孔子只重莫善於禮不可便以安上治民硬與本文相貼在孔子則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自此章言之則奉入處莫善於禮矣

心典首四句先敘君子之隆禮與末節是以先王隆之相照應中間皆推明所以隆禮之意

按下面有是以先王隆之則隆字是著重處惟其崇尙之故必由之也隆由二字似平而意實串 敬讓之道上加禮者二字語氣注下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

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陳注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 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矣

鄭注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娶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經解

三

壻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

孔疏此一節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但自此以下上承孔子曰此之謂也以後則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者由從也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閭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是也 坊謂堤坊人築堤坊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言若有汙下水來之處則豫防障之 譬言舊禮不可去也坊以止水忽有無知之人謂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產

業也 禮本防亂忽有愚人謂舊禮爲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之事也 按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此云壻曰昏妻曰姻者爾雅據男女父母此據男女之身壻則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之故云壻曰昏妻曰姻

嚴陵方氏曰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爲物小有浸潤之行大有淪胥之敗故以比亂楊子曰川有坊見禮教之至非謂是乎周官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故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父者盡於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經解

三

此故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

馬氏曰春日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有以字於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爲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爲喪禮以終之足以見其不信違者人之所略而爲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

相親皆所以明別也

請義自有天地卽有此禮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人日用常行非有新奇特異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則人以爲舊而去之者多矣然亂患不生有舊禮而人不以爲功去之而亂患生然後知禮之不可去水患不作有舊坊而人不以爲功壞之而水爲患然後知坊之不可無故曰禮之教化也微 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爲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患之所由生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經解

三

新裁別也截上實指上文之禮而明其義下詳言禮之禁亂而因及其去禮之害總深明禮之義大而不

可去意

說約朝覲節緊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來此禮之所明皆所以防亂也防則可以無亂患不則亂生而不可止是以禁之不容已也蓋亂不自起必有所由生禮不禁亂而禁亂之所由生卽下節微字未形字意禮所從來舊矣故曰舊禮五箇所以正禮之義

心典朝以通情覲以辨分君臣之義兼情與分言大曰聘小曰問

按此並列五禮與下節一正一反看 禮不曰禁亂而曰禁亂之所由生是防於未然意 禮之從來甚久故曰舊是舉其見成者言以坊爲譬甚妙 亂患對水敗言當是謂亂亡之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養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若嘉釐繆以千里此之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經解

末

也

陳注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問朝覲以明上文之義所引易曰緯書之言也若如也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鄭注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孔疏此明禮諸事不可闕廢若其闕廢則禍亂興也而爭鬪之獄繁矣者以鄉飲酒之禮明上下長幼其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鬪之獄繁多矣 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者喪祭之禮所以致

勛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恆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如此者多故云眾矣 而倍畔侵陵之敗起者倍畔謂據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也 不至者謂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注云女置他色不肯時行序云親迎女猶有不至者是也不答者謂夫不答耦於婦故邶風云日月衛莊姜傷己不見答於先君是也此經覆說前經反明上事但前經尊重者在前卑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昏姻也又殊別君臣故先朝覲後聘問下經所翻則據人倫切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經解

末

者在前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聘覲合之者以其聘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故合言之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者言禮之教人豫前事微之時豫教化之又教化之時依微不甚指斥 其止邪也於未形者謂止人之邪在於事未形著是教化於事微者也 使人至之也又使人日且徙善遠於罪惡而不自覺知是教化依微不甚指斥爲此之故是以先世之王隆尚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者此易繫辭文也言君子謹慎事之初始差錯若毫釐之小至後廣大錯

繆以至千里之大引之者證禮之防人在於未形著之前若初時不防則後致千里之繆故云此之謂也嚴陵方氏曰淫則爲過辟則不正爭則不止其所闕則互相攻治夫婦之道苦者言不和也詩谷風刺夫婦失道而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則甘苦固所以言夫婦之道也前則以朝覲聘問爲之首而後及於喪祭鄉飲酒昏姻至此一皆反之者以明其禮之廢由失其序故也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爲之昏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爲之鄉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經解

卑

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爲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山陰陸氏曰言明先朝覲使明自上始言廢先昏姻使廢自下始朝覲聘問前離而爲二今合而爲一者相爲廢興也所謂刑者例也其於教化廢矣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辭差於近也微繆於遠也大所謂繆以千里其幾蓋如此

延平周氏曰言禮之行而有以明於天下則始乎君臣而及乎在內者言禮之廢而無以明之則始乎夫

婦而及乎在外者此行法所以始乎貴者而治天下所以本於家之意也

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爲序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爲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當在於衽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鬪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經解

卑

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君者也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入微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徙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舍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新裁也微截曰止邪曰徙善曰遠罪是教化處也曰未形曰不知其微處也先王隆之承上朝聘等禮是隆之以治人也看一微字最妙人心有形纔有邪有正既曰未形安得有邪之可止與罪之可遠可見

此禮原從天性中來喜怒哀樂未發前都是這親義序別的天理更無有一惡念得參其間此是性地上工夫豈是先王的禮制所能到得所以下面只說是以先王隆之隆者因此性道而教人尊崇之也前面解隆禮注云尊德性所以立本有理由此觀之有禮則亂止而不行無禮則亂生而莫救可見禮之節文雖甚顯著而其教化之及人則甚微而不可測也何言乎微也蓋人心之邪最爲易發而難制禮則防維乎人情遏之於潛滋暗長之時閑之於幽獨隱微之地止人心之邪於未形之先使人日徙於善長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經解

聖

恩義序別之心而莫知其善之所以徙使人日遠於罪去其淫鬪倍忘陵畔之惡而莫知其罪之所以遠此禮之教化所以爲甚微也是以先王知禮之不可已也守之爲治國之當然推之爲化民之急務教夫婦則隆昏姻之禮教長幼則隆鄉飲之禮教君長父子則隆祭祀朝覲之禮豈敢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哉易曰君子慎始何也蓋始之不慎則差若毫釐其繆將以千里此君子所以慎始而不使有毫釐之差也今先王止邪於未形則慎始而不使有毫釐之差矣人將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又豈有千里之繆哉故

曰此之謂也觀此而君子之於禮也信當隆而由之矣

纂訂君臣位失謂上陵下替君弱臣強非真失位也說約此節五段只是反上節看正去舊禮必有亂患之實故禮之教化也以下又總結上二節之意化微處且虛下止邪未形徙善不自知處正是微也日徙善緊根止邪未形邪止則善自徙不可平邪與正對以心言善與惡對以事言罪從邪生以法言邪在罪之先罪在邪之後不可便以罪爲邪隆之應上隆字然與上不同上隆字是君子守以爲治身之資此隆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經解

聖

字先王崇之爲治民之務引易慎始慎字正證隆之也曰始正是未形曰慎始正是止邪於未形而不差毫釐矣按苦訓不和接淫辟兼男女言鄉飲尚齒鄉飲廢故失長幼之序而爭且鬪以至獄訟繁興矣臣子恩薄兼承喪祭喪祭禮廢則臣子恩薄而於君父之死則倍之忘生是又從倍死推出既可以倍死則可以忘生矣死生皆指君父也君臣之位失跟親禮廢諸侯之行惡跟聘禮廢倍畔跟位失侵陵跟行惡止邪於未形卽上節禁亂所由生意亂之所由生而豫禁

之是能止邪於未形也此正是微處曰從善遠罪而不自知跟止邪於未形說故曰使蓋邪止則自然還善遠罪矣 隆之應前隆禮時講分前爲治身此爲治民亦只可渾渾看 引易云云陸氏以爲連山歸藏之辭非也陳注云緯書之言未詳所出今按易通卦驗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當出於此記禮者雜出於漢儒在緯書之後故引用之非易本經中語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八

經解

四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八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九

牟陽冉觀祖輯撰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諡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却解此章言禮主綱常本愛敬天人道合以成其身此約禮之至教也

纂訂此篇分二段前段答問禮後段答問政其實爲政不外一禮爲禮不外一敬中間自昏禮之敬推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九

哀公問

一

敬妻敬子總以敬身成身而約之不過乎物物者理也理者禮之體也是夫子尊禮之旨注謂夫子答問政與中庸答問政章相表裏學者當合而觀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巨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陳注哀公魯君名蔣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

鄭注謙不答也

孔疏此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大禮何如者以禮之所用其事廣大包含處廣故云大禮 君子之言禮

何其尊也者哀公問夫子云賢人君子言說禮之事重此禮何事可尊問其所尊之意 孔子既辭以不堪足以識知於禮君謂哀公哀公止其謙讓曰否不也言不得謙退吾子但言說之也

嚴陵方氏曰易曰知崇禮卑而此曰何其尊蓋其文雖卑其義則尊故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

郝解春秋世亂極矣魯君弱臣強匡救之術無踰於禮故夫子惓惓以禮告哀公小人不足知言知禮者之謂大人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哀公問

二

導憲哀公問六節尊敬然截上指君子言禮之尊下示以禮之行也

新裁敬然以上正指君子言禮之尊然後二節則推君子不但尊之於言而且尊之以教天下後世其順之至宗族言君子親身行禮以教民即安七句又言欲詳於教民者必本於儉今之君子反言以見不能行禮之意也首節已也小人言己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之人故曰小人

說約通章要味三箇然後字

纂訂哀公問於孔子曰禮何以爲大而君子之言禮

何其尊揚之若是也孔子曰已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非不知禮者其言之可也 何其尊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之意

孔子曰已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陳注此皆禮之大者故不得不尊敬之也

鄭注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嚴陵方氏曰禮運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

禮記詳說

卷五

哀公問

二

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禮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於事天地之神則以節言之也於此言神則知下之所言者皆人而已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也父子也兄弟也皆門內之治也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禮之所用如此其大君子安得不尊敬其事乎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爲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爲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

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也外則君臣由君臣推之至於長幼上下皆有位而位則有等內則父子而推之至於男女兄弟皆有親而親則有殺禮所以辨異故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所以別之也講義前之君子謂孔子也後之君子謂時君也莫尊於天地之神莫急於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之倫必待乎禮然後幽明之間皆得其所一日無禮則災害生而禍亂作矣是民之所由以生者果有大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哀公問

四

於禮乎

慶源輔氏曰自貶以尊君微顯闡幽之義且以重哀公之疑而興起其敬天地之神與夫人倫之大者皆資於禮君子之所以尊敬於禮也

郝解禮莫大於事天地郊社之事各有節制曰節事婦黨曰昏壻黨曰姻疏數猶言遲速女二十有家男三十有室交配合也尊敬然者言君子於禮尊敬如此也

新裁首三句作冒見禮爲民生所最大中非禮三段正見禮之大處民所由生如水火食貨等類皆民所

賴以生者禮何爲大蓋此等無繫性分無關人倫惟大禮則防範人心網維世變合幽明無不貫故曰大天地指郊社之禮節事行之有節制而無太過不及意君臣上下朝聘之禮也長幼鄉飲之禮也辨位有辨異意男女冠笄之禮也父子兄弟喪祭之禮也別親有統同意昏姻昏禮也疏數士相見禮也別交有章厚別之道正交際之儀意總之前一段是敬事大神處下二段是辨別大倫處以此此字正頂此二項尊敬主稱揚說惟尊重之至故稱揚之甚如所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何等尊重蓋爲此之大故也主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哀公問

五

人說下方是教百姓處民所由生者性道天地性道所自出倫理性道所寓也觀下文注中禮本天秩可見

纂訂民之所由生如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意丘聞只此二句下三句又是解此二句節事天地言事天地之禮各有節也君臣八件俱平說君子是行禮之人尊敬有工夫崇禮以自治也舊說以尊敬爲言禮之君子夫言禮如何以所能教百姓且與數君子俱背矣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天地惟有禮則郊以事天社以事地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而有節

矣非禮則失於過與不及故無以節事之也朝有君臣臣有上下鄉有長幼惟有禮則能辨其位之同異非禮則位序皆亂故無以辨之也男女父子兄弟門內之親昏姻疏數人道之交非禮則無以各得其情與理之正而別之也夫事神明倫皆民之所由生者而一資於禮君子以此故尊敬之如此也此答何其尊之問也

說約尊揚不但在言辭閒稱揚之甚就有崇禮以自治的意在只主君子未涉教人上

心典禮爲大作頭中三段申其實也未句截正應上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六

何其尊之問下數君子都暗指哀公

按位猶次也非指定所居之位疏數舊主朋友說邪以昏姻之疏數言與舊異備之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陳注禮本天秩聖人因人情而爲之節文非強之以甚高難行之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會節謂行禮之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不可廢也鄭注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

孔疏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學之既能通

持此能以教百姓也 會猶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也 既教百姓故使百姓不廢此三事之期節也

嚴陵方氏曰以其所能教百姓者所謂以身教者也 不廢其會故能勸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爲之節文而於禮有所守

馬氏曰君子之禮在己者有以致其尊敬而在人者不可以無其教不廢其會節以成其教也庶人遽於事而不可以致詳則不廢其會不廢其節而已

郝解以其所能教百姓非強以不能也會謂行禮之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七

際節謂行禮之時

新裁謂所能不是可能是人性中固有之能

心典承上尊敬來定行禮之時泛指諸禮言不廢是

君子不廢謂教之中酌其疏數之節立爲一定之期

使民守之不廢也 禮本人情原百姓所共能者君

子既尊敬乎禮因制爲通行之典卽以百姓所能者

教之使因時以行禮而不廢期會因事以行禮而不

廢品節也是以大禮教天下則然

纂訂不廢是君子不廢謂教之中不廢其天地君臣

男女等之會節會期會也節儀節也行禮有時則會

不廢行禮有儀則節不廢如注葬祭有葬祭之時冠
昏有冠昏之時則專以期會言矣

按陳注會節總以期言而時講分說本之方氏能
即百姓之所能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陳注有成事謂諷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
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
器服常存則此禮必不泯絕矣

鄭注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爲尊
卑之差

禮記詳說

卷首九

哀公問

八

孔疏有成事者謂有上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之事故
云有成事則上事天地辨君臣別男女等之事然
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者言既有在上諸事然
後聖人能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
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

嚴陵方氏曰有成事言教之有成效也治其雕鏤文
章黼黻治其器以嗣其道也器之不存則禮之道或
幾乎絕矣故必以嗣言之治玉曰雕治金曰鏤雕鏤
言治器之功也文章黼黻則言治器之飾也

馬氏曰不廢會節則治定以其治定然後制禮有成

事而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所以制禮也嗣所以嗣
其微妙之意也

郝解有成事謂會有定體節有定期以嗣謂繼續以
行也

新裁二節皆君子教民之事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
平講不廢會節只是欲民隨時行禮也傳後世只是
要民世守此禮之意上節泛言諸禮下節專言祭禮
然後二字承上說來欲以禮教民世守而獨言祭
者即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孝治天下而先葬祭之意
故下文身親行禮必自喪祭行起不廢一節定行

禮記詳說

卷首九

哀公問

九

禮之時成事一節成行禮之具宗族以上盡行禮之
實同利以上端行禮之本末句行禮括宗族以上三
段如此括安居以下數句正與首句應見得言禮非
難行禮爲貴意夫君子既尊敬此禮矣不推之以教
民則禮自一人而行者亦自一人而止也於是因夫
人之所能制爲通行之典焉然不定行禮之期民情
將何所據乎故又酌其疏數之節立爲一定之期使
民有所據守而不敢廢也然民心無常而禮苟無所
寓安能保其終不廢乎故當時日協吉祭祀可舉之
時從而治其祭器之飾而雕幾刻鏤治其祭服之飾

而文章黼黻以傳嗣之夫器服之所在卽禮之所在也器服之飾常存則此禮之傳不泯今日爲之後世爲楷垂之愈久而愈無窮矣

說約有成事節承上來言不徒不教於天下而有嗣以傳後世也不可以天下後世對總因祭事之成而有制於天下以垂法於無窮也事卽下器服雖鏤是器文章黼黻是服皆行禮之具也以嗣總上器服說蓋器服存禮卽與俱存也此君子所尊之禮不與後世共尊之乎

纂訂有成事注云諷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此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十

亦未盡蓋以所能教百姓猶是一時事俟民皆遵乎會節是爲教之事成也事則上事天地辨君臣別男女等之事然後治其器服以嗣若不待其事之成而遽治之雖器服可傳而民亦未必遵用之也此說有理

心典定行禮之具專以祭禮言禮所當傳不獨祭祀但舉祭之器服以爲例耳器服常存禮可久而不朽矣民心無常又恐其禮無所寄而輒廢也故有成事當諷日得吉祭事可舉而成之時然後治雖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以續此禮於不絕是以

大禮傳後世也又然

按嗣者傳續不絕之意本之方氏孔疏謂嗣續其事太淺馬氏嗣其微妙之意又太深看來是可行之久遠意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意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陳注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葬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卽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十

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牲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其利也

鄭注言語也筭數也卽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爲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孔疏其順之者謂其民也君既尊敬於禮故民得教而百姓順從之言猶示語也筭數也民既順從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者謂除服之後又教爲之

宗廟以鬼饗之 以序宗族者又敘祭祀末畱同姓
燕飲序會宗族也 卽安其居者卽就也就安其居
謂隨其風俗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
渚者居中原是也 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
使得其類也衣服異宜器械異制是也 卑其宮室
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 幾謂沂鄂也謂不雕
鏤使有沂鄂也 器不刻鏤者謂常用之器不用彩
飾 食不貳味者謂不副貳有膳也 以與民同利
者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但與百姓同其利
閭也 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以哀公問君子尊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主

禮所由故結之云古昔之君子之行禮如此上事刺
公今不然

嚴陵方氏曰有曰喪紀有曰喪筭何也以目言之則
曰紀以數言之則曰筭禮曰曰躡踊哀之至也有筭
爲之節文也此非數乎備其鼎俎言備其祭器也設
其豕腊言設其祭物也脩其宗廟言脩其祭所也物
不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
之爾歲時以敬祭祀卽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
之是也以序宗族卽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是也卽安其居者卽其所居而安之無事乎改爲也

節醜其衣服者節之各從其類而不至於僭差也自
卽安其居而下至於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爲德也
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也夫禮上至於節事
天地之神下至於與民同利則禮之道盡於此矣故
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馬氏曰制禮於治定之後則安順其道而不逆於命
而後可以用之也故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送死事
之大也故以喪筭爲先祭又次之治定制禮而至於
喪祭之重皆有以盡之則可以重色以衣之重味以
食之役天下之勞以處其佚役天下之賤而處其貴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主

猶將卽安其居以至食不貳味蓋上有以致恭乎宗
廟而下以與民同利而已

石林葉氏曰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己故事鬼
神則以敬順爲主喪筭也鼎俎也豕腊也宗廟也旌
旗也無所不盡至於奉己則以恭儉爲主故醜衣服
卑宮室不雕車不鏤器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禹之克
勤克儉而致美乎黼黻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
此意也

講義孟子以禮爲節文仁義不廢其會節是有其節
矣嗣以雕鏤文章黼黻所謂文也君以禮之節文教

民而民順從之則生人之道亦備矣於是教之以事死事生之道然而民不迫窶則行禮也易教死不賒何暇治禮又貴乎上不奪民而與之同利與民同利莫先於節儉即安其居無游觀之樂也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無淫靡之侈嗜慾之繁也夫民之貧以上下之多欲也故貪夫禮之廢以人之難行也故廢爲君者至於與民同利以相與周旋於禮豈非三代盛時之風乎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會節言禮之大分也於禮之大分不廢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古

有成事焉然後治理其文飾使之忻然而安行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以序宗族使之由乎禮而勉強所不及然後能損上以益下先民而後己皆獲其利也即安其居猶艮之言止其所也安於其所止然後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下所云也不然何所不至哉

郝解其順之謂教以可能而民順從也即安其居隨所寓而安也節醜節損醜惡也

新裁其順之提起宗族以上嚴於事神以教民也同利以上薄於奉己以利民也

說約其順之略分承上二節來謂君子教人定行禮之時制行禮之具則上下皆崇禮教而無違心矣然後遵所定之時用所制之具而躬行以率乎民言其喪筭句送終之禮備其鼎俎五句追遠之禮三年而禘五年而禘歲以敬祭祀也春祈夏禘秋嘗冬烝時以敬祭祀也即安其居至同利是節已裕民使民有行禮之資也未句又總結之行禮括宗族以上三段即上定行禮之時成行禮之具盡行禮之實是也如此括安居以下正與首句應見得言禮非難行禮爲貴意此節亦重祭上祭先有喪故并喪筭言之此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古

節躬行意亦輕總要亟亟趕到節已裕民上上節以其所能中有了照下節求得當欲節已裕民意愈重與民同利句勿看輕

纂訂順之比成事進一步成事從民行來順之指民心說言謂載之禮經以曉論人也即安其居如居田居邑各隨其時居諸居川各適其宜是也一云即安其居節爲句無從上文三然後皆教民以禮之事此五句遂言持身以儉之事蓋能持身以儉則用財有節而不重斂儉者不奪人是也故家給人足民不迫窶則行禮也易富而可教也以與民同利內有上儉

下亦儉意

心典此言禮非財不行財非儉不裕也蓋上二節只在君去教民上說未到民從其教至此方是民從而禮可行矣故必躬行以率之而後感化之深也首句提起宗族以上嚴於喪祭以教民也是盡行禮之實同利以上薄於奉己以利民也是端行禮之本喪筭句貼喪禮序宗族以上貼祭禮專以喪祭言亦舉以爲例耳三年而祫五年而禘歲以敬祭祀也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時以敬祭祀也此句是祭祖正禮序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此句輕 卽字下得極好

禮記詳說

卷五

哀公問

七

卽如此而更無加也

按上二節略此節詳非截然分前後作三時看也言其喪筭至以序宗族以君子躬行率民言旣已上下無違心而又須躬行以率之順之與上以所能相應惟以所能教之故民心皆順也無違心以下不違上爲主卽安其居云云以君子身上言不兼民惟其儉以自奉不過於取民之利有雷餘便是與民同利而民亦易於行禮君子行禮總收三節以對上尊禮言 因教民而言裕財是進一層意然皆行禮者所不可忽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陳注實貨財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迕同午其眾違逆眾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也由前由古之道由後由今之道也

鄭注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眾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

禮記詳說

卷五

哀公問

七

言

孔疏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此財貨無知厭足 固民是盡者固故也盡謂竭盡言不恤於下故使人之財力於是盡竭 午忤也忤違逆也言專意自縱不順眾心是違逆其眾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以伐有道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當稱也所道也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 今之君子莫爲禮也者言古之君子用前經所云以化民今之君子用後經所說以害下故今之君子無能爲先世君子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急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故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眾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卽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石林葉氏曰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禮記詳說

卷三百九

哀公問

太

延平周氏曰昔之用民者由前禮也今之用民者由後非禮也

講義逆眾人之心以伐有道之人如左傳所謂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者也求得當欲如齊宣王將以求吾之所大欲也充府庫闢土地苟未稱所欲則求之而不止矣

郝解好實好蓄積也淫德行放蕩也固如固獲之固求取必得也盡竭民財力也午迂通一縱一橫曰午交構之意求得當欲求滿願也不以其所不問理所在也蓋禮本於恭儉極於安民得失在幾微之間有

志於禮者必躬行節儉恣情淫欲者必無心於禮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

諛約此節因問以言禮教不行之故也由前指上節由後指本節不平重今之不逮古上哀公用田賦屢征伐多內變正所謂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者故婉言以諷之

纂訂哀公之問生於上文一昔字好實至其所總是今之君子侈縱病民處一云好實至有道分作五平看而以求得二句總之較前理長用民者只當君子字由字最著力實謂貨財充實貪婪好貨不知厭

禮記詳說

卷三百九

哀公問

充

足也淫放也德有凶有吉故淫亦謂之德也不倦惟日不足也荒怠四字平中有串意惟荒於事故其心急以持己言教於物故其心慢以接物言固民有盡者固謂必欲得之盡謂竭其所有如盡民力而不計其勞盡民財而不計其費是也眾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眾之所尊而反伐之語兩平一云有道者眾之所尊而反伐之便是午眾可從求得當欲當稱也不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也用民猶言治民一云君子行禮之財用其在民者亦通由前指卽安其居以下七句由後指好實無厭以下七句禮以摠

節退讓爲本故儉侈分而禮之行否繫之矣孔子以是告哀公是長善而救失意者之當時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固民是盡也多發龍是淫德不倦荒怠教慢也伐邾伐齊是午其眾以伐有道也所爲如是可謂求得當欲不以其所矣故饌鼠食郊牛桓僖宮災而莫爲禮也孔子之言豈欺我哉 公曰今之君子胡爲其不行禮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貪之極也淫德不倦肆之極也自是荒於事怠於心教於人而慢於己矣總之所謂淫德其於民也固民是盡竭其財也午其眾以伐有道拂其心也不但已也凡可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哀公問

子

以求其得而當其欲者全不顧禮義而爲之是不以其所也夫用民與行禮原非兩心昔之用民者由前之節儉是得其行禮之本禮之所以行也今之用民者由後之侈縱是失其行禮之本今之君子自莫爲禮也而豈禮之不可行也哉君欲行禮慎其所以行之者而已

新旨好實無厭貪也淫德不倦肆也荒怠教慢午其眾以伐有道申淫德不倦之實固民是盡求得當欲不以其所申好實無厭之實

接好實無厭數句散說下爲是或將好實二句並

提荒怠教慢承淫德固民是盡承無厭午眾伐有道承荒怠教慢求得當欲二句承固民是盡如此分貼亦可 好實是好貨財充實也德作行字看淫德謂邪行不倦不休也荒怠以廢事言教慢以陵人言固民固取於民取之必力凡是民之所有無不盡也午眾伐有道串看求得當欲陳注得字虛帶時講皆作求必得之以稱其欲亦可從不以其所不以其當然之理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哀公問

子

人道政爲大

陳注愀然悚動之貌作色變色也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鄭注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

孔疏此一節明哀公問政之事並問爲政何以必須

親迎孔子對之三事今各隨文解之 孔子侍坐於

哀公者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因問以爲政之事

自此以下終篇末皆侍坐時言也此云侍坐則以前

問者非侍坐時也當立而與之言也 百姓之德也

者德謂恩德謂福慶之事言君今問此人道之大欲

優恤於下是百姓受其福慶

嚴陵方氏曰愀然作色者心斂而見於色也中庸曰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爲大

山陰陸氏曰言徒問而百姓陰受其賜矣家語德作惠其義一魯自昭公取同姓謂之吳孟子無政久矣故孔子於哀公言之如此

臨川吳氏曰人道謂治人之道政者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道不過如此故曰政爲大郝解愀然猶惻惻然憐憫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固臣固陋之臣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三

新裁人道作治人之道政字含下大綱庶物言人道政爲大者謂本之躬行心得之推大綱舉而萬目張則舉國之中無有不正者矣舍此豈復有所謂大乎說約侍坐至末俱是論政首節言治人之道以政爲大務二節言爲政以三綱爲先三四五節推三綱本於大昏六節又推三綱本於脩身七節至末推極脩身之至由人以至天道而結言理之一也

纂訂此論政在君身盡倫也哀公卽位以來所爲悖戾人道幾乎息矣今乃有威於論禮有改過之意所以以人道爲問孔子以爲百姓之德而將順之政字

包下大綱庶物君爲民從無所不有然此處且處只在道字大字上見義

新旨春秋時不問富國卽問強兵而公獨以人道問深有動夫子一變至道之思者不覺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言及治道也想必加惠元元是百姓之德也何幸如之第君有益於民而臣不對則上負君民有幸於君而臣不對則下負民固陋如臣敢無辭以對乎君治人之道惟政爲最大良法本以美意而政在是矣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三

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陳注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眾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

鄭注言君當務於政庶物猶眾事也無似猶言不肖

孔疏無似猶言不肖也肖亦似也哀公謙退言己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者則

上經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是也

嚴陵方氏曰無似者言其德之蔑如而無所象似也
高宗之言弗類充虞之言不肖皆其意也

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問所以
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之矣

臨川吳氏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庶事之小者大
者先正則小者從而正矣政之所謂正者如此

新裁何從截上是因問爲政之道而教以正身爲本
君爲二句是責備於君身君之所爲四句又決言爲
政必自君身始也下是言以此身而行政者當先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哀公問

五

大綱庶物卽政之庶目也君爲政見政在君身上爲
起敢問爲政如之何當云敢問以身爲政如之何如
之何者從何處起也夫婦別三句要重夫父君一邊
當云闡闡之內夫爲政夫正而夫婦別矣家庭之閒
父爲政父慈而父子親矣朝廷之上君爲政君仁而
君臣嚴矣

說約上因究爲政之道而詳其本於君身下因究爲
政之實而詳其始於三綱何謂爲政謂如何是政問
政字之義也政者正也釋政之義此只論理未著君
身上至君爲政二句方推本君身爲政卽是君正從

政卽民歸於正也君之所爲四句泛說上下感應之
機以見君爲政則百姓從政也爲政如之何緊承上
爲政設是問爲政如何爲之也夫婦父子君臣是三
綱別親嚴便是正重夫父君上三者既正則綱舉而
目張庶物從泛指庶政之正俱就君身上說行三言
之道乃行此三言之要道也

纂訂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矣大
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
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遜
於株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庶物也三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哀公問

五

綱不正而已孔子之答哀公與答齊景公義同 公
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之爲言正之義也此
是說政之名義而爲之則在君焉君爲政謂身之所
爲任理而無邪僻身先正而發於事則自正以正人
而百姓從之何也君之所爲而百姓從之君無所爲
則所以表率者無其機百姓將何從邪上下感應之
理如此公又曰爲政固本於君身而君身之行政其
實如何孔子對曰爲政在於明倫而已始夫夫婦婦
而內外之事別父子子而慈孝之恩洽君君臣臣
而上下之位定三綱既立根本正矣由是頒法紀於

邦國凡眾之動得其宜而節目從之正矣此正所謂君爲正也而百姓有不從之乎公曰寡人雖薄於德而無所肖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按君爲正當作政字看不可云君所爲得其正

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寔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陳注方氏曰夫婦有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孝之恩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曰有夫婦然後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三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爲之本故後言大昏爲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爲政愛人爲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兼愛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爲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爲大禮以敬爲主而大昏又爲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爲大昏既爲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己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疎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故曰

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鄭注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爲親言相敬則親

孔疏人爲國本是以爲政之道愛養民人爲大人有禮則生所以治理愛人非禮不可故禮爲大禮以敬爲主故欲治禮者則先須敬故敬爲其大也敬有大小若敬至極之中大昏爲大昏謂天子諸侯之昏也 大昏至矣者美大昏是敬中至極也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三

上親猶自也下親親愛也言大昏既是至敬故國君雖尊而服其冕服以自迎也所以自迎者欲親此婦也故云親之也 親之也者親之也謂所以親此婦人亦親己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者言君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爲欲相親也 若不冕而親迎則是舍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 弗愛不親者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 弗敬不正者若夫不冕服親迎是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者愛謂親愛則仁也敬謂尊敬則義也是仁義爲政教之本也 昏禮左氏說

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上公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之云大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於渭紂尙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義爲長鄭駁未定

嚴陵方氏曰所謂冕而親迎者若天子以袞冕諸侯以玄冕大夫冕而不旒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

禮記詳說

卷五

哀公問

天

周人迎於戶是矣

馬氏曰夫婦父子內治也君臣外治也大昏旣爲敬之至冕而親迎所以行其敬也其行敬之際則親親之意可寓於其中則是敬之存親斯存之矣敬之亡親斯亡之矣故曰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慶源輔氏曰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爲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袞爲親者未要其終也惟敬以爲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郝解愛人不以禮則爲私恩故治愛莫大於禮行禮不以敬則爲疏節故治禮莫切於敬禮以敬爲主敬以昏爲至昏者人道之愛也昏旣爲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昏必冕服親迎示躬親也必躬親之者示親愛也與敬猶起敬起敬所以爲親舍敬是遺棄不親何也不愛則疏而不親不敬則褻而不正愛敬之道始於夫婦及於朝廷邦國終於四海不敢慢一人不忍傷一物舉而加之故曰政之本也

新裁大昏爲大截上逆推爲政本於昏禮之愛敬是虛論其理下順言昏禮之愛敬爲爲政之本是實論

禮記詳說

卷五

哀公問

天

其事治愛人使施愛得宜思治禮使施禮得宜意政以愛爲大愛以禮爲大禮以敬爲大推箇愛敬字爲下昏禮愛敬張本而其歸宿只重大昏爲大一句但知大昏至矣句是足上文者大昏旣至是啓下文者冕而親迎至弗愛二句總見昏具愛敬之道也政之本以三綱正爲主帶庶物自從在內正以哀公行三言之道在大昏之愛敬也哀公以妾爲妻不行聘夫入之禮故夫子以病藥之然觀之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等語是庶物之從以三者之正爲綱三者之正又以夫婦爲本要之至理實不外是 由愛人直

推到夫昏全重在冕而親迎上可見倫理之正在夫婦之別夫婦之別全在正始也政之本與句內亦該闡門王化之始意愛敬二意還要偏重在敬上蓋昏禮不患不愛而患不敬也 公問行三言之道夫子以三綱之中夫婦之別尤公所急者故告之曰爲政以養人爲本古之爲政者莫先於愛人焉然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節乎愛者也故治禮以敬爲大然皆者禮之本所以行乎禮者也故治禮以敬爲大然皆未至也而敬之至果安在哉惟大昏則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無復有大於此者斯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哀公問

三

敬之極至矣大昏既至則行大昏可不慎乎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所以親愛於婦也致親愛於婦者欲其致親愛於我也是故冕而親迎是爲興敬敬則有以致其親是興敬爲親也不能冕而親迎非惟無以致其敬亦無以致其親矣故曰舍敬是遺親也冕而親迎所以爲愛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疏冕而親迎所以爲敬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行於大昏於是由所愛以及所不愛由所敬以達所不敬自三綱之正以致庶物之從而德教洋溢胥此閨門爲之託始也謂非爲政之本與

說約此節言三綱莫重於夫婦故舉大昏爲行三綱之要也蓋父子親只全得箇愛君臣嚴只全得箇敬惟大昏之禮愛敬兼全故也首尾兩政字相應政字泛愛卽不敢惡禮卽愛之節敬卽不敢慢但此俱輕只要推到大昏上大昏爲大者男女成別三綱以之正夫婦立義萬化由是行也敬之至者莫過是矣此只彈說爲政本於大昏下皆詳大昏之事以發之下緊承大昏至矣說去冕而親迎四句推昏禮之敬其儀者所以致其愛興敬二句明愛本於敬以見當愛敬也弗愛二句是言不愛敬之失以起下意愛指親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哀公問

三

迎敬指冕說愛敬始於大昏則以此愛敬而行於父子必親行於君臣必嚴舉而措之政事在合敬合愛中而德教洋溢矣不曰政之本而何 心典看此節須要與上節句句叫應纔妙蓋哀公問行三言之道是有志於爲政矣故對以爲政說起說者都陡然講起古之爲政既與上文不聯絡併注中政在養人及墨氏兼愛等語與上文爲政及行三言毫無相干大昏卽上別夫婦行三言何以在別夫婦蓋父子親只全得箇愛君臣嚴只全得箇敬惟大昏之禮愛敬兼全故也敬指冕言愛指親迎觀之全重

在君身上不重交相愛意

按兩至矣上虛下實求其敬之至極惟大昏爲大二句連大昏至矣言大昏實爲敬之至也親之云云是說愛與敬舍敬二句是愛敬串說弗愛二句又是愛敬平說以起下愛與敬仍就大昏之愛敬說政之本方推開 治愛人治禮治字是做功夫意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禮記詳說

卷五

哀公問

三

陳注已重太重也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焉得聞此言者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爲問安得聞此言乎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略有以進教我也 石梁王氏曰解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

鄭注已猶太也怪親迎乃服祭服 先聖周公也

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己孔疏以哀公所問當問己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先聖爲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若異義駁所云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以事含兩義故彼此各舉一邊 固不固者上固是鄙固下固故

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固陋因

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 寡人更欲問所疑之事不能得其所問之辭請孔子少進言使簡約易了

朱子曰天地蓋通天子之言

延平周氏曰或者以親迎之禮止行於諸侯而孔子所以對於哀公者蓋諸侯禮也或者以親迎之禮必達於天子而孔子所以言於魯國者蓋天子禮也二者之說以爲達於天子者是也夫天子者勢之不可

禮記詳說

卷五

哀公問

三

屈者也親迎者禮之不可廢者也以不可屈之勢而行不可廢之禮則親迎所以重也且三年之喪者人道之終也故自天子達於庶人特其喪葬有遲速之別耳則所謂親迎者人道之始也亦必自天子達於庶人特其地有遠近之別耳何以知之詩曰文王親迎於渭之陽所謂渭之陽者以王禮追美之而言其近也又曰韓侯親迎于蹶之里所謂蹶之里者以侯禮而言其遠也及後世或俟於堂而詩人言之或其臣爲之逆而春秋書之皆失也然而齊致女於讎魯受女於讎則亦書之者讎魯地也蓋亦罪其所迎之

地非遠近之別也所以知其親迎必達於天子者也
嚴陵方氏曰夫氏以其子而求人之女婦氏以其女
而從人之子然後昏姻之道成故曰合二姓之好昏
姻之禮前世作之而有所傳後世述之而有所繼故
曰繼先聖之後以其有所作故以聖言之以爲天地
宗廟社稷主主者爲祭主也以其承先祖其祭祀故
也其序先天地而後宗廟者神人之序也先宗廟而
後社稷者內外之序也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
問之辭故曰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
馬氏曰天子無親迎之禮諸侯有之此言繼先聖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哀公問

禮

後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蓋因魯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
孔子之言所以興起其敬重之意哀公於此而有覺
焉則冕而親迎非自外求也自有所不能不然耳
郝解願有言然者疑惑之辭先聖之後謂魯本周公
之後尊君而言也天地社稷兼天子諸侯而言固陋
也不因陋則夫子不以教故不得聞欲問不得其辭
謂己欲問而不能言也請少進請夫子更略進教也
說約以親迎爲已重者以冕服爲祭先聖天地宗廟
社稷之服也合二姓之好四句卽昏禮之繫乎幽明

以見當敬也繼後以繼體言爲主以承祀言見大昏
所繫如此冕而親迎安得爲已重乎聞此言指繼先
聖二句請少進欲於此言之外更有進教也固固陋
也

纂訂願有言然者疑似而不敢以爲是也天子諸侯
皆前代神明之胄必行昏以合二姓然後有子孫以
繼續先聖而長爲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主先聖尊稱
之辭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祭祀之時君爲外
主夫人爲內主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以宗伯
攝獻是亦后夫人爲之主也不得其辭不能措辭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哀公問

禮

少進幸孔子推廣教之也

新裁哀公不行昏禮聞斯言而問曰寡人願有言然
以天子諸侯之尊冕而親迎不太重乎孔子乃愀然
作色曰夫昏禮娶於異姓所以合二姓之好也而豈
徒哉明以繼先聖之後而嗣祚無窮幽以爲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而敬承乎祭祀則敬其妻者正所以敬
先聖也敬天地宗廟社稷也冕而親迎君何謂太重
乎哀公聞斯言始有以知昏禮之重而不能已於請
益之心矣故曰幸子少有以進教我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

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
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
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陳注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 陸氏曰物以不
振爲恥國以不興爲恥 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
國恥謂國體之卑辱內外之禮交治則國家安富尊榮
何恥之不伸是時魯微弱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
之爲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鄭注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
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美

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
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
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
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
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孔疏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者謂君
裸獻后夫人亞獻之屬是治宗廟之禮也天地謂日
月也夫配日婦配月注引禮器文是也 直正也若
夫婦出在於外治理正直言教之禮足以立君臣上
下之恭敬也則注引昏義文是也物恥足以振之者

物事也振救也謂臣之職事有可恥愧者其禮足以
救之 謂君於治國有可恥愧其禮足以興起之也
言欲爲國家之政先行於禮禮謂夫婦之道內則治
宗廟配天地外則施政教立上下故爲政教之本與
山陰陸氏曰意至而不能問雖遂言之可也物以不
振爲恥國以不興爲恥

馬氏曰遂者讀如大夫無遂事之遂遂之爲言專也
夫君子之言必待問而後應也至於力不能問然後
語之也物恥恥之小也國恥恥之大也昔弛而今起
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毒

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物之嗣而爲先祖後與之共
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其綏盛夫人共
祭服則內足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
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
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
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
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
之爲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
常也其效若此者何也蓋太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
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

以亡天下也亦以衰矧而已王化之本取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

延平周氏曰直言者非險險私謁之言也然於內也治其禮則足以配天地之神明於外也治其禮則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有所屈而能振之國有所屈而能興之若是之迹其禮豈中才者之所可爲然有太矧之心則不亦可乎

慶源輔氏曰哀公言此如齊宣王聞孟子之說而自謂於我心戚戚焉之意孔子原其始要其終而極言之直言猶正辭之義夫婦之道得則言之所出直矣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哀公問

美

若昭公之吳孟子謂之直可乎言不直納侮之道也昭公之恥不以直故也本者本始之本

郝解治宗廟之禮謂君供粢盛夫人供祭服也健順相承故配天地之神明天曰神地曰明直言謂正名也名正故言順物恥謂事物頽廢可恥惟禮足以振按之國恥謂國勢微弱可恥惟禮足以興起之

新裁二節總是君疑親迎之過重而明其所當重也已重乎以上舉其有關於繼統者以見其重已重焉以上舉其象天地肇生者以見其當重內以治至末又言其有關於治內治外治物治國之政者以見其

當重末要繳出行三言之道信乎莫重於此矣神明

卽祖考在天之神在地之明配者助合而格饗之意立者整肅而秩正之意物指政事之推行者國指規模之外見者紀綱法度之廢弛此物恥也振之若廢更怠相是已土地人民侵陵削弱此國恥也興之若恢復中興是已要得一節深如一節意前言關於繼統重也次又言關於萬世之繼統則又重再言關於宗廟朝廷之禮則又重至關國事之興衰則又重夫子數魯君行昏禮全在恥字上所以把他歸束在後面上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不過爲祭主而已內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哀公問

美

治字有許多修整製造工夫孔子於是曰天地訢合而後萬物化醇使不合則不生矣天地者其萬物之所自始者乎今夫大昏二姓之好合矣萬世之遠以嗣以續而衍本支之傳者也非萬世之嗣而何是天地生萬物大昏生萬世其究一也所繫之重如此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焉然不止嗣萬世也大昏成則君爲祭主於外夫人爲祭主於內內焉助君以治宗廟之禮而祖考之神明在天地者足以配合之而神無不格矣君聽天下之外治后聽天下之內治外焉助君以治朝廷之禮而臣工之貴賤列於上下者

足以嚴肅之而分無不正矣內外之禮交治如此則何恥之不伸哉由是事物之卑陋可恥者皆足以振舉之國體之卑弱可恥者皆足以興起之以此觀之可見人君欲振物恥與國恥而為政必先敬大昏以治內外之禮何也蓋必內外之禮交治而後物恥振而政之具始舉國恥與而政之效始成禮為政之本也惟禮為政之本此為政者所以先禮也冕而親迎也豈得為已重而莫之行哉

說約內治四句是言內外之交治見三綱正也物恥二句承上四句說言恥辱之能伸見庶物從也末二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哀公問

罕

句又申上意政即上物恥二句禮即內外之禮不必再入親迎內以治宗廟之禮則夫為祭主於外婦為祭主於內足以契合祖宗在天地之神明出以治朝廷之禮則君以章男教婦以章婦順足以植立朝廷事上使下之嚴敬配天地之神明則父子之親篤立上下之敬則君臣之義嚴三綱正矣則庶物自從而何恥之不伸物恥物以不振為恥也振若廢更怠相是也國恥國以不興為恥也興若恢復中興是也前二足以是昏禮之所能者後二足以又本內外之禮交治來為政即承振物恥與國恥來可見人君為政

物恥不自振國恥不自興必先內謹宗廟之禮外謹朝廷之禮以為託始正以禮為政治之本也此二禮字只作宗廟朝廷之禮而昏禮自在了

纂訂天地不合節因上節繼先聖之後推到嗣萬世上由嗣萬世說到配神明敬上下振物恥與國恥上都是一節進一節法見其所闢之重正承少進意來宗廟朝廷兩平一云直言如字解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不可從物恥國恥辭平而意有先後之別玩兩足以字只論理之辭為政與古之為政相同只承物恥二句政之本與略不同既為政一定要享神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哀公問

罕

肅臣刷恥了是上四項藏在為政二字中禮指昏禮先猶始也本字與先字相照應新旨一說直言之禮惕君早朝於宵后脫簪求諫亦通

心典天地上下物恥國恥四件平看但下二句從上二句來宗廟之禮祭祀是也祖考魂氣歸天形魄歸地是天地間之神明也君主祭於外夫人主祭於內則天地之神明足以配合之而無不格蓋君已能配而夫人協君配之也配者精神契合之謂上下之敬即在朝廷上見之君章男教婦外治夫人助君正名

分明婦順以贊化朝廷則臣工貴賤用敬於上下者足以立之而無不嚴蓋君已能立而夫人協君立之也立者整肅秩正之謂物恥二句原此內外之禮交治來爲政先禮二禮字指昏禮言又在宗廟朝廷二禮之先 內以相君主祭而輔餼有供籩豆有薦足以配天地之神明而忽恫消出以相君行政則鷄鳴有惕蟲飛有警足以立上下之敬而陵夷肅

按直言二字依本文覺難解作朝廷二字以與上宗廟對取其大意冠冕可也爲政先禮禮字諸講皆作昏禮說約只作朝廟之禮在本節似覺聯貫故兩存

禮記詳說

卷三

哀公問

聖

之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九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

牟陽冉觀祖輯撰

哀公問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陳注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

哀公問

吾妻以及百姓之妻愾猶至也暨也如朔南暨聲教之意大王愛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王之道也 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爲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傳後於下者子也故曰親之後內非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矣下非有後則上不足以承其祖考矣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所不敬又以敬身爲大焉非苟敬身也以其爲親之枝故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其體又非特爲主爲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

鄭注憤猶至也大王居幽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孔疏上節孔子答哀公以問政之事遂更廣言三代明王爲政之道敬其妻子及敬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言敬其妻子也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故言有道也 妻也者親之主也言妻所以供盛祭祀與親爲主故云親之主也 三者百姓之象也者謂身也子也妃也若愛百姓先須敬身及子及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二

妃乃能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也 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者此言百姓之象能愛己身則以及百姓之身能愛己子則以及百姓之子能愛己妃則以及百姓之妃是身與妻子還是百姓身與妻子故云百姓之象也前泛言故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妃 君行此三者則愧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者言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 如此國家順矣者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己身及己之妻子也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 愧音近懇懇爲息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三

息是至之義故云憤猶至也云大王居幽爲狄所伐者毛詩傳文按詩稱大王居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土地所以養人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遂去之邑於岐山之下毛傳所引者皆孟子文又莊子及呂氏春秋稱大王實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且吾聞之不以其所養害所養於是乃策杖而去民相隨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又書傳略說云事之以菽粟貨財

狄人攻而不止遂策杖而去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成三千戶之邑也此注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取莊子呂氏春秋文也 長樂劉氏曰大雅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泚至于岐下爰及姜女事來胥宇此大王所以敬大姜而興起國恥者也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此文王所以敬太姒而繼先聖也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於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

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於我靡有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敬其妻所以爲下女之道敬其子所以爲著代之道此皆敬之道也爲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親之於子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其體又非特爲主爲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故曰傷其本枝從而亡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皆敬身之道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四

三者百姓之象言身與妻子者百姓之象也與廟中者竟內之象同義蓋能敬其身則見其能敬百姓之身矣以至妻也子也亦莫不然故繼之以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也自其與之齊言之則曰妻自其爲之配言之則曰妃其實一也君能行此則能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愾乎天下言天下之應若吾一身之中心之所動氣之所止也此則同天下於一體之效也昔大王不以其所養者害人是亦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大王之道也

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

敬此三者非敬此三者也乃敬其親而已此三者有百姓之象故敬吾之身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子以及人之子敬吾之妃以及人之妃然則大王所以推而至於天下者也孟子曰大王愛厥妃而當時無曠夫無怨女蓋此之謂也

馬氏曰爲政之道未嘗不自內始所以治內者必敬其妻子敬其妻子者非篤於慈而厚於衽席之愛而敬之莫不有道以身對妻子則敬身爲大身者父母之遺體故爲親之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敬其身則傷之者至矣愾乎天下蓋修身而後家齊家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五

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也
山陰陸氏曰曲禮曰毋不敬然有所謂大敬身是也所謂百姓者豈遠乎哉三者其象也愾乎天下言天下嗟歎之不足大王之道如是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倣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

郝解冕而親迎夫所以敬其妻冠於阼階父所以敬其子妻主內政奉宗廟故曰親之主妻子身三者至

近而易褻能敬則無所不敬人皆有身與妻子君能敬民皆效之故曰百姓之象也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妻子以及百姓之妻子故曰愼乎天下妃配同愼作暨大王猶言大則以王

新裁此承上文愛敬爲政之本因妻子而推本於身也而亡截上言政在於敬妻子而尤在本於敬身下則推其化之所由行也此節專重一箇身字與上文君爲政則百姓從政之意相照應此節又歸重身上君行此三者行字就是所以行之者一也的行有真實意親於身猶木之本身於親猶木之枝見得相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六

須一體不止爲主爲後故其敬爲大也愼我之聲教纔達順民各心悅誠服而化於敬身敬妻子之教矣昔三代明王之爲政也必敬其妻也有冕而親迎之道焉必敬其子也有冠於阼階之道焉所以敬妻者蓋以妻爲親之主也敢不敬親之主與所以敬子者蓋以子爲親之後也敢不敬親之後與夫君子敬妻則敬敬子則敬固無所不敬矣而又以敬身爲大焉所以敬身者以身爲親之枝也又不止爲主爲後而已敢不敬親之枝與苟不能敬其身則是傷其親傷親則是猶木之傷其本木傷其本則枝從而亡人

傷其本則身亦豈能以自保哉此敬身之所以爲大而不敢不敬也然此三者非特君有之百姓皆有之吾之妻子與身乃百姓妻子與身之象也惟君乃百姓之象可徒自敬而已哉故人君必敬吾之身足爲百姓敬身之則象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妻子足爲百姓敬妻子之則象以及人之妻子君果能行此三道矣吾見倡率於朝廷躬行於宮壺非獨善其身而敬身敬妻子之聲教四訖而愼乎天下矣其大王之道與蓋大王遷國而不忍害民使百姓得全其身而保其妻子固愛民之君也今而身教之愼是亦圖天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七

於合愛中矣與大王之道何異乎夫聲教暨訖如此則國家之有身者無不愛其身有妻子者無不愛其妻子皞皞乎大順之俗矣國家有不順者乎說約此節卽昏禮之當敬而又推本於敬身而亡截上詳推用敬之道下著其足以成治也有道言有當敬之道且虛下親之主親之後正見之君子無不敬至而亡單言敬身之道不能敬身六句反言以見當敬也身與妻子人皆有之而人不能盡其敬立箇敬的樣子與人看全在上之人故曰百姓之象也此句且虛說身以及身三句方實指上人作象於下說三

者之敬足爲百姓之象便是及懷字從心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不但至焉暨焉已也大王遷國國存而使百姓得全其身保其妻子正是能及人者故說大王之道如此緊頂懷天下說國家順就從象說只人各敬身敬妻子盡之懷主我之教民言順指民之從教言行字重看

纂訂此因上文敬妻而推本君子敬身之道也枝從而亡以前言妻子身之當敬而身爲尤重以後使民敬妻子身而可以成化也百姓之象正是起下三句及身及子及妃便是使民敬身敬子敬妃了君行此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八

三者實著哀公說懷乎天下是風聲及乎天下說箇天下見成化之廣以敬動哀公如此緊頂懷天下說國家順是心悅誠服意方是百姓象之也 上文親迎是敬妻嗣萬世是子然無敬子意此卻推出敬子並敬身來此上下脈絡也敬身在下節見 大王之道也句輕敬之所在即愛之所在大王愛厥妃是敬其妻也其終至無怨無曠是及人之妻也即敬妻而其身其子可知故以大王之道言舉大王者即大王以見周也舉周者言周例夏商也

心典因上文大昏并及敬子而歸重於敬身復推之

於民正與上君爲政則百姓從正應重在敬身上能敬身始能敬妻子化百姓然親之主親之後親之枝幾箇親字不可忽敬身固爲親敬妻子亦爲親也君行此君字非指哀公泛言人君也此句緊承上三句大王正與三代明王相應道與有道相應如此承上三句既懷乎天下則一人之妻子身敬而家順百姓之妻子身敬而國順此極治的氣象

按敬其妻子也有道言有箇道理下文親之主親之後正是當敬的道理君子無不敬即承妻子作轉語親之枝比主字後字更重身爲枝則親爲本本字又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九

因枝字生出象是模範之意三及字就百姓之敬言非謂上敬之百姓各致其敬正是以上爲模範處懷訓至雖有別解不敢遽從大王直作周之大王想因愛厥妃而及之然牽引殊覺突然 君行此泛說與口氣合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陳注君子以位言也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爲辭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爲則則者動之成法者

也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俱無過則民不待命令之及而自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君之身不爲人所辱方謂之能敬身成其親者不使親名爲人所毀也鄭注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

孔疏以前節對哀公爲政在於敬身故此節公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禮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者以君爲民表下之所從假令過誤出言民猶法之稱作其辭 過動則民作則者君子假令過誤舉動而民作其法則所以君子出言不得過誤其辭舉動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十

不得過誤法則

嚴陵方氏曰辭者言之成文則者動之成法言動之過而民猶以爲辭以爲則言動固可以不愼乎過言而民以爲辭過動而民以爲則則雖諄諄然命之又烏能無侮慢者哉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也

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愼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其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人之所視倣也言而世爲天下法動而世爲天下則不命而民

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

石林葉氏曰動者非所謂行而見於容止進退之間要在精思而已故曰慮善而動

慶源輔氏曰哀公猶問敬身善問者也愼言謹行以敬其身而百姓不命而恭敬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曰成己所以成物也

郝解過言過動謂言動有過差作辭作則謂民皆效尤也言動無過斯民不命而知恭敬所謂身以及身也能立身則能揚名顯親故曰能成其親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十一

新裁敬身以上乃敬身之實也成親又是敬身中生出來者過言二句輕輕一直說下至言不過辭二句乃著實工夫也敬恭即言動爲法則意 敬身不在百姓敬恭上在兩不過上不過者珍重吾身言之理若著龜若三尺憚憚守其成法而毫不敢放肆豈不是敬身 公求敬身之道夫子曰君之一身是民之表也然身不過言行二者過言非辭民猶作辭過動非則民猶作則可見言動民之辭則所繫故君子必於言行致謹於言也擬之後言言合於道而成文無過辭焉於動也議之後動動中其節而成法無過

則焉夫然則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敬不待命令以使之而民視其言以爲法視其行以爲則自敬恭其上而不敗忽矣如是則己之身爲人所重不爲人所辱方謂能敬其身也能敬其身則德必歸其所自而親名由之以顯是敬身之中且寓成親之道矣君子可不致謹於言行以敬身乎

說約前言敬身而未及敬身之故此四節皆主敬身而推言之以進於天道之極也過言二句只言感應之易辭則二字是活動字只是稟之爲式意上之言動既過則作辭作則亦自相胥於過了至下文言不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主

過辭方是言之成文動不過則方是動之成法兩不過重看全是一點謹敬之心爲之所以民日稟乎嘉言善行不待命令而自敬恭其上也

纂訂過言作辭二句注兩雖字兩猶字宜善看見君子一過辭一過動天下皆口過皆身過矣言動可不慎乎

心典作辭作則屬民此辭則屬君子身上百姓敬恭特其效耳敬以心言恭以容言恭敬卽作辭作則不可依注把作辭作則說好了

新旨君子雖過言民猶作辭雖過動民猶作則况不

過者乎是以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按作辭作則作字俱訓爲字爲辭傳說之也爲則效法之也時講不作好說似有理但與陳注雖字猶字不甚合新旨爲得注意備之不過辭不過則辭則二字就君子之言動足爲辭則而不過說因上言政故及民其實敬身道理只重君子之言動致敬上成親見下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主

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陳注方氏曰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安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俯能無所擇則仰亦無所怨矣故不能安土不能樂天能樂天則於理無所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理而已

鄭注有猶保也不能保其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孔疏前節對哀公敬身則能成親故此節明公更問

敬身之事何以成親夫子答以成親之義遂廣明成身之理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者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 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者言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已善名謂已爲君子所生之子是已之修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修身成其親也 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者既不能汎愛於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土 不能樂天者身既失業不知已過所招乃更怨天是不能愛樂於天也不能成其身者既不能樂天不自知其罪將謂天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古

之濫罰罪惡之事無所不爲是不能成其身

張子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於成身亦無先後之次達道大原闕一不可仁義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

朱子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臨川王氏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修身至於樂修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

馬氏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人之成名百姓得而歸之者國人稱願之意如此也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之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之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道然後爲能充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己之名耳又將成其親之名也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五

慶源輔氏曰名即實也有子如此則實爲君子矣周公告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身以及身故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也愛人者身之推也樂天成身之至也

講義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所謂有其身者非有我之謂知有其身而不至於自棄而已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爲欣戚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也樂天者以得喪禍福一歸之於天而順之者之謂也人能安於

平易之地至迫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夫樂天之理也故惟樂天者而後身之成爲可必

郝解君子成德之名謂德足以君國子民者也子路問君子子曰君子修己以敬能敬其身百姓歸美謂此子爲君子子爲君子則親爲君子之親是成親之名也愛敬者政之本不能愛人人亦不愛之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不能隨寓順適而安土不能安土則不能隨時順理而樂天斯俯仰無措不能成其身矣

新裁上一段言成親本於成身下一段言成身本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六

愛人皆是反說上意而推其相因之弊以見成身不在他求自愛人始末要繳出能愛人則能成身而成親意 公曰敢問成身何以能成親也孔子曰凡善有未備則名有未全所謂君子也者道隆而望重德盛而譽彰乃人之成名也夫君子之名誠非易得今言行不過百姓恭敬人莫不曰其殆訓迪於義方之久而爲君子之子與是親之得名爲君子吾儉之也吾能加親以完美之名而使親爲君子非所謂成其親而何此敬身者所以能成其親也然成親雖本於成身而成身必本於愛人故古之爲政以愛人爲大

所以愛人爲大者何也蓋不能愛人則斂怨於人而傷之者至不能保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進退無所容不能素位而行而安土矣不能安土則不能與道相游衍順適於固有之真而樂天矣至於不能樂天則於理有不順是吾性分有虧欠也故不能成其身此皆不能愛人所致也然則愛人以成身以成親非君子之當務哉

說約此原親之所由成下推成身在愛人也君子者人之成名二句只泛以成德之名言百姓歸名要補言句方承上節而指成親出於成身百姓歸名要補言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七

動無過意古之爲政是以愛人提起下推不能愛人者不足以成身以見人之當愛也安土樂天總是箇素位而行君子成身只是箇素位敬身有工夫成身則自然成矣

纂訂前言謹言慎行爲敬身之道尚未言所以起手處此又以愛人推言人君言行所發不過愛人而已君子以德言也先泛提箇君子是人的美名纔說使親爲君子是成親的美名百姓歸之三句根上兩不過來百姓推本所自便是使親爲君子此答何謂成親已畢下段雖是從敬身之意搭到成身上然重在

教哀公愛人意

心典三箇君子與前節君子異兩君子俱指親君子之子方指人君說兩成名不同人之成名猶言成德之名也成親之名是親名不爲人所毀也安士以身言樂天以心言

按此本問成親而下段重發成身蓋必成身乃能成親於成親別無用力處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陳注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卽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太

不過焉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

鄭注物猶事也

孔疏以前節對哀公以成身故此節明公問成身夫子答以成身之事 不過乎物者過謂過誤物事也言成身之道不過誤其事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是所以成身也

嚴陵方氏曰不過乎物卽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內成而無虧矣

馬氏曰不過乎物者設之皆當言動者物之大也

金華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易曰言有物大學在格物蓋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卽物而觀其理尤實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卽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郝解不過乎物謂有物有則能不違則卽不過乎物性分以內還其本有而無餘欠孟子謂仲尼不爲已甚卽不過乎物安土樂天之道也自此以上皆答哀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尤

公人道之問自此以下哀公因人道而問天道

新裁物卽理也以人倫庶物點且勿露仁孝不過者不違也成身比敬身不同蓋敬身是方做功夫成身則造其極矣 要看實然之理實然二字就是吾心之明德注云卽身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違則過之止則不過可玩不過只是盡所當然便是乃對違理者言非對大過者言一說不過物卽上樂天下貴天道也 哀公問成身蓋思以踐形盡性也孔子曰人之一身萬理咸備惟於理有未盡故於身有未成也必統之爲人倫是物則之精也成盡其當然

之實散之爲庶物是物理之博也各安其固有之眞未至則求至於是也已至則求止於是也若然則能全其理而無少虧欠其身何患於不成哉

說約何謂成身是求進爲之方物指性分中實理不言理而言物言物而理在其中矣不過只盡所當然便是

按此與上文別是一意上言愛人而後成身是以爲政言此節只以盡己之道言較上更精實是此篇之名言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

禮記詳說

卷一百辛

哀公問

子

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陳注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於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爲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劉氏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所成及其既成皆粲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爲而成者不見其爲之

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

鄭注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爲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昭察有功

孔疏以前節孔子對以成身之事公更無疑更改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孔子又答以貴天道之事 言天體無形運行不息如似日月東西相從而不休已是天道也人君設法當則上天之道君臣朝會往來不

禮記詳說

卷一百辛

哀公問

子

已也 天開生萬物不使閉塞其能久長是天道也謂人君施政當則天道施爲政教開通萬物而能長久不懈倦也故云是天道也 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當則天道以德潛化無所營爲而天下治理故云是天道也 天之生物已能成就而功之明著是天道人君當則天道化民治理而功成太平故云是天道也 張子曰天道之於萬物固無爲而成然每一物雖纖毫之末莫不盡有精微之理聖人之於天道雖體德無一事亦非事事經思慮一一能貫穿直如聞一知

十聞百知千鳥有一不關心而亟能博識之哉能體之斯能道之矣其不可道存乎忘言之妙

嚴陵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據可見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月者陰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貴天道也不閉者不塞也凡物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歟無爲而物成以其自知自力自消自息故也物成而功可見故曰已成而明蓋造物之道則神而莫測造物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三

功則明而可見故也

石林葉氏曰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不已者用也用而有所已者亦非所謂天道也哀公以人道既聞命矣故以天道次之日月東西相從者往來不窮則通矣故不閉其久言其通也通則久可以成物矣故無爲而物成物成則其仁顯矣故已成而明無爲而物成者不動而化也已成而明者不見而章也

講義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使天或已則生物之功息矣然不已之妙非哀公之所能識故以明而易見者喻之曰如日月東西相從

而不已也是天道也知日月之不已則知天之不已矣天固有常久不已之道使閉其所以久者則亦不能常久矣故曰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且萬物生而成皆出於天求之於物則自生自成耳天何爲哉惟其無爲此物所以未嘗不生未嘗不成如其有爲則雖天亦勞且倦矣又安得保其不已乎故又曰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萬物之未成不已之道無自而可見及物之已成則不已之功因物而自明故又曰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天之道如此而君子貴之豈徒貴之哉亦貴乎如天而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三

馬氏曰不已所以進德不閉所以通變然後可以無爲而成至於已成而明所以見其效此亦終始之序也

郝解天人無二道成身則盡人盡人即合天天道所以盛惟其不已不已故能久而成成而明人能自強不息動靜純乎天理如日月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通則運而有常閉則塞而不久因時制宜隨事化裁使民不倦故曰不閉其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順理無心萬物受成故曰無爲而成君子能使已德成就功業昭明成已成物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

愛敬通乎天下故曰已成而明皆不已之功是天道也

新裁袁公何貴天道之問承樂天說來夫子所告可貴之天道承不過乎物說來蓋吾身所備實理總是天所賦於我者使曰天道不已以下四天道俱此理爲用自然之妙以見其可貴也不已句言理循環於此身者不息也不閉句言理之變通於此身者不窮也以蘊之爲盛德言無爲句言理之由身而自然感入也已成句言理之由身感人而可大可久也以措之爲大業言不已屬知只是此理在心毫無間斷但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語

注云繼明照於四方便有誠兼明意卽緝熙二字之義不閉屬行以行之變通言蓋不閉塞其久之道順理妙應變而通之不終窮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故此兩段雖屬德但久比不已又進一步無爲屬當時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解最精蓋以天下自然敏德格心者言已成屬後世已成而明者以成的物不止一處一時法天下傳後世常常能成物也曰明則所成功業煥然宣朗赫耀了故此二項雖屬業但明比成又進一步四天道各象上句從人身上發揮俱要補可貴意 聖心至誠無息之理繼明照於四方

如日月然所以微得事勢權變之理而通之以不閉之道又見得物性本然之理而成之以無爲之道又做得悠久無疆之理而成之以煥乎文章之道皆從天道緝熙中來所以要把握首段不已爲三段之主觀首段有日月的譬如下三段無有便可見 昔袁公問曰成身固在不過乎物矣乃又曰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是天道何如君子胡爲貴之不知天道卽物也夫子曰所謂天道者實理之源也君子貴之亦以爲用之妙耳自其無息者觀之存主有常而緝熙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明生不已者也是天之與我本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語

有是不已之理也非天道之真明不息而可貴者乎自其妙應者觀之惟不已故久矣而且窮則變變則通隨事順理因時制宜妙變化達時中未嘗閉塞其久焉蓋我之得於天者本有是變動之理猶之陰陽迭運而化行不滯矣非天道之順應不窮而可貴者乎物固有爲之未成者况無爲而成乎惟其久則久道化成不言而信也不怒而威也無俟作爲而天下格心物胥之以成矣蓋理合物我而在者足通果志與天之無爲而成歲功者一也非天道感孚之神而可貴者哉物有方成而卽墮者况已成而明乎惟

無爲而成則物已成矣且所成之物爲法天下可傳後世煥乎其有文章而明矣蓋理無古今而成物者足通萬世與天之默運而法象常著者一也非天道昭明之妙而可貴者哉天道之妙如此而成身不過乎物者實在是矣君子貴之不亦宜乎

說約哀公視天與物爲兩樣故一問不過乎物便問何貴乎天道不知天道卽物也貴亦是不過意首貴字貫下數段

纂訂不已下雖是四平然前兩段爲一類後兩段爲一類卻有串意久卽是不已不閉又比久進一步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三

成卽是物成成明又比物成進一步此皆天道之可貴處成身不過乎物實在是

心典此處天道俱著君子身上卽所得於天之實理耳亦卽所謂物也連呼天道總是一道貴其二字領下八句不已以流行之脈絡言不閉以變通言物成以變動之功化言明以成功文章言

按本文只言天道而講家皆以君子合天道爲說下四是天道皆以君子如天道言不已而久久而物成成而明原是遞下而講家分知行當時後世又分德業皆是添設注腳取其有把柄耳 不閉塞其久言

其久終不塞止極言久意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志之心也

陳注蠢愚蔽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諸如字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

鄭注志讀爲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

孔疏前節明天道之事人君當則之無已公欲孔子要陳所行何事能得如天不已孔子答以所行不已之事寡人蠢愚者是哀公謙退言已蠢然愚蔽無所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哀公問

三

了解 冥煩子志之心也皇氏云子志夫子之志志是知也言我之心冥煩不能明理此事子心所知也今謂志是識知也言孔子諱知廣博故已欲使夫子出要言以示已

嚴陵方氏曰蠢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

郝解冥煩謂氣昏冥功煩難也志之心求開示使不忘也

新旨此是公求簡切之語下節仁孝數句正是要語公以天道之對入於微渺自歉其不能敏悟所教

乃曰寡人氣質蠢愚以故冥而昧於理煩而累於事
願夫子以卑近之語教我使我志記之於心也

按蠢愚冥煩作三義解子字斷開補出簡切之語志
之心屬哀公自言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
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
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
也是臣之福也

陳注蹴然變容爲肅敬貌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
無奈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无

孔子以爲是臣之福 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
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
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
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
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
其格而不欲其疏也 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
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

鄭注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
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
身 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奈後日過於事

之罪何爲謙辭 善哀公及此言此言善言也

孔疏以公謙退故蹴然恭敬辟席而起對 物事也

言仁德之人不過失於其事言在事無過失也 言

孝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 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

事天者言仁人事親以敬如與事天相似言敬親與

敬天同 事天如事親者言仁人事天以孝愛如人

事親孝愛相似言愛親與愛天同 是故孝子成身

者上稱仁人則孝子也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

親則稱孝子內則孝敬於父母外則孝敬於天地其

閒無所不行孝敬故云孝子成身也 公曰至福也

禮記詳說

卷百辛

哀公問

无

此一節明哀公問事畢有謙退之辭孔子答以君懼
後罪是臣之福也 如奈也言寡人以聞子之言勤
力而行但己之才弱無奈後日過於其事而有罪戾
何是謙退之辭

嚴陵方氏曰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有物必有

則矣天人之際父子之間豈能離是則哉故仁人孝

子皆曰不過乎物也仁能盡人道孝能盡子道

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不嫌乎無

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

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

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吳興沈氏曰不過乎物鼻目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知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於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惟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是故仁者之過至於兼愛則無父孝者之過至於勇者割股怯者廬墓皆過也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爲孝仁者孝之達指其成身則爲仁親者貽我以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其心養其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過辭動不過則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事親之心以事天故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終言孝子

廬陵胡氏曰事親如事天所謂事親孝故事天明事天如事親能饗帝則能饗親也罪謂有閒而不能勤行前云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君以納言納諫爲德此云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臣以諫行言聽爲福

虞氏曰所以愛人者仁也所以愛親者孝也仁孝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

哀公問

手

禮記詳說

卷一百

哀公問

手

道有生皆足有形皆具出於自然其理圓成不可增損其可過乎物而爲仁孝哉詩曰有物有則則不離乎物之內所謂則者豈非仁孝之道乎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夫所謂因心而友者豈非所謂不過乎物乎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物之與民民之與親有厚有薄此吾分內自然之仁也所謂仁人者亦因此而爲仁而不敢過焉仁如墨子至於愛無差等過乎物矣不責其所難不強其所無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此吾分內自然之孝也所謂孝子亦因此而爲孝而不敢過

焉孝如伋壽至於爭相爲死過乎物矣

西山真氏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卽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卽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卽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卽此推之親卽天也天卽

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卽全書而熟復之

郝解蹴然斂足改容之貌仁人孝子非有異術惟及乎其物而止物卽愛敬之物仁人惟其能敬天孝子惟其能愛親天親雖二愛敬則一惟孝子爲能然所以不過乎物盡人道而成其爲身天道不外此矣此政之本也無如後罪何恐過物爲罪也公言及此蓋有意於寡過者夫子所以慶幸之

新裁仁孝只一理盡此一理卽爲成身之道兩物字

禮記詳說

卷三百卒

哀公問

筆

是仁孝本然的實理兩不過是止至善的止兩事字深看皆在繼志述事□□□完體此仁孝道理上說仁孝一理仁人孝子是一人對天言則爲仁人對親言則爲孝子其實一也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這物是身內實理不過是止至善說得是了但事親如事天只說孝子以實理事親古人也有行得來的如舜之齊慄而瞽瞍允若也成了一箇大舜這身也還成得來說到仁人事天如事親那箇行得便總是盡我身的道理以事天如何見得天就爲我所事了這道古人也沒有會行得的卽使行來也是水

月鏡花的工夫所以夫子說到這地步只說孝子成身而不言仁人成身也 夫子曰人之一身受父母

遺體天地正氣對天言爲仁人所謂仁人者無他盡人以事天而不虧乎天理之本然對親言爲孝子所謂孝子者無他盡孝以事親而不虧乎人道之自然 是則所謂仁人孝子也何謂不過乎物蓋吾之理原於天全而生之者親也是父母爲吾之小天地矣仁人則天事其親無忝所生者不愧屋漏也夙夜匪懈者存心養性也不虧吾親所生之理卽如祇事乎天但盡此理以事親則爲孝耳非所謂止於孝而不過

禮記詳說

卷三百卒

哀公問

筆

乎吾之理雖得於親舉而授之者天也是天地爲吾之大父母矣仁人則親事其天于時保之敬親之至也樂且不違愛親之純也不虧上天所畀之理卽如祇事乎親但盡此理以事天則謂之仁耳非所謂止於仁而不過乎如是則父母全而生之吾亦全而歸之天地全而畀之吾亦全而復之性分之內無少虧欠身豈有不成乎哀公既有如後罪之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夫子以爲是臣之福也蓋置君於無過臣子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今君慮及後罪而將寡不仁不孝之過則以之事天爲仁人以之事親爲孝

子而以仁孝治天下吾亦得爲仁人孝子之臣豈非臣無疆之福哉孔子引君當道之心至矣

纂訂上文孔子既以不過乎物四字答哀公成身之問矣於此又申言之反覆數句總只是成身不過乎物正所謂簡切之語也物卽仁孝不過乎物卽不過乎仁孝也仁孝一理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一不過乎物盡之故事親句言仁人而孝子句言成身者省文以互見也正與前面何謂成身相應 首二句前節已有了且虛說不重事親二句正申不過之實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哀公問

語

新旨不過乎物等語只點一要字

心典此因哀公欲求簡切之語而夫子合天道人道總結之也

按舊說事天主敬事親主愛近講愛敬合看爲是仁人孝子兩句平說是故以下申說仁人卽兼孝子故兼事天事親言而總歸於孝子成身以應前成身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一

牟陽冉觀祖輯撰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陳注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

孔疏按鄭自錄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此之一篇是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三子侍側孔子爲說禮事各依文解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一

仲尼燕居

一

長樂陳氏曰燕居言仲尼閒居言孔子蓋自其弟子所稱則曰孔子自其記者所述則曰仲尼燕居之言禮始之以恭勇之中禮以言其處己者也次之以郊社禘嘗之禮以言其事神者也又次之以饋奠射鄉飲饗之禮以言其待人者也夫能處己於其內而事神待人於其外則自居處以至於政事凡眾之動咸得其宜矣若夫無禮而反於此則凡眾之動咸失其宜矣言得其宜者所以盡教言失其宜者所以盡戒設戒既備而又語之以禮猶有九焉蓋猶者亦可以已之之辭以子張子貢言游之才語之以賢人之禮

則固可以已矣然猶語以聖人之禮者蓋縱言其妙而不絕人之進也凡此皆禮而已未至於樂故言禮而又繼之以樂修身至於樂修身之至也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又言禮之所興廢而終之以辨貴賤長幼遠近內外莫敢相踰所以導中庸而已

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纂訂此篇取首四字爲名

仲居燕居子張子貢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

禮記詳說

卷事

仲尼燕居

二

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陳注縱言汎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禮雖以敬恭爲主然遠於節文則有二者之弊給者足恭便佞之貌逆者悖戾爭鬪之事夫子嘗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爲害何也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

巧言令色鮮矣仁而恥乎足恭正此意也

鄭注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對應也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孔疏此一節論問更端三子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縱謂放縱仲尼與三子等放縱廣言汎說諸事遂至於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周流謂周旋流轉言我使女等恆以禮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子貢問禮辯而不讓夫子因感而諭之言若中禮則於事爲失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者野謂鄙野

禮記詳說

卷事

仲尼燕居

三

雖有恭敬而不合禮是謂鄙野之人無所知也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者給謂捷給便佞足恭而不合禮是謂捷給足恭之貌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謂逆亂雖有壯勇而不合禮則爲逆亂言捷給之人貌爲恭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奪亂真慈仁也故注云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嚴陵方氏曰縱言與縱心之縱同心雖縱而不踰矩言雖縱而至於禮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

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口給也辟席而對則與辭讓而對同義越席而對則與率爾而對同義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爲首子貢爲次言游爲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此所以爲越席也至於子張之問政以其序居首固不爲越席矣言游之問禮待子貢退而又進又不爲越席矣此所以特言之於子貢

禮記詳說

卷重主

仲尼燕居

四

義則橫六合而不逆而設之無不當故曰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巧言者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者逆於道而不順於倫給奪慈仁言色取仁而行違者也

山陰陸氏曰縱口之言言孔子也周流六虛夫豈特

易而已達於禮者蓋亦如此 餘未有言也賜也輒

當此語是故謂之給

慶源輔氏曰越席而對已達於禮矣故以敬恭勇不中禮曉之敬而不中禮不及也恭而不中禮過也勇而不中禮失之遠矣敬恭勇皆德也然不中禮則皆

陷於惡則人固不可不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之違禮則給使之也故復以給奪慈仁教之徇外者忘內故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

講義孔子嘗言巧言令色足恭鮮矣仁又以剛毅木訥爲近仁信乎給之能奪慈仁也慈仁人性所有是誠實之道也以言之捷給不謹故實則無有是慈仁爲給所奪矣

郝解縱言謂汎言諸事周流無不徧卽下文適中之意敬主乎內偏於敬則外無文而失之野恭見乎外偏於恭則內無實而失之給給取利外也勇而偏於

禮記詳說

卷重主

仲尼燕居

五

勇則狂悖而失之逆三者野與逆其失易見恭而給者似慈仁故獨言給奪慈仁蓋藥子貢之病

新裁上啓三子以禮爲善行之道下告以禮爲成德

之資不中禮俱從太過邊說 夫子嘗燕居適羣賢

之侍也時則縱言諸事以及於禮夫子曰吾語汝以

禮使之卽其所居之位隨其所值之時以禮而施之

而成中其節也所謂禮者何如中而已矣故敬爲美

德而所以節其敬者禮也敬不中禮則事內而略外

樸野之弊不免矣恭爲美德而所以節其恭者禮也

恭不中禮則飾外而遺內便給之弊不免矣勇爲美

德而所稱大勇於天下者恃此禮以節之也勇而不中禮則恃乎血氣之勇而其弊將至於悖逆矣夫是三者固各有其弊矣而其所尤甚者則惟給焉蓋仁者慈愛之謂而足恭便佞之人曲意徇物似慈仁而實非慈仁豈不奪慈仁乎此尤宜深戒也
說約舉三不中禮之弊正見恭敬勇三者皆美德一無禮則各有其弊可見禮為眾美之全欲周流無不徧合禮何適哉 慈以愛言仁以德言情意藹然有類於慈而反亂乎慈言語有條鑿鑿有德之言有類於仁而反亂乎仁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木

心典此冊專言禮為物身之本後即兼言禮樂政事總以明禮之周流無不徧耳雖各節意不相貫卻一時問答事 此啓羣賢以學禮而因以見當學之意按縱言汎說至於禮方說到禮居女三人者猶言女三人坐也處處皆用禮故周流無不徧越席超越意給謂便捷行禮圓熟以容貌為主而帶有言不可直認作言說與恭字不貼 一說給足也即足恭意新裁三不中禮俱主過說輔氏分過不及似優敬若作過則野須以僭踰講方合作不及乃是內敬而外模略宜辨

子曰師而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陳注能食不能教亦爲不及故子貢并以中爲問

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眾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與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 禮乎禮唯有禮也

孔疏以上經子貢辨而捷給不中於禮故此經因明不中禮之人亦言子張之過子貢不及子產之恩惠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七

不能教也 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者言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愛而不能教言子產若眾人之母但能恩慈食之不能嚴厲教之
程子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於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嚴陵方氏曰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惠而已是能食之

也然不知爲政是不能教也故曰猶眾人之母

石林葉氏曰過與不及皆非中道而孔子不得中道

而與之則琴張之狂狷或進之也食而不教亦非善

政而孔子不得君子而與之則子產之惠亦可也

馬氏曰中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而已

故曰夫禮所以制中

廬陵胡氏曰制猶裁也子曰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

之

臨川吳氏曰卜商雖不在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

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有餘者

禮記詳說

卷三

仲尼燕居

八

爲過不足者爲不及師商二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

一人而有過亦有不及故因言師商之過不及而并

言之中者無過不及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

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爲無過不及之中而夫

子答以禮也蓋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

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禮平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

爲答辭也

郝解外貌堂堂惻怛慈愛之意少所謂過也子貢不

及所謂敬而不中失之野也子產一於慈仁如秉輿

濟人婦人之仁故曰眾人之母能食而不能教亦不

及者也子貢因問中道夫子教以禮乎禮猶云節之

以禮也慈仁不失於姑息恭不失於給敬不失於野

無過不及之弊所以制中也給奪慈仁以下再云子

曰者少閒更言猶書詰屢云王若曰也

新裁上是慨中道之難下示以用中之要師商以爲

學言子產以爲政言但師商二人一過一不及子產

一人有過有不及既曰禮乎再曰禮者甚決之辭以

見制中惟有禮也 禮制中重變化氣質上看爲學

者之氣質不變則過不及矣爲政者之氣質不變則

柔而不剛矣禮制之則漸漸變化歸於中來 夫子

禮記詳說

卷三

仲尼燕居

九

示三子以制中之道也曰師爾過而商其不及矣乎

子產能食而母道有餘不能教而父道不足則天下

之善學善政者寡矣子貢越席對曰爲此過不及之

中者必有道也夫子曰天下之學與政合禮則適中

不合禮則失中爲此中者其惟禮乎吾知學而非禮

孰與裁意見之偏而歸之道政而非禮孰爲去姑息

之弊而振其弊是爲此中者信有待於禮也何也禮

有當然不易之則高明者抑之局隘者擴之撫恤太

過而令民無紀者嚴而節之裁制事物使無過不及

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者也禮乃制中之具如此此

爲是中者必有待於禮矣師商子產能習於禮自足以救其過與不及之偏矣

纂訂能食不能教亦爲不及子貢因問何以得爲無過不及之中此爲字甚著力不可忽過先云禮乎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辭一云皆甚決之辭不可作先疑後決禮所以制中此句原其故

按過不及論語以所學言此處照下禮字爲切舊說以敏鈍分未切方說師商即接子產似不倫以學政分貼較明制中作裁制得中說繳上學政二意或言禮有定制是中於制字欠明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十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陳注前言禮釋回增美質此言領惡全好大意相類仁昭穆謂祭時則羣昭羣穆成在也饋奠喪奠也非吉祭鄉射鄉飲酒皆行之於鄉故曰仁鄉黨人而不仁如禮何此五者之禮皆發於本心之仁也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爲敵

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靡欣浹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所以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之禮無所往而不爲仁也

鄭注領猶治也好善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十一

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孔疏此一節明子游問禮夫子爲說禮之事領治也好善也與是語辭子游問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子曰然然猶如是夫子答以禮之爲意如是領惡全善也然則何如者子游既聞夫子稱治惡全好之事更問夫子治惡全好之事如何仁謂仁恩相存念也郊社之祭所以存念鬼神也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所以存念死喪此以上皆是存留死事之善者善事既全則惡事除去也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也禮鄉黨中有鄉射有鄉飲酒

者存鄉黨故也然射在鄉上者欲明鄉射與鄉飲酒別也此仁鄉黨及下仁賓客皆是存望之善者也

注稱此者解經郊社仁鬼神之義鬼神謂人之鬼神故以后稷句龍言之此鬼神與昭穆死喪相類故知非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也

嚴陵方氏曰子游固知領惡全好在乎禮矣然未知所以謂之禮者果安在哉故問鬼爲陰神爲陽天地主乎陰陽故郊社言仁鬼神自禘而下皆言禮而特於郊社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言之死喪死言其事喪言其禮也射以賓賢能鄉以序長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主

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也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賓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也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眾寡之序也馬氏曰郊社禘嘗饋奠之禮所以全好於其幽者也射鄉食饗之禮所以全好於其明者也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郊社外之祭也所以仁鬼神嘗禘內之祭也所以仁昭穆嘗禘可以言鬼神而郊社不可以言昭穆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敬故於禘嘗言昭穆饋奠之禮始死者之奠也始

死而致祭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習射尚

功所以使之爭習鄉尚齒所以使之讓有所爭則壯者有以勵有所讓則頌白不負戴而車徒避老者此鄉射之禮所以待鄉黨者盡矣故曰射鄉所以仁鄉黨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食饗所以待賓客者盡矣然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不及冠昏者蓋冠昏在我之事在我則不可推恩及之是以不言

延平周氏曰君子之所以事天地者尊之也以其尊之故主乎義焉而其所以事宗廟者親之也以其親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主

之故主乎仁焉雖然莫非仁也施之於神則仁於幽施之於人則仁於明和解領提去也惡提而去之則純乎善矣猶所謂釋同增美也約之以禮則已克禮復而爲仁凡視聽言動之勿非者皆禮而郊社嘗禘五者爲禮之大凡視聽言動之復於禮者皆仁也而鬼神昭穆五者爲仁之大禮者仁之匡廓仁者禮之精神周浹於其間者也天地百祀曰鬼神祖考子姓曰昭穆饋奠喪奠也始死以生事之故曰饋饋而不食故曰奠新裁嘗禘等句應禮仁就心言應領惡全好仁人心

也注中禮皆發於本心之仁是說禮以仁鬼神等源頭處今多用此講與領惡全好意自不相應矣必如應氏周流暢達意方是外郊社禮行而報本反始之仁心達於鬼神矣餘倣此是皆禮文外見而吾心之仁周流暢達而無不仁之雜也禮之領惡全好也如此領惡全好之禮乃是克己復禮之禮本心固有之天理而郊社等禮乃本心發出天理之節所以能領心之惡而全其好領惡非克己而何全好非復禮而何子貢聞言而退言游進而問曰天下之道善與惡而已禮以制中則是禮也其殆領惡而全好者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四

與夫子曰然蓋禮以領其過不及之惡而全於中正之好也子欲知禮蓋於幽明之間觀之彼有是仁心存於中而後有是禮文見於外則禮行而後心斯達也故燔柴而郊瘞埋而社則尊天親地之仁心不達於鬼神矣乎鬼神仁是有以領忘始之惡而全反始之好矣嘗而各祭禘而合祭則追養繼孝之仁心不達於昭穆矣乎昭穆仁是有以領背本之惡而全報本之好矣饋以食奠以酒施於死喪者也此禮行而哀痛惻怛之仁昭然於饋奠之際矣不有以領忘死之惡而全哀死之好乎射以觀德鄉飲以序齒施於

鄉黨者也此禮行而禮賢敬長之仁藹然於鄉射之時矣不有以領侵陵之惡而全敦睦之好矣乎食以養陰饗以養陽施於賓客者也此禮行而尊賓敬客之仁顯然於食饗之際矣不有以領相襲之惡而全相敬之好矣乎此禮之周流無不徧者也

說約此承以禮制中言之也領惡全好只在禮以制中上見出惡即過不及好即中禮以制中其領去此惡而完全此好之道乎然則何如問所謂禮者安在也夫子告以五者之禮皆發於本心之仁仁字要體貼如鬼神昭穆死喪乃吾心所欲報者鄉黨賓客乃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五

吾心所欲接者所謂仁也可見禮非專事煩文無窮節目卻是渾然是一箇仁惟其行之而隨在暢恰則吾心大中之禮毫無虧損惡領而好自全矣逐句要見領惡全好意如郊社以仁鬼神則領背本之惡而全報本之好之類義即禮也昭穆祖宗之昭穆饋以食奠以酒所以祭始絕之死既殮之喪者仁死喪即哀戚之心也仁鄉黨即敦睦之心也仁賓客即尊敬之心也

纂訂仁為好不仁為惡有禮以將其仁即全好也而領惡在其中矣正禮之領惡全好處不必另討一

云領惡全好之問雖是因制中來然未可便以過不及爲惡如師商子產之類豈可以惡字加之好惡還當泛說又一云然則何如只是問禮安在若所以領惡全好處則固已知之矣夫子亦只是歷言禮是如此領惡全好言外補之不可以仁鬼神等卽作領惡全好之實俱有理宜知

按舊說好惡作去聲讀不可用好卽善好惡卽善惡是死字領是管束之意能管束住則惡去矣 仁鬼神謂心之仁達於鬼神仁字深看爲是注說只作存念太淺下四仁字做此 仁自屬好仁心周流好之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七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陳注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鄭注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

孔疏前經明郊社等之禮各有所由故此經更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

功之事 郊社所以祭天地嘗禘所以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若能明之得理則治國之諸事其如指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張子曰知禘嘗之禮郊社之義治國如置諸掌經不正則於此必致疑不知所以爲大若虛器然苟能體經自然皆知是實學若觀於鄉必親行之乃知王道之易以爲實

嚴陵方氏曰郊社嘗禘莫非道也苟明乎道矣則治國之理灼然可見如指諸掌豈爲過哉

馬氏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於其中嘗禘所以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七

事宗廟而禮陳於其外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不諸掌乎

郝解孝敬之極通於四海故曰治國如指掌

新裁上言諸禮而此獨言郊社嘗禘者特舉其尤重者以見其切於治人也明字本仁鬼神仁昭穆說來有行字在內治國處體西銘理一意講與中庸理無不明誠無不格之旨稍異蓋天地父母與吾民物總是一體而分其分雖殊其理則一明得仁鬼神昭穆的理而盡其仁以事之則自能以乾坤爲度內父母爲王道矣 重明字心明得纔身行得不明得義理

的眞處烏能行得以推到治上去可見仁孝的工夫必根於明誠而明善又誠身之本夫郊社以仁鬼神其爲義莫大焉嘗禘以仁昭穆其爲禮莫大焉斯固可通於治者苟能於此郊社之義知其發於吾心之仁也而事天地如事父母於此嘗禘之禮知其發於吾心之仁也而事父母如事天地則必能由父母而推之以廣錫類之恩由天地而推之以擴參贊之烈於民則見以爲吾同胞也於物則見以爲吾同與也推此心以仁之愛之自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治國不如指諸掌之易乎由此觀之可見能治國之好賴

禮記詳說

卷重主

仲尼燕居

末

此以全不能治國之惡賴此以領矣禮非領惡而全好者與

纂訂夫子既以五者之禮答子游而此但言郊社嘗禘者蓋舉其二則三者在其中明字在祭祀外看一說郊社嘗禘其禮至大其義亦至深此而能明則無不明矣連下以之得其字面通承明乎一字統會看來比舊說較直捷貫串

按治國處照上仁字爲切不必兼理明物格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

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陳注三族父子孫也上文言郊社以下五者此又言居處以下五事皆所以明禮之無乎不在也

鄭注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

孔疏云三族父子孫也者族屬也從已而言父子孫與已最近惟父子孫耳按昏禮三族之不虞鄭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與此不同者彼爲請期恐有期喪廢昏故云三族宜據期喪者故與此不同

嚴陵方氏曰居言其常居處言其暫處田以所取之

禮記詳說

卷重主

仲尼燕居

五

利言之獵以所獲之物言之室有奧阼席有上下所謂居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子兄弟夫婦婦所謂闔門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田獵有禮也故戎事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旅有禮也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何也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則曰武戎事閑然後武功成固其序也然月令言兵戎不起者對兵言之則爲事對武言之亦器而已戎事閑於無事之時

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尙功之日故於軍旅言之此小大之別也所謂閑者習也所謂三族者以易家人言之故知其爲父子兄弟夫婦父子合尊卑而爲族兄弟合長幼而爲族夫婦合內外而爲族合是三

者皆有相與禦侮之道故也鄭氏釋經與小宗伯皆以爲父子孫釋土昏禮又以爲三者之昆弟釋莊子

田獵分所取所獲欠明

者又以爲父母妻子族皆失之矣石林葉氏曰人莫不有所居凡所遇之地與所安之地皆居處也其禮義於閨門故尙齒則言長幼尙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禮義於田

禮記詳說

卷三

仲尼燕居

三

獵故習其坐作進退則言戎事獻俘執馘則曰武功至於朝廷則序爵下賢之地止於官爵序而已矣新裁此承上文而詳言爲治有禮之效五以之字虛說不可指明禮之人說長幼辨等就在居處有禮等見出禮之周流無不在也豈惟見於郊社嘗禘已哉是故居處者長幼之所聚也以之居處而有禮坐有上下立有先後焉則長者上而先幼者下而後而長幼辨矣閨門者三族之所居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而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焉則尊者慈而卑者順而三族和矣朝廷者官爵之所在也以之朝

廷有禮而位次有上下班行有先後焉則內而公卿大夫外而公侯伯子男莫不以分相守而序矣田獵所以講武也左右坐起之有節殺獲取舍之皆宜而行之有禮則攻伐擊刺之法已熟於因田習武之時矣故戎事閑也軍旅所以飾怒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而行之有禮則戰勝攻取之功必成於紀律有制之兵矣故武功成也禮之無往而不在也如此哉說約此節總是隨事而制以禮則無事不治也是故承上郊社禘嘗說來五以之是發語辭不必指明禮之人說長幼辨等只見禮隨事而寓之意非以效言

禮記詳說

卷三

仲尼燕居

三

也

纂訂是故二字緊承上來卽在治國上說觀後面治國而無禮云云自相照應可見居處謂羣居聚處在宗戚朋友鄉黨之間皆是上言治國指諸掌言易也此節則有治國之象矣

心典居處謂尋常坐立之類朝廷有禮如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司士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之類戎事閑是豫習其攻伐擊刺之節以平時言武功成則戰勝攻取矣以臨敵言

按閑作爛字看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

陳注方氏曰與爲尊者所居阼爲主者所在寢則無侵房則有方至是極而中者爲極自是衰而殺者爲棖楹以盈而有所任也檐以瞻而有所至也櫨若顧然楣若眉然如是則宮室得其度矣若魯莊公丹楹刻桷臧文仲山節藻梲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爲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爲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圍其形動以天也內方其

禮記詳說

卷百一

仲尼燕居

三

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爲鼎以象氣之所仍捨者爲鼎以象才之所任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非特此而已以兆之則有施以既之則有概而量之所象又有如此者以貫之則有耳以舉之則有鉉而鼎之所象又有如此者其音足以中黃鍾而量又有樂之象焉其亨足以享上帝而鼎又有禮之象焉易曰以制器者尙其象蓋謂是矣然其器疏以達者所以象春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廉以深之象秋閔以奄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鼎爲言者蓋量爲器之大者大者得

其象則小者從可知鼎爲器之重者重者得其象則輕

者從可知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味得其時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也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辯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

禮記詳說

卷百一

仲尼燕居

三

法於官府之類 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己復禮爲仁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凡眾之動無不得其時中之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鄭注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

孔疏前經已說明乎郊社嘗禘洽國如指物於掌中此以下明治國諸事各得其所宮室得其度者謂制度高下大小得其依禮之度數凡言得者皆得法於

禮也 象謂法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制
依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 春酸
夏苦之屬得其依禮之時 節謂樂曲之節 式載
也言所乘之車各得其所載之尊卑 天神人鬼各
得其饗食也 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 分辨論
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 體
謂容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 布政治事
各得其所施之處也 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
得其宜者合結用禮之功也錯置也眾謂萬事也以
禮加身而錯置行之於前則凡萬事動用皆得其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三

宜也

嚴陵方氏曰自宮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
各有所得焉加於身則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則以
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得其宜也所謂凡
眾者眾則不一凡則總而一之之辭也

石林葉氏曰宮室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可無所
養故量鼎與味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安故樂
安其心車安其行也自宮室而車安其行則奉身者
已備故幽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滅
性出而從辯說則不失人以至居官則不失為政之

體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舉而措之眾動無不當於
禮亦禮之達者歟

山陰陸氏曰車得其式若式商容之問之類辯說得
其黨苟非真質雖有妙斲無所施焉官得其體若宰
相不親小事之類政事得其施若上先下後之類
二句不可從

郝解宮室以下言以禮為制則各得其宜宮室得度
不僭越也量斗斛之類鼎祭饗之器象者古人成法
朱得時如春酸夏苦秋辛冬鹹之類樂得節謂以禮
則無淫聲車得式謂合六等之數鬼神得饗謂秩百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三

神之祀喪紀得哀謂五服咸宜辯說得黨謂官府庫
朝敷奏詳明各以其職官得其體謂不侵越不曠廢
政事得其施謂宜民情合土俗

新裁此承上節有禮而言上節言禮之隨地而治其
事此節言禮之隨地而善其事總是極推禮之周流
無不備也得其度等正是有禮以見禮之在於宮室
非有禮之效也宮室二句若全用注則太煩宮室只
以與昨房寢為言量只以升合為言鼎只以上下大
小為言便了味得其時春酸夏苦秋辛冬鹹是也樂
得其節即後所謂無節不作如作以規止以敬之類

注陽而不散等則樂得其節之所致也官得其體以官之職掌言政事得其施以法度之敷布言加身措勅即凡眾之動也加謂外之加於我者錯謂我之措於行者得其宜者無太過不及而得其時中之宜也要知加身措勅與上宮室等一例看得宜與上得其度等一例看 三得字皆在治道得理上看得黨謂各有黨例在官府言官府在朝庫言朝庫是辯說有禮而得其黨也官之體以官守職掌言得體是所職不紊如天地之官掌治教之典四時之官掌刑政之典是官有禮而得其體也時說以大臣得寅亮之體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五

小臣得分宜之體點之亦可政事之施以法度敷布言得施是所行不乖如典則施於國都法度施於官府之類是政事有禮而得其施也時說以政屬宏綱而曰大行不繆以事屬眾目而曰細行不失點之亦可

說約上節禮行於事之先故有禮而事治此節禮在於事之內故事之治以有禮也是故承上有禮而言猶恐上五者未盡故又析言宮室以下十事又恐十者所該未盡故又總言凡眾之動以該之得其度至得其宜與上之長幼等相應亦所以明乎禮之無不

在也

纂訂此與上文例看不言有禮二字者省文也如宮室有禮則得其度矣餘倣此 上言五者之所以仁止言吉凶嘉三禮而此推言禮之效則曰田獵軍旅見其足以兼軍禮也郊社禘嘗所以仁天地人之鬼神此又言鬼神得其饗言明郊社禘嘗推而用之羣小祀則鬼神皆饗也饋奠所以仁已死喪之親此又言喪紀得其哀饋奠止是喪禮中之一事喪紀則博言初喪以至終喪一一合禮制也前言朝廷有禮謂君相主治朝廷用人各當才德故貴賤有序此言官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五

得其體謂官屬分任一職如人身之一體者也得體者大臣寅亮小臣分宜是也得施者大行不謬細行不失是也凡眾則總而一之之辭也如下視聽得聰明之正手足得恭重之容事使得進退之度待接得揖讓之制皆是

新旨合上節皆言禮之無不在是治國指掌之實觀末節有治國字可見

心典一說加于身二句與上共作十一項平看按宮室五句以器用言鬼神五句以人事言加身二句推開說而上文亦包其中非於上文之外作平列

看也 式是法式非憑式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警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朱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末

陳注偃偃無定向之貌祖始也洽合也言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協合也

鄭注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眾倡始無以合和眾

孔疏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事有害 夫子更廣明禮事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治理言萬物之治皆由禮 譬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偃偃乎何所之適 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者此以下皆謂無禮有失也疏前經得禮之事也長幼失其別

者別即辨也 前云戎事閑也今云失其策者策謀

也若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 前云武功成也此云失其制由不成故失制也 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也 以無禮自加而錯於行事故萬事皆失所宜也 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者結失禮之惡也祖始也洽合也每事如此則爲君上失德不可爲眾人之倡始而使和合者也

嚴陵方氏曰即者取之以爲己之謂也取是事而治之以是禮故曰即事之治以譬警之相幽室之燭焉相者相步也偃偃者無所如之貌也手足在下故以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末

錯言之耳目在上故以加言之進退揖讓不可過故以制言之祖言有所繼洽言有所合經曰禮爲可繼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山陰陸氏曰耳目無所加不知所以給視聽也祖洽於眾祖謂如祖迎之祖無以祖洽猶言無以合離於眾

臨川吳氏曰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

時在無燭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別即辨也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那解即事之治言事事不遺禮禮以治事即事之治是禮此語最親切俚便無所適從貌祖始也洽合也無祖謂無統宗無洽謂不調和

新裁首二句論禮切於事就禮之成效上說言事之得其治而不亂處便是禮之所在下二句言君子隨事而治之以禮方著君子身上有事必有治分明說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幸

有事必有禮蓋以事處事即禮所在也上治字是已治了下治字是方去治治字代一理字看有其事必有其治有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意注中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協合謂使天下人皆協合於禮也夫自居處以至於眾動禮固無乎不在矣然是禮也豈遠於事而別有所謂禮哉體統之不素即經曲之所存條目之有序即節文之所寓事之得其治而不亂者即是禮也故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人倫日用之間隨其身之所處無一時非事則亦無一時而不在禮也名分等威之際隨其身之所遇無一物非事則

亦無一物而不在禮也即平事之所自來而治以事所自有之理君子之所以率先天下而協洽之者謂不由此塗出哉

說約此覆上文論禮之意以見事必資於禮也在必有其治截上言治事必本於禮下極言治事不可無禮也事之治言禮爲事所由治也此只論理如此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方著君子治國說有其事即上居處等語是禮以爲之治即上長幼辨等語是治國以下反言以足上意治國而無禮提起二譬如分知行若無禮以下正言何之何見之實事之本在身手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幸

足三句總言身之不修爲下眾事胥失張本如此總承若無禮至失其宜說末句又應轉上治國說言始於身之無禮而至眾動失宜如此則已身不正矣其身不正又何以率先天下而使之洽合於禮哉欲求治國如視掌得乎

合參無相之譬一步不可行無燭之求一物無所見按即謂就是也方氏作取字看未確則手足三句緊承上兩譬而言以之居處下則反上文言之也祖洽二字甚可疑分始和兩意注率先謂始也協合謂和也只是強爲之解方氏陸氏俱欠明恐有誤字或

祖字卽是和字以禾訛示口訛且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一

仲尼燕居

三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一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仲尼燕居

子曰慎選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馬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二

仲尼燕居

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陳注知者知其理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縣樂器之懸於筍簞者也興作也升堂而樂闋者既升堂主人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也此饗禮之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或記者略耳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故云夏籥序興言禮而必曰君子知仁使三子求節文於天

理之中也行中規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之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蓋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卽振鸞禮畢徹器則歌振鸞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禮大饗有其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則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餘五者則非饗禮所得專也 方氏曰雍禘太祖之詩也其用爲大故歌之以送客振鸞助祭之詩其用爲小故歌之以徹器而已二詩本主於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於卿飲也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二

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言天子饗神之事此言諸侯饗賓之事重輕固可知矣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 劉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禮序樂和天下之正理不外是矣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

鄭注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與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

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鸞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也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也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

孔疏以前節子游問禮孔子特爲說之自此以下孔子總爲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爲重故此節特明之 猶有九焉者言上節所說禮外猶有九事焉今爲汝說之 大饗有四焉者言九事之中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三

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賓初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賓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飲畢而樂闋是二也至工入升歌清廟是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是四也是大饗有四焉苟誠也謂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畎畝之中眾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爲君聖人已者已謂語辭言如此者是聖人也 諸侯來朝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者謂鐘磬與而動作謂金奏作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賓主及階揖讓升堂主人獻賓賓卒爵而樂闋是大饗之一也又於此之後

賓酢主君而縣興主君飲畢而樂闋是大饗之二也
鄭注所謂金再作是也 下管象武者謂升歌清廟
是大饗之三也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是大饗之四
也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之一句下文既
詳故於此略之 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次
序更遞而興於是陳列薦俎次序禮樂備具百官從
夏籥序興至此重贊揚在上之事 仁猶存也君子
見上大饗四焉知禮樂所存在也行中規至微以振
羽者是大饗四禮之外加有此五事總爲九也但以
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上此之五事折旋揖讓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四

其理淺露故別於下 行中規者謂曲行配前爲第
五 還中矩者謂方行也通前爲六也 采齊樂章
名言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謂出門迎賓之時通前
爲七也 雍詩樂章名也言客出之時歌雍以送之
通前爲八也 振羽卽振鸞詩亦樂章名也言禮畢
徹器之時歌振鸞也通前爲九也 是故君子無物
而不在禮矣者言無事不在禮萬事皆在於禮也
賓入門之後至主人飲畢而金鐘之聲再度興作金
性內明主人獻賓而金作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酢
主人而金作是賓示主人以敬情覆上縣興之文也

清廟頌文王之德故云示德也此覆說上文但前
文略而不載也 象謂武王伐紂之樂事謂王業之
大事故下管象武示王業之事也此覆釋前文下管
象武也 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
而已者言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
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

嚴陵方氏曰九禮大饗之所兼有然此止言有四何
也蓋四者之禮饗之大者然後有之苟知此矣雖在
呾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者蓋知此則知禮樂之情者
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雖在呾畝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五

中人之所事必以聖人事之也兩君相見其禮所以
爲大者若以饗禮養老之饗與春饗孤子之饗則其
禮爲小故也亦見大饗不問卜解揖讓而入門者接
之以禮也入門而縣興者接之以樂也縣謂軒縣也
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卽郊特牲所謂卒爵而
樂闋是也蓋升堂所以受爵也卒爵則升堂可知其
言亦互相備也象卽詩所謂象舞也武卽詩所謂大
武也並見明堂位解夏卽明堂位所謂大夏也以文
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此止言籥者主律言之故
也後言升歌清廟而此不言者以升堂見之故也此

言夏籥序興而後不言者以管象見之故也蓋升堂則升歌可知管象以示事夏籥亦以示事而已且象武者又武之樂夏籥者夏禹之樂先時王之樂而後及於先王之樂則自近以及遠不失其序故特曰序興也俎以薦牲體於上故謂之薦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以見其有加而無已有隆而無殺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非謂是歟行中規者謂趨前而行也還中矩者謂轉後而還也趨前則疾疾或失於不曲故欲中規中規則圓而曲矣轉後則緩緩或失於不直故欲中矩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六

中矩則方而直矣與王藻言周旋中規折還中矩文雖同而意則異焉且行有動意圖者動故中規還有止意方者止故中矩也和鸞中采齊言聲之所中如此並見王藻解主人肅客客出以雍則客之出也猶歌以雍焉且見客之能雍非特於來時而已振鸞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數徹以振羽則於器之徹也猶歌以振羽焉且見主之無數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且雍禘大祖之詩也其用爲大故歌之以送客焉振鸞助祭之詩也其用爲小故歌之以徹器而已此重經之別也二詩本以禘大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

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焉此所以不同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與禮器言金次之見情同義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與明堂位所言同義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夫始相見彼此之情慮難以通故金作於入門之時以示之示其情矣又不可不將之以德故升歌清廟以示之示其德矣又不可不輔之以事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七

故下而管象以示之若是則目擊而道存聲不容而默喻矣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所謂九禮者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餘同王肅王肅說與延平周氏曰揖讓而入門則復揖讓而升堂入門而縣興則升堂而樂闋何也禮本人之所強故以進爲文而樂本人之所樂故以反爲文也樂既闋矣則堂下奏象與武象與武既奏矣則執夏執籥而舞者皆以序興備兮之詩先言方將萬舞次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其序與此同意如此而后君子知仁者孔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禮樂之所以爲禮樂者以其仁也今兩君相見以禮樂爲主則又將沿禮樂以知仁也金主義而兩君相見其情亦主乎義故入門而金作示禮也升歌清廟示其德之能秉於天子也故詩謂秉文之德下而管象示其事之可致於禎祥也故詩謂維周之禎古之君子所以不必親相與言而其意自傳者以禮樂相示而已

長樂陳氏曰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文王爲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八

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可謂清廟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又樂書曰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讓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讓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闕樂也下管象武夏箏序興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禮見於揖讓而爲仁之容樂見於興闕而爲仁之聲大饗所以仁賓客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苟明乎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儀也和鸞中采齊客出

以雍徹以振羽則饗禮之末節也然則諸侯相見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耶曰諸侯具王者之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事之樂傳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書曰羽畎夏翟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爲翟矣翟雉五色備爲夏言夏箏序興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也以夏箏爲羽籥之文舞則武爲干戚之武舞矣先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金華應氏曰聖人與學者閒燕之時從容講論俾以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九

禮周流固欲期於有用也顧出處難必於我用世亦誠未易姑處畎畝之中聽其用舍然苟知此禮而從事焉則亦可進於聖人之域矣此篇言仁者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辨給而或傷於仁也告言游曰郊社之禮者所以爲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爲仁也各因其病而藥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人益深而不專以虛文爲禮矣臨川吳氏曰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序也百官謂

執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於斯時也見其藹然親厚相愛之心故曰知仁焉

新裁此亦夫子詳推禮周流無不徧之意聖人已截是舉饗禮專行四節諸禮通行五節合爲九節之禮以飲羣賢之學禮知仁焉以上舉饗禮專行四節可以觀仁在禮矣以上舉諸禮通行五節見其備禮但諸禮通行亦在饗禮中見出入門以下又在九節中抽出三大節舉禮樂所示之義見其當學衰云知者知其禮樂之和序也習者習其禮樂之威儀節奏也聖人字只以和序字發揮舉燕禮而言樂者饗禮中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十

用樂也知仁者於樂聞知相愛之仁於升歌知讓德之仁於管象知成事之仁在禮謂規矩之中采齊之中則行步登車在於禮矣雍詩之徹振羽之歌則送客徹器在於禮矣禮之周流無不徧夫子固爲三子詳言之矣然猶以爲未盡也故呼三子而告之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大饗之九節焉此九者之中爲大饗之所專行者有四焉此皆聖人之道可以行於廟堂之上亦可以習於畎畝之中特患未能知而事之耳苟能因文以究其情真知其發於本心之天理則不必廟堂之從容損介之周旋雖畎

畝之中相與習其恭敬之度則身可爲度聲可爲律

聖人中正和平之妙亦自此可進矣三子可不勉哉試以大饗之禮言之當兩君相朝也而大饗舉矣於是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焉及揖讓而升堂則主之獻賓也賓卒爵而樂闋一節也賓之酢主也主卒爵而樂闋二節也工入升堂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而與羽籥更迭而作四節也由是主人薦其俎豆而禮物備矣序其禮樂而儀則明矣備其百官而眾職舉矣夫大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心發於中斯禮文見於外觀四節之禮如此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十一

見君子仁賓客之心矣不惟此也行步中規之圖五節也還步中規之方六節也出門迎賓時和鸞之聲與采齊之樂相應七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八節也禮畢而徹歌振鸞之詩九節也行禮如此可見君子無有事物而不通行此禮也然是禮也豈無義以示之哉蓋金之爲聲至和也入門而作之正以示賓尊主主讓賓一於和而不離示情相接也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也升堂而歌之正以示賓以義接主主以禮接賓一於敬而不流示德相讓也象武之曲述武王之事也以管吹之正以示賓謹其進退之節

主厚其飲食之養而共成此禮事也惟其如此是故古昔兩君之相見不必諄諄焉親相與之言而後可以見其情德與事也但以禮樂之道而相示則醴醴而爲賓主之情含藏而爲賓主之德修舉而爲賓主之事者皆昭然而可見矣此固禮樂所存之深意也三子可不致力於斯哉

纂訂此舉食饗仁賓客之一端結上文禮以全仁而重勉三子以知禮也 下管象武之上注云缺升歌清廟一句一云升堂樂闋中卽有清廟在內何必補出極當君子知仁蓋仁乃禮之本也常說於樂闋知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主

相愛之仁於升歌知讓德之仁於管象知成事之仁不如渾渾發意起綴處以樂闋升歌管象叫明爲妙三君子皆指兩君說一云此君子是觀禮者勿從此節九四分析就注疏而論鄭孔皇虛其說各別况後之人何所依據乎分析既無依據能何亦復不協此等經文只合闕疑未可臆斷訓詁家相沿已久前解本於鄭孔姑存之一云行中規三句不過形容其行其還其和鸞之曲中耳如何分得五節六節七節殊有理也

心典大饗者諸侯相朝既朝而饗之比之饗大夫禮

爲大也知字重看直把天理源頭見得明徹此就是和序極至工夫下仁禮俱含在內事之躬行實踐也揖讓縣興雖不在九者之內亦爲升堂行禮設陳其三句亦不在九者之列然是饗禮故并及之三箇君子不同前君子觀禮之君子後二君子皆指諸侯仁者賓主親厚之意敬業云仁乃行禮中藹然之意舉仁以見禮也雍詩言諸侯和敬以事天子振羽詩言客之永終譽歌此皆相期之意也示情等有隱然示人之意非彼此相示也亦不可專就饗禮賓主說示德者欲賓主修德蕩滌邪穢而造於盛德之地也示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主

事者欲賓主建功立業藩屏王室修明政刑不至怠敖般樂無所事事也 一說禮有九大饗有四只形容大饗之禮之大不可不知說者乃將揖讓入門以下分作九節謂此中大饗有四似覺拘泥且行中規三句不過形容其行其還其和鸞之曲中耳如何分得一節二節三節又一說猶有九焉揖讓而入門九句是也大饗所專者有四謂入門縣興升堂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凡四也行中規五句又於九者中言其步趨迎送之節以見無物非禮之意又一說知仁在禮兩段通只就大饗說專行通行意在言外見

不可以無物物字作他事言前面猶有九焉一句是主大饗有四一句帶言之耳故不得以專行與通行分對歷載三說亦不甚大謬然皆背注存之以備參可也

按此節諸說不一反覆折衷終屬可疑似只以大饗有四爲主而其餘五者未及行中規以下分貼誠爲未妥今姑依注爲解 知此之知兼九與四言事謂習聖人虛說指聖人之道非指其人揖讓而升堂內有歌清廟一節可意會夏簫序與與象武相次而作此不在四節中可疑仁以正理言固正大以主賓謂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古

然之情言更切君子知仁以觀禮之君子言君子無物不在禮以行禮之君子言示情示德示事又是從前四節中推一層意時講以仁字綰合只是串插說來可不必末君子亦以行禮者言相示即示情示德示事泛言之不作主賓相示覺活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陳注樂記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言禮者理也樂者節也蓋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雖和而不流君子無禮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

作防其流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之用和爲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素謂質樸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

鄭注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古

孔疏以前節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節申明禮樂之義理謂道理言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也 節制也言樂者使萬物得其節制 古之君子若無禮之道理不安與動無樂之節制不敢興作 不能詩於禮謬者以詩能通達情意得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繆言行禮必須詩 不能樂於禮素者素謂質素以樂能有音聲綴兆干戚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 薄於德於禮虛者言內心厚於其德則外充實若內心淺薄於德則於外禮空虛言行禮必須德言此節雖禮樂並陳德是百

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爲善也 引王制者明上從天子下至國之俊選皆須禮樂而成證經之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云皆知諸侯之禮樂者以前經大饗是兩君相見諸侯禮樂之事此經申說前經云君子無理不動故知尊卑皆是諸侯之禮樂

長樂陳氏曰禮繁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其

情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興於詩者未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繆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爲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金華應氏曰禮非樂以發越則如采色之素而無節樂非禮爲之質餘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

嚴陵方氏曰惟君子能樂循理故無理不動惟君子

能不踰節故無節不作理以道言也故曰動節以事言也故曰作

馬氏曰詩禮有相通之理不能詩則不知禮之意故於禮繆樂者禮之華禮者樂之實不能樂則不能成禮之文故於禮素樂者得於中所謂文也得於中者薄則其發於外者有時而涸矣故於禮虛薄於德句欠明

慶源輔氏曰動則爲禮作則爲樂禮緣人情故通於詩有其序故成於樂發於心故根於德

邢解無禮則無分辨故禮所以爲理也無樂則不和暢故樂所以爲節也節和均也無理不動動必順理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七

無節不作作必應節詩本和平美刺可觀禮之理也不與詩而求立禮所執必差而爲繆樂本充盈美善兼盡禮之節也行禮不和以樂過於嚴恪而爲素中和德也德主忠信禮之實也用禮不厚於德外爲浮華而失之虛

新裁上是君子體禮樂之道下是盡禮之理也君子之無理不動者必會詩樂德之妙而時出之方是無理不動詩禮中通達之理也不能詩失其通達之理故於禮繆樂禮中文采之理也德禮中落實之理也時說下作行禮之資恐與上段血脈不貫 今夫人

知禮樂之名而不知禮樂之道誠以禮也者其在於理乎禮主於序其中有自然之理乃序所從出者故行是禮惟在得其條理則序益明而不亂矣樂也者其在於節乎樂主於和其中有自然之節乃和所由善者故作是樂惟在得其節制則和斯善而不流矣夫禮以理名君子將動於禮必本理之在吾身者出之順理推行其儀不至差忒苟無理密弗動焉防其亂也樂以節名君子將作乎樂必本節之在吾心者出之制用有節情不溺於沈湎苟無節密弗作焉防其流也君子體禮樂之道如此所謂無理不動者其

禮記詳說

卷三

仲尼燕居

大

理何在乎彼詩本人情該物理所以達此禮者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所以文此禮者德本於忠信行於義理所以實此禮者故動必以詩而通也不能詩則無以盡乎人情物理之詳是非淆惑不能通禮之意必有例行而逆施者於禮不亦繆乎動必以樂而和也不能樂則無以備聲容文采之盛直情徑行不能成禮之文必有樸野而不華者於禮不亦素乎動必以德而實也薄於德則無以為敦厚崇禮之基徒事儀文失禮之實必有不能擴充而推致者於禮不亦虛乎此禮之理而君子非此弗動者也即無節不作

之理也

說約禮樂二句泛言禮樂之道未著人說理也節也見禮只是箇理樂只是箇節若說禮得其理樂得其節便看理節在禮樂外了不知理節即是禮樂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亦只是無時無處不體驗此理節亦非不輕用禮樂之謂此篇通主禮說故下文只說於禮繆於禮素於禮虛曰繆曰素曰虛則不得其理即不得為禮

按首二句就禮樂說君子二句方著力在君子身上說不能詩三句於上文頗參錯是歸重禮上而推行

禮記詳說

卷三

仲尼燕居

十九

其意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與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陳注文謂文章之熟設者苟非其人則禮不虛道是以行之在人也子貢之意謂變以樂稱而不言其知禮其不通於禮乎窮不通也夫子再言古之人亦微示不可貶之意言變以偏於知樂是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耳然而畢竟是古之賢者也故又終之以古之人也

之言然則禮樂之道學者能知其相爲用之原則無素與偏之失矣

鄭注文爲文章所爲 見其不達於禮 素與偏俱不備耳夔達於樂傳世名此賢人也非不能非所謂窮

孔疏前節明禮爲諸事之本此節明行禮在人 制度在禮者言國家尊卑上下制度存在於禮 文爲在禮者人之文章所爲亦在於禮言禮爲制度文章之本行之其在人乎者言能行其禮全在人乎謂人能行禮也 子貢至人也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三

子貢唯聞夔之善樂不聞夔之達禮意謂夔身全不解禮故越席而對夫子云敢問此夔於禮其窮困與 子曰古之人與者言今人解樂則全不知禮夔是古之人與但不曉達於禮耳非全不知也 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者古與今異古之人也明達於禮而不甚明達於樂者但謂之樸素不備具耳不得稱於樂爲窮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者言古之人但明達於樂而不甚明達於禮者謂之偏半而不備耳非是於禮爲窮 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言夔禮樂兼有但樂優

於禮故特通達於樂不甚通達於禮是以傳於此賢名流於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更重美夔云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別也若今人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則全不知禮也 素與偏俱不備耳者言素之與偏俱是不具非是全不知也故稱耳以結之云非不能非所謂窮者言夔非是不能行禮但不特通達非謂全不知於禮爲困窮也故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而皇氏以達爲掌言夔掌樂不掌禮達訓爲掌於義無文又與鄭注意乖其義非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三

嚴陵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其言正與此合 有所屈之謂窮無所蔽之謂達前經所謂不能樂於禮素者不達樂也樂記所謂禮粗則偏者不達禮也傳此名者傳樂名也若倉頡之於書后稷之於稼 馬氏曰制度者文爲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爲也制度文爲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古之人與疑之之辭也古之人也審之之辭也樂以禮爲實禮以樂爲華素者質而無文之辭也禮者體也一禮不

備謂之不成人偏者有所未備之辭也傳於此名以言其聞望施於後世也夔謂之偏可也謂之窮不可也言傳於此名者而卒之以古之人者亦以其世之遠而疑其傳之者妄也

山陰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爲節不豐不殺是也文爲在禮凡以爲文不華不俚是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素與偏者知其數而不知其義之謂也若周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六鄉之民莫非達乎禮樂之義者也而况虞舜之庭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三

有不達乎其義者哉故曰古之人也言四代之臣無素與偏者適以其官傳名後世而不達乎其職外之所能其可謂之窮乎 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爲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於冒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和亦不過如此

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石林葉氏曰禮以致中樂以致和中則無所偏倚和則不執一也素止於一色故達禮而不達樂則爲素偏而不中故達樂而不達禮則爲偏舜之命夔典樂非謂其不達禮命伯夷典禮非謂其不達樂蓋人之於道術各致其一而精者則有矣故舜之命官因其精而任之也謂夔不達於禮而爲窮則伯夷亦不達於樂矣爲舜之臣止於九官必皆達於此而窮於彼亦何以勝任乎傳曰知樂則幾於禮禮樂之情其相通如此而謂達於此而窮於彼固非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三

慶源輔氏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達如君子上達之達謂窮盡其義而無不至也 郝解禮者制度文爲也而行之存乎其人夔人名舜典樂之官窮不達也言但達樂不達禮古之人與古之人也者審稱之辭猶論語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傳於此名謂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再言古之人言不可輕議也

新裁此承上文薄於德於禮虛而言見行禮貴有德之人也在人乎截上言數寓於禮而質存於人下是

子貢疑變非行禮之人制度者文爲之體是禮之器
文爲者制度之用是禮之文皆禮之所有者故曰在
禮素者直情徑行而無從容委曲之意偏者得此遺
彼而無備道全美之實聖人始終許變爲古人益見
禮必待人而行也 然禮寓於制度而制度不能以
自舉禮寓於文爲而文爲不能以自著若夫用此制
度用此文爲其在忠信之人乎子貢曰禮以人行如
此然則變但以樂稱其不通於禮乎夫子曰變之爲
人也其殆古之賢人與蓋膺帝命而時亮天工教習
子而羣后交讓信乎古之賢人也蓋禮樂非二道和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五

序無二理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有戾於和平之
懿故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有歉於中正之
理故謂之偏變賢人也夫豈不達於禮者哉惟當時
專典樂之官故但傳達樂之名而莫知其達禮與否
也若使當時命爲禮官安知不達於禮耶信乎知樂
者必幾於禮變也畢竟爲古之賢人也豈可徒泥其
名而遂非其人哉然則學禮樂者達其交相爲用之
原則無偏素之失矣

說約禮樂無二道知樂便幾於禮古之人二句再言
以示不可貶也此處且渾下方原變爲不知禮之故

以辨其不可貶也蓋禮樂一道素者徑情直遂而不
能文此禮也偏者流蕩不正而不能節此樂也若變
之賢豈有達樂而不達禮者哉第變當時爲典樂之
官專守一職故但傳此達樂之名於後世安可因此
名之傳而顧忽之哉然畢竟爲古和序兼該之君子
也是變亦行禮之人也 此新說亦可用

纂訂此夫子重思行禮之人也首二句發上節末句
未盡之意子貢之問又從不能樂於禮素生來夫子
答之未嘗以窮字爲非但只教子貢不可因其言而
貶其人也 古之人禮樂出於一今之人禮樂分爲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五

二謂之素偏是泛言下方透出變來達字生於窮字
合參觀書伯夷典禮賞讓於變命變典樂主教胄子
則其兼達禮可知

按鄭注文章所爲則文非虛文乃見於事爲之閒而
有文可觀也如升降上下之類皆有所爲而其文章
可觀故曰文爲 變不達於禮要善看變典樂故謂
達於樂未嘗典禮故謂不達於禮傳此名卽不達禮
之名其實變未嘗不達禮也 皇氏以不達於禮爲
不掌禮可玩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

之而已

陳注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政事也

鄭注言禮樂足以爲政也錯猶施行也

孔疏舉而錯之而已者錯行也言爲政之道明於禮樂興舉而錯行之言爲政在此而已

嚴陵方氏曰舉錯與樂記所言同義蓋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也夫禮足以正人之身於外樂足以正人之心於內政者正也子張問政孔子以是答之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美

石林葉氏曰莫非政也舉禮樂以錯諸彼爲政之大者也然事有緩急而所施有先後故門人問政者眾矣皆不及於禮樂答子張以及此豈因其爲色莊者乎

新裁子張問政蓋疑爲政不在禮樂意師乎前語女以禮樂卽語女以政矣道在知而行是獨契和序之源而實體於躬行之際者君子誠能明此禮樂之道而先正乎已於是舉此禮樂措之於政事以正人之不正卽是爲政之道豈必別求所謂政哉要旨云下文言履行樂卽此禮樂力此二者卽明於禮樂之意

舉而錯之卽南面而立以下意此說得明備錄之

說約前吾語女如禮無不徧仁無不達治國如視掌欸畎具乎聖人以至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何莫非禮樂何莫非爲政之道誠能獨契禮樂之源而實本於躬行所以安上治民卽在此而已者無他也

心典前吾語女指前所言之禮樂君子卽南面之君子禮樂含下言而履行而樂之意明者由文達情因器識道之意非徒知之也含行在內禮樂重和序說纂訂不當以和序字換禮樂禮樂與政相通處不宜透發只在本文而已及注中惟字上發揮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美

按前字似可作呼之來前講而舊無此說 禮樂貼和序近實而講者或欲留下履之樂之地步只作虛說看來和序二字可入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陳注筵席也綴兆舞者之行列也萬物服體謂萬事皆從其理

鄭注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也

孔疏言而履之禮也者言爲禮之體不在於几筵升降酬酢乃謂之禮但在乎出言履踐行之謂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者言樂不在於羽籥鐘鼓乃謂之樂但在乎身之行天下愛樂謂之樂也力謂勉力也言君子勉力勤行此二者禮樂之事則天下太平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而皆來爲瑞應也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五方瑞應之長也

嚴陵方氏曰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天

云鐘鼓云乎哉故此以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爲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爲樂也言而履之所謂踐言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又有其位焉固有所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不承事則太平之效也石林葉氏曰禮之數可陳也其義則言而履之也樂之文可設也其實則行而樂之也子張能莊而不能同言行未必與禮樂稱也孔子所以及此若夫履其

禮而達所履於天下行其樂而達所樂於天下則功

成治定之時也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太平

延平周氏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履德之基蓋言禮則以其所履者爲主孟子曰樂者樂斯二者樂則惡可已蓋言樂則以其所樂者爲主

新裁在樂也截上是告以禮樂之實而以鋪筵二段發其端卽上所謂明禮樂之道也下則告以禮樂之效而以諸侯三句明其事卽上所謂舉而指之也言行指好邊說本諸身是禮樂之本重履樂二字力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仲尼燕居

天

重者卽必要履中正樂和平之意以南面而立以字正見舉而指之非徒居尊位已也太平不必泛講只把禮樂意發揮諸侯三句正是太平之象言而履則中義理之次第是實體之禮也是言願行行願言慥慥君子之意行而樂則從容中道有不顯惟德焉恭之意力此二者是致中和的工夫說參贊化育的禮樂就本造化而節來說治民物的禮樂就本吾身和序上起方是實理子張之復問蓋疑禮樂在器數而不可施之政事故夫子探其本而推極其效曰爾以爲必鋪几筵而備禮之器升降酌獻酬酢而備

禮之文如此而後謂之禮乎而禮之所以爲政者不在是也爾以爲必行綴兆而備樂之文與羽籥作鐘鼓而備樂之器如此而後謂之樂乎而樂之所以爲政者不在是也然則何以謂之禮樂哉亦不外於吾身而已矣有所言焉而能履之躬行實踐不爲空言吾身之秩序口談之而身體之矣是所謂禮也有所行焉而能樂之從容順適無所勉強天理之自然身習之而心安之矣是所謂樂也禮樂不外於吾身如此爲政君子誠能言則必履行則必樂斷然爲之而不疑確然守之而不變力此二者以臨民運治於南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手

面之上以序召序以和召和而天下自爾太平矣所謂太平者何以見之諸侯分封於天下者也被吾禮樂之化畏服懷德而來朝矣萬物推行於天下者也順吾禮樂之感得序不亂得和不乖莫不從其理而服禮矣百官佐理乎天下者也率吾禮樂之教遵職守分莫敢不承事矣君子力此二者而致天下之太平如此正所謂舉而錯之而已者也又何必求政於禮樂之外求禮樂於吾身之外哉

說約此節樂也以上正應上禮樂君子力此二者正應舉而措之鋪几筵二段只言禮樂不在乎此以起

下本於言行之意履之樂之重着言而履之則躬行實踐無非至序行而樂之則從容順適無非至和力字最要緊有知明守固必履中正樂和平之意下舉而措之政者俱在此一字內

要訂天下太平渾說和序化成處言下三項服體二字要認物之有理猶人之有體萬事皆從其理如視聽之聰明手足之恭重便是服體承者奉順不失之意以各盡職言

合參物事也服從也體理也

按爾以爲兩段是虛設以起下言履行樂以下方是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手

正意言履行樂所包者廣故勉力於此可以南面致太平時講諸侯朝三句皆貼禮樂說可從服體二字不甚明只作從理二字看注疏作萬物屈服其體來爲瑞應甚費力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陳注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爲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爲之亦必有與阼之處蓋室之有與所以爲尊者所處堂

之有階所以爲主人之位也席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詳見曲禮車之尊位在左父之齒隨行貴賤長幼各有所立之位此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

鄭注眾之所治眾之所以治也眾之所亂眾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與昨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孔疏目巧之室則有與昨者言但用目準視巧思存意雖不由法度猶有與昨賓主之處不可不有也言布席之時不可無上下言乘車之時不可無左右行則有隨者謂少者在後相隨立則有序者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三

謂並立則有次序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

嚴陵方氏曰夫禮者眾之紀紀散而眾亂則眾之治亂繫乎禮之興廢而已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紂之臣左強誇而目巧者以此隅有與則尊者所處而別於卑階有昨則主人所歷而別於賓所謂室有與昨也席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

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爲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

石林葉氏曰萬物之在天下凡具倫理者莫不有禮惟其廢興主乎人則眾所由而治亂也故一室一席一車一行一立而幽明上下皆有所辨况貴賤長幼遠近之序天理所具有哉

延平周氏曰室之與席之上車之左行之前立之東陽也室有昨席有下車有右行有後立有西陰也陰陽之辨者古之禮也以爲義者禮從宜而起於義者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三

也

郝解目巧之室五者言事物莫不有禮目巧謂不用繩墨規矩但用力相視爲巧室隅有與尊者所居堂階有昨主人所歷席有上下如東鄉西鄉以南爲上南鄉北鄉以東爲上之類車有左右謂尊者居左勇士居右五者猶上文卽事之治爲禮之意

新裁首二句作一串講目巧至義也是說古人制禮之義不可作禮與眾治之實夫禮眾之紀也禮而興乎民志定於上下之辨人情齊於軌物之彰眾其從以治矣否則紀散而眾亂非眾之自亂也禮廢亂

之也眾之治亂由禮之興廢如此而所謂禮者何如目巧之室雖無規矩準繩也而必設輿於室設阼於堂不以苟簡而廢禮焉至於席之制也上下異其位車之制也左右別其分以言乎行則制爲隨行之禮以言乎立則制爲序立之禮夫古人之制爲是禮也豈無其義哉亦以輿以居尊阼以居主上下以正名分左右以辨等威隨行以辨長幼序立以明爵齒此皆古之聖人防範人情綱維世變合其事物之宜而不得不然者非古之義乎

說約禮卽下輿阼等衆以人言卽上下貴賤男女長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三

幼等目巧云云舉日用最切者以見禮不可一事舍說箇義字尚未說到興廢治亂上到下節方見禮興衆治以禮中有義能治衆也

按此節專言禮禮興而人治禮廢而人亂必然之理也目巧以下禮興也下節禮廢也目巧之室陳注以苟簡取意予謂縱目力至巧之人以之爲室則亦必有輿阼言不離規矩也備一說義在禮中非別有義

室而無輿阼則亂於室室也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而無左右則亂於位也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

序則亂於位也言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陳注此言禮之爲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爲政者可舍之而他求乎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疏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石梁王氏曰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

鄭注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孔疏室而無輿阼則亂於室室也上言得禮則治自

禮記詳說

卷五

仲尼燕居

三

此以下言失禮則亂故準上文由從也塗道也道謂禮樂言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使貴賤長幼遠近男女殊別外內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禮樂塗道出其此事也

嚴陵方氏曰踰越皆過也發矇者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新裁亂於室等是因上文而反言之以見制禮之義不容已昔聖帝以下徵古制之隆以見爲政者不可舍禮而他求也方是禮興衆治之實三子至末當融會通篇禮樂等語入講若室無輿阼則室室亂矣

席無上下則席亂矣車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無序則亂於位也然則聖人制禮之義其可以已乎故古昔聖帝明王之君天下與夫諸侯之君一國其所以能辨貴賤以序爵辨長幼以序齒辨遠近以定親疏辨男女以別同異辨內外以正位序而使之秩然莫敢相踰僭過越者是遵何道哉蓋由隨事而致之以禮制禮而各有其義室有奧阼席有上下則禮已辨其分於居處之際矣乘車有左右之異行立有隨序之宜則禮又辨其分於出入之際矣是眾之所治皆由此禮之塗而出也不然眾其

禮記詳說

卷重至

仲尼燕居

三

有不亂者哉夫子言禮如此明而該乎物我幽而及於鬼神夫固至矣盡矣三子之所未曉者釋然明於心矣不昭然若發矇矣乎

說約在禮則爲序隨與阼等在人則爲貴賤等皆由此塗由此義之塗也聖帝明王諸侯用禮中之義所以能治眾三子既得聞此二句總括通篇言三子既聞此言則知修己治人之道不外禮樂而可以制中可以全好達於事裕於政昭然若發矇而有見矣纂訂昔者一段申言聖人必由禮以治眾也辨貴賤至踰越是眾治由此句是禮與當補出樂之興廢爲

眾人之治亂可例見

新旨二節首四句作冒言禮之興廢關乎治亂目巧之室六句申禮與眾治意室無奧阼十句申禮廢眾亂意廢亂一邊卻輕昔聖帝一段徵諸古之禮與眾治者見爲政不能舍此而他圖意

按室與堂阼可分言而堂可統於室故上言室下言堂室自子張問政至此爲一段原以禮樂並言後只言禮不及樂於此塗出下補出樂來末總結之方無遺漏由此塗出是借用字謂禮也昭然發矇是一意矇待發則明故昭然有見也

禮記詳說

卷重至

仲尼燕居

三

禮記詳說卷二百五十二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衰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遊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閒居言詩則先之以爲民父母而繼之以三王之德爲民父母則在於致五至而行三無三王之德則在於奉三無私而先令聞蓋有爲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三

孔子閒居

以爲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纂訂閒居卽燕居無異義也一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前言禮燕居之事也此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陳注詩大雅洞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橫者廣被之意言三無五至之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將有禍敗之憂

而必能先知者以其切於憂民是以能審治亂之幾也

鄭注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哉也孔疏但此篇子夏之問大略有二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德參於天地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但上節問民之父母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覆問五至三無之事全各隨文解之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此詩太雅洞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此樂易之德爲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者子夏舉此詩義而問夫子欲爲何事得爲民之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三

孔子閒居

母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以聖人行五至三無通

幽達微無所不悉觀其萌兆觀微知著若見其積惡必知久有禍災故云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若爲民父母者當須豫知禍害使民免罹於禍故爲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禍亦先知之必云四方有敗者此主爲民除害爲本故舉敗言之

蓋田呂氏曰禮樂之原在於一心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乃一心之用也人心其神矣乎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爲神也君子之樂而易者蓋以此也是故能爲民父母也

嚴陵方氏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母道也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橫於天下者以是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之故也

長樂陳氏曰凱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弟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措諸彼而已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爲民父母乎蓋凱弟出於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所以謂之有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三

德矣然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謂之偏爲其不達於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自無不可矣五至者君子之德三無者君子之道五至言至則知三無之爲大三無言無則知五至之爲有五至以有而入於無故繼之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三無以無而入於有故終之以施及四海施于孫子蓋其往反未嘗暫止於隱顯之間是以哀樂必相生則至於不可見聞由不可見聞至於充塞天地之大由天地之大則又至於三無此爲民父母不可

以不知也

馬氏曰凱以強教之則尊弟以說安之則親尊則與父同敬親則與母同愛達乎禮樂之原者蓋非特形名度數之粗而中與和是也中和之道體之足以定用之足以應致之以致已而所以治己者盡矣行之以治人而所以治人者盡矣積而上之至於先見之明先知之神皆中和之所致也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所以養其善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去其不善也養其善去其不善則爲民父母之道石林葉氏曰凱則強教而使民尊之父道也故必達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四

乎禮弟則說安以使民親之母道也故必達乎樂孝經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對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教民禮順莫善於弟而對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亦此意也

廣安游氏曰致者致之使來行者行之使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蓋爲民父母必知所以庇民有敗而知之則知所以備之先事備敗使害不及民所以庇民也庇民則可爲民父母矣君子治心於杳冥之際而達之以及於天下則與天下爲慶善吉祥之福使斯民富壽康寧然則居乎斯民

之上非樂易之君子孰爲之父母哉

慶源輔氏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不能惟仁故可以作民父母

金華應氏曰凱弟樂易藹然有禮樂之象而粹然有父母之心也必達於禮樂之原而後能充禮樂之用橫者充塞而橫流也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瘥病疾痛無纖髮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芽者稍觸於吾身則無不覺知焉如此而後無愧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五

於父母之名矣

郝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乎其中矣君子德參天地則能一體民物爲民父母故禮至父母斯民所謂大禮與天地同其盛者矣此章所言皆禮之大原故首舉父母之詩而終以天地無私三王之德也至者盛不可加無者微妙不可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謂父母一體天地無私有閑必先禮之神也新裁總下九節全要重志氣二字看下志氣塞天地氣志不違氣志如神這是君子運禮樂的神情血脉志氣所以能運禮樂又本於無私清明則無私所以

清明在躬便能使志氣如神便完了箇王道可見君子爲父母之道卽三王參天地之道達原是能明

其致治之本有敗先知是能審其將亂之幾達原所以盡愛民之道審幾所以盡愛民之憂一是興利而體恤之者周一是除害而成全之者至蓋原在吾心下面至字無字皆從此原字生出來子夏問曰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敢問爲治君子必何如而後可以爲民之父母乎夫子告之曰君子作民父母者何以節民莫大於禮而吾心之序乃禮之原也君子達禮之原而洞徹秩敘之所自起和民莫大於樂而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六

吾心之和乃樂之原也君子達樂之原而朗照太和之所由來是以一心會中和之禮矣於是以禮樂之道而施之於政事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者謂之至至蓋有五焉君子則推而致之以廣其充周不窮之用自其至微而不泥於迹者謂之無無蓋有三焉君子則施而行之以運其發微不見之神由是出乎身加乎民五至三無之化盡斯世斯民而不冒之無一之不獲其願矣然治亂倚伏不可爲常必待其禍敗之已發而後救則無及矣四方將有禍敗之變必有先知之幾曲爲之備豫爲之防不使至於卒然不可

爲也夫父母之於子不過爲之興利去敗而已今惟明於致治之道則利爲之興而所以體恤者無不周審其將亂之幾則害爲之避而所以顧恤者無不至詩之所謂凱樂弟易者此也是不謂民之父母乎說約達不徒是明有心與之一意至者言其極也無者言其妙也至字無字皆根原字來以致二句是致禮樂之極於天下即原之所推也四方二句是足上意蓋致五至行三無內皆有切於憂國意故又審於治亂之幾而先知其敗致五至行三無安得有敗如洪水三苗之類安保其必無曰先知乃見於未然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七

末句從上文見出 和序爲禮樂之本故曰原即五至三無的根柢至即此原之極致而無復加無即五至之全在心上運用不假外面粗色無形體可見致字行字一例橫於天下即五至三無漸被無窮也橫是致行的成功致行是橫的工夫致之行之則橫矣當一氣說下總之有一點爲民之心自到無以復加過化存神地位只在心上用功有敗先知亦只是心上得來所云至誠知神也

纂訂禮樂之原尚在五至三無之前五至三無正是禮樂說者把五至三無就是禮樂之原則本文致行

二字及下諸禮樂字俱說不去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既無矣曷以行言實有是心實爲是事而要歸於無思無爲不謂之行不可也四方二句常說與達禮樂之原三句相對然意自貫串亦不必拘先知根達字來不序不和便是敗不言成者思患而豫防敗尤在於先知也此致五至行三無實憂民緊要處此之謂句真能以父母自處者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正其切於憂民者也非五至三無外別有一種憂民之心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八

下文皆承此說致行皆見之於政到得橫於天下則可以無敗矣而有敗必先知之總見其爲民心切時講板分與利除害取其有實據而語氣不甚合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陳注五至三無者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無則至微而不泥於迹之謂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盛則言亦盛

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興於詩者必能立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於序樂貴於和有其序則有和無其序則無其和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至則樂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君能如此故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死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下文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是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今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體無聲而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九

鄭注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云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胷心也塞滿也

孔疏此經子夏問五至之事孔子爲說五至之理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者志謂君之恩意之至所至謂恩意至極於民詩者歌詠歡樂也君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者君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既禮能至極於民必

爲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者君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害則能悲哀憂恤至極於下故云哀亦至焉哀樂相生者言哀生於樂故上云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凡物先生而後死故先樂而後哀哀極則生於樂是亦樂生於哀故云哀樂相生此言哀之與樂及志與詩禮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以此五者君與民上下同有感之在於胷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塞滿也人君既與民五事齊同上下俱有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此之謂五至者所以能致如此者由行五至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十

道故云此之謂五至

張子曰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嚴陵方氏曰志之所之發乎聲詩者聲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言合乎法禮者法也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用貴乎和樂者和也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極存乎憂哀者憂也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然陰陽之理相爲倚伏周而復始哀既生於樂矣則樂亦生於哀故終之以哀樂相生也五至若是則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也目

當前故曰正耳在傍故曰傾如此則志氣塞乎天地豈爲過哉蓋志者心所之氣者體之充塞乎天地則以言其彌滿而無間也志之塞乎天地由其持之以正而已氣之塞乎天地由其養之以直而已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亦謂是矣

廣安游氏曰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者也詩猶情也情動於中而爲喜怒哀樂詩者喜怒哀樂之動而成章者也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情動於中而禮隨至以爲節故禮亦至焉節之以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士

禮而誠心樂之然後可以持久而不厭故樂亦至焉樂猶自樂也哀猶慕哀也自樂於己而後慕哀恤物之心君子之所病也故哀亦至焉言在己有以自樂而於天下有所不忘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君子之於道於其所當至者隨而至焉當其所感而其所當應者隨之而至此聖功也志至而詩不至則情有所感而喜怒哀樂失其和也詩至而禮不至則爲情所勝而無節矣禮至而樂不至則久而厭矣樂至而哀不至則不仁矣故此五者必有以致之而後可也是功也治心於羣動之際致謹於杳冥之中雖明

目傾耳不可得而見聞也

馬氏曰五至者治己之事也治己莫如志故以志爲先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可與言言而履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可以行行而樂之樂也故樂亦至焉治己至於樂則治之至也治己之至則人所憂不可不憂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者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也哀樂相生自然之勢也哀樂相生妙道也妙之道則以聲色求之其意愈遠矣志氣充於中則其精神與天地往來而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曰志氣塞乎天地此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士

謂五至

山陰陸氏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漸次之序若此五至言頓至也一事妙五事俱妙

慶源輔氏曰詩之所言止乎禮義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言之不足則繼之以詠歌舞蹈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極則哀喜必有怒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自心之所發而至於哀樂相生其理雖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非耳目可得而見聞也雖非耳目可得而見聞而志氣則充塞乎天地此又指其體而言之也

郝解五至謂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五者皆性情之祕舉一兼五起於志終於哀禮立乎其閒舒慘相生始終相循愛敬所以出禮樂所以興皆志氣充塞神化變通非聲容制度歌詠哭泣之粗節故曰至也禮由心生心所至爲志好惡是也志所宣揚卽詩故曰詩亦至焉詩有美刺而善惡形領惡全好卽爲禮故曰禮亦至焉事得其禮不亂則心安其節而能和故曰樂亦至焉樂意舒暢必生悲慘檀弓云人喜斯陶以至於歎斯辟故曰哀亦至焉哀至又生樂此皆人心變態氣幾默運微妙玄通非耳目見聞所及目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圭

正視則察耳傾聽則審正視不見傾聽不聞微之至也

新裁上是五至之目下贊其道之妙五至只禮至樂至盡之卽上禮樂之原下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志至詩至原其始哀樂相生要其終俱重治道說總由人君身上推到及於民處志氣卽精神心術之廣被於天下者如詩禮樂哀皆是也但當時雖有禮樂未有所措故曰志氣以其可以存天下言天下節天下樂天下哀天下故曰塞天地此之謂五至只在志氣充塞上見 君子既達禮樂之原則凡有一民一物

不和不序此心惻然不忍蓋一念愛民的心惻是懇到故曰志至此心既是真懇自然宜出於言凡咨嗟詠歎閒無非輪其節民利民美意而好善惡惡之心每形之一美一刺之閒故曰詩至發於歌詠者既切則出身加民者必實見於威儀自有常度而於以陶斯民於至序之域故曰禮至蓋自君身之序推言之也吾身既得其序則政事推行自然寬靜而於以納斯民於太和之域故曰樂至蓋自君政之和實言之也夫既以天下和序爲樂則必以天下不和不序爲憂故曰哀至夫爲君者樂民之生哀民之死而如父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丙

母之於子則爲民者必樂君之樂憂君之憂而如子之於父母君民之情互相爲生而不可離也夫治民者多法制則其形可見而自志至達於哀至則不假於有形之法制者也故正目視之而不可見多訓誡則其聲可聞而自志至達於哀至則不假於有聲之訓誡者也故傾耳聽之而不可聞但見其一念愛民之志存於中又以一段勵精之氣轉於外而天地所覆載之民吾皆爲之甄別使充塞也其始也發於幾微雖無可見可聞之迹而其終也橫於天下舉天下之可見可聞者而莫能加也治民之道斯其至矣此

不謂之五至乎君子致此而與三無並行焉尚何不可爲民父母哉

纂訂五至只重五箇至字相因次序不甚重志謂心所存主一志字貫下四者詩禮樂哀總是他志中要如此故緊接不可見聞以贊其志之充塞無閒也詩禮只以言行搭去注中美刺與起太把詩禮字看深了禮之所至有就吾身說者不知詩與志已涉在民上了蓋以感於詠歌者施於政事凡政教皆中正之歸此禮至也樂至有就效驗說者然致五至尙俱是爲治的工夫蓋禮極其至則政爲善政教爲善教不

禮記詳說

卷五至

孔子閒居

五

乖乎事之理不拂乎人之情此樂至也哀樂相生句一云是承上起下語在上二句見出不必說到君民感應上夫到相生地步君民之間都是一段精神相爲流通纔見極至此句只宜照注明目四句只要引起塞天地句與中庸以不見不聞引體物不遺一例塞處正是至處不見聞與塞天地雖不平重然惟不見聞而塞天地既不涉於形聲又不淪於空寂方形容得至字出志卽志至志字主之則有志舒之則爲氣志壹氣動不可判然分看此雖只說至的道理其實三無之理便在其中

心典所至是已到至極處亦至是同到至極處可見五者各極其至卻又一氣所至哀樂相生句輕不在五至之內相生不是哀與樂相生君與民之哀樂相生也正明目四句言其體志氣句言其用總以贊五至之理極爲微妙不可涉下文無意不見不聞輕看只呼起塞天地句既不可見聞而志氣又塞天地所以爲妙也未句總括五至只在塞天地上見塞天地卽所謂橫天下也

按注疏原謂至於民故時講以君民爲說予謂只當推論五至之理爲是至字本相因而至之意時講皆

禮記詳說

卷五至

孔子閒居

五

作極至之至哀樂相生似只足樂至哀亦至之意而陳注說到君民不見不聞只是說五至之微妙處而其志氣則能塞乎天地此是帶出致字之意此愚見與舊說有未慊處存以俟質呂氏謂明字衍然明目二字連讀亦通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聞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陳注夙早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逮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子行為匍伏地爲匍邶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汲汲然往救助之此非爲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

鄭注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 詩讀其爲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七

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傲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傲之此非有衰經之服

孔疏此一節子夏問三無之事夫子答以三無子夏意猶未曉更問何詩近之夫子答以所近之詩以開子夏之意 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 孔子曰夙夜其命有密無聲之樂也者此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其詩云在上昊天有成實之

命二后受之謂文武二君承受之成王不敢康言文武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基命宥密者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寬也密靜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今此言以基爲謀言早夜謀爲政教於國民得寬和寧靜民喜樂之於是無鐘鼓之聲而民樂故爲無聲之樂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者此詩邶風柏舟之篇刺衛頃公之詩言仁人不選其威儀逮逮然安和不可選數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則傲之非有升降揖讓之禮故爲無體之禮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此詩邶風谷風之篇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六

婦人怨夫棄薄之辭也言凡人之家有死喪鄰里匍匐往救助之此記謂人君見民有死喪則匍匐往賙救之民皆傲傲之此非有衰經之服故云無服之喪也張子曰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

藍田呂氏曰先儒謂此三者皆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蓋樂必有聲其無聲者非樂之器乃樂之道也禮必有體其無體者非禮之文乃禮之本也喪必有服其無服者非喪之事乃喪之理也則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無聲之樂和之至者也

無體之禮敬之至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子夏雖聞此言而未深通以詩人之道長於人情故問何詩近之蓋欲通其倫類也夙夜基命有密命者君之所出以施於臣民也基者謀始也宥者廣容也密者精察也文武之王基命有密夙夜不息樂之者也此近於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本作棣言其威儀富而閑習如棣之華萼光輝相逮不可選擇皆盡善也此於五禮初無定體是謂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於喪者初無正服是之謂無服之喪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九

長樂陳氏曰夫有聲之樂有體之禮有服之喪文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情也有其文未必盡其情有其情無所事乎文此三無之所以爲天下貴也蓋有則寬而不迫密則靜而不發寬而不迫則無憂靜而不發則常樂此其所以爲無聲之樂也威儀之可畏可象則不離於有體至於逮逮而不可選則歸於無體此其所以爲無體之禮也凡民於己則無服匍匐救之則爲喪此其所以爲無服之喪也嚴陵方氏曰宥則寬以致和密則深而能靜威則有威可畏儀則有儀可象夫寬以致和所以爲樂也然

深而能靜則爲無聲焉威儀逮逮所以爲禮也然不可選則爲無體焉匍匐救之所以爲喪也然凡民而已則爲無服焉夫三無之道豈止是哉詩之所言亦近之而已且聲固足以爲樂矣然所以爲樂者不在乎聲體固足以爲禮矣然所以爲禮者不在乎體服固足以爲喪矣然所以爲喪者不在乎服此三無所以爲道之貴也莊子曰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之詳治之末也哭泣哀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古之人未嘗不以無爲本以有爲末焉以威儀無可擇故曰不可選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十

馬氏曰三無者所以治人無聲之樂和也無體之禮中也無服之喪哀也夙夜基命有密則和之至也而未始有聲威則可畏儀則可象威儀發於己乃其德之隅也以威儀之多所以爲無體之禮也凡禮之所謂體者亦見於刑名度數之間而已匍匐救之者哀之至也而未嘗有服故謂之無服之喪也山陰陸氏曰孔子言無異乎老子所謂無也故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於此言略而聞之蓋商未喻也是以問其象類於詩至意難喻言有不能盡則所謂夙夜基命有密無聲之樂也引

之以況至意而已非以喻無聲之樂盡於此也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倣此

慶源輔氏曰古人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蓋不必同也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而不以辭害意焉則得之夙夜基命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郝解樂有聲禮有體喪有服此其粗者聲於無聲體於無體服於無服此其精者粗顯於有情妙於無夙夜其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詩言文王武王早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三

夜憂勤肇基天命於寬宥靜密之中無聲之樂也其當作基威儀棣棣邛風柏舟之詩逮逮當作棣棣茂盛貌言威儀無一非禮不可選擇不待冠裳會遇而後謂之行禮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邛風谷風之詩言鄰里有喪皆急迫往救哀矜之誠不待五服衰麻而後謂之喪也五至言道三無言德皆禮之本也新裁此指三無之實而證以詩意無聲無體無服即上樂至禮至哀至三無原就治道說但根達於禮樂之原來樂以政言而不假節奏故曰無聲禮以容言而不假儀物故曰無體但善政民悅自有常度等語

宜會意用之不可直說犯下引詩是以近似者擬之詩未必盡合故經曰近傳曰喻各詩處且就本意至無聲等方體詩推開照注發揮總是禮樂和序盡之說約三無只禮樂盡之無服之喪不過足禮樂之意耳

纂訂引詩不必與本旨脗合只大意彷彿故曰近到五起縱說橫說益不拘矣不可選言其敬謹之心到處詳慎若有選擇便多不到處矣

新旨此三無即五至中事就治道上說每講詩須要點入一近字若把三詩就是三無則仁人威儀之盛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三

與治道何相關 子夏不知五至即爲三無也故復以三無爲問孔子曰彼樂必有聲子民者達樂之原措民於治和是爲無聲之樂禮必有體子民者達禮之原納民於至序是爲無體之禮喪必有服子民者每憂四方之禍敗是爲無服之喪三者心皆至仁而無迹可見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周頌之詩言文武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是即近於無聲之樂也柏舟之詩美仁人威儀逮逮之盛不容選擇是即近於無體之禮也谷風之詩言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是即近於無服之喪也

按無聲之樂三句就治民上實講不必關合詩意詩只形容其大意夙夜其命稍斷命謂天命夙夜爲受天命之基惟在行寬靜之政以安民也此與朱子詩傳解不盡同威儀逮逮不可選或作人之觀之無可選擇然作自己不待選擇而無不善更切體字以儀物言威儀一身之舉動宜屬無體救喪無服易明楊慈湖之說近於禪恐惑人故不錄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三

陳注疏曰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

鄭注言盡於此乎意以爲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詩之義其說有五也

孔疏此一節言子夏既問三無意以說義未盡故孔子更爲說三種之無猶有五種起發之事孔子曰何爲其然也者子夏既問孔子之言猶疑其未盡故更問夫子而夫子答云何爲其然然猶如是言何爲如是盡也言其義猶未盡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言猶有五種翻覆說其義興起

也

藍田呂氏曰子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謂能起其意也君子服習近於三無之詩能起其意者猶有五焉則所言固未盡也

嚴陵方氏曰大言光輝於外美言充實於內盛言無以有加盡言無有餘蘊起言有加而無已

慶源輔氏曰子夏因詩以識其意故贊其言之盛大如此雖然義理無窮不敢以爲盡也故爲疑端以發夫子之言然則商可與言詩蓋不特見於禮後之問前所云是其大概耳詠歌其詩可以識其體矣然服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四

而行之則其次第興起又有五焉此所言是也

郝解承上五至言道三無言德而此節五起又以進於德合乎道也服習也起者上進之意

新裁此見聖賢論治無窮之意言之無所不包曰大言之純粹以精曰美言合美大則致治之道無以復加曰盛何爲句先抑之也服之二句進以三無未盡之蘊也君子指子民者服訓作習是政事推行服習有不狃於小康近利而必究至於極意言詩之言不足盡三無之道君子服習此三無也尤有五種之詩辭以起發三無未盡之義曰起發者自始所發端以

漸造終所極致功夫效驗要知五起即只在三無中衍出非三無之外又別有箇五起也要旨云原其用功之所始則體諸心術之微而所以感人動物者爲有地要其成功之所及則妙乎感化之隆而所以垂範裕後者爲無窮此含下意講可採

說約味乎字還作未了之語言豈無尙可形容之者乎服服行也言君子爲民服行此三無也更有五種以起發其義謂之起言由微之顯由隱之費功夫效驗漸漸深造不使之終於不見不聞也即引下文意入講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閒居

重

新旨子夏曰三無而以三詩擬之斯言大而無外美而有味盛而不可復加矣然夫子之言治道也豈盡於此三詩而已乎孔子曰何爲以三詩之言足以盡三無也君子之服行此三無以施之於政事也猶有五種詩辭起發三無未盡之義焉不至淪於不見不聞而使體會無地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怨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陳注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違者言內無所忌也無所忌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則聲聞於外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而未艾故繼之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之以威儀遲遲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於怠故繼之以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之以上下和同和同而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愈大則不特施於近而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閒居

重

可以及乎遠故終之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怨孔悲者言其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眾故繼之以以畜萬邦所養者眾則其德發揚於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於外則澤足以被於後世故終之以施于孫子其序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 應氏曰大抵援詩句以發揚詠歎之蓋贊美之不已也 劉氏曰志氣塞乎天地則是君之志動天地之氣也氣志不違以下則是君心和樂之氣感天下之志也

鄭注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

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爲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倣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

孔疏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志氣二云志氣既得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既發起也是從微至著威儀遲遲者初時但舒遲而已二則威儀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內恕孔悲者初則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爲孝也

禮記詳說

卷重奎

孔子閒居

毛

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

藍田呂氏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視人之喪猶己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

仁之至也氣志既充威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

馬氏曰志氣不違志與氣交養於中而無所逆不違未至於既得得者得中也既得未至於既從從者橫心之所念而無所拂也由不違至於既從則實成於己未見其名聞於人故繼之以日聞四方四方者有所聞而已未見其有所行故卒之以氣志既起樂其有以發於外也無體之禮威儀遲遲言其舒而可愛也威儀翼翼言其敬也上下和同則愛與敬兩得之無服之喪始於內恕孔悲所謂視民如傷也內恕孔

禮記詳說

卷重奎

孔子閒居

天

悲則哀在於心而未形於外故繼之以施及四國繼之以畜萬邦由內恕孔悲至於以畜萬邦則其德明於天下故繼之以純德孔明至於純德孔明德及於當世而已未見其澤流於後世也故卒之以施于孫子凡此皆先後淺深之序也樂由中出故無聲之樂以志氣爲先禮自外作故無體之禮以威儀爲先哀則生於心也故無服之喪以內恕爲先

山陰陸氏曰不違非所謂德既得在我而已既從有在彼者也日聞四方又非特既從而已氣志既起至矣詩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恆不騫不崩此之謂也內

恕孔悲主近以言施及四國四國遠矣以畜萬邦萬邦又遠矣純德孔明遠而不純純而無以垂後尚非其至也能莊而不能同能同而不能和非成德也日就月將言雖如上所謂猶不已也施及四海至矣是之謂五起他倣此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無所不在故氣志既得亦是氣志既從亦是威儀遲遲亦是威儀翼翼亦是內恕孔悲亦是純德孔明亦是故曰道烏乎在曰無所不在

石林葉氏曰樂以志爲體以氣爲用志與氣不相違然後得於心則氣志從矣氣從志則有主於內日聞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无

四方則有動於外動於外則人之志氣起此所以爲樂之終禮之緩則遲遲速則翼翼緩速既得其節則上下和而無閒無閒則日就月將而不已則施及四海矣所以爲禮之終也喪以仁爲主內恕孔悲則仁愛具於中仁及則其德明而可施於無窮故施于孫子所以爲喪之終也

延平周氏曰無聲之中獨有樂焉至樂也無體之中獨有敬焉至敬也無喪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離乎氣志而氣志既起者至樂之終也至敬不離乎威儀而施及四海者至敬之終也至哀不離乎內

恕而施于孫子者至哀之終也

慶源輔氏曰氣志不違則持其志無暴其氣矣氣志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矣氣志既從則養而無害日聞四方則塞乎天地之間矣氣志既起則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合乎冲漠之氣象矣應是五起則知夙夜其命宥密之詩真足以爲無聲之樂矣威儀遲遲則閑習而不迫也威儀翼翼則敏給而不惰也上下和同則倣乃見於外日就月將則理益進於中施及四海則四達而不悖矣應是五起則知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之詩真足以爲無體之禮矣內恕孔悲則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三

惻隱之生於心也施及四國則仁心之達於外也以畜萬邦則達於外者益廣而有以成物矣純德孔明則存於內者益大而充實光輝矣施于孫子則純亦不已萬古一息而不可以限量言矣應是五起則知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詩真足以爲無服之喪矣却解氣志始於不違至於既得既得則人從人從則聞四方聞四方而後氣志之萌於微者乃既起而樂作矣威儀之始矜持未熟則遲遲久則能敬而翼翼久則敬純而上下和同久則日就月將而愈盛久則篤恭天下平而施及四海矣無服之喪其心平恕悲

憫進而惠及四國又進而畜及萬邦又進而純德昭於天下又進而恩澤流於後世如是而三無之德全體無虧則五至之道真合罔閒矣

新裁此言五起之實兼工夫效驗言前二件是工夫後三件是效驗一段深一段各自相蒙推去皆是由身心而推於天下後世也此節只是鋪陳五起之始終未嘗功對效對功所謂信口拈來頭頭是道者不可拘定一律樂以和言志氣和之本也禮以序言威儀序之著也喪以仁言內恕仁之存也

說約此節只是鋪陳五起之始終五起用以詠歎贊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閒居

三

美故每一起而一韻三無句上俱要補出服字意五起所引俱詩辭可歌詠者猶洪範皇極之敷言體也今欲父母斯民者宜歌詠以起發其義而盡所以服行之也

纂訂樂以和言氣志和之本也故屬樂禮以序言威儀序之著也故屬禮喪以仁言內恕仁之存也故先內恕陳注將樂禮喪逐項分敘看去自明俱當以首句為主下皆本此說去而服行始有全功遲遲翼翼既由至序中來自然從容自然欽翼緩或失之於急等語不用爲受上下和同指朝廷說日就月將指一

國說施及四海指天下說一云上下指君民言不如

指朝廷之有次第日就月將兼德業言日若有就月又將然敬之操功不息也氣志既起句謂聲譽之隆方興未艾不特顯於當時而且揚於後世既起云者在在無不興起而不知其所自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天地萬物之和應到此地位方可塞乎天地一云日聞不已則氣志之在我者必將益勵其和方興未艾蓋既享天下之名必思保天下之治也只宜從前就效驗說夫子告之曰五起之道不過此三無之服深造自得而已蓋無聲之樂自心之和也故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閒居

三

其始也能於自心中求暢適之理則和而不乖詩之所謂氣志不違者可詠也無體之禮自身之序也故其始也能於自身中求舒緩之宜則序而不迫詩之所謂遲遲者可詠也無服之喪自心之仁也故其始也能於自心中求惻隱之真而哀矜憫前詩之所謂內恕孔悲者可詠也人心之本體原是至和無聲之樂既不違乎和則此心之和常存於本體無所失矣不如詩之氣志既得乎人身之威儀原是至序無體之禮既序而不迫則必致敬而不怠而威儀得中不如詩之威儀翼翼乎人心之本體原通天地無服之

喪既內存仁恕則合天地萬物爲一體矣不如詩之施及四國乎氣志既得則發而中節天下之達道人之所以樂從也無聲之樂詩又不云氣志既從乎威儀得中則莊澹動善則而衆之所以悅服也無體之禮詩又不云上下和同乎萬物一體則實心實政容保無疆能哀人自能養人無服之喪詩又不云以畜萬邦乎人心之從本於氣志之得則令聞廣譽日新不已無聲之樂詩所以云日聞四方也上下和同本於威儀之中則太和之在宇宙間者愈久而愈大無體之禮詩所以云日就月將也萬邦之畜本於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三

仁恕之施則所養者眾其德至純而又甚顯著無服之喪詩所以云純德孔明也日聞不已則吾心之和方興而未艾故無聲之樂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氣志既起者焉久而日大則吾心之序不特及於近而且無遠不屆故無體之禮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施及四海者焉德既孔明則吾心之仁澤足以被於後世愈久而不忘故無服之喪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施于孫子者焉所謂五起如此總之始起於心繼得於身繼徵於人又終而施於悠久皆自內及外自近及遠也按內恕孔悲因人之喪而自動其悲是推心之意內

自恕也畜同蓄作養字看日就月將詩傳將訓進五起作五層而句句引詩以爲證聖言有同化工然接之詩本旨亦不必盡符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陳注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爲問詩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四

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爲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盛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觀俾故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爲法於天下使爲王也

鄭注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爲

三也勞勞來 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
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式用也九圍
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
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
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
於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天無私之德
也

孔疏自此以德下至大王之德一節子夏問三王之
德參於天地夫子答以行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
武三代大王之德今各隨文解之 其在詩曰帝命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孔子閒居

三

不違至於湯齊者此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
言天帝命此殷家世世行之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
心齊也 降下也言湯降下賢士不遲緩甚能速疾
聖敬日齊言其聖敬之德日日升進 昭明也
假假也言湯以昭明寬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甚舒
緩 上帝是祇者上帝天也祇敬也言天於是敬愛
之 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言天命湯之用事於
九州爲天子也詩之本注如此今此記注意言殷之
先君施其政教奉行天命不敢違也至于湯齊者齊
躋也躋升也言至於成湯升爲國君湯降下政教不

遲緩其聖敬之德日日齊莊昭明也假至也言湯之
明德下至於民遲遲然安和不急疾此與詩注稍殊
大略同 以上云奉三無私下卽引詩論湯之德言
湯之明德下降於民遲遲安和是無私之事

藍田呂氏曰德可爲民父母固已至矣又進而大之
則參於天地其道莫若在無私而已矣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則是其德
與天地參矣是故王道莫大於無私也先儒讀至于
湯齊爲躋詩本如字又讀聖敬日齊爲齊詩本作躋
當以本文爲正帝之命殷不相違戾以至於湯而皆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孔子閒居

三

齊一湯之屈已下士敏疾不違故其聖敬日以升進
然其昭顯假至於天未嘗汲汲然凡以致天命而已
是故天命用事於九圍也湯之德如此所以能參於
天地也
嚴陵方氏曰彼兩而我三之之謂參天立乎土地立
乎下人則立乎中所謂參天地者如斯而已曰三王
之德又以見非其德則不足以有所立也且立德以
居體固已能參之矣至於興事以致用又有在乎奉
之焉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用方其參之
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爲言及其奉之以致用故兼之

以日月也其曰以勞天下則其爲致用可知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又曰愛之能勿勞乎皆勞天下之謂也且以力營事曰勞勞天下所以營事而造業也曰勞天下則與在宵天下者固有間矣夫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爲天下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已苟有私焉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故曰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照詩之所言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而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閒居

三

不及地與日月者舉大以該之也言湯而不及禹與文武者舉中以該之也

石林葉氏曰所謂參者卽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帝命不違先天者也至于湯齊後天者也湯降不遲下人者也聖敬日躋人尊之也惟其下人而人尊之故昭假遲遲惟其先天而不違也故上帝是祇則命式之以九圍亦順乎人也

慶源輔氏曰勤勞於天下無私之大者也禹之治水湯武之征伐又勤勞之大者也無私之理一而已而

見於致用者不同廣言之者欲體之者之易也止於三者以是三者顯而易知也詩之言湯其義廣也今取以證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如此然後可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下所引詩皆同

山陰陸氏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正湯之詩也故曰是湯之德也嵩高惟嶽峻極于天非文武之詩也故曰此文武之德也弛其文德洽此四國非大王之詩也然大王於此猶有未優故曰大王之德也三代之德倣此蓋言三代則非禹湯文武

金華應氏曰商詩言先世積德之盛帝命相應而不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閒居

三

違至於湯而氣數適與之齊故湯生於此時而不遲也降猶自天而降也湯雖應運不遲而惟急於日新之德其昭著感假遲遲不迫惟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天下也是其奉天而無私心也

新裁何謂三無私就天地說此未奉時事此之謂三無私就三王說已在既奉之後了無私謂天位乎上凡在下者無不覆而自忘其所謂覆不必專以無不覆言餘皆然聖人奉之謂其所以覆載萬物昭臨四方一順其理而爲之無一毫私意於其閒也 勞不專慰安動撫有焦心勞思爲之不蓋天地日月之德

在何處王心之廣大就是天地王心之昭明就是日月勞之者擴其廣大昭明之體而運之天下非安佚之念所能致也 子夏曰古云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造化無私其道有三三王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則參贊之道已立矣寧不與天地參乎因子夏三無私之問而復告之曰物必賴天以覆天盡萬物而皆在覆幬之中何私覆乎必賴地以載地盡萬物而皆在持載之上何私載乎必賴日月以照臨日月盡覆載之物而皆在照臨之中何私照乎王者奉此流行之迹以爲出治之經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堯

高明覆物奉天之無私也博厚載物奉地之無私也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奉日月之無私也如是則覆天之覆而無私不專於天矣載地之載而無私不專於地矣照日月之所照而日月不得以專其無私矣所謂三無私如此而參於天地不有由然乎嘗有徵於長發之詩矣言湯之盛德足以格天天之所祐集命於湯可見成湯有無私之德而夏禹文王之德不可例見哉

說約此之謂句重德同天地上

纂訂德指及民之德參猶台也子夏問所以參天地

之故奉者奉持而行也勞者慰安勤恤意一云勞如字對逸字看自古聖人出其身以爲天下役豈好勞惡逸蓋天欲扶傾開泰將此大任責之聖人聖人雖欲辭其勞而不可得也亦通引詩注解甚明一云降者猶自天而降生也不可從 天地日月只是一箇無私三王所以覆載照臨一順其理而爲之則王心之廣大就是天地王心之昭明就是日月不在形迹上摹擬着

合參勞兼憂勞慰勞二意無私覆亦有二意有遺覆處是私有意覆處亦是私無私者則兩意俱無天地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早

廣大日月昭明勞之者擴其廣大昭明之體而運之天下也 詩以首二句作頌下文明其意湯降二句德也昭假二句德之無私也帝命句德之符驗也言商自契以來天命未嘗去之至湯而後與天齊惟湯之謙抑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升不已其昭假於天遲遲甚緩初無心於得天而惟上帝是敬天自命之以爲法天下也

按勞字兼憂勞慰勞二意在己爲憂勞於人爲慰勞作去聲讀則慰勞當爲正意而憂勞包其中 慰勞者安慰乎天下以無私而服其心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陳注上章引詩以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
春夏之啓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載猶承也由神氣之變化致風霆之顯設地順承天施故能發育羣品形猶迹也流形所以運造化之迹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

鄭注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爲政教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聖

孔疏前經云奉三無私次論湯德此經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爲教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者言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聖人則之事事做法以爲教故云無非教也神氣謂神妙之氣風霆流形也神氣風霆流形謂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庶物露生庶眾也言眾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法則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爲教也故云無非教也神氣風霆亦天之所有故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今屬於地者其實神氣風霆

天地共有春秋冬夏是天之神氣既稱春秋冬夏故於地變言神氣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

藍田呂氏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蓋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衍此四字可知也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霜露施於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於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聖

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獨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
嚴陵方氏曰天以氣運乎上故其教以四時爲主地以形成乎下故其教以庶物爲主言天之四時則其序先於風雨霜露者四時以風雨霜露爲之用故也言地之庶物則其序後於神氣風霆者庶物以神氣風霆爲之體故也且四時之在天一往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數庶物之在地一動一植莫不有大小之別多少之分則聖人之設教豈能舍是哉故曰無非教也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

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夫風之行也植物之甲者莫不拆霆之震也動物之蟄者莫不蘇則庶物露生於此可見矣若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爲氣之神故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揚子曰鼓舞萬物其雷風乎蓋以是也馬氏曰天主於施而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所以施也地主於生而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生也所以爲教在其中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聖

郝解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造化之理至公無私皆示人以儆法故曰無非教也天有神氣而言地載者天施地生在地成形可見也神氣莫如風霆皆自地出風霆作而萬物甲者拆蟄者啓故曰流形庶物露生此言天地無私也

新裁此言天地之無私以見三王所以合德於天地也天有四時與地載神氣領起春夏秋冬卽四時而風雨霜露卽四時中之氣候者風霆卽神氣而庶物露生則受風霆之神氣以有生者俱要一串說無非教也言不待命令之詳而自有補於世範圍不過曲

成不遺而無所偏私也至公卽啓閉生殺流形露生都是渾然一理全無作意也此天地無私之德也所謂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無心而成化者也聖人奉之刑賞一春夏秋冬也鼓舞振作一神氣也政教恩澤一風霆雨露流形發生之機括也然不觀天地之無私抑何以見聖人之參天地也天有四時之運春夏運啓閉之始秋冬運啓閉之終由四時之錯行而有風雨以爲之發生霜露以爲之肅殺或啓或閉或生或殺皆天道自然之流行而一毫之私不與雖無言而至教已示於周流同化中矣非天道至公之教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聖

乎以地言之則順承天之神氣由神氣之變化而風霆顯設由風霆之流形而庶物露生因物付物成大成小亦無非天理自然之流行而一毫之私不與雖無言而至教已見於神工昭著聞矣非地道至公之教乎知造化之無私而三王奉之以勞天下有不與天地參哉

說約神氣天之氣也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何以見地載神氣蓋由神氣變化而風霆顯設由風霆流形而庶物露生神氣風霆是在天者庶物是在地者這正是地載神氣

纂訂上文無私覆載以形體言此節以化工言不可看作兩項兩段俱是句句趕說下不可斷然前段重在氣之運上後段重在物之成上春夏至霜露皆覆物事神氣至露生皆載物事載猶承也陰陽氣也能變化之謂神流形就承上句風霆說 觀天地可以例日月觀天地日月可以知三王

心典天以氣運於上故其教以四時為主地以形成於下故其教以庶物為主兩段平看全要發天地自然之流行無心成化方見其功不曰道而曰教以其顯然示人也 天覆地載其運行之迹莫非天理發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閒居

聖

見流行之實因物付物曲成不遺有不合而行不言而喻之化故曰教啓閉生殺流形露生無彼此之私卻是渾然一理全無作意故爲至公之教

按注疏夾入人君說不可用此只言天地之無私奉之意在言外 陳注流形露生相連一串說然形字

當屬風霆之有迹爲是 露生之露顯見之意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陳注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卽至誠前知之謂也者欲所

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興必有禎祥若時雨將降山川必先爲之出雲也國家將興天必爲之豫生賢佐故引大雅嵩高之篇言文武有此無私之德故天爲之生賢佐以興周而文武無此詩故取宣王詩爲喻而曰此文武之德也 嚴氏曰嵩然而高峻者嶽也其山峻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此申伯及山甫皆爲周室之翰餘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鄭注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者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閒居

聖

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

孔疏此一節明周之文武之德 清謂清靜明謂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躬身 氣志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 者欲謂王位也王位是聖人所貪故云者欲方欲王天下故云將至有開必先者言

聖人欲王天下有神開道必先豫爲生賢知之輔佐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此譬其事猶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爲之出雲言文武將王之時豫生賢佐但文武之時無此生賢佐之詩故孔子引周宣王之時生賢佐之詩以證之 詩大雅嵩高之篇美宣王之詩嵩然而高者惟是五嶽其形高峻至于天 惟此五嶽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以甫侯申伯先祖伯夷掌嶽神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爲生申甫也 翰幹也言申伯甫侯爲周之楨幹之臣 申甫爲四方之國作蕃屏又於四方宣揚王之德化此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閑居

聖

文武之德也者詩之所論當此文武之德以文武無私所得賢臣唯遣爲四方蕃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爲己是文武奉天無私之德也 按詩嵩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贖刑謂呂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嶽之祀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

張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言聖人也者欲猶言

祥福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

朱子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此語卻是切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藍田呂氏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耆欲將至則有開於興王必先以生賢有開於興王譬猶天降時雨也必先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嵩高者生賢之詩也宣王中興之王也申甫閒生之賢也故能爲周翰以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文武之德如此無詩以言之故取類以明義也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閑居

聖

嚴陵方氏曰有清德在躬不爲物所撓則其氣如神矣有明德在躬不爲物所蔽則其志如神矣耆言外之所耆欲言內之所欲謂所願之事也將至謂有所由來之漸也其來也必有以開其端而爲之兆焉故曰有開必先

馬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其養於中者妙矣養於中者妙必有徵於外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所以徵於外也此宣王之詩而言文武之德者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石林葉氏曰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其如神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之至則亦虛一而靜耆欲將至而先動乎四體者人也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輔佐者天人之相應也然以申甫爲文武之德則先王慶澤之深後世子孫其逢吉歟

新安邵氏曰耆欲二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不特孔子閒居言之也祭統載衛孔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

禮記詳說

卷重圭

孔子閒居

兗

興舊耆欲

延平周氏曰申甫之所以生者以宣王也而必曰文武之德者蓋宣王之所以中興者以文武也

廣安游氏曰聖人能致五至而行三無志正而氣從其身湛然清明故氣志如神與天地相似心之耆欲將至於己則己必先知之若有開之者爲之先也如天降時雨山川先爲之出雲也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與此同意

臨邛魏氏曰孔子閒居之篇不知孰爲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爲風雨霜露爲風霆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閒

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爲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由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爲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繫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是豈數數然哉真有以開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

金華應氏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實以志

禮記詳說

卷重圭

孔子閒居

辛

氣爲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氣志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閒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爲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夫子發其端而未究孟子闡其祕而無餘其源流深哉

郝解聖人奉天無私聰明睿智氣志如神外物之感神明先覺開發也耆欲物感也即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意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出雲明炳幾先與天地同體無私之至也因引大雅嵩高之詩徵天地山川

聖人開先之義詩本詠宣王言山靈降生賢佐以開
太平卽文王武王奉天之德也

新裁前言湯無私之德此言文武無私之德總見其
與天地參意首六句泛說至德獲福之機至引詩之
下方實指文武言清無所雜明無所蔽此無私之德
之體氣之所適志之所向如神者前知之謂此無私
之德之用但此二句不平所謂至誠如神也總之見
聖德妙於無私也耆欲是王業將興卽人情所願欲
者人君爲治孰不欲治道隆平卽堯舜不能無是心
清明在躬就是完己之明德卽虛靈之體志氣如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至

神正是虛靈惟清明所以如神惟如神所以能塞乎
天地此神字就是達禮樂之原的達字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的先知字不是虛虛的如神可見吾心清明
方能得和序而爲禮樂之根本清明德便無私了君
子之志氣塞乎天地三王之氣志如神皆是明德之
虛靈 三王奉無私以勞天下固於湯有徵矣而文
武之德果何如耶蓋聖人之德本源澄徹無私欲之
雜而湛然其至清全體昭融無物欲之蔽而炯然其
至明夫是以氣之所適物未感而幾先露志之所向
幾未著而兆前知此固至誠如神而其德亦無私矣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至

吾見聖德克享乎天心而國家將興有以協乎吾心
之願欲則禎祥兆示於先期而豪傑挺生足以爲一
代之名臣譬諸天之將降時雨而山川先爲之出雲
者無以異也聖人以至德獲福如此不徵諸詩乎詩
曰嵩高山云云及申者言名世之英應期而豫出也曰
維申云云于宣者言中興之烈得賢而後昌也是詩
也固宣王之詩也其諸文武之德歟蓋文王純德不
顯則周命維新而二老先歸武王敬義夾持故大統
克續而十亂畢集是天卽無形之嵩嶽而賢佐卽文
武之申甫也孰非文武無私之德有以致之哉故曰

此文武之德也而參天地之業至於今與禹湯而並
稱者有由然矣

說約清明二句以無私之德言下四句以天眷無私
言天降時雨應耆欲句山川出雲應有開句引詩應
耆欲二句 志氣如神舊以前知點之不妥聖心無
私此清明與天地合其德則其志氣自與天地同其
變化有感必應捷於影響故曰如神所以有治平之
願欲則天必爲之開發其朕兆如將雨出雲所謂如
神非乎引詩言賢才之輔只證有開必先之意聖人
原無欲乃時之所適天意人情有必至是者卽聖人

亦願爲之所謂耆欲也

纂訂前說湯之德此說文武之德蓋湯武放伐疑有私禹禪受無可疑也常說詩以上泛論三王近云清明在躬就指文武說成湯敬德合天爲湯無私之德文武清明合天爲文武無私之德引詩乃微有開之說而末句此字非承詩來通緒一節謂備清明之至德用克享乎天心此文武無私之德也當與前湯之德也例看常說自要近說宜知氣志卽志氣塞乎天地之志氣天地閒未萌之幾耳目之所不判而氣志到之天地閒或然之數形象之所難測而氣志測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聖

氣志如神卽中庸至誠善必先知意有開必先常說徑作賢才之輔一云耆欲猶言福祥也所該者廣引詩言豫生賢佐乃其中之一事只憚說不可因詩言遂以有開必先單指生賢看天降二句以降時雨比耆欲至以出雲比有開必先詩曰嵩高維嶽言嵩然而高聳者五嶽也其山峻大上至於天惟此五嶽降其神靈以生申甫爲周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甫申侯此謂宣王時人蓋爲穆王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此雖宣王之詩然亦可借言文武之德嵩高之

詩蓋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也

按首六句泛說爲是豫提文武不甚合耆欲將至二句氣志如神之驗也天降時雨二句有開必先之喻也引詩只承有開必先意不必糾纏出雲詩本言宣王而借以見文武活看爲是不必推深作宣王由於文武方氏志氣分貼清明不可用耆欲作見成說非待欲之而後應也時講直作王業說照詩取意有開必先是倒裝字法猶云必有先開發其兆者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聖

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陳注先其令聞者未王之先其祖宗積德已有令善之聲聞也詩大雅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協詩作洽詩美宣王此亦取以爲喻子夏問三王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禹以禪無可疑殷周放伐故特明其非私也蹶然喜躍之貌負牆而立者問竟則退後背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也承者奉順不失之意應氏曰嵩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國始於大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鄭注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 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 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孔疏此一節總結三代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者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者此詩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天子謂宣王也令善聲聞不休已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已故云三代之德也接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閒居

奎

上子夏問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孔子答以三王之德奉三無私此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所以前文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爲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但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湯與文武也 弛其文德此亦江漢之詩接令聞不已之下詩本文云矢其文德矢陳也言宣王承其文德和協此四方之國此云弛其文德弛施也言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則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不忍鬪其民乃徙居岐山之陽王業之起故云大王之德也

禮記詳說

卷三

孔子閒居

奎

藍田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矢爲弛以洽爲協聲之訛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爲三代之德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爲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此篇始論爲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爲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爲故以嵩高江漢之詩申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必先其令聞由其有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

馬氏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而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者令聞之實有以先之而已此周詩而言三代之德以其先於令聞之意則同也言三代之德而又繼之以大王者蓋周之興本由大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也大王未始翦商而云爾者詩人推本而言之

山陰陸氏曰嵩高江漢宣王之詩也今更以爲文武大王之德何也其揆一故無二也亦宣王不能如是

不足以使周道粲然復興

廣安游氏曰修之於杳冥之中若寂然而無聲及其發達而播聞則令聞不已此言修之於至隱而發之於至顯三代聖人皆有此學皆有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亦宣王之詩而孔子本之大王蓋文德由大王而來也詩書所謂文人皆言周之先祖也所謂文子文孫皆言其子孫也矢其文德言發之於外而粲然可觀也

郝解三代之王皆修文德令聞洽天下卽前云五至三無三無私爲民父母也又引江漢之詩徵之大王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五

之德猶哀公篇云大王之道也

新裁此承上說三王盛德而因推本於先德意首二句冒下言三代致王之由證三代致王之德方就三代實事說夫不曰德而曰令聞者德必積而令聞彰還重德爲本言三代先世者何蓋以三王之興固由其無私之德尤原於前人之積德也

說約前詩本上令聞而言其美三代先世之德也後詩亦承上三代之德而言專美昭代先世之德明其爲文德非武功也單指大王大王肇基王業也明明何要見不已意在 敢不承總繳一篇之旨卽父母

斯民德參天地也

纂訂兩詩俱江漢之詩本詠宣王俱取類以爲證明明字不可空看過卽清明在躬無私之德也文德文字亦要著意大王亦周興王之君令聞以文德不以武功也卽遷岐一事可見弛文德協四國則勞天下之證也一云前詩承上令聞來贊美三代先世之德只宜空說後詩承三代之德實指大王以例夏商若三代之德句卽以顯頌契后稷點入則下大王說不去此亦有見 父祖之說鄭注所無起於孔疏而陳注因之相沿已久不可變也一云上節以有開必先

禮記詳說

卷五

孔子閒居

五

爲主是無私之感應足以得天心此節以先其令聞爲主是無私之聞望足以得人心總言無私之效也前引詩是證三代後引詩是比例三代宜知 夫三代之王天下固有無私之德矣蓋有自焉其先世積德累行已素具無私之令聞其克享天心固結民心非一人一日之故也大雅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詩本爲宣王修譽詠也惟三代先世無私令聞爲啓佑後人之本者足以當之如夏有顓頊修百物以明民其財殷有契敷五教以親睦百姓周有后稷大王王季教稼穡積功累仁是三代先世之德也

何以見三代有無私之德也其詩曰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本爲宣王修文詠也惟大王積功累仁以聯故國人心以固維新天命足以當之是大王之德也大王周先世也觀大王而夏商之先世不可見乎是知先王無私之德自祖積已然三王又能繩祖武而奉三無私此所以與天地參而能王天下也於是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聞此民父母參天地之至教敢不敬而承乎蓋禮樂之原無私之德皆不外身而求之也

按陳注以祖宗積德訓先其令聞則先者謂先世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孔子閒居

堯

三代之德言三代皆由先世積德而致之也此總三代說下言大王之德見文武之王由大王一一積德所致則夏商可例見 令聞由德而著然不重推原說令聞卽謂德也 此節較上意深一層總見參天地之有由然 或不作先世說則大王一段無著引詩固有斷章取義之例然此篇過於扭合可疑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三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四

坊記第三十

牟陽冉觀祖輯撰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道固不可以不記矣

郝解坊猶隄防經解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坊記

一

之所自來也篇中所言不無偏曲逐節子云下是聖言其餘轉語皆記者推廣雜引經傳以證坊民之義而意往往不協書多引古文故是後人補綴漢賈誼曰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防之於未然之前董仲舒亦曰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止二子之言卽坊記之意

纂訂此篇所記皆以禮坊民之事故以名篇而篇首卽出禮以坊德句爲一篇之總 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

與其言甚有至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尙致審於斯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陳注辟讀爲譬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遏水之流也 應氏曰理欲相爲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則防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焉性之善爲德禮以防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爲淫刑以防之而遏其流聖人防民之具至矣然人之欲無窮而非防閑之所能盡也聖人於是而有命之說焉

禮記詳說

卷重古

坊記

二

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天之命令人力莫施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寒羨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 鄭注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 言嚴其禁尙不能止况不禁乎 命謂教令

孔疏此一節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但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三十八章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稱子言之者以是諸章之首一篇總要故重之特稱子言之也餘章其意稍輕故皆言子云也諸書皆稱子曰唯此一篇皆言子云是錄記者意異無義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其論一事每稱子云以此坊

民或有一經之內發初言子云唯說一事下卽云以此坊民結之或有一經之內雖說一事卽稱民猶犯齒民猶犯貴民猶犯君或有每事之下引詩書結之者或有一事之下不引詩書者如此之屬事義相似體例不同是記者當時之意無義例也今各隨文解之 君子之道坊民之過譬如坊之礙水故云辟則坊與但言坊字或土旁爲之或阜旁爲之古字通用也 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釋立坊之義也言設坊坊民者爲民行仁義不足故也 故君子禮以坊德者由民踰德故人君設禮以坊民德之失也 刑以坊

禮記詳說

卷重古

坊記

三

淫者制刑以坊民淫邪也 命以坊欲者命法令也欲貪欲也又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也

張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辟讀如譬踰之譬下云禮刑命卽君子之道也命以坊欲命謂規矩制度禮以坊德德逸德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有禮以坊德有刑以坊淫有命以坊欲其爲坊也可謂大矣然或失於德而犯禮或溺於淫而犯刑徇於欲而犯命故曰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若失於德溺於淫徇於欲者則所謂辟也

馬氏曰禮所以制中故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

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禮以坊德所謂戒之用休也刑以坊淫所謂董之用威也命以坊欲則聖人道化之盛也

慶源輔氏曰禮以爲坊則德不失故曰大德不踰閑人有所畏則不敢縱禮以坊德刑以坊淫略而言之也至於命以坊欲則又入深而言之是三者所謂大爲之坊也彼因一事設一禁者豈君子之道哉

郝解子言之者撮其旨也子云者記其辭也坊與防同理欲相爲消長凡民欲有餘則理不足君子制禮爲坊所以衛理禮坊德刑坊淫命坊欲是大爲之坊

禮記詳說

卷裏西

坊記

四

也禮由聖作刑由君出命由天定故曰大坊

新裁坊有二義一蓄水不使不足一墻水不使有餘故坊民理之不足兼制民欲之有餘說一是養性之源一是遏情之流一是制欲之肆自有輕重意專看不足二字有生以後大抵理不足而欲有餘坊只爲不足而設此處不足彼處便不有餘了下三句重坊德爲本恐民不守禮故有刑爲愚不肖者而設也恐民輕視禮故有命爲賢智者而設也總之維禮以坊德坊德所以坊禮義之源不使不足也如此說與坊民不足句意始得彼君子以民心有失非道

無與坊之猶水勢趨下非堤不足坊之以道坊民之失猶以堤坊遏水之流也何以辟則坊也蓋理欲相爲消長欲有餘則理不足道也者所以制人欲之有餘而坊民之不足於天理者也然坊民豈易言哉欲易肆理難存雖大爲之坊民猶有悖道而踰之者况於無坊乎是故君子有憂焉有違於德者制爲節文以繩之長其性之善以養其源而坊德之日薄也有失於淫者則設刑法以禁之戒其情之蕩以節其流而坊欲之日熾也然人之欲無窮非刑禮所能盡坊者於是又爲命之說示之使知人之欲無窮天之命

禮記詳說

卷裏西

坊記

五

有限而人力莫施於是順受其正而觀餽塞羨慕止修禮之民庶幾哉刑所不能制者命制之君子坊民之道斯其曲盡也哉

說約此言君子以道坊民之意乃一篇之綱所謂道者不外禮刑命三者三句須歸重德句淫欲皆德之失也刑命皆禮之輔也後面通言禮以坊德者禮非一端可盡而刑則不必多言命又未可輕言也

纂訂不足在天理上人欲熾勝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一云人心之欲無涯而常若不足以不足而無涯未有不踰其則者故云坊民之所不足者也不

作理不足說亦妥

心典坊德養性之原也此蓄其在內者坊淫遏情之流坊欲制欲之肆此境之在外者民概以人言不專指百姓

新旨不足也分上論以道坊民下詳所以坊民之道只重禮以坊德一句

按首句提起坊字坊民不足申坊字之義大爲之坊見不可不坊禮以坊德三句正所以爲坊也三句平列坊之道方全時講多重坊德句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

禮記詳說

卷重西

坊記

六

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

陳注方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者不獲恣則有義彼之志故約斯盜驕者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而爲之節文富者不以有餘而慢於人貧者不以不足而窮其身貴者不以在上而嫌於物皆由有禮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嫌也

鄭注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嫌恨不滿之貌也嫌或爲嫌

孔疏此一節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爲之節文使富不至驕貧不至約故聖人之制富貴也者既其置坊故聖人制爲富貴貧賤之法也不云貧賤略其文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者此爲富者制法也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足至驕也貧不至於約者此爲貧者制法也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闢不令至於約也貴不嫌於上者此爲貴者制法也貴謂卿士之屬也嫌

禮記詳說

卷重西

坊記

七

恨不滿之貌也聖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爵以薄於己者也故亂益亡者結上文也益漸也亡無也使富而不驕貧而不盜貴又不恨故爲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者亦從可知也長樂劉氏曰約謂愧恥乎其不足所以愧恥之極斯爲盜矣驕謂踰違於禮法所以踰違之極則爲亂矣聖人所以自天子至於子男爲之田制而差其禮樂之度數也自卿大夫至於庶民爲之祿制而定其食用之等降也上下既分民志一定而僭偏不興於其心故亂益亡者禮之制也

石林葉氏曰貴賤尊卑者節也升降上下者文也有節以制其等有文以別其位則富不驕貧不約貴不嫌於上雖然禮之所則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約是氣歉驕是氣盈坊主於禮故此著言之作者之謂聖故制富貴聖人之事也嫌謂滿足賁不嫌於上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之意

郝解貴不嫌於上謂不偏上也嫌同貪恨之狀貴擬上則不奪不厭故曰嫌亡無同

新裁民坊者也截上原聖人制禮坊民之由下舉聖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八

人以禮坊民之實聖人制富貴之制乃節制非創制也使民二字爲下三句總括 節文約驕中俱是用得著不是節屬驕亂文屬約盜須節其約盜之心而約盜化文其驕亂之心而驕亂泯下重一制字驕約氣也禮天理之節文治人之情就是人情之節文理能制氣者也下制富貴制字正是節文他的處在彼貧富遇也貧而樂富而好禮唯君子能之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氣之歉也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氣之盈也惟約不獲恣則有羨彼之志故盜惟驕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亂夫驕亂約盜之情皆過

不及之所至也禮者天理中之節文能因人過不及之情而授之節文爲人立坊者也蓋天理能制人情自然之道也故聖王以一定之理節天下貧富之情焉家富不過百乘使富者不以有餘慢於人而驕一夫受田百畝使貧者不以不足窮其身而約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使貴者不因其貴嫌足於物而肆意妄行如是則民皆由於節文之中富貴貧賤各安其分而無亂矣聖人坊民之道何其善哉

纂訂此夫子重貧富之坊也小人四句是人情禮者一句是坊這人情且先說禮之能事如此下面方說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九

聖人制禮 首言貧富中言富貧末言貴彼此互文古文法如此 禮者因人之情十七字作一氣讀泛就人情言不專屬貧富上故聖人制富貴以下方就貧富言賁不嫌於上慷慨也足也快心滿志便不免有淫縱之患惟受限於制則終日循分之不暇又何至嫌此說亦有意注伐冰二句作取物快足說太淺一云慷慨君祿爵之薄又穿鑿矣合參制富貴即節文意使民二字貫三句即上爲民坊意按約是氣歉有踣促不舒展之意 嫌口實切當是

謙上聲乃合款字義不滿足之意也若作快足解則不合依口尊讀 貴者在上位故云上以其所處言

郝京山作貪悞偏上另一說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陳注眾而以寧謂家族眾盛而不以悖亂致禍敗也天下其幾言此三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也毒螫蟲也刺厲王言民苦政亂欲其亂亡故寧為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千乘諸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十

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家富卿大夫之富也不過百乘其采地所出之兵車不得過此數也 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

鄭注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眾家恆多作亂

言民之貪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 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

孔疏此一節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僭畔逆之事

言家族眾多必致禍亂家族眾而得寧者普天之下其幾多人矣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得寧如此三者言天下極少故云其幾矣 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言民之惡者貪為禍亂安為荼毒之行以害於人民多如此故云上三事天下甚少 以天下為惡者多故為限節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之賦卿大夫都城不得過百雉卿大夫之富采地不得過越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 古者方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十一

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為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按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按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

二千五百家爲鄉大司馬云五師爲軍則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師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注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爲通

禮記詳說

卷重甫

坊記

主

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故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又論語云道千乘之國鄭注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但十里八

里不同於上已釋此皆謂天子諸侯兵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間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

禮記詳說

卷重甫

坊記

主

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眾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於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授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高一丈長三丈爲雉者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里者周禮典

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五爲節國家謂城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云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居其一一是大都五百步爲百雉也但國城之制凡有二義鄭之此注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按鄭駁異義又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都杜預同焉與鄭此注異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唯卿百邑未

禮記詳說

卷重畜

坊記

十四

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按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按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

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按鄭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

嚴陵方氏曰制國不過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城不過百雉即左

禮記詳說

卷重畜

坊記

十五

氏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蓋公卿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於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而已所坊之事不止於民經每以民爲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爲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俟乎人爲之坊矣

石林葉氏曰貧而無怨難能好樂則處貧之至愚夫

愚婦一能勝予眾而以寧者則處眾之至以樂處貧
禮處富則寧眾者固處貴之事也有土地則有兵車
乘者車之所以載也故制國則言乘雉之爲物守死
而不犯分有自衛之道也故都城則言雉諸侯雖其
富貴不極而其爲國千乘百雉至於大夫則其上亦
有君非備貴者也故止言家富而已先王辨貴賤之
分而諸侯大夫等差如此者蓋坊民爲主其弊也諸
侯倍畔以相篡所謂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者此也
却解眾而以寧言勢眾能安寧不悖亂者不多見也
詩云以下記者引證民畔之意後倣此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六

新裁荼毒分上是見不爲悖亂者之難下是先王制
一定之禮以防之也 上三句俱指諸侯卿大夫言
此節分明是王者待宗藩之策古者諸侯卿大夫都
是王者宗族看眾而以寧句極重分明有箇族大難
制之意

說約此坊民之畔也荼毒截上言隨寓而安之難下
正詳其坊也貧富眾俱指有位者言好樂等反畔字
看卽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怙勢而弗順
也此非超出貧富世守忠厚者不能故曰天下其幾
引詩言眾以寧之難而貧富可知制國三句正先王

制禮有一定不使之不及而貧不使之過而眾且富
也

合參引詩證上三者言民既寧爲荼毒可見貧必不
好樂富必不好禮眾必不肯自寧矣安得不有禮以
坊之猶有畔者謂有禮以坊之且然况不坊乎

纂訂此節貧富蒙上文來單重眾而以寧句眾而以
寧與左傳能以眾整語氣同下有國有家正有眾者
也 子云禮以坊貧富固矣至有國有家者不但富
而且眾此尤不可以無坊也不觀貧而好樂富而好
禮與能以眾盛而安寧者天下其幾乎言此三者不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七

多見也詩大雅桑柔篇云言貧賤者因貪富貴而作
亂寧爲荼毒之行而不顧可見眾之不易寧也故先
王慮之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兵車千乘之地制都邑
之城不得過百雉之數制卿大夫之家不得過兵車
百乘之地皆所以坊其地廣人眾而不得寧也以此
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而况可不坊邪

按貧而好樂二句引起眾而以寧下明眾之意坊
民民字泛看卽人也諸侯在其中 或謂引詩兼承
上三句說不甚聯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

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陳注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唯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

鄭注位朝位也

孔疏此一節明章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章疑者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別微者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

嚴陵方氏曰若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故不迎尸於門外以明其疑茲非禮所以章疑者乎士唯說齊衰於公門以表其微茲非禮所以別微者乎貴賤有上

禮記詳說

卷重古

坊記

六

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別有位則各安其分而不爭矣故民有所讓新裁民坊上就禮看下就人之用禮者看疑以人心言微以事迹言二字且虛說貴賤有等三句正章疑別微之事疑不章則民以惑心生爭心微不別則民以隱幾生競端要看得疑微與讓有相干疑微明則人心豁然於分守而相讓矣誠以是非不決之疑禮以章明之則理明而從違審和正方動之微禮以辨別之則幾決而取舍定凡此所以坊民使之從是而去非趨正而避邪如堤坊遏水之流者也何以

見之蓋貴賤之等自一命以至九命衣服之別自一

章以至九章朝廷之位自極尊以至極卑其間等級之度毫髮不可僭差此正疑微之所在也誠使禮達分定而見於貴賤有等級見於衣服有隆殺見於朝廷有位分則疑以禮而章微以禮而別而所以教民讓者在是矣吾知禮則不爭而僭擬陵犯之心自息爵之賤者必讓於貴服之殺者必讓乎隆位之卑者必讓乎尊而民得其坊矣尙何疑微之不正而自外於隆禮之化也哉

心與此言禮以坊德之事首三句且虛說貴賤三句

禮記詳說

卷重古

坊記

九

平正章疑別微之事民坊是得其防意貴賤不紊衣服不踰朝廷之位不越便是讓不必推開新義云諸說皆云是非不決之謂疑章則從違審和正方動之謂微別則取舍定如此似泛而無味疑與微卽下貴賤等之類還在等威名分上說疑如疑於君疑於臣之類微如繁縷之小物陰霜之始疑是也有所讓皆知章之別之也彙訂此嚴疑微之坊也疑微二字且虛說章疑別微起下三句以爲民坊起末句以上就制禮者說尙未著在人上到下面方是君子用禮之實意別正所以

爲民坊串看有等有別有位正章疑別微事要與讓
意相貼

按實賤有等三句宜平列民有所讓總承不必制重
朝廷句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
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
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
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
得同姓以弑其君

陳注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夷之也君不稱天避天

禮記詳說

卷重車

坊記

三

子也大夫不稱君而稱主避國君也詩逸詩也盍旦夜
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言視彼盍旦之夜鳴以求曉是
欲反夜作晝求所不當求者人尙且惡之况人臣而求
犯其上乎不同車遠害也纂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
異姓同車則不嫌

鄭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

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
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大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
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言皆爲使民疑惑不
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職視從父昆弟 盍旦

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
而亂晦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
眾也 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
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
軍同服爾

孔疏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者言春秋之義但書其
卒不稱其楚越王喪葬之事謂書卒不書葬也若書
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按春秋
越子卒經傳全無其事但記者據越稱王之後追而
言之非當時之事也 禮君不稱天者謂諸侯之君

禮記詳說

卷重車

坊記

三

臣子不得稱之曰天公辟天子大夫不稱君謂諸侯
之大夫家臣不得稱之爲君辟諸侯也 所以不稱
者恐民之疑惑也 盍旦是求旦之鳥夜中而鳴以
求早旦不可得也言人視彼求旦之鳥欲反夜作晝
是鳥無識也求不可得之物人猶尙惡之况人上僭
於君求不可得之物以下亂上人惡之可知也 所
引春秋傳者按宣公十八年楚子旅卒公羊傳曰吳
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若書葬當書葬楚莊王辟
其王之號故不書葬云臣者天君者言臣尊君如天
故云臣者天君云稱天子爲天王者則春秋稱天王

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云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者則下引周禮主友之讎是稱主此據臣下自稱己大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他人汎例言之大夫有米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爲其君布帶繩屨傳言君謂有米地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主曲禮云執主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也故左傳晉士句謂荀偃爲主云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者接魯語云季孫問於公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是也此逸詩也言夜是闇時此鳥必欲求明是求而不可得者也意欲反夜

禮記詳說

卷重古

坊記

圭

而爲且猶若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爲上也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云唯在軍同服爾者接春秋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旂又公羊成二年鞏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

嚴陵方氏曰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土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也蓋且卽月令所謂鵬且蓋何不也何不且是

求且而已故名之以此人患之者以其亂晝夜故也君臣之別晝夜之象也其可亂之乎故引逸詩以況之乘車之法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

馬氏曰王祭賓客有旅賁服王之服而趨節服氏服王服以維王大常其在軍陣則射人命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而皆無與王同車者

石林葉氏曰禮之別微則衣服有別至別嫌則親疏異矣故同姓親也不嫌於爲同不同車所以寔之異姓疏也雖與同車嫌於爲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

禮記詳說

卷重古

坊記

圭

差而後推及於車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祗簪者郝解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引夫子修春秋之義楚越僭王故正其爵而稱子君不稱天惟王稱天王大夫不稱君但書其名字與爵氏皆記者引以證防民惑之意後倣此蓋且鳥名夜鳴求旦月令云鵬且不鳴猶思謂其不當鳴而鳴引詩以徵惑民之意今詩無此語君不與同姓同車嫌太偏也異姓則無嫌同車則不同服同車同服似二君矣

新裁只重土無二王天無句引起之辭家無句比方之辭尊無句頂土無句亦以無二日無二王引之言

君者日之象天無二日矣而土有二王乎推之而家無一主者亦若是也夫王爲有土之至尊而無有上之其猶之天日至尊家主至尊不可上也非所以示民君臣之別乎

說約春秋與禮作二事看春秋於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恐民惑於夷夏有二王也禮君不稱天恐民惑於中國有二王也不稱君恐民惑於一國有二君也不同車段輕

按此承上章疑別微說來通節以君臣之別爲主春秋禮總是恐民之惑患蓋且正惡其惑人也同姓不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圭

同姓又是進推一層亦足見君臣之別 蓋且之鳴未明而人聞之疑於明是惑人處注求所不當求似太深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陳注食祿也浮在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

鄭注亡無也 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

己勝祿則近廉

嚴陵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

故亂益亡夫權輿之無餘不害爲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爲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以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

石林葉氏曰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祿以久奠食蓋食與祿異也食浮於人則爲非義故君子寧使人浮於食

郝解富貴人所難辭貧賤人所難處能處貧賤辭富貴則能讓而不爭矣浮猶過也

新裁益亡上言君子謹於辭受之善下是舉其受祿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圭

之一端以實之也 辭貴恐立乎本朝而道不行也

辭富恐素餐也總是人浮於食之意有恐不稱富貴而辭之之意則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以培才德而爲

不浮食之根本者無不至矣 君子於爵之貴者則嫌其德之薄不足以居而辭之矣若夫賤則安之而

有所不辭於祿之富者則嫌其功之小不足以受而辭之矣若夫貧則安之而有所不辭則甘貧賤尚辭

遜而僭亂之禍泯矣然果何自而見之蓋德本不足貴而食貴者之食德本不足富而食富者之食食浮

於人者也有可貴之德而不辭賤者之食有可富之

德而不辭貧者之食人浮於食者也食浮於人者有素餐之愧而適以起貪得之亂人浮於食者有廉靜之操而適以免貪亂之失故君子與其徒富貴而食浮於人寧使不辭貧賤而人浮於食之爲愈也君子之辭富居貧辭貴居賤也如此此所以能遠亂也與說約此爵祿之坊也貪位慕祿亂之階也君子辭貴云云兩辭字有不敢之意兩不辭有安之之心如此則有相讓之美無爭競之風故亂益亡

新旨此辭受之坊亂是爭爵競祿之亂末二句作推君子之心看妙

禮記詳說

卷重車

坊記

美

纂訂食浮二句原其心也說者俱作舉受祿一端辭爵例見近云通承爲是此正辭富貴之道也

按食兼貴富以貴而受祿爲食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陳注詩小雅角弓之篇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爲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

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此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方氏曰禮六十以上邊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

鄭注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邊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己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孔疏所引詩者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小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其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又

禮記詳說

卷重車

坊記

美

受爵祿不肯相讓行惡甚至至於滅亡引之者證上每事須讓也

嚴陵方氏曰禮以臥者爲衽坐者爲席合言之一也

貴人而賤己則不驕先人而後己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揚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皆謂是矣

山陰陸氏曰引此者著於君倘如此其他可知也却解讓美受惡讓上坐下讓貴就賤皆君子以身教民之事猶犯民猶不率教也

新裁此言君子教讓之坊觴酒至犯君三者皆教讓之事而民猶踰之者以讓在禮文而不本於己身也下段二者皆是由己身以盡讓故民感之而作讓貴人賤已則不驕如不自尊其身而尊人之身是也先人後已則不爭如不自尚其功而尚人之功是也辭讓之心人所固有而君又有以倡之則勃然興起而莫禦矣不惟以身先讓道且貴人先人有讓之實了

說約觴酒一段鄉飲之禮在席一段燕飲之禮朝廷一段族食之禮貴人賤已即尊人卑已意先人後已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三

即急於為人而緩於己私意此不驕不爭所謂讓也稱人之君二句是言貴人先人之義稱君且然況己身乎

纂訂作讓只貴人賤已先人後已盡之稱君二句正貴人賤已先人後已之一事惡是酒肉之惡者角弓詩兄弟因杯酒得罪相怨觀者為持平之論以解之引此證犯齒而犯貴犯君可例見爵注作酒器不如從詩作爵祿為長貴賤先後總是不驕不爭的意思一云貴賤以位言先後以齒言亦通子云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所以尚齒也故上之人觴酒豆肉

讓而受惡以率之然民猶有犯齒者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所以貴貴也故上之人在席之上讓而坐下以率之然民猶有犯貴者族人不得戚君位所以尊君也故上之人朝廷之位讓而就賤以率之然民猶有犯君者詩小雅角弓篇云凡人之不善其相怨也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己之曲直又其端甚微僅一受爵不讓耳而禍遂至亡身而後已以此見人情之難坊而上之不可不讓也然則民如之何而後作讓耶其讓本於己身乎夫子又云君子分之所在貴人而賤己如不自尊其身而尊人之身是善之所在先人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完

而後已如不自尚其功而尚人之功是所謂身讓也則民亦感之而作讓無犯上之事矣故禮稱人之君曰君尊之也自稱其君曰寡君示謙也稱君且然況己身乎

新旨觴酒一段正起下貴人一段

按注疏相怨一方似各在一方說陳注作一偏說覺活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倍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備死而號無咎

陳注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勗勉也莊姜言歸妾戴
媽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
以勗爲畜者言能容畜我於心而不忘是不備死忘生
之意也 疏曰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
得君上則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備
於死者亡謂身爲國事而出亡在外存謂存在國內者
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以此化民
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倘死而號無告者言民
倘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也

鄭注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 此衛夫人定姜

禮記詳說

卷重南

坊記

三

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
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
於寡人 死者見偕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
無理也

孔疏此一節明坊人倘死嚮生之事

嚴陵方氏曰死謂爲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爲國家亡
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
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
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死
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備

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
可以託號無告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廬陵胡氏曰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此邶風燕燕
篇衛莊姜送戴媽令以婦道勉己也寡人莊姜自謂
此以勗爲畜鄭又以爲衛定姜之詩令獻公畜孝寡
人鄭之自相抵牾多此類

郝解利祿先死謂先賞死難之臣亡謂流徙者存謂
安居者不備謂從上之教可以託謂民信厚可付託
也倘死而號無告謂民風薄惡死相背棄老弱號哭
無所控告也

禮記詳說

卷重南

坊記

三

說約此君子盡仁厚之道以坊民沒於王事曰死出
亡在外曰亡彼既死亡當錄其人之功以及其子孫
故利祿云云詩是衛戴媽勉其夫人莊姜念莊公者
畜只當作勗以勗寡人卽勗人以思先君也引以爲
不備可託之證

纂訂此夫子重仁厚之坊也人臣之於君有死於國
事者亦有生而有功於國者有爲國事而出亡在外
者亦有有功而存處國內者君有財利榮祿之事一
時並與必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亦仁
厚而不備死者矣先與亡者後與存者以此化民則

民亦思義而可付託大事矣詩柳風燕燕篇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是不備死處生之意也以此坊民猶備死而號無告况不坊乎

按疏云民皆不備於死者指民間言則可託亦只作民間相託爲是若作受上之託則不備亦當作不備上戴嬌昂莊姜以念先君容畜意不甚合宜從詩作易號呼而無所告當謂死者之家人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陳注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德者而不吝於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坊記

圭

班祿則民興於讓善尚能者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習藝賤祿賤車非輕祿器也特以貴賢尚能而不吝於所當與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故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則先言而後行不必其言之相顧也 鄭氏曰約與先互言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鄭注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 言人尚德不尚言也

孔疏此一節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 君子約言者

省約其言則小人多言也 小人先言者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也

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賢使能錫子之而無所吝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祿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必有以踐其言焉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金華應氏曰以德以能而詔爵祿以功以言而庸車服此隆古定制也迨德下衰祿未必及有德車未必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坊記

圭

及有能或不祿而取禾或車甚澤而人瘁人君必貴其可用之人而不以祿之富者爲貴貴其有用之技而不以車之華者爲貴則賞必當功而虛言飾貌者無所售矣記者又別君子小人言之蓋君子尚實行而不事虛言小人無誠心而專尚利口此人主所當察也

慶源輔氏曰人賢則祿優然國家之所貴者貴其人之賢不貴其祿之優則民興於讓也車雖工之所聚然國家之所貴者貴其技之聚不貴夫車之器則民興於藝也君子約言務實也小人先言尚華也

新裁言有國家者實德足以化民以明君子務其實也興讓者知不足在己勸勉以求企及於人也實修其善而知其賢之不相及則讓非虛遜也班賜之惠有餘而稱揚之辭不足謂之約言有國家者可以輕賢才而名所與乎故祿所以詔有德者也貴人之德而不吝於班祿則民知所奮而興於讓善矣車所以彰有能者也尚人之技而不吝於賜車則民知所觀而興起於習藝矣此蓋不事虛言而惟務實行故其感民如此則信乎言之當慎矣故君子未見人之可賜以祿不先言其賢也其曰將賜以祿者必其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坊記

書

人之誠賢而始言之耳未見才之可賜以車不先言其能也其曰將賜以車者必其人之誠能而後言之耳所以當有國有家之位興讓興藝之風而為君子也若小人者未見其人之可貴而先言祿焉未幾而又不知所以祿之矣未見人之可尚而先言車焉未幾而又不知所以車之矣名雖惠而實不至何以使民之興讓興藝哉

說約此君子鼓舞人材之坊在於務實也貴人賤祿尚技賤車皆指好賢之實說興讓是知不足在己勸勉以求企於人非謙讓之謂也興藝者慕致治良材

而奮發有為意約言不虛發也如稱人之善則祿之稱人之能則車馬之是也

纂訂君子小人俱在上者如論語易事難說章之君子小人言者言祿車也

按時講皆以君子小人屬有國家者說取上下相聯細玩之終覺有礙予意末二句承民興讓興藝務實而不務華為優應氏之說得之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泣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坊記

書

陳注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挹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則民必違犯也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悖慢之亂作矣信則不欺於民讓則不恃乎己以此臨民民得不親其上死其長乎故曰民之報禮重也詩大雅板之篇詢于芻蕘問於取草取薪之賤者也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鄭注酌猶取也取眾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也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

之於庶民乃施之

孔疏此一節論上取民言則民報禮重之事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者酌取也言在上人君取下民之言以爲政教既得民心民皆喜悅則在下之民仰君之德如天敬此在上所施之恩澤言受上恩澤如受之於天尊之也故云下天上施 上不酌民言則犯也者若在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 下不天上施則亂也者言在下之民若不仰君如天敬此在上所施之恩澤雖有君恩而在下不領則禍亂之事起也 民之報禮重者以君子在上

禮記詳說

卷重事

坊記

美

用信讓以臨百姓則民之報上之禮心意厚重能死其難 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言厲王不用賢人之言故詩人刺之云先民謂先世之君王將有政教之言必先詢謀採於芻蕘之賤者引之者證上酌民言之事

嚴陵方氏曰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所爲未嘗不以民也夫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故下豈有不天上施者乎言必曰酌者以言有當否斟酌而後行之也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

而無以相治故曰亂也君子信讓以蒞百姓則上酌民言矣民之報禮重則下天上施矣

馬氏曰君子之於庶言同則繹之而已故曰酌猶所謂稽於眾也

廬陵胡氏曰民言譬國之藥石也取以爲國則合天下之公願民被其澤戴之如天矣是下天上施也慶源輔氏曰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也下天上施則下尊其上也上下一理而君者民之表也古人惟民是畏信則使民之可信讓則制行不以己制民尊君如天盡敬事之誠則報禮可謂重矣然民不能自爾

禮記詳說

卷重事

坊記

美

也在上之人有以致之耳

郝解酌民言謂斟酌輿論則上施而下奉之如天不然民必犯上悖亂之道也信讓乃所以酌民言也民報禮重所謂天其上也引芻蕘之詩徵酌民言之義牧曰芻蕘曰義皆人之愚賤者

新裁只重酌民言酌民言便是實心不欺故曰信便是虛心不驕故曰讓而報禮重者是下天上施之能事按天上施上字指君上言非天上之上如云上之有施而民天視之也目錄云如天上之所施看上字差矣 待我之政教已出之後民心洵洵之時方思

去用眾言以挽回之則遲矣其取輕忽於民心亦既多矣酌民言金在未發將發之時有量度審處隨時取中意民之天上施也只是王政得申了合其公心即是天道 夫民心至神而民之言至公也誠使爲人上者將有政教之施必參酌較量如此則輿論可如此則輿論否而後布之於民則吾之所行合乎時當乎中道矣故政教雖出於君而有若天之降下者矣誰其違之反是而民言之不酌上之所施違犯乎民心則民亦不天上施而悖逆之矣是故君子有見於此凡有政教之施必信以主之蓋不欺民之爲愚

禮記詳說

卷重言

坊記

美

而有陵忽之意必欲下察民情之中也必讓以出之蓋不恃己之爲尊而有矜矜之態必欲大同民情之中也如是則上之施於民者已不輕而民之報禮於君也必甚重居常則盡臣子之職處變則效忠貞之節其相忘於信讓之化者真有如天之所施雖死而不易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則民言之當酌也蓋可見矣

說約此人君自用之坊也重首二句下四句只反言以足上意 報禮重卽照信讓意講如披赤心而不敢欺竭忠順而不敢亢也若說至親上死長與天上

施無關

纂訂此言主德當順民情爲人君自用之坊也亂也以上總是論上下感應之理下面方著在爲治之人上說犯就是不天上施亂又說進一步報禮重正對亂字兼常變說比天上施又進一步引詩證酌民言之意 酌民言便是不欺於人而信不驕於己而讓若說以實心去酌虛心去酌又多一層了 則犯也只就人君說言事或妄用違犯公義不就民心違犯說報禮重亦就天上施處略推開說仍照信讓意講心典通節以政教貫首二句只泛論其理下四句見

禮記詳說

卷重言

坊記

美

當酌民言之意信讓以下方著君子說

按下天上施下民也上君也下尊君之所施如自天降也 犯字舊指民違犯說犯亂相因蓋分承上文而意實串下 或作上之犯公義是新說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下爾筮履無咎言

陳注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筮之於蓍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 石梁王氏曰鄭箋詩既以體爲卦兆之體何故於此曲附履字之說

鄭注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嚴陵方氏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也汝且能無己矣故怨益亡

慶源輔氏曰善則稱人與人爲善之心也過則稱己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大舜善與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不足言矣民讓善則仁怨不足言矣

禮記詳說

卷重甫

坊記

聖

臨川吳氏曰言在上者善稱人過稱己則民化之亦以善讓人而不與人爭也又且人不怨己也

按履作體兼卜筮說雙縮不爭亡怨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正之武王成之

陳注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鎬京之居蓋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亦協從武王遂以龜爲正而成此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爲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爲讓善之證然此兩節所引詩意義皆不甚協

鄭注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孔疏詩云考卜惟王至武王成之者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詩考卜惟王者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度是鎬京者度謀也言所以卜者謂謀居是鎬京惟龜正之者謂龜能正其吉兆成之謂築成都邑

新裁此言推善引過之風深入於民心怨亡深於不爭讓善又深於怨亡使天下皆密於自治自知善不及人所以讓也君子孰不欲民之曰遠於怨爭而

禮記詳說

卷重甫

坊記

聖

成夫遜讓之風哉在所感何如耳誠知善者人之所欲居者也我有善而讓之於人政教謀猷之善曰惟爾賢士大夫之助焉過者人之所欲諱者也人有過而任之於己政教謀猷之失曰惟我一人之無良焉則己惟不矜天下莫與己爭能己惟不伐天下莫與己爭功民何爭之有然豈惟不爭而已哉民之所以有怨者以其歸過於人也惟過則稱己則自治益嚴而無可怨之迫人心愧服亦無致怨之因矣觀詩之所謂履無咎言其斯不爭無怨之謂乎然豈惟怨亡而已哉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之得於觀感者自

知伐善爲可恥聞過爲可賢以吾之所以讓善者而讓之於人以吾之所以自咎者而咎之於己也豈不作讓乎詩云考卜惟王云云觀武王之讓功於龜則讓善之意可推矣

說約凡四節示人伐善文過之坊也上二節言爲君而讓善於人則民漸化三節言爲臣而讓善於君則民作忠末節言爲子而讓善於親則民作孝首二節一節深一節如云豈唯不爭已哉怨亦因之寡矣豈唯寡怨已哉民亦化之讓善矣兩節善過主君言三箇人主臣言爭謂以善相爭不必說到爭鬪上民不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坊記

聖

爭不與我爭也不怨不爲我怨也不要著民化之說且畱在下讓善講民不爭於善邊較重怨益亡於過邊較重不爭亡怨則人之無咎言似於卜筮之無咎言矣至讓善又進了一步不但不爭亡怨於君已也民皆化之知伐善爲可恥聞過爲可賢亦如我之善稱人過稱己而讓善也引詩見民之讓善於人似武王之讓善於龜也度詩作宅

纂訂通指爲君上者言人謂臣也不爭不與上爭能也若民不與人爭便涉下文讓善意矣怨益亡上不爲下所怨也

按民不爭民讓善似可泛言而時講皆作臣取君臣對言耳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陳注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鄭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孔疏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者嘉善也猷道也言爾有嘉謀善道則入告爾君於內女

禮記詳說

卷重書

坊記

聖

乃順之於外者言先告君於內乃順行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者言此善謀善道惟是我君之德也於乎是惟良顯哉者既推德於君又歎美君子者以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書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以伯禽周公元子既封於魯命君陳令居東郊故知伯禽弟也嚴陵方氏曰作忠言作而起之也

臨川吳氏曰言人臣善稱君過稱己則民化之皆興

起而盡忠於君引書君陳證歸美於君之事於乎歎辭是謂如此也言臣能如此則是良臣而君之名亦顯也

新裁人臣盡忠事君而化民作忠下引書證之也蓋善未必盡出於君過未必盡由於己稱君者辭人所不能辭而君德以彰是讓善之忠稱己者居人所不能居而君過以掩是引慝之忠民作忠者民化之皆與起盡忠於君也亦須體上善過意仰君之德不敢與君爭功而藹然有承休之念知己之非不敢與君同過而油然而有匡辟之思引書證善則歸君之意而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器

過則稱己意自在然亦有稱許此臣意思蓋人臣盡忠而能使民作忠是誠臣之良顯而有古大臣之風矣故君陳曰嘉謀二句是導君以善也而不善者則不入告矣女乃順三句是稱君以善也而不善者則自任之矣有臣若此其德良而其名顯也說約此以忠坊民也

纂訂言切於事之謂謀是方計者言合於道之謂猷是將行者良以德言足為天子之倚毗也顯以名言致吾君於堯舜也

按君陳篇中見聖未見聖云云不似以子繼父之言

君陳非周公子也 良顯書傳作君德此以臣言不

同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陳注泰誓周書引以證善則稱親之義

鄭注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孔疏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鄭謂篇中有此經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器

語但其事散亡

石林葉氏曰義之於君臣其應則民作忠忠者義之屬也仁之於父子其應則民作孝孝者仁之本也父子在內故以應則言本君臣在外故以應則言屬新裁此主有國家之人子言與作忠意相似善未必盡出於親稱親者曰貽謀之臧也此承志之孝也過未必盡出於己稱己者曰繼述之弗善也此怨慕之孝也作孝亦切上意慎修其身以成親之名論之於道而不陷於有過作者民化之皆興起而盡孝於親也

說約此以孝坊民也 看下文引詩講孝處須把繼述基業說予克紂二句證善則稱親紂克予二句證過則稱己

新旨子云人君爲人子善則稱親貽謀之臧庭訓之風過則稱己繼述之不善此承志怨慕之孝也則民化之亦興起而盡孝於親引大誓云云以證善則稱親之意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陳注弛猶棄忘也三年不言見商書說命篇謹今周書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吳

無逸篇作雍謹與歡同言天下喜悅之也此條引論語近之引書義不協 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因知皆後人爲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

鄭注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記父母之過 不以己善駁親之過 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孔疏上文承善則稱親則民作孝故此一節廣明爲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亡孝之事 弛謂棄忘若

親有過失孝子棄忘之不藏記在心也 高宗云者

此尙書說命之篇論高宗之事故言高宗云高宗非書篇之名三年其惟不言者在父喪三年之內其惟不言政教 三年服畢之後言論政教天下皆歡樂也 案其惟不言之文在尙書說命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而鄭云名篇在尙書則是高宗篇上有此二言與書之文不同者鄭不見古文尙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尙書

嚴陵方氏曰子爲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吳

謂敬其美也

石林葉氏曰親之生也弛其過則幾諫以先志敬其美則順行以承意親之亡也三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以思其孝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謹謹則樂之至也雍則和之至也 郝解孝子於親有過則弛之勿求備有美則加敬焉愛之至也引論語記者之言高宗語出周書無逸篇謹作雍謂言出人悅也

新裁此主父沒而言弛過敬美微重敬美邊謂親之有過則弛之而至於善行之可法者則敬述之而不

忘 重敬字弛其過有克蓋前愆之意敬其美有善繼善述之意

說約引論語之隆孝行高宗之敦孝思者以徵孝也纂訂弛過若作棄忘看一常人能之何曰君子蓋爲善以蓋前愆則親之過忘不僅子爲父隱也 此夫子明子道之坊也云君子之於親也親之有過則棄忘之而至於善行之可法者則敬述之而不忘引論語明敬美之意引書義不協借不言二字爲諱親之過以明弛過之意

禮記詳說

卷重事

坊記

哭

按此主繼述言弛過只是不必效法而效法其美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字正是美者當敬而法之豈可改高宗云非高宗之言周公之稱高宗如此云也引書較論語深一層謂三年之間不言而深致其思思其美者而見之言人莫不歡樂之也 舊說不明僭爲訓之不拘論語無逸本解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陳注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怠亦

通詩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

鄭注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 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孔疏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告太平之詩言孝子行其孝道不有匱乏之時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所謂從命也事父母能竭其力所謂勞也

石林葉氏曰雖從命而有所謂不從命故曰從義不

禮記詳說

卷重事

坊記

哭

從命雖微諫而有所謂不微諫故當不義則諍之雖無怨而有所謂可怨故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事親至於可怨則在己者已盡故次之以不匱

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郝解三者皆不得於親之事從命謂命之難者從之無忿戾之色微諫謂父母有過幾諫不匱猶不竭永言孝思之意

新裁從命三句平看從命未足以盡孝而不忿者乃爲孝微諫未足以盡孝而不倦者乃爲孝爲親而勞者未足以盡孝而不怨者乃爲孝蓋有忿有倦有怨

者愛敬之未至也孝之有匱者也不忿不倦不怨者愛敬之不替也孝之不匱者也引詩是贊之之辭非證語 不匱者不激不怠之謂有從容暇豫必致親於底豫之地孝思寧有窮乎

纂訂父母或惡而苦之或怒而撻之皆勞也 此夫子明不匱之孝也云人子之於親有命則從僕或以他事致忿而色未平愉色婉容之謂何故當從命而不忿親有過當微諫而其微也或以積誠難久而未免有倦喻親於道之謂何故貴微諫而不倦親有事則勞而其勞也僕或以任重難勝而未免有怨負米

禮記詳說

卷重甫

坊記

辛

承歡之謂何故須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言無往而不用其情如此方可謂孝末句引詩以贊之蓋有忿有倦有怨者愛敬之未至也孝之有匱者也不忿不倦不怨者愛敬之不替也孝之不匱者也按忿當是所命有不合而忿或以他事而未平兼二意然以命有不合爲正意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五

半陽再觀祖輯撰

坊記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陳注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之貌瘡病也

鄭注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也交猶更瘡病也

禮記詳說

卷重甫

坊記

十一

孔疏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爲孝故君子因此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 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不親宗族故父兄刺之令善也言此有德之人善於兄弟故綽綽然而有寬裕 無德小人不善兄弟交相爲病害嚴陵方氏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况父母乎故曰可謂孝矣族有遠近有尊卑非交相親不足以有合也

馬氏曰附而相親者睦也秦康公送晉文公至於渭陽親之至也贈之以車乘惠之至也繼之以瓊瑰玉

佩言其愛之無已也此為睦於父母之黨 此只說母黨一邊

慶源輔氏曰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族未能孝於其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綽綽有裕故能合族也交相為瘡豈能合族乎

山陰陸氏曰宜於妻黨是慈也非孝也

郝解因睦合族因燕食之禮合聚宗族致親睦之情也令兄弟善兄弟也綽綽有裕寬相容也

新裁上二句言睦族可以廣孝下言君子盡睦族之禮父黨屬諸父昆弟母黨屬諸母諸婦此皆親所愛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二

敬者睦字渾是恩義淡洽意兼愛敬看錫類上說合族就是睦言君子因而睦之以合族之禮也 此人之情誼不特與父母相流貫且與父母之族黨相流貫方謂之體親志之孝 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兄父母之黨乎此正吾親所常用愛敬者推吾愛敬父母以愛敬之是能體親之心而廣為子之道故可謂孝夫惟睦族為孝然非合族則無由致其睦之道故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聚曾宗族為燕食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庶可以廣

孝矣

說約兄弟亦族中之一引以示例

纂訂此承上章明錫類之孝也首二句泛論其理第

三句方著為子者說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陳注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

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辨別也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所以厚敬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三

親之道書商書大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襲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

鄭注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

差遠也謂今與已位等 辨別也 同位尊卑等為

其相襲 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

相襲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孔疏以父之執友得乘其車不得衣其衣以衣在身

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知今與已位等者若尊

卑懸絕假非執友不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已位等但

是父之執故不可衣其衣也 尚書大甲三篇伊尹戒大甲之辭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言爲君不自尊高而與臣子相褻則辱其先祖也若爲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辱累其先祖故鄭注云君父之道宜尊嚴也此則因君見父耳

嚴陵方氏曰衣於身最密前經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不同席席言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四

所坐之席也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義則一而已 山陰陸氏曰拘者以衣不可衣車亦不可乘其肆者又或以爲車可乘則衣亦可衣唯君子爲能如此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慶源輔氏曰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石林葉氏曰子之事親其道則主於孝其情則主於敬廣其孝至於父之執不衣其衣嫌於近親也厚其敬至於父之位不同近處嫌於瀆尊也 說約此因論睦族而推及於父執爲廣孝之道也廣

孝即錫類之義養親一段甚言不敬之罪不同位一段言辟父之尊若父子同位則父失其爲父有忝於祖便如君之不君而忝厥祖一般爲子者而致父之忝祖如此安得爲敬乎引書惠于邊

纂訂此亦承上章明錫類之孝也此節三段各自爲意上下原不相蒙大旨當以敬字串看 曲禮父子不同席謂所坐之席也此言不同位謂所立之位也各有尊卑同則相褻以厚敬責子之盡敬也 子云孝子之不匱不但推之睦族已也又推之而敬於其友焉是故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蓋車所同也不可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五

以衣其衣蓋衣所獨也若此者君子所以廣孝而敬父之執同於父也子又云君子之所以爲孝者非以其養以其敬也若徒以養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別於小人乎甚矣敬之要也子又云禮父子不同位蓋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正君子所以厚其敬親之道也商書大甲篇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蓋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爲子者若使父不父而忝祖豈得謂之敬乎

按三子云上子云至廣孝截因上錫類之孝而及之也下二子云一云能養不可不敬一云厚敬蓋相聯

說下舉不同位以見敬之一端厚敬謂極致其敬

亦祖見所繫之重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歡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陳注曲禮云恆言不稱老與此意同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感人而使之傷者歎也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戲而不歎非專事於戲也謂爲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猶云可爾恨歎之聲則傷親故不爲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六

鄭注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嚴陵方氏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恆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說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內欲其和而已故戲而不歎

慶源輔氏曰孝慈一心也然人情多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已其所以慈者亦必不中節姑息而已閨門和樂之地也而有歎言則其處家者可知矣戲而

已婦子嘻嘻則又不可

長樂劉氏曰言孝所以盡子之道也不言慈不敢責愛於其親也

郝解言孝不言慈事親不敢私其子也戲而不歎戲以娛親不歎以傷親也

纂訂此以慈明孝之當厚也子云慈孝之心一也而人之情往往薄於孝而厚於慈是故父母在人子不稱老所謂恆言不稱老也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也閨門之內戲而不歎所以致娛而不忍傷也皆孝之厚也 戲謂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七

孺子言笑如老子所爲非戲謔也一云孝者吾之所以事親慈者親之所以待我吾所得自盡者孝而已又何心於父母之慈哉故言孝不言慈薄於孝是薄盡於親厚於慈是厚望親心二說皆人情所有讀之感歎

按慈以慈其子爲是若親之慈已則無時無處不當體貼而可以不言置之罔念乎責望親慈之說不可用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

此坊民猶忘其親

陳注方氏曰爲親之死故爲尸以象其生爲神之亡故爲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

鄭注有事有所事也

孔疏示民有事也者言所以祭祀有尸宗廟有主者下示於民有所尊事故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者言人君脩立宗廟恭敬祀事者下教於民追孝於親也

程子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八

嚴陵方氏曰敬老謂其敬於親而孝所以事親也故敬老則民作孝

餘見注

石林葉氏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尸則斯須之謹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謹也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若夫宗廟久而廢壞則脩之祭祀立尸以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也故曰追孝

慶源輔氏曰敬老言朝廷行敬老之禮也

郝解敬老老近於親也長民者敬老於朝則民興孝矣示民有事教民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也

新裁朝廷之上易於貴爵而賤齒而猶敬老所以民

知興孝下身教乃是孝親實意又是使民興孝之本

朝廷爲風化之原君長斯民者於朝廷之上而盡其敬老之禮焉則民之感於敬者莫不曰老者猶敬之况於吾之親乎由是隨分以敦其一本之情盡道以隆其天性之愛相率而興起於孝者自不容已矣然徒作其孝心而未知所有事於孝也故又以身示教焉其在於祭祀也爲之尸以象其生焉在於宗廟也爲之主以象其存焉若此者所以示民事死如生事亡如事存不忘其所由生耳惟宗廟之有主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九

故脩之以飾其廟貌惟祭祀之有尸也故敬之以致其明禋若此者所以教民追其不及之養繼其未盡之孝竭力以報其親耳君子之身教如此庶幾民興孝而不忍遺親矣而民猶有忘親者焉是又可以無坊乎

說約此脩祀典以教民之孝也長民者以天子諸侯言朝廷指地言長民者在朝廷尊嚴之地亦且敬老况於親而敢不敬乎故民化之而作孝也然徒作其孝心而未知所有事於孝故又以身示教焉有事以行言追孝以心言有尸有主尚虛此正示民之有以

事親而一脩之一敬之則吾之所以事親者正以追續其孝於不窮也作孝以事生言追孝以事死言忘其親須兼二意

纂訂此夫子重興孝之坊也長民者三句作上下感應說特虛論其理下有事追孝兩段乃是孝親實意又是興孝之本上作孝指事生言有事追孝主事死言脩宗廟根有主來敬祀事根有尸來二者皆不忘親處 有尸二段辭平而意串 尸用於祭祀之時故言敬如盡志盡物是主棲於宗廟之內故言脩如補葺潔除是皆不忘親以教民興孝處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十

抄敬老與下文不聯故時講深一層作身教說用在作孝之後而有主有尸難以合敬老說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陳注邇豆簋鉶之屬皆祭器用之賓客以寓敬也菲薄而廢禮與過文而沒禮皆不得為敬主人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主也易既濟九五爻辭禴薄也詩大雅既醉之篇 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

故言爭利以忘義

鄭注祭器邇豆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為燕器 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 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 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孔疏前經坊民以為孝之道此經教民以為敬行義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十一

之事 菲薄也言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沒過也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其事沒過於禮也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也紂之國中奢而慢禮雖殺牛以祭不如西鄰文王國中以為禴祭但殺豕而已以其祭儉而恭敬故也 大雅既醉之篇言成王祭祀合於禮儀既盡也言君臣上下盡醉以酒至於祭祀之末觀十倫之義盡飽以德

石林葉氏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為貴以其內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為

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沒禮惟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德惟其不必非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禴蓋君子無意於菲美者示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示其思義民之反此乃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者以其事示之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苟以菲而過乎儉則禮之文廢而不存苟以美而至於奢則禮之情沒而不見詩曰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不以菲廢禮之謂也儀禮曰幣美則沒禮不以美沒禮之謂也祭其食所以敬其主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蓋報施之禮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士

也曲禮曰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與此同意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者則以在禮而不在物故也故餓者不食嗟來乞人不屑蹴與凡以是而已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故終言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此篇所記凡十七節言此坊者十六而於此獨曰示民蓋以此示民則民有所倣以此坊民則民無所踰示之將以坊之也此止言飲食之際未足以盡利義故止言示而已後重言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則利義於是乎盡故繼之曰以此坊民民猶忘義爭利以亡其身然合而言之其實一

也

慶源輔氏曰以菲廢禮則失於吝以美沒禮則失於驕自處如此則處神可知醉酒而已非君子事也郝解敬則用祭器謂敬賓客以祭器饗之如籩豆鉶簋之類惟敬不論物不以菲廢禮少之爲貴以其內心也不以美沒禮多之爲貴以其外心也主人親饋敬客客以祭而食以敬主人君子有禮則食無禮則不食不論物之厚薄也禴祭薄祭引易辭明敬不在物也民爭利忘義惟其物耳

新裁敬字提起作冒下以陳器用物行禮三段趕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士

說一步深一步用祭器了又要不菲不美不美不美了又要親饋總是主之委曲致敬於賓也菲美不當於中雖用祭器無益也親饋不致其敬雖致祭器無益也過文當云豈曰祭器用矣足以完敬矣而菲美隨意也哉又豈曰菲美稱矣足以伸敬矣而親饋可缺也哉親饋之禮不至不但不祭而已雖美且不食焉彼敬者主人之所以接賓也主人敬客故燕饗之物一以籩豆鉶簋之祭器陳之而以神道事焉可謂敬矣然物之實於器者或豐儉失宜則有乖於禮非敬也故君子不過於儉而以菲廢禮不過於豐

而以美沒禮蓋禮有一定之中制非則不及美則過之也夫不廢禮沒禮可謂敬矣使不非不美之物而或不出於親饋亦有缺於禮非敬也故主人親饋與否而客之祭不祭因之然豈惟不祭哉苟主人不親饋而無禮則君子雖美不食焉況於非乎易云東鄰等言在誠不在物也詩云醉酒飽德言在德不在味也非即主人當敬之謂乎夫祭器以寓敬也豐儉以全敬也饋物以致敬也三者盡而交道全矣敬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說約此言賓主之坊 君子不以云云蓋食則有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五

有美而敬則無不致也此只重禮字不重非美字試觀饋與不饋君子所以觀敬而客之祭不祭遂因之甚至以無禮之故而不食者可不敬哉言敬言禮一也

纂訂兩箇君子不同前以主言後以賓言引易喻奢而慢不若儉而敬也引詩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也幽明雖殊其貴敬而輕食一而已

合參用祭器以饗賓客所以伸敬也敬之所在爲禮禮主敬不嫌於菲可以菲廢禮乎禮主敬不尚其美

可以美沒禮乎親饋則祭不親饋則不祭爲其有敬有不敬也不敬則無禮雖美不食然則禮豈在菲與美哉在敬耳易之受福詩之飽德皆言敬也敬不至則利也非義也爭利忘義禮教自此衰也

按敬字提起菲美二句言用物合禮敬也食禮親饋言行禮時合禮敬也不親饋則客不祭句反言之雖美不食永不親饋說下引易見在誠不在物引詩見在德不在味而總在於敬子謂引易可證菲美一層引詩可證親饋一層德以主人之禮隆意厚言爭利而忘義謂重食而輕禮也 新裁分三段太板當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五

會看敬賓用祭器是美不以美沒禮而又必親饋以致敬非廢禮是陪說大意當是如此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

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陳注承奉事之也醴齊醢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位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以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眾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

也祭禮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此以和睦之道教民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言禮儀盡合於法度笑語盡得其宜也

鄭注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 淫猶食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 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 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醕之咸有薦俎 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 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末

孔疏此一節明祭祀恭敬之義使禮儀各得其所 七日戒者謂散齊也 三日齊者謂致齊也 承一人馬以爲尸者謂承奉一人馬尊之爲尸也 淫猶食也然醴齊醴齊澄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 尸飲三取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者言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少是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也 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 在堂下之人觀看於堂上之人以爲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 小雅

楚茨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澄酒清酒也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醴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唯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醕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爲沈齊酒爲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醕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醕在戶爾 知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者儀禮特牲文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七

嚴陵方氏曰七日戒三日齊並見禮器郊特牲曲禮曰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也夫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則敬之至矣故云以敬敬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爲精甘者爲麋若郊特牲所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濁者爲質清者爲文若此所謂醴酒在室澄酒在下是也其質在上其文在下則先王之所尚固可知矣示民以此豈有沈酒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也亦見禮運玄酒在室解尸飲三取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

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者因祭祀之酒肉也聚其宗族者謂羣昭羣穆咸在也聚其宗族則交相親矣故曰教民睦也

山陰陸氏曰澄酒沈齊也沈齊以能沈溺在下且雖澄猶在下也是之謂示民不淫尸飲三眾賓飲一裸獻朝獻饋獻皆如此非特醕尸三獻如此而已蓋裸獻王一裸尸於是昨王后一裸尸於是昨后賓一裸尸於是昨賓周官所謂諸臣之所昨是也昨言諸臣而已則王與后可知他獻倣此然則尸飲一王飲一尸飲二后飲二尸飲三賓飲一此尊卑之序也昨當爲酢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太

石林葉氏曰齊濁則陰也酒清則陽也齊者鬼神所饗則醴醕升而在上酒者人所飲則澄酒降而在下禮運言醴醕在戶此言在室者蓋室以戶爲啓閉言其內則曰室言其外則曰戶尸象神者也賓助祭者也故其飲有上下助祭而羣昭羣穆咸在其賜爵者皆以齒也故以教民睦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義定醕尸皆在堂故堂下觀乎上却解承一人謂奉一人齊戒以奉趨走以避敬之至也過之者趨卽曲禮謂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也醴醕澄三酒薄者在內厚者在外尤厚者在下貴

淡醴醕示民不沈溺於味也尸飲三謂主人主婦賓客獻尸後主人乃獻賓故賓止飲一尊者飲多卑者飲少故曰示民上下因其酒肉謂因祭祀酒肉聚其宗族羣昭羣穆祭畢旅酬教民親睦也堂上觀室中之禮堂下觀堂上之禮引詩徵禮儀之善也卒度謂盡合法度卒獲謂盡得其宜

新裁睦也分上言祭禮之義無非所以彰教下二句當肅其儀以爲示教之本也 惟其爲觀也所以爲教之本 君子之將祭也七日戒三日齊承事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所以教民敬尸而不敢褻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九

以陳祭言之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味薄者上而尊之味厚者下而賤之示民之不淫於味也以獻酬言之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是尸飲三也然後主獻賓而飲一者尸尊上也賓卑下也尊者獻多卑者獻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以既祭言之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而相燕飲者所以示民敦愛以聯情而教之睦族也此教之以心之敬也而禮容之閒尤敬心之所寓可使其儀不中禮哉故主人之行禮於室中者事尸固致其敬矣而堂上有長賓長兄弟焉觀室中之敬以爲敬則室中肅而堂上亦不敢不肅矣長

賓長兄弟之行禮於堂上者事賓固無不敬矣而堂下有賓弟子兄弟之子焉觀堂上之敬以爲敬則堂上肅而堂下亦莫敢不肅矣人已交敬上下無閒此所以可教民也不然吾恐卒度卒獲與小雅不相似而何以立教哉

說約此祭祀之坊 細分之上四段一是未祭而事尸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過之總見是敬是以敬尸之道教民也一是方祭而設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而以賤味之道教民也一是祭祀旅酬之時尸受三獻賓始飲一而以上下之等教民也一是祭末私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三

燕之時因酒肉以會宗族而以和睦之道教民也是祭之始終皆教之所寓使或不肅其儀又何以示教乎堂上二句總承說下夫儀以交視而肅如此則有以示立教之本矣觀字宜體示教意講下之所觀上之所示也觀之所得教之所傳也是以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無往而非示教也

纂訂室中堂上禮儀以升降上下之節言堂下禮儀以酌獻酬酢之文言惟其相親是以卒度卒獲與小雅相似故引詩以贊之 觀字中有交相肅意引詩以明容無不肅之意在上二句言外 舊說四段示

教之義堂上二句示教之本看來禮儀之肅就在上四段示教中見出蓋室中卽主人事尸堂上卽長賓長兄弟之酌獻而堂下卽賓弟子兄弟子之聚食者觀不止觀視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爲所觀者不敢不肅而觀之者又能不肅乎只體示教意講不必另討一番

按四段示教盡之堂上二句足上意詩又證容之肅處時講重發堂上二句以爲示教之本似不甚合只緊訂末段可玩 禮儀謂所行之禮儀笑語是見於一身者禮儀大笑語小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三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葬而不葬者

陳注賓自外而入其禮不可以不讓喪自內而出其禮不容於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章首賓喪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餘說見檀弓

鄭注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爲堂 既葬反而哭踊於是弔之 周於送死尤備

孔疏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不偯之事

賓禮每進以讓者按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賓禮每進以讓上既云殷周弔節不同孔子明言所從之事故更言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言死是民之終卒之事宜須送終備具若殷人弔於壙情猶未盡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後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也

嚴陵方氏曰每進以讓每加以遠此所以示遠遠則所以崇敬也自浴於中霤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已見檀弓解弔於壙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是也弔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三

於家即所謂反哭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偯死之意則一然而民至於死則其事盡於此矣人之於此其可以不盡乎故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從周者以其弔於家為盡故也檀弓又曰反而亡焉失之矣則弔於家為盡可知

石林葉氏曰賓禮所以接人欲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神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惟其盡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感惟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也殷人練而弔之遠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弔之近也故遠而弔於家孟子曰養生不

足以當大事周人尚文而送死尤備故孔子從周山陰陸氏曰事合棺而後卒也吾從周者弔於家而後事卒

慶源輔氏曰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遠然則喪有賓之道歟所以示遠以葬為卒事也周人弔於家以既葬為卒事也

郝解賓自外入不可不讓每進以讓自門及階升堂皆三讓也喪自內出不得不遠每加以遠自中霤至墓漸遠也中霤謂室之中殷人弔於壙即檀弓云殷既封而弔也周人弔於家反哭而弔也弔雖異不偯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三

死同也故曰示民不偯人事至死而盡卒盡也宜於事盡時弔之從周從周人弔於家也蓋既葬反而亡焉失之矣是謂卒事也堯而不葬謂不備禮非不寔也春秋於諸侯薨有不書葬者

新裁賓禮兼朝聘燕饗言每進以讓謂三讓而後入門等是也

纂訂章首賓喪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殷人壙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具夫子所以從周此夫子以賓禮起喪禮之坊也子云賓禮賓自外而入故每

進以讓喪禮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適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何以見之浴於中鬻飯於囻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由中鬻而墓以漸而遠皆喪禮示遠之事以弔言之弔於墳股既封而弔也弔於家周反哭而弔也所弔雖異其示民不偯死之意則一也子又云死者人之終故送終爲大事孔子從周者以喪禮大備於周也不止謂上弔於家一事以此坊民諸侯猶有毫而不葬者按以賓禮形喪禮下只接喪禮言所以示遠截下又因葬而言弔示民不偯只是哀死之意於死者不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五

遽偯棄之吾從周雖承上周人說然當兼葬於墓而弔於家說下好接不葬作結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陳注晉僖公九年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 方氏曰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爲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

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

鄭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 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 弑父不子之甚

孔疏此一節明民追孝於親諸侯未終喪之前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也 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卽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 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五

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 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弑是踰年稱君 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葬於墓又云薨而不葬者卽云升自客階承葬文之下故知反哭時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 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年弑而經書弑其君是史之策書臣子稱君也 嚴陵方氏曰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而居其位故

曰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既曰客階又曰賓位互言之也

石林葉氏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為主也不敢代父而為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子纂訂升與受弔皆指君言觀下教民字可見未沒喪未終喪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皆獻公之子也獻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坊記

三

公卒驪姬之子奚齊立其年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嬖之子卓立明年而弑春秋記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是奚齊以未沒喪而稱子卓以既沒喪而稱君事在魯僖公九年十年引此重子字君字以明未沒不稱君也此夫子明喪禮之坊也云人子居喪升自客階弔於賓位親既往而猶避其階與位皆不忍遽代父所以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則不稱君而稱子不敢以君位自居所以示民不爭而興讓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奚齊以未沒喪而稱子卓子以既沒喪而稱君是其證也以

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按追孝不爭皆示人以父之尊以此坊民兼二意說弑父則不能盡孝而起爭矣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陳注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皆誠實之至豈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乎欲貳其君是與尊者相敵矣故云示民不貳也君子人君之子也有君君在也不謀仕嫌欲急於爲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唯命龜之時或君有故而己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左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坊記

三

傳卜貳圉正謂君之貳故鄭引之云二當爲貳也

鄭注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爲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

孔疏此一節明事君父之道用孝以事君用弟以事長示民以恭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若鄭叔段貳君於兄也君子謂國君之子有君在不謀欲仕官若謀仕官似嫌爲政之遲故欲

速爲仕也 二當爲貳謂副貳也謂君有事故不得親臨卜筮其嗣子爲君而卜其辭得稱君之貳某告龜筮也 按隱元年左傳稱鄭莊公弟其叔段封於京邑請西鄙北鄙貳於己段又收貳以爲己邑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謂除君身之外國中不堪更有副貳之君是段之自貳於君也云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者言當卜之日君應須親臨君有事故而適子爲君卜也云二當爲貳者小二是一二之二大貳是副貳之貳此取副貳之貳不取一二之二故轉二爲貳也云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者言嗣子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无

於他餘事皆不得自稱君之貳惟代君臨卜之時得稱君之貳某所以然者敬重卜之神靈不敢私顧父子之嫌若不稱君貳無緣代君而卜辭窮不得不稱君貳故也此謂世子對君自稱也王肅不曉鄭旨乃引傳云大子之貳又云子者身之貳又以旁人稱貳而難鄭其義非也云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者鄭以書傳無世子爲君卜稱貳之文故引僖公十五年左傳之文以證君貳之事與此經文不正相當取其一邊耳惠公獲於秦者按僖公十五年傳稱晉惠公被秦伯所納既而背秦秦

伯伐之戰於韓被秦所獲命其大夫歸立其子圉爲君稱卜副貳之子圉令爲君

嚴陵方氏曰孝以事君者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者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幼不敢貳於其長矣故曰示民不貳也

山陰陸氏曰孝以事君所謂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弟以事長所謂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示民不貳言所以事君之道一孝以事君非以孝事君蓋事君孝之餘事也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如上所謂則君豈容有二哉卜之日卜仕之日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无

稱二君以卜若云秦可晉可也
慶源輔氏曰有君則不謀仕無君則三月可弔也示民不貳則忠孝無貳心
新裁此專主世子說君即是親弟長若齒讓於學亦是示民不貳是自家無二心非欲民不二也君於世子以親則是父以尊則是君而推事父之孝以事君焉世子於人以家則有兄以國則有長而推事兄之弟以事長焉若此者示吾心專一誠實惟知有君之長有長之敬不敢有副貳君上之心而使民曉然知吾之心也注誠實正訓不二不二其上雖兼君長然

總不二於君蓋敬長亦不二其君處也然不二之實何如世子當君在不謀仕嫌其急於為政也惟卜之日君或有故而己代之則稱曰君貳某而他事則不敢妄稱也是不可以見其不二之心乎

纂訂此節通作世子說於下二句方協不貳謂不貳其心非副貳其君長之說夫事君長乃吾分內事如何反為示民而設原來君子不過自盡其不貳之心要之上行則下效觀感興起皆吾之身教使然便若有以曉示之耳凡示民教民處都要如此看君子即世子也 此夫子重君父之坊也子云世子於父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三

則君矣故在朝則孝以事君入學當齒讓故第以事長蓋世子君在斯為臣父在斯為子斯時一心惟知尊君敬長而已示民不貳示民知意之不敢副貳於上也一有副貳之心便是急於為政故君子有君在不謀仕嫌欲急於為政也惟君有故而代之卜則命龜之辭稱君之貳某其餘他事皆不敢稱君貳此世子之禮忠孝無二心也
兩說夾雜
郝解以事父之禮事君以事兄之禮事國之長上則純心不貳之臣矣故君子既事其君不敢更謀他仕惟有故而去或當筮仕之初卜以決疑則稱二君擇

所事也不然則否鄭以二為儲貳鑒也

按郝說與陸氏同以其訓貳字為順備之 舊說以

君子為君之子故講中通以世子為說甚覺費解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陳注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鄭注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

孔疏示民不疑者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喪君三年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三

尊也

慶源輔氏曰示民不疑則君親無異事

郝解子之於父至尊至親為三年喪人所不疑君喪與父同者使民知君父同尊也故曰示民不疑

按不疑意重在君一邊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

陳注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有上下謂卑當統於尊也

鄭注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

嚴陵方氏曰不敢有其身者傳所謂為人子者無以

有己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說約上指親下指己

按有上下只是下統於上故身與財皆非所自有自私也 有其身謂不敢自認爲己有而隨意自便也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陳注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以上四節皆明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忘其親而貳其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三

君

鄭注臣亦統於君 車馬家物之重者

巖陵方氏曰自無客禮而下並見郊特牲解曲禮曰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所賜且不敢受尤專之以授人乎故曰示民不敢專也饋卽遣也自此遣彼則曰饋自下獻上則曰獻

石林葉氏曰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爲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爲饋獻

新裁有其室也截上是人臣不敢私其室忠也下是

人子不敢私其財孝也天子無客禮以天下皆王臣莫敢爲主故也君適三句申無客禮之實示民句正明莫敢爲主之義於天下也

導款此節是言忠孝之坊天子一段人臣不敢私其室父母一段人子不敢私其財末三句總上二段

按饋獻俱是以車馬送人故云不敢專注引三賜不及車馬似泛饋獻依方氏分爲是 以此坊民陳注

總結四節或謂只繳本節當以結四節方渾全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三

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陳注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致其情也此是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財祿矣無辭無辭讓之節也行情直行己情也禮略而利行民不能無爭奪矣人有饋遺於己禮也已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出見其人則不視其饋視猶納也此蓋不敢以無禮而當人之禮易无妄六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不耕而穫不菑而畲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引之以

證不行禮而貪利也

鄭注此禮謂所執之幣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修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財幣帛也利猶貪也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苗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苗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

孔疏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

禮之先幣帛也謂相見之禮先於幣帛言先行相見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三

之禮乃後用幣帛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者先相見是先事而後幣帛是後祿也利貪也若先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於財也辭謂辭讓言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情則有利欲故民爭饋遺也視納也言君子之人於有他人饋遺己者己若疾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也易无妄六二爻辭无妄震下乾上六二既在震卦居中得位宜合仕者謂合事九五被六三所隔不得往仕是道之不行路食其祿猶不耕穫刈不菑畬田無功得物是其凶引之者證貪財之事爾雅釋地云田

一歲曰苗孫炎云始苗殺其草木二歲曰新田孫炎云新成禾田也三歲曰畬孫炎云畬舒緩周頌傳亦云三歲曰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

嚴陵方氏曰幣者帛之名帛者幣之實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為先也孟子謂恭敬者幣之末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徇利而忘義故曰則民利無辭與表記言無辭不相接之無辭同行情則檀弓言直情而徑行是也無辭則失取與之名行情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弗能見謂主人有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三

故而弗能見饋者也辭必相見而後伸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慮其無名故也蓋凡內物者必視其多寡是否而後內之故也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為先也

山陰陸氏曰弗能見非特為有疾而已若陽貨歸孔子豚亦弗能見者故曰非其義繫馬于驢弗視也夫禮豈可以一端言若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饋子是亦饋者也

吳氏莘曰禮記泛引諸經字多不合以坊記一篇攷之如引易不耕穫不菑畬凶今易无妄之二曰不耕

獲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如引書此謀此猷
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今書君陳曰斯謀斯
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不惟字
異繁簡亦不同如引詩履無咎言今氓詩以履爲體
引春秋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今春秋僖九年
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
其大夫荀息本非同時事也然亦有與今經合者如
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則與今易
合矣如曰予克紂非予武等語則與今書合矣如曰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等語則與今詩合矣如曰魯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三

秋猶言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與今春秋
合矣一篇之中如此他皆類此

郝解禮先幣帛謂先行禮而後以幣帛將之孟子云
恭敬者幣之末將是也先禮後物使民先敬事而後
利祿也苟先財後禮則民惟知利不辭讓而徑情直
行則民必爭故君子於人有饋於己不能出見其人
是不能行禮也則於其人之饋不敢視况敢受乎引
易以微無事而食不可也不耕穫謂不耕種而收穫
也墾田曰菑田熟曰畬不耕何可穫不菑何可畬所
以爲凶也

新裁首二句論禮先於物之義先財而後禮六句推
其禮之當先於物引易以微之末二句亦是深明禮
之當先於物也此只是要人先事後祿之意爲何
此意在交接之禮上見之蓋交際之禮人人通行寓
此意於此禮之中庶人人共知而相勉於貴行先事
之行耳夫交接之間有辭讓之禮有幣帛之將禮
之行也必在於先而不後焉物之陳也必在於後而
弗敢先焉此何爲哉蓋禮有事之象幣帛有祿之象
先禮而後幣帛正欲使民於事君之事則先之勵夫
靖其之節於當得之祿則後之去其責報之思敬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三

後食之心默示於賓主交際之間矣禮之所示如此
苟使先幣帛之財而後辭讓之禮則民感之而爲利
矣無辭讓之心而直行己之情則民感之而爭奪矣
利且爭又安望其能先事而後祿哉君子者明於先
事後祿之義而又見夫貪利爭奪之患故於人之有
饋於己者或以他故不能以禮而出見其所饋之人
則亦不敢虛受其禮而納其所饋之物以弗能見則
既不能行禮矣而復納其饋不幾於先財而後禮無
辭而行情乎此所以弗視其饋而其心必欲以禮先
幣帛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言人臣無功而食祿

者必有凶矣則彼不行禮而貪利者又何爲哉君子以此坊民固欲民之先事後祿而民猶有貴祿賤行者抑獨何與

纂訂首二句論禮先於物之義先財而後禮四句反看以上都是說禮以下方著君子說君子正明夫先事後祿之義者故字不空此弗納之心正以禮先幣帛之心二句要看得重默示臣工正在此處引易以證之末二句深明禮之當先於物以爲人臣之坊禮指相見揖讓之節須本恭敬來無辭者無交接之禮辭也如孟子辭曰饋贈聞戒之類弗能見謂無辭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坊記

三

以爲相見也注云他故疾病太泥視猶顧也納也凡納饋者必視其物而後納之不見不納不欲以財先禮也易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舊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則有凶也此蓋斷章取義姑借爲證

心典此爲交際之尚禮者坊須知是論相見之禮先事後祿是所寓之義按諸講皆重先事後祿而以交際之禮形之獨心典謂論相見之禮而先事後祿是所寓之義輕重瞭然可從開頭禮字是實字非泛言禮也後祿句截注

先財至視其饋言交際之禮先財二句反言君子二句正言後禮則無辭貪利則起爭意可申君子不視其饋正與先財後禮無辭行情反照引易又以證先財無辭之不可末以貴祿賤行繳先事後祿之意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坊記

三

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爲利耳伊語辭與今詩文顛倒不同仕則不稼祿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而不可再取魚鼈也食時食四時之膳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詩衛風谷風之篇葑蔓菁菜也菲亦菜名詩之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詩意謂如葑非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閒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此引以爲不盡利之喻者謂采葑菲者但當采取其葉不可以其根本之美而并取之如此則人君盛德之聲遠播無有違之者而人皆知親其

上死其長矣詩則以及爾同死爲偕老也

鄭注不與民爭利也 言獲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 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 葑蔓菁也陳宋之閒謂之葑菲當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葉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聖

孔疏此一節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也 君子不盡竭其力當以餘利遺與民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無道於寡不能自存故陳明王之時陰陽和調年歲豐稔田稼既多稷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積束與寡婦捃拾以爲利引之者證以利遺民者也 食膳力務也言人君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務求珍羞 大夫無故不得殺羊坐其皮士無故不得殺犬坐其皮皆謂不貪其利以厚己也 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己故以此言恨之言采其葑菲之葉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

棄其葉言取妻之時無以花落色衰并棄其夫婦之

禮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者如此則道德音聲無相乖違則可與汝同至於死詩之文義其理如此今此記者引詩斷章爲義凡有一意一則云采此葑菲之葉但采其葉無得并采其下體之根莖言根莖雖美不可并取則是不盡取其利當遺與於下二則云采其葑菲之葉無以下體之惡并棄其葉據下體有苦惡之時言交友之道無以一處之惡并棄其餘事之善如此則德音莫違與汝同至於死作記者據其根善則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據其根惡則無得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聖

棄其葉不求備也 按詩傳云葑須也爾雅釋草云須葑從陸璣云又謂之從吳人謂葑從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云非當類者釋草云非葑菜郭景純云非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云采葑菲之葉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者鄭之此注解此記所引本明無盡利之事則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當解云上無盡利於民則道德之音無有乖違民之及君可同至於死今鄭以下所注更別主一義與記意稍乖云此詩故親今疏者此鄭別解詩義以注記之時未見毛傳不

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與所以云故親今疏云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者此謂根惡但取葉處一善而已不棄其根也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者謂一人身上既有善處亦有惡處不可以惡處并棄其善也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鄭引之者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鄭此注前釋正合記文鄭之後釋不知何意如此今所未詳

臨川王氏曰於物有所遺則爲不盡利於事有所遺則爲不盡察貴者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利非不取也不盡之而已若

禮記詳說

卷重五

坊記

聖

九一以治野外什一以治國中周官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之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澤虞言頒其餘於萬民皆此意自仕則不稼而下亦皆不盡利之事也食四時所有之物不力求難得之品王制曰大夫無故不殺牛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有故則祭饗是也祭饗則皮毛並用矣豈可坐之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傳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言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也

石林葉氏曰仕則不稼者不盡利以遺民也食時不

力珍者盡仁以愛物也

郝解遺秉不斂穧皆謂禾之穫而未盡者東成把曰秉鋪在地曰穧寡婦之利謂使貧者取之也仕則不稼以下五者皆不盡利之事食時謂食四時之物不力珍謂不力求珍羞也不坐犬羊謂食其肉則不坐其皮葑菲二葉下體根也采其葉又取其根則盡利矣德音莫違謂夫婦善言相順也同死謂偕老也說約此以上取下之坊一節重首句

新裁不盡利以遺民引大田之詩以爲不盡利以遺民之證仕則不稼不盡利以遺民之事引谷風之詩

禮記詳說

卷重五

坊記

聖

又是不盡利以遺民之效要知上下公其取之幾謂之利若上人盡取之而不遺民則財聚民散爭奪相殺不謂之利矣不盡利者正有其利者也遺民者正自利者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故君子不盡取利於己而必以遺之於民蓋利者人之所同欲若自專於己而不與人同豈絮矩之道哉觀之詩曰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錫穧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爲利焉此非所謂不盡利以遺民者乎而其實何如故君子仕則不稼既享其在官之祿不取其在民者是遺稼之利於民也田

則不漁既得在山之利不取其在水者是遺漁之利於民也所食者備四時之膳矣則當以珍之利遺於民不更用力以務求珍羞也大夫之於羊土之於犬既殺而食其肉則當以皮之利遺於民而不復坐其皮也此皆不盡利以遺民之事也故觀谷風之詩云云而又可以見不盡利以遺民之效矣

纂訂此言義利之坊也不盡利以遺民當作一氣看此句且虛說到下面君子方實言其事 近云坐如春秋傳裹糧坐甲之坐委而不散之意不坐猶言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也一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聖

不殺犬不坐者不坐享犬羊之奉也犬羊之皮豈可坐乎亦辨駁有理

按首句提起下皆明其意 犬田之詩正言不盡利以遺民君子五句又推開說不盡利處田謂田獵坐羊坐犬是不取其皮所謂不盡利也谷風之詩斷章取義不必泥棄婦之解無以下體是不取下體以留餘是不盡利以遺民故人君德音之盛無有違之者而民樂與之同死矣民猶忘義爭利此民字當以在上者言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

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陳注章明也無嫌無可嫌之行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作析薪如之何而幽風伐柯篇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克能也橫從其畝言從橫耕治其田畝也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

鄭注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 重男女之會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聖

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 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執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獻猶進也

孔疏自此以下終於篇末總坊男女奔淫之事夫婦重慎之義也此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 淫貪也言禮者坊民所貪欲之事知非直是坊民淫佚而云貪者以文云所淫稱所是所貪也若其淫佚則當云坊民淫不須云所也 章民之別者章明也明

民之男女令相分別使民無嫌 使民無色欲之嫌
疑以爲民之綱紀也 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
與妹文姜姦淫之事 菑種也橫行也言將種麻如
之何必須橫行耕治其田然後得麻 民猶有自獻
其身謂民之女人猶有自進其身以求男者也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眾之
紀也紀散而眾亂非謂是歟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
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俟乎媒幣矣
慶源輔氏曰淫過也別自然之分也坊其淫章其別
所以使民無疑也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眾也交通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四六

也

新裁此節重昏禮言 情之蕩爲淫分之開爲別有
淫無別可嫌之行也夫禮則坊民所淫章民之別正
使之無嫌也如是則綱常正而倫理明猶眾目之有
紀而不亂也非所以爲民紀乎禮之爲用如此故昏
禮之男女必有媒以通相交之情而無媒則不交有
幣以通相接之禮而無幣則不見其所以能坊淫章
別以爲民紀者蓋以此也
說約此示人以男女之坊淫與無別便是嫌坊之章
之正使無嫌

合參此言男女之坊首三句泛言禮爲坊民之具故
男女以下專言昏禮之所以坊民者而證之於詩
纂訂此以下六條皆明男女之坊也 夫禮坊民所
淫節言男女媒幣之坊情之蕩爲淫分之開爲別有
淫無別可嫌之行也夫禮則隄防之章明之正使之
光明正大無苟合之嫌也如是則綱常正而倫理明
猶眾目之有紀而不亂也禮之爲用如此故昏禮之
男女必有媒以通相交之情而無媒則不交有幣以
通相接之禮而無幣則不見其所以能坊淫章別以
爲民紀者蓋以此幽風伐柯詩云云以此坊民民猶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四七

有自獻其身於男子者况不坊乎 詩齊風南山篇
今詩作析薪而伐柯如何乃是幽風伐柯篇則此誤
引也

按坊民所淫二句相足淫則無別別則不淫凡事曖
昧則嫌疑生焉若昏禮有媒有幣光明正大何嫌之
有 引詩上段與無媒不交應下段告父母又舉所
重言之自獻其身只就女說 橫從是一橫一豎之
義注疏以從爲行欠明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陳注厚別厚其有別之禮也卜之卜其吉凶也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又見論語

鄭注厚猶遠也 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眾物也士庶之妾恆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 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孔疏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爲妻之事 妾既卑賤不可盡知其所生本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 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者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卽云姜氏至自齊以例言之此吳女亦當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哭

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不稱夫人姬氏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也但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其春秋簡牘雜記則有之故論語云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 其死曰孟子卒者哀十二年稱孟子卒若其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而云孟子卒孟子是夫人之且字沒其氏書其且字又沒其薨而略言卒而已皆爲同姓諱之鄭與何休皆以諱取同姓而書卒左氏則以不成喪故稱卒與鄭何異也 若既葬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

纂訂言男女二姓之坊子云男女貴於有別故不取同姓所以厚別卽買妾亦然以此坊民猶有不別若昭公者 按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孟子卒

按厚別厚猶重也是重其有別之意買妾卜之卽妾亦不可同姓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陳注陽侯繆侯兩君之諡也鄭云其國未聞 方氏曰大饗者兩君相見之饗也因陽侯之事而廢夫人之禮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哭

則陽侯以前夫人固與平大饗而有交爵之禮矣乃云非祭不交爵者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此云不交爵謂饗異姓國君耳 石梁王氏曰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爲弑君

鄭注交爵謂相獻酢 同姓也以食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孔疏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 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言唯祭之時乃得交爵故特牲饋

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交爵也 以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是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又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不使夫人得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祭乃交爵若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與禋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王禮再禋而酢是也 言同姓者則上文云君不與同姓同車是也云其國未

郝解男女交爵謂男女相獻酬也陽侯繆侯其國未詳古兩君相見則主君與夫人同饗賓自有陽侯之禍此禮遂廢

新旨男女祭而交爵如執校執鉞之類是也若非祭則是大饗之禮或饗異姓國君故男女不交爵 纂訂言男女交爵之坊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蓋祭有夫人獻尸之禮非祭則同姓諸侯相饗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是異姓不交爵也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二君蓋同姓故大饗兩君相朝即同姓亦廢夫人親獻之禮矣夫禮之不可無坊

如此

按非祭不交爵祭則交爵後世廢尸與夫人之禮甚當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陳注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

鄭注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 大故喪病

孔疏此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佚之事

慶源輔氏曰既避之又遠之以色大欲當謹坊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山陰陸氏曰厚別仁也避遠義也且言君子君子見微者也

纂訂非有見而與友則無好德之實難免好色之嫌君子避遠正在此處寡婦之子節言男女德色之坊子云寡婦之子非有才德著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以此坊民猶以色厚於德好色厚於好德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至

子云好德如好色

陳注鄭云此句似不足

鄭注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也故經傳每以是况其所好之篤者祭義曰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論語賢賢易色此云好德如好色以言其所好之篤而已

山陰陸氏曰所謂如好好色鄭氏謂此句似不足談矣論語云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則古之人好德

如好色者蓋有之矣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陳注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荒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餘並見前

鄭注謂不內取於國中也不內取國中爲下漁色昏禮

禮記詳說

卷五

坊記

至

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偻之女子十年而不出也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嫌思人道嫁婦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族犯非妃匹也孔疏諸侯當外取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取國中美色中意皆取之似漁人求魚無所擇也御婦人則進左手者以御者之禮婦人在車上

左廂御者在婦人之右進左手謂左手在前轉身向
右微倚婦人 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者謂不問其
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不丁寧但略問增
損而已

嚴陵方氏曰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
凡此皆以遠嫌而已餘並見曲禮解

山陰陸氏曰諸侯不下漁色釣於他國可也宋三世
內娶春秋譏焉

郝解諸侯不下漁色不採求女色於民間也御婦人
御車也婦人在車居左御者以左手執轡面向右避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五

之也婦人有疾問之不可問其所疾避其隱也

纂訂諸侯不下漁色節禮諸侯不內娶蓋下娶本國

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

求之曰漁色矣色荒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因之而

廢故君子遠色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

常也不但此也故男女授受云云皆遠嫌也以此坊

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

新旨子云好德當如好色是德也者諸侯之所當好

也故諸侯不下娶卿士大夫之女似漁者之心爲貪

欲之求此其心惟知貴德遠色以爲民紀使民由於

綱常倫理之中如眾目之有紀而不亂也不然上荒
於色使民則而象之其又何誅焉

按新旨好德如好色連下節說亦似可從蓋下節無
子云似承上子云說去也 不問其疾鄭云嫌媚略

之也婦人有不便言處非媚愛者不當問 族類也
男女各有其類也非必謂同族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
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陳注舅姑女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論語注云送與
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五

皆恐事之違也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者亦有

親迎而女不至者 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

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

母互相敬也

鄭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

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 不

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

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其公不

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

孔疏壻親迎之時壻見於舅姑舅姑謂婦之父母也

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則昏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是也恐事之違者父母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故親以文授壻也嚴陵方氏曰昏禮父母戒女母違命母違宮事故曰恐事之違也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郝解妻謂夫父母曰舅姑夫謂妻父母曰外舅姑承子授壻奉其女子授新壻恐其事或有違錯也婦猶不至謂壻親迎文有懷二心不肯行者如鄭丰之刺是也此篇記者本聖言而雜引經傳成文非盡夫子語也至其聯絡處不可分辨古人文章組織盡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坊記

至

得其意縱橫開闔皆是據所引論語春秋其非聖言易曉猶詩古序雜毛說鄭謂爲子夏與毛公合作類此

纂訂此親迎戒女之坊子云婦人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故昏禮壻親迎舅姑親進女子以授壻蓋恐不知從夫之道而有違命之事也以此坊民婦道猶有不至而事多違者

按不至當照違字看有味只是不盡道之意若作女不至說恐無此事

中庸第三十一

陳注朱子章句 大學中庸已列四書故不具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中庸

至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六

牟陽再觀祖輯撰

表記第三十二

陳注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錄屬通論

藍田呂氏曰禮記名篇亦多取篇中字爲目如檀弓玉藻緇衣之類此篇論仁爲多而篇中有云仁者天下之表恐取此義以名篇

嚴陵方氏曰表者裏之外也故凡欲自明於外而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物之取正者皆謂之表經言表微傳言表道皆以是而已孔子體道而不行乎世然無以自明而莫之取正焉於是立言以表之則門弟子不可以不記也故名其篇曰表記

子夏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陳注方氏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略也

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 應氏曰歸乎之歎聖人周流不遇觀世道之益衰念儀刑之有本何必歷聘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隱而顯即中庸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卽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蓋示人以進德之事表記以是爲始蓋發明聖人立教之故鄭注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屬謂嚴顏色

孔疏此一篇總論君子及小人爲行之本并論虞夏殷周質文之異又論爲臣事君之道各依文解之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此一節是孔子應聘諸國莫能用己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心有厭倦而爲此辭託之君子所以自明其德歸乎者於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潛通聲名顯著故云隱而顯也矜謂自尊大莊敬也言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也

常行仁義道德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也 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威通故所致如此此皆夫子自道已德而然但假諸君子 知此是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者以發首云歸乎是從他國欲歸於魯猶若論語云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云是其不用而辭歸也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濟則不告一章大指言敬而已歸乎者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用知道之不行將歸老於魯之言如在陳則曰歸與歸與者也隱而顯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者也不矜而莊者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者也不厲而威者德威惟畏者也不言而信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聖人之於天下豈忽然無心哉博施濟眾雖堯舜不能無病况孔子不得其時者乎

馬氏曰隱者其迹顯者其名其迹隱於幽其名聞於人以其德蘊於中輝光發於外夫惟德蘊於中而輝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表記

三

光發於外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矜所以自飾而欲人之敬厲所以自嚴而欲人之畏言所以自宣而欲人之信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至德默喻於心也不矜不厲不言所謂隱也莊威信所謂顯也隱字說與時講不合然可備一說

講義孔子歷聘天下而無一用者故至是而有歸乎之歎孰知夫不用之用其爲用尤大也身不容於一時而道可傳於萬世賞罰之柄不及一施設而春秋之筆削懷懷乎爲千載之懲勸是所謂隱也而有至顯者存所謂不矜不厲也而有莊且威者寓不言也

而有所謂莫不信者在夫子至是而歸於魯雖不用無憾矣

郝解隱而顯所謂聞然日章也

新裁此夫子思歸欲以儀刑立教也隱身隱也顯道顯也下正是隱而顯也 隱而顯言君子身雖隱而身範的道理包得在裏面自然顯著而不可捨不矜而莊篤恭而天下平之理也不厲而威不怒而民威於缺鉞之理也不言而信是不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之理也儀刑之本在我何患不足以成教化必身顯始爲顯哉 昔夫子周流不遇而歎曰道不行矣吾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四

其歸乎蓋君子身雖隱而道則顯也何以見其顯也不待矜持而貌自然莊不待嚴厲而色自然威不待言語而信在言前自然確實是道顯於身而足爲儀刑之本體道之教將昭然於天下何顯如之吾何爲不歸乎 一說夫子歸而造就來學即思魯狂簡而欲以身範裁之使中意

纂訂夫子思歸欲以儀刑立教也隱而顯是歸乎之故下三句是隱而顯之實隱以身言顯以道言莊威信在自己心上來不可說在人去了 一云君子隱而顯言君子之心雖隱微潛伏而戒愼恐懼常若天

地民物之交於前而至光顯者蓋無所不致其純密矣不待矜持而自然莊敬三句闡然合乎天載而邈世依乎中庸何必歷聘說駕而後足以行道哉說約下三句俱作自然說

合參不待矜持而自莊心無時而不莊也不待厲翼而自威心無時而不威也不待言說而自信心無時而不信也密於自修如此則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道未嘗不明也何必歷聘為哉 下三句在自己心上說方與思歸意相合

按應氏隱而顯即中庸潛伏孔昭是以進德說時講

禮記詳說

卷重夫

表記

五

皆以隱為身隱與歸字相關可從顯只是此身可以為世儀刑便自顯著不可揜莊威信就君子身上說正是儀刑有本顯字意在其中不必以民敬民畏民信方為顯也 此君子是孔子自寓然不可浮誇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陳注疏曰甫刑呂刑也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

馬氏曰見其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見其所可語

而不慮其所可默則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故貌足畏不失色於人故色足懾不失口於人故言足信 劉氏曰君子謹獨不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不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懾不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也蓋其尋常敬忌故動處無不中節如此又引書以證之而義益顯矣

鄭注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 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孔疏此一節廣明君子之德亦夫子竊自言也不失

禮記詳說

卷重夫

表記

六

足於人者足容重不失此足之容儀而作夸毗進退於眾人也 不失色於人者色容須矜莊不失此色之容儀而作遽條戚施於眾人也 不失口於人者口容須安止不失此口之容儀而作諂私曲媚於眾人也 是故至足信也此皆覆結上文 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者甫刑尚書篇名呂刑也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忌戒也罔無也言己外貌恭敬心能戒忌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也今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甫刑以結之證君子無可擇去之言則上云言足信是也然則敬之與忌則是君子

貌足畏色足憚也

藍田呂氏曰修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者也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於足故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修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憚也言敬則足信也長樂陳氏曰孔子先言其所難勉者所以盡道又繼之以其所易爲者所以盡教則必矜而莊故不失足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七

於人而貌足畏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凡此所以盡教而已

嚴陵方氏曰三者得失皆由於動夫靜所以處已動所以接人故每以不失於人爲言焉此止引擇言以證之者以馴不及舌人之失尤在於言故也

馬氏曰行止視所可不失足於人喜怒哀視所可不失色於人語默視所可不失口於人蓋進以禮退以義此不失足於人也端冕則有敬色衰絰則有哀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此不失色於人也知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此不失口於人也不矜而莊不言而信不

厲而威此言其大也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此言其應物也與夫中庸所謂言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法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其意同也此三者雖不同而其要在乎敬慎而已餘見注

郝解不失足不輕進也莊故不失足威故不失色信故不失口甫刑周書篇名引以明君子能敬戒則身無可擇去之言謂所言皆善猶詩云不可選也忌戒也引以明言足信之意而貌與色可知矣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八

新裁此節全重平常敬忌一句與注中三慮字相緊關慮正是其敬忌之心別處說敬不說忌此說一箇敬忌於不失足不失口不失色最切非平常敬而不取逸忌而不敢放的工夫到安得致此引甫刑證言而貌色可見矣此見君子動合時中底身法俱由一念敬畏中來

說約三不失有工夫容貌顏色辭氣三者皆本於心君子常存敬畏所以應事接物熟思審處各當其可故三者無一事之有失不失足如行止適事幾之宜不失色如喜怒哀順物交之感不失口如語默適當可

之則由是動皆中節自足起人之畏起人之憚起人之信此三句未說到民上要看三箇足字只言貌色之皆善耳

第詩三不失是動無不謹三足字是動無不善皆在自己身上體貼惟謹故善引甫刑證言貌色例見敬有不敢逸意忌戒也有不敢放意

新旨夫莊無待於威無待厲信無待言靈獨儀刑茂哉蓋亦工夫密焉吾見其修己以敬也容貌行止之閒見可行又慮可止而不失足於人其顏色喜怒之閒見可喜又慮可怒而不失色於人其言辭語默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九

閒見可語又慮可默而不失口於人自是貌則莊而足令人畏色則威而足令人憚言則誠而足令人信果何於何厲何言哉甫刑之書云君子平日敬謹畏忌故動處中節而固有擇言在躬其即君子動無不謹自足起人畏憚信之謂也

按忌猶畏也只是君子心存敬畏不必依注疏分敬屬貌忌屬心固有擇言在躬不必拘定言字君子在身者無一不善不待揀擇言之而後善也可包足畏三項

子曰物莫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陳注裼襲見曲禮 應氏曰裼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存其敬不以襲衣而因為裼不以裼衣而因為襲蓋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襲之患

鄭注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為敬受享是也

孔疏以前經云君子貌足畏色足憚故此經云毋相漬即是可憚之事也裼襲之不相因也者行禮之時禮不盛者則露見裼衣禮盛之時則重襲上服是行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十

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裼衣是裼襲不相因也若始末恆裼襲是相因也其行禮之時或初襲而後裼或初裼而後襲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褻瀆使禮相變革也 按聘禮賓初行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享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行享聘為禮盛故襲享為禮不盛故裼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玉藻曰執玉龜襲故云之屬也按行享執璧璧亦是玉於時裼衣而云以襲執玉龜者但享時雖執璧以璧致享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享雖有璧而裼也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

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褻襲不相因故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是也藍田呂氏曰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慢瀆所由生也衣裘之閒以襲褻爲之節文故凡服裘者必有衣以褻之裘褻服也不可以敬事故有衣以覆之也不袒則謂之襲襲充美也袒謂之褻褻見美也謂裘之文飾也不文飾也不褻故大羊之裘不襲也不相因者或以褻爲敬或以襲爲敬也禮盛者不文則以褻爲敬如大裘不褻及尸襲聘禮賓襲執圭帛則襲是也禮不盛者尚文故以褻爲敬如君在則褻無事則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十一

褻受享之時賓褻奉束帛加璧是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故其效至於民德歸壹則褻襲不相因欲民之母相瀆固其理也褻襲見曲禮及玉藻解

石林葉氏曰禮有以褻爲貴者文也文在外以顯諸仁禮有以襲爲貴者質也質在內以藏諸用文質所施各因其事民所以不相瀆也

郝解褻袒褻露體曰袒單衣曰褻重袵曰襲褻襲襲詳見玉藻詩云袒褻暴虎又云載衣之褻郊特牲云鄉人褻皆言衣也執玉帛亦有褻襲單藉曰褻重

裏曰襲不相因如子游褻裘而帛主人小斂畢襲裘入凡袒踊畢襲衣袒割牲袒免拜賓畢袒執弓射畢皆襲衣執玉帛如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又公側授宰玉褻降擯者出請賓褻奉帛加璧享之類皆所謂褻襲不相因也又喪禮袒與襲不同位亦不相因之義鄭注未達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十一

而爲襲不遂因褻以爲襲爲事之宜質者襲以示質矣倏而事易而宜文則服亦易襲而爲褻不遂因襲以爲褻焉夫當褻而褻當襲而襲則節文以辨襲不因爲褻褻不因爲襲則又不憚其勞若然者正欲行禮之人宜文者必尚文以存敬不敢以質瀆之也宜質者必尚質以存敬不敢以文瀆之也庶不滋天下好逸之弊而禮不以因循苟且廢矣

說約上句禮文就一時行禮泛說下句釋不相因之意二相字重看此就在不相因處討出不相瀆意來纂訂此夫子明敬事之道也此舉禮文而釋其意欲

民向著行禮之人講不是上行下效意此節重辨字
母相瀆之敬全在辨上不憚勞意輕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陳注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
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

鄭注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樂與
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孔疏以前經毋相瀆故此經明行敬之時不可以樂
倦也極盡也言祭祀極盡於敬不可以終末繼之以
樂而不敬言朝禮極盡於分別政事不可以終末繼

禮記詳說

卷重末

表記

古

之以解倦而不分別也

藍田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極辨者節文明也祭
者竭吾誠意以求乎神猶恐未盡也故齊三日必見
其所祭者立而誦進而愉退立如受命已徹而退敬
齊之色不絕於面如是然後可以饗親苟至於樂則
敬弛弛則忘之矣朝廷之禮所以別嫌明微正名分
以尊君者也故有外朝內朝之政左右九棘面三槐
左嘉石右肺石以別公卿大夫諸侯及羣士羣吏之
位以致民而詢焉及辨貴賤之等敘羣吏之治其儀
也有不厭位而相言也不踰階而相揖也如此然後

君臣之分明邦國之政行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入
於苟簡而欲求治者未之有也

臨川王氏曰表記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祭義曰祭
之日樂與哀半何以不同曰不繼以樂者樂之在身
哀與樂半者樂之在親也

金華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
承之謂蓋報本始通肸鬻莫重乎祭一毫不敬則曠
而不接矣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正名分出政令者
莫嚴於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矣其可以倦而懈
於事乎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此終也

禮記詳說

卷重末

表記

古

講義謂之極敬則敬之所施特盡於此而始終當一
於敬毋或繼之以樂樂則至於忘敬而非敬之極故
也謂之極辨則辨之所施特盡於此而始終當一於
辨毋或繼之以倦倦則至於忘辨而非辨之極故也
郝解祭與鬼神交不極敬不能合漠少繼以樂則懈
散矣朝廷之上禮法政事所出秋毫必辨然後名分
正而幾務清少繼以倦則廢墜矣

新裁此節要看一極字二不繼字大凡行禮者誠意
極到大抵難終敬以祭之心言也行禮者之身節文
極明亦難終辨以身之節文言也敬而極末有不繼

之以樂者然即不得爲極敬矣辨而極末有不繼以倦者然即不得爲極辨矣須知敬心略放開便是樂心辨別略輕忽便是倦態最易犯者故朝祭戒之禮莫重於祭要必誠意肅恭而極其敬焉然或不能持久而以樂繼之則敬爲不極矣必始此敬終亦此敬更無怠荒之心繼之方足以爲極敬也禮莫嚴於朝要必節文秩然而極其辨焉然或不能貞一而以倦繼之則辨爲不極矣必始此辨終亦此辨更無燕安之心乘之方足以爲極辨也

說約此言君子朝祭始終一於敬辨祭朝皆活字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表記

五

約禘嘗烝皆祭也朝覲宗遇皆朝也不可以朝作地說要看二極字二不繼字極已到至處了二不繼承二極字來是要其終也蓋敬肅怠荒要相爲依故從其極處一警之皆始終無間於敬辨也非極敬極辨之後又有不繼以樂倦也惟不繼正見他極處不可把來作一正一反看

纂訂極敬極辨俱有平日學問工夫在樂字倦字俱要看得細如燕飲以洽情適寢以就便皆易涉於樂與倦者極敬極辨則有其事而無其心矣新旨以饗親事君立意敬以心言辨以身言兩不字

是戒辭

按二句平分極與不繼一直說下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陳注馬氏曰篤者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則輝光發於外而人不能揜也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所以正行則其戒謹篤恭皆非有爲而爲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患防揜恥乎記禮之垂是言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

鄭注篤厚也揜猶困迫也

孔疏慎以辟禍者言君子恆須謹慎以辟禍患也篤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表記

十六

以不揜者篤厚也揜被困迫也言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也言恭以遠恥者又能恭敬而遠恥辱也

張子曰篤謂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如何可揜與誠之不可揜其義同

藍田呂氏曰慎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況於禍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慎而取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著何事於揜乎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何事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

恭而近恥者也

馬氏曰禍者起於微而生於人之所自忽故君子慎以避之篤者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則輝光發於外而人之不能揜也恭則不侮不侮於人則人不侮於己故恭以遠恥

講義放辟邪侈無不爲己者必陷於死凡以其不知所謂慎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無不自己求之者君子所以辟禍不出於慎以戒懼而已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凡以其不知所謂篤蓋誠則形形則著則明君子所以

禮記詳說

卷重末

表記

七

不揜不出於篤以力行而已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凡以其不知所謂恭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君子所以遠恥不出於恭以不侮而已

新裁君子念念致謹則隨處進德慎以避禍所謂以約失之者鮮也篤以不揜所謂美在其中則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未句所謂恭近禮遠恥辱也三以字俱是自然無工夫不可作以求說君子惟求盡在我之慎篤恭而已非爲避禍患務襲取遠困辱計也說約此節言君子之敬修而各得其善也慎以自檢

不放言慎非有心於避禍然有備無患故禍自避篤以誠實不浮言篤非有心於不揜然誠中形外故美自莫揜恭以謙謹不侮言恭非有心於遠恥然致恭中節故恥自遠

纂訂此夫子明修敬之妙也慎以處事言篤以立身言恭以接人言總一敬字盡之 子曰君子慎言行則寡過况於禍乎所謂以約失之者鮮也篤於行則誠著豈能揜乎所謂闇然而日章也與人恭則人敬豈有辱乎所謂不侮人人自不侮也一修己敬而人已咸得如此君子之求諸己也以是夫

禮記詳說

卷重末

表記

六

新旨三平看都是君子心上勿分處事立身待人按分處事立身待人三項較明俱就心上說無把柄篤以不揜與上下句不類可疑

子曰君子莊敬自強安肆曰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

陳注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強而有進德之漸故曰強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曰偷 應氏曰儻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遂至儻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鄭注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肆或爲褻 僂焉可輕賤之貌也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

孔疏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言君子之人恆能莊敬故德業日強 小人安樂放恣則其情性日爲苟且經不云小人文不具也 言君子則常行善道不以一日之間使其身僂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若小人恆爲無禮使其身可輕賤死期促近不能終竟一日也

張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強至於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九

嚴陵方氏曰莊敬日強者進於勤也安肆日偷者漸於怠也僂有競疾意君子之身常優游而不迫寬裕而有餘雖一日之間亦未嘗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也而况終身者乎如不終日以其競疾而無樂於生之意故不終日也

延平周氏曰莊敬日強可以言君子安肆日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爲君子果莊敬則日入於強或安肆則日入於偷

講義禮義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由禮義而自強者其色則莊而無怠惰之容其心則敬而

無怠惰之思由是而充之其志日強而足以有思其

力日強而足以有爲以之終身蔑有不濟者故曰莊敬日強舍禮義而自棄者恬於燕適而不知安者之敗名樂於放縱而不知肆者之敗禮於道則苟且日偷而不進於事則苟且日偷而不治以之終身蔑有濟者故曰安肆日偷是以昔之言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行禮義也

金華應氏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強宴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日趨於偷

餘見注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新裁此節上說禮之長只在敬下說君子心一於敬也收斂其心不容邪妄莊敬也放肆其心隨所便意安肆也天理強而人欲偷莊敬則自一念一事之天理至於無念無事不天理今日強而明日又強漸進高明故曰日強安肆則自一念一事之人欲至於無念無事不人欲今日偷而明日又偷日流汗下故曰日偷 莊敬二句宜活看君子果莊敬則日進於強如安肆則日入於偷所以日偷亦云君子又曰不使其躬指身言是由心及身如不終日指心言是由身及心如不終日是安肆的事就有日偷了不使如不

終日正是莊敬而日強者如此看得甚明快 彼德之成否有機一念敬肆之閒而已人心有理而理之微者難充君子莊以自持敬以直內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即循理一念而駸駸乎日進於高明不日強乎人心有欲而欲之危者難遏君子誠泰然而安侈然而肆則中無主而自治疏即徇欲一念而悠悠乎日流於汙下不日偷乎夫人心之敬肆少異而理欲之得失頓殊其機如此君子得不嚴於敬而戒於肆哉蓋人之一身心無檢束而紛紜錯亂則外之躬必僂焉錯出外既僂焉錯出則內之心亦拘迫不安如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表記

三

能終日矣故君子於一日之閒其時無幾也然其心必莊敬而不安肆不使一日閒此心少懈其檢束使吾身參錯不齊而有不莊不敬之失以致此心之不安如不能竟日也君子敬以勝肆如此則心廣體胖何至於不終日乎是德日強而尚何日偷之足患哉說約此節言君子密檢身之功也日強日偷不必言到日進於高明日流於汙下日強就在莊敬上見日偷就在安肆上見蓋收斂其心不容邪妄莊敬也無一日而不莊不敬便是日強一日日偷放此言外有爲聖爲賢由此漸進下愚不肖由是即在蓋君子修

己只是一箇敬工夫在此德業亦在此下句正言君子一心於敬也不以字正用功處使字著力 一字要看甚言莊敬之功極其密身不至於不整心不至於不安便是日強

纂訂此夫子明主敬之學也首二句泛論其理不就君子身上說一日字言其功之密也其躬僂焉先由內以及外如不終日又因外以及內是安肆時事不以二字正其用功處 莊以貌言敬以心言安者逸於外肆者放於內一云俱當屬心只觀注內心無所檢束自見可從以聖賢愚不肖說強與偷猶後一局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三

莊敬便是強君子惟莊敬所以天理益精明純固故曰日強安肆便是偷君子儻一念安肆天理便閼斷而有駸駸汙下之勢故曰日偷君子一日句口氣甚緊蓋身心相關心無檢束則形必參錯外既參錯則心亦拘迫記者畫出日偷樣子與人看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躬合身心切勿分看

心典此言君子進德一本於敬也首二句泛言敬肆得失之機下方言君子主敬之功乃求進於日強遠於日偷之事 日強日偷兼志氣言

按日強謂德日勝一日也日偷謂德日薄一日也不以血氣言時講優焉屬躬如不終日屬心似截斷語氣看來優焉如不終日六字連總是事物冗雜忙亂過不得的意思乃日偷之所必致者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如此則日強而不至日偷矣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陳注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

鄭注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

孔疏經云擇日月以見君若朝廷之臣則每日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據此故知邑竟或擇日出使於外或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三

食邑別都見君之時須擇日月也

藍田呂氏曰七日戒三日齊竭誠盡慎以事鬼神民猶以不見不聞爲可欺也事君盡禮擇日月以見君民猶有不敬其上者故君子之使民敬必先斯二者石林葉氏曰事鬼神則致敬於幽者也故主言齊戒見君則致敬於明者也故主言日月

嚴陵方氏曰玉藻言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

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於神不可瀆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君道至明臣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雖然在朝廷之臣則皆見君矣而此乃言擇者先儒謂在邑竟是也

說約上言君子致謹於朝祭之禮下示民之知所以敬也恐民不敬卽就上二句說

纂訂此夫子明敬敬之道也曰天下至幽者莫如鬼神至尊者莫如君先王制禮教民齊戒以事鬼神擇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三

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鬼神與君也甚矣敬之不可以已也不敬卽指鬼神與君言恐民不敬有示敬之意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陳注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襲也

鄭注伏於無敬心也

孔疏前經明君子恆能行恭敬此明小人唯好狎侮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以其伏於無敬心故也言數爲無恭敬之心好相狎侮故至於死焉而不知畏懼也

藍田呂氏曰人之所以狎侮者以其不足畏也至於死猶不知者有所恃而無所忌猶狎於水而溺於水也狃於不足畏卒至於可畏可不慎乎

郝解狎侮則招禍有至於死者而人不知畏也

纂訂此夫子闡狎侮人者心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弗畏入畏與狎侮正相反此夫子嚴狎侮之戒也曰人之褻狎侮慢於人至於得禍以死而猶不知畏者爲其所蔽故也苟使知畏則慎以避禍將必悔而改矣何至於死哉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易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三

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陳注易蒙卦辭謂凡占者初筮則誠敬必全若以明而治蒙必其學者如初筮之誠則當告之若如再筮三筮之瀆慢則不必告之矣引此以言賓主之交際當慎始敬終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筮之瀆慢也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摯如羔鴈雉鷩之類是也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

鄭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

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瀆之言褻也

孔疏言朝聘會聚之時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若無言辭則不得相交接也禮謂摯幣也摯幣所以示已情若無摯幣之禮不得相見所以然者欲民之無相褻瀆也易蒙卦辭蒙卦坎下艮上艮爲山坎爲水山下出泉是物之蒙昧童蒙之象也筮問也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若再三來問是爲褻瀆問既褻瀆師則不復告之引者證無相褻瀆之義也

藍田呂氏曰筮之道貴於初筮而不敢再三至敬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三

不褻者也鬼神且將告之况於人乎賓主慎於交際不敢苟且亦敬人之道也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之謂乎

餘見

嚴陵方氏曰無辭不相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無禮不相見欲其有相見之文也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豈有相褻者乎禮重於辭而見親於接瀆有汗意褻有近意則褻不若瀆之爲甚也

新裁辭是言即相接之名無辭不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禮是摯即相見之文無禮不見欲其有相見之文也毋相褻在敬上看即在交際接見時謂有名以

正之有文以章之則交際不苟而一於敬庶可全天下之交矣引易明接見當如初筮之誠 一說此有正名存體維持人道之意

纂訂此夫子貴交接之敬也曰交之易褻也起於褻而不敬故古者賓主相接必有請事之辭無辭不相接也相見必有執贄之禮無禮不相見也豈樂爲是虛文也哉辭以正會合之名贄以章恭敬之實無辭則直情徑行無幣則恭敬莫將易至相褻此欲民之無相褻也易蒙卦辭曰初筮告云云賓主接見信當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之瀆矣 引易不甚協姑

禮記詳說

卷重太

表記

三

證以無相褻瀆之義

按引易不重初與再三只見不可瀆意以證無相褻之意瀆卽褻也 若貼上意講則初筮之誠有辭與禮也再三之瀆無辭與禮而頻求接見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陳注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昭揭眾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體小而嚴裁制事物而人心懍然知所畏故曰制報之爲禮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己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

之

鄭注報謂禮也禮尚往來

孔疏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以其與上別端故更稱子言之 表謂儀表言仁恩是行之盛極故爲天下之儀表也 義宜也制謂裁斷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斷於事也 報謂禮也禮尚往來相反報物得其利故云天下之利也 張子曰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天下之利也

藍田呂氏曰此一章泛論仁義仁義者人性之所固

禮記詳說

卷重太

表記

三

有賢不肖之所同也然私欲勝之能勿喪者寡矣故聖人之教立仁以表之使天下知所向而於行得所勉立義以制之使天下知所取而於事得所處報者德怨往來人情所不能無使之交際且有勸懲則利用出入民咸用之矣故曰仁者天下之表義者天下之制報者天下之利

嚴陵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表猶君子表微之表制猶聖人制行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報之利則報者禮也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

之爲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馬氏曰仁爲天下之表而不傷乎愛者有義以裁之也義爲天下之制而不傷乎制者有仁以爲本也言仁義而繼之以報者天下之利何也蓋仁者義之本義者仁之節而禮者節於仁義也凡此者皆相因之理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其所謂義者制此者也故曰義者天下之制也所謂禮者於此有往來焉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

新裁此見仁義爲用之大是自然的功用非人去求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五

之也注中仁之體二句是表的原頭仁體大而尊而眾善由之以昭揭凡天下人心知存天理而外知用愛處便是敬仁義之體二句是制底原頭義體方而嚴而事由之以裁制凡天下人心有分別而事有分限處便是畏義報之爲禮四句是利的原頭天下之利言爲天下人情之便利也於文相接恩相愛處見之人曰在仁義禮之大道中而不覺表制利三字有猛然提醒人意是不惟使之由而使之知也今夫立人之道曰仁而天下之表於此立焉蓋其至尊至大之體儼然有以起天下之敬心者真猶標準一

立而人咸望之以爲趨也不曰天下之表乎立人之道曰義而天下之制於此行焉蓋其至嚴至方之體儼然有以作天下之畏心者真猶制度一行而人咸守之以爲法也不曰天下之制乎報也者相交接者也而天下之利於此興焉蓋其有文以相接而不至於慤有恩以相愛而不至於疏彼此感應之餘藹然有以羣天下人道之交者真猶利源一開而人咸賴之以爲用矣不其爲天下之利矣乎此可見斯道爲用之大矣

說約仁義報提起虛說表制是借字利是實字皆就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仁義報上說不著人身上天下字不閉正言其大也纂訂一云利字作人心自然而然者易利者義之和孟子故者以利爲本義同看太深了

新旨仁義報主禮上說是體表制利是借來影他是用天下字見不特一人如此也

心典仁就心德言義就處事言報就與人言

按此節以報與仁義並言似不倫合下節看恐是言報以起下文之義三句皆以用言或以仁義報爲體表制利爲用亦難分表謂標準也制謂節制也利謂利用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君無能胥以虐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陳注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 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足以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眾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注懲謂創艾 讎猶答也 大甲湯孫也書以名

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亦當言民聲之誤

孔疏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引之者證經相報之義 尚書大甲之篇大甲湯孫大丁之子湯崩大甲

立伊尹作書訓之故云大甲后君也胥相也伊尹言民若無君無能相匡正以自安居也君若無民無以君領四方引之者證君之與民上下各以其事相報是相報答之義也故引以結之 言子曰者廣明以禮相報之義寬身之仁者若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

之正也 禮當以德報德今以怨報德其人凶惡是合刑戮之民也

馬氏曰以德報怨以怨報德此皆釋報者天下之利之意所謂報者非必報之以善隨其善惡之所在而有以報之也德有得於己則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有得於己而必報之以怨然後民知有所懲蓋言有得失則必讎德有凶吉則必報民非后無能胥以靈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下之報也君之於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於下也民之於君出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死斷亡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寬自居故謂之寬身之仁也寬裕者仁之作而非仁之盡也

黃氏曰此言以德報怨謂小人有小怨微隙當以理恕惟父母兄弟交親之怨不報則虧孝義之行焉儻小怨微隙君子不以德消而一一讎報往來不息必深結仇讎豈非傷教害義哉君子情以恕人慎以避禍小怨微隙以德消之亦寬身之仁道者也

新裁此言報之禮足以感動人心為末世說也有所勸勉於樹德也有所懲警於植怨也詩無言二句是

以怨報怨以德報德者民非后一段是民當報后之德者后非民一段是后當報民之德者此俱是報之常理若失其平則寧過於厚無過於薄寬身之民雖不足以懲眾眾將德之有裕矣豈比刑戮之民此節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是斷案

纂訂以德報德以怨報怨末世人情大都如此引詩書爲前段作箇證佐言惡言也讎答也屬報怨邊無德句屬報德邊一云言兼得失德兼吉凶此泛論報也引書民非后四句是上下之常亦報之義但報字之意在言外且少卻怨一邊此皆報之平也然亦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有失其平者君子寧過於厚毋過於薄子曰報固天下之利矣然其中有德怨焉不可不知也人有德於我者我必以德報之然後民知所勸而務於施德人有怨於我者我必以怨報之然後民知所懲而不敢施怨大雅抑詩篇無言不讎此可證報怨無德不報此可證報德商書大甲篇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安民之德宜報也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是翼君之德宜報也俱報之常理也若失其平則寧以德報怨毋以怨報德夫子又曰以德報怨雖不足以有懲然眾將德之而吾身寬裕有容矣是寬身之仁人也以怨

報德則忘人之德悖理逆天刑戮之民而已豈但不足爲勸也哉

按引詩言以證報怨報德言作惡說較明引書言君民亦報何況其他未引夫子之言深一層見得若不得其平寧以德無以怨也寬身之仁謂其仁厚可以容保其身仁字不作民刑戮之民謂其人必被禍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陳注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眾人皆可以爲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眾人之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方氏曰欲而好仁則知者利仁之事也畏而惡不仁則畏罪者強仁之事也若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鄭注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己自盡己所能行

孔疏自此以下廣明仁道凡仁道有三一是安仁二是利仁三是強仁此明安仁之事安仁者無所畏惡而自安仁道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有所求欲而自好仁道凡人憎惡不仁皆有所畏始惡不仁今

無有所畏而能惡不仁者 言無欲好仁無畏惡不仁雖天下之人廣能行此者但有一人而已喻其少也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者好仁之法須恩惠及人當恕己而行故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己而始 置法以民者己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言從己而始乃可以施置法度於他人

藍田呂氏曰法非貶乎道者也君臣父子倫類形名之間性命之理具焉雖有未能上達猶庶幾乎弗畔此眾人所能及也餘見注

延平周氏曰無欲而好仁者仁之至也無畏而惡不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仁者義之至也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其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常寡故君子議道則以己而置法則必以人蓋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己之所能以己之所能而議道則可以合道有欲而好仁有畏而惡不仁者民之所能以民之所能而置法則法之所以易行者也嚴陵方氏曰以安仁之難且寡若是固不可以是而責人矣故君子則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也道妙而難知故以己所能而議之法粗而易曉故以民之情而置焉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其謂是也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自者自此而之乎彼之辭以者以彼而用於此之辭處氏曰多欲而好仁則仁特所好之一物耳其他所好未必仁也如是者必其他所欲不勝其好仁之多而後能為君子則其於所好之類能無慎擇而為之齊量乎無畏而惡不仁亦若是也如是而於其好惡之間常兢兢然惟恐彼重於此而不足勝於彼也是賢人之事也若夫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仁之外別無他好是雖聲色列其左貨財列其右而吾無好也所好者仁而已無畏而惡不仁則所惡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別無他惡是雖白刃在前鼎鑊在

後吾無惡也所惡者不仁而已如是則縱心於好惡之間非聖人孰能之是道也聖人議之可也以是而強之民則驚且惑矣故置法以民郝解無欲而好仁非有意於為善自止於至善也無畏而惡不仁非有意於去惡自無惡可去也故曰天下一人中心安仁者常少故無欲無畏者上智以之自待勉強行仁者常多故賞勸罰懲置法所以為民新裁只重君子欲法之行而引人同歸於道意無欲而好無畏而惡只是真好真惡正中心安仁處天下一人言非性焉安焉之人不能也惟安仁難得故聖

人於立法中盡誘民之術議道與天下論好仁惡不仁之道也仁爲我率性之道本體原自無欲無畏乃是己本分之道以此議道就在己身中論出真性至理來皆民之所可行者然而民不能也所以聖人不得已而置法就在民身上的道理內設立箇規則以約束鼓舞乎民使民隨其力量所行俱各有得這纔是聖人以仁成就一世妙術此卽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議道自己不必定要在道無不盡上說蓋言君子以己性論道己自是民可行底了猶慮民不能如我之議而行故置法又平易一分時講俱不識把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一恕字來牽強殊爲可厭 彼論求仁之功必曰好仁惡不仁使好出有欲惡出有畏不止一人矣惟好惡出於由衷而好非有欲惡非有畏是好惡極其誠惟安仁之好惡則然求之天下不可多得誠一人而已安仁之難如此君子將何以立法哉君子以不如一人則道有未盡故議道自己必曰無欲之好無畏之惡方純於道也必欲如一人則法恐難行故制法以民從彼有欲而好有畏而惡亦可也一人望天下而不以一人強天下而仁庶成於天下矣前段謹已過

深

說約惟安仁難得故聖人於立法中盡誘民之術是故二字全重置法邊議道句伴說議道特以示人之故必以無欲無惡者盡其神而立法則所以導人之從故必以有欲有惡者牖其機 合參無欲三句言安仁之難下言君子成仁之有道也君子卽安仁之聖人議道只是於好惡之道無自恚意置法則設置科條以引進凡民也重置法句中心安仁全在兩無字上見而已矣見不可望之於民也議道陪說全重置法邊謂示以仁之可欲而勸勉之示以不仁之可惡而悚戒之而已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纂訂議道與天下論好仁惡不仁之道也已指安仁者說無欲無畏安仁者之所能常說知側重置法句爲民而不知議道亦爲民蓋議道不自己則道之分量未滿置法不以民則民之鼓舞不暢非責己嚴責人恕之說另說

按此節文義上言安仁爲天下一人便見不可概責之民君子可以安仁當議仁道於己而爲無欲之好無畏之惡民則不能但立勸懲之法使之知所欲知所畏而勉於仁可也或將議道便作與民議道則己字難安頓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表記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陳注呂氏曰安仁利仁強仁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表記

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其仁可知也道非仁不立義非人不行凡人之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故曰仁右道左

鄭注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六終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三九

之也 言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

孔疏此明仁道有三其功雖同其情則異以終能汎愛其功同也一則無所求爲而安靜行仁一則規求其利而行仁一則畏懼於罪而行仁是異情也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者此一經申明同功異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汎施博愛各有一種是未可知也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 仁者安仁者此明三者可知之事若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而安仁也 知者利仁者若有知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二

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 畏罪者強仁者若畏懼於罪者自強行仁求免離於罪若無所畏則不能行仁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此經明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仁恩者若人之右手右手使用之便也仁恩亦行之急也 道者左也道是履蹈而行比仁恩稍劣故爲左也 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 義宜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斷割得宜然後可履蹈故云道者義也 程子曰亨仲問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

有輕重否曰卻是有陰陽也此卻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

張子曰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藍田呂氏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強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

下見

嚴陵方氏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者以其三者之情雖異及其成功則一而未知其孰爲仁者之功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者論語曰人之過也各於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正謂是也仁者之爲仁猶之生於陵者安於陵而已故曰安仁知者之爲仁知仁之爲己利則爲之知不仁之爲己害則不爲也故曰利仁畏罪者之爲仁畏不仁之詒罪則戒而惡之欲仁之爲功則強而好之故曰強仁 仁有所愛義有所制厚於此者必薄於彼君子之於仁義亦兩全之而已何厚薄之有 馬氏曰道者法之源法者道之流惟其所成之功則一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至於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過者人所避惟仁者受之而不辭至

於利仁強仁者不能無悔也故同過然後知仁

山陰陸氏曰若所謂安仁乃所謂仁也故曰仁者安仁卽利仁強仁雖與仁同功情有不同也與仁同功易與仁同過難與仁同功雖僞未辨若周公孔子之過可謂仁矣 人之所以成位乎其中者仁也厚於仁者薄於義厚於義者薄於仁君子取適其中而止長樂劉氏曰右上則左下右尊則左卑其位雖殊其用未始不相須以成其德也道者禮義知信之總名也五常之道皆出於生民之性然而必先乎仁以爲行己之本然後道從而成之故曰仁者右也道者左

禮記詳說

卷重七

表記

四

也左右相成則有本有用矣是立人之德仁以爲先立道之方義以爲主故曰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江陵項氏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此亦難通當以下兩句爲解仁卽人身也道卽義理也人身能行仁義故爲右右用力也義理不能自行待其人而後行故爲左左不用力也

石林葉氏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此孟子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者也道與仁蓋相須而成猶之左右也人之四體左手足不如右強道者其全常處於無所用之地故言左仁者資於

道以爲用者也常爲道之役故言右仁反於道則爲

一道顯於仁則爲二故自仁言之盡人道者莫如仁此之謂仁者人也以仁爲人則道者離乎人而藏乎天謂之天可也古之言道必兼義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道不可獨見道之所見必有義焉故曰道者義也仁言人則道爲天可知道爲義則仁爲道可知二者蓋相備譬之曰顯諸仁藏諸用者聖人立言之法大抵類此 道以仁爲用故言右仁以道爲體故言左足乎仁則人道備故言人人而有義則人道立故言義左右者離而

禮記詳說

卷重七

表記

五

言之也仁義者合而言之也

講義厚於仁者薄於義非以仁故滅義也方其事當以恩爲主則敬有時而不得與之並施特仁有餘而義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親之而已尊不與焉厚於義者薄於仁非以義故滅仁也方其事當以敬爲主則恩有時而不得與之偕行特義有餘而仁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尊之而已親不與焉二者非故爲不同也仁義備具會逢其適如何而已

郝解仁者安仁不論功過惟率吾仁耳知者利仁以有功行仁也畏罪者強仁以免過求仁也 凡人舉

動行持右先左後右任而左助之仁爲立人之本萬善長於仁故曰右道爲義所當由之路仁窮佐以義故曰左偏於仁而廢義則以親而遺尊偏於義而廢仁則以尊而忘親尊親不兩全故以仁義相爲左右也

新裁此章獨重異情意爲仁受過正是他情之不得已處而無愧於仁者其中真情有無數變態不一情狀豈不是異下道義正乃得過緣由義之所在不得不然必如此處之方是當然之道而合於義者異情乃爲義而生之情異也可見義是成仁之物與人一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六

體眞若左右之不離者體仁者豈可薄義 彼人之爲仁其等有三其功均與仁一而情則時勢所遭有難一律齊者功與仁同其所處獨順或出於倖成未可知也何以知其仁惟過與仁同其所遭獨逆眞情正於過中發見者豈不可以知其仁乎何以見仁之三也人之受過有安仁而過者有利仁之美而過者有強仁免於罪戾而過者其盡仁之事雖各出一途而於仁則同歸也故曰仁有三夫仁豈有得過之理遇仁之窮而不得不以義濟之有過則合義不過則不合義者是使仁受過者義而成其過爲仁人之過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七

者亦義也有仁無義非道之通也猶有右無左也是以體仁者仁爲右而道即爲左以輔仁何也以仁固人之心而道即人心之公義也君子可厚於仁而薄於義哉徒有不忍之情而義不足以濟親而不尊者耳無斷之仁不成其爲仁者之過矣又可厚於義而薄於仁哉雖有不忍之情而行義之太銳尊而不親者耳有微之義亦不成其爲仁人之過矣造仁者義不可過而義豈可少哉仁有三義使之異也此講其與注合且仁義關得來如時講說到厚薄尊親處便與前半截血脉不通須細玩白文與注中語意方知

此章必該依此說

說約此節向來上半節重情下半節重功情固所必論而功亦不可廢道正爲仁之功也看來還把一情字作主因情字生出過字來大抵過中眞情每每發露惟情異故同一爲仁也而有安利強之不同如爲仁以安仁爲主仁無欣羨利則未免過於欣羨仁無勉強畏則未免過於勉強此卽是過過字不可說壞然其情雖異而總之歸於一仁其爲安爲利爲強皆道之當然義之宜然也卻如人身之左右不相離有右不可無左之助也故仁卽人而道卽義言人之所

宜然也道字猶虛義正言道之不可離也如一相離有仁無義是中懷惻怛而不能見之於躬行實踐則親而不尊與有義而無仁是用力率循而究與天心不浹洽則尊而不親其弊一也尊親字面亦要看得活如此則爲仁之情雖異而及其成功一也體仁者豈可薄義而論仁者可不原其情哉內分安仁無過更難貫通

纂訂仁字以愛之理言就事功上見惟仁右與仁人二仁字兼心德說下安仁利仁亦與論語在理欲上說者不同既曰仁又何曰過蓋欲全夫仁或爲仁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表記

八

過也下義字已含在內了安利至強仁以造仁淺深言指出三種人物發明所以異情處須發他不得已而甘受過心腸此中便有當然之道左右仁道卽志至氣次意全重仁與道相資爲用不重先後之序仁右道左虛說仁右就在道上形道左就在仁上形仁人道義申仁右道左之故左能助右之不及義能輔仁之行方見相資處仁何屬人仁以慈愛之存於心言是本然者乃人所以爲人之理也道何屬義道以慈愛之宜於事言是當然者乃行而宜之之謂也未六句言仁義不可偏廢見體仁者必得義以濟方於

情不窮而仁始全

心典此詳爲仁者之等因示人以兼盡之功也通節屬爲治看強仁以上言仁有不同觀仁者當原其情下原仁與義相須不可偏廢見爲仁者猶當兼體乎義也一說此章專重情字情不可襲取故觀仁者不可以功情不能獨運故體仁者又不可無義自成績處則曰功自推行處則曰道總是一箇仁之外見處

按此節上下文義不聯諸說紛紜總不明快僭爲折衷以求歸一與仁同功是言其事功合於仁非指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表記

九

定有一仁者而與之同也其事功雖同爲仁而其情則有異故觀仁者於事功合於仁不足以知仁必其過處合於仁乃足以知仁仁不必皆有過但要原其情卽過亦須觀過字當活看或以利仁強仁者爲過非也觀仁當原其情如此故安仁利仁強仁三者皆不僅取其功同而當原其情之異也然原其情之異者當權之以義仁右道左有右不可以無左仁人道義有仁不可以無義只重義字不重道字道只虛看下接云可見仁義相資如厚於仁薄於義則親而不尊厚於義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仁主愛義主嚴故以

親尊爲說就體仁者言未到及民處卽此可見有仁不可無義果能兼體仁義則其功仁中有義也其過義以成仁也所謂功同情異者無不瞭然矣或以厚仁薄義厚義薄仁與上過字糾纏者非也 仁者右也四句可疑予謂當云仁者右也義者左也仁者人也義者道也似稍明順 仁者安仁當在仁有三之下 如周孔皆安仁者而亦有過可見有過兼三者言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陳注應氏曰至道卽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十

精粹以爲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制斷制以爲霸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

鄭注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

孔疏如注所云當云道有至有義有考義上脫一有字言道之所用有至一也至謂兼行仁義行之至極故云有至有義二也謂仁義之中唯有義無仁故云有義有考三也考成也謂於仁義之中或取仁或取

義之一事勉力成之非本性也 至道以王者既能兼行仁義至極可以王有天下故云至道以王 義道以霸者直能斷決若齊桓晉文以甲兵斷制可以霸於諸侯故云義道以霸也 考道以爲無失者既於仁義之中隨取其一而成之以道不違於理故曰考道以爲無失也

藍田呂氏曰至道者至於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故曰至道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之者也所謂制節謹度是可以有國而長諸侯者也故曰義道以霸考道者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十一

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未達道不能以義起亦庶幾乎不失道矣

石林葉氏曰仁爲人道之至故三代得天下以仁則所謂至道以王義者制事而有宜五霸假仁而近義則所謂義道以霸仁義不足於己而能考合於道而行之則亦無失於己蓋王霸之道有以得民而無失者得己而已

馬氏曰道有至有義有考此言道之目也至道以王義道以霸此言道之效也考道非體道者也唯稽考而已矣故考道止於無失先至而後義先義而後考

此優劣之序

嚴陵方氏曰道合則渾離則散方其渾也則貫三以爲一及其散也則裂一以爲三惟其裂一以爲三故有至義考之別焉言至以知義之爲次言義以知仁之爲至

新裁上止論道下方著人之造道說王霸無失俱以人君治功言重至道言至道變而爲匡正之具則有義至道垂而爲後日之憲則爲考 天下之治道有三有純粹至善渾全無迹而爲道之仁者仁不足則濟之以義而毅然能斷又一道矣仁義之衰維之以

禮記詳說

卷之三

表記

三

法而幸由舊章又一道矣人君誠得其渾全純粹之道則以德行仁王者本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亦不過是故曰至道以王下之而得其裁制斷割之道乎則以禮明義弱者仗威信以服人秉風裁以處事蓋其遺風焉故曰以霸也又下之得於稽考先王之道乎則事無輕舉所謂監成憲以無愆學古訓而有獲蓋其定式焉可以無失矣然語道必求其至語效必求諸王斯爲善治而以霸以無失特救仁道之衰耳纂訂王霸無失俱以治功言以王霸謂有得於王霸之道非便可以爲王霸也與無失句例看

按此節雖無子曰與上不聊當自爲一章 或以上

章言道言義而類及之然終不合 無失是無差失

不必拘定

子言仁有數有長短小大中心憫恤愛人之仁也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陳注仁有數言行仁之道非止一端蓋爲器重爲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謂之仁也義育長短小大言義無定體在隨事而制其宜也中心憫恤

禮記詳說

卷之三

表記

三

隱之端也故爲愛人之仁幸循古人之成法而勉強行之此爲求仁之事資仁取諸人以爲善也卽上文強仁之意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武王豈不官使之乎言無遺才也聖人爲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曾玄以下皆孫也故夫子以爲數世之仁蓋中心憫恤所發者深故所及者遠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後世乎此但欲以仁終其身而已耳蓋勉強資仁所發者淺故所及者近也

鄭注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 芑枸櫞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 闕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之後人乎孔疏自此以下至不稱其服更廣明仁義之道又顯中心外貌內外相稱故更稱子言之 仁有數者行仁之道有度數多少也 義有長短小大者言義之爲體有長有短有小有大言仁有數則義亦有數義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十四

言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短小大互言之也若天性仁義者則其數長而大若強取仁義而行者則其數短而小長謂國祚久遠大謂覆養廣多短謂世位淺促小謂所施狹近也 中心憎怛愛人之仁也此明性有仁者以天性自仁故中心悽悽傷怛憐愛於人故云愛人之仁也 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此明取仁者率循也資取也率循善法自強行之非是天性直取仁道行之者也 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者證天性之仁其數長所引詩者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之德言豐水自然有芑喻武王之身自然

有天下之事故云武王豈不仕仕之言事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猶如豐水豈無此芑乎 詒遺也厥其也孫謂子孫謀謂善謀言武王能遺其子孫以美善之謀謂伐紂定天下以王業遺於子孫 燕安也翼助也言武王能安助其子孫也 烝君也言武王有爲君之德也 數世之仁者以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是仁之所及其數長也 國風曰我今不閔皇恤我後此引國風者明取仁義者其數短也所引詩者是邶風谷風之篇婦人被夫棄絕初憂子孫困苦還自悔之云我今不閔閔容也言我今尚不能自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十五

容被夫放棄 皇暇也恤憂也言我有何閒暇能憂我後世子孫之人乎引之者證取仁而行者唯在我當身之主何暇能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唯望終竟一身是其數短也前文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仁義並言此獨說仁者以仁事爲重故舉仁言之則其義可知也 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者孫謂子孫也云以安翼其子也者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按詩箋以詒爲傳以孫爲順以翼爲敬言傳其天下所順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其長行之也與此乖者引詩斷章此經云數世之仁

故以爲子孫而翼成之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仁之難成惟君子勉之有道則不難成仁有數者仁爲器重爲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仁之名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中心惜怛仁發於性者也幸法而強之外錄於仁者也發於性者誠心感動無待於外錄也外錄者循仁之迹而勉焉者也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

禮記詳說

卷重七

表記

七

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惟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小爲貴之類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嚴陵方氏曰仁者人也凡爲人者莫非以仁故其取數常多義者宜也長短小大物各有宜以義度之則無不可者矣故其言如此中心惜怛仁之根於內者也幸法言循法循法而不違仁焉仁之資於外者也

根於內則始於外人而未至於愛物資於外則止於強仁而未至於利仁此其數見於內外者也

馬氏曰數世之仁此數之多也終身之仁此數之寡也義者依於仁而爲之節仁之數多者則其節長仁之數寡者則其節短是以下言仁而不言義則義在其中矣中心惜怛此愛之由中出也愛由中出則推其所愛以及人故曰愛人之仁也言愛人則愛己者可知也幸其在外之法而勉強以爲之非中心之所欲而愛自外入也愛自外入則資以成己也且自愛猶不足愛人足乎哉豐水有芑出於自然武王所以

禮記詳說

卷重七

表記

七

有事於天下亦出於自然蓋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也故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與中心惜怛愛人之意同我今不閱皇恤我後此與幸法而強之資仁之義同

石林葉氏曰仁大者不可以盡名則言有數義出於仁者也故言長短小大長短言其裁制也小大言其區別也惜怛以愛人則自然者也幸法以資仁則使然者也

新裁此言仁之所發有淺深而效之所及有遠近意曰愛人之仁曰資仁所存者有淺深之數也存之深

者發爲數世之仁存之淺者發爲終身之仁所發者有遠近之數也此可見仁有數也而可以知義有長短小大矣仁有數以力之所至言見行仁者不止一端皆可以仁名便見人當會其全而不可以一端自盡意義有句以用之所宜言見義無定體惟其所宜隨其所宜處皆可以義名便見人當合其宜而不可以一偏自拘意以下仁字俱屬治道看見人有可傷可痛者而傷之切痛之深此惻怛也正及人之愛也惟發自中心則出於真心實念而由中達外其用愛可謂自然而誠矣此愛根於心而形於外則其愛不

禮記詳說

卷重七

表記

太

窮而家天下人中國仁之所被者廣故曰愛人之仁此有王者氣象而所發何其深爲仁有一定法則古人嘗以示法於後我未能仁率循古法勉強行仁強字對中心看曰中心則非強矣曰資仁見取人爲善非發於中心之愛此卽反之規模而所發何其近數世之仁在武王養賢貽後上見須本武王愛人之仁先有中心惻怛意思終身之仁卽在我今二句須本率法資仁意思 彼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豈一端也乎一事仁也而全體亦仁一時仁也而終身亦仁隨所舉多寡所至遠近皆可以仁名仁有數矣義豈

有定體也乎於此宜也於彼爲非宜於昔宜也於今爲非宜長短各有倫大小各有辨隨其用之所宜皆可以義名義有長短小大矣且以仁有數者言之有惻怛之理根於中心非有所強而然者此則擴民胞物與之愛而一體天下者也不曰愛人之仁乎而所發者深矣亦有率循古人已行之法而勉強於舉措之間者此則至愛匪根於所性而資外以附益之者也非資人之仁乎而所發者淺矣夫愛人者其發深故其所及遠觀之大雅豐水云云此武王造鎬京而作也言人才以豫養而生而官使無遺也言人才爲

禮記詳說

卷重七

表記

九

子孫之利而啓佑有賴也蓋身在數世之前而慮關數世之後至仁垂裕不窮而靈長之慶此其致之不同流爲數世之仁乎資仁者其發淺故其及近觀之國風曰我今等蓋志在近憂無及遠慮強仁自淑莫以令終一身而我後之恤有不暇矣不發爲終身之仁乎是則曰愛人曰資仁曰數世曰終身雖有淺深遠近不同然皆可以仁名則仁可見其有數矣而義之有長短大小不可類推哉

說約中心以下正言仁之數以見義也中心四句是所發之仁有淺深引詩以明所及之澤有遠近不可

作證愛人之仁自心而發所發者深資人之仁自人而感所發者淺發之深故愛之所及遠如文王之詩是也發之淺故愛之所及近如國風之詩是也夫仁如此而義不可知乎

纂訂有數如下文淺深遠近是也有長短小大如宜長短則長短宜小大則小大孔子仕止久速之類禮器高下文素之類率法與憚恒對強之與中心對資仁之仁字以古之仁道言與上下仁字不同有聲詩末章只言武王遷鎬以安民之功貽子孫並不及官人一事此引詩乃以官人言詩其八章前四章言文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王遷豐後四章言武王遷鎬建辟靡以行教化之事谷風篇言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悲怨之情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 引詩是足上意非證也

按上仁義並言下單言仁而義可例見或將義扭入

仁字中者非正旨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陳注呂氏曰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

皆得以仁名之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以義度人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故賢者可知已

鄭注取數多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 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

孔疏此一節廣明仁故言子曰 仁之爲器重者仁是愛養非賢聖不能行故言爲器重 其爲道遠者以廣博覆物是爲道廣遠也 舉者莫能勝也行者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莫能致也據凡庸於仁不能勝致也 取數多者仁也言於萬種善事之中論利益於物取數最多者是仁也言仁恩於善事之中利益最多也 言仁爲愛養行之不易故勉力行仁者不亦難乎言其難也義宜也言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擬度於人欲使人必行先王成法則難可爲人言人難中於古法也望比也言以今世人道比望於古人能合於今世事者則是賢人也若不能合於今世事者則非賢人也故云則賢者可知已矣已矣語助也此明仁道不可以古義責人當以時事擬人是仁恩之心

嚴陵方氏曰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勝言勝其任致言致其至舉若手舉行若足行論語曰土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其言正與此合儒行言溫良之本敬慎之地寬裕之作孫接之能禮節之節言讓之文歌樂之和分散之施其用雖不同至於本乎仁則一也孟子言天子之保四海諸侯之保社稷大夫之保宗廟士庶人之保四體其位雖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孔子言郊社之於鬼神嘗禘之於昭穆饋奠之於死喪射鄉之於鄉黨食饗之於賓客其禮雖不同

禮記詳說

卷重老

表記

三

至於本乎仁亦一也茲非取數之多乎以其數之多此勉於仁者所以爲難也上言以義則知下言以仁者仁也下言以人則知上言以義者己也以己所能而度人則天下無全人故曰則難爲人以仁之術而望人則不求備於人故曰則賢者可知所謂賢者賢於人也與某賢於某猶賢乎己之賢同則彼善於此而已若夫以義度人彼雖有善於此固不足以知之矣此言以人望人中庸言以人治人何也治人者存乎政望人者存乎心言雖不同所以爲仁之術則一而已中心安仁卽仁者安仁也與前所言義同

石林葉氏曰修身以仁爲守其譬則器也用爲己任則器重行己以仁爲達其譬則道也死而後已則其道遠雖重而莫能勝也亦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雖遠而莫能致也亦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人盡仁道則取數常多也勉於仁者爲難亦非難也君子以其難故不以義度人以其不難故以人望人義則能斷斷以義則責人也詳人則中人而已矣以中以待天下則責人也略唯其詳略不同故賢者可知延平周氏曰己以義而度人則雖曰公也然天下之人才常患乎不足故曰難爲人以中人而望人則雖

禮記詳說

卷重老

表記

三

曰恕也然天下之人有善有否者亦無以逃於我故曰賢者可知己矣
山陰陸氏曰以義度人若春秋是已齊桓晉文皆罪人也以諸侯望之可謂賢矣故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郝解仁者天地人物生生之理所謂元善也堯舜猶病故曰重莫勝遠莫致取數多所以難也以義度人謂盡義以求合則天下無全人以人望人謂不遠人以爲道則賢者可見矣

新裁此言仁道之難勉君子致取節之意也 今之

人非不爲仁只是求仁者責人太刻把人爲仁的意氣都消沮了所以夫子發此議論器重道遠以重遠形容仁體之大也莫勝莫致非不舉不行也但不能勝其重致其遠耳舉重致遠人事亦宜然故曰義度者量度期求之意 今夫仁也者統四端兼萬善其爲器至重與生俱生死而後已其爲道至遠惟其重則舉者多得此遺彼而莫能勝矣惟其遠則行者多始勤終怠而莫能致矣故少能舉之少能行之皆此道此器之數也由此推之愈舉而愈重有不可盡勝者愈行而愈遠有不可盡致者亦此器此道之數也

禮記詳說

卷重主

表記

孟

取數多者正仁道之所以爲大也夫人欲勉於仁而盡勝盡致也必弘毅之士然後能之天下弘毅者有幾人蓋亦難矣君子曰人已難於勉仁而我可復責以太難乎舉舉天下之人而要諸理義之極則吾本身上之物歉處甚多不亦難爲人哉惟就今時人望今時人則取節以觀而彼善於此皆得與於仁矣能舉能行者異於不舉不行者漸勝漸致者異於僅舉僅行者賢者不可知哉此君子成仁之道也說約取數多者三句承上起下之辭多在爲器重二句見出難在莫能勝二句見出此特泛論其理下方

著君子成仁說

纂訂是故緊頂仁之當盡說以義度人四句須側重以人句度人望人俱就舉行上說此四句並舉得失是設言正意尙在言外

心典取數多就在莫能勝致上見之疑問云有一念之仁而擴之天地萬物有一時之仁而推之天下萬世愈舉愈重愈行愈遠是取數多最體貼得好

按器重道遠是借字形容重故莫勝遠故莫致莫勝莫致不測其重之多少遠之多少故取數多取數多句是轉下語氣趕出難字知其難則無以義度人而

禮記詳說

卷重主

表記

孟

以人望人賢者可知亦庶幾與於仁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曰有孳孳斃而後已

陳注大雅烝民之篇言德之在人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尹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求其能舉德者乃惟仲山甫能舉之我愛其人使其或有不及我思效忠以助之今吉甫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山甫

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者也小雅車牽之篇言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二止字皆語辭夫子引此兩詩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哉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不足少也人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僬焉無他顧之意孳孳勤勉之貌斃死也應氏曰前章言仁重且遠而人不可以全責此又總敘而勸勉之

鄭注輜輶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

禮記詳說

卷重老

表記

美

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僬焉勤勞之貌斃仆也

孔疏言中心安靜行仁是天性仁者天下之人唯一人而已矣言少也引詩大雅烝民之篇以明行仁者少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者此詩美宣王之大臣仲山甫也輶輕也鮮罕也克能也言德之輕易舉如毛然民尚以爲重罕能舉而行之也我儀圖之者儀匹也圖謀也詩人言與我倫匹其圖謀能舉行之

也愛惜也言唯有仲山甫能舉行其德可惜乎無人能助行之者記人引此者證中心安仁者少亦無人能行之言賢者少也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此小雅刺幽王之詩車牽之篇言幽王若能修德如高山則天下之人瞻而仰之若幽王有景明之行則天下之人仰行之引之者證古昔聖賢能行仁道則後世之人瞻仰慕行也言高山景行瞻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言好仁之甚鄉仁道而行在於中道力之罷極而始休廢之也言行仁勤急忘己身之衰老不自覺知年數之不足言己雖

禮記詳說

卷重老

表記

老

年老謂爲數淺少不復盈足猶行仁不止言形貌僬僬焉勤勞行仁每日恆有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後已止言行仁之道深也

張子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天壽不貳也

朱子曰儀度也言我於是而謀度其人舉之者惟仲

山甫而已景行大道也行如字

藍田呂氏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聖人之任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不以世莫之助而不爲故曰惟仲山甫舉之

延平周氏曰中心安仁者由仁而行非行仁者也此

天下所以一人而止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高山出雲雨故澤加於民民賴而仰之景行當於道故德加於民民效而行之詩人思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非好仁者曠或能之忘身之老者即所謂不知老之將至是也斃而後已者即所謂死而後已也

山陰陸氏曰若今汝畫是畫非廢也

臨邛魏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既知高之可仰又必行以至之駢駢離離蓋有見賢思齊不肯自己之意故太史公引此詩亦曰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天

然則夫子至漢儒皆同此義也必惟毛鄭之聽以爲疾衰如而思賢女雖亦可通抑不亦甚固矣乎
郝解德輶如毛言仁爲人所本有輕如毫毛易舉也輶輕也儀圖猶比擬仲山甫周賢臣高山仰言山高則可仰景行大路也言路大則可行皆喻仁也止者仰求及行求至即夫子云斃而後已也中道而廢謂行至中路力疲而志勇忘老忘年死而後已俛俛首不顧貌

新裁此見仁道難全未至於仁者豈可阻於難而不知勉誠能如詩人之好仁則由勉而安而仁無不可

至之理矣中心安仁只是勝重致遠一出於自然意

天下一人甚言其難得意玩大雅舉字便屬勝重邊玩小雅行字便屬致遠邊如此便指愛莫助之景行行止說蓋即好之之辭推其好之之心也鄉道以下又申詩人好仁之心之篤正發如此二字意玩而行行字中道道字并下忘身等語似獨以致遠言者蓋任重以終身也可見重遠無二理弘毅非二事也詩之好仁至末通贊詩人好仁之篤勉人意俱在言外見之彼仁不遠人欲之即至顧人用力何如耳仁之爲器重爲道遠矣有能不必強之而舉自能勝不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天

必執之而行自能致是謂中心安仁者天下只有一性之之聖人而已可多得哉夫盡仁之至雖曰一人然爲仁之機則常在我大雅以全德歸山甫之克舉是即舉之能勝者而欲助之小雅以高山比景行之可法是即行之能致者而欲法之詩人之好仁如此其篤哉由其言而推其心蓋鄉仁道而行必中途力竭然後止苟非力竭雖欲罷有不能者自今日言身雖老矣見斯道之當好自忘吾衰之已甚以後日言年數雖不足憂斯道之心切不計歲月之無幾惟俛焉一無所顧而日有孳孳以至於斃而後已一息尚

存好仁之心肯少懈焉今人惟不好耳果能如詩人愛而助景而法則始也勉仁終也安仁天下豈止一人而已哉

纂訂天下一人非阻人以難言安仁者少正起下文好仁意一章要緊相接不可云安仁者固少人當勉於仁也烝民詩此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車壘詩言高山則可仰大道則可行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引詩斷章作景大之德行說

新旨首二句分上言安仁之難下贊二詩之好仁而

禮記詳說

卷重七

表記

三

推其好之心以勸勉天下使之由勉而安也

心典安仁者少正見人當勉仁兩引詩一暗應上文舉字一暗應上文行文字蓋大雅以全德歸山甫之克舉是即舉之能勝者小雅以高山比景行之可法是即行之能致者下好仁正在此舉字行字上看舉者無分助之力行者切仰止之心則誠好仁矣鄉道以下皆如此二字之實一氣說下摹出箇勉仁的光景通是贊辭而勉人意在言外鄉道字即仁也中道道字以路言言必力竭而後廢也忘身以今日言不知年數以後日言中心安仁者不事思勉而舉能

勝行能致也天下一人言其難得而可貴也然雖難得而人亦不可自諉其難大雅之詩言德之在人其輕如毛非難舉也而民少能舉之者我於儀匹中圖謀之其能舉德者乃惟仲山甫彼無待於助雖愛山甫亦莫助之小雅之詩言有崑然之高山則望而仰之以况有景大之德行則人法而行之夫子引而贊之曰詩之言舉言行其篤於好仁如此哉何日是其已之之時也

按安仁只天下一人可見人當勉仁仁本固有欲之即至故以如毛形其易舉易舉而人不能舉惟仲山

禮記詳說

卷重七

表記

三

甫舉之借人以形出仲山甫也愛莫助之言雖甚愛之而莫能助以見仲山甫自能舉人無可助也儀圖匹中圖度甚拙不如儀圖總作摹擬字看高山景行本皆借喻而此以高山引起景行實作人之德行說以與仁字合止字是語辭那京山實講未是詩雙承從舉行上見好仁如此以下是形容其好仁中道而廢語氣活是不肯中道而廢意舊說實作力竭而廢似礙德輪如毛依中庸作微妙似亦通此自爲一節而講家牽扭上節舉重致遠爲說似可不用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陳注仁之難成私欲間之也私意行則所好非所當好故曰失其所好也苟志於仁雖或有過其情則善故不待多言而可辨故曰易辭也恭儉信三者未足以爲仁而亦行仁之資曰不甚曰鮮皆勉人致力於此可以由此寡過而進德也詩大雅抑之篇 石梁王氏曰信近情當爲情近信

鄭注言仁道不成人所由不得其志 辭猶解說也

禮記詳說

卷重主

表記

三

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爲甚矣唯聖人無過 言罕以此失之

孔疏仁之難成久矣言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 人人失其所好者人人謂天下眾人由仁道不成天下眾人皆失其所愛好之事若有仁道人皆得其所愛好之事所愛好者是吉慶福祥也 言仁道不成解仁之難成久矣云人所由不得其志解經人失其所好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多有患害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故仁者之過易辭也者以仁是善行故仁者有過

其惡不甚易可以言辭解說也此謂取仁行者故有過耳其聖人天性仁者全無過也 子曰恭近禮禮主於敬故恭近於禮儉近仁者以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也信近情者信謂言語信實故近情也夫恭寡過者恆能恭敬故寡少於過也 情可信者以情示人故可信也 儉易容也者以儉則寡求故易容也 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顏色溫溫和柔恭敬之人惟能爲德之基也引之者結上文恭近禮其過寡少是爲德之基也

藍田呂氏曰仁者之心公眾人之心私公則所好者

禮記詳說

卷重主

表記

三

兼容博愛私則所好者克伐怨欲此人人失其所好者也心誠鄉仁雖有過差其情則善不待辭而辨矣故曰仁者之過易辭 恭儉信未足以爲仁而仁者之資也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私於己又以敬讓行之鄉乎仁矣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其過寡矣近乎情則不志於欺斯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是而失之者鮮矣可與進於德矣故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嚴陵方氏曰自人言之則好莫如仁人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歟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况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昭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爲君親而有過此其所爲易辭歟夫得則爲當失則爲過過之不甚由其失之鮮而已故始言過而終又言失焉

延平周氏曰仁人之所好常過乎忠厚而不仁者之所好常過乎刻薄故仁之所以難成也以天下皆失其所好也惟仁者之所好獨過乎忠厚故其過爲易辭也

馬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又從而爲之辭唯仁者之過未嘗辭而云易以辭者蓋言其理也恭則不侮人不侮人者禮也而未盡禮之道故恭近禮儉則不奪人不奪人者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儉近仁信則不欺於物不欺於物者情也而未盡情之道故近情情猶言實也中以恭儉信爲守而行之以敬讓故此雖有過其不甚矣恭而不與物競故寡過物之所以不可信者以其虛也有其實則可信儉則寡於欲而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書

易以處故易容

山陰陸氏曰人人失其所好言人所好不在仁也仁之所以難成也

講義夫不侮人以爲恭不奪人以爲儉不欺人以爲信皆行之美者也然猶不自以爲美而敬以行之不敢怠惰遜以行之不敢陵暴宜其可立於無過之地矣然有時而未免於過者或過於恭而有異在牀下之議或過於儉而有儉不中禮之刺或過於信而無信近於義之美雖曰有過必不爲已甚者其視夫驕矜奢侈言詐之徒則有閒矣考之於易曰行過乎恭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書

用過乎儉所以著於小過議獄緩死所以著於中孚說者以爲信發於中雖過可亮者歟

新裁辭也上言仁者寡過之美下正言過之所以易辭處恭近禮三句正見德之可好恭寡過三句方就人說正寡過之事恭儉信只重行仁之資說工夫全在敬讓行此上是行仁工夫益密處情是本然誠實之理非性情之情也過於厚不過於薄過於愛不過於忍便是不甚可信之信是可以相諒而不疑與上信字不同儉則知足不擇地而泰故易容此節難成以成己之仁言今夫仁之難成於天下久矣何也

仁無欲之謂人情多爲私意所溺則所好多在不仁而所惡反在仁此仁所以難成也惟仁者不失其所好自然無過縱或有過其情則善可不待多言而過易辭也然何以見仁者之過易辭也恭之德雖非禮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而近乎禮儉之德雖非仁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而近乎仁信之德雖非情信則不欺得情之意而近乎情三者之德可好如此能不二其心敬以行之不侈其心讓以行之則好果在仁而私無所行卽有過過於厚與愛者也必非過於忍與薄者也過而不甚矣然敬讓行此如何便過不甚恭近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美

禮者也敬讓以行此恭則恥辱遠而過自寡信近情者也敬讓以行此信則人相諒而情可信儉近仁者也敬讓以行此儉則於我知足於物無忤而自然易容以此而尚有失於忍與薄者不亦鮮乎所以雖有過不甚矣信乎仁者之過易辭矣未有過寡而德不日進者抑之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恭之基德而儉與信可知矣仁之能成不足徵哉

說約首二句輕只引起仁者之過易辭意難成亦指器重道遠說失其所好還是失其可好之理如不恭不儉不信也易辭只是必寡過意但此只論其理下

正勉人致力於爲仁之資以寡過也曰恭儉信皆德之可好處曰禮情仁總是箇仁字以其未著人只論理故曰近

纂訂好字與過字對好在心上看下正見過之所以易辭處所好暗指下恭儉信過易辭暗含下文兩段一云易辭不是仁者欲釋其過而爲之辭仁者求無愧此心耳然此心誠得所好卽不幸而有過亦天理人情之宜有者知者亦必以天理人情原之矣所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也故曰易辭此說細入恭近禮以下皆言志仁而寡過之事前段恭儉信以外面一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美

節之好言禮仁情以全體之好言恭儉信行仁之資而敬讓則歸於本心力此三者而不敢忽處就是敬不自足處就是讓非又是一事也恭寡過三句承敬讓以行此而指人說恭寡過此是寡慢人之過比前兩過字說得狹些前言信近情後卻變信爲情者爲下有信字相礙也

心典恭近禮一段言近仁之法恭寡過一段言寡過之法恭儉信皆行仁之資禮仁信皆仁之同出而異名者敬者主一於內而無自私之心也讓者遞接於外而無自足之意也

按仁難成二句相連惟人人失其所好故仁難成而過多端仁者則不失所好可以成仁而無過縱有過亦易爲辭也辭只是辭免之意若作辨說解則自己之辭與他人之辭俱礙若近禮三句言仁者所好在此三者就已身言故過不甚寡寡過三句申過不甚之意就人上見失辭即過不甚也引詩言恭爲德基可見三者足以進德而成仁 此爲勉仁者說法言過易辭見得雖有過亦可進於仁是喫緊爲人處時講以敬讓以行屬人君可不拘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

禮記詳說

卷重聖

表記

美

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注呂氏曰聖人制行以立教必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爲之法所以爲遠道也惟不制乎已故民知踐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於仁也知所向矣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之著於外衣服以稱其德之有於中朋友切磋相成以至於極而後已 應氏曰五

者輔道而來持之欲其趨向之專壹也縱有懈怠而欲爲惡者獨不愧於人而畏於天乎小雅何人斯之篇

鄭注言能成仁道者少也 病愧謂罪咎之 以中人爲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人之言乃行也

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 言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人也

孔疏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必能若他人不能則爲困病是不以所能之事病困於人也 他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若他人之所不能則以爲愧恥故不以人之所不能恥愧困苦於人若能如此亦仁者

禮記詳說

卷重聖

表記

美

之行也 言聖人之制法立行不造制以己之所能謂不將己之所能以爲制法恐凡人不能行也 既不制以己之所能但制以中人之行使得可行則民有所自勸勉不能者自懷愧恥如此則民得以行其聖人之言也 言聖人用中禮而作法故制以禮信容貌又用衣服移大之使之尊嚴也 朋友相勸勵以極致於道也 壹謂專壹於善道所以爲此教化者欲使民人專心壹意於善道也 詩何人斯之篇是蘇公刺責暴公譏諸於己是不愧慙於人不畏懼於天引之者言人之行當須愧於人畏於天也

張子曰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仁

嚴陵方氏曰上言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此又曰使民有所愧恥以行其言蓋人之所不能者非中道故也又之則以飾其質移之則以改其容極之則以致於道

馬氏曰仁所以難成者以人人失其所好惟君子先得我心之所同而不失其所好君子獨得我心之所同則至於難繼故君子己雖能不以己之能者病人雖不能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制行不以己民之賢者有所勸勉不肖者有所愧恥以行其言言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卑

從而行之此行不違言之意也自禮以節之至欲民之有壹者此言聖人制行不以己之法也夫不足則儉有餘則侈人之常情也故有禮以節之儻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乎故有由中之信以結之此所以正於內又不可不文於外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然外不可以不資之以友故朋友以極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也聖人之教人俯仰之閒無所愧怍故引詩之辭以况之詩之意非如此蓋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石林葉氏曰君子不以所能病於人不以所不能愧

人要之成人道而已故易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

下知周乎萬物者極高明也道濟乎天下者道中庸也極高明則己之所能人有所不能道中庸則能者知所勸勉不能者知所愧恥此人道所以成也然非禮則中庸無以立非信則言有時而窮故禮以節之信以結之然後人知恥有其德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正德以禮而人無怪行矣修辭以信而人無異言矣然而容貌不飾則行或至於怪衣服不整則言或至於異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而後人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此民所以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聖

不貳其行而道德所以一也人未有不須友以成故以處其終禮者君子小人所共由故以處其始子思言中庸而繼之以崇禮周官本俗安萬民而繼之以聯朋友亦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衣服以移之者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是之謂移若夫極之道則是在朋友故曰責善朋友之道也道而弗牽開而弗達師之事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不以一己之所能而使天下之人

以其難及爲病亦不以眾人之所不能而使天下之人以其難及爲愧是以立乎中道而能使者皆得以從之禮以節之所以壹其情信以結之所以壹其心容貌以文之所以壹其體衣服以移之所以壹其俗朋友以極之所以壹其道

講義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而仁之難成久矣者何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仁之道所以不明如是則仁之難成非但今也唯君子能之者蓋一出於中而已一出於中則已能者不責人以其所難而使之病人所不

禮記詳說

卷重七

表記

聖

能者不强人以其所短而使之愧此君子之中庸推而上之聖人應世立教何以異此是以其制行也必以中道與眾共由使人有所勸勉則欲罷不能者有矣有所愧恥則恥不若人者有矣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所以時人斯其爲皇之極也先王盛時人心既定而谷風俗薄之變不作則所以壹民者蓋著矣後世用民不壹鳴鳩所以刺時民德歸壹都人士所以思古

郝解聖人制行謂聖人立教以制民行不以己之能事責人惟因民爲制所謂天下之達道也民皆勸勉

於行而以不顧言爲恥又節之以禮固之以信教之修容貌飾衣服交朋友無非欲民行歸一而已衣服以移謂服法服則言法言行法行故曰移然必朋友樂羣德立行成乃稱其服故曰極移始之極終之也新裁此君子因性牖民之術以天下之達道立教也能成人處全在使民行言上以心之恕使民行言民不苦於責備之難以法之詳使民行言民且樂於歸向之易所謂唯君子能之者也褒云上是自成其仁此是成人之仁制行謂聖人立教以節制乎民行也有壹者不爲他岐所惑外物所誘念念事事專於仁

禮記詳說

卷重七

表記

聖

也愧恥者激發人心之機括何故君子始不以不能愧之繼而又使之愧恥以行其言蓋我未有制而先愧之民徒知仁之道非我所能行之物而甘心受恥是以愧之者沮之也我已有制行之法而民猶不能仁彼將自愧是以愧之者激之也今夫仁之難成於人久矣惟君子盡己性以盡人性而能成人之仁焉何言之君子謂無欲之好無畏之惡此己所能而人所不能也既不以己所獨能之仁重困乎人而病之又不以人所不能之仁暴人之短而愧之其立心如此其使民豈無其術哉其制爲好仁惡不仁之

行也就其有欲而好有畏而惡之情而不以己之無欲無畏者制之其意何也欲使民政及於此者樂其當行而勸勉以行聖人立教之言不及乎此者感其易行而愧恥以行聖人立教之言此以人治人之術也民已向仁矣但立法未詳民心猶不一也又必制禮以節其爲仁之行毋過不及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爲仁之志毋始勤終怠而使之固文以君子之容驗其仁之著於外也移以君子之服稱其仁之存於中也相成之以朋友切磋琢磨而造其極也五者輔道夾持之庶民心之所向與本來天性之仁一心好

禮記詳說

卷百七

表記

聖

之而更無有二者雜之也是因民以成民者也其有不仁豈不愧於人畏於天乎小雅可思矣

說約上節言成己之仁此節言成人之仁責之太嚴則有以重其畏難之心而教之太疏又無以啓其從入之路此仁所以難成也君子聖人只一人上言立心之恕下言立教之詳當一串說非兩平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恥彼自恥也制行謂聖人立教以節制乎民行也勸勉暗與病人相反愧恥暗與愧人相反言乃立教之言五箇之字汎說內外夾持人已交脩慮之甚周防之甚密欲其念念皆仁事事皆

仁而不爲他歧所惑所以專一於此仁也引小雅言責之既恕教之又詳民苟有不行其言不一其志者獨不愧於人畏於天乎此甚言民之必行其言必一其志而仁之必成也

纂訂此見君子能成人之仁也惟君子能之乃一節之大旨君子至以行其言是責之恕禮以節之至有壹也是教之密引詩總此兩意方見出能之意來舊分責人以恕成人有道看來成人之仁只在不制以己一句而禮以節之五句正不制以己之實也欲民之有壹也正申明使民一句意使字欲字俱在

禮記詳說

卷百七

表記

聖

聖人立教之心上說勸勉暗與病人相反愧恥暗與愧人相反時說賢者勸勉不肖者愧恥亦通移字注讀爲稱一云讀如字蓋服其服未有不循禮而蹈信者其潛移默化之力居多也只從泯說引詩見民之從仁非證上文也當總承上兩段來

按上提君子能之尙虛中言聖人制行是成仁之實處下制以己句重言制則有言故言使民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五句禮信容貌衣服朋友俱就民言因民而爲之制正是不制以己處如此則民壹於仁引詩反結見不壹則愧人而畏天也愧畏亦與上

愧恥相應 上不以愧人人所不能也下愧恥人所能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七

表記

吳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七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

表記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衣冠則有容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鵠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陳注此承上文容貌衣服而言欲其有德行以實之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八

表記

一

德謂得之於己行謂見之於事詩曹風候人之篇鵠鵠也俗名淘河鵠鵠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淫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鄭注遂猶成也 無其行謂不行其德 言色稱其

服也 鵠鵠鵠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

以不濡汚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

孔疏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者遂猶成也實猶充

也言君子既成其文辭則當充實之以君子之德也

恥有德而無其行者德在於內行接於外內既有

德當須以德行之於外以接於人民若有德無行是君子所恥故云恥有其德而無其行也 詩曹風候人之篇刺曹共公之詩鵽是污澤也言鵽在魚梁之上能不濡溼其翼以其爲善猶如君子在朝能稱可其服亦爲善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者其是語辭言彼曹朝小人之子內無其德不能稱可其在在外之服引之者以前經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故引此詩結之 鵽汚澤爾雅釋鳥文郭景純云今之鵽鵽也好羣飛沈於水食魚故名汚澤俗呼之爲淘河也云以不濡汚其翼爲才者言凡鳥居水中必濡溼其翼今鵽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二

鵽在水中獨能不濡其翼故爲才按詩注云鵽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言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

延平周氏曰服其服而能文以君子之容者然後可以服先王之法服有其容而又文以君子之辭者然後可以守先王之法言遂其辭而能實以君子之德者然後可以行先王之德行衰經有哀色端冕有敬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君子不失色於人如此 嚴陵方氏曰無其容則不足以稱其服無其辭則不

足以道其容無其德則不足以副其辭無其行則不足以成其德此四者皆君子之所恥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則德成乎行可知衰者齊衰斬衰經者首經腰經是皆喪服也端者立端之類冕者表冕之類皆祭服也甲以被體冑以加首皆兵服也

馬氏曰上言衣服以移之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蓋人之所以爲人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服備然後可以責此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蓋有德者必有言有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言者未必有其德故遂其辭又實以君子之德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傳曰德行忠信裏也威儀文辭表也君子之於表裏惟其稱而已矣

郝解有其德而無其行謂心得是理行或違之非真德也衰經則有哀色三者皆容稱服之事然必內有哀敬不辱之真心而后有是色以稱其服

新裁此言君子之爲仁欲其有德行以實之也服其服下三句歸重德上君子恥服四句歸重行上衣服仁之章容貌仁之符言辭仁之文三者皆爲仁不可少然從此做亦只是外面文飾工夫德者仁之存於

中而完其真故君子欲以德實於內行者仁之施於外而中其節故君子欲以行實於外然止云得於中其得與不得尚未可知還是虛的惟見於行事之間方是實有真得故君子以有其德無其行為恥也通節只重這一恥字德是好仁惡不仁實有諸己行是好仁惡不仁而所行皆善無惡惟所惡在此故所欲在彼衰經端冕甲冑申服其服之實衰色敬色不可辱之色申有其容之實當云有哀敬不可辱之德行而發之色也既有容貌衣服則言辭以文之德行以實之不言可以知矣 君子之成仁何至容貌衣服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四

而亦以為教也蓋人之於身有服焉以稱之有容焉以文之有辭焉以發之而德者仁之存於中也行者仁之見於外也故君子之為仁服其服矣而必求諸容焉有其容矣而必求諸辭焉猶未已也德尤修辭之本故遂其辭矣而必實以君子之德焉和順積中則發而為辭皆德言矣而容以象德服以稱德者又豈至有飾貌不衷之失哉然君子所以必如此者其心何也蓋服其服而無其容君子恥之此服其服而必文以君子之容也有其容而無其辭君子恥之此有其容而必文以君子之辭也有其辭無其德君子

恥之恥德之衰也然君子之恥豈止於無德而已哉又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蓋有其內而無其外亦非德之全也夫德行以立其實而後容貌衣服言辭以昭其華為仁之道不外是矣故君子服衰經則必有哀色服端冕則必有敬色服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謂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者如此則夫遂其辭而實其德以成其行者自不容已矣然則君子之服其服者可不思所以稱之哉詩云維鵜云云蓋其德行不足服之不稱也是詩也非君子實以德行之謂乎說約此承上文容貌衣服而申言之見其與德行相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五

表裏者故聖人立教必以之也承上云禮信朋友人固知為成仁之教矣至於容貌衣服先王立以為教者何蓋以內外相符華實相稱有不可偽為者服其服六句歸重德上恥服其服四句歸重行上一步緊一步相推說下看前數則字是體仁不容已之功後數恥字是體仁不容已之心說德又說行者蓋止云得於中其得與不得尚未可知還是虛的惟見諸行事方實有真得也恥字最重君子衰經至末是證服其服二句而辭德行又可推已

纂訂一云玩本文語氣當重衣服一邊說衣服乃身

外之物而聖人立以爲教者何蓋君子服其服自然文以君子之容由容以及於德此必然之理也故衰經三句皆在衣服上說可知衣服有關於德符如此此聖人制行而必衣服以稱之者良有以也

心典此承上衣服容貌而推言德行之重也三箇是故爲三段首段重德上德爲仁之存故君子欲其以德而實之於內也中段反言重行上行爲仁之發故君子欲其以行而實之於外也未段申服其服則有其容之實急補出遂其辭實其德成其行自不容已之意 此節又著自成其仁說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六

按此節自當歸重德行上因上節容貌衣服而及此以見不徒在容貌衣服上求仁而必以德行為本也第三是故君子下當補君子有德行一層而後有其色意方完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桑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陳注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絜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乎天子也

鄭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各有其事又明舜禹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帝下庇四方事異於上故記者詳之又稱子言之也 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祿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大宗伯云蒞玉鬯者謂饗大鬼也棫櫟詩云奉璋峨峨者謂據祭宗廟也故與此不同也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七

馬氏曰君子之所謂義者事之制而制之得其宜之謂也有宜於貴必有宜於賤故古之人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凡以此也天子使諸侯勤以輔上在我必先自盡然後可以責此故天子親耕桑盛秬鬯以事上帝夫以天子之尊非不足於耕也蓋身致其誠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故諸侯以輔事天子亦有嚴上之禮也

講義以義制事楊子曰事得其宜之謂義凡言義者未有不見之於事凡言事者未有不歸之於義是以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乃君子之所謂義也以君臣之

義言之天子親耕藉田爲粢盛以充簠簋爲秬鬯以實尊彝周禮言凡祀大神則大宗伯奉玉盞滌玉鬯則天子之事上帝固有粢盛秬鬯矣天子之所以自致者如此爲諸侯者所以竭勤勞駿奔走思則扞之愾則敵之朝夕圖事宗以陳謨觀以比功過以協慮制度衣服不敢不正山川神祇不敢不舉宗廟不敢不順禮樂不敢不從其摯有等其貢有常此諸侯勤以輔事天子之實也然則天子所以事上帝卽諸侯所以事天子其義一也

郝解賤而任事謂之義君子所謂義貴賤皆有事也

禮記詳說

卷重夫

表記

八

躬耕以事上帝是天子之事服勤以輔天子是諸侯之事自諸侯以下可知已

新裁此全爲人君不敬天只要臣子奔走承奉乎已而發賤有事於天下是勢分所使不見義處惟貴者先有事而使賤者自然不忘所事這纔是感發其公心方謂之義 今夫義者公而不偏之謂人但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則偏私非公矣非公卽非義矣必貴賤皆有所事貴不獨逸賤不獨勞斯則均齊方正絜矩之道也而義之所謂端在於是然分所當爲正是義之所在而其所當爲者何事上帝天子

之事事天子諸侯之事也天子致尊天之禮親耕藉田以供粢盛以備秬鬯而敬事上帝故諸侯感之知尊君之禮莫不服勤其職而輔事天子矣夫貴者有事於尊天之義而後賤者有事於急君之義信乎義者皆有事於天下之謂也

說約前數章言仁道之公乎天下此言義道之公乎天下也 下天子諸侯正貴賤有事之實而率賤意自在其中觀一故字可見勤字重看輔字指得廣事上帝事天子正與上有事相應

纂訂皆有事皆任勤勞之事於天下也

禮記詳說

卷重夫

表記

九

心典上二句見貴者不當逸己以勞人下三句見貴者猶當盡己以率人有兩層意過文當云貴賤皆有事而貴又所以率賤 所謂義謂君子所論之義不重君子只揭出一義字貴賤重貴一邊 下天子貴也諸侯賤也二句串說 天下之理皆由君子而定義者截然方正而無偏私之謂故貴與賤皆任勤勞而有事於天下非貴者逸而賤者勞也何以見之貴莫貴於天子乃親耕藉田供粢盛備秬鬯以敬事上帝故諸侯之賤者感之亦莫不勤其職以輔相承事於天子天子諸侯各有所事事而不偏此正所謂貴

賤皆有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實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陳注役猶爲也得之不得卽中庸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茂密也藟似葛枝曰條幹曰枚

禮記詳說

卷百六

表記

十

嚴氏曰是葛也藟也乃蔓於木之枝幹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凱樂弟易其求福不回邪也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覲倖之心則邪矣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應氏曰數章之內自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之後又言恭儉役仁信讓役禮曰自卑而尊人又曰自卑而民敬尊之曰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又曰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

鄭注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

爲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臣之名也言不易道

微祿利也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

修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如葛藟之延蔓

於條枚是其性也言此德當不回也昭明也上

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

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

孔疏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君子有仁德至誠之

君子言君子既有庇民大德又自謙退不敢有君民

之心是仁愛深厚以此之故君子恭敬節儉以求施

爲仁道也役爲也言以此求施爲仁道也信讓以

禮記詳說

卷百六

表記

十一

求役禮者謂信實退讓以求施爲於禮也得之謂得利祿也言雖得利祿自行其爲是之道若不得利祿亦自行其爲是之道言不問得之與失恆行其是而不行非也以聽天命者言不苟易其道也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之興依約先祖莫莫然如葛藟之蔓草延施於條枚之木猶如子孫之興亦由先祖而德盛也凱樂也弟易也言太王王季樂易之君子求福不爲回邪之行引之者證君子以聽天命雖求福祿不爲邪僻之行今以爲葛藟施于條枚是其性也君子求福不爲回邪亦是其性

引斷章取義故與詩文不同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者此是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邪之謂與以其雖有庇民之大德恆有事君之小心常能畏懼是不回也此詩大雅大明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明道德尊事上帝聿述也懷至也言文王述行上帝之德以受眾多之福其德不有回邪故受四方眾國爲天子也引之者證上求福不回也馬氏曰此經言下事上之義雖有庇民之大德以其有君人之道不敢有君民之心以其處事人之任而其理固當如此自非仁厚不足以此自君子恭儉

禮記詳說

卷重夫

表記

主

以求役仁至求以事君此命之在我也命之在我故君子求之至於不獲乎上命之在外者也命之在外故君子聽之而已得之亦由道不得亦由道故曰以聽天命

嚴陵方氏曰仁不止於恭儉恭儉可以爲仁之用而已禮不止於信讓信讓可以爲禮之用而已故每以役言之也求役者求爲仁禮之義也事雖可尚但爲人所尚而已未嘗自尚之也身雖可尊但爲人所尊而已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則非貪夫位也寡於欲則非慕夫祿也讓於賢則非爭其名也卑己故能尊

人小心故能畏義君子之能此者豈他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古之人有行之者舜禹文王周公而已蓋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也前曰庇民者止足以覆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

講義聖人之應世有能爲天下之德而無欲爲天下之心有能爲天下之德此其在人者不敢不勉無欲

禮記詳說

卷重夫

表記

主

爲天下之心此其在天者不敢不聽德有以庇民則愛人而思以被其澤兼愛之道也心不敢有君民則愛己而思以全其身自愛之道也非仁之厚者其孰能與於此恭則不侮仁於愛身儉則不奪仁於愛物二者之於仁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仁故曰以求役仁信則不疑於禮可以學讓則不爭於禮爲之端二者之於禮有其質矣乃可以求從事於禮故曰以求役禮

郝解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謂得君與不得君臣所由惟是而已自由也莫莫茂密貌藹藹葛屬施及也條枚

樹枝也凱樂也弟易也回邪也萬萬生於地上附於木以比君子謙恭樂易獲福於天也

新裁通論臣道之盡仁也全重在不致有君民之心
上仁厚厚字全在這點小心裏看出來下求盡仁厚
之道正不敢有君民之心也引詩見不敢有此心者
惟四聖而已恭儉信讓是役仁役禮之事不自尚等
是恭儉信讓之事搜義云看來小心畏義一句與不
敢有君民之心最爲關緊恭儉役仁至卑己尊人皆
小心畏義實事小心畏義總之求盡仁禮以事君也
得之三句極言其小心畏義觀下文有事君之小心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十四

上文不敢有君民之心字眼照應便見愚云只看一
厚字任他有庇民大德不叫做厚惟不敢有君民之
心則業愈大而心愈小心日卑而德日積事君之心
到那純篤深遠不可窺的地步豈不厚下役仁役禮
不是求盡仁只是求盡厚道純臣心事都在一厚字
看出 今天下之事上也雖有覆庇斯民大德而不
敢有君國子民之心有此德無此心則有功不伐有
勞不居不但仁而爲仁之厚矣君子事君有求盡仁
厚之道焉誠以有庇民之德而無君民之心所以愛
吾君也是之謂仁所以敬吾君也是之謂禮君子以

恭儉者行仁之資也則主一而不傲撙節而不侈以
恭儉求爲仁信讓者行禮之資也則真實而不欺謙

沖而不滿以信讓求爲禮然恭儉信讓之事非可一
端盡也事業雖可尚也而不自尚持身雖可尊也而
不自尊儉於位辭尊居卑也寡於欲辭富居貧也讓
於賢見賢能舉也卑己尊人處眾能下也懷戰兢之
小心不敢肆矣畏名義之重大不敢犯矣若此者夫
何求哉求役仁禮以事君也苟得君之信任與吾仁
禮猶是不加也不得君之信任與吾仁禮猶是不損
也其得不得莫不有天命存焉自盡以聽之何必以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十五

得失動心也蓋無所往而不極盡此役仁役禮之事
矣大雅旱麓之詩云云卽此自盡以聽天命之謂也
所謂不敢有君民之心而爲仁之厚也如此古之人
有行之者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數聖人者莫不
有君民之德亦莫不有事君之小心如百揆時敘地
平天成發政施仁制禮作樂四聖之德何如大讓德
弗嗣祇承於帝以服事殷致政成王四聖之心何如
小大明之詩不云乎惟此文王云云此可見文王有
事君之小心矣而前之舜禹後之周公又何獨不然
所謂仁之厚者古聖人之謂也

纂訂求福不回分前泛論人臣後引古人爲證也

仁禮皆以及於人者言卽所謂事卽前所謂德當以仁禮二句爲主以小心畏義句作鍵中間數句但要會仁禮意不必分貼總是舉出一箇君子不敢之心耳中引詩亦重不回句君民大德事君小心當據四聖實迹講上句亦是伴下句的不重此小心與詩中小心一類看與小心畏義微異後引詩末二句從前四句來引他只重在小心與不回上 仁之厚也以上泛論道理如此天命以上方就君子說仁禮渾然無迹而以恭儉信讓體貼出來後注云爲卽行也恭

是不以寵利居成功儉是不以小位受大祿信是秉精白以承休德讓是竭中順以媚一人役仁役禮不是求盡仁只是求盡厚道純臣心事都在一厚字看出其發源全在不敢二字蓋世之爲臣者敢於自大以故少有功德及人便自謂至仁自謂至禮便自高便自尊便貪位極欲便嫉賢傲人以至事君之不純皆坐此一念不小心畏義之故君子惟持一小心以事君是故人若見爲仁爲禮爲德之大而君子何常自知其爲仁爲禮爲德之庇民乎義以名義之重言以聽天命只自盡役仁役禮之心正天命所在故以

聽天命大德小心串說不可平看君民卽庇民也事君小心卽不敢有君民之心也大明詩言文王小心翼翼然以明事上帝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

合參此言臣道貴於盡仁而惟聖人能盡也庇覆庇君臨之也仁之厚猶言厚於仁也有此德無此心便是愛敬吾君之至仁至而禮亦至矣是故君子求後仁求役禮役者服用也仁禮渾然無迹而以恭儉信讓體貼出來如服用一般役仁役禮正不敢君民之實不自尚以下皆役仁役禮之事事雖爲人所尚未

嘗自尚身雖爲人所尊未嘗自尊於位則不必高於祿則不必厚以賢財讓而不爭名以己則卑而尊人凡此皆曲致其小心而慎畏乎名義求役仁禮以事吾君上之獲否不同而我之所由惟是仁禮以聽天命豈生覬倖之心哉大雅旱麓之詩言葛藟延於木之枝餘以比君子憑祖功而起然此凱弟之君子其求福則不回邪引以證聽天命也誰人能之舜禹文王周公是已四聖人者德則大而心則小誠仁之厚者大雅大明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明事上帝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四方侯國之歸也

引以明文王事君之小心而舜禹周公可例見矣
仁之厚仁字以全體言包下役仁役禮二事

按此節總以事君言諸說多以仁之厚貫下予謂前
云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後云有君民之
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前後照應是通節關鍵 前提
仁之厚而君子恭儉至以事君皆從仁之厚推出此
所以不敢有君民之心也得之自是至聽天命以足
不敢有君民之心見得無所覬覦也葛藟之詩言求
福不回因上聽天命引出其舜禹文王至有事君之
小心語氣一聯言舜禹文王周公皆有事事君之小心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六

皆能求福不回也又引大明之詩言文王之求福不
回以例其餘兩不回相照應只是事君之道而無計
較天命之私便是不回若有覬覦則爲回邪矣不回
亦可照出仁之厚意 君民之心謂有心欲爲民之
君也役字難解只依注作爲字看卑己而尊人緊連
讓於賢作一意說小心而畏義總上意趕出求以事
君斷住自由也是此也之字指君得君不得君總由
此仁禮以下云云以事之也有事事君之小心便不敢
有君民之心引詩不重獲福只重不回言仁言禮言
義總歸於仁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
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
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卑卑而
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
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陳注諡以尊名爲美諡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
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
節以壹惠也以求處情謂君子所以不自大尚其事功
者以求處情實不肯虛僞矯飾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
者謂若有過高之行則不敢率循惟求以處乎篤厚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表記

九

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后稷教民稼穡爲周之
始祖其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
之哉固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故自謂便
習民事之人而已

鄭注諡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
爲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一惠
猶善也言聲譽雖有眾多者卽以其行一大善者爲
諡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
率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 言謙者所以成
行立德 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爲業豈

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 亦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自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孔疏以前經論君子求福不回此一節廣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己尊人之義 諡謂諡號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迹作諡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 言爲諡之時善行雖多但限節以一箇善惠以爲諡也 所以善行既多但取一事爲諡者恥善名之多浮過於行恐行不副於名所以減眾善之名但取一事之善爲諡也 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爲之事不自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手

加向其所爲之功名所以不大向者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爲矯飾也 率循也若有過失之行不復循而行之即修改以求處其仁厚之道過失即改以求處其厚也 上壹是齊壹下一是數之一二也今經文爲大壹之字鄭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爲小一取一箇善名而爲諡耳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以上經君子恥名浮於行故此經明后稷證名不可過行也言后稷雖有大業不自謂聖人而稱便人后稷天下之爲烈者言后稷周之始祖有播殖之功烈業也言天下之人並將爲業豈一手一足哉

者言后稷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而用之哉言用之者多天下皆是也 惟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者言后稷惟欲得實行過於虛名故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己之仁聖也

嚴陵方氏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諡有諡則諱其名矣故曰諡以尊名檀弓言公叔文子之子請諡而曰請所以易其名者蓋謂是矣諡以諫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諡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手

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自大自向者近於僞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向其功以求處情人之過也多過於薄又況過而不改者乎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蔽人之善害人之功是如賢而已故彰人之善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凡此皆自卑之道也楊子曰自卑者人高之易曰卑而不可踰故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石林葉氏曰諡者行之迹迹其行以分善惡則小大曲直無不盡故曰諡以尊名節以壹惠蓋上之惠賜既已均一而節則善惡可以諡見名亦不浮於行者

也君子臨事而懼則無自大成功不居則無自向所以篤其情而已矣故曰以求處情用過乎檢喪過乎哀非以率人亦躬自厚而已矣故曰以求處厚善在內則彰之功在外則美之以卑己尊人而已矣故曰求以下賢

馬氏曰自大其事適所以小也自尙其功適所以卑也處情者居其實而不居其華也此皆求以處情而已 名浮於行君子所恥此皆求以處情而已

講義黎民阻饑后稷播時百穀見於舜典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見於益稷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見於呂刑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表記

三

風化之所由王業之艱難見於七月荏苒旃旆禾役穰穰見於生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見於思文則后稷教民稼穡有充滿四海之德使天下不復有告飢之患則其爲功所謂天下之烈也

郝解人臣有爵者死尊敬其名據生平美行爲謚美不備舉惟節取其一惠不欲名之過於行也惠順也一惠猶言一善過行弗率謂生平過甚之行弗循求之以處於醇厚之道也功之美者莫如后稷后稷之功兆民永賴豈一種植之利而欲其行之過於名但自謂爲便利於人而已便猶利也謂稼穡之利所謂

節以一惠故但名其爲稷引以徵不尙其事之義

新裁此言臣道在自卑這自卑不是有意自卑以邀人之尊敬我雖大聖在天地間只憑自己的力量止做得一件事到底這一件事以他聖人心事忖量來還恐做來不做得極處所以只管自家謙讓不違這一節是他一生的大節先王所取以謚之者正是此一節 事君者貴務實不貴務名卽謚法觀之欲尊其名惟取其一節之大者以專其善此何義也惟懼名常有餘行常不足恥名之多浮也夫實勝善名勝恥謚法且然况臣道乎故君子之爲臣者事功雖多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表記

三

侈也而略無自矜之心正欲處其實不處其華耳過行若可率也而不爲過人之行正欲居其厚不居其薄耳人有善吾彰之人有功吾美之亦以其賢有可尙吾求下此人之賢耳夫處情處厚下賢三者無非自卑之道而民卒尊敬之莫不大其事而尙其功彰其善而美其賢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其后稷乎后稷教稼穡烝民乃粒其功烈在一時萬世之天下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邇而用之哉宜以仁自居矣然惟欲行浮於名也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是其務實而不務名自卑而不自誇誠可爲人臣之法矣

說約此亦臣道之盡仁也承上仁之厚而言君子務實而不務名勝也首三句輕不過借諡法以起下意上二句是諡法恥名句推其故君子不自大以下承恥名浮於行說去主人臣自卑之道說不自大至下賢分三段各一氣說下是故君子雖自卑句亦自卑之獲益處非效也尊敬亦本上文講言民之高大其事行彰美其善功者亦是敬之而不慢尊之而不違也總是務臣道之實如此安有名勝之恥乎引后稷正見足以幾此道也烈以稼穡之功言豈一手一足句見功之大自謂使人正見是卑

禮記詳說

卷百美

表記

五

纂訂此夫子重行意也此節與上節雖都是臣道然上節以大德小心作主此節以尚行不尚名作主說諡法原不重只要引起下文耳君子指爲臣者不自大其事三段總是尚行不尚名也處情處厚下賢都緊跟上文不可作解上文之意此三段內就含有自卑了雖自卑句只重民敬尊上通節只自卑二字這自卑不是有意自卑以邀人之尊敬常說名聲譽也一云名即生前之名有諡則諱其名矣故曰諡以尊名如公叔文子之子請諡請所以易其名是也然畢竟從名譽說爲得事與功對所爲者爲事所成者

爲功善與功對德謂之善事謂之功事如善於養民教民功謂養民而民遂生教民而民復性是也過高之行如事君援不及煩不知治民責難行是也一作不貳過解不可從彰之美之則不妒賢正以求下賢也三者通加一求字可以規君子心事雖自卑句只就上文看出玩恥名浮於行只是務實的心事如何與自卑相關即此恥心便是自卑處便是不敢有君民之心處故重自卑爲的后稷功烈徧天下見他有庇民大德了自謂使人見他自卑不敢有君民之心了此正處情等心事民迄今稱之何常不尊且敬邪

禮記詳說

卷百美

表記

五

合參敬尊之截上是謙德感民心下引后稷作證也處情處厚下賢分三段看一是退讓之德一是中正之規一是好賢之道合之皆自卑之道也按此節前云恥名之浮於行末云欲行之浮於名通節關鍵借諡以見恥名之浮於行是故君子推開不以諡言總見君子自卑正合恥名浮於行意惟其恥名浮於行故能使行浮於名末引后稷以證之自謂僅能便利於人指農事言正是自卑處節以壹惠言節取其一善以爲諡使其善行常有餘自大自尚與處情反不自大不自尚所以求處情也過高之行

與厚反過行弗率所以求處厚也善與功皆屬賢人
彰之美之所以求下賢也三者皆自卑也雖自卑而
民莫不敬尊之以其行浮於名也后稷欲行浮於名
正合此意 后稷官名非謚不可借以繳謚意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莊而
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
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陳注呂氏曰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
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威
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
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此言君子仁民之道如
此非聖人莫能與也

鄭注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己如父母

孔疏此以下至不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親之
異并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 言行仁之道其甚難
乎為之不易 言仁道為難若有仁行可以為民之
父母此詩大雅洞酌之篇戒成王之詩也凱樂也弟
易也言使民樂易之君子則得為民之父母言不易

也 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凱樂也言君子初
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弟
謂遜弟言以遜弟之道下化於民民皆說豫而康安
是弟以說安之也 樂而毋荒有禮而親者樂失於
荒禮失於疏言明君教下為樂而毋荒有禮而相親
也威莊而安孝慈而敬者凡矜莊者失在危懼孝慈
者失在慢易今明君臨下威嚴矜莊而民安也孝順
慈愛而民敬也 以有威莊故有父之尊言尊之如
父以有孝慈故有母之親言親之如母也 言若非
至德之君其孰能使民如此言仁道難也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然後可以
為民父母因歷言四代之道

餘見注

馬氏曰所謂仁者其難乎信仁之難其成也嚴有以
致其尊愛有以致其親然後為功之成也詩云凱弟
君子民之父母此言仁之成也凱以強教之所以致
其尊而率之於外也弟以說安之所以致其親而和
之於內也有以致其尊故樂而無荒孝慈而敬有以
致其親故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尊有以致其親親有
以致其尊其尊可以比於父其親可以比於母故曰
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講義君子之所謂仁者非若眾人之所謂仁以姑息爲事而同乎流俗蓋君子之仁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而不倚於一偏一曲所以爲難也教者所以成民性惟凱以強教則民不敢怠於善安者所以得民心惟弟以說安則民自能忘其勞樂而毋荒則和而不流有禮而親則中而不離威莊而濟之以安則無矯飾之爲孝慈而濟之以敬則無慢易之心矣凡此皆具凱弟之道既有以爲之節而不至於過又有以爲之文而不至於不及此君子之所謂仁而爲之難也嚴陵方氏曰強者強之使有所至教者教之使有所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天

能說者使其心之無憂安者使其身之無危父之道在乎強教之母之道在乎說安之閒居言爲民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亦引此詩以爲證石林葉氏曰凱弟者人之術也凱言其樂弟言其順樂以強而教之父道也順以說而安之母道也父道雖以敬爲主然樂而無荒則亦有禮而親之也母道雖以愛爲主然威莊而安則亦孝慈而敬之也有禮而親故其尊之如父孝慈而敬故其親之猶母敬愛者人道而已矣故始曰仁而終名之曰至德孝經言孝弟而終以至德順民亦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威莊難安孝慈易溺

郝解此一節論爲君之道強教愛而勞也說安得其心也強教所以致其尊說安所以致其親說安而能強教使民樂而無荒孝慈而敬親不忘尊是爲父之尊也強教而又說安使民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尊不忘親是爲母之親也非至德孰能與於此

新裁凱弟二字盡所爲仁強教說安是凱弟之事教曰強安曰說用下二字最有力樂而無荒四句正是強教說安皆本凱弟時出之乃強說相濟之道也須知至德以人言比仁字深一步樂以情言禮以分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天

言威莊以貌言孝慈以行言要看得明仁之難非一時並用之難相時而用者之難也如處暴世只用弟弟就兼得凱了處寬世只用凱凱就該得弟了後世若除秦苛法以嚴治蜀亦得凱弟妙用意正是隨機而投其所欲也但畢竟以弟爲主而凱以濟其不及方爲父母天下的王道不然何以嚴治者終不如除秦苛者之爲帝王氣象邪今夫人君父母天下謂有以仁之也君子所謂仁恩威並濟天下之言至仁者歸焉人君鮮有能兼體而並用之者不亦難乎何言乎君子之仁也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凱

之云者以道驅之雖逆其心而不恤若強之以情所不堪者是教而強之謂也弟之云者以恩撫之必得其心而後已若投之以所甚說者是安而說之謂也強教說安之事何如惟本凱弟者時出之而不偏耳利用厚生民樂矣而又嚴勞來匡直之戒且無荒也辨名定分有禮矣而又與之以撫字親愛之情得其親也威臨莊蒞使之畏矣且平易近民而安焉孝親慈眾使之愛矣且嚴毅勵俗而敬焉夫樂而無荒孝慈而敬此弟而濟以凱總之強教盡父道也而使民有父之尊者在我有禮而親威莊而安此凱而濟以

禮記詳說

卷三

表記

三

弟總之說安盡母道也而使民有母之親者在我吾能以父道教民斯民亦尊之如父謂民之父也何愧吾能以母道養民斯民亦親之如母謂民之母也何忝此豈易能哉惟至德聖人擴凱弟之心為強教說安之政父民而民亦父之母民而民亦母之苟非至德吾恐厚於義而薄於仁有強教而無說安凱而不弟矣何以爲民之母厚於仁而薄於義有說安而無強教弟而不凱矣何以爲民之父君子之所謂仁者不其難乎

說約此節謂君子之難於盡仁而人君當兼體意首

二句作冒引詩至父母矣詳言其仁也非至德句正見其難蓋仁以教養兼舉爲全德以剛柔不偏爲至此其所以難也強教二句不可作釋詩辭看乃承凱弟二字而就以君子言也強教是驅之以道而不徇乎人情有強世意說安是撫之以恩而不拂乎人心有順治意樂而無荒四句正強教說安之事本君子身上施之治民言重下截如云貽以樂利樂也而又非逸居無教奚其荒秩以倫常禮也而又非離情少恩奚而不親威莊在望而肅由自然孝慈惠下而恩非姑息凱弟非一端舉四言以示例正見交濟而不

禮記詳說

卷三

表記

三

偏勝此則強教不失之激說安不流於和而父道之尊母道之親在是有父母二句不要分開聯講爲妙內云孝慈惠下欠受心典首君子泛言持論者下君子方著君說強教屬教說安屬養樂而四句重兼盡上分兩意看上二句是政教之及民下一句是德化之在身德化比政教進一步使民二句重使字在君子盡父母尊親之道說玩如此然後四字何等責成何等鄭重說約二說相近

按注疏凱弟屬民非也當屬君子教之有力故云強

教安而且說故云說安說安難專屬養教養渾說爲是樂而無荒四句俱屬民時講或分上一句爲政教及民下二句爲德化在身予謂亦當以民言非君子之威莊孝慈也臆爲之說備考弟以說安之則民蒙安而和樂矣然樂而無荒故能有禮而親親字與樂相縮凱以強教之則民被教而威莊矣然威莊相習而安故能孝慈而敬敬字與威莊相縮能親故親君子如母也能敬故尊君子如父也 或謂威不可屬民子曰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中庸已言之矣威是心有所畏壯是外無所慢於理無礙或作威儀端莊說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亦通 說安之安上之安民而安之安民自相安字義不同 舊說樂而無荒孝慈而敬說安濟以強教有禮而親威莊而敬強教濟以說安交互說以見相濟意從之者多然四句語氣覺拗 呂注略有禮句可疑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陳注下無能賤其無能之子也

應氏曰命者造化所

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或曰命謂君之教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

鄭注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孔疏此明尊親之異父母不同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者言父之於子若見賢者則親愛之若見無能者則下賤之以父立於義分別善惡也 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言母之於子見賢則親愛之見其子無能則憐愛之母以恩愛不能分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別善惡故也 水沐浴人多用故親而不尊 火須離之近則傷害人不須輕近故尊而不親 土能生物載養於人是親也於人爲近人所居處遂不尊也 天有雷霆日月震耀殺戮是尊也而體高遠是不親也 人君教命隨四時以教於人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於民使民勤事是不尊 鬼謂鬼神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是不親也 藍田呂氏曰尊親之義自父母而推之父與母也火與水也天與地也鬼與人也尊而不親親而不尊當其強教也則不純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當

其說安也則有收而無絕故賢則尊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水者民狎而翫之火者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載我者也然近人人可得而載天覆我者也然遠人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也君之命見於事也近人而可行也鬼之道存諸理也遠人而不可形也此命與鬼尊親之異也

嚴陵方氏曰親賢而下無能者制以義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存乎仁也母存乎仁故親而不尊父制乎義故尊而不親夫尊親之道雖本於父母然觸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表記

三

類而推之至於天地覆載之閒古今往來之理莫不交通乎其中焉故不親者輔之以尊然後和不尊者輔之以親然後中此所以水之與火土之與天命之與鬼常相資而後成夏之命殷之神周之禮常相救而後治也命出而接物故親而不尊鬼歸而反本故尊而不親土即地也不曰地而曰土者以其親故以體言之也

馬氏曰父主於敬尊而不親母主於愛親而不尊水懦則狎而翫之故親而不尊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故尊而不親土則近於人而有利可愛故親而不尊天

則遠於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則令人於明而近於人者也故親而不尊鬼則相人於幽而遠於入者也故尊而不親兼尊與親者君也故可以爲民父母

郝解人道父主於嚴尊而不親母主於愛親而不尊下無能謂子無能父卑賤之水懦人玩親而不尊火烈人畏尊而不親土利人踐親而不尊天高難近尊而不親命自然無心而人忘之親而不尊鬼神變化不測人畏而敬之尊而不親

新裁父母是承上有父之尊二句而言水之於民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表記

三

下是因言父母偏於尊親遂例舉其偏而不能兼者以明君道盡仁之難過文云豈特父母然哉概觀天地間求尊親之兼備者亦難矣還要一步深一步方有情景

說約此歷舉尊親之偏者見君道兼體之難

纂訂前注命者造化之所以賦人但玩下節尊命尊

神則命字作命令爲長

按命令爲民而設民皆遵依爲常是親而不尊鬼神之神則命字作命令爲長之禍福不測民皆畏懼而不敢褻是尊而不親命非不尊但較之鬼神不同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八終

卷一百五十八

表記

三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九

表記

牟陽冉觀祖輯撰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蠢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陳注先祿後威先賞後罰皆是忠厚感人之意故民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九

表記

一

知親其上而尊君之意則未也故曰親而不尊蠢愚驕傲野質朴之敝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其敝故以敬畏為道以事神之道率民先其鬼之不可知者後其禮之可知者先其罰之可畏後其賞之可慕尊則尊矣而親愛之情則無由生也故曰尊而不親流蕩而不知靜定之所者尊上鬼神之敝務自勝以免刑而無恥者先罰後賞之敝也周人見其然故尊禮以矯後禮之失尚施惠以為恩亦如夏時之近人而忠其賞罰亦無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為準如車服土田之賞有命數之異刑罰之施有八辟之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

類皆是也故亦如夏世之親而不尊其後民皆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言之不怵賊害而蔽於理皆尊禮太過文沒其實之所致 應氏曰三代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蔽夏之道惟思盡心於民惟恐人之有所不正不得不重其文告之命遠神近人後威先祿皆其忠實之過而徇於近也近則失之玩故商矯之而尊神焉君民上下情不相接率民事神先鬼先罰後禮後賞而遠於物也遠則失於亢故周矯之而尊禮焉禮文委曲而徇人禮繁文勝利巧而賊其蔽又有甚者焉凡此非特見風氣既開而澆漓之日異抑亦至德之不復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二

見而已歟 石梁王氏曰此一章未敢信以爲孔子之言

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 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讓也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 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接交相施予 以本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爲差 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 孔疏此一節明夏道親而不尊之義 言夏之爲政

之道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也 宗廟在外是遠鬼神也朝廷在內是近人也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所爲如此是親而不尊也 敝謂其後世政教衰敗時夏家後世政教敗時民皆蠢愚所以然者昔時恆先祿後罰則民皆承寬裕無澆詭也情既不澆詭至於衰末猶不知避嚴刑峻法如蠢愚也因昔時寬裕忠恕至末世民猶驕野如淳朴之時也 淳時民皆質朴不競文華至亂時猶承奉之亦然也 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讓也者以夏尚仁恩其民不困苦於刑罰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少有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詐偽譏妄爾雅釋訓云妄譏忘也則忘字亡下著心今與詐相對則讓是詐之義當亡下著女也 殷人至無恥此一節明殷代尊而不親之事尚虛無之事故率民以事神 按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又月令云春夏行賞秋冬行刑與此違者彼謂王者大體一歲之中法天道生殺故春夏賞秋冬刑此記所云謂賞罰同時所行夏則先賞後罰殷則先罰後賞其民之敝蕩而不靜者以其本尚虛無之事尊敬鬼神至其末世敝失其民放蕩不能安靜也 由本困於刑罰但得苟勝無以慙恥 伏串也

習也貴尚習鬼神無體故云虛無之事以爲事不在實故心放蕩無所定也 周人至而蔽此明周代親而不尊之事 尊重禮之往來之法貴尚施惠之事也 既不先賞後罰亦不先罰後賞唯用爵列尊卑或賞或罰也 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慙愧之心也 以本爲治之時上下有序至其敝末尊卑錯失爲饒獄訟其相賊害而困蔽以其禮失於煩故致然也夏道尊命至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代所尊不同者按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四

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故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此亦三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

張子曰三代質文相救是有此禮夏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教如此是忠也言忠實之敝必野如今草茅之人忠實則至矣然而必野故須濟之以敬敬之敝必矯虔不實至於鬼鬼者矯虔之義於人相接既如是則又必至於尚鬼神故須濟之以文以文則使之每

每有此實也如此相救故繼周雖百世可知孔子於三代則固有去取

長樂劉氏曰夏殷周之所由興也皆有實德以仁其民民視事君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可謂兼而得之者矣及其末世不能無敝者化之道非有敝也民化其道不持之以禮樂政刑斯其所以敝歟雖然亦因其民之性有中焉者有過不及者爲其敝之淺深焉爾仲尼備陳三代始末以示後世俾夫有天下者知所以始而興之者敝而救之者則皇極之道不失其繼焉此仲尼所以一言而仁冒乎萬世者乎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五

藍田呂氏曰夏周尚親而不尊故遠神而近人殷人尚尊而不親故先鬼而後禮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也命也禮也祿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者也所遠所後者其不尚者也夏道尊命先祿先賞近人而忠尚親者也事鬼敬神而遠之後威後罰不尚尊者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先罰尚尊者也後禮後賞不尚親者也周人尊禮尚施賞罰用爵列近人而忠尚親者也事鬼敬神而遠之不尚尊者也夏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不欺故尊神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尊禮遠鬼神

而近人者謂外宗廟而內朝廷修烝嘗而略盟詛也先鬼而後禮者謂外朝廷而內宗廟先盟詛而後祭饗也賞罰用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雖主於文亦人情之近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苟無道以救之其末也不能無敝如清之末至於隘和之末至於不恭也忠之政使民近人而已不求其所不能知勸於爲善而已不責其所不能爲及其末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顛蒙不困於刑罰故不爲詐諉其民則蠢而愚其風則喬而野其事則朴而不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六

文也喬高大也如厥木爲喬之喬妄自高大而無文乃蠢愚之風也不必音爲驕也忠之敝至於愚而野故殷人尊神而救之民知敬於鬼神則莫非誠也誠則質矣尊神者使知敬於幽先罰者使知敬於明而已及其末也求神於虛無不可知之域則茫然不知其所安畏威於無所措手足之地則不知禮義之所貴故其民蕩而不靜其俗勝而無恥也質之敝尚鬼而遠人至於勝而無恥故周人尊禮以救之禮人文也人文之著則上下有等親疏有辨及其末也溺於文而不求其實拘於末而不返其本故其事則利而

巧近人故苟利尚文故巧文其俗則文而不慙文勝質而不知義也其民則賊而蔽不反其本故賊於其末不求其實故蔽於虛文也此三代之本末可知矣嚴陵方氏曰禹誓師而使聽則其尊命可知殷紀年而曰祀則其尊神可知周服色皆尚赤則其尊禮可知命與禮皆所以近人率民以事神則非所謂近人矣先祿而後威者祿以養之猶或不善於是威之而使畏也先賞而後罰賞以勸之猶或不從於是罰之而使改也先鬼而後禮者鬼則教之在幽者禮則教之在明者幽以威之於內然後明以示之於外也先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七

罰而後賞者罰以懲惡賞以勸善惡既懲而改然後善者可勸而進也賞以爵列則善者雖可賞而不僭於貴罰以爵列則貴者雖可罰而不同於賤夏殷皆有賞罰獨周用爵列者以其尊禮而尚文故也賞有用祿者而賞不止於祿威有用罰者而威不止於罰然則祿者賞之實賞者祿之名威者罰之體罰者威之用互相備也夫天下之禮始乎有成終乎有敝三代之政各有所尊方其所尊則是各有所成也始既各有所尊而終不免各有所敝矣故皆言民之敝焉然則民之敝也豈民之罪哉政使之然故也豈政之

罪哉勢使之然耳故三代相承各有救敝之政焉使之通變而不倦新新而不窮也喬則亢野則簡內惟祿賞之爲懷外無威罰之可避故朴而不文溺於鬼神之說故蕩惑而不能自靜以畏於威罰之嚴則僅勝而不知所恥利而巧者利其所得而巧有所求也文而不慙者惟事虛文之飾且無過實之慙也賊而蔽者以賞罰必有爵列故賤者或有賊人之心貴者或有蔽賢之行雖然近人而忠夏與周之所同也而夏之敝則民喬而野周之敝則文而不慙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周之近人則本乎尊禮命之所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九

者簡故近人之敝喬而野禮之所飾者煩故近人之敝文而不慙其原既異其流亦不同
馬氏曰夏道尊命至於親而不尊殷人尊神至於尊而不親周人尊禮至於親而不尊何也蓋命者令之於明而近人者也聖人尊之者所以敬授民時示其東作西成南訛朔易之事也神者相之於幽而遠人者也聖人尊之者所以致民報本反始之意也治人莫急於禮而人所賴以生聖人尊之者所以辨上下定民之志也至於賞罰則實所以勸有功罰所以懲有罪而賞罰不可以偏尚也古之人道德已明仁義

已著然後賞罰可行則賞罰者非致治之先也然而夏道則先賞而後罰殷人則先罰而後賞周人則賞罰用爵列其所尚之不同者非不同也皆所以舉其偏補其敝而已夏承虞之後其世質其民淳故尊命命者近於人則近於人者皆以致其親也故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祿與威並則先祿而後威賞與罰並則先賞而後罰其厚於仁則以所親者爲隆故曰親而不尊言其親有甚於尊也殷承夏之後其民野故尊神神者遠於人則凡遠於人者皆有以致其尊也故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所以致其畏於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九

幽也先罰而後賞所以致其畏於明也故尊而不親言其所尊有甚於親也周承殷之後其民鬼故尊禮尚施尊禮所以尚施者樂其發於外也故亦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所以致其親也其賞罰用爵列者以尊卑爲差也以意推之方其用賞同爵也則以爵之尊者爲先方其用罰同爵也則以爵之卑者爲先凡此所以優賢
講義三代得天下以仁則夏殷周之建國其本於仁則無不同三王之道若循環則夏殷周之制治其出於道則有所異道非有異也救世之道不得不然夫

子備陳三代始末以示後世俾有天下者知所以始而興之知所以敝而救之皆不外乎仁而已夏后氏承唐虞之道治唐虞之民政教明備風化純龐故尊其命令使知風教所自出爲廟饗以事鬼使知世繫所自生爲郊社以敬神使知本始所自報又推鬼神而遠之戒慢瀆焉至於治人則引而近之加忠厚焉是以祿在所先威在所後賞在所先罰在所後皆致忠厚之道故民視其上親而不尊及其末流之抗不及乎忠者蠢蠢而愚冥適乎中者喬亢而鄙野近乎中者質朴而不文殷人繼夏懲其民之敝而救之於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十

是尊天地之神祇而率民敬以事之使知所畏懼而得以警其蠢蠢朴野矣鬼者神道所爲禮者人道所尚先宗廟之饗而後人道之禮則以神道威之先肅其心而後加節文也賞以春夏所以行吾仁刑以秋冬所以行吾義先秋冬之義而後春夏之仁則以刑罰威之先齊其心而後加旌勸也故其視上也尊而不親及其末世禮不足以定志其民一意以惑於神故其敝至於放蕩以僥倖而不靜賞不足以勸善其民一意以迷其罰故其敝至於苟勝以求免而無恥此風俗之大敝也周人救殷民之敝故所尊者禮所

尚者施尊禮尚施皆人道往來施報之常其於鬼也事之敬之而不敢慢然能推而遠之使兩不相傷焉於人則近而致其忠愛賞罰以用爵列以黜陟爲懲勸故其民視其上也親而不尊迨及末世忠不足以崇本厚生而其民至於奇巧而趨利禮不足以歡欣交通而其民至於賊仁而自蒙蔽此周之敝也夫子陳三代盛衰繫道之興喪如此其著後世有爲民父母之道者迹其敝而救之不爲無所祖述憲章矣廬陵胡氏曰宗廟朝廷無非禮也先儒指禮爲朝廷則周人尊禮亦指朝廷乎夏尊命殷尊神周尊禮三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十一

王所尊不同者時也非異道也緯說乃云夏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莫若敬殷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如循環然周則復始此大謬也案夏周皆近人而忠則顯三代皆尚忠也夏周皆事鬼敬神殷亦立教以敬三代皆尚敬也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又曰殷周之文至矣三代皆以文也然則雖各有敝而其道未嘗不同也新裁此言三代之治未免有偏故其民亦偏於尊親而各有其弊以見君道近仁之難要知三王鑒前代之弊而矯之卒以矯弊者流而自弊時勢使然不害

其通變而不倦也尊命重命令而不輕也近人而忠近人情而爲忠厚之道也祿賞人情之所欲者則先之威罰人情之所畏者則後之皆近人而忠之事也蠢而愚尊命而未嘗開諭之所致驕傲而鄙俗質朴而不文近人而忠專事誠懇之所致也商民之流蕩而不靜務自勝以免刑罰而無愧恥孰非尊上鬼神近於威嚴之所致乎周民之便利而多機巧尚辭而言之不作賊害而蔽於理孰非尊禮太過文沒其實之所致乎 要知道三樣民之弊著實有分別蠢愚喬朴之民雖是癡狀何等朴實到那動蕩好勝就有

禮記詳說

卷重九

表記

三

不安分的意思了然機心機事還不深至利巧等風一熾則雕琢元氣極矣

說約尊命是不屑屑示人以政教號令也尊神尊禮是恭敬尊崇奉行也夏近人而忠總下二句先其祿賞之可欲後其威罰之可畏皆近乎人情而爲忠厚之道故親而不尊 賞隆於爵之高而殺於爵之下罰略於爵之高而詳於爵之下是賞罰用爵列也合參兩節作一章首節言三代偏於尊親而未流多弊也三王矯偏救弊不免未流之失卻不可輕下貶辭 尊命重命令而不輕瀆也近人而忠體人情而

寓忠厚之意先祿賞輕威罰正其實也是有親愛之情而無尊嚴之體蓋尊命則開諭少故民蠢愚忠則誠懇意多故民野朴殷人矯其弊尊神而率民以事之先其鬼之不可知者後其禮之可知者先其罰之可畏後其賞之可慕尊則尊矣而親愛之情則無故民流蕩而不靜先鬼之敝務自勝以免刑而無恥先罰之敝周人欲矯後禮之失故尊禮而尚施惠亦如夏之近人而忠欲矯後賞之失故賞罰無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爲準亦如夏之親而不尊故民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不作賊害而蔽於理皆尊禮太過

禮記詳說

卷重九

表記

三

文沒其實之所致也

纂訂每段分兩截親而不尊等都是當時治體以下方指民注以尊親等屬民者非尊命不輕出教命故下云未瀆辭 夫子曰古君道之以仁治者三代尚矣而要其終不能無偏焉夏之道以命令爲尊而不輕出鬼神雖其敬事而在所遠者也惟於人情之所宜近者近之而意主忠厚焉如祿者人之所慕也則先之而威者人之所畏也則後之賞者人之所喜也則先之而罰者人之所惡也則後之皆近人而忠之事也近則失於玩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尊敬則未也

其慙恩無知者尊命而少開諭之敝喬傲鄙野而質樸者專事誠慙之敝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遠神之敝故尊鬼神而以事神之道率民先鬼後禮先罰後賞皆率民事神之意故民雖知尊其君而親愛則無矣其流蕩而不知靜定之所者先鬼後禮之敝務自勝以免刑而無恥者先罰後賞之敝也周人欲矯後禮之敝故尊禮而尚施惠以爲恩亦如夏之近人而忠也欲矯後賞之敝故其賞罰無所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爲準如賞因命數刑有八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皆是也故親而不尊亦與夏同便

禮記詳說

卷重九

表記

古

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大言不慙賊害而蔽於理皆禮文煩縟而沒其實之敝也三代相承各有其敝如此固時勢使然母亦至德之未易易也歟新旨承上文尊親難兼遂言三代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故民亦各有其弊以見君道難盡仁也敝以末流言若三代盛時決不然

按尊命惟郝京山以天命爲說今不從又照下不瀆辭只作尊重其命令不以民之尊上命言是也近人而忠至不尊一連說民之敝當總承忠說或分慙而愚承尊命喬朴二句承忠似不甚合先鬼而後禮至

不親一連說民之敝蕩承先鬼勝承先罰較爲明白勝卽如訟之得勝謂好勝以免刑罰也周之近人而忠至不尊一連說民之敝利而巧三句不承忠只承尊禮說隨文體貼不可執定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陳注未瀆辭以其尊命也未瀆禮以其後禮也未瀆神以其敬神而遠之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卽省刑罰薄稅斂之事未厭其親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也言夏之民未厭其親則殷周之民不然矣強民言殷民不服

禮記詳說

卷重九

表記

古

而成王周公化之之難也賞爵刑罰之制至周而詳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矣窮極也一說賞爵不能勸善刑罰不能止惡故曰窮

鄭注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尙辭民不褻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寬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

孔疏上明三代親尊有異此經更明三代治民有異之事瀆謂褻瀆辭謂言辭夏時爲政之道未褻瀆於言辭君既不尙辭民亦不爲故言未瀆辭夏言未瀆辭則殷瀆辭也求備謂每事後求皆令備足大

望謂賦稅既重大所責望於民夏代不然故云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也 以上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無困苦故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 以殷承夏後雖已褻瀆言辭仍未褻瀆於禮言君臣上下於禮事簡略不褻瀆也殷言未瀆禮則周瀆禮矣 殷不如夏寬每事求備於民亦大望於民也 以周承殷後遭紂衰亂風俗頑凶故周人設教強勸人以禮義亦比夏殷多此一句也 言周治太平之時雖已瀆於禮猶未褻瀆鬼神祭天地宗廟諸神尚有時限未褻瀆也則周衰之後而瀆神也 以周人貴禮禮尚往來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夫

交接故賞爵刑罰之事窮極煩多

藍田呂氏曰夏道尚忠忠者以行而不以言故曰未瀆辭忠之俗衰行雖修猶不足以使人信故殷人始瀆辭矣瀆者如再三告之謂如盤庚三篇是也然殷人尚質雖辭之瀆而尚未以繁縟之文治之故曰未瀆禮質之俗衰辭雖瀆亦未足以取信於民故周人始瀆於禮矣分致其辨文致其詳欲驅而之善而責人也嚴大要教人以敬而已故禮先於祭祀至敬而不祈則強民未瀆神可知矣至周之末則信詛盟事祈禱其瀆神可知矣不求備者不責人之善故政令

簡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責賦輕此民所以易從而未厭其親夏道所以未瀆辭者此也責人之信已必從而後已此殷人所以求備於民也周人強民驅之於善從之有爵賞不從有刑罰故爵賞刑罰窮矣嚴陵方氏曰前言殷人尊神矣至此乃言周人未瀆神何也蓋尊與瀆異而瀆神者由瀆禮之所致而已前言尊神而繼之以先鬼後禮則非瀆之所致可知矣此其所以異歟不求備者言其簡易不大望者言其寬恕未厭其親者民親之而不厭也其曰未厭則降此而求備大望於民有厭之者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七

馬氏曰夏之時其民淳故君民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故無所求備不大望於民則民樂推之而不厭故曰未厭其親雖然不求備於民而有求之意不大望於民而有望之意所謂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此有求望之意殷人尊神於禮猶略故未瀆禮而求備於民者蓋有以正於己必有以正於人周人尊禮而禮者先王所以強世故曰周人強民雖尊禮而於事神之禮猶略故未瀆神方周之時比有長間有胥鄉有大夫其政致詳其法致嚴而善惡無所逃於其間故爵賞刑罰極於此矣

山陰陸氏曰夏道未瀆辭自盤庚視脣征可謂瀆矣未厭其親者慈孝未衰也殷人未瀆禮若周官燭氏之屬可謂瀆矣周人強民未瀆神若春秋會盟可謂瀆矣

新裁不求備二句卽近人而忠之事求備於民卽先罰後賞之事爵賞刑罰之窮則見其禮文之極備曰不求備曰求備曰窮此雖三代因時之政抑亦世變之愈下也 夏的好處全在不求備不大望二者至殷而求備至周而賞罰窮漸漸失其美意然人心自然要到這地步不如此也維持世道不來 夏道尙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大

忠重文告之命不待言辭之瀆而民亦曉諭也不求備不重責人之過省刑罰也不大望是不過於求民之財薄稅斂也以忠感人者人亦以忠應之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也殷人後禮者也則敦本尙質豈至瀆禮乎先罰者也求於民者豈不大備乎周之代殷也頑民式訓三紀而不服武成極力以擾馴之先之以周公繼之以君陳又繼之以畢公然後民遵其化是強民也祭所當祭非所祭者不在祀典是未瀆神也然其爵賞刑罰之事損益夏商文飾忠質備具而無以復加矣三代之道如此非特風氣既開抑亦

至德之不復見也

說約此承上章不必說上之政有偏只言民心日且不古聖人因時力挽意未瀆辭本尊命說不待言辭之強聒而民已曉諭也不求備二句本近人而忠說如大過懲之小過則宥之也不大望如五十而貢也故民之被其治者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未瀆禮本後禮說敦本尙質未至禮文之瀆也求備於民本先罰說責人已備也強民只以成王周公化之難說未瀆神本事鬼神而遠之說賞罰窮本用爵列說爵賞刑罰之制監夏殷而損益視忠質而尙文詳悉具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五

備無復加也

心典此申言前章三代治道之不同亦見君道之難於盡仁也夏言道殷周言人則知夏之合道故無貶辭已微有軒輊了 未瀆禮有敦本尙質之意求備未便是煩刑只不輕於赦過耳強民見費許多訓化氣力卽此則殷周治道較夏時不無稍遜但亦因風氣漸移聖人不得不如此維持之切不可說壞了殷周

按不求備不大望分兩項說民未厭其親以親上言非謂自不忘其親陸氏云慈孝未衰不是 求備就

刑罰說於上下意不悖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陳注前章言夏殷周之事此又兼言虞氏以起下章

鄭注勝猶任也言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

孔疏此一節總明虞夏商周四代質文之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以其政寬故寡怨於民言民怨尚少

禮記詳說

卷重光

表記

三

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者以殷周文煩失在苛碎故其民不堪勝敝敗也不言無怨而言寡怨於民者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如冬寒夏雨民猶怨之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備也如舜寡怨於民也至謂至極也言虞夏爲質殷周爲文並已至極矣縱令後王爲質不能過於虞夏後王爲文亦不能過於殷周是至極矣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勝於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按三正記云文質載而復始則虞質夏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

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家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故夏雖有文同虞之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

藍田呂氏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也略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虞夏質之至者也故文不勝其質殷周文之至者也故質不勝其文至者無以加也後世王者欲尙質者無以加虞夏之質欲尙文者無以加殷周之文也三代所尙非苟爲異亦各因時救敝而已繼周者未有以救之楊墨韓莊所以肆行於

禮記詳說

卷重光

表記

三

戰國也

嚴陵方氏曰曰寡怨於民則知殷周之民其怨爲多曰不勝其敝則知虞夏之治僅能勝其敝而已曰虞夏不曰無怨止曰寡怨何也蓋民之不能無怨也久矣祁寒暑雨天之所爲也猶且怨之至矣者言其文質不可以復加也加乎虞夏之質則爲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爲後世之虛華此其所以爲至歟然虞夏非無文也特其文不勝質爾殷周非無質也特其質不勝文爾殷尙質而此以其文爲至者蓋殷之文則存乎時殷之質則存乎人爲其時之文故人

尙質以救之而已若夫其道則瀆辭是其時之爲文也其色則尙白是其人之爲質也

山陰陸氏曰寡怨於民所謂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之效也鄭氏政寬貢稅輕也夫所謂不求備不大望豈特政寬貢稅輕而已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列莊之言譙起乘此閉也

新裁虞夏之質殷周之文皆天地閉極盛之氣運也所以只重至矣三句正贊他的盛末四句是足至矣之意質文俱在治道上看雖說至矣是贊他然亦有極致則必反的理在虞夏之質至漸變而爲殷周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三

文矣殷周之文至豈不漸返而質乎要知夫子有隱隱望周把文勝之敝來變而從虞夏之質的意思說約此夫子將言虞舜之治獨兼尊親之道而非三代所及故合而論之虞夏之道其政寬大而責人略故民怨是用希也殷周之道其政苛碎而責人詳故民不堪敝敗也何以見之嘗攷其文質之尙而知之蓋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功而盡飾者益滋其無己之弊至矣一字雖是贊辭講殷周邊須寓不足之意非盡善盡美之謂也虞夏非無文也其時氣淳俗厚純實之意多而文終不勝質殷周非無質也其時

氣開文著繁縟之儀盛而質終不勝文質故責人也略而怨是用希文故責人也詳而敝不可勝旣

纂訂首四句是申上節意如民未厭其親勝而無恥是也此處只宜虛虛影文質意講決不可明用出所以然者以政之有文質耳此上三章當爲疑經非孔子之言也孔子嘗學夏殷之禮而深惜其無徵極稱周禮之文而屢發從之之志何至數其敝壞至此極乎且以強民與不勝敝歸諸當代決非聖人爲下不倍之義

新旨合三代而并較之虞夏之世繼治其責人也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三

故寡怨於民殷周之世繼亂其責人太詳後必至於流弊然虞夏之所以寡怨於民者以其質也時則風氣淳而習俗朴凡政教所出於上者唯務忠厚之道而不事繁華質之至也殷周之所以不勝其敝者以其文也時則風氣開而人文著凡政教所出於上者必極制度之詳而唯事喧赫文之至也虞夏非無文也渾沌中之文不勝真元之質商周非無質也雕琢後之質不勝其紛華之文要之尙質則其俗渾噩猶可措其未施之治尙文則其俗奢汰終難挽夫淳古之風此殷周之不虞夏若也

按此節三層須說得聯貫道字不露質文爲是只泛言其治道然其所以寡怨有敝者以質文之異故下子曰方接出質文至矣只是質到極處文到極處不必深贊照管上下意方妥虞夏豈無文以質爲主殷周豈無質以文爲主不勝其質故民寡怨不勝其文故不勝其敝此處言殷亦尙文與常說異當是較虞夏漸趨於文而至周益勝耳須知是後世沿用而有敝聖人初制未常有敝也不勝其敝當就民說敝敗也是有許多不好處新旨不言民只作流弊之弊亦通

禮記詳說

卷重九

表記

三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陳注呂氏曰憺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而已忠利之教者若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作爲衣裳舟楫曰杵弧矢宮室棺槨書契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人以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富而有禮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周於

物者也義以相正而不傷乎割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故寬裕有容而容之中有辨焉應氏曰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傳諸賢而爲天下得人也生死無所私而心乎斯民真若父母之於子親而尊至惠而能散猶元氣之運妙用無迹此中庸所謂用其中於民也其君子化之皆爲全德尊仁畏義不敢犯天下之公理恥費輕實不敢徇一己之私欲恥費用者儉於自奉也輕財實者薄於言利也自庶民大德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爲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凱弟君子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

禮記詳說

卷重九

表記

三

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爲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鄭注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爲情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孔疏以上經論虞夏商周此特明虞帝之美已矣者言後世之君雖有作其善政者而比於虞帝不可齊及之也明虞帝之德後世雖作不可及言舜爲天下序爵必以德而不用私也厚謂豐厚既不傳位

又不以財物豐厚於其子故云不厚其子子謂商均也 子謂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也 有惓惓之愛者言愛民之志有悽惻惻怛言舜天性自仁故憐愛於人有忠利之教者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 親而尊者有母之親有父之尊 體安而能敬即前威莊而安也 有威而又有愛也 富有四海而不驕是有禮也 施惠得所為能散也 其君子謂虞朝之臣也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然也若民有仁者則尊之有義者則畏之 費辭費也言而不行謂之辭費也言必悞而行之是恥於辭費也禮實者實財貨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也貴人而賤祿是輕財也 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 至極君臣之義而不悖德是義而順也 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 辨別也臣下儆舜之寬容治政不慢而有分別也 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引之者所以結舜德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於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故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者謂舜以德標明善人惟能得善人天下之人皆所以尊重之 如上之事不是虞帝其誰人能得如此乎按今尚書之篇以明堯德而云虞帝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

為義也

程子曰或問後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何也子曰譬之於地肇開而種之其資育於物者如何其茂也久則漸薄矣虞舜當風氣未開之時又其德如此之盛宜乎後世莫能及也 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蓋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馬氏曰虞帝弗可及言其於時後世繼之者為難能也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未若虞帝親而尊者亦時而已寬裕以有容則善惡無乎不容也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而容之中有辨焉故曰寬而有辨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是舜之所以生無私死不厚其子者順天而已矣自其有惓惓之愛而至於惠而能散者特舜之粗迹耳果舜之極致則惠而能散不足以言自其君子尊仁畏義而至於寬而有辨者特舜之德廣耳果舜之道化則豈止於君子者哉嚴陵方氏曰帝則公天下故曰生無私以其傳於賢故曰死不厚其子有惓惓之愛有忠利之教愛之則親教之則尊故曰親而尊親而有所尊故安而敬尊

而有所親故威而愛敬故富而有禮愛故惠而能散由是君子化之而尊仁安義以至於寬而有辨也富而有禮則無驕奢之患惠而能散則無偏黨之私仁者天下之表故在所尊義者天下之制故在所畏恥費則奉己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忠所以抗節常失於犯上義所以立我常失於忤物文則常失於妄動寬則常失於太雜兼父之尊母之親故能並行而無偏蔽也非有威明之德其能若是乎故引書之言以證之然自尊仁畏義而下止稱君子則以在位者言之也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天

山陰陸氏曰有惛怛之愛仁也有忠利之教義也其教之也非以罔之將以忠之也非以害之將以利之也親失之不尊安失之不敬威失之不愛故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富失之驕惠失之不公若子產乘輿濟人於溱洧是也恥費則重實忠則犯仁而順質而靜隘而有辨亦常物之大情也凡此一節舜之威德也以書結之以此以威易畏重言舜也新哉此總論大舜君道之盡仁也首二句說虞帝治道不可及下舉君道之盡仁以見其不可及之實生死無私只一心爲民也子民至能散是大舜之用中

也君子至有辨是君子之化中也惛怛忠利只形容一箇誠心便了安而敬四句是惛怛忠利的實事承尊親說來兩有字并五而字見惛怛忠利事異而實合親中有尊尊中有親以時出之用中的妙處在此要看無私二字無私所以能用中以化民須知此處引證最有意要看得威明全從無私中出來所以爲德威德明威貼忠利之教邊使人稟於訓而不敢違也明貼惛怛之愛邊察其利病而調劑之以全其愛也威是父道明是母道惟威惟明言下應之極神應其無私之德是以神也正見舜之德威德明處如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天

此二字緊頂德威二句說且自虞而後夏殷周之王猶可及也後世雖有斷虞帝而作者惟虞帝盛治不可及也蓋其君天下死生無私心惟在於民真若父母之於子也其子民如父母也愛不徒愛有惛怛之愛出於中心而不可解也教不徒教有忠利之教根於至誠而無不利也夫以惛怛之誠愛天下有母之親矣以忠利之誠教天下有父之尊矣胡以明其尊而親也委蛇順適見其安舒矣尤必主敬以立天下之觀嚴威儼恪見其嚴厲矣尤必立愛以萃天下之渙富於財者易侈且謹費出之經節於物而有禮

焉私其惠者多壅且施博濟之恩周於物而能散焉尊親之道全父母之責盡皆聖人用中之德也君子化之何如尊仁爲行矣且小心而畏義焉慈愛中有裁制之宜不敢犯天下之公理也以費爲恥矣且重道而輕寶焉搏節中有其財之義不敢徇一己之私欲也抗節者之易失於犯也今則寓真愛於規諷不好直以翹過何犯乎義正者之易傷於割也今則存善道於忠告不任法而矯俗何不順乎交際酬酢儀文燦然矣然進退作止之從容而文之中有靜焉寬裕有容與物爲體矣然親疏賁否之得宜而容之中

禮記詳說

卷重九

表記

三

有辨焉君子化而歸中非虞帝之用中以感之曷克致此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虞帝子民而不偏其威明並用之盛德乎君子敏德而速肖其無不威無不明之神化乎儻非虞帝之尊親兼至而君子化爲全德也孰能德威德明之在上而惟威惟明之在下若此乎信哉後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已說約只重子民如父母一句前二句不過要起此一句耳安而敬自臨御之容言無爲安也而恭則敬焉威而愛自政治之施言明刑威也而保民則愛焉富而有禮務富其民而使無不贍也又立民紀而品

節修明惠而能散務惠其民而澤無不流也又不積重而施濟徧及尊仁云云尊以心言畏以事言忠而不犯靜正而弗抗也義而順忠告而善道也此貼事君交友說亦可文而靜儀文章著而又從容寧靜也寬而有辨寬裕有容而又涇渭自明也感人如此己德可知全要歸重到舜上義而順向貼交友亦不必總言虞廷事君之妙處義如工農禮樂水火稼穡無一非義所當爲而師師濟濟自無見奇之心義而順也又如十六字心傳十二章服采無處非文命之敷而渾渾噩噩自無吐露之心文而靜也俱黏事

禮記詳說

卷重九

表記

三

君講看來引甫刑說德威德明只重一德字正應前至德蓋虞之用中化中若是其神者正惟根本一德求德即惟精惟一中之統根於心者也想虞廷君子一班都與舜比肩事主之大聖非帝之德有以潛攝服之何以化之孔速引甫刑見非獨用刑本於德用中亦本於德也自凱弟章說君子仁民的事此節忽說出其君子來爲結局天下未有化不及君子而能及民者故以仁君子作仁民之結纂訂尊仁六句須申發方見化中意忠以事君言義以處友言文以交際言寬以待人言每句亦各重下

截威貼忠利之教邊明貼憎恒之愛邊德威德明應
用中惟威惟明應化中

按通節文義一串其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故
能子民如父母而有憎恒之愛忠利之教也有憎恒
之愛忠利之教故能親而尊不但親而尊也且安而
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以上言舜之德如此
其被化者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而且忠而不犯
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舜之德化其臣如此甫刑
德威德明以德言惟威惟明以下化言則不止化君
子而化民亦在其中矣 生無私以有天下不與言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非謂不私其子方與下句不復愛屬親一邊教屬尊
一邊忠利者盡心於利民也安以容言威以政言富
以節財言惠以周物言尊仁畏義恥費輕實以在己
言忠以事君言義以處友言文以交際言寬以待人
言須還他一一清楚 恥費輕實四字難解實謂財
也費謂財之用也恥費似倍財而云輕實當分人己
看在此恥過費以有節與人輕貨財以不倍兼二意
見其善處 今書蔡傳德威二句是說舜孔疏謂明
堯德斷章取義想舊說與今書傳不同

子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

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陳注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為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
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藉然
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己以求售也如書
之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愧也咎詎幡然之數語說命
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為書燕
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於先而信於後
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
庶幾焉 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

鄭注資謀也獻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後親進為君言也 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
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誣

孔疏此一節至辭欲巧廣明君子事君之道又明君
子為行須內外相副 言臣欲見君必須先謀度其
言言定然後見也 獻進也為謀既定乃拜見自進
其身也以成其信者謂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
以其先謀乃可見君故君有責於其臣臣當竭力守
節死於其所言也 以其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
罔也順死其言以竭臣力是受罪益寡少也
嚴陵方氏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為之資也獻其身

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足以成其信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君無爲也故有責於臣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矣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

郝解此節言臣事君之道先資其言先以言爲資也拜自獻其身將以試其言也蓋言可底績故獻身以行其言言行則信成矣

新裁向來說事君只說箇忠如今說箇信字信乃成忠之本也可見人臣一生事業全在始進這日又在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重

此會的談吐中就見規模大略了手錄云欲以身爲獻必先以言爲獻者言者志定而後事業有據也又云先資者異日志同道合做許多事業先藉這場話爲憑據也直到臣有死於其言纔是成信的實地步人臣事君其經世之學已豫定於胸中矣而始進之日必先形之論列以爲委質之資由是稽首再拜以承君之命自獻其身以效己之能使前者所約之信皆見諸行事之實而不徒爲空言焉故君以先資之言責臣不欲其失信也臣死守此先資之言而不敢自失其信也故無尸位素餐之愧而受祿不誣無

受實忘事之愆而受罪益寡此事君者上下無負而相與有成者也

纂訂拜猶今言拜官之拜受其命也獻卽書自靖自獻之義效其能也其身既獻則一無係累斷無受身避患之事死字活看必踐其言生死以之也是故二句不平重在下句受祿不誣二句正接著下句心典此言人臣宜重於始進意當以成信二字作主按資舊訓謀或訓取皆不甚合只作資藉之資爲是先言而後進踐言所以成信死於其言正是成信處死字活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重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陳注不家食吉大畜之彖辭也謂大畜之君子才德所蘊者大則當食祿於朝以有爲於天下而不食於家則吉此言不以大言受小祿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呂氏曰大言所言者大也小言所言者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先儒謂利爲祿賞人臣事君各效其忠而已言入而遂望其祿賞乃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

祿者此君之所以報臣非臣之所以望君也受之有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也 石梁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

鄭注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君受之利祿賞也入或爲人 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 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有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

孔疏此一節廣明事君之道依言大小而受祿 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五

猶受也利祿也大言謂立大事之言進入於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 小言謂立小事之言小言進入受於君則唯望小利也 言臣祿各以其德能相稱若小言受大祿則臣濫若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 大畜卦辭也按易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不家食吉者言君有大畜積不唯與家人食之而已當與賢人食之故得吉此大畜乾下艮上之卦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引之者證君有祿而養賢賢有大小故祿亦有多少

張子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

山陰陸氏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言各隨其言望利澤以及民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亦隨其利之及民小大受祿

馬氏曰大言入則望其大有利於其國小言入則望其小有利於其國望猶言庶幾也孟子所謂予曰望之之意也

郝解大言謂論道經邦小言謂因事納誨大利謂功在天下小利謂惠及一物所言小則其任小而不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五

妄觀如爲貧而仕之類所言大則其道大而不肯輕試如學焉後臣之類不家食謂食祿也 新裁是獻言欲其行而受祿欲其稱也 入字最深時講以諫行言聽爲入非也入者如宮羽之相調鹽梅之相和水火之相濟務共成天下之事方謂之入望字是進言者之心 彼謀關宗社議繫生靈則有大言望大利者望大言之行而造福天下流澤萬世也因人建明就事納忠則有小言望小利者望小言之行而一介之善進一官之事治也儻或我以小言進其利亦小矣而侈然大祿之受是報踰其分小言

於君猶未入也不受也我以大言進利亦大矣而奄然小祿之受是君不我知大言於君終不入也不受也引易言大畜之君子德之所蓄者大則當有爲於天下而食祿於朝也非不以大言受小祿之謂哉說約重大言邊小言固不可受大祿乃大言不可受小祿者何蓋彼謀關宗社議繫生靈須得有大柄權方可展布以興大利若名位既卑如何遂吾所欲爲故不受

纂訂受祿二句要說得與大利小利相關惟言異而利亦異故君子必因言以受祿焉此節作申上先

禮記詳說

卷三

表記

三

資成信看細玩不受小祿不是既入仕途者伊尹不遇成湯傳說不過高宗則必不輕出也按不以大言受小祿作初入仕途量君而進說是非謂已仕後進一大言便望大祿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陳注下達謂趨乎汙下如曰吾君不能如曰長君之惡逢君之惡皆是也伊尹使君爲堯舜之君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則謂之上達也尙辭利口捷給也自所由以進者也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臣能安靖恭敬其職位惟

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以與也鄭注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尙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

孔疏此一節廣明臣之事君當以正直之道不下達者不以在下細碎小事通達於君不尙辭者不貴尙浮華之言辭非其人弗自者非其好人不身自與之相親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大夫悔仕亂世戒其未仕者云靖其爾位靖謀也其具也言明君

禮記詳說

卷三

表記

三

靖謀其具爾之爵位有正直之德者於是與也式用也穀善也以用也言神明聽聆女德君若用其善人則當用女也詩之本文如此今記者斷章爲義證明非善人不得與之相親靖治也爾女也言爲臣之道治理恭敬女之職位若見正直善人於是與之爲朋友如此則神明聽聆女之所爲穀祿也用此福祿以與女也

藍田呂氏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尙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己以事君者也傳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者進乎

高明如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下達者趨乎汙下如孟子言謂吾君不能謂之賊者也又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者也自者所由以爲主者也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者非其人而自爲之也三者皆枉已不正非所謂靖共正直者也人臣敬治其職所與正直則神將福之况於君乎馬氏曰事君不下達者不以淺者近者達於君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此不下達之意言之必可行而不以辭爲尙故不尙辭所與者不可

禮記詳說

卷三皇五

表記

聖

以其非人正直是與可也故引詩以結之

新裁以不下達爲主責難於君引之於堯舜也然徒事口說之煩非所以引之上達也故儀行不重辭焉始進不正之身非可以輔之上達也故薦拔不依匪人焉此是不陷君於邪正之道也不逢君以曲直之道也以是其爾位神且福之况君乎小雅足思矣纂訂此見臣道始終一於正直也不下達二句居官之正直非其人弗自始進之正直此三者皆正車之道這裏要補出獲上以爲引詩張本 子曰事君者其於君也不下達責難陳善必致之於高明雖不知

不及似弗容強而吾厚望之念獨專不尙辭正己格心初不尙乎諫諍雖嘉謀嘉猷非不入告而吾感孚之意居多自所由以進者必其正大光明方可同寅協恭非其人寧弗自焉小雅小明之篇云人臣能安靖恭敬其職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夫正直之道神且福之况於君乎

新旨君子之事君者當以正直自許如引君以效世主所爲是下達也正直之臣貴責難不貴從諛也和言以媚主是尙辭也正直之臣貴儀行不貴辭說也其或結納匪人以希寵是比匪也正直之臣重始進

禮記詳說

卷三皇五

表記

聖

不貴請託也小明之篇云人臣能靖共爾位惟正直

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夫正直可以動鬼神而况於君乎

此講簡要

按導竅云舊說三句平看可從達猶引也道之以下也靖共二意靖謂安靜不多事共謂敬謹不曠職正直以道言則與是從意或作正直之人不能綰合上三句上三句皆作正直之道爲是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陳注呂氏曰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調懷祿固寵主

於爲利故曰尸利也 方氏曰所謂守和者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爲異故在於能守守則適中而無過與不及之患矣 應氏曰宰以職言大臣以位言自三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卿其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 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闕非孔子之言

鄭注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 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宰冢宰也冢宰主治百官

孔疏此一節明臣事君諫諍之道遠而諫則調也者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聖

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調候之人望欲自遠也 若親近於君而不諫則似如尸之受利祿也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時猶似近臣不諫不知人事無辭讓之心如尸之受利然也 邇近也和謂調和言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輔贊助於君守其調和之事也 宰謂冢宰正治百官 大臣慮四方者謂二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冢宰但冢宰居於中故言正百官耳 張子曰邇臣守和平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藍田呂氏曰古之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是有

言責者也有言責者不可不諫不得其言則去無言責者則可以諫可以無諫不得其言不必去矣至於遠臣既無言責又遠於君有官守之責而諫非其責也所謂遠者遠臣也非其職而諫之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調也所謂近者有言責之臣也有言責而不諫則曠厥官懷祿固寵主於爲利故曰尸利也尸主也猶祭祀之尸有所主而無所事書云義和尸厥官罔聞知其義同此雖然古者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于市百工獻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聖

藝皆若遠而諫者蓋上之人所求於下者如此則下可以其職而有言不可謂之調矣穎封人之諫鄭莊公杜蕢之諫晉平公亦遠而諫者然若二子者君子與之蓋有封人杜蕢之心雖諫而可無封人杜蕢之心則調也邇臣近臣也如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之類宰卽冢宰大臣六卿也近臣者在君左右不任其政與天子燕遊者也主於朝夕納誨調和君德和而不同若作和羹濟之以鹽梅五味則得其和而可食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可否相濟則君德和故曰邇

臣守和宰之爲言殺也因以名言褒官焉褒官主制
烹者也既殺而烹之解剝制割皆出其手宰制政事
者亦然故主家政者爲家宰主國政者爲國宰所以
宰制百事總正官屬故曰宰正百官六卿分掌國政
任天下之事與國同其憂者也巡守朝聘所以交結
維持使四方無慮當任其責也莫非臣也莫非事也
三者之官其責爲重故歷言之

郝解遠而諫謂疏遠之臣越職進諫是以諫爲諛也
尸利主利祿也邇臣近君之臣職在調和輔養不以
亢厲爲忠宰百官之長正己以帥屬也大臣謂公卿

禮記詳說

卷百五

表記

器

慮四方謂安定天下邇臣宰皆大臣也守正慮自君
身以及朝廷天下也

新裁此節當以守和爲主守字深有維持調護可否
相濟以成一德意守和則君心和於上而百官正於
朝四方靜於野雖有差失其過不甚大諫也可不諫
也可邇臣等作一人看統是三公六卿但以地言則
爲邇臣以職言則爲宰以位言則爲大臣 事君者
位遠於君而諫是陵節犯分以求自達諂君之心也
位近於君而不諫是懷祿固寵以求自安尸利之計
也則事君者何如惟於君德閒加之意耳自其處侍

從禁密之地曰邇臣其道在守君德之和匡正引導

使七情中節不使其過於和流而爲同不及於和乖
而爲異自其表率朝宇而爲宰也以君德之和者正
百官俾式序在位大臣法小臣廉也自其位極人臣
而爲大臣也以君心之和者慮四方深憂遠計制治
未亂保邦未危也由是靜而正之不必於諫矣即救
而正之要不在諫也諫且爲餘事何謂與尸利之有
說約邇臣等作一人說太泥竟作三人說邇卽四輔
三公宰卽冢宰大臣卽牧伯之屬守字深有維持調
護可否相濟不阿徇以爲同亦不矯異以爲異使君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表記

器

心和於上也宰臣則正身以正朝廷之百官而使大
小各安其位大臣則盡心以慮天下之利病而使民
物各得其所也各句要入諫意方與上有情夫如是
或正君德或正百官或安天下人臣之職盡矣豈與
調與尸利者同哉 此節還重諫上遠者固不可諫
近者何可以不諫乎邇臣宰大臣皆近君者也如君
德未和百官未正四方未安之類法皆當諫

按遠臣亦有當諫者不當諫而諫志圖要君便是調
尸利謂尸居以食其利不作主字看邇臣宰大臣作
三樣說皆近臣也其守和正百官慮四方君有不盡

其道者則當諫 守和謂守其調和君德之職或謂
守君心之和欠明

禮記詳說

卷三臺九

表記

哭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十九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

表記

牟陽再觀祖輯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瑗不謂矣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

陳注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詩小雅隔桑之
篇瑕詩作遐本謂我心愛慕此賢者思相與語以其相
去遐遠故不得其語然欲發之言藏於我心何日而忘
之乎此記者借以爲喻言我有愛君之心欲諫其過胡
不言乎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人

禮記詳說

卷百卒

表記

耳

鄭注陳謂言其過於外也 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孔疏小雅隔桑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人念
之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遠也謂勤也言念此君子
遠離此不勤乎言近於勤矣終當念之 藏善也言
中心善此君子何日忘此君子矣詩之本文如此今
記人所引此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之言胡胡何也
謂猶告也言何不以此事告諫於君矣中心藏之與詩
文同王肅以爲藏善鄭亦然也皇氏以爲人臣中心
包藏君惡不欲徇人陳之非其義也

藍田呂氏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者書所謂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諫斯猷惟我后之德臣之事君所以告其君則有犯而無隱所以告於人則隱惡而揚善宋平公築臺妨於農牧子罕諫弗許築者誣之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則其愛君之心可知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小雅隰桑詩刺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之辭也此則斷章取義以心愛矣爲愛君之心有以告之矣愛

禮記詳說

卷百本

表記

二

之之誠藏於心而不忘此所以欲諫而不欲陳也嚴陵方氏曰孟子謂陳善閉邪謂之敬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矣然事君有犯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

臨川吳氏曰引詩中心藏之明不欲陳其過於外之意

新裁夫事君之道有諫焉有陳焉諫者入告我后而匡其失也陳者外翹諸人以顯其非也雖皆以言規君乎而兩者之心事或愛或不愛大相懸絕矣何也

諫者欲君改過而不欲使人知君之過忠而愛也陳者欲君改過而又欲令人知我規君之過忠而未必愛也所以事君者欲此不欲彼也小雅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蓋慕賢者而欲與之語也人臣好其君豈忍忘其君之疾哉故欲諫者卽其遐不謂之心也其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思賢者而蓄之心也人臣愛其君豈忍暴其君之短哉故不欲陳者卽其中心藏之謂也是詩也可以事君矣

說約此又言諫過之道也要看欲不欲三字以臣之心言也陳亦是諫然諫而至於陳則訐矣豈心之所

禮記詳說

卷百本

表記

三

欲乎引詩心乎二句是證欲諫中心二句是證不欲陳遯何也謂告也

纂訂此節舊說以忠愛二字作眼欲諫是忠不欲陳是愛引詩上二句是證欲諫下二句是證不欲陳看來欲不欲此人臣愛君之心所不能自己者只證愛君之心極其真至不必拘拘分貼爲是小雅本慕賢之詩記者借以爲喻

新旨首句一申說總是人臣愛君之心諫在入告上說陳在外揚上說引詩只重一愛字事君者君有瑕疵欲其矢口而交章或其犯顏以執疏若陳以諫

之於人非其所欲也小雅之詩曰心乎愛矣取不謂矣蓋慕賢者而欲與之語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思賢者而蓄之於心也則知諫之者愛之也不陳者正其所以爲愛與

按陳只是向人陳說非陳之於君也引詩謂心乎愛則何不告是欲諫然其愛又中心藏之不盡剖露是不欲陳之意諸說藏字欠明只作藏蓄之藏爲是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陳注呂氏曰所謂有序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十

表記

四

謂也所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君信我可以爲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脯肉不至而卽行靈公問陳而卽行君子之道正君而已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人之相見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而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去不顧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

鄭注亂謂賢否不別進難者爲主人之擇已也退速者爲君子之倦也

孔疏此明臣事君亦當使賢與不賢分別之事難進謂君擇已易退謂君厭已則位有序者謂賢愚別也則亂者謂賢愚不別也

延平周氏曰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進也不以禮故易退也不以義故難難進而易退則位之所以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位之所以亂而無序故君子三揖而進若甚難一辭而退若甚易者蓋遠其亂於賓主之間况君臣之間可不遠其亂也哉

馬氏曰進人所欲也而難進退人所不欲也而易退蓋其就於利者緩而遠於利者速則其志在於義而

禮記詳說

卷百十

表記

五

不在於利如此則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故位有序故君子交接之際進必三揖退止一辭皆所以遠亂也

嚴陵方氏曰其進不難則苟合以貪其位而位之在吾上者或有所越其退不易則患失以固其位而位之在吾下者或有所妨若是則其位無序矣有序則治無序則亂君子於賓主相見之際揖必至於三而後進辭止於一而遂退則難進之義蓋可見矣况於事君乎推是心則固足以遠亂矣

說約上論事君當謹於進退下卽交際之禮以明之

禮主於退遜故曰難義主於決斷故曰易如此則人知自重位必稱德有序而不亂若易進難退雖奸人在位吾亦安爲之黨賢不肖涵渚而亂矣此進退所以必謹也

纂訂此君子據大德大賢者言難進者必待人君之敬已至而後進無急速意易退者不待人君之意已懈而即退無濡滯意有序就在難進易退上見只大德大賢在上便是故字緊接上文三揖一辭借賓禮言臣道也要知君子謹進退非爲位自重之道如是耳以遠亂句亦屬事君者說不屬賓主說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六

新旨事君者既度其君之能任夫我又度其道之能行於君進之甚難一有不合即引決以自裁退之又何易乎人臣明於去就如此由是人皆輕冒進而重恬退輔弼列鼎鉉之位百執任庶司之位得其序而不亂矣使易進而難退則人皆爭寵競利賢不肖倒置位不因之以亂乎試自賓禮明之君子之爲賓者進不驟進必三揖而後進退不緩退只一辭而遂退斯則交際有序以遠亂也賓禮且然而況臣節乎按難進則必居其所當居之位故有序易進則苟於就職而不當其位故亂未句遠亂還就賓禮說言外

補臣道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弗信也

陳注違猶去也不出竟實無去志也謂非要利可乎

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

鄭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畱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四十始仕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蓋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七

以道事其君者道既不合舍而去之君無畱行之命禮貌已衰義不可畱猶居其國苟至三違而不出竟則懷祿要君無所逃罪

餘見注

馬氏曰君臣以義合而未嘗無相愛之仁以義合至於三諫則去有相愛之仁則雖去而未必出竟君與之環則還與之袂則去若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是也然此特始去之禮如此至於三違而且不出竟則其志在於利祿以強要於君也

嚴陵方氏曰三違而不出竟內實利之而外強違之非要君而何

石林葉氏曰諫君有至於三而去君無至三而不出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書者師賓之位也

郝解三違不出竟屢去不離境也要希求也

說約此承上文言難退之所以爲亂也

按利祿謂利於得祿戀戀不舍也要即希求得祿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陳注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爲亂也

鄭注輕交易絕君子所恥 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八

監田呂氏曰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故輕交易絕君子恥之若夫以道去其君豈君子之心哉不得已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貴賤貧富生殺君之所操以御臣之具者也雖有是具以御臣然所以御之者禮也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天所以命於人君君臣臣父子子所以保乎天下國家也故臣之事君無所逃乎天地之間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及違於理義則臣得以爭於君匹夫不可奪其志故君以我爲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爲不肖則可處之以

貧賤以我爲無罪則可生以我爲有罪則可殺六者

莫不惟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理義而已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齊侯田以旌招虞人不至將殺之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故凡違乎理義者皆亂也

延平周氏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

馬氏曰在物者有命在己者有義富貴貧賤生殺此物也而不可使爲亂則在己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是故不可使爲亂也

嚴陵方氏曰翔而後集所以慎始不爲苟去所以敬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九

終

新裁此節要知下以義自安正慎始敬終之心人臣事君之心豈有二乎並仕之始謂之始必敬爾在官飭爾有政而始無不愼臣成之後謂之終必居之無倦守之愈篤而終無不敬若此者有見於義命之當安耳故君以我爲賢貴之可也以我爲不肖賤之可也以我爲有功富之可也以我爲無功貧之可也以我爲無罪生之可也以我爲有罪殺之可也凡此皆在物之有命者也若我慎始敬終之義則貴賤由是貧富由是生死由是可有一毫變遷之心哉此慎始敬終平

說

纂訂慎敬玩一而字重敬終邊使字屬君說

新旨此節始終與上節進退不同此就始而筮仕言終而宦成言慎敬俱屬心上看下推慎始敬終之意惟見其義命之不可易也 人臣多謹於筮仕而怠於宦成而以始終易念矣事君者當慎其始而又敬其終所以然者有見夫義命而已如君而諒我之心貴可也富可也生可也即不然而君不諒我之心賤可也貧可也殺亦可也若舍所學以徇君之好是亂其平生之守也君子以義命自裁焉可使為亂此側重敬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十

終說

按始終俱以臣道言非以易退為敬終 亂字與前

節亦不同此只以恃義為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陳注呂氏曰亂者如絲之不治而無緒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故就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故可以自

免而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厚也易盛之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任焉而已者故曰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而不見役於人也

鄭注言尚忠且謙也 履猶行也 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事或為身 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為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孔疏此廣明為臣事君之禮 軍旅不辟難者謂使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十一

之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也 朝廷不辭賤者謂在朝廷之中不得辭其卑賤之所也 履行也謂臣處其位而不行其事則近亂也 既必無辟故有此以下事也使之謂聘問師役之事得志謂君使臣當已才雖當已才猶宜謹慎思慮從君之命而行之必使成功也 否謂君所使之事非已本才也雖非已本才而君命無擇則彌執思慮而從行之 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已才而幸得終竟竟即辭而退也 臣之厚也者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 不事王侯是不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

爲之事引之者證臣之事君終事而退是臣之厚重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重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義蓋事君者不仕則已仕則卑賤有所不辭詩云碩人侯侯公庭萬舞事君者不受命則已受之則患難有所不辭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如弓人恥爲弓矢人恥爲矢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矣其所以事君之義亂於名實者也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難退則亂也者亂於賢不肖者也不可使爲亂者亂於理義者也處其位而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主

不履其事則亂也者亂於名實者也

餘見注

嚴陵方氏曰慎慮則從其事而無所輕熟慮則從其事而有所習終事而退則不居成功故也

馬氏曰貴與生者人所欲也君使其臣於所欲之地則必慎慮以從之賤與死者人所惡也君使其臣於不欲之地亦必就慮以從之

郝解得志則慎慮以敬事也不得志則熟慮以善終也終事而退以全其厚所謂熟慮也退謂去位

新裁此節得力處全在慎慮熟慮上蓋得志與否正履事之實慎則無驕心而代之以兢惕心熟則去德

心而代之以詳審心如此履事事豈不終所以爲臣

之厚 夫事君者軍旅不避難以國不以心也朝廷不辭賤以道不以位也若處其位不履其事則軍旅朝廷悉無緒而不理豈不亂乎故君使其臣而列於朝廷使其臣而託之軍旅也心孚而展布得遂此得志時也必臨事而懼恐吾謀之未善慎慮從之不遑敢易忽邪心違而動輒拂亂此不得志時也必熟思審處非萬全則不舉熟慮從之不遑敢妄動邪夫得志而慎慮事固終矣此功高而眾忌之日也宜退也不得志而熟慮事亦終矣此主疑而身危之日也尤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主

宜退也退則功名可保而且不累君以薄臣之名豈不厚乎所謂不擇難易貴賤而履事之臣如此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事君者可不履事而以高尚自託哉

新旨第三句分上論人臣處位當履事下正見其履事重不得志一邊終事雖承慎慮當承熟慮一邊引易證終事而退意

心典軍旅以處變言朝廷以處常言不辟難不辭賤此便是履其事而不亂處其位二句反言以足之君使其臣即軍旅朝廷之事從亦從其事也得志則驕

心生而輕忽自滿故必愼而將之以兢惕不得志則怨心生而歛望自危故必熟而處之以詳審如此則事萬全而有終矣然得志一邊輕當重不得志一邊難與賤皆不得志也臣之厚只在不得志一邊見之然終事而退意輕必終其事而後退正見無不履之事正見忠厚之極處

按亂謂事之無成而亂也熟慮較愼慮尤深一層終事而退當承否則一邊謂君使之而不得志則可以去必待終事方去故爲厚若得志則君任用方隆何必言退亦不見得厚

禮記詳說

卷甫平

表記

西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陳注詩衛風鵲之奔奔篇嚴氏云鵲之奔奔然鬪者不亂其匹也鵲之疆疆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爲小君乎 呂氏曰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天敘天秩天命天討莫非天也臣之受命於君者命合乎理義爲順天命不合則爲逆天命順則爲臣者將不令而行逆則爲臣者雖令不從矣

鄭注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爲雖字之誤也

言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易矣 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孔疏此節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又明君之出命不可不慎爲與上更端故言子曰 唯當爲雖雖天子之尊不敢自專猶須受命於天然後行也 詩鄘風鵲之奔奔篇刺宣姜之詩其詩之意以宣姜通於公子頑母與子淫鵲鵲之不若故刺之云鵲自匹偶姜姜

禮記詳說

卷甫平

表記

五

然鵲自匹偶賁賁然各當有匹今宣姜與公子頑私通不如鵲鵲也 人謂宣姜無良善之行我君惠公反以此爲小君此經引詩斷章言君有逆命似大鳥姜姜爭鬪於上小鳥賁賁亦爭鬪於下謂君無良善我等萬民以惡人爲君也

清江劉氏曰注者曰唯當作雖非也此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命在君非天命不爲天子非君命不爲仕也皆有制之已

嚴陵方氏曰天子者天之所子故雖天子受命於天士以事人爲事故受命於君由士以上皆受命於君

此止以士言者蓋降於士則有府史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故不得受命於君也然則受命於君者其卑止於士而已

馬氏曰天之命於君者豈諄諄然命之乎使之居天位食天祿治天職牧天民蓋所謂命也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謂之順命不由其道而逆天則謂之逆命雖然上者下之儀而臣之逆順亦視其君之所爲而已石林葉氏曰君與天皆出命者也君之於天命既順則臣之於君命亦順也君之於天命既逆則臣之於君命亦逆也蓋有治君則有賢臣有亂君則有佞臣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六

取人以身之道也惟其逆順者自人爲之故言君臣而不言天君莫尊於天子臣莫卑於士故言天子而止士

新裁只主天子上唯天子受命於天士所以受命於君受命於君即所以受命於天也君命逆則天子不受天而士肯受命於君乎可見天子能令臣下受命者都是天理天子有命以鼓舞天下也以上言則受之於天天有理義君推之以治人典禮德刑皆天也以言則爲士之所受君有理義臣代之而有終敦庸命討皆君也是大君之命上下相承關切如此

故君果能受命於天合乎理義而其命也順則臣自受命於君而令之斯從臣亦有順命矣蓋君以天心爲心臣豈不以君之心爲心乎人君出命可奉承天意矣

說約此言君命之當慎也通重天子說天子以一人爲天地民物之主非私意也皆推天之理義以治人以至公無私非受命於天者乎至於士又行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臣無典禮受君秩序而爲頒布臣無刑賞受君命討而爲承宣非受命於君者乎蓋天命有順無逆君之命不無順逆故其臣一視君命以爲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七

順逆也可見天子能令臣下受命者都是天理引詩刺宣公違天理而納子婦故公子頑亦違王法而烝君母所謂君命逆臣有逆命也

纂訂唯字重看只冠首句與二句無干這兩句先論理下方著君臣說只重大子上士通諸臣而言唯天子受命於天士所以受命於君受命於君即所以受命於天也君命逆則臣下不受而士肯受命於君乎故引詩以證詩刺衛君無德國人恥以爲君也合參通重天子說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是君上以承命而下以出命者也君之所命合乎理義爲

順天命而臣以順之否則未有不逆者也夫君命逆則不可爲君矣故引鵠奔詩以證之

按首句重提土受命承說君命順則合天意而臣受之君命逆則不合天意而臣亦不受引詩斷章取義直言命逆則不能爲君不必以小君爲說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陳注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辭而盡見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者也辭有枝葉則無辭莫說而已此皆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太

道無道言之

鄭注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

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眾虛華也枝

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

孔疏前明事君之道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

以事殊於上故言子曰言君子與人之交必須驗

行不得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或發言善而

行惡也 有道之世則依禮所行外餘有美好猶如

樹幹之外更有枝葉也 無道之世人皆無禮行不

誠實但言辭虛美如樹幹之外而更有枝葉也

張子曰盡極也取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敢輕信於人也不以口譽人不以色親人不爲口惠所以重信於己也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皆不以辭盡人之義也枝葉者幹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辭之文也既曰辭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其實

嚴陵方氏曰天下有道則君子之道發之於行事此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尤

行所以有枝葉天下無道則君子之道載之空言此辭所以有枝葉則其所以有言者豈得已哉宜其不以是而盡人也

馬氏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有德者必有言也

天下無道而辭有枝葉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講義上取人以道德而不以文辭則下進用者道有

本根而行有枝葉矣上取人以文辭而不以道德則

下之進用者道無本根而辭有枝葉矣譬之草木有

本根然後有枝葉爲上之道可不謹乎

新裁此論言非不可以觀人但不可以盡人不以辭

盡全有觀行功夫在下二句推不以辭盡之故也

要看注中盡見爲人之實實字辭有枝葉則心愈不實矣豈可盡其爲人乎 蓋人非言之難行之難故君子觀其言必考其行而不以辭盡人焉所以然者何也嘗以世觀之矣自道德一風俗同則人情之所尚者惟敦本而已篤實而光輝生焉凡大德細行之見於身者蔚然其可觀矣行不有枝葉乎自道德微風俗靡則士人之所習者惟務名而已口給以爲容焉凡大言高論之形諸口者支誕而不窮矣言不有枝葉乎夫尚行爲盛世之美而浮靡乃世教之薄君

禮記詳說

卷重平

表記

手

于於此安得以辭盡人哉

纂訂辭非泛然口說言之出而爲章者以辭稱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心折者也盡人人字指賢者言不兼善惡不可盡人卽君子色莊之意根本盛就所養言在行前一步

心典道德者本也言行皆枝葉枝葉在行則行盛而世盛枝葉在言則言盛而世衰 君子觀人不以言辭盡槩其人之實行以尚行實不尚言也故天下有道人敦實行則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也天下無道人皆尚辭則辭有枝葉無辭蔓說而已此皆世教

盛衰之所致也

按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辭之善而信其人之盡在於此也必觀其行而後可下分有道無道言之行有枝葉屬好一邊言有枝葉屬不好一邊言有枝葉豈足以盡人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
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
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
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

陳注三者不能則不問不可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小

禮記詳說

卷重平

表記

至

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讒賊之言也餽進也

鄭注皆辟有言而無其實 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 盜賊也孔甚也餽進也

孔疏此經皆有言無實戒其不得虛言也 君子相接不用虛言如兩水相交尋合而已 小人以虛辭相飾如似兩醴相合必致敗壞 水相合爲江河酒醴相合而久乃敗壞也 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孔甚也餽進也言盜賊小人其言甚美幽王信之禍亂用是進益引之者證小人甘以壞

藍田呂氏曰問所費於喪者而不能賻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恥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說人故如水淡而可久於此三者不能惠則不問此交之所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小人之接人也苟說而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久於斯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取說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故曰甘以壞故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故言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蓋成則相親壞則相絕其說正於此合然莊子言交此言接何也交言其情接言其迹

石林葉氏曰君子以道義交故其淡如水小人以勢利交故其甘如醴水淡而散於五味之合則無不調故曰淡以成醴而至於沈湎則敗德故曰甘以壞講義君子之接如水雖無味而可久小人之接如醴雖有味而易變

郝解如不能賻而問人費之類亦枝葉也接猶交也水淡而可久醴甘而易壞餒進食也

新裁此辨天下邪正之交也水者無情而有情之物比君子之交未嘗溺於世情又未嘗絕天下世情醴者如人醉一般入其術中未有不心迷者也淡以成者以我之淡成人之淡兩淡相投則交成成非但全交有散朋黨之風息爭競之氣意甘則壞己之心術且壞人之心術也

纂訂不能賻等則其言不出於誠心君子恥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爲愈也不問就是如

禮記詳說

卷五

表記

三

水水就是淡淡則無後怨而可久此交之所以成甘者取悅於頃刻而不顧於後此交之所以壞此所謂辭有枝葉者也詩言讒人之言甚爲甘美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今辭有枝葉雖未至於爲讒而勢有必至者故引是詩憂其亂之進而深警之也夫子承上說觀人者既不可以辭盡則君子自處而可徒尚枝葉之辭乎是故君子於有喪云云三者皆不問是君子之相接也不貴虛辭如水之淡小人之相接也虛辭相借如醴之甘君子之淡雖一時超然而終不害乎信故有成小人之甘雖諛說一時而

終必至於露交道所以難終也豈不壞乎小雅巧言篇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正甘以壞之謂也而淡之成可知矣

心與君子小人四句當重君子上言君子如此非若小人如彼也

按如水只言其淡淡可久則以成如醴只言其甘甘易變則以壞大抵淡言平實故久而如故甘言過分故變而難掩 醴久則壞不必合而後壞亦不必說到沈湎爲壞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五

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陳注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也國風曹風蟋蟀之篇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稅乎說讀爲稅舍息也

鄭注譽繩也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 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孔疏前經君子不用虛言故此經明言當以實其事稍殊故言子曰 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杜注云繩譽也繩既訓爲譽譽亦訓繩鄭注

以爲此解 曹風蟋蟀之篇刺曹君之詩言曹君好潔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臣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則引詩斷章取義不與詩相當言虛華之人心憂矣我今歸此所說忠信之人引之者證疾其虛言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力可以周人之窮則不徒問其饑寒而必有以衣食之勢可以進賢則不徒譽而已必有以爵祿之徒問徒譽而無實以繼之則誠心不存已則不誠而責人之誠難矣故曰君子不以口譽人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五

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詩刺曹君不脩政事好潔其衣服飾其外而無實民將去之求其所當歸者如口譽無實不可使民信也

嚴陵方氏曰不以口譽人則言之所與必發於心不止於外貌故民化之而作忠若問人之寒則衣之之類皆非口譽之事也口譽者內外之不相應也

馬氏曰君子之譽人不以口而身必致之也不以身致之則是顯譽於人陰棄其身而民亦趨於僞矣新裁要知不以口譽人如何民便作忠人實有是善者君子不徒稱揚之必舉而加諸上位以副吾好德

之心此念何等忠實所以民化之務爲忠實之行不爲尚口之窮也稱人之善則爵之正不以口譽人之事問人寒二段作客辭引起之耳

說約此言君子善善之道首句今稱人之善則爵之意譽字只當稱字看作忠只是實心爲善耳饑寒二句乃例辭稱人句正是不以口譽人之實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而謂於我舍息之正不以口譽人意也纂訂君子不徒以口譽人而有樂善之實則民作忠中心勸於善矣注稱善過實不是正解蓋人實有是善君子必舉而加諸上位以副吾好德之心故民勉

禮記詳說

卷百半

表記

美

於爲善若只忠實不爲尚口之窮此說尚淺也詩曹風蟋蟀篇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說乎說舍息也舍息則衣食在其中而爵可例推合參譽不以口則有實惠矣故民化之亦實心爲善也君子於人之饑寒尚不空問况善乎稱善則爵所謂不以口譽也曹風蟋蟀之詩憂昭公無所依而謂於我舍息之正不以口譽人意也按引詩舊說作疾虛言以證口譽之意近講歸說作實意以證不以口譽人亦通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

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

不思亦已焉哉

陳注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諸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

鄭注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此皆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

禮記詳說

卷百半

表記

毛

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孔疏前經明其言當實此明言若不實則怨及身口惠而實不至者言口施恩惠於人而實行不至人則怨之故言怨菑及其身也諸謂許人之物責謂許而不與而被責若其有物許人不與被責也已謂休已寧可有發初休已不許而被怨許而不與其責大發初不與其責小衛風氓之篇也婦人被男子所誘在後色衰見棄追恨男子云初時與我言笑晏晏然和悅也信其言誓旦旦然相思懇誠也不思其反者謂今男子不思念其本恩之反覆是男子不

思之事如此則無如之何亦已焉哉言恨之甚也引者證許而不與被人所怨也

藍田呂氏曰問人之饑寒而不衣食之特問之無誠而已至於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之大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危國亡家之本此怨苗所以及其身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有求而已之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其言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詩刺夫婦失道中絕無信婦怨之辭也故取以證之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天

嚴陵方氏曰口惠者始終之不相副也

說約此言君子不輕許人所以求處情也首二句只原輕諾之當戒以起下意君子與其二句緊承一串說言與其以諾受責實以已致怨也何也義不當與而信不可失故只於諾上已上論可否不於責上怨上較輕重也不必說到怨小責大

纂訂此見君子貴實惠也爲輕諾寡信者戒口惠泛說不專著稱善以已怨形容諾責決不可也引詩以明諾責之意 夫子曰今有人焉口惠於人而實則不至人將怨之而苗及其身矣此下方著君子說諾

而不踐則人責之已而不諾則人怨之二者均得罪於人也然諾責者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已怨者始雖拂人意而終不害乎信是以君子寧爲此不爲彼也下已怨已字對諾字看盡力不及不能強副義不可不宜傷惠非故意不許也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言笑以成信誓不思其反覆後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亦已而已矣此詩之本解引以見人當慎始不可輕諾也新旨與其二句就君子心上酌量說有不尚口惠意引詩前二句見諾意後二句見責意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天

按已近實不悞人事雖當下亦怨而其怨淺諾則出於欺詐後來悞人之事而其責深呂氏分大小可用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陳注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即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否則爲無稽之言矣 呂氏曰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以爲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將之情疏貌親主於爲利亦欺人之不見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是皆穿

竈之類也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爲不義故所以爲穿竈也 石梁王氏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

鄭注巧謂順而說也

孔疏此經更申以情行相副故稱子曰 君子不以色親人者謂不以虛僞善色詐親於人也 言情疏貌親而心不慤實恆畏於人譬之於細小人則穿竈之盜也許慎說文云穿竈者外貌爲好而內懷姦盜似此情疏貌親之人外內乖異故云穿竈之盜也與既稱情疏而貌親故更明情貌相實所以重言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十

表記

三

也 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竈之盜也與孟子曰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竈之類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爲不義故所以爲穿竈也禦人國門之外盜也穿竈亦盜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不義也色厲而內荏以言不言飭人亦不義也盜與不義小大雖殊其爲盜與不義則一也此章言其言欲信而已事君接人其義一也又欲言之順而說故曰情欲信辭欲巧以

結之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蓋事於顏色者誠有所不足故鮮矣仁然爲辭令亦君子之所務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非惡言之巧也惡巧言之害仁者爾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親人也以德故曰不以色親人貌雖親而情實疏則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竈之盜也穿竈者穿垣墉而爲之盜也君子情非苟動也將以有所示辭非苟出也將以有所治內有情之信而外有辭之巧又何害其爲仁乎此所以先言情欲信而後乃言辭欲巧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

表記

三

馬氏曰君子不以色親人者以其有相愛之情出於中愉色婉容見於外蓋真積於內然後誠動於外故君子不以色親人而慮情之不信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君子所恥也

延平周氏曰於內則情欲信於外則辭欲巧者君子之道也苟止於辭欲巧豈君子乎

金華應氏曰情之所蘊必隱惻而盡其情辭之所發必委曲而中其節

講義情必欲其信如真喜未笑而和真怒未發而威真悲未泣而哀所謂信也此所以篤實乎其內辭必

欲其巧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皆以其背違正理而各得一偏
尚得爲巧乎譬之大匠必合規矩以爲方圓然後得
謂之巧也此所謂輝光乎外也

新裁君子持己之道二情欲信者好善惡惡之意欲
其皆誠也辭欲考者考古立論之言欲其有稽也
說約此俱就接人說情欲信二句重上句方與上有
情

纂訂首三句君子待人之道末二句君子持己之道
惟持己有道自無待人之失矣情疏二句緊接上句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三

正見以色親人之不可也 穿窬之盜句要說得貼
合蓋穿窬爲惡於內而詐善於外亦與人外合而中
離也恐人之見其情又何異穿窬之盜不必說到爲
不義之事上此說較細情欲信情即相接之情當信
而不可僞一云情欲信情字又在外面說從色字生
來與上文情字不同欲信者好善惡惡欲其皆誠也
此情親先一著工夫亦通辭欲巧句依注巧當作考
一云情之欲信正猶辭之欲巧一云巧如字解欲和
順美巧不違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一云於內則情
欲信於外則辭欲巧俱不可從

新旨色與貌字一類看情疏句正是色親人者情欲
信二句正不以色親人之事 士君子以道義親躬
以名節自植豈以顏色親厚於人蓋以色親人則中
情實疏而外貌徒親欺人不見在小人則穿窬之盜
也與然則如何而可必也情欲其信實無欺乃其發
之爲辭則欲其考法古昔不爲無稽之言也豈有深
情其中而厚貌其外者邪
按情信辭巧二句相兼亦說得無病而陳注巧作考
今從之似與上文無關合 辭巧是色親人一套事
而情信則不爲色親人備一說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三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
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
襲也

陳注不相襲說見曲禮 劉氏曰此段經文言事天地
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呂氏以爲冬
夏至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立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
可犯此素定之日非此則其他自不可違卜筮也然曲
禮止云大饗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元
亦如之太卜大祭祀祗高命龜春秋魯禮又有卜郊之
文郊特性又有郊用辛之語是蓋互相抵牾未有定說

又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之文善人有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太卜又凡事泄卜又如外事用剛曰內事用柔曰而特牲社用甲召諸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絜祭歲凡此皆不合禮家之說未知所以一之也姑闕以俟知者

鄭注言動任卜筮也神明謂羣神也 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曰與牲尸也 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孔疏此以下至於篇末總言卜筮之用 三代明王者謂夏殷周 皆事天地之神明者謂祭祀天帝及

禮記詳說

卷百十

表記

筮

諸神明也無非卜筮之用者言皆須卜筮唯九月大饗帝於明堂不用卜也故曲禮下篇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以其總饗五帝不知主何帝而卜之故不卜矣所以必須卜者不敢以其私褻奉事上帝故皆卜之也 冬至謂祭圜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夏及四時皆卜者按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曰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云祀大神祭大元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圜丘大元則夏至祭方澤按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三正則知

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卜曰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按周禮祀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唯解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曰與牲尸者按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按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 大事則卜小事則筮此解經卜筮不相襲之事既大事卜小事筮是二者不相因襲也此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守也其實是中事對小事為大耳小事

禮記詳說

卷百十

表記

筮

則筮者若周禮善人有九筮筮更筮咸之屬是也此與曲禮文同而注異者各隨文勢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之神明者天之神地之明也莊子曰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然郊特牲言郊明天道社神地道者蓋以天之神故有郊以明之以地之明故有社以神之也且卜筮所以事天地事天地者莫大乎郊社故必以神明為言自八卦畫於伏羲土兆起於顓帝瓦兆起於堯官占見於舜則卜筮之用其來尚矣而此以三代明王為言者蓋五帝以往則質質則於卜筮宜略三王以來則文文則於卜筮宜詳以

其詳故無非卜筮之用也於三王言無非卜筮之用則知五帝有非卜筮之用矣私褻事上帝者徇已所欲之謂私交物無節之謂褻卜筮則於神明有所質於時日有所擇上帝天神也不及地元者以天神之尊尤不宜以私褻事之故不犯日月者守日月之常不敢犯而越之也不違卜筮之告不敢違而戾之也若郊之用辛社之用甲見不犯日月也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是不違卜筮也故先言日月而後言卜筮焉大事有時日即郊社之類是矣馬氏曰傳曰聖人不煩卜筮聖人於事可以默決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卒

表記

三

於心而不煩於卜筮也然則三代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者蓋不敢以私褻事上帝也祭義曰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與此同義龜動物也可以知象著植物也可以知數郊解事謂祭祀卜筮之用謂如擇日擇尸擇牲之類不犯日月謂不以他事妨祭之日月也不違卜筮謂卜筮既定則不敢違不相襲謂卜則不筮筮則不卜新裁要得不敢私褻意以事神明者就聽命於神明使公而敬矣昔者三代明王之有天下郊報天社報地皆事天地之神明凡祭祀之物必決諸卜筮者

何哉以天下至尊者上帝惟誠可以事之事必詢卜筮者欲以敬事之而不敢以私褻事之耳是以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他祭之卜日者不敢犯此素定之日月否則寧非褻乎且卜筮協從不敢有違違則褻也卜筮不吉不得相襲襲則褻也此誠敬以事上帝三代相因而不改也

說約此郊社之敬也皆事天地神明二句以奉祭之致敬言皆字有相因不改意用卜筮句是行禮不苟正見敬處不敢以私褻事上帝是明其意此句最重私褻反不敬看蓋不用卜筮便是出己私而簡褻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卒

表記

三

下三句緊承此句說去申其實也皆見不敢私褻意纂訂皆事天地之神明略斷無非卜筮指牲物言不敢句原其意是以就承上文來不犯日月只說期有素定當用一固字作引起語下不違不襲又是用卜筮之敬正申其實也夫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祀天地之神明其牲物無不卜筮而用之者蓋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凡以明有敬也惟其如此是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日月素定而他祀固不可犯矣至於牲物則不違卜筮卜筮又不相襲也其敬為何如哉

按呂氏所辨甚有理而難爲折衷記禮者參錯不同各據所見而然也 據時講只以下筮牲物言而以不犯日月作見成至不違下筮方是卜筮之用雖淺而文義可無礙 或謂日月須擇不可犯不吉之日月故不可違卜筮以擇其吉不相襲只是不吉不可再三瀆用此與常說異備之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陳注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外剛內柔見曲禮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美

詳文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禮樂齊盛之下以其一舉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順也

鄭注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 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 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 牲猶純也

孔疏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既有常時常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也故曲禮篇云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又祭統云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是雖有常日猶用卜也 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此經皆論祭祀之事故解小事云有小

事於小神其實周禮小事非唯小祀而已既云小事用筮而大卜云凡小事蒞卜者彼謂大事中之小事非此之小事也 先師以爲祭天而用辛雖外用柔日祭社用甲雖內用剛日殊別於四郊之祭言用剛柔之日不可與四郊同今謂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者謂四郊之外爲外事若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之屬是也四郊之內爲內事若郊之用辛及宗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故言別於四郊外內別謂限別以四郊爲限

藍田呂氏曰大事有時日者時如啓蟄而郊及四時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美

宗廟之祭之類日如郊用辛社用甲之類有是時日以上中下三旬而卜之小事無時日有筮者若非時有所告及祈禱之類皆無定日必筮而用之也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鄭氏謂事之內外別乎四郊蓋以郊外事也反用辛社內事也反用甲故謂郊在四郊之內同內事故用柔日之辛四郊之外乃爲外事故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然考是說社乃內事而反用甲說亦未可行蓋所謂內事外事分別剛柔汎言眾事爾如郊用辛社用甲自別有義難以剛柔取類也又言不違龜筮者前所謂大事

小事及後所謂內事外事皆不可違卜筮故重言之
嚴陵方氏曰大事前期而定故其時日有常小事臨
機而作故無時日曰有筮則無卜可知小事有筮則
大事有卜又可知且大事以時日爲先故不言卜小
事以時日爲後故必言筮意各有主然卜雖主於大
事而小事亦有時乎用卜大卜所謂凡小事泄卜是
也筮雖主於小事而大事亦有時乎用筮筮人所謂
凡大事先筮後卜是也凡特言卜則筮從之可知若
所謂卜日卜牲則知其亦筮矣凡特言筮則卜不必
從若所謂筮日筮賓則卜不必從矣要之大事以卜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罕

爲主小事以筮爲主爾卜筮不相襲與外事用剛日
內事用柔日並見曲禮解 牲牲天產齊盛地產禮
者威儀樂者節奏於物則有天產地產於事則有威
儀節奏事物雖盡苟或有違於龜筮焉又烏能幽無
鬼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乎故先王之於祭祀不特
卜日而又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牲也違龜筮而百
姓怨者書不云乎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以鬼神依
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所怨可知
馬氏曰外事陽也而剛亦陽也故用剛日內事陰也
而柔亦陰也故用柔日以郊爲外事矣而用辛以社

爲內事矣而用甲說者以天地至尊之祭不可同於
外內其說似得之矣

石林葉氏曰牲牲親卜之禮樂親序之素盛親俱之
明薦以德則無害於鬼神故祭則受福無怨乎百姓
故得其驩心然先鬼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爲主
新裁牲牲禮樂素盛在不違龜筮之外若作一意則
禮樂素盛何以卜爲只是此等儀物皆備而所用之
時日又不違乎龜筮也甚有理 彼祭事一聽乎龜
筮神人之心無不順也郊社大事有一定之時日不
用卜矣祭羣神之小事無時日也必於筮而用之故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望

祭山川社稷之外事則用剛日祭宗廟之內事則用
柔日皆決之卜筮也不特此也凡祭祀牲牲之物禮
樂之陳素盛之品而皆不違此龜筮也夫時日也牲
牲也禮樂也素盛也一聽命於龜筮而不敢以私襲
事之如此是以神歆其誠錫之以多福而災害不生
百姓亦因之享平康之福有熙熙之樂而何怨恨之
有神人之心其咸順矣
說約此言祭祀一聽於龜筮而神人俱順也大事二
句不平重有筮一邊外事一句指筮日說不違句仍
屬上文言剛日柔日皆不違此龜筮時日既卜而以

牲牲禮樂齊盛者屬之於神明是以神歆其誠而災害不生人悅其誠而怨恨不作也若依注不違句在齊盛之下則禮樂齊盛未聞有卜而用之者此說是也

纂訂此承上文祀天地而並及之只重在小事上下而外事內事都以小事言大事一句意重有筮一邊筮兼卜在內不違龜筮依注在齊盛之下時日與牲牲等物皆聽命於龜筮而不敢以私褻則神人之心皆順此是卜筮之效

按此與上節合看大事有時日不用卜筮小事無時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聖

日用筮亦或用卜所筮者即剛日柔日也不違龜筮移齊盛下為順牲用卜筮禮樂齊盛四字帶言上言卜筮用曰下言卜筮用牲似可分兩層看然是因筮日而帶言牲說約可從但皆注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陳注富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以迄于今明其祿及子孫也

鄭注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恭儉者之祭易備也

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

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

孔疏以前經明不違卜筮動合神明故此經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富備也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以后稷祭祀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子孫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所以尊后稷配天者以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域祭祀於天而事皆合禮庶幾無罪過悔恨故迄至於今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

嚴陵方氏曰其辭恭則物雖薄而誠足以饗神其欲

禮記詳說

卷百平

表記

聖

儉則物雖少而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且恭則不悔儉則不奪不侮則無害乎鬼神可知不奪則無怨乎百姓可知若是則幽無鬼責明無人非德之盛也盛德必百世祀故其祿及子孫不亦宜乎外則其辭恭則其心敬可知內則其辭儉則其用節可知矣

新裁后稷之祿及子孫根本還在欲儉上蓋易富辭恭不過是儀物祝贊之閒其遺澤猶小可至他精誠一念惟欲以我之孝心達於始祖更不多一雜念儉者此欲收斂凝聚精神不散越之意這念頭豈不是

子孫興王根本 聖人一身而祖考賴以饗焉下而子孫賴以保焉皆卜於祀典中而其本在一念之欲也惟后稷之祀帝嚳也雖嘗盡心焉以具物而亦未嘗遠取乎難繼之物是語備者莫易於此矣雖嘗有辭以告神而惟達吾忱悽慘之念蓋語恭者莫過於此矣由其存而爲欲惟求孝敬達吾祖考不妄有所欲以俸多福之集也聖人祭盡其誠如此初何心於祿及子孫也然意愈簡約則潛通於祖考者愈真希冀益澹泊則永錫於祚胤者益厚在昔后稷嘗受祿矣今則由父而子而孫天眷引之而弗替始

禮記詳說

卷百十

表記

罍

封於郕特邦君耳今則由家而國而天下王業至今而益昌詩不云乎后稷兆祀云云于今罪悔曰無無多欲之悔也迄于今言無欲之流澤遠也是周家八百之基皆后稷一念之精誠所培也詩人之意其有以哉

說約易富剔起辭恭欲儉兩平對看總之皆祭盡其誠也 祿及子孫就武王有天下說言神格鬼饗由是及子孫而宜君宜王引之弗替也引詩以無罪悔明祭盡其誠以迄于今明祿及子孫之意 纂訂祀指后稷之祀帝嚳言三段總一誠字盡之后

稷初封於郕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無罪悔言兢兢業業惟恐有罪悔也以迄于今在祿及子孫上看祀在誠不在物有恭敬之祝辭則誠足以饗神無求福之大欲則誠專於報本故不美多品其易備也以此庶無罪悔無多欲之悔也以迄于今無欲之沛澤遠也

按易富是引起語不在物之多品故易備辭恭欲儉平列爲是然二意亦可相形辭極其恭惟恐神不饗而無以祭求福之心便是欲儉然自可格神降福而祿及子孫也無罪悔兼辭恭欲儉時講專重欲儉覺

禮記詳說

卷百十

表記

罍

偏 儉新裁作凝聚精神失之深只是無奢望之意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下宅寢室天子不下處大廟

陳注龜策之爲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故言大人之器也以其威敬而不敢玩褻故大事則用小事則否天子無筮惟用卜也而又云道以筮者謂在道途中則用筮也守筮謂在國居守有事則用筮也龜亦曰守龜左傳國之守龜何事不卜非其國不筮謂出行在他國不欲人疑其吉凶之間也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處之地慮他故也大廟天子所必當處之地故不卜也

鄭注言其用之尊嚴 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 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 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 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宗廟吉可知孔疏以上經明在國內事上帝神明及國內諸事無非卜筮之用此一節更明天子諸侯用卜筮有出行之義 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 天子既

藍田呂氏曰大人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故大事則不筮小事則不卜朝聘之饗昏冠之禮醴皆用祭器燕則不用也天子無筮者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卜而不以筮至於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龜當敬而不可褻也故曰天子道以筮諸侯卑於天子在國中居守有事則筮降於天子之用龜也至於出竟則不筮蓋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且辟天子也故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小宗伯云凡建國左宗廟右社稷則宗廟有定位雖天子不卜惟宅寢室則卜之蓋寢室爲人君之居不可以不敬以求祐於天故必卜嚴陵方氏曰威之則不敢玩敬之則不敢褻若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是也天子無筮者非無筮也以守大事之卜爲稱在小事之筮不足以有爲也故諸侯有守筮者非無卜也以不足於大事之卜其所有而守之小事之筮而已爲其降於天子故也下云天子道以筮則天子非無筮也明矣又云諸侯卜宅寢室則諸侯非無卜也明矣天子道以筮者以其在道遠於事而不暇卜故也卜宅寢室者諸侯受封乎天子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以其於事爲

大故也

江陵項氏曰天子無筮以下語多交互難通當爲之解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筮輒不出國是以有守筮天子所在爲家雖在道亦以筮故無守筮凡爲宮室者寢室宅其中宗廟處左卜室者卜其中而已中定則左右可知故但卜寢室之所宅不卜宗廟之所處雖天子之廟無卜也諸侯以下可知

郝解大人之器龜策也威敬猶畏敬不敢褻也天子無筮有守龜龜重也諸侯守國以筮天子在道路則用筮諸侯在他國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國也雖不

禮記詳說

卷百十

表記

吳

筮猶必卜其所居之寢室防意外也宅居也天子在外不卜宅惟處於諸侯之大廟卜筮先王所以一人心決猶豫事有典常則不卜筮魯郊卜非禮也記云大事有時日又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曲禮大饗不卜而周官大宰又云祀五帝卜日祀大神元亦如之曲禮爲正筮法詳周易卜不見於經而世以草木無知龜有靈故春秋傳謂筮短龜長記言重卜附會耳周禮亦先筮後卜要之聖人所爲自信者在龜亦不在筮其所以爲眾人信者於龜近於筮遠筮非知易者不能占也

新裁威敬就龜筮之本體說 彼龜策之爲物先王

以寓神道之教是謂大人之器是器也懷乎神明之在上有威可畏而不可玩確乎吉凶之不爽有德可敬而不可褻威敬如此用之可無辨乎天子有事用卜而不用筮以龜重於筮也諸侯居守有筮而不用卜嫌與天子同也然天子豈不用筮哉出行在道則以筮以龜之不可褻也若諸侯出而非本國則吉凶之問適以起惑而筮不敢用矣豈得以守筮者律之諸侯豈終不用卜哉卜所宅之寢室致其慎也若天子之在侯國則大廟之處自有定禮而卜不必用矣

禮記詳說

卷百十

表記

吳

又豈得以宜卜者律之此天子諸侯因其威而威之因其敬而敬之者也卜筮爲大人之器信矣說約此言卜筮之當尊也器指龜筮謂之大人者以先王神道之教所由寓也威敬是器之本體非人去威敬之也天子無筮以下緊承唯器之威敬故天子諸侯必酌所用之宜也天子體尊在國有事皆卜而不以筮也諸侯體卑在國有事則用筮而不卜也天子雖不筮至出而在道則以筮焉以龜當敬而不當褻也諸侯必以筮矣至出在他國則不筮蓋不示人以吉凶之疑也諸侯雖不筮他國然在他國寢室之

宅必謹他故之防而用卜以擇所居之地天子雖筮於在道然適諸侯之國則惟處大廟之中而不卜總見用卜用筮之異宜敬畏之至也大抵龜卜筮筮天子諸侯皆有之此亦就大略言耳

纂訂大人卽注聖人不作兩樣天子二句或用卜不用筮或用筮不用卜下四句是不用筮者有時而用筮用筮者有時而不用筮不用卜者有時而用卜用卜諸侯有時而不用卜用此器有辨正可見威敬處非威敬之實也 威敬不著人說只言龜筮之體注中玩字從威生來襲字從敬生來天子無筮二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表記

辛

此因分而異藏其常也天子道以筮四句此因分而異用其變也其因分有辨正是因其威敬而不敢玩褻處屬天子諸侯說

按此節分卜筮之用不可信記禮者據所見云然耳質之他處難合天子無筮二句以在國言天子道以下以在外言卜宅寢室承非其國言處大廟承道在他國言 威敬言可畏可敬也宅居也謂所居之寢室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陳注敬其禮故用祭器敬其事故詢龜筮不瀆不褻以其敬故也 疏曰敬事君長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之於大國

鄭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 用龜筮問所貢獻也 言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

孔疏君子敬則用祭器者猶事稍異於上故更稱子曰敬則用祭器者言慎重其大事心有恭敬則用祭器言慎重其事也 是以不廢日月者總明朝聘之時依其日月 不違龜筮者謂貢獻之物必先卜筮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表記

辛

而來 所以朝聘之時必須如此者以恭敬事其君長不敢褻瀆故也君謂天子言長者兼諸侯相朝小國之於大國也 其上爲此相敬不褻瀆於民言以直道接民 下不褻於上者謂以正事上不褻上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一也故敬則用祭器以事鬼神之敬敬之敬之至也敬則用祭器則私褻之用皆以燕器如敦牟卮匭之屬是也不廢日月者事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觀宗遇一日之有朝夕不敢廢也不違龜筮者敬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事天地神

明言不犯日月者以有素定之日而犯者他祀之下日不可犯也此云不廢日月亦有素定之日當行之而不可廢也如此則上之待下下之事上莫非敬也故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所以事神燕器所以事人以事神之禮事之則敬可知也不廢日月不違龜筮凡以致敬而已故推此道則臣足以事其君幼足以事其長故曰以敬事其君長上不瀆於民者不爲民所瀆也下不褻於上者不爲上所褻也

新裁君子指諸侯及小國之君言敬字提起貫下來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表記

重

則敬其庸用祭器是也往則敬其事詢龜筮是也諸侯之於天子小國之於大國皆所常用敬者也是故禮之當敬者莫如天子之適諸侯大國之適小國君子則敬其禮而陳祭器以設燕饗焉事之當敬者莫如諸侯之朝天子小國之聘大國君子敬其事故擇日月而假諸筮龜焉於以嚴上下之分而諸侯敬事其君明大小之等而小國敬事其長也君子盡敬於君長其效豈不獲敬於上下哉以君子對民言則君子爲之上也民則觀我之敬上而興敬於我是我爲上不爲民所瀆也以君子對君長言則君子爲之

下也上則感我之敬彼而施敬於我是我爲下不爲上所褻也此孰非我之敬禮敬事者感之乎

說約在君長截上論君子致敬於所尊下言獲上下之敬也敬字提起下二句緊承分敬禮敬事兩平敬事君長句是明其故君長指天子及大國之君言用祭器是敬彼之來不廢日月二句是敬我之往上句上字指諸侯小國下句上字指天子大國蓋諸侯小國對民言則爲上對天子大國言則爲下也不廢不違申說龜筮即指日月而言不廢者如期而往也不違者擇吉而往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表記

重

纂訂常說以首君子指諸侯及小國之君說敬用祭器指諸侯饗天子小國饗大國說不廢二句串看指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說雖有則字是以字定作兩對其沿已久近云如此說則是以二字無著落當以首君子指天子及大國之君說用祭器者主人敬賓變其常禮而用祭器以燕饗之此天子諸侯爲主而待來朝之賓也是以諸侯之爲賓者不廢云云首二句不重引起下文也不廢以下只承諸侯及小國之君說不與首句相干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燕用祭器則變其常禮矣君指天子長指大國之

君不廢日月以守朝見之期言不違龜筮以下貢獻之物言一云只作擇日月以見君亦可

按開首敬字便照下敬事字一樣看來則致其敬如此則往不可不敬故用是以二字接上說不廢日月不違龜筮是一事謂擇日月用卜筮也敬事總承兩意重朝聘邊不瀆不褻謂不見瀆不見褻也二句總以君子言對民爲上對君長爲下

緇衣第三十三

陸氏曰鄭云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爲其名也緇衣鄭詩美武公也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粢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

爲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錄屬通論

朱子曰緇衣兼惡惡獨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於勸善無心於懲惡也

藍田呂氏曰此篇大旨言爲上者言行好惡所以爲民之所則倣不可不慎也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

長樂陳氏曰緇衣朝服也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國人宜之故爲之製緇衣焉其詩之辭每章而每加者以明善善而無已也人君好善如是則人將輕千

里而來矣是則緇衣之善豈特當時以爲宜而天下後世亦宜然也故記者取詩以名篇

嚴陵方氏曰此篇凡二十四節大抵多明人之好惡人之所宜好者莫如賢所宜惡者莫如惡緇衣好賢之詩也經正引此故以名篇

郝解緇衣取好賢如緇衣語名篇相傳爲公孫尼子所作依倣聖言而味淺旨不醇引詩書無自得之趣信作聖人語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陳注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二

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鄭注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孔疏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曰餘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宜異故也爲上謂君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爲下謂臣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緇衣而入文不先云緇衣者欲見君明臣賢如此後乃可服緇衣也

長樂陳氏曰爲人君止於仁故易事爲人臣止於忠

故易知上以仁待下下以忠事上則刑不煩者固其宜也苟爲上者不以仁恕下依勢作威而下有難事之勞爲下者不以忠衛上匿情詐行而上有難知之病此刑所以日滋也

長樂劉氏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正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爲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石林葉氏曰君以恕使人而易事臣以忠事君而易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三

知則刑之所施者簡故不煩

廬陵胡氏曰上難事則必淫刑以逞下難知則懷姦罔上之獄煩矣

郝解上易事則民不欺下易知則君不疑如是則刑可不用矣

新裁上易事下易知只是一箇不用機心若機心一動則上之待下有許多牢籠駕馭承事者竟不知君心所向何在安得易事事之難爲下者不得不巧於逢迎深於藏匿惟恐吾君洞見我之心事則待我愈疑而愈難於把握胡得使上易知如此上以深文鉗

制其下而日不足下日求免於罪戾而益不免刑豈
不煩乎全重在易事邊 爲人上者至誠以御下而
好惡喜怒一皆當理則民以其所好惡喜怒者事之
而卽慊其意不必曲爲逢順而後可豈不易事由是
下之於上也貌服從心亦服從觀其貌可以知其心
矣不必苦於推測而後見豈不易知

說約此言上下一於誠而化洽也上指君下該臣民
易事上易爲下所事易知下易爲上所知易知承易
事不煩承易知要得一串意

纂訂此節通在好善去惡上說庶於刑有情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四

新旨此節論刑清之化起於君心之好信重人君心
上易事故易知易知故不煩須遞下一串看 刑罰
者治之具而清濁之原起於君心苟爲上者以信待
下好善惡惡一出於誠使天下曉然知君心所向是
上易爲下所承事也上既易事則下亦心上之心遷
善去惡知所趨避內無機心外無機事君不患知下
情之難矣夫刑罰本以禁奸下既易知則無懷奸挾
詐之失刑威法制懸而不用何用此煩瀆爲信乎民
不可以術馭而可以信孚也

按注疏以下爲臣呂氏以下爲民時講兼臣民亦可

上易事則下易知下易知則刑不煩串下爲是 好
信用情引論語以明之活看理方全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
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陳注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
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國詩作邦 呂氏曰好賢
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
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故曰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
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
而民自畏服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文王好惡得其正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五

而一出乎誠心故爲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
也

鄭注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
公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言
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
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
取彼譏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
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 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
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文王爲政克

明德慎罰

孔疏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爲民下所信
縹衣朝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縹衣素裳鄭武公桓
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願君久留
鄭國服此縹衣服敗破則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
歌此詩是好賢之詩也詩人以縹衣爲鄭風之首故
云好賢如縹衣也 巷伯亦詩篇名也巷伯是奄人
爲王后宮巷官之長故爲巷伯也幽王信讒寺人傷
讒而懼讒及己故作詩以疾讒也其詩云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縹衣

六

是惡讒人之甚故云惡惡如巷伯也 則爵不瀆而
民作愿者此解好賢也瀆瀆也愿愿也君若好賢如
縹衣則爵不瀆而民皆謹慤也 刑不試而民咸服
者此解惡惡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刑措而
不用民皆服之 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辭儀象
也刑法也乎信也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而行之
則天下萬國無不爲信也言皆信敬之故云萬國作
孚猶文王明德慎罰爲民所敬信引之者證上爵不
瀆刑不試也

藍田呂氏曰縹衣美鄭武公之詩也父子並爲周司

徒善於其域國人宜之縹衣者武公所爲周家卿士
之服也武公之爲卿士國人宜之其愛之之深欲武
公長爲卿士雖衣見其敝我將改爲館之食之惟恐
其去好賢之至者也巷伯寺人傷於讒之詩惡惡之
至者也餘見注

嚴陵方氏曰若巷阿之求賢則好賢非不誠矣巧言
之傷讒則惡惡非不至矣此止言縹衣之好賢特諸
侯爾以諸侯好賢若是之誠況於王天下乎巷伯之
惡惡特寺人爾以寺人之小臣惡惡若是之至况於
卿大夫乎此所以特引二詩而明之也觀縹衣之詩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縹衣

七

始言敬予又改爲中言又改作卒言又改造蓋其好
賢之禮有隆而無殺也茲非好賢之誠乎巷伯之詩
先之以投畀豺虎繼之以有北終之以有昊蓋其惡
惡之心有加而無已也茲非惡惡之至乎好賢必人
人而爵之則爵有所不勝勸惡惡必人人而刑之則
刑有所不勝威惟如縹衣之好賢爵雖不瀆而足以
使之作愿如巷伯之惡惡刑雖不試而足以使之咸
服不瀆者未至於不試也蓋爵所以勸特在乎無所
瀆而已刑所以畏必期乎無所用焉作愿則其愿由
好賢之所興咸服則其服由惡惡之所感作猶詩作

人之作威猶易威亨之威

馬氏曰爵所以致好而使民遷善之具刑所以致惡而使民遷罪之具好賢之至則致好之具亡而民自遷於善矣惡惡之至則致惡之具亡而民自遷於罪矣

石林葉氏曰緇衣好賢之至也好之至則民自勸而爵不漬巷伯惡惡之至也惡之至則民自懲而刑不試然孔子嘗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此言作愿者蓋季康子所問者民服而已此別而言之作愿者言其勸之於內也

禮記詳說

卷一更卒

緇衣

八

新裁如緇衣如巷伯只是言好惡之極誠意好惡兼有用舍予奪在作愿者樂於爲善人人有緇衣之心也非徒謹厚之謂威服者畏於爲惡人人有巷伯之心也非止懼刑之謂

說約此見好惡之當誠也緇衣之好賢改衣於既敝之後授餐於適館之餘好之之誠也巷伯之惡讒既欲投畀於豺虎又欲投畀於有昊惡之之誠也如是則儀刑有本而民無不化不必爵以舉賢而自樂於爲善不必刑以禁惡而自懲於爲惡作愿只誠心爲善以副上好賢之願不可作謹愿之愿爵則不能不

用故但曰不漬刑或可以無用故遂曰不試儀刑與兩如字相照文王與緇衣巷伯相照作孚與作愿威服相照

纂訂儀刑二句詩言成王儀刑文王故萬邦作而信之注謂文王爲天下之所儀刑便涉作孚意矣子
曰人君雖好善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賞不勸雖惡惡而無誠惡之心則雖刑不懼好賢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起愿惡惡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不必刑罰之施用而民畏服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蓋惟能

禮記詳說

卷一更卒

緇衣

九

取法乎文王故萬國作而信之人能取法乎緇衣巷伯有不作愿威服者哉
按作起也民皆興起爲愿謹之行愿不僅說心威服只是皆服不必如方氏作威字看引詩只證上意不重文王 孔疏萬國無不爲信則作孚作字不著力時講與作愿作字例看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

世也

陳注遯謂逃遯苟免也 應氏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

石梁王氏曰做論語爲此言意便不足

鄭注格來也遯逃也 泣臨也孫順也 甫刑尙書

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

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

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

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孔疏此一節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 格來也君若

教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緇衣

十

恥且格 尙書呂刑之篇也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

呂刑匪非也言苗民匪用命者命謂政令言苗民爲

君非用政令以教於下 制以刑者言制御於下以

嚴刑 唯作蚩尤五種虐刑自謂爲法 以此之故

民皆有怨惡之德起倍畔之心 而遂絕其世也者

言三苗不任德遂被誅而絕其世也

藍田呂氏曰德以道其心使知有理義存焉禮以正

其外使知有所尊敬而已知有理義知所尊敬則知

所以爲善爲不善然後其心知止於是而不欲畔而

之他也不善之名雖愚不肖者恥之如使民心知所

以爲善不善則畔而之他者眾人之所恥眾人之所

恥雖愚不肖者亦將不欲爲矣此孔子所謂有恥且

格格者正也政者所以禁民爲非刑者所以懲民之

爲非禁也者非能使之知不善而不爲亦強制之而

已懲也者非能使之知恥使之知畏而已故民非心

悅而誠服欲逃其上而不可得此所以有遯心孔子

所謂免而無恥者也德禮所以正其本本立則未不

足治政刑所以齊其末苟無其本則法不足以勝姦

我待之以愛則彼必親我待之以信則彼必不信我

待之以恭則彼必能遜此人情之常然况君民之閒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緇衣

十

乎故子愛恭信亦以德示之而已恭以泣之亦以禮

先之而已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蓋高辛氏之末諸侯之國有三苗者民不用

上之命君無德以教之惟制以刑作五虐之刑謂殺

戮及刑則桀黠也民愈爲惡德不可止遂至於絕其

世書所謂民興胥漸泯泯禁禁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又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

世在下是也

馬氏曰德者所以養人於中而外有正則又以

禮齊之此順其性命之理而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

政者所以率人於外而內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遜心先王之爲治亦未嘗廢其刑政者蓋有德禮以爲本而以刑政爲之助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言愛之如子則民親之如父母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遜心者與夫上好信則民用情上好禮則民易使同意也

石林葉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也強其必從故有遜心遜言其藏也心藏於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緇衣

三

之嚴而已仁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泄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

新裁此正格心之法也子愛信結恭泄總是德禮親之不倍遜心皆是格心手錄云子愛而有節即是齊禮信結而有禮即是齊禮恭泄而有度即是齊禮說約此言治效之異示人君深探其本也一節意以中段爲主首段引起而以後段反證之也子愛信結恭泄不可分貽德禮只渾言德禮親之不倍有遜心俱要見爲善意出應有格心親之則致行己以悅

其上不倍則固於爲善遜則遜其志於善也苗民以下只言齊之以刑而民遜心下則民惡上則世絕也子愛信結恭泄俱貼教說方爲申言德禮

纂訂以中段爲主以首段引起而又以末段反證之雖中段申言德禮之效末段申言刑政之報還分賓主爲是前兩段只見得民心繫於所感君民一段著實在君身上又是一番說話非德禮之實也未則引言以見其當子愛云云也以子信恭應德禮亦只大概說不必分子愛信結爲德恭泄爲禮一云子愛六句當在德禮後一層蓋德禮而民有格心只須子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緇衣

三

愛信結恭泄矣焉用政刑此又費會折勿從民親不倍遜心俱有爲善意子曰德者所以養人於中而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分之理而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率人於外而內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遜心先王之爲治亦未嘗廢其政刑者蓋有德禮以爲本而以刑政爲之助故君民者欲與聚惡勿施愛民如子也此德禮之無私者則民皆愛戴親附致力行己之善如子從父母之命民之心格於愛矣立信以結民心以實心行實政即德禮之不欺者則

民皆傾心用情不忍倍上之信而爲善之念益眞民之心格於信矣篤恭以泄乎民卽威可畏儀可象一德禮之儀刑者則民皆忠心遜順而爲善之念益懷民之心格於恭矣反是民豈惟有遜心哉曷觀之甫刑乎苗民不用善感以德禮乃制爲五虐之刑名之曰法於是民漸染爲惡德故大舜竄之而苗世遂絕此虐刑之報也蓋絕人之世者人亦絕其世故引以爲煩刑之戒

心典愛信恭卽是德其中品節條理處卽是理不必分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古

按遜心截上是分別德禮政刑感民之不同君民以下方著爲君者當以德禮致民格心末引甫刑以證政刑之不善也子以愛之卽作德禮之條件說爲是但不可分貶或謂非德禮之實反說開了不可從子愛以心與事言信以政令言恭以交接言方氏以愛爲情信爲性恭爲行欠明

子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

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陳注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鄭注言民化行不拘於言

甚者甚於君也

言民

之從君如影逐表

藍田呂氏曰國之風俗一出於上之好惡好惡之遷其端甚微其風之行或至於不可止其俗之成或至於不可敗此不可不慎也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蓋上之所好利必從之上所不好害必隨之盜雖小人未有舍其所利而趨其所害故上有好貨之君則下必有盜賄貨之民其勢然也君者民之表也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非他惟上所好而已

嚴陵方氏曰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十五

令不從此從其所行之謂也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之謂也

馬氏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己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如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爲正而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是民之表令民而使作愿則民未必作愿令民而使之服則民未必咸服惟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如巷伯則刑不試而民咸服所謂從其所行而不從其所令也

長樂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

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新裁只看箇甚字何以上好是物而下必甚蓋好主心也一人之心所好有限把此好風民散而爲天下人之好則從此一物上變出無數千端萬緒無所不至如上好利則下利孔千瘡萬竇不可勝窮豈不是甚還著不好邊居多惟其甚所以是民之表而當慎於發好發惡之始若到民從之後欲慎而無由矣表者立標準於此而爲人所取正有表立影隨之意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六

說約好是物就是行了是民之表又原不可不慎之意就在好是物下必有甚上見之

新旨有甚者矣分上泛論上下從違之機括下方屬人君看今之居民上者孰不曰吾操一令以奔走天下誰敢不從不知下之事上也不從上之空言而從上之身教苟上有所行而好是物則下必有甚於上之所好夫所好如此則所惡可知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於念慮之初必好足以示民厚惡足以防民淫也何者君爲民之儀表表端則影隨之端表邪則影隨之邪此爲人上者當謹其行以樹之標毋徒懸

空令以塗民耳目也

按甚兼善惡說而意稍重惡邊不可全屬惡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遷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陳注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遷故引詩書以明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大雅下武之篇言武王能成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七

王者之德孚信於民而天下皆法式之

鄭注百姓效禹爲仁非本性能仁遂猶達也皆言

化君也孚信也法式也

孔疏此一節申明上文以君者民之儀表不可不慎故此兼言上有其善則下賴之遂達也言禹立三年百姓悉行仁道達於外內故云百姓以仁遷焉豈必盡仁者言禹之百姓豈必本性盡有仁道祇由禹之所化故此禹立三年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知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亂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

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 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爲大師爲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顯盛之師尹者民具而瞻視上之所爲引者證民之法則於上 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者證上有善行賴及於下 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爲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下爲法式也

藍田呂氏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非百姓之盡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緇衣

太

仁以禹好仁故民從而仁爾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言民無恆心瞻視上之所爲以爲之法而已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上好善則民皆蒙賴其善也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成就王道所以信於天下則天下莫敢不信以爲法也三者引取詩書之言皆以證上之人所好下視之以爲法不可不慎也 嚴陵方氏曰禹欲百姓之仁而已及百姓之興仁亦遂上之所欲而已故以遂言之也

石林葉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爲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

易非必盡仁則亦鮮而已民具爾瞻言其位也兆民賴之言其德也下土之式言其化也居其位而有其德則民之化之孰有不遂於仁乎

說約此言聖君化民之意見上爲民之表也暗寓責君之意在內立位便有立極以率先天下意

纂訂禹立二句開口先要說禹爲仁人可爲化民張本禹承堯舜後體如天好生之意以仁天下故百姓遊於唐虞之天繼治而化之者易遂如遂生之遂法君爲仁則遂其性天矣豈必盡仁言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有慶有善也孚信也式法也引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緇衣

九

三言一步進一步瞻止以位賴尙虛式纔實了總發明君仁莫不仁意 子曰繼舜而王者禹也禹仁君也有祗合之德勤儉之風立於上以爲民表僅三年耳而仁命覃敷聲教四訖百姓皆遂其爲仁之心焉可見朝廷之上得一仁人如禹者則出治有本天下皆仁人矣豈必盡是仁人而後成化哉小雅南山詩云師尹有赫赫之仁而下民之具瞻者遂於仁矣周書甫刑云一人有多慶之仁而兆民之永賴者遂於仁矣大雅下武云武王成王者之仁而下土之法式者遂於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者義彰彰矣

合參卽禹說起不重禹上 仁遂遂仁也見成仁之速豈必盡仁推開說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小雅節南山之詩言一人足以致亂也甫刑書言一人足以定國也大雅下武之詩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孚信於民而民皆式之也按豈必盡仁承上起下之辭南山詩言瞻甫刑言賴大雅言式皆以一人言與豈必盡仁相縮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

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棫德行四國順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緇衣

三

陳注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棫當依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也

鄭注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心

棫大也直也

孔疏此一節贊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 言上若好

仁則下皆爲仁爭欲先他人 章明也貞正也言尊

長於人爲君者當須章明己志爲貞正之教尊敬仁

道以子愛百姓也 言上能化下如此則在下之人致盡行己之意以說樂其上矣 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棫大也言賢者有大德行四國從之引者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藍田呂氏曰仁者之於天下無一物非吾體則無一物忘吾愛故好仁者子愛百姓不足道也苟有是心則憎恨之愛結於民心如草上之風必偃其從之也輕矣所謂爲仁爭先人者得其良心之所同然靡然嚮風日用而不知者爾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道以教之所示所教者尊仁而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緇衣

三

好仁惡不仁吾所以示之也明人倫於上教之使順不使之不順此吾所以教之也所謂民致行己以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盡心力以奉之不忍違也詩云有棫德行四國順之棫字如桎棫其音爲覺詩大雅之文則正爲覺蓋假借之文也覺明也明吾德以示之教之此四國所以順也覺之爲義有所悟之謂如先覺後覺悟則明矣故可訓爲明先儒訓大也直也未詳其義

長樂陳氏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上誠好仁以表之矣則下之人各勉其性之所有而爭先人以爲仁謂

之爭先人者以言其敏於爲仁故也長民者在我之志章而不墮在人之教貞而不回章志貞教而所主在於尊仁以子愛百姓民懷其仁故近者謳歌而樂遠者踴躍而趨其致行己之志以說其上者宜矣覺出於性而非僞故覺爲直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則民致行己以說上之意也謂之好仁又謂之尊仁者好出於中心尊則因仁之尊爵而尊之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言下效上以其仁也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言下歸上以其仁也

馬氏曰爭先人而謂之仁者蓋當仁不讓於師也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三

嚴陵方氏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茲非上好仁乎民致行己以說其上茲非下之爲仁爭先人乎

括當作覺

郝解章志貞教謂明示其好善惡惡之志躬行守正以教之尊仁以子愛百姓即體仁以長人也故民亦致力躬行以順悅其上

新裁志己心之志也教己身之教也仁是己心之仁也所以下不曰致力行仁而曰致力行己以己字應上志教仁三字見得上之所好者與下之所爭先者皆己本有之物重一己字看搜義云曰章曰貞曰尊

於好字最切曰致力於爭字最切且上好仁以仁帥民是本於中心之真好也爭先人者仁是公理爲仁是公心況上以好感之踴躍奮發不可遏也夫好仁之化如此故長民者闢其心術明我之所好必在仁所惡必在不仁者正其軌範貞吾之所爲必在仁所不爲必在不仁者章志尊仁於心矣貞教尊仁於身矣以此爲子愛之道推以教民使之志存乎仁身行乎仁真猶父愛其子而欲成其德也民之悅之將極力行己性所本有之善蓋感其子愛之心故盡其本身上之工夫以悅上也不猶子從父命哉詩曰有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三

覺德行者即上好仁之謂矣四國順之者即爭先人之謂矣

說約首二句只泛論感應之理下二句方著長民者說好仁包愛下意爲仁爭先人即下必有其故長民二句應好仁民致行己句應爲仁爭先人長民者以好仁惡不仁之志存於中者也則章之於言使人知所從違好仁惡不仁之事見於外者也則貞之於身以教人端取舍此二者皆尊仁以子愛百姓之事尊即尊德性之尊子愛非姑息保愛之謂推此仁以教民使志存乎仁身行乎仁如父之愛子而欲成其德

也民之悅上非奉養承順之謂只感其子愛之心亦志存乎仁身行乎仁己之爲即上之好如子從父母之命

心典好仁惡不仁君之志也志隱於中則爵祿刑罰以章明之爲善去惡君之教也教本於身則正身率下以貞固之二者皆尊仁之事章志不當言爵祿刑罰就奸惡虛說爲是按章志貞教實就仁上着力講志教俱屬仁而章之於志貞之於身有實事在方是尊仁民致行己謂民致力行仁於己身也格作覺訓大爲是此云覺悟人解說本呂氏多一折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三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譽子儀

陳注綸緇也疏云如宛轉繩紆引棺大索也危高也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譽過也 呂氏曰大人王公之謂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爲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

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行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而必爲可繼之道也

鄭注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舊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 游猶浮也不可言之言也 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 淑善也譽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

孔疏此一節明王者出言下所做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 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言綸纛於絲 亦言漸大出如綍也綍又大於綸 游言謂浮游虛慢之言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三

不可依用出言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道此游言恐人依象之 謂口可言說力不能行則君子不言也若有容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之類是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可行謂君子賢人可行此事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此之事則君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爲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 危高也如此化民則民言行相應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 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淑善也譽過也言爲君之法當善謹慎女之容止不譽過於禮之儀容言

當守道以自居引者證言行不可過也

盛田呂氏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況於天子者乎生於心則形於言形於言則發於政所出之言仁矣則發爲仁政也天下被其澤矣所出之言暴矣則發爲暴政也天下受其弊矣所謂如絲如綸如綽言其端甚微其未其大也綸綬也大於絲矣綽大索也大於綸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爲人上者當善慎其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引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美

長樂陳氏曰物之在天下始於微而必大者皆然惟絲有衣被人之功而王之言足以衣被萬物而經綸天下之道在是焉故以絲言之游則無所歸也與易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同言欲當實而已況大人而可以倡游言乎或言王或言大人皆以業言之也可言而不可行非所謂顧行之言也無稽之言而已故君子弗言可行而不可言非所謂顧言之行也苟難之行而已故君子弗行君子之言行適於中民皆效之故言當於行而無過高之言是以言不危行行當於言而無過高之行是以行不危言凡物非中而過

高則危故危之爲義如此淑謹爾止不僭于儀善謹爾之容止而不過於儀則性行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王以位言大人以道言其出如綸則有位者之事故曰王不倡游言非有道者則不能也故曰大人下又言君子弗言弗行者以見在上在下皆當如此也君子則兼上下言之可言不可行即游言也可行不可言者亦過行也

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則民言顧行而言不危行矣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行顧言而行不危言矣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毛

新裁此節要重言一邊看總之皆不倡游言之實故民化之亦謹於言與行也論言及行者行顧言方謂之不倡游言也搜義曰兩危字正上兩過字總之言行相顧而不越於中之謂可言不可行之言與可行不可言之行俱是好言好行但太高了些若怪誕險僻字眼說得太不好了不可用

說約如絲四句一以絲喻小綸喻大一以綸喻小綽喻大不可作一串看出者傳布而出於外就民敬承上說不倡游言有酌中不爲過言意言不出於心曰無根無根則不定可言不可行二段是因言及行正

不倡游言之實凡可言者未有不可行可行者未有不可言過高之事則言之或似可矣而難以見之於行行之或似可矣而難以形之於言故弗行弗言也可不可亦須說得恬惟有所弗言弗行則言行皆不越乎中故民皆不危言不危行也凡非中而過高者即爲危也

纂訂此見君道言之當合也要重言一邊看可言也至弗行也總之不倡游言之實當以此段作主首四句起此耳則民句言其效詩仍是證人君之行民化在言外王者之言始於宮闈而家道之齊否判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天

焉達於朝廷而政事之得失形焉布於畿甸而風俗之美惡著焉宣於海宇而生民之休戚分焉動於天地而兩開之災祥見焉傳於史策而萬世之是非明焉其端甚微其末甚大如絲如綸如綽言小者大者愈大也凡言不根於心得便是游言不倡游言便包有行在內冒下兩段不可行游言也不可言游言之行也可不可字活都要照游字看如言雖有理而時異勢殊或不可達之於行是謂無用之言行似有理而過中失正或不可言以爲法是謂苟難之行心典可言也六句不平亦重言邊玩言不危行二句

中加一而字可見言不危行從弗言段來行不危言從弗行段來

按首四句見言所關之大所以不可倡游言可言不可行正是游言可行不可言若言之亦是游言然弗言弗行平還但會不倡游言之意亦可上既無過言過行則民亦無過言過行而言其可行行其可言則無游言可知詩言不啻于儀可證無過行而無過言在言外見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天

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陳注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爲虛誕也禁謹飭之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末流之或偏也如是則民皆謹言而慎行矣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朱子云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兩引詩皆爲謹言之證呂氏曰進取於善者夷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於狂况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惠之清和其末猶爲隘與不恭故曰行必稽其所敝文王之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

鄭注禁猶謹也 猶猶考也議也 話善言也 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

孔疏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之事 道人以言者在 在上君子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 而禁人以行者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顧言也

謂初出言之時必思慮其此言得終未可恆行以否

稽考也言欲行之時必須先考校此行至終徹之時無損壞以否 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話善言也

爾汝也謹慎爾之所出之善言以爲政教故恭敬爾之威儀言必爲人所法則引證言慮其所終 大雅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緝熙

三

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緝熙皆光明也言文王之德嗚呼光明乎又敬其容止引者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藍田呂氏曰言必慮終行必稽徹上之人所以導民禁民者也謹於言而慎於行民之所以從上者也餘注

嚴陵方氏曰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道人以言之謂也孝經曰示之好惡而民知禁禁人以行之謂也

馬氏曰民之愚君子則以言道之使之知所向民之

肆君子則以行禁之使之知所止道人以言故言必慮其所終禁人以行故行必稽其所徹蓋因其發言之始而必慮其所終當其制行之新而必考其所徹言由中出故言慮行自外作故言稽

石林葉氏曰言以開示天下故道人行以率勵天下故禁人可行於己不可達於人則有窮故慮其所終則民亦謹於言可行於今不可傳於後則有偏故稽其所徹則民亦慎於行

建安真氏曰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緝熙

三

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已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己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之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可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徹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爲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爲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

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

郝解道人以言謂以言教民禁人以行謂防民之行
言雖是而終不可踐則當慮行雖善而人必有倣則
當稽乃可以道民禁民也穆穆深遠意於歎辭緝熙
繼明也敬止敬其容止

新裁此言君子實以可言可行之理率民而民應之
也但慮字稽字是君子自慮自稽慮有務求爲善後
意稽有求協於中正意終與倣到人身上了 慮與
稽俱是防其太過邊說不及之終與倣猶可言太過
之終與倣壞人心術不可言故須著意慮之稽之下

禮記詳說

卷五全

緇衣

三

謹言慎行亦是小心不敢求過之意 君子欲導人
爲善也必假之言以引誘於先獎勵於後焉欲禁人
爲惡也必本之行有己而求人無己而非人焉然道
人以言不先慮其終之可行與否遂以之道民民苟
不能行便相習而流於虛矣故發言之初卽慮此言
之所終若終竟可行則言之終竟不可行則不言之
恐言之太高而民行之不掄也禁人以行不稽其有
倣與否遂以之禁人民苟不能守便效之而流於偏
矣故制行之初卽稽此行之所倣民將來無倣則行
之將來有倣則不行之恐行或過中未流有偏也言

有終則民可道君子斯以道人行無倣則民可禁君
子斯以禁人由是爲之民者法君子之言而不爲虛
誕言之惟謹無有罔終者何道之不道耶法君子之
行而不爲偏跛行之惟慎無有或倣者何禁之不禁
耶引詩見言行之當謹大雅見謹言行之本敬也民
化之意可見矣

說約道指善禁指不善俱是身教不可以道爲言教
故言必慮其所終二句緊承上說惟欲以之化民故
必致其審也 所終所倣還只就自己之言行不要
說到人去總見言行盡善可爲天下法如此則民謹

禮記詳說

卷五全

緇衣

三

於言行是民化於善也

禁訓謹飭非專指不善有當行在內

纂訂慮與稽要與詩敬慎關合稽猶考也倣謂倣於
理惟其始倣於理所以行之或偏謹慎在言行無過
上說出語言也嚴儀行也敬止言其言行一於敬也
倣於理欠明
似看作倣字

新旨首二句虛說君子禁道人以言行故言二句方
見君子謹言行以道禁人處

心典言行平重爲是 慮終稽倣俱在未言未行之
先煞甚小心所以化民之亦謹言慎行也

按此節言行當平重慮終亦是爲人慮稽倣亦是爲

人稽但未著身上做是弊病之弊 陳注引朱子無不敬而安所止則止不僅作容止看今講皆主容止以與上下相類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民所望

陳注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 馬氏曰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實以君子之德也

鄭注貳不一也 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

禮記詳說

卷五

細衣

三

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孔疏從容有常者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 壹謂齊

一則萬人之德皆齊一不參差詩云彼都人士者此

小雅都人士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之時君臣衣服

無常故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

此狐裘黃黃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者周謂忠信言

都人之士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以法則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言長民者言容止民所觀望則

而象之惟其不貳有常則民心不疑而德歸於一矣

周人衣服無常此都人士之詩所以刺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故其效至於民德歸一也

馬氏曰長民者言處於人之上也處人之上不惟其行不可以無常而其形於衣服容貌之際亦不可以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其德歸於一 餘見

長樂陳氏曰民德之不純常生於奇衰而奇衰之作

常兆於衣服之不一長民所以率民而先之也衣服

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德由之而一也都人古之

長民者也士則長民所齊而成之者也狐裘燕居之

禮記詳說

卷五

細衣

三

服也狐之爲物利以止不利於有爲狐裘用之以燕

居黃黃言其色也燕居之服猶且致一如此則其出

而齊民可知矣此民德歸一獨在於此 分截

郝解衣服不貳有定式也從容有常舉動無躁妄也

民德壹順治不擾也行歸于周歸於忠厚也

說約此言君子謹乎身教故有以定乎民志通重在

德上不貳有常包德在內齊民齊其德也非齊其容

貌衣服一字從齊字生民德一是民各自一其德也

雖不專指容貌然亦脫不得言長民者欲天下有一

德之化則當以一德爲天下先故衣服德之章也破

以先王之法服而不二容貌德之符也文以君子之德容而有常以此齊民則民見上衣服之不二主德之不二也容貌之有常主德之有常也恍然悟自有之恆心而德自歸於一矣在君子之感民者要由中以達外在民之應感者則因外以求中也引詩五句應慎容貌以齊民萬民所望應民德一但詩辭內又增出言有章一句君子容貌衣服俱一豈有言辭不一的理此意亦須補

纂訂此君道重德化也衣服二句根修德來衣服以稱德之有於中容貌以驗德之著於外以齊其民是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美

以此齊民德也壹卽上不貳有常意引詩斷章取意周忠信也與詩指鑄京者不同 子曰人之有衣服容貌也所以表德也是故長民者衣服不貳而表裏如一從容有常而始終如一是一上之德一矣以是而齊其民民有不各一其德乎衣服不貳民之德亦不貳矣從容有常民之德亦有常矣小雅都人士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非服其服之謂乎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實以君子之德也此卽不貳有常之義故爲萬民所望而德一也

按行歸于周周作忠信解取其與德一相縮也然只依詩本文作周京但會其意未嘗不可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陳注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尹告伊尹告太甲之書也今咸有一德篇文詩曹風鴈鳩之篇引書以證君臣相得又引詩以證一德之義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毛

鄭注志猶知也 吉當爲告告古文諸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語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孔疏爲上可望而知也者謂貌不藏情可望見其貌則知其情 志知也爲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 吉當爲告是伊尹語太甲故稱尹語則咸有壹德篇是也言惟尹躬身與成湯皆有純壹之德引者證上君臣不相疑惑 詩曹風鴈鳩之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者證壹德之義 藍田呂氏曰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皆謂德歸於一而

無二三也所謂一者理義而已人心之所同然者也
爲君則仁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爲父則慈與人交則
信乃所謂一是故君臣之所爲雖不同同歸於是理
故可望而知可述而志可望而知者不言而喻也可
述而志者可稱述而志之於書也若上有深阻難測
之意則雖言而未喻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不
可信況於志乎此君臣上下所以交相疑惑欲同心
於爲治難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言君臣
之德皆一也其儀不貳亦言歸於無差貳也

長樂陳氏曰上以情待下故爲上可望而知下以情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三

事上故爲下可述而志謂之望而知者望其趨舍而
足以知其情也謂之述而志者述其功業而足以志
其情也爲上可望而知則君之於臣無可疑之行故
君不見疑於其臣爲下可述而志則臣之於君無可
惑之事故臣不見惑於其君鄭氏以吉爲告蓋伊尹
告湯之辭以爲伊尹之與湯皆有一德而無異情君
臣有一德此君所以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
也淑人君子其儀不貳則亦一德之意也
馬氏曰爲上可望而知者蓋上以誠而接下爲下可
述而志者蓋下以誠而事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皆

以誠則君臣之閒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臣臣
不惑於其君而其德一也

山陰陸氏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言先
後如一

新裁此言君臣相得之美在相與之誠也 一說可
望而知謂望其禮貌而可知其專任之誠心則下得
盡心於任事而做來亦甚全美故可述而志此重君
上誠甚有理况引湯與尹又是湯先任尹之專而後
尹得成王佐之業一德皆從湯心上起又合旨 上
以誠待下表裏如一其純於任賢之心一觀望而可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三

知也下以誠事上忠誠備至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
志之鼎彝也君之誠既通於下其實心信任之念見
諒於臣而不見疑於其臣矣下之誠既通於上其竭
盡供職之懷見信於君而不見惑於其君矣夫上下
各盡其誠而至於不疑不惑如此正一德交孚之美
也書言咸有一德君臣相得之證也詩言又一德之
證也君臣若此所以其成光明正大之業也
說約此言君臣當相與以誠也要看二可字非空去
望他述他只形容君臣相與之誠處不可謂臣望君
君述臣述字對望字輕只重知志字不疑承可望而

知來指信任不惑承可述而志來指盡職引書證君臣相得又引詩以證一德之意要見兩層意詩言儀不忒儀且如此而德一可知

纂訂尹吉尹告太甲也言己與湯咸有一德而心相信引以證不疑不惑之意淑人君子兼上下看不忒不止威儀要體可望可志講見其儀則之無差忒也注作證一德看勿從

按引詩書之例皆以證上文此注以詩證書又一例故時講不欲從之然作相足之意亦可用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癰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緇衣

聖

其爾位好是正直

陳注鄭本作章義今從書作善 呂氏曰章明也癰病也明之斯好之矣病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

鄭注章明也癰病也

孔疏言爲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癰病之也 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大夫悔仕亂世告語未仕之人言更待明君靖謀其具爾之祿位愛好正直之人然後事之也引之者證上民情不

貳爲正直之行

長樂陳氏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於惡則惡者其僞也有國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所習然後爲惡故爲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爲爲惡則癰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是以民情不貳靖其爾位好是正直則章善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章善而著之惡者恥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恥則爲上者之用心厚矣則民其有攜貳之情乎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緇衣

聖

新裁此是人君端好惡以一民情也不貳不是專於爲善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之誠也 今夫理欲之大分善居其厚而惡居其薄者也使於人之善者明其善而賞之勸之人之惡者病其惡而罰之懲之以章爲好真好也蓋曰此厚之益敦者也一章之下所以繩民德而使之厚者在是以癰爲惡真惡也蓋曰此厚之既滿者也一癰之餘所以返人道而使之厚者是在以此示民民返之己情而有一毫之未嫌好惡猶貳也其好如好好色之好更無有一之不好者貳其聞其惡如惡惡臭之惡更無有一之

不惡者貳其閒民情之不貳民德之歸厚也章善癰惡之化如此小雅云云臣道莫善於正直而好之非章善之謂乎癰惡可知矣

說約善惡以人言章癰以賞罰言章者章明其善而勸之賞之癰者痛絕其惡而懲之罰之示厚就上人說不貳就下人說只是個有善無惡自性之本然處曰厚自心之必然處曰不貳即好惡專一也

新旨章善癰惡不可平對須重善一邊觀下示民厚及引詩可見

按章癰並言各有其事不必謂以章爲癰示民以厚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聖

厚即有善無惡也注中好善惡惡好惡正財情字說好善惡惡之情既專一則爲善不爲惡可知此正直以人言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其維王之叩

陳注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戾之意卒盡也癰詩作癰病也假上帝以言幽王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也小雅巧言之篇叩病也言此讒人非止於敬徒爲王之叩癰

耳板詩證君道之失巧言詩證臣道之失也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爲難從難聽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示民不以信則爲上之人可疑可疑則百姓其有不惑者乎事君不以忠則爲下之人難知難知則君長其有不勞者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下無可疑者故曰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無僞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聖

鄭注難知有姦心也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重猶尙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癰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匪非也叩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孔疏此一節申明上經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君之與臣各得其所上人疑者謂在上之君多有疑二則

在下百姓有疑惑也 若在下之人心懷欺詐難知其心則在上君長治之勞苦 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覆上百姓惑淫貪也言如此則民不惑矣 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者覆上君長勞如此則君不勞臣儀行者儀當爲義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不重辭者重尚也爲臣之法不尚虛華之辭不援其所不及者謂君才行所不能及臣下不須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君有所不知其臣不得煩亂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衣

聖

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苦上帝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癘病也言君上邪辟下民盡皆困病引之者證君使民惑之事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 小雅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小人在朝不止息於恭敬惟爲姦惡使王之平勞引之者證臣使君勞也

藍田呂氏曰此篇之首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又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此文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反覆言此者蓋君臣上下之際苟非同心同德一歸於理

義則上下睽乖欲政行而事治未之有也故極言上之好惡言行所以示其下者一德而已章好者明吾所好惟理義而已非他好也慎惡者慎吾所惡惟非理非義而已非他惡也所好未必理義則君好可疑欲以化民成俗難矣所惡未必非理非義則君惡可疑欲民之不淫難矣使民惑上之好惡而莫知所從非所以示民也臣之事上非理義不行故曰儀行所行一出於理義非有隱匿詐僞之情故曰不重辭不重辭者理直而不必多言以自解之也 板板反也上帝以況王者也王者反覆二三其德則民莫知所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衣

聖

從而病矣此證上人疑則百姓惑也匪其止其維王之叩叩病也爲臣者事君不止於恭敬而援其所不及使君病其不能煩其所不知使君病其不知此證下難知則君長勞也

長樂陳氏曰疑則不明矣上之人明道以示民然後民知所視效今則疑而不明民何所視效乎此百姓以之惑難知則隱矣下之人竭情事上而無隱然後君逸於聽察今則隱而難知君安能逸於聽察乎此君所以勞也

馬氏曰君德之不一故曰上人疑上人疑則非所謂

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之不一故曰下難知下難知則非所謂可進而志也故君長勞主道利官不利周利明不利幽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爲故民不惑矣臣儼行言當其義而行不重辭者不以浮華之辭爲尙蓋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

廬陵胡氏曰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故君當明好惡以示民臣不可強君以所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聖

難知難行之事鄭謂不援所不及不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謂堯舜爲不可及不可也謂不必使其君如堯舜亦不可也鄭氏誤矣
郝解儀度也臣度其君之所能行者而不重煩以辭說不援引君之所不及不煩瀆君之所不知納屬善道則君不勞矣

新裁此論上下相孚之道章好等只重一信字信則無可疑也儀行等只重一忠字忠則無難知也不援不煩總承儀行不重辭來援有極力之意煩有苦心

之意分承者不是好而明惡而慎中道也中故民心不惑行可儀而不援不煩中道也中故君心不勞甚妙不及不知皆君所不必爲不必知之事不然責難於君者非矣人君示民以不信則上之人可疑將百姓之從違靡定未有不惑者也人臣事君不以忠則下之人難知將君長之聽察徒勤未有不勞者也然則君臣當何如而後可耶爲君者於百姓之惑曰吾所以示之者無道也善則明其所好示民使成乎美俗惡則慎其所惡御民使去其淫行民曉然知上好善亦好之知上惡惡亦惡之咸以君之心爲心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聖

矣何惑焉爲臣者於君長之勞曰吾所以匡之者無道也使身有可儀則之行足爲君之觀法而規規口舌諫諍聞非其所重惟行可儀而辭不重則行非僞行言非虛言因君力可及者輔之惟中正是導若過高之事君力不及吾亦不以之強君也因君智能知者導之惟切要是告苦索隱之知君知不到吾豈以知煩君也則簡而易從易而易知君不苦於力量識見之未逮何勞焉引詩一見君道之失一見臣道之失可見上孚於下者一信而下之孚於上者一忠何有瘕下民而病王心之事哉

說約此言上下相孚之道首四句輕只反言君臣失道之弊以起下意君民者至不惑君盡君道而民志定正不疑之事臣儀行至不勞臣盡臣道而君心逸正不難知之事疑乃上人自執狐疑非令人可疑也難知只口裏說的一樣自身行的又是一樣便難知了好惡乃君心之所注爲之章而剖之慎而操之則不遷就於善惡之兩途所以不疑好惡亦不必著人說行乃格君之要靜而正之自無煩辭說不及以詭異之事言不知以隱僻之理言不可當責難看援有極力之意煩有苦心之意不援不煩則君自得致力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緇衣

吳

於所當爲用心於所當知不至徒敝精神於無益何勞之有不勞只不難於從善也總見君臣各盡其道而益之獲於上下如此引板詩證君道失而百姓惑也引巧言詩證臣道失而君長勞也一云臣儀行四句不援承儀行不煩承不重辭惟有可儀之行則行爲有恆而不以過高之行援其君所重不在於辭則言爲有物而不以浮誕之辭欺其君新旨此節卽首章易事易知之說君長勞分首四句是反言以起下意章好慎惡是上無可疑百姓不惑之事臣儀行四句是下不難知而君長不勞之事板

詩證君道之失小雅詩證臣道之失

按下難知下字指臣言御同禦止也儀字注疏作

義方氏作可儀之儀郝解作儀度予意儀度與下文

甚順但方氏說已採入注不便停之止其之止較

止至善之止淺看只重不能常常恭敬之意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

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

播刑之不迪

陳注康誥甫刑皆周書播布也不字衍言伯夷布刑以

啓迪斯民也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祿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緇衣

吳

刑罰之失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

鄭注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康叔也作誥尙書篇

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孔疏此一節明慎賞罰之事政之不行也教之不

成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

成者祇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也由

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爲惡由賞罰失所故

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刑罰不中則懲勸失所

故君上不可輕褻之康誥曰敬明乃罰者證刑罰

不可褻也周公作康誥誥康叔曰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也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爲衍字迪道也此穆王戒羣臣云今爾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言所爲監鏡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證重刑之義也

馬氏曰政教者爵祿刑罰之本爵祿刑罰者政教之一端政已行教已成則期命辨說之已久天下曉然知善惡之所在故加之爵祿曉然知善之可勉加之刑罰曉然知惡之可恥世衰道微政教不立雖加以爵賞而不足勸加以刑罰而不足恥蓋不知善惡之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幸

所在故也當此之時爲上者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當以政教先之也

長樂陳氏曰政之不行教之不成則上失其本而區區於爵祿刑罰之末則人將有不從者矣故雖爵祿之榮人情所甚欲也且不足以勸其爲善刑罰之威人情所甚惡也且不足以恥其爲惡爵祿不足勸則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恥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褻刑之意也播刑之不迪書以爲播刑之迪迪之爲言道也

先王之於人道之而弗率然後加刑焉是則用刑也者必不在於政之行教之成也政不行教不成而褻刑則所謂播刑之不迪

石林葉氏曰政以養民者也教以率民者也養之備教之詳然後爵祿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則民孰不勸且恥乎不先於教民勸且恥則刑之用也褻爵之用也輕

新裁上人要政教之行且成全在勸民之勸心激民之恥心故賞罰之權人君屬天下之大機今賞不足勸罰不足恥縱日事政教徒起民之玩心何能正人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至

而化民良由上人以刑罰爲輕褻之物有刑賞之權而不知謹有刑賞之理而不知明也故甫刑敬明之說政教之機關也夫政以正人教以化人此皆使人爲善去惡者不行不成夫豈無故蓋爵勸刑恥政教之大端也今爵祿不及善人則爲善者無榮何能使人勸於善刑罰不及惡人則爲惡者無辱何能使人恥於惡此褻刑輕爵之過也故上人以此爲戒刑不可褻必當其罪爵不可輕必當其德則以榮以辱之權在我而勸善恥惡之機在民矣尙何政教之不行且成哉康誥曰敬明乃罰言敬致謹明致察也甫

牟陽再觀祖輯撰

緇衣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夫臣不治而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陳注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命故不寧也此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二

緇衣

按政之不行四也字當一順說下而呂氏有由字故於刑賞也兩引書證不藝刑意
新旨首四句推政不行教不成之由下言人君當慎也今書無不字言啓迪有政行教成意
書敬刑罰之權明刑罰之理兩平看播布也迪啓迪刑爵正政教之大端勸與恥正是爲善不爲惡意不可以句只是捲上意重不可以三字康誥甫刑皆周書敬刑罰之權明刑罰之理兩平看播布也迪啓迪也今書無不字言啓迪有政行教成意
新旨首四句推政不行教不成之由下言人君當慎於刑賞也兩引書證不藝刑意
按政之不行四也字當一順說下而呂氏有由字故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二

緇衣

至

時講皆以上二句虛引以爵祿二句爲不行不成之故可從 敬明孔疏是一意時講分說不字作衍文是

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適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爲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適臣所以不可不慎者以君之好惡繫焉乃民之所從以爲道者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其君不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而得見知於上矣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毋以小謀敗大作謂不可用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也疾毀惡之也

莊猶正也敬也君所取正而加敬之謂也

鄭注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違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疾猶非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二

孔疏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問大小皆須恭敬謹慎又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沈氏云謂大臣離一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百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爲君理治職事由邇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故也邇近也言親近之臣不可不慎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邇臣惡則人從之惡也君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也毋以違言近者無得以違臣其言近臣之事也毋以內圖外者無得以內臣其

圖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爲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也若能如此則外內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疾猶非也近臣不爲人所非毀而遠臣不被障蔽故也葉公顧命之書無用小臣之謀敗損大臣之作莊后謂齊莊之后是適夫人也無得以嬖御賤人之爲非毀於適夫人無得以嬖御之士非毀齊莊之士大夫卿士者覆說言莊士卽大夫卿之典事者士事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三

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繫焉用之斯信之矣不信之斯黜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爲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爲道不慎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

乎不以使遠臣聞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引此言以證此三事也莊士大夫卿士謂莊士之爲大夫卿士者也

長樂陳氏曰大臣者王者股肱心膂之任相與圖維天下而百姓賴之以靈也是大臣者職宜親於王今則不親將誰與治民哉故百姓不靈大臣所以正邇臣者也大臣不治其事而邇臣將以便僻側媚之行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四

比於君矣大臣則道之隆德之駿王所尊而隆之也故言敬中庸言敬大臣則不眩是矣邇臣則居王之左右前後者欲擇正人而已故言謹書言謹簡乃僚是矣敬大臣者爲其有可尊之實下之人所視而效也故謂之民之表詩言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是矣謹邇臣者謂其正朝廷以正萬民而下之人所從而由也故謂之民之道書言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至乎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者是矣若大臣則權重也權重常見謀於小臣矣小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大臣怨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矣近臣則所親而任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五

親而任則常見言於遠臣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疏故邇臣疾君毋以遠言近則邇臣不疾矣外臣則遠於王也遠於王則易爲內臣之所圖矣內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遠臣蔽君毋以內圖外則遠臣不蔽矣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圖土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周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擠陷之者謀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謀非不足用也勢足以圖之而已故於小大言謀內外言圖怨生乎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怨邇臣言疾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臣之謀敗大臣之作所謂毋以小謀大也毋以嬖御之人而疾端莊之后毋以嬖御之士而疾端莊之士與夫大夫卿士所謂毋以內圖外也嚴陵方氏曰大臣不親於上故百姓不靈居於下其所出者忠敬不足富貴已過也不親事則事弊而不治大臣不治而邇臣亦相帥而爲阿黨之比矣夫大臣者君之所尊故待之不可不敬邇臣者君之所親故擇之不可不慎毋以小謀大則大臣得以盡道而不怨毋以遠言近則邇臣得以盡法而不疾毋以內圖外則遠臣得以盡才而不蔽

馬氏曰大者對小之辭而大臣者處於遠邇之間邇者對遠之辭而邇臣者處於小大之間民之表者以言人之所資以爲正也民之道者以言民之所由而有以致其親也大臣不可不敬邇臣不可不慎而御之者不可無其法毋以小謀大以下皆御臣之法也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蓋佞說之言易以聽忠直之言難以入故也

石林葉氏曰大臣則牧伯也其與之計議未定亦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則四輔三公也其與之論道而有爲亦不可以遠言閒之外臣則諸侯也其與之同

禮記詳說

卷首全

緇衣

六

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蓋任賢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臣不敗謀則無怨於心近臣之言無閒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議得以自通則不蔽於下與智者謀之而不與智者議之是以小謀敗大作也寵嬖妾而疾惡有禮之后是以嬖御之人疾莊后也昵佞臣而惡用莊謹之卿士是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也蓋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尊賢嬖御人疾莊后則不足以治家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則不足以治國此葉公所遺於後世也新裁此總言大臣當敬之意慎邇臣亦是敬大臣也

毋以小謀一段又因敬大臣而推言之引葉公顧命戒待臣者不可有偏私之失也最重慎邇臣上大臣不見親敬皆邇臣爲之媒孽也況小謀大三者之弊皆是邇臣非人所致蓋君心之好惡邇臣能知而移易之君心一移隨甚的大臣也難爲力所以最要慎

說約大臣不親句提起不宣承不親說忠敬二字俱屬上人說此句是明其故以起下意大臣不治而近習之臣安得不相比以奪大臣之柄哉民之表正見當敬重政令看不可不慎承大臣不治二句來民之

禮記詳說

卷首全

緇衣

七

道正見當慎重好惡看此可見欲敬大臣必須慎邇臣慎有防範周密意君毋以小謀大云云因慎邇臣推言之下引葉公顧命當知小不可謀大嬖不可疾正况君天下者乎

纂訂通節總言大臣當敬意敬大臣所以宣百姓慎邇臣所以敬大臣也曰民表民道可見闢百姓之宣曰必慎必敬總以成大臣之親毋以小謀大一段又因敬大臣而推言之此節全以大臣爲主首大臣包下大臣近臣遠臣說忠敬不足此大臣不親之故忠敬俱屬君說孟子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是

一證注分貼君臣未是適臣比與小謀大不同相比以奪其柄在不治之後譏謀以成其隙在不治之先從古大臣之離間未有不由小人之譏構者故敬大臣要在慎適臣也由大臣說到適臣因適臣又說到外臣不必泥相串意小謀大三者任臣之大害故因敬大臣而並戒之 一云君毋以小謀大一段俱根能慎來小謀大句貫下二句遠內俱指小臣近外俱指大臣亦通適臣不疾句一云適臣肅然於宮禁不忿疾以起危疑則本節三適臣字三疾字總一樣看殊不悖理 子曰人君之於臣也既曰大臣矣而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緇衣

八

見親信此大臣者無以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政教煩苛而百姓不輯寧此則由爲君者誠篤之心恭敬之禮皆有所不足徒以富貴太過爲榮寵大臣故也不知大臣之所以爲大臣者豈無富貴哉忠敬不足大臣不得治其事而適臣相與黨比以奪其柄百姓之所以不寧矣卽是而觀大臣不可以不敬也一國觀望所繫猶表立而人趨之是民之標表也一不敬則既爲人君所厭薄旋爲適臣所排擠憂譏畏議表何以立然敬大臣自慎適臣始若侍御僕從之屬須遴選精防範嚴何也民之好惡繫於君君之好惡適臣

先得之承吾好惡以致之民若率領斯民而爲之引導也一不慎則既竊吾君之威福旋操大臣之長短背公植黨道何以端可見國之大患在此小臣合謀以抵大臣遠臣進言以閒近臣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臣君能以此爲戒則大臣不至怨君之不用近臣不至疾君之不我信遠臣之賢不至壅蔽而不見知於主上如此乃爲真能敬大臣者而百姓何患不寧哉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臣之謀敗大臣所作之事毋以嬖御人之寵疾莊正之后毋以嬖御士之譏疾莊正之大夫卿士卽在慎適臣之義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緇衣

九

新旨大臣不見親信於其君則安民之策安所展而百姓因以不寧此雖大臣之忠不足於君亦由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太過而然也按忠敬不足注分忠屬臣敬屬君時講忠敬皆屬君顯然皆之難從當側重在敬一邊可也富貴屬臣已過太過也只是虛加以富貴而不能有爲便是過表訓標道訓從當作引導之導看較明君毋以小謀大是從上說來遠近內外帶言之大臣不怨承毋以小謀大適臣不疾承毋以遠言近遠臣不敬承毋以內圖外外卽遠也葉公顧命上下兩句與適臣大臣一

意中句帶言 三邇臣頗難看前一邇臣對大臣言
當爲小臣邇臣不疾對遠臣言當爲親近之臣與小
臣不同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陳注親善遠惡人心所同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君既不親賢故民亦不親其上教令徒煩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讎然不用力於我矣

禮記詳說

卷重主

緇衣

十

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君陳周書兼引之皆爲不親賢之證

鄭注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常德也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用也

孔疏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者謂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此化民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羣小也言羣小被親既無一德

政教所以煩亂也 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彼幽王初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詎不親其所賢也 尙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已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上失其所親信而民之化之亦然雖教之亦有所不勝祇所以爲煩而已

馬氏曰大人者以位言之也夫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欲親其所賢而賢未必親未嘗不欲疏其所賤而

禮記詳說

卷重主

緇衣

十一

賤未必不信葉公之戒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者凡以此也言賢則知賤者爲不肖之行也言賤則知賢者有可貴之德也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親雖區區於教令之煩民未必從之蓋其令反其所好則民未有從之者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者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得焉其好之心可謂篤矣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既已得我而反不我用至於君陳所言其理亦猶此也郝解親失教煩謂民不親上而號令多也說約此見賢之當親也不親賢而信賤即舉錯失宜

意但宜重賢上總是不能親賢也教就好邊說所以煩者以所令反其所好也詩言小人初用事求我爲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仇然不用力於我矣

纂訂此見君道好賢之貴專也兩其字指大人說所賢所賤本心之明也不親所賢而反信所賤者總護人榮或君心一至於此民是一句總所以則民不服也親失以民言教煩以上言引詩書皆爲不親賢之證 子曰大人於賢者既知而貴之矣而不能親之於不肖者既知而賤之矣而反信任之以此示民上

禮記詳說

卷頁五

緇衣

主

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所親雖有教令亦將不從祇以爲煩而已小雅正月之詩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及其得之則又執我不堅固如仇仇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周詩君陳曰未見聖云云書所言亦卽此意皆不能親賢者可爲鑒也已

按兩親字不同君當親賢民當親上分別看 不我力言不用力猶言不留意也總是不以恩禮相加見聖謂聖人非謂聖道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獲

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陳注小人民也溺爲其所陷也水爲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忘險而不知戒則溺矣君子士大夫也言行君子之樞機出好興戎皆由於口於己費則於人煩出而召禍不可悔矣大人謂天子諸侯也國以民存亦以民亡蓋惟其蔽於情而不可以理喻故鄙陋而不通書言可畏非民此所以不可慢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矣三者皆在其所襲故曰君子不可不

禮記詳說

卷頁五

緇衣

主

慎也

鄭注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 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爲悖或爲悖 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

詐難卒告論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 慎所可褻乃不溺矣

孔疏此一節戒慎言之事 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翫於水溺覆沒也多爲水所覆沒故云小人溺於水 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 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眾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皆在其所褻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沒溺者皆在於褻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 釋上三事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五

所以致溺也此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民則人不沒溺但由水近人則人得用之沐浴而日日狎習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誠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以爲常故致覆溺也 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其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也 說德既竟此還釋溺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言出駟馬追之不及是難悔必爲物所憾所以有溺口

費易出難悔被害是溺人也 夫民閉於人而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下民之情常有閉塞不通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故云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者既閉塞人道而有鄙詐卒難告諭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怨畔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褻慢終致怨畔是溺人也

藍田呂氏曰小人謂民也君子謂士大夫也大人謂王公也凡人所以覆沒於禍患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褻之也水至柔之物民狎而玩之則雖巨川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五

深淵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德易狎而難親者謂水之德也先儒乃以是德爲人之德謂有德者亦如水然易狎難親豈德之謂邪方謂溺水溺口溺民三者之別無庸以有德廁其間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子辭達而已不費而煩於己則費於人則煩不能無過過言之甚至於害德喪身以覆邦家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至愚至賤乃知賤者貴者之所易也惟愚也故閉於心而不可以理喻惟賤也故有鄙心多怨而無恥爲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所以溺人也三者之端不可

不慎也

嚴陵方氏曰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以溺於水爲君子以德言則在身故以溺於口爲戒大人以位言則在上故以溺於民爲戒言易出而難悔亦猶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也民之爲俗可敬不可慢亦猶水之攻堅莫之能先處其可近不可下若水之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然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子者蓋君子則上下之通稱

馬氏曰水者小人資之以爲利故小人溺於水口者君子資之以爲辯故君子溺於口民者大人資之以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緇衣

六

爲治故大人溺於民此皆在其所褻也蓋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蔽於所襲而不知加慎以爲慮此其所以至於沒溺而不知悟也水近於人而溺人所謂水性懦人狎而翫之以至於死焉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於人而溺人之意也水之爲性則有剛柔之德外陰而能柔故易以狎內陽而能剛故難以親蔽於易狎以爲常不知難以親之爲慮此小人所以至於溺也費者言其無實煩者言其無節言之非艱故易以出斯言之玷不可磨故難以悔蔽於易出以爲常而不知難悔以爲慮此君子所以至於

溺也民之厚貌深情而機詐之心藏於內故曰閉於人而有鄙心雖然亦在上之人御之而已故可敬不可慢敬者御之之道也書曰子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不能莊以涖之而乃慢易以犯之此大人所以至於溺也

山陰陸氏曰閉則不能受人鄙故係者怨毒難解郝解德易狎而難親謂水也民蔽於人情鄙陋不通易於爲亂不可慢也

新裁總言人情易溺於所褻而君子重以爲戒也首節看一敬字褻則溺敬則不溺末句慎字正是敬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緇衣

七

下引四書以太甲機字爲主乃敬肆之機也歸重民上水與口皆例辭

說約水近於人其德易狎德水性也近於人言切於日用也易狎專以其柔言之煩是煩瀆可厭悔悔其失言尚未到召禍上易以溺人方是召禍閉於人惟知有人不知有理也閉於人而有鄙心此天下之至愚者也然至愚而又至神撫則后是可敬虐則仇是不可慢也人君但見其治於我而忘其能仇乎我故常取敗亡此大人所以溺於民也故君子句總承慎字從褻字生來雖統承三者須歸到民上

築訂皆在所襲正爲不可不慎根源三箇易以溺人且言水口民本是如此言外方云小人君子大人爲所溺也 溺口溺民皆從溺水溺字生來溺於民如至柔而操至強之勢至卑而屈至尊之權倏而后倏而仇國以民存亦以民亡大人有陰入陷阱之中而不知者是也水近於人句且虛喝起近於人如泳之游之是也下方解其義易出句緊頂費煩二字如過言一出駟馬莫追是也煩只是煩瀆可厭尚未到人煩悔只是悔其失言尚未到召禍曰有鄙心則不但鄙陋有任其臆見以希冀在上者可敬句緊頂夫民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六

閉於人句此處要看一敬字 子曰人情大可畏者只在於所易襲之中無位之小人則溺於水矣豈惟水有溺口亦有溺有位之君子則溺於口矣民亦有溺天子諸侯之大人則溺於民矣三者之溺雖有不同然皆其所襲而玩之非其所慎而畏之者也何以見溺於水也夫水日用不可缺至近於人而實能溺人其德性雖至柔易狎而其勢則深險而難親也人情玩其易而忘其難易以溺矣何以見溺於口也言者常失之多聽者常厭其煩蓋放而出之甚易追而悔之甚難人情縱其易而忘其難易以溺矣何以見

溺於民也夫民蔽於七情之人欲如欲富欲逸之類其心鄙陋而不知變通不可喻以義命之埋撫之則后虐之則仇讎可敬畏而不可侮慢者人惟玩其卑而不能敬故易以溺人而至敗亡也夫大可畏者每在所襲如此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慎之維何舟而不游所以慎其溺於水也發必當理所以慎其溺於口也仁育義正所以慎其溺於民也然其本則在吾心而已術豈多乎哉

按德字只作性字看水之性也費辭之費也辭費則多而人厭其煩問作蔽注云蔽於情然照人字作人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九

欲看人字不落空閉於人則不通理有鄙心則多愚 慈故不可慢慢之則亂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兇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裘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有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 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陳注冊書作無伊尹告太甲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 亡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者法度射者之所 準望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 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傳說告高宗謂言謹

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右者戒輕與也于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動也變災也追逃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曰忠信爲周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

鄭注越之言屨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屨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會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已心參於羣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緇衣

三

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允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 遑猶辟也追逃也 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子孔疏伊尹戒太甲之辭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緇衣

三

敗也 虞謂虞人機謂弩牙言爲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 謂己心往機間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爲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已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乃施之也 允命尚書篇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爲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入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罰罪之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所害故甲冑起兵也 衣裳在篋笥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與於人惟所施干戈之事當自省己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人 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有然而

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徙移辟災是可違也 己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也 古當爲告天當爲先言伊尹告太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有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終久也引者證人君若修德行善則能終 云尹吉者上經已解尹吉爲尹告故此云亦誥也云天當爲先者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爲先也云忠信爲周者國語文也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見古文

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尚書是太甲之篇言尹之
往先見夏之先祖是身之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
云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去亳
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
西邑夏故知爲誥之時就湯矣以鄭不見古文謂言
尹誥是伊尹告成湯故云此時就湯矣與尚書同云
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陽
城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爲湯都偃師爲
亳邑則是安邑亦在亳西也

藍田呂氏曰引太甲言爲政者如虞人射禽張機省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緇衣

三

括翼而後發有是心也安有溺於民之患哉兌命言
庶政不可不慎也太甲言禍患之溺莫非自取也尹
吉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此經引書爲證
與書文小不同義無所害

馬氏曰終之以書之辭者有以見其戒慎之至也衣
服者所以命有德不可以命非其人故惟衣裳在笥
笥者言藏之而不輕於與人也干戈所以討有罪不
可以伐非其罪故惟干戈省厥躬者言當恕之以己
然後可以責諸人也甲冑所以自衛于戈所以敵物
天作孽則有可違之理蓋修德則可以消天變禍自

己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

新裁然慎之有機焉備載古訓矣太甲之畏命固得
省機心法矣若兌命之慎政太甲之畏禍尹告之圖
終皆得此機而慎之者也君子能如四書之機謹則
水也口也民也豈爲其所溺哉

纂訂此節明不可不慎於民也上文不可不慎意卻
重民上故此引書皆大人之事太甲之畏命兌命之
慎政太甲之畏禍尹告之圖終特明其意不必一一
相合 太甲言天命之當重事機之當審不平審事
機正所以重天命也言無自顛越女之政教以有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緇衣

三

敗括矢末銜弦處也 夫所謂不可不慎者何以見
之前書伊尹告太甲曰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
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
後發之則無不中也此以畏命爲慎者也傳說告高
宗曰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
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服所以命有德謹於在
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
動也此以謹政爲慎者也太甲又曰天作孽云云此
以畏禍爲慎者也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夏
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此以

圖終爲慎者也四書之言皆不可不慎之旨也

按首段太甲之言若虛云云卽母越厥命之實也慎也次段說命四句平重慎之事也三段太甲言不可自作孽反言以見不可不慎也未段亦太甲之言尹五就桀故云先見西邑夏鄭云先祖大謨自周有終言其忠信能徹始徹終也亦是慎處相帶言 依書傳有終作國家說亦可以見慎所致之效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

禮記詳說

卷五全

緇衣

語

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陳注此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言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言今日詩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爲政而信任羣小終勞苦百姓也君牙周書資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鄭不取書文爲定乃讀資爲至今從書以資字屬上句 方氏曰民以君爲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

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鄭注莊齊莊也 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禮記詳說

卷五全

緇衣

語

孔疏此論君民相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潔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 卒盡也言詩人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八成又當謙退之不自爲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恩盡勞來百姓言今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惟專功爭美各自爲是也 穆王命君牙之辭也言民心難稱所怨恆多夏日暑熱及雨天之常道細小之人惟曰怨也 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者至

於冬日是大寒之時小人亦惟曰怨猶言君政雖曰得當人怨之不已是治民難也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爲牙故尚書以爲君牙此爲君雅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本作資字鄭又讀資當爲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藍田呂氏曰心體之說始以爲譬若求之實理則非譬也體完則心說猶有民則有君也體傷則心惜猶民病則君憂也所以安危存亡者亦然可不慎乎所引詩與節南山之詩有異蓋逸詩也此言君不正百姓所以勞也引君雅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况君之

禮記詳說

卷頁三

緇衣

美

政教乎

嚴陵方氏曰前經言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君好之民必欲之之謂也荀子曰君舟也庶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華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爲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

以體全亦以體傷民從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

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觀此則治民者可不謹其所以懷來之道乎昔吾有先正則居人上者其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也爲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故也惟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則曰誰能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爲政矣政多門則多事多事則百姓所以勞此幽王不明所以懷來之道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

禮記詳說

卷頁三

緇衣

美

猶怨咨則爲上者可不敬乎

馬氏曰民非后罔事故民以君爲心后非民罔使故君以民爲體心者體之主而體則從心者也故心華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也君者民之心而民則從君者也故君好之民必欲之體雖以心爲主而心亦有待乎體故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雖以君爲主而君亦有待於民故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其言明且清者言教令之善也古之處於人之上者必先正於己然教令可以善於天下而其效至於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其盛至於如此也及其

後世處人上者反此力小而任重知小而謀大不能秉國之成法不知以得爲在民失爲在己而富國有求於百姓則怨之者多故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不知以民爲體之意也

石林葉氏曰天下之勢猶身故以君民喻心體言休戚同也四肢逸則心休百姓逸則君寧未有肢體傷而心猶全者故漢武詔曰君者心也民猶肢體肢體傷則心慙怛

山陰陸氏曰此引節南山之詩也其上句蓋逸詩併引之兩猶下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

禮記詳說

卷頁全

緇衣

天

人吉夫子凶併引二及蓋古人之引經取足於義不問其辭之彼我有如此者

和解背吾五句今詩無之誰能三句見小雅節南山之篇君雅當作君牙怨資書作怨咨所作祁大也未句脫咨字 此篇與前表記所引詩書語皆無深味而引書多世所傳古文書中語

新裁此見君民一體之義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撫百體也 重君爲民心上一身之中全是心作主君民之閒全是君作主民不過率從而護衛之耳所以引詩書言君當寧成生全小民不當勞而使之怨也搜

義云引詩是美前人出其言善而化大行也明者義理昭著清者義理精微寧安寧也成俗成也生樂業也備者

說約此承上大人溺於民而言其當慎也上著君民相須之理下歷引言以戒君 首二句作總卽心體以狀君民相須便包下二段意民視君爲好惡猶體視心爲從違君賴民爲休戚猶心賴體爲安危也此處目渾心莊三句先敘體之有資於心而君好之民必欲之實似之故曰民以君爲心體全二句先敘心之有賴於體而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實似之故曰君

禮記詳說

卷頁全

緇衣

天

以民爲體信乎君民相須而君當盡懷來之道以安之也

纂訂此見君民一體之義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撫百體也首二句虛說心莊六句詳首句之實心以二句詳次句之實心莊二句不重先說箇心能役體以引起下句耳心好之二句心以體全二句都是興辭不與下文平詩文逸詩五句不重歸重在正詩上引書正意在言外 此節承上文大人溺於民而言 心好兼道心好理人心好欲說君好兼好仁好暴說子曰君之於民分至懸矣而孰知民以君爲心君卽

以民爲體乎夫以君爲心則好惡一從乎君矣君可不審好審惡以爲之主乎以民爲體則休戚一同乎民矣君可不固存保亡以愛此體乎何以見民以君爲心也心莊正則內無所歉而體自和舒心恭肅則內無所肆而體自嚴敬以知心好於內則不論爲理爲欲而身無不安於外者猶君之於民也所好之仁暴不可知而民即羣然欲於下矣好之從君故知民以君爲心也何以見君以民爲體也體全則心與俱全體傷則心與俱傷猶之君於民也歸之爲天下君叛之爲一匹夫民存與存民亡與亡也未有民之休

禮記詳說

卷五全

緇衣

三

戚而君不與者故知君以民爲體也治民者當思所以聯屬之矣誦詩而知先正以清明貽福秉成以勞苦貽禍是民安危每由於君之善否載觀君牙天之於民厚矣乃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視民如傷之念君可頃刻置哉

新旨首二句論君民一體相須之義心莊二句只承上心體言不用貼君民上心好四句見民以君爲心以體全四句見君以民爲體重君不可忽民上引詩書證君以民爲體意此說

按心莊二句虛論心體下分心好兩段分應首二句

爲是纂訂謂心莊六句詳首句之實未妥 誰能秉國成言不能秉國成也故下接云不自爲政率勞百姓正見不能秉國成國成指師尹則先正亦可以大臣言然今皆作君說 成平也 資當作咨資冬如何說得去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立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陳注義不壹或從或違也行無類或善或否也君陳書

禮記詳說

卷五全

緇衣

三

言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觀眾人其度其可否而觀庶言之同異也詩曹風鵲鳩之篇引以證義壹行類呂氏曰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歸於一而不可變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自信而質正於眾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略者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

鄭注類謂比式 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 質猶少

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眾也精或爲清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壹也

孔疏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若身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義事不能齊一行無有比類言行之無恆不可比類也物謂事之徵驗格謂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舊法式既言行不妄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者謂多以志意博交汎愛亦質守而親之精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三

知略而行之者謂精細而知孰慮於眾要略而行之此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自由也師眾也虞度也庶眾也成王戒君陳云言出入政教當由女眾人其知謀度若眾言皆同乃行之言政教當由一也曹風鴈鳩之篇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威儀齊一也引之者證爲政之道須齊一也長樂陳氏曰下之事上以身爲本而信以成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不信則德二三矣則見於

事君之義斯不壹義不壹則非所謂言有物也行無類則非所謂行有格也志者言行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所有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繆者成王戒君陳以政之廢興而安危治亂之所繫故出入之際當以眾智而虞度之庶言雖同又當繆其是非也言此者所以明行之有格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三

馬氏曰聞之志之則言有所擇而言無所妄此言有物也知之則可以行知之已精而又略而行之則行有所擇而行無所妄此行有格也廬陵胡氏曰志者終身所尚故生不奪志名欲立於後世故死不奪名言名志俱善却解義不壹從違不定也行無類臧否乖方也質猶擇也多聞則擇取其善者守之志記也親篤信也多志則擇取其善者篤信之知欲其精行欲其慎略猶約也慎行之意新裁主事君說全重義壹行類上然要義壹行類必須擇中庸中的工夫到方纔能得兩不奪持此有物有格之言行守之堅也至不可奪則義壹行類矣此

主已到處言多聞志學善之博也質守親擇善之精也精略行用善之精也守之親之只得言行之理耳
略者約也王道妙於易簡道之至極者自無不約
正上義壹行類是也行之即執兩端而用中也正是見諸言行處要知壹類與略皆是言行得中者
君之道言行盡之身正則無好異之行故行有類身不正則動皆反常而行之或善或否不比於類矣言信則有不可移之義故義自壹言不信則德已二三而義之或從或違不協於壹矣故君子之言必有物焉見之獻納者根之實理而不浮乃言之信也行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緇衣

蓋

有格焉形之踐履者納之矩度而不踰乃行之正也則從違不惑於疑似之非善惡各歸其當然之分彼志也名也生死可奪哉事君者未能有物而有格也則有務學之功焉聞不多不足以盡事君之善言然多聞中可否具在也必質正於眾人之同以爲善言者斯據守於心服膺弗失以豫事君之用焉志不多不足以集事君之善行然多志中從違未決也必質正於眾人之同以爲善行者斯尋繹其理問學不厭以備事君之資焉但所守所親者未必皆歸於中也又必精思量度詳加辨別以析理於毫髮之間於其

要約所在出於大中至正而不可易者知之明矣然後行之獻納行之匡輔焉斯之爲言有物而義壹行有格而行類乃爲以下事上之道也君陳曰論政者當出入與眾處度其可否而觀庶言之同異此多聞多志之說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義壹行類之說也

纂訂此見臣道當豫言行之修也首四句言人臣言行之當慎反言以起下文與下君子不作兩人看有物有格就事上說多聞三句是求有物有格之功從古末有不深理學而得爲名臣者故推本於務學多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緇衣

蓋

問多志是一層質是一層守親是一層都在學上說精知略作總行之方是以此事君此行字解作推行包有言行在內與前兩行字不同既行之則有物有格而義壹行類矣
舊說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不壹者或從或違也不壹從不信來無類者或善或否也無類從不正來兩下分承相沿已久近說不壹無類渾承行無類本義不壹來可從有物若有物在中非無實之空言有格若有格限之非踰矩之過行此就工夫已到者說生死字活即中庸至死不變意

言不因死而變志遂貽不令之名也

心典此言事君莫大於言行而尤必務學以爲之本也 有物正是言信一獻納也有關於邦國一謀猷也有繫於生民非無稽而失實也有格正是行正凡有行也足尊主而庇民凡有爲也足修政而立事非妄爲而踰矩也

按此節上段引起下段只重言有物行有格句有物有其實也有格有成法也生死二句足上之辭以形有字之意故君子以下是做工夫處多聞善言多志善行可分守親著重質一層稍輕精知從上一句說

禮記詳說

卷頁全

緇衣

美

下略而行之方見諸行行包言在內不可以多聞多志便屬言引書詩總證義壹行類或以書證多聞見詩證義壹行類亦說得通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遠者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陳注舊讀正爲匹今從呂氏說讀如字蓋君子與君子

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君子固好其同道邇朋矣小人亦未嘗不好其同利之朋不當言毒害其匹也小人視君子如仇讎常有禍之心此所謂惡其正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

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前章言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今好惡既明民情歸一故邇者遠者不惑不疑也詩周南關雎之篇言君子有良善之仇匹引以證同道之朋

鄭注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 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 言其可望而知邇近也 仇匹也

孔疏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君子能好其正者匹匹偶言君子能愛好其朋友匹偶以下云君子好仇故此正爲匹也 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

禮記詳說

卷頁全

緇衣

毛

輩類言君子善者則爲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爲異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恆定也 由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 周南關雎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斷章云君子之人以好人爲匹也

藍田呂氏曰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善者好之由君子所好者善也不善者惡之由君子所惡者不善也君子之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

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蓋君子所好者皆正小人所惡亦皆正故曰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好惡既明亦歸於一此遠邇所以不疑惑也詩云君子好仇仇匹也其匹者皆好也先儒以好其正毒其正皆當爲匹恐只作正字亦可

長樂陳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其取友也必端故言能好其正小人比而不周其交也皆其類而已故毒其正蓋君子小人道相異也故君子好之而小人毒之鄉也方也皆言其所聚善惡各以類而善不同於惡惡不同於善故能成其信是以朋友之邇於我者信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緇衣

三

我之深而不惑其遠於我者亦信之而不疑矣邇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朋友有類其惡有方者以言取舍之有常也

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朋友有鄉君子所以致其好也其惡有方君子所以致其惡也

郝解正謂正人惟君子能好之小人則毒害之君子朋友有鄉謂所好必善類也其惡有方謂所惡必不善也好惡得正故爲善者安而遠近不疑好仇猶言良朋

新裁君子小人俱是人臣但以人品分別耳此當在大臣上說好正即實能容之也毒正即媚嫉以惡之也所以能風遠邇此主朝廷朋黨時言故有小人毒正之說君子以同道爲朋故於正人能好之若當泰之時而以其彙征當蹇之時而連茹以濟是也小人以同利爲朋見端人正士惡其異己視如仇讎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緇衣

三

不至於中傷之不已也故君子之事君非不以得朋自慶而有所好然所好未嘗非其人同寅協恭惟吉士而已是朋友有鄉矣非不以去讒自任而有所惡然所惡未嘗及善人放流屏逐盡皆匪人而已是其惡惡又有方矣遠邇之民其是非之真心原自不可枉况大臣好惡之公情大明於天下邇者習見好惡之公而不惑遠者習聞好惡之公而不疑其觀法也皆好正而惡邪其感化也且爲善而去惡詩言君子好善賈之仇匹此同道爲朋之說也然而良朋結則小人之毒心亦由之起矣

纂訂只重君子能好其正一句好字體縑衣注中誠字意方與能字親切壽者百計中傷必至褻奪其心始快仇與迷同

新旨此節就人臣立朝說君子小人俱是人臣首句最重大句帶言有鄉有方正見其好正按有鄉有方只是有定之意不惑不疑當以信服

為正說感化是進一層意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陳注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威儀

禮記詳說

卷二重主

縑衣

罕

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馬氏曰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必皆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其貧賤而輕有以絕之則是好賢不堅也於其富貴而重有以絕之則是惡惡不著也是志在於利而不在於道人雖曰不利者吾不信也

鄭注言此近微利也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孔疏此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則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故云

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太平之詩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

嚴陵方氏曰可友者以其賢可絕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苟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勢利之交而已

山陰陸氏曰相好仁也相攝義也相好主內君子好仇是也相攝主外攝以威儀是也夫惟相攝主義是故不重絕富貴不輕絕貧賤

說約此見友之不正輕重富難易字看此自是勢利

禮記詳說

卷二重主

縑衣

罕

中一輩人故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全不問人之賢與否不必泥定貧賤的人是賢富貴的人是不賢纂訂此夫子傷世之勢交也亦以在位者言輕字中便含有不可絕意重字中便含有可絕意總之道義輕而勢利重引詩言朋友之交不在富貴貧賤上子曰人之交友以其賢也然賢者不必不貧賤而不賢者不必不富貴苟不問其人之賢否但以其貧賤而輕絕之以其富貴而重絕之則其人必不能好賢即好賢而不堅必不能惡惡即惡惡而不著也此其心全在於勢利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太難既醉詩

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夫威儀之攝豈可與勢交者道哉

新旨子曰人有與貧賤之賢者爲朋因其一省而輕絕之有與富貴之惡者爲友即有大過而重絕之則好賢不堅徒以貧賤爲可厭而惡惡不著是以富貴爲可戀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夫威儀且必資諸友豈可以賢者因其利而遂絕之也

按注引馬氏好賢不堅貼輕絕貧賤惡惡不著貼重絕富貴亦自明白可從或欲總承渾說反欠分曉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聖

輕絕是欲絕即絕重絕是欲絕不能絕 攝訓檢攝是相規正之意言外見得不在乎利 著是不能顯然拒絕之意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陳注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

鄭注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

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歸或爲懷 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孔疏此一節明君子唯以德是與 言人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 小雅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忠信行道也唯以忠信正道以示我不以褻瀆邪辟之物而相遺也

新裁惠要看得大應好我的好字不自留自字當玩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聖

旁人或見爲有惠於我君子之心不自爲惠而留之 惠是好的但曰私非以此餌我即以此憐我也不留非不受迹受而心不受之謂也

纂訂此夫子嚴世之利交也 子曰大凡人與人相交以禮物相惠亦交際之常但私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則是利交而已君子必不留而受之小雅鹿鳴詩曰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夫以周行之示爲愛則私惠之非愛也明矣君子所以不自留也 新旨惠不專指財利凡以私意厚人者皆是不自留有自好之意

按歸合也德猶道也不歸德只是不合於道不留直
作不受爲是時講或作迹受而心不留殊背理 周
行大道不必以周爲忠信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
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陳注呂氏曰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登車而有所禮則
憑軾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
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實行必有
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引葛覃言實
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緇衣

四

鄭注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
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 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
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

孔疏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 言人苟稱家有
車必見其車有載於物不可虛也言有車無不載也
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衣有終敝破也不
虛稱有衣而無敝也 既稱有言必聞其聲不可有
言而無聲也 人苟稱有行此事必須見其成驗不
可虛稱有行而無成驗也葛覃曰服之無射者此周
南葛覃之篇美后妃之德也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綸

裕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采葛爲君子之
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言君子實得其服而不
虛也引之者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

馬氏曰言有實於此有以徵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
其實也

山陰陸氏曰軾言前敝計後

新裁此言人實有言行則人必聞聲見成人當謹於
言行之實也兩苟字雖訓誠字只當實字看注中誠
者物之終始可玩 夫實有是車必見其軾實有是
衣必見其敝軾也敝也車與衣之必可見者也况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緇衣

五

行乎人苟於言也前人所未明之理實自我發之足
成一大方之論則斯言也且垂之不朽言者一時而
誦說者在世世矣豈不聞其聲乎苟於行也古人所
未見之業實自我創之足成一立德之品則斯行也
且垂法無窮行者一人而景仰者徧天下矣豈不見
其成乎觀葛覃之言而知人實有是言行者人心服
而習之豈有厭時哉

說約不重見聞只重君子之言行所以爲見聞之地
者不可不慎也要看二必字言則必聞行則必見誰
得而匿之亦誰得而掩之何可不慎舊注有軾則有

車無車則何以憑而軾之乎云云是但欲其有言行不必問其慎與不慎也

纂訂此節如詩興體車衣不必重說軾字活對下做字看 苟字訓誠一云乃或若之意非聲以聲聞言成以底績言只著好一邊說舊說言行處俱兼善惡不必從引詩明衣之必做近就服習君子之言行無厭說

按有車有衣孔疏加稱字可用見其軾言必乘也見其做言必衣也衣到做時則衣之久 言行二句為主總言有其實意聲以傳聞言非言之聲 詩雖言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哭

服不必纏上有衣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陳注從順也謂順於理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爲可用而非文飾之言矣行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爲可稱而非文飾之行矣言之不怙則爲之也難寡言而行即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意以成其信謂言行皆不妄也大其

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非皆言之所爲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此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周書言昔者上帝降罰於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抑詩證言不可飾車攻詩證行不可飾引書亦言文王之實有此德也

鄭注從猶隨也 以行爲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爲顧聲之誤也 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 允信也展誠也 奭召公名也 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訓申勸宣

禮記詳說

卷五

緇衣

哭

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宣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孔疏此一節明重言之事 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當須實不可虛飾也 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須先實不可虛飾也 以其言行相副之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 必須以行爲驗不用虛辭爲此之故則人不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小其惡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 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尚

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爲而改之是無如之何也 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謂宣王展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太平也引之者證言信爲本 周公告君奭之辭也上帝天也言往昔之時在上天也 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爲割田當爲申觀當爲勸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勵文王之德 以文王誠信故天命之引之者證言當誠信也 案周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經云公曰君奭是奭爲召公名也謂周公既致政仍留爲大師召公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緇衣

吳

謂其貪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爲君奭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宣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爲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宣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宣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厥亂勸宣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二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

而古文周田爲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爲蓋謂天蓋申勸之孔尚書猶爲割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 藍田呂氏曰此章又申言前義言行皆不可無實也飾言而言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行飾行而行者所行必僞故不可言莊生之言非不善也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言之飾也五霸假仁義而行非不美也而後世無傳焉此行之飾也故君子言顧行行顧言而已不可失吾信使民之稱美惡不敢有所大小而失其實也言之不信所謂玷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緇衣

吳

君子非信則不成也君奭言文王有誠信之德爲天所命况於人乎 嚴陵方氏曰前經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信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亦此之意論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蓋寡言以成其信之謂要譽飾非皆言之所爲也惟君子寡言以化之故民不得如此

馬氏曰不飾者不可以文飾之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危行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危言行之不相違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言易以出故寡言行難以成

故敏行蓋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實也在上有其實則在下者亦以其實應美者人之所欲美之小則有所不敢大惡者人之所不欲惡之大則有所不敢小此不敢誣其善惡之名也

長樂陳氏曰言之多則易失於不信君子尚乎實行故寡言而行則以成其信有實而不誣也實之所在故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白圭之玷尚可磨而至於斯言之玷則不可磨者所謂不可飾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允所謂有君子之道展所謂有大

禮記詳說

卷五至

緇衣

至

成之業夫宣王之能復古者爲其有道業之實故也山陰陸氏曰寡謂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虛美隱惡不得也

郝解大其美謂誇張其美小其惡謂微隱其惡君陳周書篇名周田猶言徧蒐簡擇之意今書作上帝劉申勸宣王之德言天割絕殷紂重癸父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也引以徵實德之義亦不甚協

新裁此言君子訥言以爲敏行計而民化於誠也雖言行平說當重行一邊說者因注言之不惟一句又注中皆言之所爲因而重言不知注中諄諄說言正

恐言之過行不能及無以成信也夫言不順理則行之或不能至未免爲虛言矣故言順於理然後以其所言者行之則言爲可行而非文飾之言矣行不順理則言之難以成章未免爲僞行矣故行順於理然後以其所行者言之則行爲可言而非文飾之行矣夫言不可飾言之有信也行不可飾行之有信也使不寡言以力行則信不可成而倡率斯民者無其本矣故君子訥言敏行使言行相顧慥慥篤實信至是而能成也示教如此下有不以實應者哉美雖可大而不自大不矯情以干天下之譽也惡雖可小而

禮記詳說

卷五至

緇衣

至

不自小不恥過以文一己之非也大美小惡皆行不足而言有餘之故不大美小惡正其一心於力行以求成信也讀大雅而見言之不可飾矣讀小雅而見行之不可飾矣讀君奭而見文王之實有是德君子之成信可見矣

說約首四句只泛論其理以起下意二從字重不可飾全在此見寡言句指君子求言行盡善之事寡言而行連說成信正上不可飾也民不大其美謹言慎行之化也大美小惡皆言不足而行有餘之故不大美不小惡正一心於力行以求成信也

纂訂當以信字作主飾字與信反看飾字即大美小

惡大美小惡便不成信了言行不飾正是信君子寡言二句正君子不飾處自信也不大美小惡正民之不飾處民信也引詩書證寡言二句

心典言從便自可行行從便自可言言行不飾便自可信但工夫不得濫用故君子必寡言而行以成之也寡言而行應言從而行行從而言以成其信應二不可飾美惡屬行大之小之言以飾其行也大者侈張之意小者揜覆之意 通章言行兩平若欲軒輊到底依注側重言一邊爲不易

禮記詳說

卷頁全

緇衣

聖

按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句爲主則民句是陪說引詩書證上意陳注分貼甚明而時講以抑詩證寡言而行以車攻詩證成信以書證化民而天命歸之似多事大小字著力屬民說 詩展也大成以事功言非謂成信 書本文上帝割爲句申勸屬下句差訛至不成文理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策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得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

人言天子凶

陳注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爲巫爲醫此言爲卜筮乃是求占於卜筮龜策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策亦不能定其吉凶况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苦凶也易恆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婦人之德從一而終故吉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也 應氏曰引兌命有誤當依今書文 馮氏曰此篇多依倣聖賢之言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

鄭注恆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

禮記詳說

卷頁全

緇衣

聖

吉凶也 猶道也言襲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倣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爲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 孔疏此一節明爲人臣之法當有恆也 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恆不可爲卜

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恆之人而況於凡人乎 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性行無恆數誣卜筮故云我龜既厭倦於卜不於我身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證無恆之人不可以爲卜筮也 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云祭祀之末爵人之時無復及此惡德之人惡德無恆者也 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者純皆也言若爵此惡德之人則立之以爲正事在下必學之若每事皆爵此惡德之人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言無恆之人不可祭祀也 若使無恆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緇衣

五

也 若使惡德之人事其鬼神則難得其福 易恆卦九三爻辭言人若不恆常其德故承之羞辱引之者證人而無恆其行惡也 恆卦六五爻辭貞正也言恆常其德問正於人婦人吉也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男子也當須自專權幹於事若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引之者證男子之無恆德其行惡也

藍田呂氏曰德歸於一則有恆二三則無恆人之趨嚮不知其所安雖鬼神龜筮之靈醫工色脈之妙猶不可測况人情之近其可測之乎論語記孔子之言

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而此云不可以爲卜筮其文少異蓋巫醫卜筮其事類也爲作皆謂求而問之也巫之禱卜筮之占皆求諸鬼神鬼神之理至虛而善應齊戒潔誠虛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私意瀆而求之其可得乎醫之治疾必察其好惡原其哀樂喜怒則知疾之所由生苟用心而無恆又安得而求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瀆則不告此篇所引說命之文與書殊不同疑此篇誤當以書爲正 贖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言煩贖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緇衣

五

事神之道也或承之羞言無恆之人動則取羞辱况卜筮乎此篇又引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亦衍文鄭氏又解恆其德貞爲恆其德貞云問正爲貞在婦人爲恆德男子以爲無恆義必不然 馬氏曰語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記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言卜筮不可占無恆之人以龜筮之靈猶不能知則其於人也亦末如之何也已或曰巫醫卜筮職之賤者也聯之賤而其德亦不可以無其恆然以文考之則曰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又曰不占而已則知卜

筮者不能占無恆之人巫醫者不能治無恆之人而或者之言難於必取兌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以文考之則不合婦人德不可以無恆所謂無攸遂在中饋吉夫子以知率人其德不可以無變所謂婦人之德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而凶與此合也

山陰陸氏曰民立而正正讀如政民立而正事純即書所謂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而祭祀是爲不敬即書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所謂善矣然祭祀爲不敬則事煩不能不亂事神難矣事煩讀如事神之事雖然恆其德矣不知化而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五

趨變是亦凶而已矣故經合二以爲一昧者以今書易疑而難之是按圖以求馬也善相馬者若九方臯可也

郝解恆即實德德實則可久不可爲卜筮言人多機變鬼神不能測也引說命與今文異惡德即不恆之類如爵之則民將起而效尤以惡德爲正事純用此以祭祀是欺罔鬼神也惡德之人事煩擾亂故難以事鬼神不恆承羞解見周易恆卦爻辭偵作貞

新裁此甚言無恆之不可也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求占於卜筮斯言其古之遺言與何也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今無恆之人二三其德者先知如龜筮且不能定其吉凶况於人有不惡而加之以羞者哉夫龜筮之不能知者無恆者不足以起信也觀之小旻則知無恆者龜之所厭者也又觀兌命則知無恆者祀之不敬者也又觀之易則知無恆者羞之承而凶之不免者也追思方言博觀古訓人可無恆乎

纂訂古之遺言句美方言之合於古龜筮二句釋遺言之意引詩與兌命證龜筮不能知句引易證而况於人句總見無恆之不可也 不能知還是不能測

禮記詳說

卷百全

緇衣

五

其心術吉凶意尚略後些兌命原文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純而二字作黷於二字惡德黷祀分作兩項爲的惡德無恆者也易則言不可無恆之義偵當依易讀曰貞然婦人從一而終故恆其德吉若夫子制義以從婦爲恆則凶自從婦外未有無恆而可者也

新旨古之遺言見其言善而非俗諺可比引書與詩皆明龜筮不能知之意引易取或承之羞以明人不能知也

按無恆之人龜筮不能測其心况人能測之乎甚言其多機變也引詩龜不告猶正是證龜筮不能意引書差訛不成文理未必皆記禮者之訛或後有錯簡民立而三字當易以惟其賢正事純三字即政事惟純而祭祀即黷于祭祀也事煩即禮煩也引書見舜德之人不可以事神亦謂鬼神不能知其心也爵有是爵祿之爵引易言不恆承羞與上文合而又接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以恆德爲凶似不取恆其德合兩爻爲說全無倫次當補云婦人以從人爲恆則吉若夫子亦從人則是無恆而凶不免矣 反覆思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一

緇衣

美

之不得明暢當以錯簡缺疑爲是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一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三

奔喪第三十四

牟陽冉觀祖輯撰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歸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三

奔喪

一

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爲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爲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爲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爲主也

嚴陵方氏曰昔曾參不離親一宿顧豈有奔喪之禮然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

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為之禮也

郝解此居他國聞喪之禮五服之喪皆有奔此篇多後人卽事義起不必盡古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曰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陳注始聞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辟市朝爲驚眾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二

鄭注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 侵晨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 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 感此念親爲驚眾也 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孔疏此一節論奔喪在路至其國竟奔赴之節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者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己私喪廢於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己也 按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眾使次介假

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戚感此念親也凡聞喪若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爲位卽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雖父母之喪既聞喪而哭又爲位更哭也 以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且遂行雖云斬衰其實母之齊衰亦然也嚴陵方氏曰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遽故倍之

郝解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奔喪倍之不夜行孝子爲親喪自重也見星謂晨昏星出早行晏息但不肯奔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三

若輕喪奔不必見星矣過國至竟謂所經過國之界上昔去親存今返親亡感觸盡哀也市朝邑居也辟不哭恐驚眾也望其國竟將至本國界也

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紼于序東綰帶反位拜賓成踊遂賓反位

陳注此言奔父喪之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笄纓小斂畢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卽括髮而袒衣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

而卽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經者掩其袒而加要經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牆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卽襲經之經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經重象革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卽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己之位而哭踊也成踊說見前

鄭注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 已殯者位在下 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末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四

其位既拜反位哭踊

孔疏此一節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明父母之喪奔入中門之左也 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故不忍當阼階也故升自西也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笄纓故卽括髮袒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纓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此所奔者謂主人也故下文云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此既親拜賓故知主人也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此下文云又哭括髮袒故知爲父也此謂未成服也故下文云三日

成服 襲經于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非謂

堂上之序東也 知素委貌深衣者按曾子問篇云

壻親迎女在途遭喪女改服布深衣縞總女人之縞

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

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

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以上則素弁也 按士喪

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卽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

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既殯之後則

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位在下也 云不於又哭

乃經者按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俛於堂降成踊乃經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五

於序東在家小斂當奔之禮又哭既小斂著經則合又哭乃經故云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云其末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者謂威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經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而必以爲經之散垂而絞之者以雜記云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彼帶經謂經之垂者是主人成經之後明知此絞帶亦謂經之散垂而絞之故不以爲象革帶

之絞帶也且要帶爲重象革帶之絞帶爲輕此絞帶舉重者不應舉輕之絞帶故以爲絞經之垂者

嚴陵方氏曰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則未忍踐阼階而爲之主故也

郝解入家門自外入以西爲左將趨西階如親存也禮親在升降不由阼言括髮不言免者父喪脫髦括麻徒首不加布也降堂東卽位孝子位在阼階也經掩襲所袒衣著麻經也序東堂東牆端絞帶絞其要經麻之下垂者不散也喪禮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絞奔喪歸不散者後期不見柩殺也反位自東

禮記詳說

卷三

奔喪

太

序反東階下之位凡拜賓皆就賓位拜畢乃反位哭踊成踊九踊成三也

按殯東一讀西面坐向西跪也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眾主人兄弟皆出門出哭止闔門相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陳注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

鄭注次倚廬也 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

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 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孔疏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故云

禮記詳說

卷三

奔喪

七

皆如初也 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故知此皆升堂也引雜記云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者彼云三踊夕無踊唯稱三踊此云三哭而不踊故知夕雖哭而不踊故數夕哭但云三哭不袒者以小記篇云三日五哭三袒既云三袒故知夕不袒也 知在序東者約士喪禮文

山陰陸氏曰拜至拜送禮也今送賓不言拜送略之也不言送於門外蓋於門內而已據不得奔喪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相者告就次次所次之處鄭氏謂

倚廬誤矣卽倚廬齊衰以下亦曰告就次何也猶括髮猶之言可以已也成踊言於是有數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奉尸夷于堂主人襲帶經土喪禮亦云而此篇入門括髮袒降堂襲經於序東紱帶於又哭括髮袒於三哭猶括髮袒三日成服此奔喪之禮也始至之日既襲經紱帶可謂成服矣公曰三日成服則以明日括髮袒又明日猶括髮袒未成服也

郝解皆如初謂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反位皆如前賓也皆出事畢退也閭門闔殯宮門相贊禮者告就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八

次告奔者使就門外倚廬之次此初至一哭也又哭謂明日三哭謂又明日三日成服謂三哭之明日也成服則不括髮矣

按眾兄弟皆出門至告就次是一日事畢就倚廬而息也又哭三哭是第二日第三日事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陳注非主人其餘或親或主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

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於首加經於要也上文言襲經於序東此言免麻於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牆之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鄭注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九

客以哀變爲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孔疏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者解前文奔喪升自西階此云中庭北面故云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繼續統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恆在堂下也下文云奔母之喪則前經升自西階者是奔父之喪此云奔母之喪者其實奔父母喪亦升自西階故下經奔母之喪直

云西面哭不云升從上文也云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經帶若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今此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是輕喪在路之上已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所奔之喪雖有輕喪不來至喪所無道路之上改服著麻故云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爲謂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謂不升堂全不解注意其義非也此麻則帶經變父耳云凡祖者於位襲於序東祖襲不相因位者此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十

奔齊衰之喪經云免麻於序東卽位祖是祖在於位也免麻於序東麻卽襲也序東在位北隱映於序是祖襲不相因位也云此麻乃祖變於爲父母也者以此經先云免麻乃云卽位祖按上文父母之喪先云括髮袒乃云襲經於序東是與父母異也故云此乃祖變於爲父母也鄭知又哭三哭如始至時者以上奔父之喪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如初至則知齊衰以下之喪又哭三哭皆如初至時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者釋所云不變義也禮以變爲敬若有客則拜賓與之成踊示敬賓故變也今此奔者

是骨肉之恩哀則哀矣則不須爲變明不如賓客也云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者言主人男女待此奔者應就初哭成踊下而言之今方於三哭以後言之者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此謂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束髮卽位與主人拾踊注云拾更也主人與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十一

更踊賓客之是待婦人爲賓客禮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雖以賓客待之亦爲異於賓客之禮故雜記云婦人奔喪入自闥門升自側階注自闥門升自側階異於女賓若女賓則喪大記篇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今此入闥門是異於女賓以婦人雖是外成以奔夫屬不得全同女賓故也郝解非主人謂非父母之喪如期功以下之親自有嫡子爲主人賓客弔皆主人拜送奔者不爲主也齊衰以下謂如出母繼父之類門左見前入門不升階但於堂下中庭北面向殯哭免麻謂首免以布而加

麻經也丈夫婦人謂主人內外男女之在喪次者待之謂待此奔喪者男女皆如朝夕哭之位不改易也蓋待賓則以變爲敬奔者親屬不以賓禮也

按此齊衰非爲母免麻是兩樣卽位而祖下云皆免祖包麻經在其中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

陳注父喪襲經于序東此言襲免經于序東卽加免輕於父也疏曰此謂適子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奔喪

三

鄭注爲母於父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

孔疏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篇云又哭而免其理雖同其日則異於喪服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喪至內乃不括髮而免也

郝解西面哭謂升堂坐殯東西面及他禮皆與父喪同但父括麻襲經不加紼母則襲經而加紼父三哭猶括髮母明日又哭卽不括髮所以殺也喪服小

記奔母喪不括髮與此異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卽位與主人拾踊

陳注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闔門闔門是東邊之門東階卽雜記所謂側階也髮說見小記東髮髮於東序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鄭注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闔門東髮髮於東序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纁大紒曰髮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奔喪

三

孔疏此婦人奔喪之禮也婦人入者由闔門知入

自闔門者雜記篇文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闔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闔門入也闔門謂東邊之門云髮於東序者以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髮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故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髮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髮於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髮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髮於東序耳此文據天子諸侯之禮按大記云婦

人髮帶麻於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云去纓大紒曰髮者鄭注士喪禮云髮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纓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山陰陸氏曰不言髮於某所以關貴賤按士喪禮婦人髮于室而喪大記曰婦人髮帶麻于房中鄭氏謂蓋諸侯之禮然則房中蓋東房也于室亦室之東東髮蓋在殯東又少東也與主人拾踊外女子也郝解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之類升自東階別於男子也鄭注謂東面之階鑿也東髮謂於堂上之東脫其簪而髮也卽位位在堂上也拾踊更迭踊也所以

禮記詳說

卷百六十三

奔喪

七

賓客之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束卽主人位經紼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陳注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眾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卽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

鄭注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祖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

孔疏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鄭注嫌經云主人是適子故云主人謂在家者必知然者以奔喪者親自拜賓是奔喪者身爲主人不得待者爲主人故云謂在家者也云哭於墓爲父母則祖者以下文云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除喪畢尚括髮袒明葬後歸爲父母袒可知也云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釋所以墓所初哭成踊則告事畢者以墓所既括髮經紼帶拜賓之後於此墓所更無

禮記詳說

卷百六十三

奔喪

五

事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於墓左婦人於墓右所以辨陰陽之義

山陰陸氏曰主人之待之也正言主人著眾主人奔喪與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相備也相備而言主人在前眾主人在後亦言之法鄭氏謂在家者也誤矣拜賓反位拜之不在其位吾方爲客重賓也據奔喪反位拜賓成踊告事畢者於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爾

郝解不及殯謂眾主人既葬而後歸者家無尸柩故

先之墓婦人主婦以下也既云主人即位於墓左奔者又東即主人位蓋主人與奔者皆子也事畢謂哭墓事畢

按主人待之以奔喪者至墓故先往待之

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陳注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夫

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鄭注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

孔疏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爲四

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相者告事畢不復哭也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今經云又哭三哭但云括髮

不云袒者既葬已後哀情稍殺故也云成服之朝爲四哭者以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云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則知奔喪者亦朝夕哭今云五哭相者告事畢明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七

是既期已後期望朝哭而已故鄭云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

郝解遂冠歸謂道路不可徒首必加冠而行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告事畢告奔喪事畢

按送賓如初截眾主人兄弟以下與前有賓後至節

同意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陳注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

鄭注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孔疏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者鄭恐壹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謂入門哭時者謂以筵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釋爲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奔母之喪而言之今乃於不及殯後始言爲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處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總明前也故云明及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九

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却解壹括髮謂奔母喪但入門一哭括髮上節云又哭不括髮是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祖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祖成踊於三哭猶免祖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陳注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月日多少不同

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卽位拜賓成踊者東卽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卽位不稱祖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祖理經若言祖恐齊衰以下皆祖故不得總言祖而稱襲者容齊衰重得爲之襲也又按上文爲父不及殯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祖今齊衰以下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九

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祖故知二祖字衍文也又哭三哭二祖字衍文

鄭注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不言祖言襲者容齊

衰親者或祖可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祖此又哭

三哭皆言祖祖衍字也

孔疏此一節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餘見

嚴陵方氏曰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蓋北方重陰以示哀之隆西方少陰以示哀之殺

山陰陸氏曰齊衰奔喪上言祖不言襲此言襲不言

祖相備也相備而先言祖後言襲不言之法且上言祖先成踊祖在成踊之前此言襲後成踊襲在成踊之後亦言與主人踊遠之也據與主人拾踊且言與主人哭成踊則隨主人踊不拾主人之踊於又哭三哭言祖祖非衍字齊衰猶祖則大喪祖可知爲父於又哭括髮不言祖上下比義從可知也亦於齊衰以祖爲哀卽父雖祖祖不足言

却解西面哭哀殺於北面也免麻免以布而加麻經也與主人哭成踊襲則是免麻時祖也又哭三哭皆言免祖成踊上節奔父喪又哭三哭但云括髮成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奔喪

三

不言祖祖可知鄭謂此二祖字衍文非也

按陸氏郝氏俱謂又哭三哭祖字非衍當是前節但言括髮略之不言括髮成踊祖包其中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祖成踊襲經絞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祖成踊於三哭猶括髮祖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陳注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餘見前章

鄭注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鄭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 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孔疏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 聞喪不得奔者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奔喪也乃爲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爲位如朝夕哭位矣 於此聞喪之日覆哭踊畢襲所祖之衣著首經絞帶之垂卽東方之位 三日成服通數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奔喪

三

喪爲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卽拜而迎之去卽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訖亦可以止者也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 知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者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爲位當須速奔今乃爲位故知以君命有事也云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之又哭此經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爲又哭於此哭後乃經絞帶與明日又哭別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經則此亦當又哭乃經今於聞喪之

日卽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經帶也 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此經唯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恆常有哭何須特云五哭之文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

山陰陸氏曰乃爲位乃者難辭也若爲位於此不問已也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三

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陳注袒經者袒而襲襲而加經也遂除卽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爲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與之哭不踊

鄭注東東卽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 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

孔疏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

主人之位括髮袒也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 以東方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卽主人之位云如不及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文東卽主人之位除喪之後奔其位如不及殯之時云遂除於墓而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故明之云遂除謂墓所遂除服至於家不復哭也

嚴陵方氏曰喪者之墓雖哭於家則不哭主人之待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三

之也雖哭於墓而不踊且無變於服時已過禮亦爲之殺也

山陰陸氏曰上言成踊盡哀而此不言蓋貶之也著雖盡哀無及矣若曾參一夕不離親閔子退而致仕無是也其不言卽位亦以此間喪不得奔喪爲位君子猶難之今除喪而后歸何哉東括髮袒猶言東髮省文爾省文略之也遂除於家不哭著於路猶哭也却解除喪而后歸已終喪於外也遂除卽墓所除之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仍吉服不變也此言父母之喪

按除喪後歸必有大不得已者而歸後尤當補行喪禮以盡其哀而於墓所一哭即除似太草草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陳注齊衰大功小功總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經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異者免麻

孔疏此一節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細麻也

山陰陸氏曰齊衰以下所異者免麻變經言麻自齊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五

衰以下非其至喪也據免經於序東

祔解自齊衰以下奔喪在除服後者禮與上同惟著免經麻而已非父母之喪不括髮所以異也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組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陳注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為位而哭其餘不得為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為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言

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獨此所言二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夕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出送賓是也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為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為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亦可蓋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五

鄭注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可行乃行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賓也孔疏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為位及免經成服之禮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為

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爲五哭所以三日爲五哭者爲急欲奔喪以己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 已聞齊衰以下之喪旣不銜君事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己之私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爲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爲鄼列之位今若銜君使命聞齊衰以下輕喪不敢以私害公不敢顯然爲位此言爲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者云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者齊衰以下於聞喪之處已哭哭罷更爲位而哭可行卽行以齊衰以下皆然故云皆

禮記詳說

卷三

奔喪

美

也 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唯三日數夕哭爲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爲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內爲五哭故數夕哭爲五哭經文不同故鄭注亦異云亦明日乃成服者鄭恐三日爲五哭恐數聞喪三日亦成服故云明日乃成服以成服必除初聞喪爲三日也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總明之云凡云五哭者

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於上也 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也道路又遠容待賓持贈贈之物故成服乃去也

山陰陸氏曰三日五哭卒卽上所謂五哭言卒喪輕故也大喪不言卒雖云去服之殺蓋亦嫌遽今在事畢之後容成服矣而後賓至亦拜亦送也

郝解此節記聞喪者爲位哭之禮旅次無尸柩設魂座無倚廬設孝子哀次與哭泣行禮之次皆所謂位也聞父母之喪不待爲位哭齊衰以下之喪行禮卽位時哭哭畢至東序加免經復位袒踊畢襲衣就賓

禮記詳說

卷三

奔喪

毛

位拜又復位哭踊送賓出又復位皆爲位之禮也三日五哭謂初聞喪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共五不俟成服五哭終者哀殺於親喪此在外聞喪哭之禮也主人出送賓以下奔喪至家之禮成服拜賓三日後成服於家也若在外未得歸所爲位去家遠則卽所爲之位成服而後歸

按此節文義不甚明當以自爲位至五哭卒爲一截未奔而爲位時事也主人出送賓乃奔喪至喪者之家時事至告事畢爲一截主人出送賓文有缺略成服拜賓另一截謂初奔至喪家主人送賓稍緩奔喪

者成服亦自拜賓若遠則成服而往至喪家即可拜賓也 注以成服爲五哭卒之明日五哭卒屬爲位未奔時事如何限定至喪家爲五哭卒之明日只是至喪家之明日耳 予意於主人出送賓上加至家未成服五字成服拜賓上加明日二字庶覺分曉皆卽位皆字謂齊衰以下不一等也袒成踊連上襲連下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卽位而哭

陳注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哭

功也故與此不同

鄭注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孔疏此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按雜記云

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

齊衰喪者降服大功

嚴陵方氏曰以服有重輕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也

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

却解齊衰望鄉以下四者皆奔喪哭之禮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

陳注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不然記者所聞或誤歟 鄭氏曰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也

鄭注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 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孔疏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按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兄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哭

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同者熊氏云檀弓所云殷禮也此所云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 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 此明諸哭者本是無服故但哭不爲位按檀弓云申祥之哭言思

與哭嫂同爲位者熊氏云異代禮也此文朋友喪將欲奔故先作壹哭若朋友已久雖聞喪則不復哭故檀弓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

張子曰爲位者爲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爲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剝奠爲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又曰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嚴陵方氏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之黨於寢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三

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

郝解哭父之黨以下在家聞喪爲位之禮說見檀弓伯高死於衛章凡聞喪爲死者魂位不設饋奠以虛位魂不附也

按不奠以張子不久設爲是於野無所依故張帷爲位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

而哭凡爲位者壹祖

陳注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倣此此以尊卑爲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選爲主也在他國爲使而出也與諸侯爲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祖謂爲位之日也明日以往不祖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祖

鄭注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謂大夫士使於列國族親皆親在異國者謂於禮正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三

祖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祖也

孔疏知哭舊君者以下文云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是於他國爲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諸舊君也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暫爲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故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也若君之姑姊妹之女來嫁於國中者則有服故雜記云諸侯之外宗猶內宗是有服也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爲位者初哭一祖而已又哭三哭則不祖爲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祖前文所云

者是也

山陰陸氏曰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歟大夫明日又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朝哭凡五哭諸侯朝莫哭如大夫又三日朝哭凡七哭於是殯天子朝莫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凡爲位者壹祖上所謂凡爲位卽位祖成踊是也

郝解哭天子諸侯亦爲位哭也九哭九日哭每日一哭餘倣此大夫哭諸侯哭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爲主也在他國奉使也與諸侯爲兄弟謂同姓卿大夫仕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三

異國者壹祖始聞喪一哭袒明日以往則不袒與父母之喪異

此節文義鄭解破裂欠通

按哭字貫下至士三與諸侯爲兄弟言本國之君

係己之兄弟也己在外聞其喪亦爲位哭之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陳注己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己在葬後矣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固賓主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於家於墓皆踊

也

鄭注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

孔疏此一節論哭所識者也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皆爲之成踊者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也皆賓主拾之從主人北面而踊者主人在墓左西嚮賓從外來而北面踊便也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北面而踊也

郝解所相識之人死既葬而往弔則先哭於其家而後之墓先成禮而哀稍緩也主人墓左西面倡踊客

禮記詳說

卷五

奔喪

三

從之北面向墓踊

按所識者弔倒句謂弔所識者皆爲之兼於家於墓

言從主人單承於墓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陳注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意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爲之主也

鄭注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 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 附則宗子主之 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 從父昆弟之喪

孔疏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 凡喪父在父爲主者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按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不云主庶婦若此所言則亦主庶婦是與服問違者服問所言通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言是同宮者也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謂各爲其妻子爲喪主也此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 親

禮記詳說

卷三

奔喪

肅

同長者主之者親同謂同三年期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 不同親者主之者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自主之也

纂訂此記喪主之禮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親親也同居且然則異居可知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惟長者爲主不敢奪嫡也 不同親者主之若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自主之不奪人喪也知此四者則喪之

大體定矣

按此節陳注自明却解謂皆言喪主人不在之禮不可用

手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

陳注此言小功總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爲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鄭注小功總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尙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尙左手

禮記詳說

卷三

奔喪

肅

孔疏此一經論小功以下之喪既除喪之後而始聞喪之節 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五服之親爲之變也 拜賓則尙左手者於時有賓來弔拜賓之時尙其左手謂左手在尙從吉拜也

却解遠兄弟小功總麻之喪雖過期間之必變但拜賓從吉以左手又右手上猶吉事尙左也 按遠兄弟謂族屬之疏者非謂所居之遠然除喪後聞亦爲所居不一地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陳注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總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爲位麻者弔服而加總之環經也 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 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

鄭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祖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祖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孔疏此經論哭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 哭嫂

禮記詳說

卷之三

奔喪

美

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總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加弔服之麻不爲之祖免故云無服者麻也 以經云無服者麻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總之經也云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者兄公謂夫之兄也於弟之妻則不能爲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並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云

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者此是逸奔喪禮文言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妹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云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也

嚴陵方氏曰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焉

山陰陸氏曰言及欲著嫂叔雖無服猶弔服加麻逸

禮記詳說

卷之三

奔喪

美

奔喪禮曰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謂若爲其再從兄弟服則其姊妹以出嫁降而無服我猶弔服加麻也 解欠明疏說稍勝

郝解凡爲位哭者皆有服之親唯叔於嫂無服及族姑姊妹既嫁者總麻降而無服哭之則爲弔服麻謂總麻環經凡弔者皆得服之

按嫂叔主叔言鄭云尊嫂是也 注疏引逸禮文男

子婦人並言而本文只言婦人可略男子一層

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土襲而后拜之

陳注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四

牟陽冉觀祖輯

問喪第三十五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以與之鄰里故亦與之同哀戚也則問喪之禮鄰里其可以廢乎此經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即問之之事也故以是名篇

臨川吳氏曰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四

問喪

篇列問喪禮敘祖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

按吳說是不可以鄰里飲食爲問喪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天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陳注雞斯讀爲笄纓笄骨笄也纓韜髮之緒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纓也徒跣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三

奔喪

三

鄭注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孔疏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大夫來至弔此奔喪之士其奔喪者先袒拜之成踊之後然後襲衣尊大夫故先拜而後襲於士襲衣而後拜之者謂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也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已踊及襲經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經帶也若士來弔則降

堂先成已禮踊襲經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者以此經但云袒拜之成踊其餘經本云大夫後至袒拜之爲之成踊與此經文字多少不同故云或曰劫解凡奔喪者初至袒降將哭踊遇大夫來弔先拜大夫而後成踊乃襲衣敬尊者迫也如遇士弔先成踊襲其袒衣然後拜之尊卑殊也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三終

之厚者以食之也

鄭注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纓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纓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緇頭笄纓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言人情之中外相應

孔疏此一節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踊悲哀痛疾之意也雞斯者笄謂骨笄纓謂緇髮之緇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纓也徒跣者徒空也無履而空跣也扱上衽者上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問喪

二

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交手哭者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傷腎乾肝焦肺者言肺在上性近於燥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近下故云傷言近下性多潤而爲傷矣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 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也言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凡云親者包之五服也以此經悲哀之甚故知父母也云雞斯當爲笄纓者以經雞斯二字不當始死者之義聲與笄纓相涉故云笄纓也云親始死去冠者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易之是

去冠也云二日乃去笄纓者以士喪禮云小斂髻髮是死二日故云乃去笄纓也云上衽深衣之裳前者言既始死朝服易之故知著深衣按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故知此衽深衣之衽按深衣衽當旁此云深衣之裳前者既扱之恐履踐爲妨故解爲裳前也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所扱之處當衽也按公羊傳云昭公以衽受於齊之唁禮亦謂裳當前者也

山陰陸氏曰扱上衽則以有辟踊之端焉交手哭捧心而哭發臂擊心在歛之後惻怛痛疾而精先傷魂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問喪

三

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肺傷傷而已乾於是爲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

臨川吳氏曰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悲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於外卽上所謂笄纓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卽上所謂水漿不入曰三日不舉火也

按身之安美諸書無解美字當承上味字來言食味之美而身不安也身字泛言之口亦身也若作居處不安講於上文無著 甘字安字俱活字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

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慙氣盛故祖而踊之所以動體安
心下氣也

陳注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慙煩
也

鄭注故祖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

臨川吳氏曰動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啓殯至葬
時動親之尸舉親之柩孝子哀甚故哭踊無數慙與
悶同心煩鬱也氣盛氣慙塞也祖而踊以運動其身
體體動則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
使不慙塞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問喪

四

郝解慙悶同悲哀之極志慙不舒氣鬱充盛踊跳以
下氣也

纂訂此一節既斂至葬三日以後之哀三日以下言
其禮也惻怛以下言其義也初死而動尸則將斂矣
啓殯而舉柩則將葬矣孝子爲親之不得復見也惻
怛痛疾悲哀於是爲甚故以志則煩鬱而不安以氣
則慙塞而不下無可奈何故聖人制禮使祖且踊所
以運動其身體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
其氣使不慙塞也此哭踊無數之義也

按此節只重踊祖是帶言

婦人不宜祖故發鬲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壤牆然悲哀
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
反也

陳注發聞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
之聲也辟拊心也

鄭注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
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

孔疏爵踊似爵之跳也其足不離於地也殷殷田田
如壤牆然者言將欲崩倒也云辟拊心者爾雅釋訓
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問喪

五

嚴陵方氏曰爵踊猶莊子所謂爵躍如壤牆然言其
不可枝梧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
慎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

臨川吳氏曰婦人以發鬲擊心代男子之袒男踊如
人之跳足起而高女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
郝解婦人開其鬲衣手擊其心足跳踊如爵之躍殷
殷田田擊之聲也哀以送送葬也迎精反既葬迎神
歸也

纂訂爵與雀同殷殷與詩殷其雷之殷音不同而義
同田田與孟子填然鼓之之填字不同而義同 此

承上男袒而言婦人不袒之義其禮雖殊其哀則一也婦人不宜露體故以發臂擊心代男子之袒

接發臂但開外衣不露體如壞牆然方氏謂不可枝梧如將倒之狀非謂壞牆之聲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陳注望望瞻望之意也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有彷徨之意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問喪

六

鄭注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說反哭之義也

孔疏望望然者瞻望之意也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皇皇然者意彷徨也其往送也如慕者如孺子啼慕於母也其反也如疑者不知神之來否如人之有疑也亡矣喪矣者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若似人之逃不復來也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者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

山陰陸氏曰皇皇然無所向也若望望然汲汲然猶

有所向特有所不逮爾故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先儒謂皇皇然者意彷徨也誤矣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是之謂皇皇然初猶言若有求而弗得今其言如此亦言之序

纂訂送形而往合下節此言送葬反哭之義遷柩以葬形猶在柩是送形而往也成壙而歸則形魄已歸於地唯有精靈而已是迎精而反也一往一反正孝子思親而不能留之際也故其在道往送望望然瞻望之意汲汲然促急之情如追其反而弗及以親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問喪

七

形猶在前也反哭之時皇皇然彷徨之意若有求而弗得如慕如孺子之啼慕於母如疑如人之有疑不知神之來否也及其既歸求而無所求之始而入門中而升堂終而入室皆弗得見則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終天之恨他何所寓其情哉唯有哭泣辟踊盡哀而已矣無可奈何之甚也人子知此則於生前精形俱在之時凡可以盡其情者豈可有一毫之不至乎

按求而無所得句虛下四弗見正是無所得處盡哀而止注他無所寓其情語氣富玩言所以有反哭之

禮爲此也

心悵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
享之微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
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
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陳注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愴猶愴愴也愴猶歎恨也
勤謂憂苦也

鄭注說虞之義 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
安也入處室或爲入宮 勤謂憂勞

孔疏心悵焉愴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問喪

八

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者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
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成壙
而歸者此明葬之後猶居廬枕塊不敢入於室處也
故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者言服
處憂勞勤苦也 人情之實也者言非詐僞僞爲之
是人情悲慕之實也

嚴陵方氏曰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內哀親之在
土故不忍寢於牀

山陰陸氏曰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所謂生
事畢而鬼事始是也居於倚廬寢苦枕塊成壙而歸

猶如此於是爲至矣哭泣無時若三哭五哭先王爲
之節爾

臨川吳氏曰心悵愴愴悵愴歎恨皆失志無可奈
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絕望但志愈悲哀而已
於是虞祭以安之

郝解祭之宗廟謂既虞而附祭納主於廟也成壙而
歸既葬而歸也哀親在外故不敢處於內哀親在土
故不忍寢於牀服勤三年謂三年困苦也

纂訂此孝子反哭至終喪之情以虞祭時言虞祭於
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問喪

九

神魂復反也此虞祭之義也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
於內此葬後猶居倚廬之義也哀親之在土故不忍
寢於牀此葬後寢苦枕塊之義也唯其如此故哭泣
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常不能忘孝子之志也此
喪必三年之義也凡此四者皆非勉強僞爲於外乃
原於天性發於至情真實而不可已者也
按服勤三年此語可證喪必三年非以祥禫爲三年
也 服勤謂於勞苦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慙故
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

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陳注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

鄭注怪其遲也匍匐頓顙或作扶服

孔疏此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後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此經凡言亦者亦以俟其生制三日者俟其生也若三日不生於後亦不生矣非但不生孝子之心亦益衰矣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

禮記詳說

卷百箇

問喪

十

嚴陵方氏曰始死而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聖人之禮制以義也

山陰陸氏曰言至情難奪如此雖聖人猶疑焉爲之斷決而後能爲之

郝解此皆記者設爲問答不忍斂者孝子之情必斂者聖人之禮聖人爲之斷決則是聖人猶未忍焉甚言至情之難奪也孝子心衰望不遂也家室之計營費也衣服斂衣服

按俟其生是待三日之意三日不生則宜斂作兩截看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臂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陳注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則惟擊臂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可以爲哀之至也

鄭注怪冠衣之相爲也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將踊先

禮記詳說

卷百箇

問喪

十一

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耳擊臂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

孔疏此解冠必不袒袒必不冠之意也又明孝子身有病闕其居喪所以禮矣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性云君袒而割牲是也

嚴陵方氏曰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上服也故以至尊言之免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

之代冠而已亦見檀弓免焉解禿則頂無飾故不免
免則露頂矣偏則形不直故不袒袒則形褻矣跛則
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之權也

山陰陸氏曰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於門今其言如
此何也曰凡臣子爲尊者使令則袒雖冠不嫌也若
喪而袒非爲使令也所以動體安心下氣故不敢據
此免而袒袒而踊反爲文矣蓋先王因其至痛惻怛
爲之制禮及世衰道微情有不至雖免袒踊務爲如
禮是禮之情景在此乎在彼乎故曰喪禮唯哀爲主
矣若莊周謂儒者以詩禮發冢殆不知此之過也

禮記詳說

卷百金

問喪

三

郝解冠者不肉袒謂哭踊肉袒則不冠以布爲纓代
冠也吉禮袒衣不見肉如袒割牲之類則冠如故禿
者以下明袒免踊皆生情之哀苟情至則因時損益
可也故禿者無髮則不免偏者形屈則不袒跛者足
病則不踊故曰以哀爲主女子有疾不能踊則哭泣
悲哀擊臂傷心男子不能踊則稽顙觸地無爲容儀
斯亦哀之至矣

纂訂此與下節皆釋免意冠在首至尊之服也以對
肉袒則褻矣故以免代冠此始死去冠弁纓者免之
義也此禮之正也然有不能備禮者禿者頂無髮免

則露頂矣故不免偏者曲背而形不直袒則形褻矣
故不袒跛者足不正踊則足勞矣故不踊免而袒袒
而踊先後之次皆所以爲悲也有一疾則廢一禮豈
其情不悲哉身有鉅疾不可備禮耳其悲則一也然
則何以爲悲女子不踊則擊臂傷心男子跛而不踊
則稽顙觸地若無所容然此皆可以爲哀之至矣豈
必備禮哉此禮之權也
按冠者不肉袒語意是說肉袒者不冠當著免耳側
看方明吉禮亦有袒而不露體非肉袒也 鉅疾久
而不可去之疾

禮記詳說

卷百金

問喪

三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
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陳注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
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爲喪亦不
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爲孤子而當室則雖
童子亦免以其爲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
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總幼不能知疏遠
之哀也而當室則總總者以其當室而爲成人之免且
杖則亦可爲成人之總矣故曰總者以其免也

鄭注怪本所爲施也 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

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

孔疏此怪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云免者以何所爲 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此答問之辭也不冠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以未冠故著免也 禮曰童子不總者此喪服正經之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童子不總者言不爲族人著總服也 唯當室總者謂童子無父兄當室主於家事此當室之童乃爲族人著總服 總者其免也者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問喪

古

作記者云所以此童子爲族人得著總者以其無父兄當室之時即著免也以其無父兄而可依理故得爲族人著總服也 當室則免而杖矣者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爲族人得著總也若童子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 云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者解當室所著之意也言免是冠之流例也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云總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免乃有總服也鄭出總其免之意言內爲父母著免乃有族人總服言總服由於著免是所以總者由有免故也

嚴陵方氏曰不總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總總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總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郝解免作纁謂以麻布一幅纏頭免冠而後加此故曰不冠者之所服如童子未冠不免可也惟童子早孤當家爲喪主有成人之禮則加免總總麻服童子幼不備禮輕喪則不服也當室則總總則亦免矣則亦杖矣

纂訂此記者設問以明免不免之義免者已冠之人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問喪

圭

爲喪去冠而服之者也此成人必免之義也若童子未冠則不免矣然儀禮喪服記曰童子不爲族人服總麻以幼未知疏遠之哀也唯孤子當室則總以爲父後成家爭當與族人爲禮也總者其免也言免則有總服也童子不免禮之常也唯當室則免矣童子不杖以幼哀不至病禮之常也唯當室則杖矣此童子亦免之義也其言杖者因免而及之 按免者以何爲謂何爲而有免之制也 總者其免舊說謂總者由有免似倒說子謂順說亦通言總者其必加免也所以然者當室而總則宜免且不特免

而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父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陳注苴杖圓而象天削杖方而象地又以桐爲同之義言哀戚同於喪父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時也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寬暇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問喪

六

鄭注怪其義各異 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 怪所爲施 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爲時 父在不杖謂爲母喪也尊者在不在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孔疏此明問居喪有杖爲父母乃異何意如此故問之 竹桐一也言爲父竹爲母桐孝子之意其義一也言孝子奉親用心是一但取義有異故竹桐而殊也 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者父是尊極故爲之苴杖言苴藤之物以爲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故云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爲母屈於父不

同自然苴惡之色也故用削杖其杖雖削情同於父故云削杖桐也桐爲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爲父矣桐節在內內陰之類也故爲母也 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者此問孝子居喪何以須杖之意也 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者爲母親對父之時不敢遽杖以尊者在故不敢也 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者所以爲母堂上不敢杖者堂上是父之所在辟尊者之處所以爲母堂上故不杖也 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者言孝子爲母所以堂上不爲喪趨者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問喪

七

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父憂戚故不杖不趨冀不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

嚴陵方氏曰父在謂服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處也不杖則不敢以杖病之具感尊者之情故也堂上不趨見曲禮解堂上不趨非止喪禮示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遽於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容戚之故特示其閒暇也

山陰陸氏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朝夕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顏回曰子在回何敢死近之矣此非故隆父殺母是人情之

實禮義之經也野人曰父母何異焉隆母如父是之謂野

臨川吳氏曰上章之結語曰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章重以上章之二句結之而又增禮義之經也以下四句盡其義

郝解父在不敢杖謂爲母杖者見父則輯之不敢當父前扶杖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也孝子之志以下六句甚言禮之貴義不以文可謂達禮之論矣孝子親始死投冠笄維容之變也非爲肉袒不冠也初喪必免免有常而袒無常豈因袒而免不袒則不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問喪

大

耶免而肉袒示凶變也今謂至尊不居肉袒之體非通論也

按父在謂父之所在非謂父存也若謂父存不杖則堂上不杖又何待言父在不敢杖廣言之堂上不杖又專言之因杖而及趨意輕禮義之經經常也經常而不可易也未歸重人情與前相照此篇言喪禮極分曉其言服勤三年已得大指而推本人情尤見原本

服問第三十六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山陰陸氏曰退問在下著服多微辭與旨問有不盡也據問喪在上

臨川吳氏曰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無問辭而名曰服問者蓋是有人問喪服而知禮者援據禮經傳記逐節答之如此記者但記其所答之辭爲一篇而不復記其所問之因也

郝解篇內無問而曰服問者所記皆問答之辭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服問

尤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陳注有屬從有從從故皆以從言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

鄭注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

孔疏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也 傳曰皇氏曰此言傳曰者即前大傳之篇則服術有六不指其人今各以其人明之或言傳曰者是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則非前大傳篇也故下文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今記者皆引此舊傳而記之

餘見注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即釋大傳服術有六之文也故稱傳曰以冠之

馬氏曰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

禮記詳說

卷三

服問

三

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爲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山陰陸氏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謂之皇姑著死而後稱姑姓小君也先儒謂春秋之義妾母稱夫人若小君在上堂稱妾下堂稱夫人

郝解傳古禮書今大傳服術有從服說見本篇但未舉其人故於此明之公子謂諸侯妾之子妾子壓於適父在爲其母練冠父沒爲其母大功而其妻則不論父在否皆得爲夫之母期故曰從輕而重謂本從

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

其夫服而反重於夫也皇尊稱猶祭法之云皇考也陳注妻爲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總麻是從重而輕也

鄭注妻齊衰而夫從總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

山陰陸氏曰天一而已矣夫妻之天也雖其父母猶降雖其舅姑猶降即妻齊衰夫亦齊衰是相報也故先王制服爲妻之父母其輕重不倫如此郝解妻爲其父母齊衰重也夫從服則總麻是從重而輕也

禮記詳說

卷三

服問

三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陳注疏曰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惟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其爲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

鄭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

臨川吳氏曰禮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

稱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終是未詳其義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皆是小功服故以兄弟稱也

山陰陸氏曰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又各謂其外家之黨爲外兄弟喪服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小功以下爲兄弟小功以下親不足言也謂之兄弟可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郝解妻不言兄弟而言公子者從夫也禮爲外父母總則外兄弟無服而其妻則女子子之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期是從夫之無服而有服也 鄭

禮記詳說

卷五

服問

三

謂外兄弟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非也既稱兄弟何謂爲祖父母從母乎

按鄭以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誠可疑郝說備之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陳注鄭氏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

疏曰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

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山陰陸氏曰公子不服其母故爲其妻之父母無服

據喪服傳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

郝解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不得爲其妻父母服而

公子之妻仍服之是從妻之有服而已無服也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陳注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 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孔疏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異於上故更稱傳曰也

嚴陵方氏曰此雖非大傳之文然舊傳之所說故亦以傳曰冠之

陳川吳氏曰母出謂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

禮記詳說

卷五

服問

三

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惡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已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已母之黨故不服也

郝解母出謂已母被父出父再娶繼母出母之服雖不絕而母黨之義已絕則繼母之黨即母黨矣故爲之服母死謂已母死則母子之恩猶生故爲已母之黨服既爲已母之黨服則繼母之黨無服矣大傳無此語豈古別有是傳歟

纂訂此記母黨之服注其母謂出母也非

按母出母死皆謂親母 服其母之黨則不服繼母之黨可疑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陳注疏曰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之喪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經期之經者謂三年之喪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功同故云功衰也

鄭注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

孔疏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者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亦然故云差相似但父帶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云經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服問

三

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者以三年既練男子除

於首是男子首經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此文主於男子也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練後麻帶已除則要經期之麻帶也云爲父既練衰七升者以開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練衰七升也云母既葬衰八升者此言八升者誤當云七升故開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爲母衰七升也云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者以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齊衰仍有八升九升故更言之八升者是正服齊衰或有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服問

三

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云服其功衰服麤衰者功卽麤也言齊衰既有八升九升服也其麤者謂七升父之衰也經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爲長子及父卒爲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總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爲重亦服母之齊衰也皇氏云謂三年既練之後初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爲前三年之衰爲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爲三年練祭

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既練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練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期年未練之前得爲三年之喪而行練也熊氏云爲母既葬衰八升言父在爲母也今鄭注云爲父既練衰七升爲母既葬衰八升矣又經云三年之喪既練皆爲父卒爲母今熊氏云父在爲母其義非也

張子曰三年既練期既葬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謂若三年既練期大功既葬止當服其既練功衰不可便受以小功布也以此三年無受小功之節練衰除則自當服以小功練衣必是煅練大功之布

禮記詳說

卷五

服問

三

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練衣當既葬之後受以大功之衰及既練也煅練其衰而已或既練則以大功之布而爲衰或衰而加煅練此則繁其有亡也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若正大功之服則有小功之受蓋大功乃亞三年期之重喪其卒哭之稅亦其稱爾若殯則不練矣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

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經意蓋謂當練而服後喪之衰即用七八升則前喪易忘故反七八升之衰矣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經練之功衰爾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又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

山陰陸氏曰禮父之喪既練服其功衰母之喪既葬服其功衰卽有父之喪既練矣母之喪既葬服其功衰而帶以故葛帶經期之經男子重首經期之經則

禮記詳說

卷五

服問

三

以母喪尚新故也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既練之衰也

藍田呂氏曰此功衰之喪既葬所受之功衰也故曰經期之經服期功衰承期文也蓋期之既葬之葛輕於三年之練葛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練除首經而期之既葬未除故經期之經期之既葬之功衰重於三年之練故又服期之功衰若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亦猶是也小功麻斷本故不變三年之練葛首也長樂黃氏曰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

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耐兄弟之殯則練冠是也按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練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之嫁反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按閨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

禮記詳說

卷五

服問

天

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煖練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推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太功之衰則與傳記注疏之說同謂煖練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存之當考

郝解三年之喪既練祭後又當期喪既葬之後則要帶三年練之葛帶首帶期新易之葛經身被練後之功衰蓋三年與期既葬男子皆以葛易麻而期喪既葬之葛輕於三年既練之葛故仍帶三年練之故葛帶也云故者期初喪用麻變葛既葬還舊曰故也首經則三年練後已除而期喪方新須戴期之經也功衰謂以大功布七升或八升九升爲衰蓋三年練後與大功九月之衰布升數略同故曰功衰而三年練之功衰比期既葬之功衰略重故仍服其三年之功衰也

郝說較明

禮記詳說

卷五

服問

无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陳注疏曰三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亦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鄭注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

孔疏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也大功之喪者爲大功喪既葬以前經云期之喪既葬則此大功之喪亦既葬不云既葬者從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言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問傳謂之重麻也云期既葬之葛帶者謂大功既葬葛帶以次差之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既麤細相似不得爲

禮記詳說

卷五

服問

三

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故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主於男子矣其婦人之服於下問傳篇具釋也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經五寸餘要帶四寸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經應合四寸餘要帶本合三寸餘既服練之要帶四寸餘則其首經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故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云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謂服父之練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升八升九

升既葬之後則有十升然服父七升也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者問傳篇云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斬衰既練遭齊衰灼然重麻故云經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說檢勘鄭意其義然也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與此經文其義得迺然於問傳之文於義不合按問傳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文各別則此經文大功唯據三年練後不合期喪既葬也注云男子

禮記詳說

卷五

服問

三

經期之葛經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者爲期經期帶謂其大功之經大功之帶然於鄭注其義稍乖也當以熊皇爲正也小功無變也謂凡常小功無變於大功以上之服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郝解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謂三年喪練後遭大功之喪始死亦應既葬帶其故葛帶而經大功之葛經服其功衰同也小功無變謂先有大喪今遭小功雖初喪亦不用麻變葛帶不以輕服損重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陳注疏曰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並留之合糾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經燥麻斷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

鄭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燥麻斷本

嚴陵方氏曰本謂麻之根也大功以上之帶則不斷之以示其重焉故可以變三年之葛

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曰下殯小功帶燥麻不絕本此不言小功而言斷本為是故也

郝解麻之有本者連根之麻合絞為帶服之重者大

禮記詳說

卷三

服問

三

功以上皆用之三年之練葛復遇此喪則以此麻易之其餘若小功以下之經麻去本者情輕不得以變三年之葛也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陳注疏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每可以經之時必為之加經既經則去之自練服也鄭注雖無變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

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

孔疏有事則免經如其倫者倫謂倫類雖為之不變服其應免經之時如平常有服之倫類也云免無不經者解經於免經之於是免之時必著經則大斂小斂之節眾主人必加經也云經有不免者解經每可以經必經也云經謂不免但云經者謂既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經不有免以服成故也是經有不免者也

餘見注

郝解如三年之喪既練復遇小功去本之麻雖不可以變三年之葛帶然於初喪當免時以小功麻經加

禮記詳說

卷三

服問

三

首卒事而後去之蓋三年喪既練無首經所以可經每於斂殯啓葬有事當經之時必經卒事則去仍服三年之練服也

按麻斷本只是說小功服因上麻之有本者故如此為言於免時加經經謂首經既免去經謂之既當是並免以去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說

陳注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

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與小功之經所以爲後喪總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鄭注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之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

孔疏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服問

三

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與小功之經所以爲後喪總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上經云小功不易明總不易下經云總小功之經兼言總者恐免經不及總故也前經已云於免經之此經又云如免則經者前經但云經不云練冠恐小功以下不得改前喪練冠故重言之也因其初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既葬之後

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

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總之麻不變小功

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者謂以輕喪之麻本

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

易也所以總之麻不變小功者以其總與小功麻經

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

稅變前喪也云稅亦變易者以一經之內有變有

稅兩文故言稅亦變易也云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

之耳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經有本爲重下服乃

變上服大功得變期期得變三年也云雜記曰有三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服問

三

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所以引此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也

嚴陵方氏曰麻以有本者爲重故得變易而稅焉以

此易彼則彼得以息故曰稅稅猶典路說駕之說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小功嫌下殯之小功不斷本可

以易喪之練冠稅者脫也然則所謂小功不稅嫌言

不服著矣

郝解三年喪之練冠遇小功以下之喪則不易必大

功乃可易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是

也如小功初喪免經則戴小功之麻首經至要帶雖初喪亦不變練之葛帶也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者總小功麻皆斷本而輕不以輕麻易重葛也稅變易也以此易彼曰稅麻之有本者乃可變舊葛

按初葛帶截下段申上意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陳注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服問

三

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總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既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略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總麻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鄭注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也所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處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緝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總麻

孔疏此論成人小功總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總麻得易三年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終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服問

三

殤之月筭者謂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此殤之月筭數如小功則五月總麻則三月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殤服質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其文不緝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婦人俱爲之總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

葛者以其殯服質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知大功之親爲殯在總小功者以前文云總小功不得變上服則此得變三年之葛亦是總麻小功也殯長中在小功總者本大功之親耳云正親親也者以大功之親其殯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故重其殯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篇云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齊衰初喪得變三年既虞卒哭則下聞傳篇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服問

三

是也云爲殯未成人文不緝耳者緝謂數也謂禮文繁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殯是未成人唯在質略無文飾之繁數故不變麻服葛也云男子爲大功之殯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總者喪服傳文

山陰陸氏曰下殯則否言爲其無卒哭之稅則雖小功有卒哭矣

郝解言總小功麻雖不得變葛而總小功降服之麻情重者可變也本服大功死於長殯則降服小功死於中殯則降服總麻如此者服輕情重乃變三年之

葛而著殯服之麻經帶也小功終五月總麻終三月筭足乃還反三年之葛帶是非重麻者謂小功總服麻皆絕本輕不當易三年葛所以易終筭者非故重之以降服小功總無卒哭卽葛之禮但以本麻重筭情重故易三年葛以麻終也若夫大功下殯亦當降服總麻雖亦無卒哭之稅然情輕則不復易麻終筭與成人之總麻小功等皆不以易三年之葛卽上文所謂小功無變者也

按此節因上節小功不易而及之見殯服有此不同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服問

三

陳注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夫人爲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爲天子服者遠嫌也

鄭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

曰外宗房中南面 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

孔疏列國諸侯之君爲天子三年也 諸侯夫人爲

天子如諸侯外宗之婦爲君也諸侯外宗之婦爲君

期則夫人爲天子亦期也故云如外宗之爲君諸侯

爲天子服斬衰喪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謂以夫人如

外宗之爲君起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欲明諸侯夫人爲天子故載君爲文之首也 外宗君外親之婦也者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云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者謂夫與諸侯爲兄弟之親在於他國諸侯既死來爲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皆服斬其妻從服期也云諸侯爲天子服斬故夫人亦從服期是爲夫之君如外宗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服問

卑

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是二也內宗有二者按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五屬之內女是二也引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者證外宗之義也 世子不爲天子服者此明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 郝解諸侯爲天子喪斬衰三年諸侯夫人於天子喪如諸侯之同宗女嫁外姓者於諸侯喪皆服期也世子諸侯太子不爲天子喪爲有繼世之嫌也 世子

不爲天子服此禮近迂大夫適子爲君服如士安得謂世子於天子獨無服乎 按如外宗句是比語不重只要見諸侯夫人爲天子期

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

陳注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太子適子也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鄭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

孔疏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非此則不主也言妻欲見大夫以下亦爲妻及適子適婦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服問

卑

主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以下爲此三人爲喪主不必見也曲禮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郝解君所主謂諸侯所主之喪惟夫人與太子及太子之妻是君之適婦也言夫人妻者明適妻乃爲夫人三者皆正雖君之貴必爲之主其喪則大夫以下於適妻子婦亦可知也

按夫人妻只作一人說是舊說分君與大夫陸氏分夫人與妻俱欠妥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陳注鄭氏曰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

鄭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

孔疏此明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大子之服餘見

郝解大夫之適子爲君爲君夫人及大子三喪皆如

士服士於君服斬於夫人大子服期也

按鄭注大子君服斬非本文正文意孔疏明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服問

聖

所服服也

陳注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總麻故羣臣無服也近臣闔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總則此等人亦總也

鄭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

孔疏妾先君所不服也者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者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

母是也云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

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今

以爲君得著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近

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

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

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

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公十一年夫人

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

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者其小君無而以夫人

服之已爲不可今小君既在而以夫人服妾母彌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服問

聖

不可故云益不可也餘見

郝解君母爲適夫人則君爲服三年臣從君服期如非適夫人則君服總羣臣無服唯近臣與御車之僕及車右之驂乘此輩君服亦服君總亦總耳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陳注疏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等事則首著弁衾身衣錫衰若於土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於

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 錫衰之布以緦布而加灰治弁經制如爵弁素爲之加環經其上

鄭注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

朱子云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惻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 祖宗時於舊執政亦當親臨自渡江以來一向廢此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服問

聖

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忽然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山陰陸氏曰當事則弁經者據此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蓋當事而後弁經也大夫相爲亦然者雜記曰大夫哭大夫弁經與殯亦弁經爲其妻往則弔也弔而服之弔而出則除之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郝解公於大臣之喪既成服後平居著錫衰錫衰者以緦布洗治光澤爲衰也出謂有事他出亦衣之不言冠猶吉也當事謂弔或視斂殯葬則弁上加經大

夫於大夫之喪亦出入錫衰當事弁經也爲其妻而君於卿大夫妻及卿大夫自相爲其妻亦弁經錫衰弔但出則除之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陳注見人往見於人也經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雖稅齊衰亦不稅經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

鄭注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服問

聖

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

孔疏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經重故也 以經重縱往朝君亦無免稅於經也 己有不杖齊衰之喪

至公門稅去其衰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廢衰又免去經也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解朝君無免經之意引舊記以明之言君所以許臣不免經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己恕物不可奪人喪禮使之免經故許著經也亦不可奪喪也非但不奪人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己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己喪禮也

謂不杖齊衰者按曲禮篇云苞屨不入公門薦屨杖齊衰之屨既不得入也此云稅齊衰明不杖齊衰也云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者也鄭以經於齊衰不杖齊衰雖稅亦不免經以差次約之則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其經也

山陰陸氏曰經重也以經該之下云唯公門有稅齊衰則此言斬衰可知然則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謂奪所重者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言有有不稅也大夫以上不稅據士唯公門稅齊衰凡所謂稅皆暫釋喪服反吉服若康王麻冕黼裳是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服問

畢

郝解凡見人無免經謂男子重首經雖見人不稅雖朝君亦不稅也唯入公門有齊衰則暫稅之齊衰以上亦不稅也不奪人喪故君不責臣變服不可奪喪故孝子不可變服從人

纂訂此朝君無免經之義也凡往見人無免經者不但見人雖朝君亦然唯入公門有稅齊衰者然不稅經皆以經重故也傳亦舊記文君子不奪人之喪所以教孝也亦不可奪喪所以存孝也

按免如字免去之意稅同脫

傳曰皇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陳注罪重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鄭注列等比也

孔疏列等也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山陰陸氏曰列若今例矣

嚴陵方氏曰言上下各有所比附而爲之列等也

馬氏曰法者所以齊天下之過失然民之過失浩繁而不勝齊也故法不可以不省禮者所以辨天下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服問

畢

親疏然人之親疏輕重之不易辨也故禮不可以簡是故制爲五刑以斷其罪而罪多者有非五刑所屬則隨時而參酌之列爲五服以定其喪而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故有從輕從重有服無服之別焉蓋先王之制必以五數舉其大者而略言之五典五禮五聲五色五味五行日用不可闕一焉易曰天數五地數五王者之政天地而已

臨川吳氏曰罪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等之類言罪雖多而皆不出

乎墨劓剝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

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者之服其或刑書禮書所

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於在上之例

由重而減輕則附於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

之罪至多之喪而刑書中之五刑禮書中之五服足

以該之而無不盡者矣

郝解刑有五謂墨劓剝宮大辟服有五謂斬衰齊衰

大小功總麻罪重者附上刑罪輕者附下刑大功以

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列謂罪與喪等雖多皆

不越上下二等之列也

禮記詳說

卷二頁五

服問

哭

纂訂皇古罪字 此以刑之平明服之平也言罪雖

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剝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

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者之服先王

之制如此凡以罪重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

情親者附於大功以上情疏者附於小功以下唯其

等列之相似而已所以雖多而五者足以該之蓋得

其要也

按此以刑擬服重服邊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五

牟陽冉觀祖輯撰

開傳第三十七

陳注鄭氏曰名開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開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閒輕

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郝解開傳記居喪閒儀節也

纂訂開如字名開傳者以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或

曰常讀爲閒廁之閒閒者廁於其閒而非正也齊桓

晉文爲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於二正霸之閒

禮記詳說

卷二頁五

開傳

一

則謂之閒霸青赤黃白黑皆正色綠紅驪碧紫非正

色而廁於正色之閒則謂之閒色儀禮喪服正經自

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

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開傳

云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

貌若苴齊衰貌若梟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

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陳注斬衰服苴苴經與苴杖也麻之有子者以爲苴經

竹杖亦曰苴杖惡貌者疏云苴是黎黑色又小記疏云

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首者標表之義蓋顯示其內心之哀痛於外也泉牡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蓋亦變其常度也

鄭注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泉或爲似

孔疏此一節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 苴是黎黑色故爲惡貌也 止平停不動也 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爲之變又不爲之傾故貌若止於二者之間衰因鍛布帶屨亦輕其經色用泉同者自別表義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閒傳

二

耳

嚴陵方氏曰自大功至緦皆有衰止以稱齊斬者以其爲凶服之重故也凡物精而致者謂之功粗而略者謂之沽大功小功之布比斬衰齊衰之布則稍精矣故皆謂之功大功之服九月比小功爲大故以大稱之小功之服五月比大功爲小故以小稱之緦麻則服之細其質則麻也故又以麻稱之自小功以上至於斬衰無非麻之所爲者止以之稱緦則以其爲凶服之最輕其細至於十五升功又不足以言之也特有以別於絲而已此五服之辨也苴蓋子麻也以

之爲布凡物精爲美麤爲惡故曰苴惡貌也蓋孝子之情在內者既極其哀則形於外也亦爲之不美故斬衰則服苴以表之故曰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以其所表如此而貌亦宜如之故曰斬衰貌若苴泉亦苴也蓋謂牡麻爾其爲布稍精於子麻上言斬衰服苴則知齊衰而下服泉矣且齊衰既以緦而齊其下爲義則其服緦之泉固亦宜矣其服如此貌亦宜如之故曰齊衰貌若泉以其哀既殺於斬衰故貌不若苴之惡也

臨川吳氏曰斬衰服苴謂衰裳經杖並苴色也苴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閒傳

三

有子麻色蒼黑貌之惡似之首其內而見諸外謂內有哀情則外有此惡貌如物有頭首在內則其尾末見諸外也齊衰稍輕於斬衰經不用苴而用泉泉者有子麻色亦蒼而黑淺若苴若泉貌各如其經之色也止謂止而不動貌活動者象春之生貌靜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緦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略變於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爲厚而亦未至於甚薄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可也云者微不滿之意容體謂儀容身

體形之可見於外者也

馬氏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故先王因哀以制禮則禮有隆殺因禮以見哀則哀有大小凡喪事以哀為主閒傳一篇言哀者六自斬衰以至緦麻輕重等差莫不有當也其曰哀之發於容體則因容體以爲禮哀之發於聲音則因聲音以爲禮哀之發於言語則因言語以爲禮哀之發於飲食則因飲食以爲禮哀之發於居處則因居處以爲禮哀之發於衣服則因衣服以爲禮其始也本於哀其終也成於禮有是哀則不得不行是

禮記詳說

卷五

閒傳

四

禮有是禮則不得不致是哀也然而容體聲音言語動乎內者也飲食居處衣服在乎外者也內外俱備哀禮相稱五服之制可坐而定也郝解服苴謂斬衰苴麻經苴竹杖也麻有子者曰苴苴者麻惡腫之狀故曰惡貌首猶本也首其內哀痛本乎內末見乎外也梟牡麻麻無子曰牡麻色皆枯黯而牡麻狀瘦削禽鳥牡者亦然竹杖苴桐杖削義亦以此止者惆悵停止之意容貌謂如平常容貌也

按貌若苴若梟因用苴梟而以爲言取其相似耳

首作表爲優宜作去聲讀止只是收斂不輕動意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陳注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絕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緦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

鄭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

孔疏若如也言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卻反聲也哀容可也者言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

禮記詳說

卷五

閒傳

五

嚴陵方氏曰往而不反言氣欲絕而不能生也偯則哀之餘聲也夫哀之所感天性然也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偯故此至大功始有偯也哀容則其哀從容而不迫

臨川吳氏曰往而不反謂氣絕而不續往而反謂氣絕而微續三曲而偯謂聲不質直而稍文也哀容則聲彌文矣可也之意同上

郝解往而不反一哭聲斷不續也往而反聲絕復回也三曲而偯聲曲折而偏倚也哀容哀聲從容

按容字作聲音說頗難解只得作從容看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言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陳注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於人也不議不泛論他事也

鄭注議謂陳說非時事也

孔疏斬衰唯而不對者但唯於人不以言辭而對也皇氏以爲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按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故對也 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已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已事也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問傳

六

人說爲語與此言異也

嚴陵方氏曰唯則順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則應彼而已言則命物焉言則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焉議則主於事而已樂則通其情焉由其哀有輕重故發於言語有詳略也

郝解唯而不對應而不答也不言不先發言不議不

泛論不及樂不譚音樂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
不食土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
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

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陳注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疏食麤飯也

孔疏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者謂三日之外乃食也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總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總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也

嚴陵方氏曰三不食則日有半也此言食與大記不能無小異溢與孟子言七十鐘之鐘同蓋二十兩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問傳

七

數登於十則滿矣而又益倍之爲溢焉疏食者麤蔬之食也 以溢爲二十兩太多當從陳注

臨川吳氏曰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乃異姓之朋友與斂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喪大記云士之喪士是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

郝解三不食再不食三餐一餐不食也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一不食再不食與此小異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總不飲醴酒皆謂初喪也不食醯醬則不食肉可知不飲醴酒則不飲醇酒可知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陳注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中一以上亦訓爲間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 疏曰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

鄭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孔疏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也 至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醴醑也若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醴醬也故喪大記云小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閒傳

八

祥食菜果以醴醬 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又云食肉者先食乾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 以醴酒味薄乾肉又澀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

臨川吳氏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後所食與齊衰既殯後同小祥後所食與大功既殯後同大祥後亦與小祥後同但加以醴醬蓋與小功總麻既殯後同也禫後飲醴酒則漸復常而飲酒食肉矣

郝解中月而禫謂大祥後間一月而禫蓋二十五月

大祥二十七月禫也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由淡而醇也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由薄而厚也皆不急欲之義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聖室芻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陳注倚廬聖室見喪大記芻蒲之可爲席者但剪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鄭注芻今之蒲草也

孔疏此明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也 芻爲蒲草爲席剪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閒傳

九

郝解不稅經帶行住坐臥不脫也芻蒲席剪使齊不納不編藏其剪頭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剪屏芻剪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

陳注柱楣謂舉倚廬之木柱之於楣使稍寬明也剪屏者剪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對以下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記者所聞之異亦或各有義歟

孔疏此明遭父母之喪至終服以來所居改變之節卽斬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

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土居聖室是土服斬衰而居聖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聖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眾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

嚴陵方氏曰柱廬間之楣以爲之固故曰柱楣廬傍屏蔽之草而飾之故曰翦屏

山陰陸氏曰茅翦不納者翦之而已不納也言翦屏則前此茅茨不翦柱楣於柱置楣而已此莽而席居聖室喪服傳既虞寢有席既練舍外寢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

郝解柱楣豎倚廬之木於楣間也翦屏翦齊屏蔽倚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閒傳

十

廬之亂草也

按倚廬以木倚牆下頭著地亂草覆之柱楣則前用柱支起翦屏則翦去亂草有檐矣 茅翦不納乃謂席之脫查不窩檐者與苦異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陳注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

升總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總布用其半六百縷爲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縗者事謂煮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卽以製總服也若用爲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故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總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縷以織矣

鄭注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

孔疏此明五服情縗之異 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閒傳

十一

其細如絲故云總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縗事謂鍛治其布縷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 此齊衰多二等者按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之二等故云多二等也云大功小功多一等者按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故云大功小功多一等也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理主於受服者而言以

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爲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故云服主於受也云是極列衣服之差也者以喪服既略故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表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程子曰古者八十一縷曰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三絲於今之布爲已細總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有矣

朱子曰總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篋只用一經如今廣中說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於總矣又不知是如何

禮記詳說

卷五

開傳

十一

郝解升把也詩云蕃衍盈升盈一手曰升兩手曰掬牽布者以八十縷爲一升正服斬衰布三升凡二百四十縷義服斬衰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總麻降正義皆十五升而去其半則六百縷也所以少於大小功者大小功之八升至十二升縷皆不治總麻六百縷與朝服十五升之縷細同皆煮治而後織故曰有事其縷所以減半也無事其布謂織成布加洗治則爲錫總不洗治所以差重於錫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練緣要經不除

陳注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易要之麻經差小於前四股

禮記詳說

卷五

開傳

十一

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爲一重兩股合爲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爲一繩是三重也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又以練爲中衣以練爲領緣也要經葛經也練緣見檀弓

鄭注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

孔疏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未爲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既虞卒哭受服之

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以五分去二
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
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
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期
而小祥練冠緇緣者父沒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
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爲中衣
以緇爲領緣也 以經文直云葛帶三重不辨男女
之異故明之云謂男子也云五分去一而四糾之者
以喪服傳云五服經帶相差皆五分去一故知受服
之時以葛代麻亦五分去一既五分去一唯有四分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閒傳

古

見在分爲四股而糾之故云四糾之云帶輕既變因
爲飾也者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葛四股糾之
以爲飾也則知男子首經婦人要帶不三重爲飾也
張子曰古者紡績其布當有吉凶二種若三四升之
麻及總纒之細或去縷之半或不事其布或不事其
縷不容吉凶二用者皆是特爲有喪者設所謂成布
蓋事縷事布供世俗常用成功之布但未加灰練爾
其功尤麤略者爲大功差細者爲小功以屨灰經練
然後謂之練如此解之則練與成布義自兩安衰當
單與練冠緇緣此特經文不足不當致疑於衰之有

緣也

朱子曰或問成布答曰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
問緣緣答曰緇今淺絳色小祥以緇爲緣一入謂之
緣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
專把素色爲凶蓋古人專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
之則爲大凶矣問布升數答曰八十縷爲一升古尺
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筭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般又
如漆布一般所以未爲成布也如深衣十五升布似
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
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閒傳

圭

所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又如何自要闊得
這處亦不可曉

嚴陵方氏曰受謂受服也六升而上然後謂之成布
者以五升而下縷數漸少若未成然故也疏衰卽齊
衰也比功布之升爲疏故亦謂之疏斬衰又疏矣然
不謂疏衰者以斬之義爲重而疏不足以名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凡喪有變有除有受凡受以大受小以
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
服葛謂以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緣緣祥先素縗大
祥彌吉故也

郝解受承也以多承少以大承小斬衰布初喪二百四十縷古布幅廣二尺二寸則是布一寸有奇止得十二縷如網罔然故不成布既葬而虞卒哭後哀少殺乃受以六升布四百八十縷則一寸有奇得二十四縷羅成布故曰成布六升也凡喪服冠布細於衰布葬後衰布之升數用初喪冠布之升數如斬衰初喪三升冠六升葬後衰六升冠七升齊衰初喪四升冠七升葬後衰七升冠八升也去麻服葛謂葬後男子要去麻帶而易葛帶婦人首去麻經而戴葛經也葛帶男子之服檀弓云婦人不葛帶三重謂三股重

禮記詳說

卷五

開傳

士

絞比前麻帶稍細婦人葛經同可知及期年以葬後之冠布爲衰斬衰七升齊衰八升以練熟麻布爲冠又以爲深衣用淺紅色緣領袖檀弓曰練衣黃裏緣緣要經卽葛要經不除要經則首經除可知矣練冠有吉凶太古白冠用布吉凶皆布也後世吉冠用帛凶冠用布曾子問云古天子練冠燕居帛也此小祥練冠布也大祥縞冠帛之白而稀薄者也練衣緣緣黃裏近於列采小祥葛經未除用此無乃太驟歟按受承也是相接用之意成布方成个布也葛布如何爲繩或是縫作帶其制有三重歟緣淺紅色

似不宜用作緣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陳注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易輕者也

鄭注婦人葛經不葛帶舊說云三紉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

禮記詳說

卷五

開傳

士

也其爲帶猶五分經去一耳

孔疏婦人葛經不葛帶者按少儀云婦人葛經而麻帶又上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故士虞禮曰婦人既練說首經不說帶也注云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也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是男女共爲卽知大功婦人亦受葛也云舊說云三紉之練而帶去一股者舊說云所至練之時又三分去一此既葬葛帶三重去其一股以爲練之帶也云去一股則

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者斬衰既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既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帶即與小功首經同所云同者皆五分去一今乃三分斬衰既葬三重之葛帶去其一股以為練帶則是三年練帶小於小功首經非五服之差次故云似非也云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服欲變易前喪故云為後喪所變也云其為帶猶五分經去一耳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既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經麻細相似同故云其為帶猶須五分首經去一分耳以首尊於要但婦人避男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間傳

大

子而重要帶耳

張子曰除首者麻葛重雖大功之喪可易三年之練冠舉大功之輕則齊衰可知練冠且去之故言除也若其經彼既自己除之矣此除服先重亦存舊注山陰陸氏曰經在上體之上帶在下體之下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蓋取諸此却解除除喪服也首首經帶要經陽在上故男子重首陰在下故女子重要男子小祥先除首經女子小祥先除要帶易服謂卒哭後以葛易麻男子要輕易其要經女子首輕易其首經

纂訂因言除服而及易服之禮

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緇無所不佩

陳注疏曰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縗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縗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素縗麻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緇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黑經白緯曰緇

鄭注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冠此素縗者玉藻所云縗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間傳

九

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緇舊注縗冠者采縗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緇或作縗

孔疏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縗紕之身著朝服而為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縗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縗麻衣也中問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訖而首著緇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吉祭之時身

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 云喪服小記
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者證當祥祭之時所
著之服非是素縞麻衣也云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
冠素紕既祥之冠者引之者證此經大祥素縞麻衣
是大祥之後所服之服也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
者按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
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與朝服同者故知十五升
布深衣也云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
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者是也若緣以素則曰
長衣聘禮長衣是也若緣之以布則曰麻衣此云麻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間傳

三

衣是也云大祥除衰杖者以下三年問篇云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而畢既稱終畢是除衰杖可知也云黑
經白緯曰織者戴德變除禮文云舊說織冠者采纓
也者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悅
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
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以其
禫後尚織冠玄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
吉祭在禫祭既畢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
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
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

之後月乃得復平常

唐禫變議曰祥禫之義按儀禮云中月而禫鄭玄以
中月爲閏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
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
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學非正樂也正樂者
八音並奏使工爲之者也禮記所云二十五月而畢
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經與聖室爾餘喪未盡
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宗王者按禮記云三年
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
徒月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夫子曰踰月則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間傳

三

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
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夫
人倫之道以孝爲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
滅性其庶庶有朝喪暮廢者中代聖人爲作制節至
重者斬縗以周斷後代君子以周若駟之過隙加以
再周至於祥禫之節焚蒸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
互有短長夫喪以周斷加以再周豈非欲重其情而
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不加以膠柱於二
十五月者哉據閒傳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
服後一月服禫服今約經傳來其適中可二十五月

終而大祥受以禭服素紕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禭受以禭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禭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禭徙月樂之說爲順鄭氏之說未當

藍田呂氏曰始死易羔裘玄冠必以深衣素委貌徒跣扱衽不履不帶也然猶冠者蓋三日而後歛若將復生故未忍悉變也小斂則經當事不可無變也既斂矣不復生矣然後說髦而袒括髮說髦者不得視其親也袒者將不欲衣也括髮者不能冠也既奉尸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間傳

三

夷於堂而拜賓所以奉死者之始也而生者之變亦不可無始故始加麻麻服之重者也散要經之垂而復與冠屨未變而加絞帶皆變有漸也既殯之明日哀必有殺而不飾不可以久也故成服杖冠屨衣裳帶皆具而變之以惡所以爲喪之飾也將啓則免而散帶垂見柩不可以無變也既虞卒哭受以成布變麻服葛衣日殺則服日輕不忍遽變故亦有漸也既練練衣練冠繩屨除首經冠屨衣裳皆節輕也要經不除不忍盡變也練絲黃裏漸有飾也練衣非衰也以練布爲衣明至親以葛斷加隆而三年故不以衰

而以衣也祥夕爲基則除而縞冠明其祭漸吉不可以純凶也既祥縞冠麻衣既禭纖纈明變有漸也

山陰陸氏曰作記者雖非一大抵前後亦相足也若練衣縹緣言其衣矣今言練冠縹緣則著冠亦縹緣也若縞冠素紕言其冠矣今言又基而大祥素縞麻衣則著衣亦素紕也變素紕言素縞則其紕也以縞之素者也若所謂縵白是歟先儒謂染衣純之以素則曰長衣純之以布則曰麻衣非是

郝解素縞卽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解見本篇麻衣以細麻布爲深衣大祥之服中月而禭謂大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間傳

三

後間一月禭祭服除也纖布帛之細者無所不佩吉服之飾論語云去喪無所不佩

纂訂二十五月而大祥大祥之祭素冠縞紕朝服祭畢而餘哀未忘故縞冠素紕麻衣更反微凶之服也禭祭玄冠朝服祭畢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

按中月而禭謂王肅之說爲是得朱子所論益釋然矣唐禭變議二十五月終方大祥此於古禮顯然相背大祥已失又何論禭此當時遷就傳會之說不

足信也。本文只云大祥素縗麻衣禫而纖明非吉服而舊說必牽引朝服玄冠而祭殊屬增添儀禮云吉祭猶未配明是雖吉祭而配必待三年豈得謂吉祭後更無事便可晏然如平常乎

易服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何者特

陳注鄭氏曰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曰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

禮記詳說

卷五

問傳

三

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愚謂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

鄭注因上說而問之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

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

孔疏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先易輕者故記者於此經更自釋易輕之意故云何爲易輕者也言有何所爲得易輕者故下文釋云既有前

禮記詳說

卷五

問傳

三

喪今又遭後喪得以後喪易換前喪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餘見此言包特者謂於此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或云包或云特者斬衰齊衰既是重服舉此言包特則知齊衰大功亦包特也卑謂男子卑要婦人卑首欲明卑者可以兩施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卑之故得可以兩施云而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尊首婦人尊要故事尊正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

嚴陵方氏曰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經重者謂男子之首經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

郝解易服者易輕者謂卒哭後男要女首輕皆易葛而男首女要仍麻不改所以者何喪重則服重者不易復遭輕喪輕者因時變易也故斬衰既虞卒哭男要女首皆易葛更遭齊衰之喪則男易齊衰之麻帶女易齊衰之麻經而斬衰卒哭之葛包乎其中矣蓋其麻葛大小正同則麻可以包葛至男首女要之麻特仍舊雖遭齊衰之喪無容易也特獨也專也不易

之稱

纂訂包謂兩施也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輕重兼男婦言男子重首輕要婦人重要輕首

按舊說兼包兩施不甚明却京山照後斬葛與衰麻同為解謂麻葛正同可以兼用其說有據則兼包兩施俱說得通可用看來只是輕者可易重者無可易之義意當與末節合看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陳注疏曰斬衰既練男子惟有要帶婦人惟有首絰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又以大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閏傳

三

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絰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絰著期之葛帶是重葛也疏言期之葛絰期之葛帶謂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絰葛帶也又按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者謂斬衰齊衰服也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即葛九月之女是大功婦人亦受葛也又士虞禮餼尸章注云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

鄭注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

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

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絰婦人經其故葛絰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

孔疏謂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絰者以男子練時首絰既除本經大功又既葬其首則有經大功之葛絰今云期之葛絰以大功葛絰既與練之葛帶麤細相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絰但麤細與期之絰同故云經期之葛絰但麤細與期同其實大功葛絰前於服問篇已釋也云婦人經其故葛絰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閏傳

三

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絰輕於練之葛絰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絰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餘見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陳注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

猶服齊衰葛經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

鄭注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紃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

孔疏此明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以後服易前服之義也麻葛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問傳

天

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者以卑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經帶麻葛兼有故於齊衰輕服言之於男子而論其實同也云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者鄭以既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經是或無經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

所以稱重以於先既單今首經皆有故須稱重云期

以下固皆有矣者言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經帶矣婦人亦然也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

藍田呂氏曰此篇所記變節竊求其意以為前後喪輕重之變適同故立此文以表之斬既虞與齊初喪

既同矣斬從練齊既虞與大功初喪亦幾同矣故輕包重特止為斬既虞遭齊衰之喪而立麻葛重止為

斬既練遭大功之喪而立麻葛兼服則為齊既虞遭大功之喪大功既虞遭小功之喪小功既虞遭總之

喪而立麻葛重者其始也以麻易葛雜記有三年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問傳

天

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麻葛兼服者其輕者變而兼服之問傳麻同則兼服之服問經之麻不變小功之麻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鄭注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纖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說也易輕者則輕者包是也服問篇云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

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是據大功之長殯中殯也
疏曰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言易輕者則是
男子易於要婦人易於首也

鄭注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遺下服之差也唯大
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
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
同主爲大功之殯長中言之 服重者謂特之也則
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
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
受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問傳

三

孔疏此明五服葛之與麻纁細相同同者與後兼前
服也 麻同則兼服之者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
纁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按服問篇小功總
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總之
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殯在長中服問已
釋也 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 則易
輕者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
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者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
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
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

與婦人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
反其故葛經者此明遺後服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
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
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經但經文據其
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注意明也後既易以滿遺
反服前喪輕服故文注稍異也

張子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
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
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
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經麻葛兩施之得諸此 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問傳

三

既不敢易斬衰之輕以斬葛大於又不敢易齊首之
重以齊首之輕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
葬則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
者則發輕者正謂此爾若齊衰未葛則大功之麻亦
止於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一用此制
而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臨川吳氏曰馬氏云問傳一篇言哀者六容體聲音
言語內也飲食居處衣服外也澄謂內外哀情之發
見雖皆初隆而漸殺然記者記前三事之在於身者
但言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而止不復

言其久而漸殺之情記後三事之寫於物者則既言
哀之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矣而又繼言其
以漸改變之節於後蓋在身之漸殺者隱微寓物之
改變者顯著也至若篇末衣服一條則言重服自始
及末之改變再言前喪更遭後喪之改變比飲食居
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表哀正主於衣服也故六
哀之序衣服猶殿後者於其所重者而終也

郝解如齊衰期之喪虞卒哭後復遭大功之麻其日
月不及足筭則首與要麻與葛兩者隨時兼服所以
者何五服麻葛遞降齊衰之麻與斬衰之葛同故斬

禮記詳說

卷五

問傳

三

衰之葛過齊衰之麻麻可包葛也大功之麻與齊衰
之葛同故齊衰之葛過大功之麻麻葛可兼服也所
謂兼服之者男經女帶重仍麻不必易惟男帶女經
輕既葛則易麻兼服之也舊說未了然前篇云小功
緦無卒哭之稅此又云小功之葛者儀禮降小功情
重以麻終筭無葛正小功則有葛

按麻同上言麻與葛同則兼服後麻前葛疊兼服之
以明上意言麻葛兼服之男首女要重者仍服其舊
葛男要女首輕者則易以新麻大意是如此 與上
節兼服不同此又合前經輕包重特為說頗難理會

玩郝解是以易輕見兼服意服重只帶言亦有理可
用 張子另一說亦可玩以服制為輕重不以首要
分輕重

禮記詳說

卷五

問傳

三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六

牟陽再觀祖輯撰

三年問第三十八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問喪者以是爲首故記喪者以是名篇

却解問三年內喪服久近之義本有卿禮論之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六

三年問

一

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節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陳注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及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之節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時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 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注謂開一月則所

開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從月則樂矣

鄭注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 飾情之章表也 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孔疏此一節問喪三年所由解釋所以三年之意三年之喪何也者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云三年喪者意有何義理謂稱人之情而立禮之節文 因以飾羣者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 別親疏貴賤之節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六

三年問

二

而弗可損益也者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使不可損益也 故曰無易之道也者引舊語成文也無不也並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創鉅者其日久者以釋重喪所以三年也其事既大故爲譬也鉅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云創鉅其日久也痛甚者其愈遲者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 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者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病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

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者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思慕猶未能忘故心之哀慕於時未盡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割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者若不斷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吉常之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止限二十五月豈不是送死須有已止反復生禮須有限節也哉

有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略朱子答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

禮記詳說

卷三

三年問

三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嚴陵方氏曰其生也父母有三年之愛於其子及其沒也故子有三年之喪以報之愛所謂情也三年之喪所謂文也故曰稱情而立文禮以情爲本而以文爲飾故曰因以節羣羣則莊子所謂人羣是也服君與父皆斬衰三年由父而降則殺焉所以別親疏之

節也由君而降亦殺焉所以別貴賤之節也親與貴者不可易而損之疏而賤者不可易而益之故曰弗可損益無易之道也送死者之禮有已復生者之事有節則不以死傷生故也

臨川吳氏曰曰者設爲答辭也問者專問三年之義而答者因其問三年并及期九月五月三月諸服輕重之差情謂哀情文謂禮文羣謂服五服之衆人言喪之五服各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文之或隆或殺因以表飾五服衆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爲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服喪者或貴

禮記詳說

卷三

三年問

四

而有絕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也其弗可輕重者乃一定無可改易之道理也

郝解三年之喪包五服於中羣謂五服衆人貴賤謂降絕之等弗可損益言禮不可易也一期十二月再期二十四月生與來日故除初喪之月不算實二十五月也間一月而禫是一十七月也於此不斷則孝子送死之情無已還生之期無節所以必斷也

纂訂此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自稱情至

道也從五服上論以下方以三年之喪說 痛甚者其愈遲釋上創鉅一句三年之喪以上正答重喪之所以以三年此下又言重喪雖名三年實則二十五月也蓋一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絰杖則喪服畢矣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故喪之正服止於二十五月而已 先王之制喪服自三年以下凡五等蓋稱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因以表章眾人而別其所爲服者之親疏與夫服喪者之貴賤其節分明中制不可損益是乃萬世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三年問

五

不易之常道也當自病者觀之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其日久也賢者喪親猶鉅創之痛既甚故其差亦遲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其爲至痛之極三年之文斬其衰苴其杖居則倚廬所食者粥所寢者苫所枕者塊皆此三年喪之外文所以爲內情至痛之表飾也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內心之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而聖人裁之止限二十五月其喪服之外文以是斷割者豈不是送死之情須有已復生之禮須有限節也哉此其所以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

也

按立文所以飾羣飾羣所以能別親疏貴賤之節此兼五服言創卽俗瘡字借以喻喪之痛極下只言痛則創鉅二句串說爲是 云二十五月而畢可見禫在大祥之月若二十七月方禫尚有禫服在後何以二十五月畢乎 服以是斷之者禫以後無祭禫而繼以後亦無服故云服以是斷之者割斷之義 禫後几筵不徹必待三年足數而後以主入廟方爲全吉如此說方合上文三年之意若只以二十五月畢不可謂三年之喪矣 石梁王氏用鄭說大抵因違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三年問

六

時王之制而率比古禮以從時耳 居喪則人事廢喪畢則復生者之事方氏說可用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陳注鳥獸知愛其類而不如人之能充其類此所以天地之性人爲貴也

鄭注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

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

孔疏此一節明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况在於人何有窮已也

臨川吳氏曰翔同鳴號謂鳥踴躍踴躍謂獸鳴號者悲傷發於聲踴躍者悲傷見於行鳴號之先而翔同踴躍之後而踴躍皆謂遲留將去不忍去也啁噍小鳥聲其聲羣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頃者言斯須不能久夫鳥獸則越月踰時反巡過其初死之處久之乃能去則不止如燕雀啁噍之頃者矣人之於親則至

禮記詳說

卷三哀夫

三年問

七

死而其情無窮已則又不止如大鳥獸之久乃能去者矣

郝解大鳥獸如鴻鴈麋鹿之類啁噍鳥聲然後去之謂喪其羣匹哀久而後去也

纂訂此節從天地間人物說一番見先王三年之制不容已處

按鄭注以親為五服之親似當專指父母說蓋五服未必皆至死不窮也鳥獸不知有親故但言愛其類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

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陳注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痛之害身故云患邪淫也不如鳥獸為無禮也無禮則亂矣

鄭注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

孔疏此一節明小人之人曾鳥獸之不若若不以禮節之安能羣居而不亂

郝解不肖者用情薄親朝死夕忘所謂患邪淫之人不及於禮者亂之道也

纂訂此言愚不肖之情薄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痛之

禮記詳說

卷三哀夫

三年問

八

害身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死不哀不如鳥獸矣至親如此疏者

可知能保其羣居而不亂乎此不及之弊也

按彼即指邪淫之人謂彼於親朝死而夕忘之也從猶任也言任其情之所至過於薄末句推開說言人之薄於生前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陳注先王制禮蓋欲使過之者俯而就之則送死有已

復生有節不至者跂而及之則不至於鳥獸之不若矣
壹使足以成文理謂無分君子小人皆使之遵行禮節
以成其飾羣之文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
釋之也

鄭注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 立中制
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

孔疏此一節明賢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
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何時窮已駟之過隙者駟
謂駟馬隙謂空隙駟馬峻疾空隙狹小以峻疾而過
狹小言急速之甚 故先至之矣此一經明君子小

禮記詳說

卷三

三年問

九

人其意不同故先王爲之立中人之制節 故先王
焉者焉是語辭立中制節者言先王爲之立中人之
制以爲年月限節 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
使足以成文章義理 釋猶除去既成義理則除去
其服所以成三年文理者以三年一闋天道小成又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
義理

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言除之內於二
十五月之晦爲祥祭又兩月之禮共是一十七月二
十七月之晦爲禋祭據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期可

已矣情不可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已於是加之
三月是一十七月也况書有明證春秋書祭祀可以
考其得禮不得禮

山陰陸氏曰言修飾者猶如此况所謂天資忠孝者
歟先王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詩所謂庶
見素樸兮聊與子如一兮是矣傳以爲三年之喪賢
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人道之至文者也情極則
文至

臨川吳氏曰不肖者之情薄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
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死不哀不如

禮記詳說

卷三

三年問

十

鳥獸於死者如此則其於生者安能保其不如鳥獸
之亂乎賢者之情厚視二十五月之久如駒過隙之
速若遂其情而不以禮抑其過則哀親之情無窮已
之時也故先王於賢不肖之過不及而爲之立中使
不可不及亦不可過制爲喪服年月之限節但使足
以成完儀文義理則除釋其服矣若更過此節則不
肖有所不勝更不及此節則賢者有所不滿也

却解賢者用情厚哀雖久而若暫二十五月以爲未
足過於禮者也亦非文理之中故先王立中制節使
過者就不肖者勉歸於一以成文順理於天命人心

可以解釋而無疑滯矣

纂訂此言賢知之情厚也修飾之君子視二十五月之久如駟過隙之速若遂其情而不以禮節其過則哀情無窮已之時矣此太過者之弊也先王因人過與不及爲之立其中道而制爲二十五月之節限但使足以成其文章條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也 患邪淫之人則不及修飾之君子則太過均之不可由也中制以中道爲制在無過不及上說非中人之制也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成文章義理一云壹作但字看不可從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三年問

十一

按修飾以行禮言飾卽前飾羣之飾遂之言遂其情之過於厚則以三年爲暫而無窮已立中一意制節一意舊說立中人之制不可從或謂以中道爲制亦混壹猶一切也前云立文此云成文理文中自有理也 陳注以遂字替釋字非釋服之釋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陳注疎曰父母本三年何以至期是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云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期而練

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

鄭注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 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 問服斷於期之義也 法此變易可以期也

孔疏上節既稱爲父母三年何故有父母止有期者此一節釋爲期之義然則何以至期也者言爲父母本應三年何故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父在爲母而止於期曰至親以期斷者記者釋之爲至親本以期斷故雖爲他後及父在爲母但以期也 是何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三年問

十二

者記者又起問云有何義故以期矣 四時則已變矣者答期斷之義也言期是一年之周而天氣換矣前時已畢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者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也 以是象之也者聖人以是之故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 鄭意以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爲人後者爲本生之父母及父在爲母期事故抑屈應降至九月十月何以必至於期以其本至親不可降期以下故雖降屈猶至於期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應三年何以至期者但

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為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但既祖鄭學今因而釋之郝解三年之喪至期則小祥男子除經婦人除帶始食菜果居至室父在爲母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之類皆以期斷也天地四時卽論語宰我問期已久之意

纂訂此問三年之喪何以至期而練也答言至親以期爲斷此時宜變服也又問以期斷何義也答言期

禮記詳說

卷三

三年問

三

年則天地之氣已易四時之候已變兩間之物莫不更新矣以是之故而以人事法象之故期而練也按此言小祥變服之義非謂喪畢全除鄭說誤孔辨是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陳注又問既是以期斷矣何以三年也答謂孝子加隆於親故如此也焉語辭猶云所以也

鄭注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言於父母加隆其思使倍期也下焉猶然

孔疏此一節釋因期及三年之義故設問云然則何

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本實應期但子加恩隆重故三年焉爾也語助之辭也焉猶然也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使倍之然猶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期也

嚴陵方氏曰言服之正雖至親皆以期而除至於倍之而再期者特加隆於父母而已

山陰陸氏曰焉是也知然者以春秋傳曰晉鄭焉依國語作是知之也

郝解加隆者服雖親以期除倍而再期加隆於父母也焉語辭猶將也

禮記詳說

卷三

三年問

古

纂訂此明喪必三年之義又問既云以期斷矣何以必至三年也答言孝子加隆於親所以倍一期故至再期也

按此言大祥變服之義言何以至三年而有再期之禮也曰加隆於父母故使之倍小祥踰再期而有再期之禮實二十五月也大祥乃三年之始非以再期當三年喪服四制云三年而祥可爲此三年之證上焉虛下焉實加隆焉三字連爾字稍斷爾如是也下焉作然作是作將皆是會意非正訓予謂作是字稍優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

陳注弗及恩之殺也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月九月不及期也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閒故云期九月以爲閒也取象於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三年問

五

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和以情言謂情無不睦也壹以禮言謂禮無不至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壹者其禮於喪服盡之矣父母之喪無貴賤故曰天下之達喪也達論語作通

鄭注言使其恩不若父母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孔疏上節既稱期斷何故有九月以下故此經釋之

由從也記者既稱期斷假設問之何故有從九月以下焉亦然也然使恩隆不及於期也則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故三年以爲隆者謂恩愛隆重總小功以爲殺者謂情理殺薄期九月以爲閒者是隆殺之閒也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者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周九月者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以象於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言五服之節皆取法於天地則法也天地之中取則於人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三年問

六

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則於人既取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壹義理盡備矣故三至喪也此一節重明三年之義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言三年喪禮於人道之中至極文理之盛者則期以下非其至極也夫是之謂至隆者言三年之喪人恩之至極隆厚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有能識知所從來也言不知從何代而來引孔子云者論語之文證此三年之喪也按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之中野不對不樹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年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其喪服所起則黃帝堯舜之時雖有衣裳衾未有喪服也但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也鄭注喪服其冠衰之異從三代以下由唐虞以上曰大古吉凶皆用白布則知三代吉凶異也嚴陵方氏曰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經言天垂象是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三年問

七

矣地以有所效故曰取法易言效法之謂坤是矣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書言明哲實作則是矣然而喪或以三月或以五月或以九月或以期年或以三年喪凶禮也乃以陽數之奇何哉蓋陰所以致死陽所以致生生死而致生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馬氏曰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然而世衰道微狃於習俗故雖宰我親受業於孔門猶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雖聖人之善誘亦無如之何姑曰於汝安乎汝安則爲之蓋人

情之大不美也如此亦豈可以強率以從先王之制哉嗚呼常人之所行而宰我乃獨以爲異固孔子所不取禮之所載三年問者豈亦當時之人疑此爲重歟故曰凡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大至於鳥獸小至於燕雀莫不知愛其類又況於人乎其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則爲此書者亦有爲而作也

鄭解使弗及使弗及期也以爲間期與九月居隆殺之間也三五九天地人相乘之數說詳易故三年爲一閏三月爲一時五爲五行九爲九宮陽數之極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三年問

八

羣居謂兆民和者不拂於情壹者不違於禮先王所以統人羣使之和順齊一者仁孝之教行而於喪服盡制矣順情通理故曰人道之至文纂訂自故三年至盡矣統五服而言象法天地渾講不必分何爲象天何爲法地和以情言謂歡然相愛也壹以禮言謂欽然相接也至文以文理極盛言至隆以恩義隆重言在弗及上見所同以制禮言所一以行禮言此問親喪三年之外又有從大功九月以下之服何也答言此等之服所以使其恩以漸而殺九月以下總不若父母也此下明五服之義而

歸重於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以爲隆恩愛隆重也總
小功漸殺情理殺薄也期與九月在隆殺之間者也
取法象於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
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
三年免懷故服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隨人情變
殺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無不睦禮無不至者
其禮於喪服盡之矣若夫三年之喪則於人道中爲
文理之極至者故謂之至隆非期九月以下所能及
也更百王歷古今相傳而行不知其從何代而始也
引孔子之言以明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按此節分三截使弗及以上言大功小功總之不同
故三年以爲隆至盡矣兼五服言故三年以下事歸
三年之喪以與前節應 九月以下連五月三月在
內陳注兼言不及是也非專謂九月 羣居和壹之
理羣字應前羣字卽喪服之隆殺得宜而生人和壹
之理盡於此自能羣居而不亂也人道之至文應前
立文文字是之謂至隆應前加隆隆字是百王之所
同三句是言其傳之久卽孟子所謂三代其之之意
引孔子之言達喪卽孟子所謂自天子達於庶人之
意 此篇深明三年之喪最是有功名教因再期大

祥被人誤解作三年之喪只再期大失作者之意
所引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以證喪必三年
之故將謂子生亦再期免於父母之懷乎今以至期
節明小祥三年節明大祥庶無可疑

深衣第三十九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襪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度鄭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以其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云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者亦謂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按少牢諸侯大夫祭以朝服故天子之士亦祭以朝服朝服用布故中衣以布其諸侯

禮記詳說

卷三

深衣

一

之士自祭以玄端玄端則朝服之衣但其裳異耳中衣亦用布也按詩云素衣朱襪晉人欲薦桓叔桓叔大夫得用素衣者國人以國君之禮待之故欲薦素衣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緣廣半寸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曰練衣黃裳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

禮記詳說

卷三

深衣

二

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纁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纁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

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藍田呂氏曰此篇純記深衣之制度而已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蓋私燕之服爾如冠之法冠武殊制至於居冠則屬武而不殊皆所以尚簡便也雖曰簡便不可以無法故有五法之象長樂陳氏曰先王嚴分守一道德常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而分守已嚴道德已一常寓於服飾器械之際蓋衣服者近人而易曉者也故作服而無其法則不

足以爲法服故深衣或圓或直一以天制或方或圓一以地制而崇之爲三才卑之爲三極莫不并與其精微之意以示之此深衣之所由作也所謂深衣不特以被體之深邃有以異乎常是故謂之深而自其理而觀之則深之又深極其精焉豈衆人之所能測歟

嚴陵方氏曰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以其義之深名之

馬氏曰詩曰麻衣如雪閒傳曰大祥素練麻衣喪服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深衣

三

記曰公子爲其母麻衣縗緣而先儒皆以深衣言之蓋諸侯夕深衣則詩所謂麻衣者夕服也公子爲其母小功則記所謂麻衣者小功服也小功緣以縗則大祥緣以布則夕服緣以采矣何則孤子以素則凡孤子者緣以布可也蓋深衣之爲物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損相可以治軍旅在虞以爲燕服故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是也在周以爲夕服故玉藻曰朝玄端夕深衣是也又以爲喪服而庶人以爲吉服深衣之用豈施於一哉

郝解王制云有虞氏深衣而養老玉藻云朝玄端夕

深衣自天子至庶人通用之服衣與裳連故曰深衣又謂之長衣玉藻謂深衣以帛裏布非禮鄭遂謂深衣專用布純采爲深衣純布爲麻衣有表爲中衣純素爲長衣鑿說也其實一深衣耳布帛皆可爲有禮服則著於中無禮服則著於外純采純素吉凶隨時而已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陳注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深衣

四

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但大夫以上助祭用冕服自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爲中衣士祭用朝服則以布爲中衣也皆謂天子之大夫與士也喪服亦有中衣檀弓云練衣黃裏縗緣是也但不得繼揜尺耳 楊氏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鄭注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蓋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

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
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者爲續衽覆縫爲鉤邊 要縫
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爲半之也玉藻
云縫齊倍要是也

鄭注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 衣取蔽形 爲汚辱
也 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之前
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
爲裕 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優
孔疏此一篇從初至末皆論深衣之制今各隨文解
之以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深衣

五

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 以應規矩繩權
衡者此則制度之事所應者備在下文 深衣所取
覆形體縱令稍短不得見其膚肉若見膚肉則褻也
其衣縱長無覆被於土爲汚辱也 衽爲深衣之裳
以下闕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卽今
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 衽當旁者凡深衣
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
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
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
以也者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

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
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云
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者按授神契云象鼻必卷長
鳥喙必鉤鄭據此讀之也云若今曲裾也者鄭以後
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
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
朝服之曲裾也其深衣之衽已於玉藻釋之故今不
復言也 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畔之闊
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 三分
至寬也此據裳之一幅分爲二幅凡布廣二尺二寸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深衣

六

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此六
寸以益於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
二寸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容舉足而行故
宜寬也
陳水司馬氏曰按漢書江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
交輪如湄曰交輪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
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圭蘇林曰
交輪如今新婦袍之袪全幅繪角割名曰交輪裁也
釋名婦人上服曰袪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
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十二幅之數亦斜割使一端

闊一端狹以闊者在上狹者在下交映垂之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嚴陵方氏曰深衣之作其所由來尚矣故以古者冠篇首袂在前以應規袷在中以應矩縫在後以應繩齊在下以應權衡短毋見膚則其形不褻雖約而不失於儉長毋被土則其物不費雖隆而不過於奢袷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袷袷裳之邊曲以鉤束焉故曰鉤邊玉藻所謂袷當旁是也要縫之博居下齊之半玉藻所謂縫齊倍要也以縫齊為倍則要縫為半矣此所以互言之

禮記詳說

卷三

深衣

七

藍田呂氏曰所謂毋見膚毋被土鉤邊半下可以運肘反詘之及肘毋厭脅者言深衣長短寬急之制也應十有二月應規應方應直應平者言深衣之法象也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者言深衣之用也純以續以青以素言深衣用純之別也毋見膚不欲褻也毋被土不欲汚也此衣之長短之中也續袷鉤邊此衣之寬急之中也袷者衣裳之旁幅也玉藻所謂袷當旁是也衣之旁幅下殺裳之旁幅上殺上下之袷相續而中曲以是小要取名焉故曰鉤邊

山陰陸氏曰此言縫非言圍言要非言幅也謂若深衣入要半寸其縫齊摺一寸是之謂半下鄭氏謂三分減一益下此續縫為圍要為幅之誤也亦於半下之言礙矣且幅縮縫要與齊皆衡縫深衣應規矩繩權衡若象服雖議於規矩準繩權衡之外可也

却解規矩繩權衡下文所謂五法也毋見膚謂長及踝毋被土謂不曳地袷裳幅即衣襟也禮服衣裳不相連幅不接續深衣連裳周迴十二幅合縫掩過前襟故曰續袷鉤邊謂幅之連合邊際處皆鉤曲覆縫使密也要縫半下謂要以下全布六幅幅廣二尺二

禮記詳說

卷三

深衣

八

寸斜裁為二寬頭向下狹頭向上上居三之一下居三之二合之則腰間廣七尺二寸下邊廣一丈四尺四寸故曰半下

新裁古者深衣句作冒蓋有制度制有所限度有所裁便見聖心有裁處令人服其服思實其德意下四節雖俱是說制度然皆以應規矩一句為主玩末節自見制度以應二句與袷員四句遠取諸物也短毋四句合袷之高下一條近取諸身也制十有一句仰觀於天也皆深衣之制所以應規矩繩權衡也要知此章許多意思俱從一深衣生出來遠取諸物近

取諸身總見制度之得中處 古之深衣蓋有制度焉以應規矩繩權衡是也制度何如衣太短則見膚而至於褻毋見膚恐其褻也衣太長則被土而至於汚切被土恐其汚也裳旁前後之衽則合縫之是續衽也又以其縫處向內而再覆縫之是鈎邊也要廣七尺二寸齊廣一丈四尺四寸是縫齊倍要也

說約首節統言制之遠取諸物也制度是一定之法宜渾說以應規矩之方員繩權衡之平直且勿露袂員袷方等短不至於見膚長不至於被土衽則連屬兩旁而復縫其邊要則七尺二寸而半於下是長短

禮記詳說

卷二夏大

深衣

九

衽要與身適宜此四句合下衽之節析言制之取諸身也

纂訂古者深衣明此衣古聖所作非今始有也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作一句讀是一篇之主且虛說下面袂圓四句正指其實中閒長短衽要袂袷帶幅其適宜處亦不可謂非制但與五法無干凡布帛以刀裁其長短謂之制以尺量其長短謂之度應猶中也合也膚足之膚也被土覆被於地上也衣有尺寸裳無尺寸隨人之身而定其長短但無太短而露膚太長而被土有約而不失於儉費而不及於奢意

續衽鈎邊衽謂裳之旁際邊謂裳之無布幅處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之裳以六幅之布交解裁之為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此兩旁相合縫之縫畢又將有布幅一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之謂既合縫了又再覆縫以合縫者為續衽覆縫者為鈎邊

按續衽鈎邊其制不詳予謂衽襟也衣可謂之襟裳不可謂之襟當是以裳接連衣之襟為續衽而連裳之邊為鈎邊 舊謂合縫為續衽覆縫為鈎邊覆縫

禮記詳說

卷二夏大

深衣

十

似今之淨縫郝說近之纂訂有布幅無布幅欠明
衽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陳注劉氏曰衽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肘臂中曲節袂袖也衽之高下與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布幅亦二尺二寸而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殺以至袷則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袂圓應規也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二尺二寸

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五寸不滿今舊尺二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爲拘矣凡經言短毋見膚長毋被土殊裕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爲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及故也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則各自與身相稱矣玉藻朝祭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制士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厭脅骨惟當其閒無骨之處則少近下也然此不言帶之制玉藻云士練帶率下辟等皆言朝祭服之帶

禮記詳說

卷五

深衣

七

也朱子深衣帶蓋亦彷彿玉藻之文但稱複異耳

鄭注肘不能無出入袷袂當掖之縫也 袂屬幅

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

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 當骨緩急難爲中也

孔疏袷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

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又袂之長

短反詘之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

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

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

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

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 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陳水司馬氏曰按袂卽今之所謂袖也鄭云屬幅於衣謂裨於身旁未必皆盡一幅尺二寸也云臂上下各尺二寸者亦據中人爲率爾如孔所言拘泥太甚况從肩至袂口二尺二寸半則反詘之過肘矣經以臂之長短布幅闊狹皆無常準故但云屈之及肘謂

禮記詳說

卷五

深衣

七

袖之短長適與手齊則反詘及肩自然及肘矣

藍田呂氏曰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

及肘比袂之寬急之中也袷當掖之縫也不二尺二

寸則不能回肘矣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則上下各

尺二寸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此衣帶

高下之中也

嚴陵方氏曰袂長短詘之及肘玉藻所謂袂尺二寸

是矣袷也袂也袂也皆衣之名也在脇者則謂之袷

在肘者則謂之袂在末則謂之袂帶下毋厭髀上毋

厭脅若是則正當腹閒矣深衣燕服也故欲緩急之

適如此

馬氏曰服身之章身服之準故視肘以爲袂肘尺二寸袂二尺二寸殺袂以爲袷袷尺二寸三袷以爲要袂尺二寸倍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倍要以縫齊丈四尺四寸也

却解袷通腋也肘出入處寬可回轉其肘袂袖也長短比肘過一尺反詘之可以掩肘玉藻云繼袷尺是也古者衣皆有帶束帶處卑不厭髀高不厭脅腋以下爲脅腰以下向後兩旁大骨爲髀當無骨謂當腰間肉處也餘制詳玉藻

禮記詳說

卷三

深衣

三

新裁其當腋下之袖與衣要之處曰袷其高下之度可以運肘不可太狹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不可太短也服此深衣其繫帶之所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厭脅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此則裁成於聖心者既盡其法制之詳而衣被於後人者無有不衷之誚誰謂深衣一燕服耳而無有深義於其間哉說約腋之縫曰袷袷可運肘寬而得中者也袖之交曰袂反屈及肘長而中度者也至於所束之帶則上下適中而取之以收斂其衣是袷袂與帶與身適宜也

纂訂袖與衣合縫者曰袷其前曰袷袷之高下可以

運肘爲度袷之制也袂之長短以反詘之及肘爲度袂之制也繫於要者爲帶帶下毋厭髀骨上毋厭脅骨惟當其間無骨者正謂要也視朝祭服之帶少下矣帶之制也此所謂近取諸身也

新旨帶至無骨者因言衣而及帶也

按反詘之及肘謂袂之長反詘之可以自肩及肘摺疊之得停半也帶字斷下三句一氣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禮記詳說

卷三

深衣

古

陳注袷交領也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踝足跟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裳末緝處也欲其齊如衡之平

鄭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謂胡下也

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袷與後

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齊緝

孔疏深衣其幅有六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

鄭以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衣之背縫及裳

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非謂實負繩

也

陳水司馬氏曰此謂三分其幅狹處占狹處闊處占闊處占二交解斜裁顛倒縫之使狹處皆在上闊處皆在下假使布幅一尺二寸除裁縫外有一尺八寸則狹處六寸闊處一尺二寸是也其人肥大則幅隨而闊瘦細則幅隨而狹要須十二幅下倍於上不必拘以尺寸之數牛領下垂者謂之胡胡下謂從袖口至腋下裁令其勢圓如牛胡也方領如孔所言似三代以前人反如今時服上領衣但方裁之耳按上領衣本出胡服須用結紐乃可服不知古人果如此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深衣

五

也鄭注周禮袷狀如著橫街之繒繫於項顏師古注漢書繒者結礙也深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然則古亦有結紐也繒音獲潔音結漢時小兒衣服旣不可見而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袷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如此似於頸下別施一袷映所交領使之方正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爲之方二寸許綴於圓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袷之遺象歟又今小兒疊方幅繫於頸下謂之涎衣亦與鄭說頗相符然事當闕疑未敢決從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六

深衣

十六

注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袷杜曰袷領會也工外反曲禮曰視不上於袷鄭曰袷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自方卽謂袷疑更無他物今且從之以就簡易故以如此論之按衣之背縫謂之袷袷音督石林葉氏曰謂袷爲方領不知何據以吾考之袷圓以應規不云領曲以應矩而云曲袷如矩以應方則袷與領非一物也張華注朱勃事引漢書音義頸下施袷正方儒者之服則領之外蓋別有袷方折之加於領上此正古深衣之制也故云負繩抱方繩謂背縫之直則抱之宜在胸前若爲交領則當在背何抱之云乎曲禮視不上於袷鄭氏亦以袷爲交領袷當在帶之上所以尊天子若爲交領無乃太高乎九可見其非也長樂陳氏曰十二月者天數也袷圓以應規而圓者天之體曲袷如矩以應方而方者地之象也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而直與平者人之道何以知其然也玉藻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蓋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月之至於十二而後成歲功猶之深衣也必十二幅而後可以爲衣之良也唯夫衣之數有以合乎天之數此所以爲十二月之應

也著不息者天也而袂者動而不息也著不動者地也而衿者靜而不動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而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此其意也至於平則不傾也直則不屈也書曰平康正直論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又足以見負繩下齊之義也嚴陵方氏曰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圓圓者動故也衿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方方者靜故也及踝謂至足之跟也下齊謂在下之緝也

山陰陸氏曰日月有常焉應是而已深衣之裳也深衣衣不殊上下裳不殊前後故也知然者以言十有

禮記詳說

卷三夏大

深衣

七

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又言負繩及踝以應直知之也新裁深衣之制以裳言之則十有二幅者蓋天有十二月以成歲深衣有十二幅以成衣所以應天之十有二月也其取法於天也如此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員員者動也故袂員以應規也衿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欲方方者靜也故曲衿如矩以應方也繩在背齊在下不偏枉而成體用之全故欲直欲平平直者不偏枉也故負繩及踝如權衡以應直與平也此又取法於物者如此也

說約制字作一頭二句分上是取則於天下皆取則

於物作五股看十二幅以裳制言應十二月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圓以應規之圓衿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方以應矩之方衣裳背中之縫上下相接以至於跬如繩之直也故應直裳下末緝之處前後相等而極其齊如衡之平也故應平

纂訂其制十有二幅舊說裳之六幅每幅分爲二近云謂衣六幅裳六幅是爲十二幅夫裳以六幅布裁爲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衣裳各六幅象十二月之六陽六陰也可從自短毋見膚至此與規矩等無涉特以起下四

禮記詳說

卷三夏大

深衣

八

句耳應規等句正申前以應句也此言其形下言其義袂幅每摺長二尺二寸從袂至袪漸殺爲尺二寸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圓圓者動也曲衿交領也以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以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則領不直垂而方矣衿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欲方方者靜也及踝至足之跟也負繩及踝謂衣之背縫與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也非謂直負繩也裳之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按古衣領以左掩右故云交繩謂縫也在背後故言負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義表之次也

陳注疏曰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且義解抱方也 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石虞氏深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深衣

五

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也 方氏曰十二幅應十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其政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袂之高下可以運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其制度固已深矣然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爲文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爲武端冕不可以爲武介冑不可以爲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玉藻曰夕深衣深衣燕居之服也端冕雖所以脩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爲文矣介冑雖所以臨戎事亦有時而

燕處則深衣可以爲武矣雖可爲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特可贊禮而爲擯相而已雖可爲武非若介冑可以臨衛特可運籌以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服以朝祭爲上燕衣則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也

鄭注行舉手謂揖讓 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爲正 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志者歟 言非法不服也 貴此衣也 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衣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深衣

三

庶人吉服深衣而已 苦衣之衣去聲苦衣猶俗之澣穿 孔疏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 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言欲使人直其政教欲使政教直方其義欲使義事方正也 記者既明方直之義故引坤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按鄭注坤之六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 言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仰平也欲以安其志意而平均其心也 可苦衣而易有也以其完 乃可於苦事衣著

故庶人服之以完牢故也而易有者以白布爲之不須黼黻錦繡之屬是易有也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緼濯灰治者按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故用十五升布緼濯謂打洗緼濯用灰治理使和熱也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緼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云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者按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云庶人吉服深衣者深衣是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喪服有衰裳包貫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深衣

三

深衣也

藍田呂氏曰衣袂之制有三有侈者自服而侈之袷至袷而侈之朝服以上是也有端者自袷至袷方正而製之玄端素端是也有圓者內殺於袷外殺於袷中則胡下深衣是也欲使行者舉手以爲容儀如規之圓也

餘見

慈湖楊氏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夫衰衣上古之制也領正方其前平衡故可綴六寸之衰後儒不究古者製衣之始自然之體若是而曰如今中衣邪領之交亦近於方也使古表衣之領邪則六寸之

衰於何所綴之也邪綴於前領則非正也古初製衣惟取闕中之方以安項爾簡嘗爲方領深衣久則前壁近於今之圓領則後世變而爲圓領亦其勢之自然又變而爲邪領者其當暑之爲歟以是爲中衣不敢以爲表衣人心之靈不敢尚巧而下朴也深衣惟曰抱方時已圓其所負之方歟中古之制歟抑闕中偏前故爲抱方歟後方循頸而勢圓故獨言抱方歟長樂陳氏曰於規言手則袷爲頸下齊爲足蹠爲膝可知也於直方言坤之六二則安志平心者爲泰之無平不陂而舉手以爲容者亦乃乾之反復其道可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深衣

三

知也蓋先王之法類多如此要在考之也然豈特此也義所以行己也政所以正人也行己以義貴於方故於義言方而正人以政則貴於直故於政言直易曰義以方外傳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是也若夫志譬則權也心譬則衡也衡之低昂皆權之輕重則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此所謂安其志而平其心焉文事則有冕弁服武事則有章弁服而深衣次之先儒以善衣爲朝祭之服蓋舉一端明之也然則深衣所以異於餘服者不特衣裳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深

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

嚴陵方氏曰：規矩者方圓之體，方圓者規矩之用。自曲袷如矩以應方，而下皆上言體，下言用。唯袷圓以應規，則上言用，下言體。何哉？蓋袷之圓也，非其體然，及舉手以爲容，則圓耳。乃其用然也。上言如矩而後言負繩者，以衣之先後爲之序也。下言負繩而後言抱方者，以易之直方爲之序也。餘見

馬氏曰：五物者，以其極至而可以爲法於天下也。故聖人之作深衣，必應規矩繩權衡者，以謂被於一身之間，而可以爲萬事之則，故視其服者，知其道觀其

禮記詳說

卷二

深衣

三

容者，知其德輕重，曲直方圓，必來取法而不可欺矣。此篇之制度，所以爲詳也。制十有二幅，以應時袷圓以應天，袷方繩直以應地，應天以合自然，應地以明不息。應時則設施先後莫不有序，及其歸也，要在安志平心而已。

郝解袷，所以圓者，欲其行動舉手爲容也。圓主動，手拱成圓，抱方謂領方交於前，如抱，所以負繩者，繩直取其正，政正同，所以抱方者，領方取其義。易坤卦六二：「直中直，以方引，以贊直方之義。」五法，卽規矩繩權衡。凡貴賤男女吉凶通用，禮服內皆可著。如親

迎女在途，壻父母死，亦深衣。縞總趨喪，是婦女亦用也。文武擯相，軍旅無不可服。五法備，故曰完制。簡用儉布帛，隨宜，故不費。此衣之最良者，亞於正服，故曰次。

新裁此言所取之義，凡以示教，欲服其服者，各盡其道。意要看箇法字，可見聖人以造化人事物理而運之制度，間爲深衣之成法，所以可貴而可服。聖人先王只一人曰：聖人自用服者，言曰：先王自制服者，言貴是貴其五法之意，服是服其五法之備也。三取字是規矩等有可取之義，先王貴之，正是取其義而貴

禮記詳說

卷二

深衣

四

之也。深衣無數制度，全在這三箇取字中來。蓋無私平直之理，原在天地間，不知所取而制之衣服間，此服何足貴貴之者，貴其取義之深，令人服而思之。人道於是乎全也。可以爲文四句，當平看。若上二句，做燕處下二句，加箇雖可爲文，雖可爲武，及非若特可四字反小了。此說可從。夫袷圓應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員融而不直，遂也。此袷圓應規所示之義也。負繩抱方者，言政以正人，貴於直存公平正大之體，爲紀綱法度之施，是直政也。言義以正己，貴乎方執均齊方正之矩，立裁制斷割之宜，是

方義也是所負所抱者寓正己正人之義欲服其服者玩直之理思以正人玩方之義思以正己也易曰坤之六二柔順貞固其體直直其政之謂也付形有定其用方方其義之謂也是抱衿負繩所示之義也下齊如權衡者志以應物動而爲用安危無常故譬則權心以存主靜而爲體本體自平故譬則衡物之至平莫如衡而衡之低昂由於權之輕重猶人之存主莫如心而心之傾平由於志之安危故服是服者將使人知思所以安定其志以應物而於以平吾心之本體也是下齊如權衡所示之義也五法之施已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深衣

五

得其當矣故聖人從而服之服其法也而不徒服其服也然義有未存則法爲未善先王之所貴不存也今惟應規取其圓之無私焉應矩取其方之無私焉應繩與權衡也而取其平直之理焉故先王從而貴之貴之者貴其義也貴之則必服之矣而服之果何所用哉端冕以脩禮容文事也而脩文之暇深衣以居矣不可以爲文乎介冑以臨戎事武備也而臨戎之餘深衣以處矣不可以爲武乎端冕以臨朝祭若贊助禮儀之節則深衣是服焉不可以擯相乎介冑以臨行陣若運籌幃幄之中則深衣是服焉不可以

治軍旅乎深衣爲用之廣如此此聖人所以服之也

然五法已施所謂完也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所謂弗費也朝祭之服服之善者也下則深衣矣謂非善衣之次乎上節言深衣之制應於物下言所應之法寓乎教欲人體此義而正己正物修身治心也

纂訂五法已施二句結上文而起下文故規矩至貴之又解所以施五法之故上文之義就著衣之人說下文之義就深衣說要看得明可以爲文四句舊說可文可武虛說擯相軍旅乃其實也亦有穩貼

新旨聖人服之就五法已施上講先王貴之就規矩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深衣

五

繩權衡可取上說故可以爲文四句當四平看方見得用無不宜意

按此節從上文說來上言其制此明其義負抱二字對言在後言負在前言抱政當作正負繩則直因直言正抱方則方方則合義時講務從大處說或作政教之政或分正人正己皆非正意引易只謹直方二字安志配權平心配衡觀下取其平串看亦可服之貴之雖分兩層原是一意服之由於貴之也完字抱上意弗費又推出一層總以見其善次字對朝祭服說然是言其重非言其輕當會意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陳注續畫文也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一寸半袷則廣一寸也 呂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孤若三十之上有為人父之道不言孤也純袂緣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亦見既夕禮

鄭注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續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 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緇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

禮記詳說 卷五 深衣

三

孔疏所尊俱在故衣純以續言具父母則父母俱在也大父母則亦然也若其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純以續也 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者以爲言不具故飾少而深衣領緣用青純降於續也若父母無唯祖父母在亦當純以青 純袂者純緣也謂純其袂緣則袂口也又云緣讀爲緇謂深衣之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緇并純旁邊其廣各寸半言表裏合爲三寸 純謂緣之者解經中二箇純字一是純袂二是純邊皆謂緣之也云緣袂謂其口也經言純袂恐口外更緣故云

禮記詳說 卷五 深衣

天

純袂則是緣其袂口也非是口外更有緣也故分明言之云緣緇也解經緣字讀爲緇謂深衣下畔也故既夕禮云明衣緣緇緇鄭注云在幅曰緇在下曰緇今經云此緇則深衣之下緣也云緣邊衣裳之側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袷之邊有緣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揜處其側亦有緣也 長樂陳氏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續備五采以爲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純以素百凶飾以致哀也小功純以緇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

嚴陵方氏曰續會五采青則飾之殺也與青青子衿同義孤子以素者無事乎飾也袂緣者袂與緣也與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郝解父母王父母具存最吉緣以綵續父母具存吉緣以青東方生氣之色也三十以下無父母曰孤子衣色隨宜緣必以素不忘哀也純卽緣也袂緣謂袖口邊謂衣下及側邊緣各寬寸半

說約三衣字皆指深衣三純字卽下袂與邊之緣纂訂大父母祖父母也衣卽深衣純卽緣也

文備五采以爲樂也青殺於纁不殺於大父母也素則凶飾而已純袂舊說緣字當衍純袂謂純其袖口純邊謂純其襟旁及裳下也一云緣不作衍純袂袖口也純緣襟旁也純邊下齊也此又一解此言深衣之緣也具父母大父母所謂重慶衣純以五采色之纁盡飾也具父母所謂具慶衣純以少陽色之青致文也如孤子衣純以素致哀也所緣者三處純袂袖口也純邊謂襟旁及下齊也廣各寸半此其制也按深衣必有純故未詳之純袂緣謂純其袂之緣也純訓緣此緣字是活字袂緣之緣是死字純緣方

禮記詳說

卷五

深衣

三

不重今俗謂物之邊猶曰緣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七

投壺第四十

牟陽冉觀祖輯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賓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藍田呂氏曰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燕禮之閒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一

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庭之脩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眾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弧矢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壺之爲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閒者也原其始也必以燕飲之閒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爲射也舉席閒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
清江劉氏曰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

由此作君子惡其慢以褻也爲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卑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說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說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投壺

二

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己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爲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狸首以順爲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爲禮也順爲功故弗非也順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投壺之籌曰矢勝筭則曰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筭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狸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筭數筭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使樂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其閒於貴賤軍國之閒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投壺

三

馬氏曰古之君子游於藝者莫重於射其次則投壺故投壺之禮多取於射之義其行禮之人則有主有賓有司射有弦者有酌者其行禮之物則有壺有矢有中有筭有馬以投壺之制而考於鄉射禮升降上下周旋進退大抵相似而投壺爲簡而已然而參用燕鄉之禮故先儒謂說屨升堂乃請投壺也嚴陵方氏曰壺之制主爲酒投壺之壺其形如之故亦謂之壺春秋之時晉侯齊侯嘗講是禮然以下興衰焉蓋失先王之禮意矣金華應氏曰壺之爲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閒者也

春秋傳曰尊以魯壺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內缶門外壺則壺亦稍大矣原其始也必於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投壺以爲樂猶擊缶以爲樂也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爲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由興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四

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陳注中者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閻如驢形一角而歧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筭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

鄭注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燕飲酒既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

也 不得命不以命見許

孔疏此一節論燕禮脫屣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及許之事主人奉矢者謂於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中謂受筭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北面也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略之也枉謂曲而不直也哨謂哨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之辭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已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已是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五

以樂也士則鹿中按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略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經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筭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按鄉射禮將

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 知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按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以其詢眾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六

嚴陵方氏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攸司也夫人而爲之可也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以間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筭必象獸形者則以服猛爲義因而爲隆殺焉亦猶侯用虎豹之類爾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爲善故盛筭之器因以爲名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爲射之類亦以中爲善故也奉之使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 矢以直爲善壺以正爲善 郝解矢籌也以投壺投壺傲於射故以矢名司射掌

其禮推賓黨與燕者一人爲之中盛筭器投中者則取籌計之故謂中解見鄉射禮枉不直也哨口不正也矢貫直而曰枉壺貫正而曰哨謙辭也 說約投壺之禮三節首節請賓之儀中節受矢之儀末節就位之儀皆投壺之禮也投壺其器有馬有筭有中每投賓主各挾四矢每中一矢則置一筭是筭以紀勝每投三番而止每勝一壺則立一馬是馬以紀筭也中以盛筭者 首節奉矢將以授賓也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筭也故司射奉之壺以待投也故使人執之而已司射是賓黨使人是主黨總以備器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七

請賓主言以司射奉中者寓取勝之意於賓以使人執壺者見將事之誠於主主人請曰以下是賓主交讓而後行也爲主者極其恭敬爲賓者不勝愧縮 新哉當燕飲而欲以樂賓卽其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外融賓主歡洽之情內寓先王觀德之道此投壺之所由始也而其禮何如奉矢於主人將以授賓也奉中於司射將以待筭也執壺於使人將以待投也於是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致其謙也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受其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以致其謙也及既而主固請而賓固辭矣終而主固

請而賓敬從也斯投壺之禮行矣夫投壺之間而禮度明肅雍容揖遜如此

新旨投壺之禮四字冠一篇奉矢三句執具各有其人敬從以上賓主交致其辭以見賓主各致其敬

纂訂投壺樂賓亦樂之類故曰重以樂

按既賜中加一受字便明投壺必作樂故云重以樂不得命謂不得許辭之命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咋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陳注方氏曰般還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八

鄭注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

孔疏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既許

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

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

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

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

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昨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

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般還而告

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

北面者按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

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

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藍田呂氏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賓三辭而

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於射禮者不敢以

禮殺而紆吾敬也燕樂而不淫禮殺而敬不衰此德

所以脩交所以久也

說約此賓主受矢送矢而致謙於容辭也拜受未受

而先拜其命也矢尚在主人之手拜送既送而後拜

也矢已在賓之手故皆般還不答拜而告之以示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九

敢當也二般還以辟之容言二曰辟以相告之辭言

新裁當夫賓之敬從也主之授矢賓之受矢非其時

平賓雖於西階上拜受也而矢尚在主人之手勢不

容答賓之拜故般還還遜而告之曰辟也主雖於昨

階上拜送也而矢已在賓之手勢不容答主人之拜

故亦般還還遜而告之曰辟也一矢之授受不苟也

纂訂賓再拜則主亦再拜矣主人咋階上則賓在西

階上矣互文也受送皆矢也般還不敢直前辟之容

也曰辟者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般還以身言曰辟

口爲退辟之言也此受矢送矢之儀

按賓將受矢而先拜主人不敢當曰辟主人既授矢而拜送賓不敢當日辟辟字想是當時口語即不敢當之意言辟則拜可止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陳注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鄭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十

孔疏此一節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卻退反阼階之位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爲偶而其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

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筈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郝解已拜主人拜畢也受矢主人自受矢與賓爲耦也進即兩楹間主人進兩楹間視投壺之處乃復退阼階之位揖賓就楹間之筵筵即投壺之席賓主各就席也

說約此主人揖賓即席之儀首句輕不可以受矢即席兩平筵字活室中庭中堂上皆兼之備視其投壺之處揖賓就投壺之筵皆曲致其敬也按置壺在兩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十一

楹間即東西階之中所謂賓主夾之也投壺席在東西階之上賓右主左皆面南也新裁送矢於賓而主人已拜贊者持矢而主人已受於是主人即進於兩楹之間而備視其投壺之處詳審周密愼而不敢慢也復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投壺之筵禮度明肅而不敢亂也按已拜稍斷受矢自受矢也下分進退言歸重揖賓就筵是正節目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陳注疏曰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

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筭而起

禮記詳說

卷三

投壺

三

鄭注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俟投

孔疏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筭之節

此約鄉射文實八筭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

實八筭於中亦者亦鄉射也

餘見注

嚴陵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

矢則四筭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筭矣故此言執

八筭也

郝解司射以壺置兩楹間當賓主筵席中席去壺各二矢半司射反西階設中以盛筭也籌計中曰筭東面立中西也執八筭立耦四矢則八筭說約此言度壺設中也間以二矢半置壺量遠近之宜也或室或堂或庭壺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反位設中豫實筭之具也蓋中以盛勝負之筭故度壺後設中有其儀也執筭帶言即設中一時事也曰興者以設中時跪故也

新裁投壺掌於司射者也司射於西階上受壺於執役之人量置於禮筵之南賓主之前皆二矢半也室

禮記詳說

卷三

投壺

三

中固二矢半而庭中亦如之庭中固二矢半而堂上亦如之矢雖有長短量度以置壺者易地則皆然也度壺畢司射復還於西階之上設其盛筭之中賓主之投也各四其矢則紀勝之用也各四其筭司射於中之西東面執八筭而起焉其整而有條也如此按閒謂中閒也中閒各去二矢半一壺兩邊取停郝謂當筵席中是也舊說置壺筵南似是賓主各一壺不然如何斜投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

之

陳注疏曰司射執八筭起而告於賓曰投矢於壺以矢
 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若以未入則不名爲入
 亦不爲之釋筭也比類也賓主要更遲而投不得以前
 旣入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類投類投雖入亦不爲
 之釋筭也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卽此
 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旣行行爵竟
 也爲勝者立馬者謂取筭以爲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筭
 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
 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二馬爲成若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西

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
 偶得一一旣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
 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
 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
 其告主人亦此辭也故曰請主人亦如之

鄭注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
 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
 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
 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

孔疏此一節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 請主人

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爲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
 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
 按鄉射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
 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 此經正爵謂罰
 爵故下別云三馬旣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
 以慶則慶馬勝筭亦爲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
 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旣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
 正爵也按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
 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餘見注
 藍田呂氏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五

賓主之儀答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爲入雖入不釋筭
 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
 必容體比於禮容節比於樂不尚於苟中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卽
 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正爵者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
 以慶故以正言之筭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筭
 而筭以計多少爲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
 敵爲義蓋筭爲勝者而釋故以勝敵爲名焉一馬從
 二馬者勝少者附勝多者以爲數也數成於三數成
 則可以爲多矣故曰三馬旣立請慶多馬

山陰陸氏曰倒入幸入也比投比而投之言引手就壺使入後世投壺坐飲四縣恐其比入也

郝解順投以下八語司射先以投壺始終之節戒之順投爲入矢本先入也末入爲逆雖入不爲入也比連也以鼓爲節賓主遞投若一人連投雖中不釋筭釋猶放也謂置筭於地正爵謂投壺三翻當飲之爵投畢則無筭爵也立馬謂三翻投畢乃立馬馬卽筭也勝負未定記入曰筭旣勝之筭曰馬以爭先得名也謂三翻投畢立勝者所得之馬一翻勝則另植一馬禮成於三三馬專勝則爲一成如賓勝二馬主人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末

一馬則取主人一馬以足賓之二馬主人勝亦然諸慶多馬謂酌酒賀多馬之人以上皆司射豫告之辭說約此司射舉投壺始終之禮以請賓主也順投二句卽下文左右告矢具二節是言釋筭之法極其嚴也勝飲不勝者六句卽下文命酌曰二節是言表勝之法極其辨也此是請辭下是行其所請之辭耳順投比投是二事其爲一項上言入下言釋互明也未入則爲不敬頻投則爲好勝皆投壺者所當戒此在方投之時勝飲不勝者是罰之爲立馬而又慶多馬是慶之分作二項此在旣投之後每一入而卽付一

筭所以記其入之數每一勝而始立一馬所以表其勝之數釋之則爲筭立之而後爲馬馬卽筭也自初投再投三投固有得一馬有得二馬者於是以一馬從二馬而行慶禮焉三馬旣立兼注二意講

新裁司射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不由矢之本入以未入壺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矣不俟更遞而已頻投則雖入亦不爲之釋筭矣及投畢而勝負明分則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非正爵乎正爵旣行之後當立馬以表其勝矣若勝偶得二馬而劣偶得一馬則微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非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七

馬從二馬乎若頻得三成或取彼一馬足爲三馬是勝已成矣又當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是其始也嚴釋筭之法其終也備表勝之禮此告賓之辭也而請主人之辭亦如之

纂訂此司射請賓之辭有三樣時候順投二句是每番正投時勝飲二句是每番罷投時一馬二句則第三番立馬之後也釋筭在投之時立馬又在勝之時按一馬不勝者之馬也二馬勝者之馬也以一馬歸併於二馬故曰從不勝者不敢專其有如納降之義三馬旣立承上然須補出自得三馬一層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閒若一大師曰諾

陳注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爲投壺之節狸首詩篇名也今亡閒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閒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太師樂官之長也

鄭注弦鼓瑟者也狸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孔疏此一節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狸首之篇前後樂節中閒疏數如似一也大師應此司射曰諾諾承領之辭也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按下有魯鼓辭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大

鼓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云狸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狸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者解所以閒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閒若一也按鄉射三番初一番偶射不釋筭第二番釋筭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長樂陳氏曰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爲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太師奏騶虞閒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

曰請奏狸首亦閒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太師奏狸首蓋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壺者必奠而後發亦猶是也考之鄉射則命弦者瑟之工也觀太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太師曰諾者以奏狸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此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諾其容比於禮也

藍田呂氏曰狸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狐兔首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忘驩也其詩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賓主之歡於是乎交非特諸侯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大

事故卿大夫士所以亦得用也嚴陵方氏曰以弦歌狸首故命弦者奏之閒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和解命弦者戒弦歌者射以樂爲節投壺則鼓瑟弦歌爲發矢之節狸首逸詩篇名閒若一謂緩急作止之間均停如一太師歌工主人黨爲之說約上是告賓主謹其禮此是告樂師平其樂以弦歌狸首故命弦者奏之狸首言賓主燕會不以微薄廢禮雖諸侯之節亦可通用閒若一雖就狸首說正要與投壺之疾徐行止相應也投壺而又歌詩謂之

開詩矢同乎作止謂之若一諾總承請奏若一二意
新裁奏狸首之詩要與投壺之疾徐行止相應也狸
首之詩先王作之以樂時會君子用之以成禮節者
也

纂訂閒歇也每一章而一歇作則偕作止則偕止故
曰若一此以前皆指未投時說 司射命樂工之弦
者曰請以弦歌狸首之詩以為投壺之節其詩樂作
止與投壺疾徐相間處俱要相應而均平如一焉於
是太師曰諾蓋習其音而謹其事矣此詩樂之節也
新旨此司射命樂工之辭命奏狸首又命他閒若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投壺

三

是二意

按請奏如一連皆命太師之辭太師總應曰諾閒字
專屬詩樂一章一歇為閒而投壺作止與之相應故
如一非謂投壺與詩樂相間若作相閒則是樂作時
投止投壺時樂止於義不合 呂氏以狸首班然原
壤所歌者即為古詩其體與古詩不類壤自咏木豈
有所據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黨
於右主黨於左

陳注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左司射告主賓以

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
射乃坐而釋一筭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賓
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
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矣

鄭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
釋筭則坐以南為右北為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
孔疏此一節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筭之儀 左謂主
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 拾更也司
射又請賓主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 若矢入壺
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也 右謂司射之前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投壺

三

南也 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 約鄉射禮射畢則

各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
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

嚴陵方氏曰拾者更也與曲禮言拾級喪禮言拾踊
同義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
右則以右為尊者蓋左右以體言為陰故也左氏傳
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和斛左右眾耦也眾賓居西為右眾主居東為左拾
投每耦兩人更迭投坐跪也每一矢入司射跪釋一
筭於前賓黨勝釋於右主黨勝釋於左三翻皆然

說約此釋筭以紀勝也左右字即指賓主說告矢具請投是司射命樂工之後告賓主以矢具而請賓主更迭而投也有入者以下是投壺時司射紀賓主之勝筭賓黨主黨指筭言非指人猶云賓邊主邊也左右乃司射所立之左右與上左右不同按上下二左右不同上左右以東西言下左右以南北言蓋賓主位皆南向則主左爲東司射立於西階東向則左在司射之前稍北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也

新裁司射告左右賓以矢具乃請更迭而投焉有矢入壺者司射坐而釋一筭於地焉司射東面而立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陳注疏曰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筭爲奇以奇筭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之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賢謂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

鄭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筭如數射筭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孔疏此一節明投壺筭數之儀 卒投者謂投壺卒也 云如數射筭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筭如數射筭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鄭

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就地上之筭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爲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唯有一筭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筭之法若數左筭則異於右筭謂總斂地之筭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投壺

五

謂滿十純總爲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

餘見注

嚴陵方氏曰賢猶勝也射禮言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是也干猶枚也與服衣若干尺之干同

山陰陸氏曰一純以取以手取之也以委委之而弗取也一筭爲奇遂以奇筭言投已若飾一筭遂以奇數之鈞則曰左右鈞者詩曰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此之謂也

却解卒投每一翻投畢也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之

告辭二筭以下數筭之法純雙也奇隻也每二爲純零爲奇筭以雙取有零則以奇筭之數畢告左勝曰左賢於右石勝曰右賢於左賢勝也多一雙曰賢若干純如多十曰五雙多八曰四雙之類有零數曰若干奇如多九曰九隻多七曰七隻之類鈞曰左右鈞不復言多寡也卒投筭獲左右不分耦通賓主之黨左勝則賓黨飲右勝則主黨飲與射禮筭法同餘

詳鄉射禮

說約此司射角筭之儀數筭有法而告筭有辭也卒投以賓主投畢言左右卒投請數是告賓主之辭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投壺

五

筭爲純三句是數筭之法遂以奇筭告四句是告筭之辭以雙數爲純以單數爲奇或八筭或十筭此之謂二筭爲純若既取八筭或十筭矣而又有筭餘焉所謂一純以取一筭爲奇也一純以取自地取之而別置一處一筭爲奇別取而附之一處不容混也遂以奇筭告奇字與上奇字不同上奇字隻也單也下奇字餘也謂賓主均等之外猶有不盡之餘筭也下純字奇字皆屬此餘筭有勝筭者左右鈞是不屬餘筭無勝負者也總而言之純以取一筭爲奇此以二家相對者言也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此以

一家偏勝者言也某字指左右說或左賢於右或右賢於左之謂

新裁數筭告筭此其時矣司射當賓主卒投之後乃執筭曰左右既卒投矣請數筭以明勝負焉筭也者自其全具而言謂之純自其單隻而言謂之奇數筭之時若二矢協於二筭則合爲一全是固名爲純矣於是以此一純別而取之不使雜於他筭之中也若止一矢而得一筭則半於純而謂之奇矣數筭既畢遂以所餘之筭而告焉如所餘者雙數也則直以純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如所餘者單數也則直以奇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天

告曰某賢於某若干奇若左右鈞平較若畫一也則告之曰左右鈞

新旨上節正投時事此節已投時事二筭三句數筭精也遂以四句告筭明也全者成雙之名奇者無偶之名下奇字又不同謂餘筭也一純以取連上句作一事對下一筭何看

筭訂此數筭告筭之儀也左右卒投請數是豫告之辭二筭三句且渾說箇數之法勝負鈞之意數後方見出來遂以之下又告於數之後也四奇字分二意以奇筭告只管純奇二句鈞則無奇筭了 筭數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宅

法二筭爲一純一純則一取之如今人計數以雙是也一筭則爲一奇隻而已數後見有勝者則以左右等分外之餘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如勝者多二筭則云一純或所多者是奇而非純則曰某賢於某若干奇如勝者多三筭則云三奇多一筭則云一奇也賢猶勝也左右只當賓主看此是一番投後每人四矢不過四筭下面一馬從二馬方是三番投後四奇字分作兩義一筭爲奇奇字與奇則曰奇兩奇字俱當隻字看惟遂以奇筭告奇字作餘字看此依注說也一云數筭之法二筭合爲一純故地下取筭之時每一純則別而取之若止一筭不滿純者遂以奇筭告此三句專爲奇則曰奇一句設玩本文遂以二字不應以四奇字作兩義解此說上下相蒙從之按純俗言雙也奇俗言單也純數無定或一純或二純皆可數若奇數只一孔疏云九奇可疑九筭何不云四純零一奇而謂之九乎 投壺三番不過十二矢難言十純當以賓眾耦合筭爲是以奇告之奇作餘字解是兩相較多出之數 陸說不甚明然與疏異奇字不作兩解亦可玩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

跪曰敬養

陳注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爲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賜爲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爲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

鄭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也周禮曰

禮記詳說

卷二真七

投壺

天

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養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孔疏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酌坐奠於豐上也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酌者勝黨之弟子此鄉射禮文也按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是也周禮至射爵此周禮

典瑞文引之者證灌爲飲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投壺射類故約鄉射而知也

藍田呂氏曰勝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射者男子之事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以不能者爲病病必有養當飲者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酒者所以養病也能者不敢以勝驕人爭求勝而辭養也不能者知不勝爲己病不敢以己有病而辭養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君子之所以爭求勝者爭辭養而已故其爭也君子

禮記詳說

卷二真七

投壺

天

嚴陵方氏曰勝飲不勝當飲者則不勝者也灌者自上以灌下以勝者下而飲不勝故以灌言之酒所以養老又所以養病故曰敬養灌即觴也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勤而不矜則其於禮庶幾不失故奉觴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辭也勝者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辭也郝解命酌司射命酌酒飲不勝者也酌者勝黨之子弟奠觴豐上不勝者跪自奉之曰賜灌言己不賢而蒙灌罰順受之辭勝者曰尊敬安養勸伯之辭說約此即勝飲不勝者一句是也當飲者勝者各兼

賓主言

新裁司射當數筭告筭之畢乃命酌酒之人以行罰爵於是勝黨之子弟應之曰諾乃洗爵酌酒置於豐上其劣而當飲者不敢抗也無論賓主皆跪而奉觴以致辭曰蒙賜之飲也勝者不敢驕也無論賓主亦皆跪而致辭曰敬以奉養也夫灌不曰灌而曰賜灌負者無敢怨也養不曰養而曰敬養無敢矜也各適其道矣

按當飲者皆跪言無論賓主當飲者皆跪而飲也奉觴句緊接皆跪說勝者跪曰敬養恐疑勝者不跪故

禮記詳說

卷二頁七

投壺

三

為補出敬養是善為之辭不必依鄭注添不能字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陳注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二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為樂也以慶謂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筭爵 鄭氏曰

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 疏曰請立馬者是

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

鄭注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筭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

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 投

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既徹馬無筭爵乃行

孔疏此一節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 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

禮記詳說

卷二頁七

投壺

三

射乃請賓主請為勝者樹標立其馬也 直當也謂

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所釋之筭東中之西也 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

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二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

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 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

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

射請辭言為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

賀於多馬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按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筭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俱射畢乃釋筭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筭飲罰爵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必三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投壺

三

勝之時賤其無能故偶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壺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子弟無豐也皇氏以爲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按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非其義也此明飲慶爵之後司射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行無筭爵之事

藍田呂氏曰正爵司正之爵也勝飲不勝所以養不能也多馬有慶所以尚有藝也正爵之行能者有慶不能者獲養則民德歸厚

馬氏曰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

行請徹馬則禮畢而飲無筭矣立馬以表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爲備也

金華應氏曰勝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一己血氣之私也遜心生於物我之相忘天下義理之公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先王制禮以調伏之於其取與辭遜之節尤致意焉投壺細事也亦有能否勝負之別立筭以計其數立馬以表其武既尚其能矣然勝負角立人之能否不可以一時而定勝者豈能全勝將有缺而不足之筭不勝者閒有得必有棄而不錄之筭兩俱無所成而已今也取不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投壺

三

未足之筭則零筭不遺而勝筭有助所以成人之美所以遜己之能以與人夫天下之義理無窮幸而有志於善者亦未免有獨爲君子之心今也當勝負相角之時乃能推己所長以成人之不足而不以不勝爲忿焉其無欲多上人之心可見矣可謂達觀而無人之閒者矣

郝解正爵謂不勝者當飲之爵請立馬司射請也前卒投請數謂每投一番畢通左右黨筭勝負此立馬謂分計各耦三番勝之多寡也馬各直其筭謂三番每一筭勝者當立一馬一馬從二馬者謂一人二馬

一人一馬則取其一以從其二成三而慶賀三馬者以酒也正爵謂多馬者所當慶之爵請徹馬投壺禮畢也此節之義鄭注未達

說約此申明司射行慶之儀釋筭在投壺之時立馬在行爵之時請立馬句提起是司射請為勝者立馬以表勝也馬各直其筭二句記者敘行慶之法慶禮曰三馬云云是慶禮行時司射請賓主之辭如此通節兩箇正爵既行不同上為正禮之罰爵下為正禮之慶爵也

新裁罰酒之爵既行則賓主之勝負已見司射得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雷

請於賓主而立馬以表其勝乎然立馬必隨筭不可多也不可少也惟其直也若三番皆勝則有三馬也若有二馬即取彼之一馬從此之二馬為三馬以此慶賀其多馬也當行慶禮之時司射乃言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由是獻酌交錯賓主用情則慶禮之正爵已行矣正爵既行司射遂請徹馬有始有卒節文終遂如此

新旨正禮罰爵既行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立馬馬各直其初釋筭之前亦賓黨右主黨左也假令勝偶或兩勝而立二馬其劣偶但一勝立一馬即舉劣

之一馬益勝之二馬以行賞賀之禮當行此慶禮時則司射請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及慶爵既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掩不勝之禮且以投壺禮畢也

按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則直以地言新裁不可多不可少另是一說一馬從二馬新旨作假令說活看為是

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雷

棘母去其皮

陳注筭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筭也籌矢也扶與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呂氏

曰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鄭注筭用當視坐投壺者之眾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筭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數也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圓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

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圍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
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 取其堅
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

孔疏此一節明筭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及
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
今錄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 筭之
多少視其坐者言筭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
矢亦人四筭也 筭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
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 按鄉射及大射人皆
乘矢故知四矢也 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五

斗者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升
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爲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
圓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筭法方一寸高
十六寸二分爲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
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爲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
圓困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修五寸約
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
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卽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
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之
數也云求其圓周圍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

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
寸八分分爲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
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八分也卽是壺底一重方
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
爲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
強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圓周
二十七寸有強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
計據一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圓求方以方
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
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爲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圓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五

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
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
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
盡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
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
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
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
十四寸總爲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八
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
不盡是壺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

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筭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圓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

朱子曰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圓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前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者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筭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爲圓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筭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投壺

美

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圓壺腹徑九寸而圓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筭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此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

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筭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圓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借會矣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投壺

美

藍田呂氏曰五扶七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爲之差皆陽數也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也筭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託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中必有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用指以度

筭
嚴陵方氏曰謂之筭者以計多少爲義謂之矢者以

觀中否爲義五扶則二尺也七扶九扶則又可以類推矢筭長尺二寸者欲其有別於尺故加二寸焉毋去其皮則貴其自然而已

山陰陸氏曰鄭云謂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扶四指以扶可也謂之扶以此扶淺事也故亦或謂之膚卽持五指也握亦五指也巨擘在外爲持在內爲握郝解筭之多少視坐上人數每人四矢卽四筭筭卽矢也室中堂上庭中皆爲投壺之處燕有大小則地有廣狹置壺有遠近則矢有長短扶作膚四指爲膚膚廣四寸五扶二尺七扶二尺八寸九扶三尺六寸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投壺

罕

矢有長短壺去席二矢半各因其矢則是室中壺去席五尺堂上壺去席七尺庭中壺去席九尺也庭中堂下之中柘棘二木堅重毋去皮全質也

說約此又以筭與壺矢言也筭多少一句是置筭視其人假令坐十人則備四十筭也筭室中五扶三句是矢之長短視所居之地隨地廣狹以爲壺之遠近隨壺遠近以爲矢之長短也筭長句以筭制言壺頸四句以壺制言壺中二句是用壺之法壺去席句是置壺之法矢長則壺遠矢短則壺近也矢以柘二句是用矢之義取其重與質也總見禮之無微不至如

此

纂訂筭字屬上不屬下注訓作矢一云筭數也不訓作矢蓋下文矢字凡三見不應上面獨以筭字代矢字也此有理可從 修亦長也若及也

按筭矢也制時爲籌用時爲矢纂訂謂屬上不可從魯令弟子辭曰毋讎毋教毋借立毋踰言借立踰言有常爵辭令弟子辭曰毋讎毋教毋借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陳注石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辭令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投壺

罕

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今從之 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稱者投壺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褻狎故戒令之魯薛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並列之讎亦教也借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疏曰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庭長卽司正也冠士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也樂人園子之能爲樂者非作樂之瞽人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也

鄭注弟子賓黨主黨年稱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薛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讎教

慢也。僭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達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樂。丘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遙。

孔疏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幘亦敖也。號令弟子云毋得幘而敖慢也。毋僭立謂不正面前毋得踰言謂違相談話若僭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薛令弟子辭曰：若如是僭立踰言者。

禮記詳說

卷二夏七

投壺

里

則有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魯者其魯令弟子則稱僭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則總稱若是者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略雖異其意則同。經云：司射庭長按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爲司。正在庭中立於解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爲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爲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聽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賢人也。按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

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投壺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藍田呂氏曰：飲燕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飾其敬不令而責之敬則近於暴故令之而後浮常爵猶言常刑亦罰爵也。魯薛之儀不同記禮者兼存之文異而義同也。

嚴陵方氏曰：前曰正爵此曰常爵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則曰常則兼於慶故以禮言之此主於罰。

禮記詳說

卷二夏七

投壺

里

故以法言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魯同姓之親也。薛異姓之親也。記魯令著所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著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故曰若是者浮。蓋曰若是者浮則辭有不婉矣。

郝解：令司射令也。子弟賓主黨之少者立於堂下戒勿相狎也。魯薛二辭所傳各異魯爲周禮薛國任姓黃帝裔孫奚仲事禹受封於薛傳世最遠有古之遺禮近魯而小事魯故錄其令鼓與魯并傳也。幘作呼戒號呼也。敖傲情也。僭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達談外。

新裁燕飲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是不容於不戒也魯之令弟子辭曰敬而無讎恭而無敖立必正方不得偏於所向言不妄發不得違談他事凡若此者皆有常行之罰爵在焉薛之令弟子辭曰毋讎而自張毋傲而自矜毋僭立而不正所向毋踰言而違談他事凡若此者皆有盈滿之罰爵在焉二國之戒令

四四

纂訂毋讎放肆張大也毋敖敖慢先人也 司射始
終相禮者庭長卽司正也使者卽前使人亦所使薦
羞者賓黨位在西階下東向主黨位在阼階下西向
若度壺請命弦歌釋箏之類則其位不與此同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The subject is seated in a chair, viewing a screen displaying a target (a circle) and a starting point (a square). The subject's hand is positioned at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target is located at a distance of 10 cm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The subject is instructed to move the hand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to the targe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target is labeled as 10 cm. The subject's hand is shown in a starting position (square) and a target position (circl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target is labeled as 10 cm. The subject is instructed to move the hand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to the targe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target is labeled as 10 cm.

陳注鄭氏曰圓者擊鞀方者擊鼓疏曰記者因魯薛擊鼓之具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

星

孔疏以鼓節有圓點有方點故以爲圓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圓點則頻擊鼙聲每一圓點則一聲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 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禮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

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

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受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筭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 又樂書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壺與射禮無異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齊晉之君蓋常講此中行穆子相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吳

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帥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爲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下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嚴陵方氏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

山陰陸氏曰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

郝解有圖無辭卽所謂聲也和之以狸首騶虞等歌

卽所謂辭也亦可以證聲與辭之異矣

說約此記投壺之鼓節亦以存古制也必用鼓者賓主行禮必歌詩以爲節而歌詩必擊鼓以爲節也圖以前段爲主當時周禮在魯滕薛皆謂魯爲宗國故鼓猶有存者用樂以成禮所以節其疏數之宜因禮以異樂所以辨其詳略之體用半鼓爲投壺之節禮簡故樂聲以簡也用全鼓爲發矢之節禮隆故樂聲以隆也取用二字皆指魯薛言

新裁彼鞀七而鼓五魯鼓之半也鞀五而鼓三薛鼓之半也魯薛則取此半者爲投壺禮蓋投壺禮簡鼓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投壺

吳

聲從而簡也君子聞半聲知其爲投壺也已鞀十三而鼓十魯鼓之全也鞀十六而鼓十二薛鼓之全也魯薛則盡用此全者爲射禮蓋習射禮隆鼓聲從而隆也君子聞全聲知其爲射禮也已

纂訂此二國鞀鼓之節圖於譜而異其用者也圓者擊鞀方者擊鼓鞀亦鼓類故首以鼓字統之取半以下半字下之圖也盡用之爲全圖也取用者謂魯薛取用之非後人也以詩序考之當以前圖爲主後附載不用 鞀十三兮鼓十聲魯人射鼓甚分明七鞀五鼓投壺用賓主相忘樂至情薛人射鼓子須知十

二鼓聲十六鼙擊鼓三聲鼙五下用於賓主樂投時
按注疏鼓圖在司射庭長之前今從坊本 鼙說
騎鼓也周禮大司馬執提旅師執鼙注小鼓可執大
抵鼓是大者鼙是小者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七

投壺

吳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七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八

儒行第四十一

牟陽冉觀祖輯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
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
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按下文云
儒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
此皆剛猛得爲儒者但儒行不同或以遜讓爲儒或
以剛猛爲儒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
藍田呂氏曰儒行者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八

儒行

一

因問儒行而孔子應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
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
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爲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
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
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
有道者不爲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
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爲儒矣此先儒所以
存於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郝解此篇之言大抵誇誕託稱孔子而孔子之大實
不以儒儒儒也史列九流而儒居三得二失八所收

其幾卽若所云孔子辭其服甘處其名乎哀公僑孔子戲之耳孔子張大其行若爲解嘲然不屑之意在言表數千年無人領略反以僑尸祝仲尼仲尼其享之耶

按孔子謂子夏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之名非不美也後世雜之九流列之三教其爲褒儒甚矣與儒何病焉郝謂孔子不屑爲儒未免過當豈以所不屑者爲教哉篇中所論非純儒出於僞作學者自當鑒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

禮記詳說

卷百突

儒行

二

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巨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陳注鄭氏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疏曰謂肘掖之所

寬大故鄭云大袂禪衣也應氏曰儒之名始見於周

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規

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

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郊特牲

云章甫殷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明也所以

表明丈夫故謂之章甫耳

鄭注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

同疑爲僑服而問之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

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

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

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僑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

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袼尺二寸

孔疏魯哀公問於孔子者言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

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以爲儒行之篇孔

子說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

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

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天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

禮記詳說

卷百突

儒行

三

公至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僑服遂問僑

行爲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也其冠服須依所

居之鄉也不知猶不識也言我所服但依其鄉之

服不知僑服言此者譏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

故以此言非之謂逢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柞之枝

其葉蓬蓬是蓬爲盛大之貌也云大掖之衣大袂禪

衣也者掖謂肘掖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禮大

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

三尺三寸袼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

若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

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爲戲明此時意以爲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二寸云袷尺二寸者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爲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故知大袂之衣是少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冠按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

禮記詳說

卷五

儒行

四

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爲制法之主故孔子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等未聞儒者之有異服也未世上下僭亂至於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眾此眾所以謂之儒服哀公所以發問也逢掖魯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魯則

衣魯之衣長居宋則冠宋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鄉

嚴陵方氏曰逢掖之衣王肅以爲深衣是矣章甫之冠郊特牲所謂殷尋是矣掖當臂之下其制特大則可以運肘故燕居之所服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則是宋之所冠也明矣公西赤掌孔子之喪用章甫之冠則孔子之冠衣固如是矣君子之學也博者無狹其所居也其服也鄉者不忘其所本也石林葉氏曰博學所以立本服從鄉所以趨時哀公所問者儒服而已故孔子答以不知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儒行

五

晏氏曰逢掖章甫是乃儒服而曰不知儒服者唯恥服其服而無其行爾故必以其學也博先之蓋能博學則有其德又將以成德爲行然後可稱其服也郝解逢猶大也掖肘閒謂衣掖下寬大所謂侈袂也章甫冠名郊特牲曰章甫殷道也宋殷後博廣也鄉者不拘一方儒服則有方矣故曰不知不屑之辭也大道裂而後百家分如王者無外強藩割據偏安一隅以爲王室不知九州之本皆吾土也百家與儒分曹儒者自錮而小之孔子恥儒服不居其名而亟數其物無可無不可聖人所以大也

新裁此節要看其學也博的博字道充於己而天下至精至粹無一不明然悉備於胸中這纔謂之博此卽中庸衣錦之說也服鄉者取其隨俗自適不立異於人分明是君子尙綱之心此夫子隱隱以儒者闡然務實學的道理啓君不過借儒服之問以發揮之耳看注中末世不充其道一句便明白了

說約此節見儒之所重在學不在服也逢掖魯衣章甫宋冠隨所在而因之見儒之無異服君子之學二句雖平而意重在學上博字最說得大道充於己無一不悉備胸中方謂之博服兼衣冠鄉字泛看隨地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儒行

六

所尚不求立異也此對正啓其所當問而勉之以學也

纂訂學字兼知行服字兼衣冠學也博二句串看

鄉字泛看非指魯宋也服鄉者取其隨俗自適而已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者之服與夫

子對曰儒何以其服爲哉逢掖之衣魯衣也章甫之

冠宋冠也丘少居魯衣魯之衣長居宋冠宋之冠丘

聞之也君子欲體道於己則其學也不得不博至於

服因其鄉之所宜而已不求異於人丘不知所謂儒

服也

心典學也博二句泛說末句方自說

按問服本無他意孔子故故露出一學字以啓其間是其引君得體處不知儒服猶俗云不知甚麼是儒服也 郝說恥儒服失之矯 居魯逢掖居宋章甫是言平日隨鄉如此未必見哀公時冠宋冠注疏謂孔子宋後故冠宋冠太泥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僕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儒行

七

陳注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更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侍而言之 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閑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所待而不求焉

鄭注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

則正位掌摺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 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 席陳也珍善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聘召懷忠信之德以待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 孔疏遽卒也數說也終盡也物事也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事也 留久也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也更僕者更代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摺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若不更僕則事未可盡也 哀公既聞孔子所答稱儒行不敢造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儒行

八

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爲夫子布席也故注云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 孔子侍者此一節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修立己身終始之事 席猶鋪陳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古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自學修飾立身之事不應直云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 力行以待取者言己修身勵力行之擬待進取榮位也其自立有如此者謂自修立己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 侯不必拘定大僕之官凡使者即是

晏氏曰物者事物之物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以五物詢眾庶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皆若是而已蓋儒者之行非一事之可盡故也 以禮嚴分則君坐而臣立以道忘分則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魯哀公方與孔子論儒者之行是坐而論道者也故命席而孔子侍坐焉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焉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韞於匱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風在日出之前於此而學是先眾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於此而學則後眾人而未息也非自強之學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儒行

九

而何席上之珍則其德可貴夙夜強學則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懷忠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者有臣道焉故云待舉待取先聘問而後舉取則學焉而後臣之者也君子雖有爲師爲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嚴陵方氏曰命席則與之坐也侍側坐對之也庶所以藉物曲禮所謂執玉有藉是也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所以防外物之或褻尊之至也強學所以爲己待問所以爲人能爲己然後能爲

人故強學乃能待問也忠信非由外鑠也故言懷力行者勉強之謂忠信力行在我之事舉取在彼之事也盡其在我之事然後足以致其在彼之事故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也儒者立身之本非有資於人焉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廬陵胡氏曰席猶卷懷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鄭謂席鋪陳廬云席坐席恐非

山陰陸氏曰席上之珍若伊尹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是也

新裁席上之珍借字形之珍者寶也加諸席上見其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儒行

十

可貴而自重耳自立在有待之先立得定方可待用如在上立看立意此立只是不邀求之意便淺了於所以立得定一段工夫在何處且於自字不明注中皆我自立而有待也此句甚好襄云自立在待字上見出有所豫於己而無所求於人皆自立也亦說得好儒者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也故其講學於燕閒德已足珍矣而又從容乎席上其至貴為何如然以待世之聘也苟玄纁弓旌之不我至寧抱璞耳勉強於學問材已博雅矣而又夙夜而匪懈其精深為何如然以待世之問也苟就顧延訪之不我及寧就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儒行

十一

汝耳世有誠實可託者人必舉之儒之懷忠體信何為有舉我而為之心膺者乎待之而已否則吾之忠信自固也世有才行可使者人必取之儒之勉強體道何為有取我而任之繁劇乎待之而已不然吾之力行愈堅也蓋其生平見之卓而守之定立於己者有素而後待人之我用者也何嘗有求人之心哉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說約席上四句四平俱指用世言待字要體得好是無求於人意見得學專為己何心於人知待之而已若曰為此以待用便不是真儒珍本貴重之物而又

以席上藉之尊之至也此只喻其德之可貴然唯待天下之聘幣而不炫玉以求售問是顧問舉是任之為股肱心膺取是使之以理繁治劇此四句唯足已而不求人處為實學出為真材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纂訂此見儒者自立之行以用世為大也此節自立在四箇待字自立中有兩意不可偏重不求人說席上之珍是喻辭以德言如席上之有珍珍本貴重之物而又以席上藉之以防外物之或褻尊之至也夙夜窮理則先民知覺故足備君顧問內懷忠信則

其誠可任外能踐履則其才可取此以天下國家爲己任者也

心典席珍則德可貴強學則道可尊聘幣聘也問顧問也舉者因其誠之可託任之爲股肱心膂取者因其才之可用使之爲理繁治劇待字要體得好儒者學專爲己何心於人知所謂待者足以待之耳

按四待字自是四平席珍德之優也強學學之充也忠信心之誠力行事之敏有字活看可兼可分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三

者

陳注中猶正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 方氏曰衣冠中者言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於禮也動作慎者言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也大讓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所以致曲故如僞而不誠方其容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則有所不敢爲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粥粥者柔弱之狀故若無能也是皆禮之所脩道之所與也

鄭注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幅但也

如威如愧如有所畏

孔疏此明儒者容貌之事儒有衣冠中者中間言儒者所服衣冠在尋常人之中閒不嚴厲自異也動作慎者謂舉動興作恆謹慎也 有人以大物與己己之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寬緩如傲慢然 讓其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不急切也言儒不以利動也 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有所畏懼也 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慚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張子曰人心中雖廣大然言貌欲處之約言貌不約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三

則便陷於妄若言有條理則猶是狂若無條理則妄而已矣天下之人不陷於此者鮮但有淺深多少之異爾故莫如謹禮衣冠中讀爲丁仲反謂衣冠中於禮也其大讓如慢事固有大讓小讓如讓國讓位是謂大讓也大讓則誠然而後讓若不有之故似慢也直是不受如湯之讓天下豈爲飾而已誠心而讓其貌若不屑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閒是小讓也小讓實如僞爲之以爲儀爾未必實讓

藍田呂氏曰儒者未嘗無意乎天下之用然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辭其大者若自尊以驕人然

非自尊也尊道也辭其小者若矯飾而不出於情然非矯飾也欲由禮也由尊道而不屈於世若有所威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此儒者所以貴於天下也衣冠中所謂其服也鄉得其中制不異於眾不流於俗而已動作慎則非禮勿履而已故曰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非容貌之可貴也德可貴而已翔而後集非義則不就此所以難進色斯舉矣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以易退難進易退此所以德可尊也

晏氏曰衣冠中者中於禮非先王之法服而不敢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西

故也與子臧聚鵠冠者異矣動作慎者慎於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故也與莫敖舉趾高者異矣大讓者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故如慢如威小讓者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在席之上讓而坐下故如僞如愧難進者進以禮也禮主於敬故三揖而進不亦難乎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者退於義也義主於斷故一辭而退不亦易乎仲尼之不脫冕是已皆皆勤容周旋而可見者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郝解衣冠中謂中禮大讓如讓國讓天下其迹似僞故曰慢小讓如交際飲食不受其迹似迂故曰僞大

如威俯仰無礙也小如愧舉動收斂也

新裁衣冠壯此容貌者心主此容貌者事顯此容貌者故注以心與事解動作心之動亦曰容者何動則見於外也按大讓小讓大小難易都是他好處慢僞威愧無能如是不好處非真不好但如之而已要重中慎二字如慢而非慢如僞而非僞若無能而非無能正是他中與慎極妙處大抵易窺者淺難窺者深此段容貌皆從心裏摸寫出來如字若字皆形容其心也中與慎亦是心裏工夫 儒者一身皆禮之所發見也而禮之中有道焉彼衣之在身冠之在首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五

皆中於禮而非隨俗之冠服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而無輕率之動作讓國讓天下其讓之大者則直情以拒之如慢焉而不恭飲食辭遜之間其讓之小者則委曲以辭之如僞焉而不誠方其容貌之大也毅然有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退然若不敢為故如愧其交際之間三揖而進一辭遂退柔弱謙退粥粥若無能者然是一身皆禮之所脩也而禮非虛文皆道之所與也根心而生色非勉強於外者矣其容貌有如此者 禮之所脩道之所與二句不可平一身容貌皆禮之所修飾也而禮之中有

道存焉見禮修根於真性非徒儀文上著腳也把禮道平說者不是

說約此詳儒者動無不宜下指爲容貌之實也衣冠動作等皆禮道之所發俱就容貌上見末繳禮修道與見儒者之容貌非色莊僞爲於外也衣冠所以壯容貌者中則無不衷之弊心所以主容貌事所以顯容貌者慎則無匪彝之謂讓位讓國大讓也徑情以辭之若慢而不敬飲食坐位小讓也委曲以辭之若僞而不誠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容貌之大者如威也退然不勝衣喲焉不出口容貌之小者

禮記詳說

卷三

備行

六

如愧也難進易退指爲賓時言粥粥若無能緊頂上句說來謂交際之閒不以賢智先人粥粥若無能也四如字一若字皆名狀之辭是其容貌之顯者無適非品節之宜至德之符也

纂訂中訓正極好不必謂中於禮正自合禮也動以心言作以事言注訓慎其德德字不可忽二句會得禮與德意便是容貌之主宰下四句俱根此來大則二句之大小字是著力字與泛常大小不同威是依勢作威之威粥粥若無能此就是形容難進易退處從前出處說不在交際上說

按中訓正如字讀方氏中禮則當作去聲不可混動作似只是身之動作方氏分得太細大小以容貌言難於體貼似當以處大事小事言處人事極其嚴肅則如威處小事極其謙謹則如愧難進易退二句連看進退當以方氏說爲是說不到出處上去

禮記詳說卷三 備行 七
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

陳注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 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禮記詳說

卷三

備行

七

故學有豫則善精義精則用不匱若其始也不敬則身不立不立則道不充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惟敬與恕則忿慾欲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 劉氏曰不爭非特恕也亦以愛死養身以有待有爲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者遠者也

鄭注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

遠關訟

孔疏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人則無由慢之也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也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則隨夏日陰處則涼此竝爲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關訟也愛其死以有待也者此解不爭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爲也者言養身爲行道德也言儒者先行善道豫防患難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儒行

末

張子曰居處齊難齊者齊莊難者恭慎也其難其慎言必先信思可信則言是先信也行必中正乃可行諸後是皆備豫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

嚴陵方氏曰或居或處不失乎齊難或坐或起不失乎恭敬愛其死非貪生也將以有待於時而已養其身非苟安也將以有爲於世而已且居處齊難則人斯齊難之矣坐起恭敬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正則人斯取正矣以至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

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爲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物之豫固不足以致此

晏氏曰居處齊難者端莊而不改易坐起恭敬者謹飭而不敢慢言必先信者無妄言行必中正者無誠行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不以地利便己而移害於人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不以天道適己而移乖於人愛其死者非樂壽而哀夭也蓋將以俟天之時故曰有待養其身者非豐己而忘物也蓋將以行己之道故曰有爲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儒行

五

講義道路之閒必欲捨險而趨乎易人之常情也於

此而不爭險易之利冬而欲溫夏而欲清亦人之情也於此而不爭陰陽之和者推利害之心與人同之而已有待有爲蓋將有立於天下也上焉者如微子去紂而存殷祀箕子爲奴而後爲武王陳洪範下焉者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霸齊也

郝解齊難齊莊畏難也道塗之閒不爭平而避險冬夏之閒不避熱而就陰不畏寒而就陽

新裁愛養非豫備愛死養身的道理是豫備忿慾放肆雖生猶死敬恕者全生之道是愛其死也蓄德之實是養其身也備豫只講豫字就是敬恕之學到則

義精是以忿慾慾室身立德充可以用之不匱當天
下之變任天下之重其餘事矣豈不是備之豫又云
此節全重敬上能以齊恭信正之理持身又豈復見
得世上何處險何處易而起爭心愛死養生也全從
齊恭信正上來想是此心推出的沒工夫 儒者將
有爲於天下也豈無所以豫爲世備者乎居處小節
也必齊莊而畏難坐起細事也必謙恭而莊敬信以
爲言恂恂可徵慥慥有物也中正爲行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也持己敬矣以是心而處物自有不刻之心
焉地之利與人公之險易之利不爭於道塗時之和

禮記詳說

卷三

儒行

手

與人共之陰陽之和而不爭於冬夏待物何不如哉怨
則忿慾而無亡身之禍慾室而無傷生之危是愛其
死也蓋不欲死於其所不必死將以當天下之變而
死於所當死也非以有待乎敬則身立而無物交之
引德充而有本原之固是養其身也蓋欲修之於無
事之時將以任天下之重而用之於有事之日也非
以有爲乎此則事變未臨之先而所以豫爲擔當之
地者已具重任未加之始而所以早爲負荷之質者
已悉非儒者備豫之行乎

說約此言儒者先立敬恕以愛死養身而後可以有

待有爲重敬恕之先立故曰豫備之行居處四句是
敬四平俱要見敬意道塗二句是恕利屬易對險看
和兼陰陽不爭只是公利意不可用宜處其險與人
以易等語恐非自愛之道只不爭上見得他恕愛其
身二句總承不必分貼敬恕其處變也忿慾慾室以
愛其身使堅忍之餘足當天下之變而不避其處常
也身立德充以養其身使豫備之素足任天下之重
而不辭夫有待有爲而出於敬恕之先立如此非豫
備而何

禮記詳說

卷三

儒行

手

和與人公共便是非盡讓之於人而已處不利不和
也曰以見此中有實落功用又在又曰養指後來達時
說須知養字已透下備豫意備者無一不辦之謂豫
者不取辦於臨時之謂 愛其死承恕以懲忿來養
其身承敬以立德來 居爲常處爲暫齊莊而可畏
難靜則坐動則起恭敬而不惰慢言則先之以信而
無僞言行必合於中正而無邪行此敬以持己也道
塗不與人爭險易之利冬夏不與人爭陰陽之和此
恕以及物也惟恕則無亡身之患愛其死以有待於
異日而當天下之變也惟敬則有自修之功養其身

以有爲於異日而任天下之重也凡此敬恕於平日而有待有爲於方來可謂備之豫矣

纂訂備豫緊承有待有爲來敬恕是窮居時有待有爲都指後日達時說舊說止愛死句貼恕養身句貼敬夫君子修己以敬以保其身獨非愛死之事乎則專以不爭爲愛死者的不可從然上言待下言爲亦有互意

按鄭注可畏難屬人說難讀去聲殊不順陸氏作戒字可從還是自己其難其慎之意或是莊字之誤愛死二句總承爲是二句是相足之辭愛死便養身

禮記詳說

卷五末

儒行

三

有待便是待其有爲也上文趕至此二句方見豫備意上文卽所以爲豫備之道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陳注呂氏曰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爲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

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

鄭注所猶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爲貨

孔疏此一經明儒者懷忠信與義之事也言儒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言儒者不祈土地之富以義自居故云以爲土地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爲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非時謂非明時則不見是不亦難得乎君有義而與之合無義則去是難

禮記詳說

卷五末

儒行

三

畜也言儒者親近於人有如此在上之諸事也嚴陵方氏曰孟子以忠信爲天爵以義爲正路以令聞廣譽施諸身不願人之文繡非謂是乎貨財以多積爲富金玉以難得爲寶故於忠信言寶於多文言富易祿者易爲祿也先勞而後祿則易爲祿矣畜爲畜而制之也夫眾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

石林葉氏曰寶珠玉者殃必及其身忠信者吉德也故以爲寶土地所生以利義則勝利者也故以爲土

地多積必厚亡而詩書禮樂之文則畜其德者故以爲富

廬陵胡氏曰立義以爲土地非義不處也故君子里仁而處義

晏氏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而言忠信者可行蠻貊故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而義人之正路故不祈土地而立義以爲土地經天緯地曰文故多文以爲富事君者量而後入故非時不見而難得不可則止故非義不合而難畜不以小言受大祿故先勞而後祿易曰何以聚人曰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儒行

五

財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祿利皆財也眾人之近人以此而已儒者之近人則異於是仲尼以忠信爲教而義之與比百官之富翔而後集色斯舉矣皆此之意

新裁忠信義文人性中自有之物儒者有之既不遠於人以爲應世之舉本時行義合合人人之公心者又不遠於人以擴大行之機要之惟有自爲之德方有應世之義以忠信義文爲主近人非求親於人乃不爲己甚之義又云看難得易祿難畜光景分明有避世逃名捉摸不定的意况如何倒說是近人只是

他一念惟恐負世用我之心是近人真心 彼忠信

吾心懷藏之德也故以爲寶焉義之立吾身往來之大道也故以爲土地焉文之多裕於身華國之業也故以爲富焉自爲以德如此以是應世出而酬知己乎忠信義文足用也去而高獨善乎忠信義文足重也故君欲得之圖治乎甚難也得既難祿之亦宜難矣既得而祿養之又易也祿既易畜之亦宜易矣既祿而畜留之又難也必有道之時方見不亦難得乎必道義相契然後合不亦難畜乎所當勞之事汲汲先之而祿則後而不計焉不亦易祿乎以人人所固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儒行

五

有之德自爲既不遠於人以立身以人人所共願之心待世又不遠於人以待人不意其近人一至此矣說約忠信三句分配皆有意每句俱要相形說忠信德之存於心者忠信則其德可貴故爲寶寶以所守言義德之見於行者立義則正大光明隨身所處無往非大道故爲地地以所履言文德之寓於學者多文則充滿積實而道藝有餘故爲富富以所畜言難得易祿難畜只渾渾三平說難中有易易中有難正盛德妙用處下正見其實非時不見無道則隱也故難得非義不合禮意衰則去也故難畜先勞後祿敬

事後食不大望於人也故易祿末句言儒者自爲以德所以自貴也自貴疑遠人矣而又應世以義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是有高世之節而不忘乎時有持己之貞而不絕乎俗豈遠人者乎此近人宜側重下段

纂訂首六句自修之事難得二句正根此說非時不見六句正難得易祿之實以忠信義文爲主惟有自爲之德方有應世之義近人只根此六句說而歸在易祿上下文解易祿居後而不依前面次序者爲近人設也金玉藏於家忠信存於心土地見於外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美

義制於行積之多非一日可致文之多非博學不能故各以相比非時不見以出處言在未仕之先非義不合以去就言在既仕之後

心典首六句自爲以德也易祿以下應世之義也近人雖雙承在應世以義上見

新旨爲富分上是自爲下是應世須知應世根自爲來不平

按金玉土地多積俱是借字形容只重儒者懷忠信立義多文是其自貴處從自貴說到出處去就皆得其宜以見近人之實近人意固在下截然其忠信義

文亦未嘗好高陵人便是近人根基也下段呂氏只拈一義字忠信文皆包其中忠信爲立義之本多文以善義之用三者相須或並言或專言皆可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轟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陳注過言出於己之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售故不極極猶終也言不終爲所毀也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毛

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脅也沮恐怖之也驚轟猛鳥獸也方氏曰驚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况儒者勇足犯難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况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爲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耳過言則失其正流言則失其源過言不免乎出然一之爲甚也矧可再而二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極而窮乎

鄭注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驚轟猛

鳥猛獸也字從鳥驚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爲繼孔疏此明儒者之行有異於眾挺特而立不與同羣之事言儒者之行人或委聚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淹之以樂好謂他人淹漬之以愛樂華好之事言以愛樂玩好浸漬之也儒者執時操行雖見貨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己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劫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无

以眾沮之以兵者謂他人劫脅以軍眾沮恐之以兵刃也儒者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更改其所守之志而苟從之免死也儒者若逢鷙猛之蟲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即行也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孔子此言雖託儒爲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優儒是也儒者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追悔也將來之事其所未見亦不豫

前防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行自若也再更也言儒者有愆過之言不再爲之極謂窮極若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處也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斷絕也言儒者不彊絕其威嚴容止常可畏也逢事則謀不豫習也言餘人不能唯儒者獨能特立有如此之行也淹謂浸漬之者言樂好之事民之所嗜易以溺人云淹之樂好故知淹爲浸漬也云沮謂恐怖之也以沮爲敗壞於人是恐怖之也俗本沮或爲阻字謂阻難之事云鷙蟲猛鳥猛獸也者蟲是鳥獸通名故爲猛鳥猛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无

獸云字從鳥驚省聲也者言鷙蟲既是猛鳥猛獸但獸擊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鷙包兩義以獸鷙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鷙聲故云聲也但以泐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云雖有負者亦不悔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追悔也云平行自若者若如也言雖有負敗及未見之事不恥愧憂慮但平常而行志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從所謀之事

張子曰驚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與勉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及弊而後已同義於向道亦然當事亦然如子路者亦無愧於此矣過言不再不貳過也流言不極極者不更深思極慮也不斷其威讀爲剛斷之斷不習其謀斷與習皆臨事斷習也不斷不習言威常著謀常足不臨時旋安排也此所謂能特立者也非有立焉能如此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行既得所以自貴然強立而不反者不可以不誠至於已誠則所以自貴者猶可保而往也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

禮記詳說

卷三

儒行

三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大人所以立於世也驚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者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者也往者不悔幾於所過者化來者不豫幾於所存者神也過言不再知之未嘗復行也流言不極不倡游言也不斷其威將至於儼然可畏也不習其謀將至於不思而得也此成德君子之事也二者皆特立大過人者也

黃氏曰儒者咸有智勇不程勇及不程力者謂非常

危難之際則不程量顯見己之勇力蓋君子以仁義聞則可以勇力聞則恥也不程量者謂不比小人無德可稱唯較量力勇以誇於人其臨事則反無謀也故云仁者必有勇以其臨難不苟見危致命好謀知幾則臨事之功必克全而無失矣乃儒者勇力之道也往來兩義謂儒者消長否泰之時也謂時往者雖屯否亦不爲悔吝時來者雖通泰亦不爲逸豫惟守道從義不以窮通移其操

廬陵胡氏曰驚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此乃暴虎之

禮記詳說

卷三

儒行

三

爲非儒者也不斷其威加威必審不輒斷也不習其謀好謀而成不臨事乃習也習猶試也

晏氏曰驚蟲而能攫搏之人皆以爲勇吾則不程計其勇爲其暴虎者尙勇而不尙義也重鼎而能引之人皆以爲有力吾則不程計其力爲其扛鼎者尙力而不尙德也先儒以爲儒者若遇驚猛之蟲不程量堪當而即攫搏之若重鼎則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而見即引之信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不斷其威則權足以制物不習其謀則智足以決事郝解淹之以樂好謂以嗜欲漸染之也驚蟲攫搏喻

凶禍也不程勇不程量其勇言必往也引重鼎喻大任也不程力言直任也往者不悔不追既往來者不豫不逆將來過言不再失言則必改也流言不極流謗終不爲傷也不斷其威威不可挫也不習其謀不學習而謀也皆特立之意此節語多疵君子自立非有所待有特即非自立居處齊難坐起恭敬道塗不爭險易冬夏不爭陰陽數者無與於豫備不程勇力不悔既往非儒者之高行也

新裁此節以義守二字爲諸事之貫惟他義守的工夫持得定所以勇足犯難才足任事動可當理機可

禮記詳說

卷頁大

儒行

三

應變可以改過消毀可以立威善謀特立以義守爲特立也此節皆常人所難能儒者獨能之見其特立也驚蟲二句宜把才勇正意講上句以患難言下句以事故言驚蟲重鼎只是借言以喻之也天下之事變無常形而儒者所由惟一理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人所易奪也儒者以義勝之劫之以眾沮之以兵人所易怵也儒者以守定之義守如此何難任天下事哉患難之至死生關焉儒者直前之勇足以捍難而不顧殆猶驚蟲之值不程量其勇而攫搏之者矣重任之來安危繫焉儒者有爲之才足以任事

而不辭殆猶重鼎之任不程量其力而獨舉之者矣事之已然者爲往往者動必當於理何嘗至於悔乎事之未然者爲來來者機足以應變何嘗防之豫乎過言出於己之失知而必改何至於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害何至於極威以飾貌儒者以德爲威無形之威也孰得而挫折之謀以集事儒者以懼好謀萬全之謀也奚必於嘗試之是其心所運用身所經歷非義以妙天下之通則守以貞天下之一者也臨利害兼才勇能人之所不能見獨立不懼之操焉制言行善威謀爲人之所難爲見中立不倚之行焉

禮記詳說

卷頁大

儒行

三

其特立有如此矣

說約貨財著一委字是恣其出入樂好著一淹字是浸灌之深眾者人也兵者器也驚蟲二字以犯難臨事平講是比喻其勇才宜以正意入講言患難之至儒者剛毅之勇足以犯難而成敗死生有所不顧譬則驚蟲攫搏而不程勇者矣重任之來儒者有爲之才足以任重而謀主斷國皆有所勝譬則引重鼎而不程力者矣事之已然者爲往往者動必當理奚至於悔事之未然者爲來來者機足應變奚至於豫於飾貌威惟畏不可得而挫折也謀以集事策出

萬全不待試而後用也不習與不豫有辨不豫自應變之機言不習自謀必可成言

纂訂舊說利害才勇言行威謀皆人所易流易倚而不能自主者儒者獨能卓然於其閒故曰特立

心典首三句一件言其義也次三句一件言其守也

下八句八件驚嚴二句言其勇往者二句言其才過

言四句言其德之重而幾之深共十事平說各自相

對

按劫之以眾二句與委之以貨財二句對見死直見

利句對程勇程力對往來對過言流言對威謀對逐

禮記詳說

卷頁六

儒行

三

句平講俱有特立意在 此節舊講全是俠烈之士

失儒者面目諸說駁正庶幾近理見利見死即母求

得母苟免之意程勇程力二句晏氏說好往者不悔

二句方氏說好過言不再二句方氏說好不虧其威

二句張子說好雖與陳注不盡同不可不知 特立

非尚剛勇只人皆然而己能不然便見特立處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

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溥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

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陳注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可奪

以義理存焉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

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

溢也溥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則

義不得立不淫不溥所以立義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

可面數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

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面數

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

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

受之况面數乎

鄭注淫謂傾邪也恣恣味為溥溥之言欲也

禮記詳說

卷頁六

儒行

三

孔疏此明儒有剛毅之事居處不淫者淫謂傾邪也

言儒者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 溥之言欲也

即濃厚也言儒性既剛健故飲食常質不濃厚也

儒者其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

嚴陵方氏曰德雖可親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近

而不可迫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

四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之養而汙其身微辨

者諷諭之也面數者指斥之也凡此皆所體者剛所

用者毅然也然居處不淫飲食不溥而以爲剛毅何

也蓋淫於居處溥於飲食皆人之欲也孔子曰梟也

欲焉得剛非謂是乎

馬氏曰可親以情而不可劫以力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可殺其身而不可辱其志可殺以有命也不可辱以有義也

晏氏曰可親者爲其有仁非暴厲無親也而仁者必有勇故不可劫可近者爲其有禮非近之不遜也而秉禮者未可動故不可迫可殺者爲其有義雖殺之而不怨也而羞惡者義之端故不可辱

却解居處不淫謂不可以燕安溺之飲食不溽謂不可以嗜味染之溽淫也過失不可面數非士人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三

虛懷

新裁夫儒者之立立於義而已以義處之則親可也近可也即殺之亦可也倘以非義加之乎則天下無足以奪之者焉可劫之迫之辱之哉居處之淫也飲食之溽也欲勝之也儒者以義勝欲何淫與溽之有其以義自處如此一或有過而其聞過即改見義必爲之心時奮發以待人之教詔一微辨即自新矣何必面數哉是其天性之剛作爲之毅一本於義理所以至此

說約此言儒者剛毅之行六不字俱見剛毅意所以

剛毅者立於義而不屈於欲也情可親而不可劫以力迹可近而不可迫以勢身可殺而不可奪以威此

剛毅之見於與人者居處取其安身而不過於淫飲食取其養身而不過於溽至微有差失略辨即改不可面數以即改故也此正他勇於改過處此剛毅見於處己者堅固不撓爲剛強忍不變曰毅此剛毅皆義理之所發也

纂訂舊說可親至不可辱也一段是剛毅之見於與人者其居處至面數也一段是剛毅之見於處己者作六事平看此皆剛不可屈毅不可撓之事全在義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三

理上得力斯爲儒者之剛毅一云儒者與人之剛毅全從處己之剛毅得來所謂無欲之原天行之健與尙氣好勝者異最得主柄

按可親而不可劫謂劫之使親也可近而不可迫謂迫之使近也可殺而不可辱謂辱之甚於殺也不淫不溽謂不溺於慾便見剛毅處不可面數謂改過之勇不待面數也六句總見剛毅 呂氏以義理爲主極是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陳注鄭氏曰甲鎧胄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 呂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胄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求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孔疏此明儒者自立之事也 甲胄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以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

禮記詳說

卷三

儒行

三

則人不敢侵侮也 戴仁而行仁之盛 抱義而處義不離身 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 雖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如此者 初第一儒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修立也此經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馬氏曰自忠信以為甲胄至雖有暴政不更其所皆言君子之所守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待聘至待取亦言自立何也所待者在人所以待者在己故言自立而此防身遠害之道亦自立也

嚴陵方氏曰仁善為元元者首也故於仁曰戴義善

為臧臧者藏也故於義曰抱有立則有所故曰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石林葉氏曰甲胄者自防之器忠有諸中信有諸己亦以自防也干櫓敵人之器禮以區別義以裁制亦所以敵人也仁為天下之表故戴而行義為天下之制故抱而處暴政者時也不更其所守者己也己之自立者乃所以應時故其言異於前之自立也

廬陵胡氏曰前言忠信以為寶立義以為土地言平居時此言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言行乎患難時表記云仁之為道遠行者莫能至故仁在於力

禮記詳說

卷三

儒行

三

行立義以為土地故義在於自處所猶守也書曰君子所其無逸春秋傳曰以成吾所前言自立與此言自立本皆忠信民無信不立

晏氏曰甲胄者被之於身冠之於首乃設蔽以自營也君子之處己如之干櫓者可以扞物可以先眾乃持以待敵也君子之應物如之仁主於有愛常患乎睚而不尊戴仁者所以尊之義主於有斷常患乎嚴而不親抱義者所以親之

金華應氏曰被服禮義操持忠信所以自守而禦外侮而又負戴仁義言儒者一身之中無非義理也捍

禦於外者愈固而居處於內者愈安雖有暴政不能加之故亦不爲之遷易其所而宅之也

郝解忠信則利有攸往如甲冑可以自衛也禮義則患難不生如干櫓可以禦侮也甲在身冑在首于小盾櫓大盾暴政不更其所謂世亂不易其守也

新裁此自立在注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上見甲冑干櫓借喻之辭斯字指上忠信數者言 戴者尊之爲諸德之元不敢違也行不特應酬一念動處卽是行抱者緊緊守著之謂處不止決斷持定亦是處其前言自立在治世上見我不輕易邀求於人此白自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罕

在亂世上見人不能輕易搖動乎我有此立然後可不求 儒者忠信以爲心以誠自處耳人之感其德者無不獻其誠焉是無形之甲冑有以禦人之欺矣禮義以爲行以敬自處耳人之感其德者無不致其敬焉是無形之干櫓有以禦人之侮矣然是忠信禮義也以之爲大行之具卽仁也仁之體大而尊其達而行也必廣及物之恩其尊重此仁以出也若戴於首者然以之爲立身之節卽義也義之體方而嚴其窮而處也必嚴守己之貞其懷藏此義而處也若抱於胸者然其道也方其居身之所也自信之爲義也

其不可奪雖有暴政亦不更其所焉此其身心之閒道足自重而在物者莫能加人之際道足致用而所遇者莫能易豈不爲自立之至者乎

說約忠信以心言平看總是箇誠忠信則我不欺人入自不欺我而有以禦其欺猶甲冑足以衛身也禮義以事言義卽禮之合宜處禮義則我能敬人人亦能敬我而有以禦其侮猶干櫓足以捍患也甲冑服之於身而在內故喻忠信干櫓運之於手而在外故喻禮義行以達行言處以窮居言但行非偏於仁處非偏於義只因進則救民利用仁退則守己利用義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聖

故以仁義分言之合內外窮通無往不善以是自信確乎不移雖有暴政之加亦不因而少變而忠信禮義仁義自若也

纂訂一云行處分窮達則暴政說不去通節俱指窮居言

心典忠信四句德之備也暴政二句守之固也自立在不更上見 行以達言仁如仁民愛物之類處以窮言義如無爲不爲無欲不欲之意然戴仁二句只渾言尊崇乎仁而以之接物持守乎義而以之立己不以窮達分貼亦老到

按上言禮義以捍患言下言抱義以持身言不相混
行處不必拘定窮達人為暴政所苦易喪其生卒
之守故此云雖有暴政不更其所甚言守之固也然
所字是實字猶言處所其處所即上文忠信禮義仁
義是也若云所守則所為虛字未當 講家有以忠
信仁義為真心說者殊覺添設恐涉姚江一派話頭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
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陳注疏曰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聖

南北各十步宮牆垣也牆方六丈環周迴也方丈為堵
東西南北各一堵簞門以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為之
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為戶也甕牖
者窗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而出者
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
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 上答之不敢以疑
者道合則就即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上不答不
敢以諂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不諂無患得之心也

鄭注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官謂牆垣也環堵面
一堵也五板為堵五堵為雉簞門荆竹織門也圭窬

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
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

孔疏此明儒者仕官能自執其操也儒有一畝之宮
者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
南北各十步為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
牆垣也環堵之室者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二堵
簞門謂以荆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
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故云圭窬說文云穿木為戶
左傳作實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也 蓬
戶謂編蓬為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者謂牖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聖

窗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牖 王云更相衣
而後可以出如玉之意是合家共一衣故言出更著
之也 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
故注云二日用一日食也 上君也答之謂已有言
語君應答而用之不敢以疑謂已決竭心力不敢疑
貳於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猜疑於君上也言
儒者仕官盡忠 已有言語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
已宜靜默不敢諂媚求進也 貧窮屈道仕為小官
也者以經云其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簞門
圭窬仕為小官儒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

也云五版爲堵五堵爲雉者定十二年公羊傳文者之者說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爲雉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爲貧食其力以求免死而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無所往而不可也故爲貧者非事道事道者不爲貧二者不可亂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筆門圭窬蓬戶甕牖居之陋者也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養之至不足者也儒者所守之篤窮至於是而不悔也上之禮答不答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也爲其多聞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器

則天子不召師爲其賢歟未聞見賢而召之也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屈蓋事道不爲貧也上苟不知則我知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免死者也不輕進以求合也君不知而自獻其身君不問而自告其謀枉尋直尺強聒而不舍人謂之不諂不信也蓋爲貧者非事道也二者儒者仕之大分不可亂也

江陵項氏曰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檀弓曰壞其室泮其宮而諸焉詳其辭意則宮以地基言之室以屋廡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一畝之宮折方之則其宮四面各十步而已五版爲堵環堵之室周旋之則其室四面各五版而已上答之不敢以疑者以其自信之篤也上不敢以諂者以其懷忠之深也

金華應氏曰上答之不敢以簡傲自取疏疑上不答不敢爲佞媚以自求諂合所謂疑者若踰垣開門之類是也劇秦美新可謂諂矣

郝解上答之不敢疑道合則從無疑畏也不合則去無卑屈也

新裁看儒者居室衣食這樣非陋不知受多少艱辛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儒行

器

經多小磨鍊把得喪窮通的世情都參透了所以出仕只以我之正道做事業君信任我也得不信任我也得此心自信得過何疑何詔之有可見仕道之正在不疑不諂而不疑詔又在貧苦中得來夫窮達之遇固所難必而進退之義實所當守儒者所居則宮以一畝室以環堵焉圭筆其門窬達甕其戶牖焉所養則易衣而出焉并日而食焉當此困窮之極決遷就於進退之間矣儒者不然困窮撓益堅其行道之心淡泊寒素愈礪其正大之志其出而仕也如其禮貌之隆言將行其言也是上答之矣卽信之而不

疑身出而道在必行不爲憂貧之故而爲固寵之謀
惟恐失之也如其禮貌之衰言弗行其言也是謂上
不答之矣即安之而不諂道屈而身在必退不爲憂
貧之故而爲冒昧之圖必欲得之也是其身雖窮也
而行藏之不苟適得乎從王之正得失之勿恤不失
乎仕道之常其斯爲異人之仕歟

纂訂一說不敢以疑者匹夫之家忽而來弓旌之聘
苟非道足自信能無疑乎不敢以疑其抱負可知矣
心典此儒者出仕之行也儒者仕全爲道處困若此
猶不肯委遷况未至於困乎切不可作爲貧而仕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八 儒行 吳

首四句言其居易衣句言其衣并日句言其食上
答二句言其進退之正 不疑不敢固寵以小吾道
也不諂不敢苟容以褻吾道也

按不敢以疑是坦然做去無驚懼之態由其無患失
之心故能如此若患失則徘徊顧慮而不能無疑矣
不敢以諂是毅然竟去無委曲之意由其無患得之
心故能如此若患不得則苟且求容而不能無諂矣
因注中意不明故爲剖晰然注中若將患失患得移
易似無不可 答是交接之意非問答之答注疏專
以言語講非也當進身之始度之以理而不輕進不

謂之疑疑是心欲得之而恐其不穩首鼠兩端且前
且卻全是計較之私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十八 儒行 吳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八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九

儒行

牟陽再觀祖輯撰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陳注楷法式也上弗援在上者不引我以升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然其憂思則未

禮記詳說

卷百六十九

儒行

嘗一日而忘生民之患也

鄭注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爲身孔疏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之事也言儒與今世小人共居住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爲後世楷法式適之也謂己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世也援引也取也既不逢明時又不爲君上之所引取也下謂民人也推謂進舉

也言身在下不遇之時又不爲民下所薦舉也危

謂毀害也既不爲君所引又不爲民所薦唯諂諂之民其羣黨連比其危亡已者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也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起居猶舉動也竟終也信讀爲伸雖比黨之民其危已而行事舉動猶能終伸我已之志操不變易也猶圖也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病也言常念之也謂儒者身雖不遇猶能憂思於人有如在上之事也此信字義當如舒伸之伸但古之字皆假借此信字以爲屈伸

禮記詳說

卷百六十九

儒行

之伸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自信有義理存焉人有知不知吾所恃者尙論古之人而有合也時有遇不遇吾所守者不喪乎本心也志有行不行吾所存者不敢忘天下也三者義理之所在故儒者信之至於窮不悔達不變自信之篤者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尙友於古人求爲法於後世知之事也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義之事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仁之事也故儒者自

信之篤凡以有憂天下之心主於仁義而已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嚴陵方氏曰與今人並行於世與古人稽合於道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稽者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是也援言其有所引推言其有所進援則自上而引下推則自下而進上私相與而爲比暗相結而爲黨雖危起居以其身可危也竟信其志以其志不可奪信謂自信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者孟子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六十九

儒行

三

石林葉氏曰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友一國之善士以至天下則所謂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則所謂古人與稽也適弗達世而援推者天也譏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而竟信其志者天與人莫之奪也

盧陵胡氏曰稽猶考也古人與稽考古道也適之也適弗達世所之與世左也猶若也若將不忘百姓之病言其志若此也

晏氏曰所可危者吾之起居之迹耳曾不知吾之志則確乎不拔奚可移之哉雖然危我者非良民也譏

諂之民耳安可以譏諂之民而忘其良民哉是必終信其志不可忘百姓之病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新裁憂思在危起居於不忘百姓之病上見之以譏夫高張賢士身危之日只要保身不顧生民高蹈可矣其憂尙輕只要救民不惜吾身拚一死足矣其憂尙淺儒者又要全名又要伸志如何結得君相如何勝得譏諂這焦勞無日得釋者 今夫明道淑人儒者事也其心何憂哉生今反古儒者不爲而非所論於道也所居者今之人而心則欲與古人之道相稽考素位而行儒者安之而不限於道也所行者今之

禮記詳說

卷百六十九

儒行

四

世而心則欲與今所行者爲後世之楷法身任斯道之重爲人心慮亦深遠矣使其達世則行道濟時志不苦其不伸也又何憂思之有奈適弗達時君不用臣不薦中閒譏諂之民結黨以傾危之但能危其身而憂民之志決不可奪雖或因事中傷竟爾伸志不屈蓋未嘗一日忘生民之病而必欲明正道以正人心焉時雖否而明道之心益堅道愈塞而覺民之心愈切蓋非爲一身一家之謀而實爲斯世斯民之慮其憂思如此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二句搜義云下句申解上句民病乃其志也不忘乃所

謂信也

說約上論儒者切憂民之心下表其爲憂思之行也全重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一句首四句以繼往開來言此便是憂世之心適弗逢世以下是舉時勢之艱而猶不忘其憂以見其憂之深語意要緊緊說下言儒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斯道不明而人心陷溺正百姓之病爲君子所憂也是以今人云云以一身任繼往開來之責爲人心世道計者亦憂之深矣使遭時遇主得行其先憂之志固所願也乃適弗逢世弗獲於上下中傷於讒諂身不危乎然身可危而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五

不可奪故雖危其居而卒伸其志焉其志惟以大道不明異端譴起此百姓之病也念念不忘而必欲明道以淑人使不至陷溺此則時有否泰而憂道之心則同道有通塞而覺民之心則一豈爲一身一時憂哉雖危二句卽身可危二句上活下實謂身可危而志難奪故身雖危而志必伸也信其志正見不奪非謂求其必行也志卽明道淑人之志

繫訂與稽爲稽此便是任道之責此便是憂世之心適弗逢世以下是舉其時勢之艱而猶不忘其憂以見其憂之深耳一云以前四句作爲學憂思只到不

忘百姓句見之非是適猶言偶然也弗援在君者不引我以升也弗推在臣者不舉我以進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言舉事動作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竟終也

心典居稽學之博今世二句行之善此四句言儒有繼往開來之學自應以道濟天下惟弗逢世則所遇艱難而志切安民鬱結不遂此憂思所爲惓惓耳病在世道不明人心陷溺上見

按此節注疏多誤解居謂其學也稽謂考古也葉氏說好適適然也是虛字言其學行之善可以見用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六

適弗逢世云云也適弗逢世至危之者一氣讀雖危起居是倒句言其舉動雖危而竟伸其志猶俗言起居雖危而其志還是如此也伸其志只是志不改非必見用乃伸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陳注博學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忠信爲美

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爲法賢雖在所當慕眾亦不可不咨汎愛眾而親仁亦是意也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

鄭注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違人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儒行

七

孔疏此明儒有寬裕之事 廣博學問而不窮止篤猶純也又以純一之行而行之不疲倦也 幽居謂未仕獨處也淫謂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常自修整不傾邪也 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政使德位相稱不爲因弊不足也以儒德之備也 禮以體別爲理人用之嘗患於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爲貴也 見人有忠信則己美之 優游者和柔也見人和輒則己法之 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眾也 方謂物之方正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儒行

八

有圭角鋒鉞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己之方正下同凡眾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 不窮不止也者恐爲困窮故云不止謂不窮己云幽居謂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已仕者爲獨處也云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者圭角謂圭之鋒鉞有楞角言儒者身恆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眾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下與眾人小合儒者不與眾人之合合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則大義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違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爲屈己同凡亦是

君子爲道不違離於人與常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違人也皇氏云毀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義亦通也

張子曰毀圭璧之圭角以與瓦礫合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自信之篤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學至於安則其生不可已故博學而不窮其德可久故篤行而不倦窮不失義故幽居而不淫達不動心故上通而不困用至於熟則從容而有餘力行至於和則與物同而不流故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皆至於

安然後沛然而寬裕也忠信之美以忠信爲美者也
優游之法以優游之事爲己法也毀方瓦合以與物
同也陶者之爲瓦必圓而劃分之故分之則瓦合之
則圓而不失其瓦之質謂之瓦合義取諸此

嚴陵方氏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博學而不窳
然後篤行而不倦不淫言節有守而不至於過不困
言才有餘而不至於乏語曰禮之用和爲貴蓋禮之
體則貴節禮之用則貴和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不言
體之節止言用之和者主寬裕言之故也充實之謂
美言有忠信以充實乎其內故曰美制而用之謂之

禮記詳說

卷百五十九

儒行

九

法言能優游以制用乎外故曰法毀方則不與物忤
瓦合則不與物乖

山陰陸氏曰學博矣非寬裕不能不窮行篤矣非寬
裕不能不倦幽居而不淫所謂不慙於影是也上通
而不困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禮之失煩惟寬裕故
能和毀方而瓦合者行不見於崖異心無愧於俯仰
石林葉氏曰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至之
故不倦幽居而能樂天故不淫上通而能知命故不
困忠信之美充實於內優游之法遞接於外充實於
內故尊賢而慕之優游於外故愛眾而答之慕賢則

能毀方而爲圓也容眾則能瓦合而爲同也自博學
不窮以至上通不困皆所以爲寬寬言其畜德也自
禮之以和爲貴以至毀方而瓦合皆所以爲裕裕言
其容德也

晏氏曰毀方則用圓以周旋猶珠之走盤也瓦合則
委曲以相就猶瓦之覆屋也自非寬而不猛裕而有
容何以致此

郝解禮之以猶言禮之用 毀方瓦合似鄉原非夫
子之言

新裁總見儒者之雅度也博學二句知行並進有學

禮記詳說

卷百六十一

儒行

十

也幽居二句窮達一致有守也禮之用三句體禮之
善也毀方二句待人之善也美者爲體禮之貴也
法者爲行禮之法則也廢云禮本是和故儒者行之
以和重此句不與忠信句平忠信指資質言甚好
此以學行爲主惟學行之積也厚故處窮通也有道
體禮也有法待人也有度寬裕皆從此來 儒者盡
學問思辨之功學可謂博矣然日知其所未知未嘗
有所窮也致允蹈實踐之力其行可謂篤矣然日謹
其所未謹未嘗有所倦也故時而窮居則所知所行
者足以自守而窮不失義也奚其淫時而上通則所

知所行者足以應用而達不離道也矣其困其用禮也知禮之體雖嚴而用以和爲貴故內焉以敦確誠實爲美而禮之體立矣外焉以和順從容爲法而禮之用行矣其待人也於賢者切景行之懷以致其慕眾者擴同人之量以致其容夫慕賢容眾則舉天下之大無一人在吾棄置之外可謂涵容矣而涵容之中賢則慕之眾則容之又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擬諸其類其猶毀方而瓦合乎蓋陶瓦之初其形則圓割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儒者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與此何以異乎蓋於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儒行

十一

道無所不體行成而不隘以私於人無所不容普物而不傷於迫其寬裕之行有如此者

說約禮之三句一段上句就禮說下二句方以行禮言禮字內要點敬意優游卽和也禮貴於和故儒者行之以和忠信句只言儒者有學禮之本耳須重優游遊慕賢二句一段要重容眾邊賢者慕之而眾則容焉此分辨也若陶之毀圓以爲方有所辨也慕賢而又能容眾此涵容也若陶之合方而復圓有所容焉然只說分別之中未始無涵容之意方見寬裕寬裕在不窮不倦不淫不困優游容眾上見

心典不窮不倦想見其包蘊充足不淫不困想見其窮達賢慕和與優游想見其從容中適慕賢毀方想見其光大含弘 慕賢二句下句明上句亦重容眾上

按此節次序因學行而能體禮由體禮而善待人總見寬裕意 禮之以以字還作虛字覺活不必實作用字禮以和爲貴固必有忠信之美質而行禮尤必有優游之法也惟其和故能慕賢云云也毀方瓦合注用呂氏之說以毀方作毀圓爲方似多一折晏氏說可玩慕賢容眾總以和爲主故云毀方瓦合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儒行

十二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陳注疏曰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 應氏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薦也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

鄭注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

孔疏此明儒者舉賢能之事 稱舉也不辟親舉人以理若祁奚舉子祁午是不辟親 若祁奚舉讎人解狐也按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

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稱其讎不爲詔立其子不爲比但審知其賢故不避也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氏以達之連下爲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事堪可乃推而進達之不妄舉人也言雖進達賢人於君不求望其報也君得其志者謂君任此儒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此儒者推賢達士無所求爲唯苟在利益國家不於身上自求富貴也言儒者進達引能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九

儒行

十三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志以天下爲度者也寬裕之至既足以有容則物我之間無所別也天下有事而不治天下有賢而未達吾任其責矣故知其賢也猶有親怨之辟謂之公而實私也過計於一己之私不同乎天下之公也傳稱祁奚稱其讎不爲詔立其子不爲比忘乎親讎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忘其君臣者也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忘乎貴賤者也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忘乎其素者也能忘乎是而惟天下國家之利然後舉賢援能

盡其公矣夫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己小人之道也又何足道哉

嚴陵方氏曰不以一身之小嫌妨天下之真才故雖親也亦在所稱不以一心之私忿害天下之公義故雖怨也亦在所舉程功者程其功之優劣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以利國家爲心而不徼舉賢之賞也祁解君得其志謂使君得遂欲爲之志

新裁內稱外舉作一頭程功一段是薦賢無所私而下一不求報於賢君得其志一段是薦賢有其效而上不求報於君全重不避不望不求見儒者舉援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九

儒行

十四

公心然儒者是心只要使君得其志唯一心要君得志又何知有親怨有富貴有人之報我者此公心全從忠君上生出來所以極大已成謂之功方做謂之事皆平日之德行事業所可見者故必一一程算而積累之不以一件偶合於善而盡概其爲人之實也天生賢能以資世用也儒者至公無我內有所稱外有所舉惟其賢能而已初不以親怨故而辟之也然稱舉之太易又未必得人也必程算其功而功一皆善積累其事而事一一皆當然後於在下位者推而進之躋崇階而登顯秩於在隱居者推而達之

朝匹夫而暮公輔此賢能者方慨吾平生之未遇得
儒者推而薦之寧無報答心乎儒者曰以人事君吾
之分也而何望其報乎蓋一望其報併其推薦之心
而亦私矣及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而國家
享安富尊榮之利爲君人者方撫髀共理之無人得
儒者推而薦之寧不思以富貴酬其薦舉乎儒者曰
薦賢爲國匪自爲也又何以富貴爲乎蓋一求富貴
併爲國之心皆利矣是其弘汲引之途而不參以偏
忌之念開彙征之路而不萌夫貪慕之心其舉賢援
能之行如此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儒行

七

纂訂程算積累不以一事偶合輕許其爲人之實但
此節只重薦賢之公不輕薦意還輕然亦必如此而
後可以不避親不避怨也

心典功是已成者事是方爲者 推進指已在位者
言推進指在隱居者言 君得句不可與苟利句對
蓋側席求賢以治其國家君之志也國家享安富之
利則人主遂望治之心矣

接通節一氣總是薦賢援能之事君得其志頓任苟
利國家連下句讀謂使君得遂其望治之志則國家
有利矣然臣之心則以爲苟有利於國家而非有富

貴之望也

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
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陳注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
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
善相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
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
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鄭注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
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儒行

七

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

孔疏此明儒者舉任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
遠者此經任舉謂親近者也 相先謂相讓言儒者
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 儒者有患難
相爲致死也 謂朋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而
乃進也 已得明君而仕朋友在小國不同得志則
遠相招致共仕明君也 朋友更相委任舉薦有如
此在上諸事

嚴陵方氏曰聞善者聞善言也見善者見善行也所
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謂相任以事

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援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異

馬氏日久相待也雖久而不忘遠相致也雖遠而不遺孔子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又相待之謂也

新裁此是義氣之交要看得句句貼得任舉方妙我既舉他他有患難必救援他雖死不顧也我任他做事有善處必與他得知長他見識好任事也外爵位久待遠致自與任舉相體貼不必言 儒者之於朋友也聞善言則相告見善行則相示俾得以多集天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七

下之善其好惡同之矣然猶爲講習之常事也於爵位則相先誠心以相讓於患難則相死捐身以相恤其憂樂同之矣然此猶節俠之意氣也至於淹滯未僚而下位無由上升儒者曰此吾同袍之恥也必互相汲引而薦之同升俾並立於朝效用而後已又有投置閑散而疏遠無由上達儒者曰此吾綰帶之差也必公相推致而舉之同進俾彙征於途大行而後快是方其始也博聞廣見以相砥礪欲其可爲任舉之地也其既也維持薦拔以慰彈冠期以盡任舉之心也儒者任舉朋友之義其重一至此者

說約首四句以未舉時言聞善二句是好惡之同聞見指言行俾得以多集天下之善也爵位二句是憂樂之同爵祿屬常患難屬變六相字皆主儒者說非彼此兩相云云也久相待二句緊承好惡憂樂之同來故相待相致如此久以時言乃淹滯下位者遠以地言乃投置閑散者致待亦只就心說任舉是舉而任之以事全在久相待二句上見

纂訂他人任舉或在偶然勢利之合儒者任舉則在道德相信之深與市恩微寵者不同

按爵位相先尚虛久相待二句方見任舉之實此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六

以任舉朋友說與上不同方氏謂相任舉非也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塵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陳注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

呂氏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 方氏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塵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

知然後應而翹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爲也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爲高其文之多皆素有而已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爲多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 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於諸國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

鄭注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爲

禮記詳說

卷五

儒行

五

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爲高臨眾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己少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眾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己志也孔疏此明儒者殊異於人特立獨行之事 澡身謂能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 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 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上弗知也謂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所不知 麤疏也翹起發也言儒者事君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既不知當伺候君上顏色因緣有事微疏而

起發之令君上得知也 起發之時不急速而爲之

也 地既高矣不臨此眾人深下之處更增高猶言不臨此眾人卑賤處而自尊顯也又臨眾人不以己位高尊而自振貴言儒者卑以自牧不加少而爲多者謂已有謀事少勝不加增少勝自以爲多矜大也 世治之時雖與羣賢並處不自輕也言常自重愛也世亂不沮者沮猶廢壞也言世亂之時道雖不行亦不沮壞己之本志也 同弗與言儒之仕彼位雖與齊同若行不是善則不與之相親合也異弗非也謂彼人與己之疏異所爲是善則不非毀之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儒行

五

言獨能特立獨有此行如此所云之事也前第五儒既明特立此又云特立獨行者前云特立但明一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爲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有此行爲獨行故更言特立也 鄭注引詩舒而脫略之 欠明故

嚴陵方氏曰澡浴皆所以致其潔而己有德者必有言故繼之以陳言而伏也伏謂伏聽君命之用否也 同乎己者不必善異乎己者不必惡同而與之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異而非之則直諒多聞之友去矣是又見其行之不與物羣也故兼以獨行言之 見

注

石林葉氏曰澡身浴德不自汙也陳言而伏不顯諫也靜而正之上弗知者諫不顯而君未悟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者諫已顯而事不迫也雖能其事不臨深而爲高惡自高也雖有其功不加少而爲多惡自大也世治而士貴矣其行不輕世亂而士賤矣其志不沮同於己者或鄉原也公而弗與異於己者或行怪也惡而弗非儒之特立獨行蓋如此也

晏氏曰澡身者潔其身而不汙於世俗爾若莊子曰澡雪而精神是已浴德者清其德而不汙於嗜慾爾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三

若莊子曰疏淪而心是已陳言而伏者其言雖顯而其身則隱矣所謂伏其身而不見也世治則人皆務進而求利吾則未嘗妄動故曰不輕世亂則人皆自屈以辟害吾則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儒行一篇兩言自立者其立不困於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眾也又言特立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眾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也

馬氏曰立見於有守行見於有爲特猶獨也自立與特立固異矣自立者以對人言之也特立者以對眾言之也

郝解澡浴自新之意陳言而伏以善言告君不求自表也靜而正之潛銷君心之非也麤而翹之顯諫也翹與招同舉也不急爲從容不迫也臨深爲高加少爲多皆露才揚己之事

新裁此節以浴德爲本而浴德又以澡身爲本此是儒者日新之學生平最得力處下格君心而優文行善治亂而斷同異卓然立得定皆此德真得處時說特立以持守言獨行以作用言亦說得是依愚見這操持從天性澡雪出來世上未有之操持也故曰特獨者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也非此明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三

德之在身者新之又新烏能至此夫吾身乃正君之本身有不澡德無由而浴也故身之所接者存養省察慎防其非僻之干使德之在我者欲淨理還克全夫湛一之體則自新之功已到而事君不病於無本矣由是嘉謀嘉猷入以告於君而不矜不伐出以順於外方君過未形時則靜也隱言以告之則君晷日進於罔覺君欲日退於將萌而不知誰之所爲也君過已形所謂麤也顯言以翹之吾見言雖切而氣自和辭不迫而意獨至未嘗失之太急也此德既純豈獨善於事君哉事業文章處時審理自有心得者

焉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其行高矣然皆自然而致非
臨深以爲高形人之短以見己之長也黼黻皇猷潤
色國家其文多矣然皆素蓄而有非加少以相益僞
爲多以炫世之聞也世而治乎自有可重之德何嘗
見輕於時世而亂乎自有不屈之志何得沮撓其守
與其所以其心同道同而與之者也苟迹似而
實非豈以其同我而必與乎非其所可非以其心異
道異而非之者也苟迹異而心是豈以其異於我而
必非乎夫身不淪於習染德日進於清明格心之本
得矣由是文行超世而治亂不易所守同異惟理而

是非不徇己私是特立而卓然自信獨行而毅然不
顧儒者之德如此矣
說約陳言五句是正君之道陳言句泛說靜正二句
是豫正君過於未形麤翹二句是善救君過於已形
不臨深以下皆事君之行不臨深二句功業文章之
盛皆是形容無勉強意世治二句是常變之宜治亂
指時不輕不沮指德志同弗二句是非之當同異指
迹言非指理其待人也事君與已同若可與矣然迹
同而心異者有之弗因其同而遂與也事君與己異
若可非矣然迹異而心同者有之弗因其異而遂非

之也總是事君之行如此特立以持守言獨行以作
用言總承上言

纂訂身屬外德屬內澡浴皆洗滌自新意宜串看下
總是事君之事陳言是已有所見而陳之伏隱也是
不張大意此平時納誨之道正之翹之就因事諫諍
上說靜麤屬君心靜即人生而靜之靜麤謂其君翹
疏而有過也此君過之顯然者對上靜字正有潛消
意翹有顯舉意在陳言之外俱屬臣說行即所爲之
見於功業者文即所學之見於制作者俱切事君看
行之高 盛德大業自然而然而然即臨之不少加不臨

不少損不必因人之短顯己之長文之多一積中發
外乃其素有加之不見有餘不加不見不足不必取
其所無增其所有須本澡身浴德來深高多少都是
借字世治則士貴矣故不輕世亂則士賤矣故不沮
沮有恐怖意一云治可進而而輕於進進必以禮亂
可退而不沮其退退必以義此又一見臨深加少二
句注分文行弗輕弗沮注分德志亦不必太泥同弗
與二句在不黨同伐異其濟國是上說前特立自守
之義居多此加獨行達道之意居多此其稍異也
心典陳言是已有所見而陳之泛說正之翹之卻就

諫諍說三事兩項不可以下四句爲陳言之實不臨深見不誇意不下以形人之短不加少見不欺意不僞以增己之多

按陳言而伏方氏伏聽君命說好而陳注削之可疑靜正巖翹皆屬臣或以靜巖屬君殊難解上弗知作潛消默化不自知說爲優方氏作過遞語未是不輕不沮宜從應氏說同異可不專以同官言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禮記詳說

卷三

儒行

三

陳注慎靜者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寬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強毅以與人不苟詭隨於人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也達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掎其質也砥厲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矜方以爲圓也算法十黍爲案十案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鎰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爲有如此者

鄭注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

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鎰

孔疏此明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上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既慎而靜所尚寬緩也強毅以與人者若有人與己辨言行而彼人道不正則己不苟屈從之是用剛毅以與人也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言君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不貴重也不臣不仕者謂不與人爲臣不求仕官但自

禮記詳說

卷三

儒行

三

規度所爲之事而行故云其規爲有如此者也嚴陵方氏曰謂之臣則事之可知謂之事則不必臣焉此輕重之別莊子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此意夫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故雖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事也進退之節如此然進非汲汲退非悻悻故繼之以慎靜而寬也強所以自勝毅所以致果皆立己之道也立己而已或至於絕物故繼之以與人則於物無絕矣學雖貴乎博苟不知服而行之則亦讀聖而庸行矣故博學又貴乎知服德性內也君子之所尊文章外也亦近之而已廉猶性之廉隅猶

城之隅皆有分際則以况君子之不苟合也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修治之謂也不失所爲而有常規故曰其規爲有如此者

馬氏曰服與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之意同學之期行之也知服則知行也青與赤爲文白與赤爲章文章猶美德見於外也近文章則不至於鄙野矣

晏氏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者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慎靜而尚寬者以仁而盡性強毅以與人者以義而制事博學以知服者以知而窮理近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儒行

三

文章者外有備成之文砥厲廉隅者內有修潔之行此所以雖分國如錯銖不肯委質而爲臣誦道而入仕矣質爲本文爲末君子務本不務末故於文章則近之而已不敢以文勝質也砥厲者以石治金之事也於廉隅而言砥厲者欲磨礪而成君子之器爾建安眞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言語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

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新裁此言儒者高不出之節唯一意於自修也蓋眞知自修之工夫甚難何暇分國而治之 大凡孤高的人不臣不仕看儒者自修如此是箇中庸之士爲何不臣不仕畢竟是時尚未可相峙而出耳不然應世無術而矯語貧賤亦足羞矣 世有儒者上焉不臣天子下焉不事諸侯人鮮不以投淵洗耳輩目之矣及觀其自修真有輕侯王而不足事者夫守身尚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儒行

三

其敬儒則存養省察謹飭而不妄動待人取其和儒則一視同仁寬裕而實能容待人固尚寬儉苟同以詭隨則依阿也而非眞寬也又厲堅忍之操而懷乎難犯見其強毅者難奪焉守身固慎靜儼漠然以無爲則枯槁也而非眞靜也則窮事物之理而服膺勿失彼其學守者甚精焉唯慎靜則謹厚有餘矣而又加之博學斯燦然有文蔚然有章不徒有質無文爲一謹厚之士而已惟尚寬則仁柔有餘矣而又加以強毅斯稜角峭厲矩度方嚴不徒有圓無方爲一和厚之士而已是其自修者密而仕進有所不暇

所得者深而功名在所當輕是以天子諸侯欲得其人而臣仕之雖分國而治而彼亦不屑矣想其中之所謀度外之所作為惟懼持躬待物於理多違而文學節義於心有歉者尙何知有王侯之可仕哉此儒者之高風也。要重慎靜為主以下皆慎靜中得來慎靜就是道學中敬守的工夫胸中養得主一不妄動的力量到其待人自然和厚中有嚴厲之操其學問自然博洽中有精一之守其律身自然文雅中有稜角之丰裁此儒全在慎靜中得力

說約慎靜五句以自修言作六件散說慎靜以持己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儒行

三

言尙寬以待人言強毅句是有守博學句是有學近文章句是制行砥厲句是立身言儒者之持己也謹飭不放安靜不擾慎靜也其待人也萬物一體天下一家尙寬也言所守則堅忍自持而與眾斷無詭隨言所學則兼收不遺而體要得所持循制行存乎文故雖不盡飾而自不至於野立身存乎介故雖不立異而未嘗至於同也自修如此則在內者重而在外者輕人君雖分國如錙銖之輕而所信苟不專猶不肯輕身以臣事天子諸侯也總見其所謀度其所作為一出於道誼之正而不誘於利祿之私故曰規爲

有如此者。一云慎靜尙寬平說強毅比尙寬進一步博學比慎靜進一步近文章就承博學說砥厲廉隅就承強毅說大意云守身尙其敬故慎靜待人取其和故尙寬待人固尙寬儻苟同以詭隨則依阿也故必強毅以與人守身固尙敬儻漠然以無爲則枯槁也故又博學以知服唯慎靜則謹厚有餘矣又加以博學不徒有質而且有文也唯尙寬則仁柔有餘矣又加之以強毅不徒能貞而且能方也

纂訂分國如錙銖好賢而輕視其國也。一云通節散說說慎靜句作一段慎靜易至於迫狹而濟之以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儒行

三

尙寬持己得中矣強毅句作一段強毅易至於忤物而濟之以容與則待人得和矣能博者未必能約博而知服博約一原也修飾者或少實功近而砥厲文行交致也作相濟說亦通。看來不臣不仕固高不仕之節卻與枯槁沈淵傲世玩物者不同下文一段實落工夫卽漆雕開不仕之意不然上有分國如錙銖之君正儒者效用之日安得不臣不仕乎

按此節散說爲優分頂穿插殊失之鑿。相濟之說似可用但強毅以與人難言以與人濟強毅予意慎靜二句相濟尙寬且不必說出待人只言其度量寬

宏留下與人地步持己慎靜而尚寬而能強毅以與人如此相形似爲分曉博學二句時講分制行立身說近文章謂所行近於文章而立身能砥厲廉隅似覺割裂予意近文章可承博學砥厲廉隅可承知服似乎一意相聯近親也文章謂詩書也近文章猶喜讀書之意砥厲廉隅猶俗言立稜角不自敗其行檢也備一說 此篇所記往往形容過當不臣不仕或謂無好賢之君若好賢至分國如錙銖而不惜尚不臣不仕竟是石隱之流有何規爲足稱乎 服字屬上不屬下舊作服近連讀不可從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儒行

三

備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
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陳注合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卽術也並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以爲實也其行本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於爲義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故曰同而進不同而退

鄭注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

孔疏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 方猶法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 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 與知友並齊而立俱同仕官則歡樂也 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毀朋友則已不信其言也 庾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 朋友所爲與己同則進而從之若不與己同則退而避之 其結交爲朋友有如此在上諸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所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儒行

三

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此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云寬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寬裕亦別也第三儒云愛其死養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死不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寬而容眾逢有道之世則進而事君遇無道之時則退而不仕且賢有優劣儒有大小大

儒則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邊所以尙書皋陶九德不一德多則爲天子諸侯德少則爲大夫卿士苟達於此儒行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嚴陵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遜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本方者以方爲本也道同則進而與之交不同則退而與之辨夫道不同不相爲謀而况交友乎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以是而已

馬氏曰方者道之所也志在於道惟合志故同方術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三

者所資以適道惟營道故同術營道方將入於道故以術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同方言同所向同術言同所由易曰方其義也蓋義未有不因方而立者

晏氏曰合志同方言趨嚮者同也營道同術言修爲者同也方言趨嚮之地術言修爲之業語曰士志於道是志必在於道也道不外於志也故始焉合志而趨嚮者不殊則終焉營道而修爲者一致矣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故並立則樂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故相下不厭流言止於知者如

曰曾參殺人若顏回者豈信之哉故曰聞流言不信機在內故欲其圓而能應行在外故欲其方而有守執規司春者主乎仁執矩司秋者主乎義故曰其行本方立義易曰義以方外是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然後足以爲友故義同而進不同而退也同方同術者講習之友並立相下者相成之友不信流言義同而進者同德之友故曰其交友有如此者

郝解並立則樂謂名位相等不相忌也流言謂風聞之言不信謂相知之深本方立義謂制行端正立身合義也同而進達則同升不同而退窮則不相累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三

新裁合志二句道之同也此窮時事並立二句情之協也是達時事久不相見二句相信之篤也窮達俱有者總是能以義全於既交之後也其行三句是以義擇於未交之先 重一志字下同術樂不厭不信皆合志之所爲也所合之志何在本方立義是其志也同此志者進而友之否則退而避之 彼心之趨向爲志道之所從出也儒者之於友志之所在同一方也故道之所習同一術也使友也幸而並立則樂其志之同伸而無忌心焉不幸而不得並立則讓其位以相下而無厭心焉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而益

信其志道之一焉可以見儒者立志交友之善矣所以然者則以所立之志必在道義中耳蓋儒者之行敬以直內而心術隱微之地無私曲也義以方外而泛應周旋之間皆時宜也故以是交人其志一而同於本方立義者則進而從焉其志異而不同於本方立義者則退而避焉惟其一義以爲交友之本此志之所以同方道因之以同術而並立也相下也流言也惡足以開之哉否則何以全交若此此儒者交友之行也

纂訂方謂趨向之地據所懷志意言術謂修爲之業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三

據所習道藝言注方即術也殊混道正志之所出也惟同方故同術串看此二句正是交友之事並立四句只言其交之固其行以下又原其始若以同道同術爲不厭不信之本便不消後三句矣亦不必分窮時達時只如此說何等直截一云並立二句文平意串乃學問有得之言非爵位相先之說並立猶並駕齊驅也亦好

心典不信以上言其交友之相契其行三句原其始之擇友不苟故能如此本方立義則素行已爲端人乃取友之本口氣不宜平對言本方以立其義同

謂本方立義之同者

按相下不厭是卑不厭尊或作尊不厭卑非也其行稍斷本方立義本以心言立以身言義以方外義與方是一套事故云本方立義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交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陳注仁之本謂根本於仁也地猶踐履也作充廣也能事也八者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三

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爲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爲仁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

鄭注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以爲說仁聖之次也

孔疏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亦是孔子嫌其斥己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言溫良之性是仁者之儒行之本言仁者之儒先從溫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仁者之儒以敬慎爲地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之儒亦居止敬慎故云仁之地儒者之動作

必以寬裕故云仁之作也 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 禮儀擯節是仁儒之外貌 言語談說是仁儒之文章也 歌舞喜悅是仁儒之和悅也 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 儒者既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己仁也 尊謂恭敬讓謂卑讓謂尊敬於物卑讓於人有此之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爲名言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聖人之儒也

藍田呂氏曰仁者體天下之公加之以中心惻怛之意儒者之學學此而已爾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儒行

三

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故君子之學非仁無爲欲稱其仁雖聖人有所不敢則爲之難可知矣質之溫良者可與爲仁故曰仁之本行之敬愼者可與行仁故曰仁之地其規模寬裕則稱仁之動作其與人遜接則習仁之能事威儀中節敬於仁者也故爲仁之貌出言有章仁之見於外者也故爲仁之文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安於仁而至於和者也質不爲己則利與人同與人爲善則善與人同凡以分散與物共而不私則仁術之施不吝也八者儒必兼而有之然後可以盡儒行

之實猶且不敢言仁則聖人之志存焉有聖人之志存則可與入聖人之域矣

嚴陵方氏曰溫良則得於中故以爲本敬愼則發於外故以爲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夫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之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之以仁之作仁之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之以仁之能有所能則形之於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有其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之以仁之施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儒行

三

新裁八者皆是虛論其理儒者皆兼此三句始著儒者說兼此而有是尊仁不敢言仁是讓善八者皆指在外者言仁則指在心者言惟其有仁存於心故發於外者自然盡善也溫良以見於容貌言敬愼以見於處事言寬裕以待人言遜接以交際言禮節以行禮之中節言言談以出言之有章言歌樂以得所欲於己言分散以推所有於人言中間惟遜接禮節言談不可分析兼此此字指上文八者言自道之本體而言曰仁自仁之體備於己而言曰善尊者恭敬奉持必求兼體其道之全讓者盛德若愚不敢自代其

仁之備 儒者這許多美行都是仁生出來的其砥
礪一生也只成就得箇仁字文清云夫子溫良恭儉
讓止是一仁與此相合 夫人也溫良時見於外此
何所本也蓋心德存故動之有本天下有和厚之君
子而不根本於仁者耶敬慎每形於事此以何者爲
之地也蓋心德常存故事不苟天下有恭謹之君子
而不踐履夫仁者耶寬而能容裕而不迫意者此仁
之充廣所謂自一念之愛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平孫
而不亢順而接物意者此仁之能事所謂德盛而禮
自恭乎禮節雖容貌必有所以爲禮節者所謂盛德
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也言談雖文辭必有所以爲言
談者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歌樂主於和儻無中節
之和在乎則歌而不樂矣所謂心和而聲和者也分
散主於施儻無博濟之仁在乎則壅而不流矣所謂
心公而惠溥者也是仁之發見者渾然而全備固兼
此眾善而有之矣猶且以心體有限仁道無窮有仁
之行而不敢居仁之名焉是蓋於仁也竭其欽承而
時存乎不及其尊仁讓善有如此者
說約溫良由根本於仁以生色故曰本敬慎由踐履
於仁以處事故曰地寬裕以容物乃仁之發作卽始

於一念終於四海也遜順以接物乃仁之能事卽德
盛而禮恭也禮義之中節者是仁之發於容貌蓋盛
德之至故動容周旋中禮也出言有章者是仁之著
於文辭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形於聲歌播於
樂器乃仁之發於聲者中節而和也分人以財積而
能散乃仁之及於物者博施不匱也兼有皆備於一
身也不敢言望道未見也夫唯兼體不遺旣足見尊
仁之功謙遜未遑又足見讓善之實末句只承儒皆
兼此二句
纂訂仁之爲道統之不外乎一心發之則徵於庶行
溫良等八者皆仁之條件尙未屬儒上到兼此而有
方露儒字八件敘得有次序皆指在外者言仁則指
在心者言一云地字要認仁者心存不放自有此敬
慎發見於外故曰仁之地不可謂敬慎以踐履乎仁
也此此字指溫良之類不指仁說一云尊讓德至
尊而衷則謙讓也亦好
心典溫良寬裕恭接歌樂分散之仁屬愛之理一邊
敬慎言談禮節之仁屬心之德一邊 仁包四德百
行無所不貫必和易以立基是謂仁之根本敬慎則
內常收斂不受物欲之搖奪是謂仁之實地寬裕則

體萬物具有裁成輔相之功孫以相接謙卑是其能事而非由虛假行禮有節盛容皆具德符而非關飾貌言談發於有德文之至也歌樂本於積中和之至也分散出於無私施而不祈報也尊者體仁之實心讓又尊仁之虛心也

按前面言儒十五條而此節歸重於仁是記者窺見大原處以仁貫上十五條則皆可以無弊八者皆仁之發見然能兼此八者亦可見其爲仁

儒有不陷穢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於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聖

子至舍哀公館之問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陳注陷者如有所墜失稜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歛鄭氏曰墜稜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爲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眾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爲人所詬病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

病矣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餘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途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誇大以搖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

鄭注墜稜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爲統閔或爲文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爲儒而以儒新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儒行

聖

恥辱也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孔疏此明孔子自言己之儒所行如此故繫於諸儒之末也墜稜是困迫失志之貌言己雖遇貧賤不墜稜失志也充詘是歡喜失節之貌言雖得富貴不歡喜失節恩辱也言不見恩辱於君王而違道也累猶繫也長上謂卿大夫言不以累繫於長上而失志也閔病也有司謂羣吏言儒者不以因病於有司而失常謂不以羣吏所困迫今眾人之命

備也妄常者此一節明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妄無也言今世眾人名之爲儒者無復常人遭人則謂之爲儒以儒相詬病者詬病猶恥辱也言今世以命之爲儒是相恥辱時事如此故哀公輕儒也孔子至舍哀公館之問此言也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問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錄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按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

禮記詳說

卷百五十九

儒行

聖

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節事故鄭稱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故孔子卒哀公諱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諱之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以儒爲戲是當畢楚服非久也晏氏曰隕如籥之隕而飄雪樵如木之隕而枯槁不隕獲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謂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謂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事

父卒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恩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閔有司不恩君王者不爲汙吏以取辱於君王也不累長上者不爲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也不閔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也眾人之命儒也妄爲其非直儒也故或慢罵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矣楊子謂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真儒也山陰陸氏曰隕不穫也充不謂也言雖不隕於貧賤亦不穫於貧賤雖不充於富貴亦不謂於富貴儒者之行始於自立故初一日自立五事所以修身也而

禮記詳說

卷百五十九

儒行

聖

修身自貌始故次二曰容貌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然亦不可不備豫故三曰備豫近人矣又惡其無特操故繼之以特立特立則剛毅剛毅則自立故繼之以剛毅自立前言於道能自立此言於事能自立如是而仕可也故繼之以仕仕則不能無憂思故繼之以憂思憂思或失之過故繼之以寬裕夫欲寬裕豈可以無助爲之也故繼之以舉賢援能舉賢援能不能任之猶不舉不援也故繼之以任舉於任舉則疑若有待也故繼之以特立獨行如是雖不仕吾弗愧也故繼之以規爲凡此雖在我亦交友之力也

故繼之以其交友有如此者儒行至於此備盡矣守之以讓而已故繼之以尊讓

郝解不恩君王爲臣不辱君也不累長上爲子弟不累父兄也不閔有司爲民不病官府也任舉與舉賢援能語複特立獨行與上節獨行語複不臣天子不事諸侯非聖人對君之辭強毅非君子與人之道仁不本於溫良孫接亦不必仁此二語未確大抵此篇之辭多後儒緣飾非盡聖人語也

說約此節總承上文而結言之自席上之珍至不敢言仁儒之行無一不備如此則焉往不善哉前二句

禮記詳說

卷百五十九

儒行

聖

是己之所遭不同而不爲所屈後三句是人之所值不同而不爲所屈不爲利疚不爲威惕則不徒有其服而有其行不徒有其名而有其實矣豈至如今之儒名不稱實故人常詬其言非儒言病其行非儒行而戲之也館兼其食具官言言行指儒者之言行公因孔子之言而愈加信加義也加義卽尊重之意言加信四句是記者述公後來自言如此非對孔子語也

新裁夫儒者之行無一不備如此則其處貧賤也道足以自守而不爲之隕穫其處富貴也道足以有爲

而不爲之充詘以至君王長上有司勢雖足以困我也然道在我豈得困迫我而違道哉名之曰儒夫固以道得名也今眾人之命儒也妄不有其行而徒爲其服不務其實而徒盜其名惟其妄也故常爲人所詬病亦爲儒者所自取也若天下之眞儒則孰得而詬之病之哉孔子至舍哀公館之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及聞儒行之言而好德之心自有所不能已向固於儒者之言而信之矣今則加信而不以儒者相詬向固於儒者之行而義之矣今則加義而不以儒者相病雖後吾世豈敢以儒爲戲乎

禮記詳說

卷百五十九

儒行

聖六

合參不隕穫貧賤不能移也不充詘富貴不能淫也不恩君王二句威武不能屈也言行指儒者言信義是公義之信之也

按隕穫充詘想古有此語今不可解舊說晏氏可玩予謂永之自敗者爲隕被刈者爲穫皆有枯槁之狀貧賤困悴者似之充氣盈詘氣歉富貴者患得患失忽盈忽歉近之不恩不累不閔不爲所恩所累所閔也字句絕鄭以妄常爲無常其解可笑言行是儒者之言行始固信而更加信始固以爲義而更加義義只是重之之意

大學第四十二

陳注朱子章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大學

冕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十九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

牟陽冉觀祖輯

冠義第四十三

陳注疏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旒冕是冕起於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 呂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冠義

一

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但冠禮起早晚書傳既無正文案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

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爲昆弟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故下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

藍田呂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也先王制禮其本出於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間其詳見於儀章度數周旋曲折之際皆義理之所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冠義

二

當然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則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不知其義則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也凡冠昏射鄉燕聘義皆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意者也冠禮之設所以明長幼之義也古者自二十而冠自十九而下皆爲童子凡爲童子以事長者爲之事也紛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皆所以別成人教遜弟也關黨童子將命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然弟不弟在於徐行疾行之間皆所以養童子之道不可不慎也冠禮一廢童子與先生並行恥弟於長者矣蓋遜弟之節不謹於童穉之閒及其成人則扞格不入此所以人材之難成教之所由廢也

長樂陳氏曰二十而冠始學禮蓋男子者陽之類也而二十則爲陰之數矣二十而冠者以陰而成乎陽猶之女陰類也而十五則陽之數矣十有五年而笄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山陰陸氏曰二十曰弱冠則二十而冠禮之大節在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冠義

三

是也唯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早成其德先儒謂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魯襄公是時年十二諸侯十二而冠誤矣蓋曰可以冠則非禮之正也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成王時年十五則冠在是歲可知

錢塘于氏曰冠義一篇如首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在禮義中曰成人之道曰成人與爲禮曰以成人見終曰責成人之禮曰責四者之行於人曰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學者能知冠之時欲其成乎人而必責其能成人其望君子以成人自勉者切矣

郝解古者成人加冠必有禮儀禮載士冠未必盡先聖之舊而其義可知義者禮之質禮者義之履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記所以於冠昏射鄉燕聘不舉其儀通其義而儀可知也世儒欲推儀禮爲經詘記爲傳采華忘實未見其可

按郝謂通其義而儀可知看儀節太輕如何便能知只是混話世儒云云分明翻朱子之案尤見其妄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

禮記詳說 卷百七 冠義

四

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陳注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

鄭注言人爲禮以此三者爲始 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 立猶成也 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

孔疏此一節明人之所以相敘加冠之事從始至終各隨文解之 言人之所以得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禮義之事終身行之 言欲一世行禮之始

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爲先也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藍田呂氏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故知禮者人之天地也未有天地不具而能有物者也此人之所以爲人必在乎禮義也知生乎思思則得之故盡致思之功然後可以達乎高明禮主乎行行則致之故盡躬行之實然後可以極乎密察此禮義之始所以必在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也容體者動乎四體之容者也顏色者生色見乎面目者也辭令者發乎言語而有章者也三者修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

禮記詳說 卷百七 冠義

五

人而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於斯三者不可以不學故古之教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唯與俞七年教之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教之出入門戶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十年學幼儀十三學舞射御則養之有素矣養之久則安安則成故至于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矣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此容體正舉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根於心而生色眸然見於面此顏色齊敷長者不及無僂言毋勦說

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
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
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此辭令
順歟故唯備此三者然後可以明人倫人倫明然後
禮義立而可以爲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有冠有裳而
服備故冠禮者所以成人之禮禮之成人而行禮義
自此始矣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嚴陵方氏曰禮猶體也而所以達義故曰凡人之所
以爲人者禮義也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
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正容體而至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六

容體正齊顏色而至於顏色齊順辭令而至於辭令
順則禮義不特有始而已且備而無虧矣君臣存乎
義故曰正父子存乎恩故曰親長幼存乎情故曰和
正君臣而至於君臣正親父子而至於父子親和長
幼而至於長幼和則禮義不特能備而已且立而有
成矣有始而後能備能備而後能立固其序也夫冠
昏所以謹其始於先喪祭所以謹其終於後則冠昏
爲喪祭之始也而冠又爲昏之始故曰冠者禮之始
也昏禮又曰禮之本何也蓋言始以知其終言本以
知其末夫冠對昏而言故可謂之始然以國家之禮

謂之本可也故經曰重禮所以爲國本昏對冠而言
故可謂之本而不可謂之始然而夫婦之義謂之始
亦可也故經又曰夫婦之義由此始

馬氏曰正容體則斯遠暴慢矣齊顏色則斯近信矣
順辭令則斯遠鄙倍矣冠而後服備服備以德成威
德以服章故服其服者文以君子之容遂以君子之
辭實以君子之德所以稱其服也故曰冠而後服備
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聖言其內王言
其外知禮樂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故必曰聖雖
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故必曰王冠禮出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七

聖王而士大夫由之以行也

石林葉氏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修人道
者亦必有漸故男子二十而冠冠之始也欲其容體
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已及夫體正而不失足於人色
齊而不失色於人辭順而不失口於人則人道備故
言禮義備及夫君臣正而朝廷肅父子親而閭門定
長幼和而宗族有禮則人道正矣故言禮義立
新義總旨凡人之所以爲人至禮義立泛說引起冠
禮故冠而後服備至重冠應正容體一邊言冠有以
致禮義之備故聖王重之古者筮日筮賓至末節重

冠應正君臣一邊言冠有以致禮義之立故古者重之重冠故行之於廟以下總承兩邊 此篇只重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行焉一句行焉者欲其身體而道明德立也其餘許多禮數無非提醒他要他行此四者 本節禮義之始提頭一是飭之爲威儀一是敘之爲彝倫也故冠而後服備以下正申禮義備一邊冠者禮之始正與上禮義之始應此舊說備覽 此節要重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上看冠爲服備而設備服爲明倫而設看以正君臣以字甚有工夫分明是以此禮義之備者而正君臣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八

親父子和長幼也況備字對立字不過立者生人之道植立於此也備不過威儀整飭而已前面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等以是爲正倫始事也後面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此方可指正彝倫了故卽承之曰冠者禮之始也此禮字指君臣父子長幼之大禮而言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爲其有是禮義耳而禮義不過敬身以明倫而已吾之一身禮義之所關也故容體欲其可度顏色欲其可觀辭令欲其可從及夫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則動容中禮而後禮義寓於吾身之所具者全備而無

缺矣禮義備可以之而敘倫矣當知彝倫禮義之根本也故以正君臣焉親父子焉和長幼焉及夫君臣正而有義父子親而有恩長幼和而有序則人紀肇修而後禮義寓於吾身之所接者植立而不墜矣禮義立而人之所以爲人者始無愧也然而禮義之立始于備禮義豈可以遽備焉惟冠禮一行有冠有衣而後服斯備矣既備其服則思所以文其容遂其辭而容體可度顏色可觀辭令可從而禮義因之以備矣由是彝倫之修有其基矣故曰冠者吾身禮義之始也冠爲禮之始故古者聖王重之而必謹其禮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九

說約此節原冠禮所由制而聖人以爲大禮之首也人只是一箇禮而禮以義起故聖賢開口便說禮義禮義始於容體辭色而其用切於人倫故纔說威儀一段便轉到倫理上中間以字正是過度處然只虛帶說不可云以禮義去正君臣等也此威儀倫理二段且不露出冠字只言人之一身爲禮義所責備至冠以下正是責備禮義之時所以聖王重之君臣父子長幼不平只重子臣幼邊備是無欠缺立是無傾倒 服備卽始加再加三加 纂訂禮義不平禮以義起也順順理也中間由重冠

說到冠禮諸儀由諸儀說到成人纔由成人說到子弟臣友此文字鉅綫暗度之妙修身是禮義始初處身既修更從此敘彝倫故接一以字禮義無甚分別故後只說箇禮之始也不須更著義字此重冠虛議卽下筮日等與後重冠句重講不同

按此節分兩層說皆是禮義所在一云備一云立雖立邊著重而豈可謂備非禮義所在乎舊說一是飭之爲威儀一是敘之爲彝倫可從辭令順下補出彝倫之敘方無滲漏 禮之始禮字不可直作君臣父子長幼說當以容體等爲正意而帶起君臣等亦不

背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故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陳注呂氏曰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曰爲國本 方氏曰筮日所卜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然筮而不卜何哉蓋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下之事始爲小終爲大冠爲禮之始聖王之所重者重其始而已非大事也故止用筮焉至於喪祭之慎終則所謂大事也故於是乎用卜

鄭注國以禮爲本

孔疏此明將冠之時筮日筮賓重冠禮之事又明冠禮三加其冠以漸成人之禮

藍田呂氏曰國之所以爲國人道立也人之所以爲人禮義立也冠禮者所以責成人禮義所由始也上帝降衷於下民則所以爲人天命之神明相之筮日筮賓於廟門之外成人之始質之神而不敢專敬之至也敬至則禮重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曰所以爲國本也

長樂陳氏曰儀禮曰主人玄冠而朝服緇帶而素鞶立於廟門之東面以筮日者以日月往來而吉凶無

常者也古之人舉大事與大功則必擇之以元辰占之以卜人而况冠禮之大者也玄冠以象道之幽朝服皮弁以致其誠之潔縹以黑爲主素以白爲主黑與白純而不變者也唯夫有道之君子素其誠而不雜其行此所以筮日而日無不吉也筮其賓客儀禮所謂前期三日如求日之儀是也昔之人有吉事則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亦與賢者哀戚之冠禮吉事所以筮賓而歡成之也

馬氏曰旬之外則筮日前期三日則筮賓筮日必吉者所以期於終身之吉筮賓必賢者所以要其終身

之賢故戒賓辭曰願吾子之教也筮則質之於鬼神者所以敬冠事敬冠事以其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所自出而治之所由興也故曰爲國本也

石林葉氏曰所以爲國本者何也蓋冠以成之則責其爲子爲子將至於爲父子則有臣道也父則有君道也爲國之本莫大於是

郝解曰謂行冠之日賓謂加冠之賓國本謂君臣父子長幼之禮立國之本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主

此國之所以爲國句甚精蓋冠事原只望他在禮義立上做工夫說者體上正君臣一段與下孝弟忠順一段便明以禮義之所由立者言之古者冠則筮日以求夫天之吉筮賓以擇夫人之賢若是者何哉蓋冠之爲事至大事也正所以極其敬謹之節冠之爲禮至重禮也正所以致其慎重之誠如此重禮者何義哉蓋以冠者人道之始立國之本在焉知冠之日重禮如此使國之人盡知立人之道從此起而禮義之教植治人之根矣不亦爲國本乎惟其爲國本故重其禮惟其重禮故敬其事筮日筮賓豈爲過哉

說約此釋古人重冠之義也此節至見於母節總歷舉古之冠禮而各釋其義以明正君臣段之意也筮日筮賓若此致敬者重禮以爲國本也重禮易云國本國之所植在綱常重禮而禮義立綱常不至於淪斁矣事是冠的節目即下冠於阼醮於客位等禮是冠之統體即下所謂成人禮意爲國本即下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意

心典此言初行冠之法事以節目言禮以統體言按呂氏人道立即父子君臣長幼之人道也此處以冠爲重故必筮之方氏用筮不用卜之說不緊要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主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陳注呂氏曰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于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敬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爲成人敬也冠於阼醮於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

其名也

鄭注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醴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醴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必尊所以益成也字所以相尊也孔疏言適子必加冠於阼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若依周禮適子醴於客位今云醴者或因先代夏殷之禮醴之用酒於客位室戶外之西必在賓客位者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三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古

冠彌漸而尊故云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謂加益有成人之事矣阼謂主人之北也知者案士冠禮文也云若不醴則醴用酒者亦士冠禮文以周禮之法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醴之若先代之禮雖適子皆以酒醴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醴則因而不必改也故鄭注士冠禮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是也醴者醴盡之義故鄭注士冠禮云酌而無酬酢曰醴是也云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醴焉者皆士冠禮文也但此記之作是記儀禮士冠禮之事士禮故三加也

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祿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巳冠而字之者此明冠畢加字見母及兄弟及見君之節以其成人而見人也未冠之前以其名別之既冠之後又改以字且人二十有爲父之道不可復言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也

朱子曰不醴而醴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古

衛之幕有緇布附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記注所云若以杞宋二代之後及他遠國未能純用周禮者言之則或可通然亦未有明文可考也長樂陳氏曰上而有冠則天道也中而有服則人道也下而有履則地道也故三加而彌尊每加莫不有此三者焉夫始加也其冠則緇布而服則玄端爵韠履則黑而其絢青再加也冠則皮弁而服則素積素韠履則白而絢緇及其三加則冠非特此而授之以纁裳韠韠也履則纁而其絢黑其加之有序其序之有章而眾人由之亦足以得性命之文而況夫君子

者乎所謂喻其志則有成者凡在是也

嚴陵方氏曰縹布者齊冠也皮弁者朝服也爵弁者祭服也齊所以潔己朝所以接人祭所以交神則彌尊之義又見於此且每一加則一醺加彌尊則醺亦彌尊矣玄冠玄端者齊服也既加以縹布冠矣而又服玄端者蓋縹布則古之齊冠也玄冠則今之齊冠也縹布以既冠而做之故奠摯則服玄冠焉摯則夏用紈以防腐敗之患故也卿大夫則鄉之有職事者鄉先生則鄉之有年德者既加以皮弁之朝服而奠摯止齊服者取夫潔己以進也童子則委摯而退爾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太

以塾見故曰以成人見也所謂玄冠玄端者禮運曰天子齊玄衣玄冠玄裳郊特牲曰玄冕齊戒司服曰其齊服有玄端或曰玄冕或曰玄冠或曰玄衣或曰玄端何也蓋有旒則謂之玄冕無旒則謂之玄冠以其身之所依則謂之玄衣以其服有兩端則謂之玄端或玄衣而加玄冕或玄衣而加玄冠皆謂之玄端玉藻曰天子玄端而祭則玄冕玄端者祭服也玄冠玄端齊服也然而玄冕雖以祭亦有用之以齊者郊特牲言玄冕齊戒是也玄冠雖以齊亦有用之以燕者玉藻言玄端而居是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七

馬氏曰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玄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嘏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修其內而已敬爾威儀淑慎爾德內外修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壽考惟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眉壽萬年猶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耇無疆不唯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唯德之加也其壽亦有加故曰三加彌尊加有成也郊特牲曰醺于客位加有成也

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志言其始成言其終已冠而字之尊其名也

石林葉氏曰字所以表德故曰成人而稱字也

郝解冠于阼設筵東階進冠者而冠之阼階父位也冠子於阼明代父之義故曰著代也醺之言醺盡飲之名賓酌酒醺者于戶西南面賓客之位也三加彌尊初加縹布冠服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以漸而尊祝辭亦以漸隆示增益于有成也既冠而賓爲之字成人與童子異避其名也

新裁此舉適子言皆是舉儀禮之文而釋其義也阼

與客位主廟中者言 三段以著代為主著代在於
成人道故三加期其人之成字之敬其人之成也
說約筮日筮賓是敬冠事然未及所行之禮故緊接
冠於阼云云總舉適子冠禮而各釋其義也但冠於
阼離於客位適子所獨三加與字庶子所同
纂訂緇布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不若爵弁之文故曰
彌尊成人之道也泛泛說責成意雖未露而已寓於
此語中矣

按呂氏云三加而服彌尊謂冠之益貴重者服卽謂
冠 離本父命而賓代酌醴爲是昏禮父親離子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六

無賓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
冠立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覲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
也

陳注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爲脯自廟中來故拜受
非拜子也呂氏以爲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
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人而與爲禮一
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者之疑惟石梁王氏云記
者不知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
之異於眾子也斯言盡之矣冠齊冠也立端服天子

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鄉先生
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

鄭注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服立冠立端異於朝
也

孔疏見於母母拜之故不拜也今唐禮母見子但起
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
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
之非拜子也 此立冠立端則異於朝服之衣但立
端上士則立裳中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
人故著立端異於朝服也若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九

於君也 以摯謂以雉也故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
羔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
而致仕也

藍田呂氏曰冠者就筵受饌薦脯醢祭卒奠饌降筵
北面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
拜送母又拜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故
曰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母拜之義古今學者疑焉孔
氏疏義曰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所奠脯以見
母母以脯自廟中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說未然所
薦脯醢爲醴子設非奠廟也蓋古者有庸敬有斯須

之敬如爲師則不臣王臣雖微在諸侯之上尸在廟門內則全於君皆斯須之敬也與其所庸敬各申其義並行而不相悖也子之於母固所尊也所尊則庸敬矣然婦人之義在家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母雖尊也卒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則屈其庸敬以申斯須之敬明從子之義猶未害乎母之尊也庸何疑哉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玄冠士服也玄端異於朝服以始冠而異之也所以見君與鄉大夫鄉先生者始以成人接也且明貴貴長長之義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二十

長樂陳氏曰母所以生我者也兄所以長我者也而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豈非以見其既冠而深責之以成人邪此家與之成禮也君者出令以正我者也而不可以不見故玄端玄冠以奠摯見於君非特家與之成禮也而國又與之成禮也鄉大夫以智帥我者也鄉先生以德先我者也而不可以不見故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者非特國與之成禮而鄉黨鄰里亦與之成禮也

馬氏曰如母與兄弟無答拜之禮而拜之者與爲成人之禮也各執其所當執之摯以見於君鄉大夫猶

周之鄉大夫也

石林葉氏曰母兄弟雖在所親而比於父則有所屈故與其爲禮則拜之而不及父則是父不可屈也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鄉大夫鄉先生也雖在所尊而比於君則在所後故其奠摯則先於君是不可後也孔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於冠可以見之也

郝解三加醴畢冠者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母拜受奠摯於君者卿大夫適子冠也玄冠玄端服卽士朝服鄉大夫掌一鄉者鄉先生鄉老致仕者儀禮子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三

冠摯脯見母母拜受子雖成人母無拜禮母雖重適無拜子之義此禮似過而記附會之故禮未必盡先聖之舊也

新裁此亦主適子說重適子也上段成人者見禮於所親將爲家政主也下段成人者盡禮於所尊將爲國政輔也

說約此節與上節是先說箇成人以起下成人之者一節意重在下節

纂訂母拜之正其受拜之禮兄弟拜之正其相拜之禮蓋幼時父母兄弟慈愛之驕釋之已耳今以其成

人故母與兄弟各還其相見之正禮卽坐受亦謂之拜非真拜子也如男子跪拜曰拜婦人手拜亦曰拜之謂注云適長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眾子也亦通但費周折耳

按各本不同或作卿大夫或作鄉大夫當以卿大夫爲正恐無徧拜卿大夫之理 奠摯之奠當作獻字解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禮記詳說 卷百十 冠義 三

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陳注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

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於廟喪禮既啓則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有大事必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

鄭注言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 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孔疏成人之者此明加冠成人之義必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冠責以成人之事若成人立可以治人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冠義 三 也是冠者爲治之本故先王重之行於廟士行之於廟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禘廟既在禘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禘卽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禘其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以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服虔注左傳先君之祧處之以爲曾祖廟者以左傳魯成公冠於衛成公之廟衛成公則當今衛君獻公會祖服虔望時解之故以祧爲曾祖非鄭義也

嚴陵方氏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能爲人弟

然後可以爲人兄能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能爲人少然後可以爲人長蓋能爲臣子之類止可以爲人而已然未足以治人爲君父之類則可以治人而不止於爲人矣故曰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后幼以兄弟爲主此言弟又言少者前略後詳故也幼言其力少言其齒其實一也周官曰嘉禮此曰嘉事者事言其實禮言其名互相備也君子作事謀始而冠者禮之始故爲嘉事之重

馬氏曰成人禮者爲人子則孝爲人弟則弟爲人臣則忠爲人少則順責之以四者之行此禮之所以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五

也尊重事者不忘其先也不敢擅重事者事不專於己也不專於己所以自卑不忘其本所以尊先禮也石林葉氏曰爲人子孝故事君則忠爲人弟弟故事兄則順既冠而母與兄弟拜之責以孝弟之行也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之責以忠順之行也忠順之行立則身修而人道備故可以爲人人道備於己則推以治國家故可以治人古之聖帝明王欲責人如此故筮曰筮賓以敬之乃所以重責之五禮而嘉處其終嘉禮而冠居其首言冠者禮之始則知其爲嘉事之重也蓋在冠則謂之禮在禮則謂之事重

其事故行之於廟

廬陵胡氏曰前責以三行者責成人之漸此責以四行者責成人之備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故必四行立而後可以爲人也言可以者亦猶所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蓋臣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但曰可而已不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嘉事謂嘉會足以合禮傳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郝解古者大事行於祖廟未不敢專不獨冠禮耳新裁古者重冠分上是推冠禮之當重而聖王重之下是明重冠而行於廟之意孝弟忠順之行立則禮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冠義

五

義立矣故曰可以爲人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曰可以治人首節重冠爲禮義備之始而重之此節重冠爲禮義立之始而重之蓋冠以修身而重之冠以明倫而重之故行於廟也重自卑尊先祖句串說受命於祖示尊祖之義也重行立可以爲人句人之所以爲人者行而已立得行纔爲得人立者子臣弟少之極自我而定也行立就是前義立蓋此天理在禮中行禮之精意謂之義立在人身上體禮之實事謂之行立夫成人而與爲禮成人而以禮見成人之者是將以成人之禮重之也責成人禮焉者將

責爲人子爲人弟而孝弟之禮行焉將責爲人臣爲人少而忠順之禮行焉夫孝弟忠順大道也冠而將責此四者之行於人則事切於綱常所關者大矣其禮可不重與何也生於天地之間者俱謂之人而爲人之道責難可以爲人者必於人身本來之實禮體之無遺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則倫以正不亦可以爲人乎既可以爲人則軌範以立不亦可以治人乎是以聖王重此冠禮而不敢輕也由此言之孝弟忠順天下之大禮也而冠有以立之則肇基乎倫理之大誠禮之始者矣嘉事有六而冠爲禮之始則兼統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冠義

三

乎人道之全誠嘉事之重者矣是以古者有見於此慎於將冠之時而又謹於加冠之日也惟其重冠禮故行之於廟筵几於廟之東序醺酒於廟之戶西也行之於廟者蓋以重事而不敢輕尊重事故行之而不敢擅然所以尊之而一之者正以冠也者將以爲先祖之後而廟也者先祖之所居也故行之於廟正以自卑而尊先祖也不然奚取於廟而行之哉說約上但說責成人禮下緊承責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少之禮行禮非虛文必實見之行然後始成其禮始成人始可以治人也此卽爲國本意

立者子臣弟少之極自我而定也禮在天理中謂之義立禮在人身上謂之行立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與爲國本相應前言爲國本以將治人也此言治人正見爲國本者故曰冠者禮之始二句就在本文見出古者重冠又總承上文之辭重冠故行之於廟是指其事以下歷推其義相遞說下

纂訂通節六箇禮字分兩意其禮可不重聖王重禮此二字相叫應指上二節待冠之禮言餘俱指孝弟忠順爲人在禮義立上說治人在人從禮義上說冠肇基乎倫理之大故曰禮始冠兼統乎人道之全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冠義

三

爲嘉事之重嘉事嘉禮也前以筮爲重冠此又以行之於廟爲重冠互見也行於廟在筵几東序醺酒戶西上見此後雖只有兩個所以字當作三層意看蓋不敢擅重事亦是所以之意按此節分三層看上言責成人之禮是責以子臣弟少之禮故其禮重次因子臣弟少之行立推出治人愈見其禮之重冠者禮之始二句結上轉下末又因重字推出行之於廟以見其重總是一重字貫串兄弟少順二者皆包在長幼尊卑重事重事二字連非尊重其事行之於廟下只就冠禮說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一

牟陽冉觀祖輯撰

昏義第四十四

陳注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也謂之昏者案鄭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十一 昏義

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為昏以定稱之壻曰昏妻曰姻故經解注云壻曰昏妻曰姻是也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之與妻之屬名壻之親屬名之曰姻女之親屬名之為昏故鄭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又云壻之黨為姻兄弟婦之黨為婚兄弟是也其天地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禮緯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既稱夫

婦是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爲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疏：孟子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告父母亦起於五帝也。其五帝以前爲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其昏之年幾案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故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知人君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昏義

二

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爲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如左氏所釋毛詩所用家語之說，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與家語異也。

吳郡張氏曰：昏禮用昏時，日往則月來，陽往則陰來，之義異姓取和而不同，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不相成，男女同則不昌也。和，解儀禮有士昏，此其義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陳注：方氏曰：納采者，納雁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昏姻之證也。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也。夫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而次之以問名。此資人謀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貴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納吉焉。人謀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昏義

三

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

鄭注：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孔疏：此一節總明昏禮之義，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也。必用雁者，白虎通云：雁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節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

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三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也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於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雁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雁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聽命於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壻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

朱子曰孔疏問名與儀禮疏義不同未詳孰是賈氏曰納幣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問名者問母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昏禮問名辭云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然以姓氏爲名者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故孔安國注尙書以舜爲名鄭目錄以曾子爲姓名亦據子爲名皆是名號爲名者也蓋田呂氏曰合同姓以爲宗者兄弟之恩患乎不親也合異姓以爲昏男女之際患乎無別也故娶妻不

娶同姓賈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皆所以遠別也君子之祭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某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出夫人之辭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其粢盛昏禮父醢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詩有采芣采芣皆以承先祖其祭祀爲不失職蓋婦人之職莫先於奉祭祀女子未嫁觀於祭祀納酒漿饗豆菹醢禮相助奠其教有素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此昏禮所以不可不敬也故曰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

昏禮之節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其別有六必至於六者敬則不苟別則致詳也納采者昏禮下達男先下女媒妁之言既達則女先許之矣男不敢必也故納采擇之禮以求之故曰納采其禮用雁五禮皆用之雁大夫之摯也士昏而用大夫之摯攝盛也猶乘墨車而迎也其辭曰吾子有惠既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言有惠既室則知女氏之前許也既納采遂問名者不敢必主人之女問名將卜之也故其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則

告之矣納吉者既問名而男氏以吉卜告女氏也其詳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納徵者納幣以聘之也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恭儉不可以虛拘也正潔之女非禮則不行猶正潔之士非其招則不往也故以聘士之禮聘之是以有儷皮束帛以贄見之禮見之是以用雁敬之如此其至則夫婦之不正未之有也徵成也證也所以成其信而不渝也聘幣皆以束帛故無過五兩諸侯天子至於用玉則又所以重其禮也請期者男氏請昏期於女氏也昏期主於男氏而必請於女氏女氏固辭然後告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六

期者賓主之義不敢先也此五者行乎親迎之前又皆男女受命於廟女氏聽命於廟筵几以敬神拜迎揖讓以敬賓至繁縟也至重慎也皆所以敬而不苟也婦從乎夫女卑於男人大倫也昏禮下達自納采至於親迎皆男先於女者天地之義存焉天氣降而下地氣應而上則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生上以禮求下下以誠應上則上下交君臣和萬化成男女之際非特有所下也別疑遠恥且以成婦之正順以爲事宗廟繼後世之重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者以禮先之奔則不待禮而行此所以別貴賤也

長樂陳氏曰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禽贄納徵以圭璋皮帛由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於期言請焉士昏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廟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納采問名一使而二雁三入廟而再迎之則問名因於納采故其禮略也士昏贄用雁者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以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七

衽脂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贄而雁不爲過也鄭氏曰用雁取其順陰陽來往禮必不然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考之於史曰錦繡千純又曰文繡千純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爲繡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玄繡也先王之制昏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人之所飾可知矣以爲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于財也納采以至納徵主人不辭而請期辭者以期在夫家而不在主人也請期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

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蓋惟父之昆弟已與子之昆弟無死喪之凶然後可以行禮焉又曰異義云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駁異義云文王娶大妣親迎於渭又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然考之於經著之詩刺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於渭韓侯迎於蹶而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

禮記詳說

卷百七十一

昏義

八

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曰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爲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論爲正

馬氏曰二姓者姓之所自出者異也繫之以姓而弗

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所以重其別而必待二姓然後合好也上主於事宗廟下主於繼後世則中宜主於順舅姑和室人而以當於夫也所主者如此則君子可不重歟采者有所采擇君子於事之始未嘗不采擇故此始於納采自納采至請期聽壻家之命必於廟者不敢忘其祖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石林葉氏曰賤而至於庶人貴而至於天子雖用幣不同而皆用儷皮者不忘本也

新裁重之分上言昏禮所繫之大而君子重之納采

禮記詳說

卷百七十一

昏義

九

以下是詳其重之之實也重字該下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意君子指男黨言主人乃婦黨之主人也聽命於廟指男氏使者言所以敬慎重正句正是釋聽命於廟之義重男黨說方得重正敬慎本意蓋昏是男家的大事女黨所繫輕於男也此節止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著女家說其餘都是男家的事敬慎重男黨心裏說重正著男黨所行之禮節說唯此事重而欲其正故不得不敬慎也夫昏禮何爲者哉蓋將以合二姓之好上焉事宗廟而爲祭祀之主下焉繼後世而肇本支之傳所繫之重如此是故君子重

之而不敢忽也惟其重之是以納采者納雁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卜吉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昏姻之證也請期者往請以定昏姻之期也凡此禮之行也皆男氏遣使以將命而女氏之主人先筵几於廟中而後出而拜迎使者於廟門之外使者既入廟門三揖三讓而後升堂傳男家之命而聽主人之答命皆在於廟焉蓋以小心謹畏之衷視此昏禮而不敢輕以全正始之道於今日也

說約既曰重之何又加敬慎正三字凡人重其事必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十

先主敬然其間有許多宜詳慎處如納采而下何等周詳凡此皆所以正其始故必合敬慎正三字始足盡重之義

纂訂君子包下男女二家重字該下敬慎重正納采五句男家君子之敬慎重正也主人筵几四句女家君子之敬慎重正也末句總承不必單指釋廟中說昏禮自有次第媒妁之言既達女家先許之矣男家不敢必也故納雁爲采擇之禮以求之既納采將加之卜矣不敢必主人之女也故問女生之母名氏既告之名男卜而吉矣則納此吉卜於女氏既納吉

矣則納幣以爲昏姻之證既納幣則昏姻定矣故往請成昏之期期本男家所定言請者示不敢自專謙也

合參九節一章首三節是未成昏之前其禮之意如此夙興以下三節是既成昏之禮其義如此古者婦人節是言古者成教於未嫁之先末二節復由昏義推而上之至天子與后以盡男女之理此言議昏之時盡其敬也

按事宗廟繼後世云云君子自當屬男家兼兩家者非聽命於廟若作女家主人聽命則下半無男家事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土

宜作使者聽命爲是敬慎重正四字迭下當是敬慎以重正之也重以求其正而敬慎又所以能重正只承聽命爲捷此言五禮親迎在下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其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陳注疏曰其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卺而醕者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卺婿與婦各執一片以醕醕

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 程子曰奠鴈取其不再偶 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 方氏曰筵几於廟者交神以筵之奉神以安之也父必親醮非重子也重禮而已御其婦車所以尊之也授之綬所以安之也以輪三周爲節者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其牢則不異牲合卺則不異爵合卺有合體之義其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

鄭注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

禮記詳說

卷百七十一

昏義

十一

之歸也其牢而食合卺而醮成婦之義

孔疏此一節明親迎之時父之醮子明迎婦之節

壻父身親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也 男先於女也

者釋命親迎之意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

則從男而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於女

也若男子不迎女自來至是女自先來不得爲男先

於女也 主人女之父以壻來親迎故拜迎於門外

以敵禮待之 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

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

階北面奠雁再拜蓋親受之於父母也於時女房中

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誠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誠

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但親受之非是分明手有親

受示有親受之義故云蓋以疑之 壻降西階而出

親御婦車也 婦升車之時而壻授之以綬 壻御

婦車之輪三市然後御者代壻御之 婦至壻之寢

門壻揖以婦入則稍西避之故魏詩云宛然左辟謂

此時也 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牀牢而同

食不異牲 醮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卺謂半

瓢以一瓢分爲兩瓢謂之卺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

醮故云合卺而醮 同尊卑謂其牢也所以合體同

尊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爲一不

使尊卑有殊也

朱子曰用鴈亦攝盛之意蓋既許攝盛則雖庶人不

得用匹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雁也

藍田呂氏曰御婦車授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則

所以下之之禮盡矣其牢合卺所以親親之義見矣

下之則有敬矣親之則有愛矣愛敬禮之大體而先

敬後愛者自異姓而合之所以貴乎別也故曰敬慎

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

禮記詳說

卷百七十一

昏義

十一

夫婦之義

錢塘于氏曰上一段發明其所以重故總之曰所以敬謹重正昏禮也此一段發明其所以親故總之曰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推所以而言之則聖人兩致其意於昏禮者始昭然義見矣况夫婦之義本於判合故當始進之初於敬謹重正之中尤盡其綢繆委曲之誠父親醮而命迎則降尊以示其恩也婿再拜而奠雁則屈體以尙其恭也御輪以候則眷容以須之而不敢遽也揖婦以入則卑抑以延之而不敢慢也其牢合盞又款密浹洽而相與周旋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昏義

古

郝解醮言醮也盡飲之名於親迎父飲以酒一酌曰醮遣婿迎婦也雁鳥從陽飛鳴倡隨故親迎以爲贊奠雁置雁於地親受受女也父母女父母御輪三周婿親御婦車輪行地三市然後御者代之婿先歸俟於家門外也其牢同一牲也合盞破一匏爲兩器同飲也食畢飲酒曰醕

新裁此節是舉一禮而釋一義也或欲在揖婦以入截上是禮行於親迎而有以致其敬下是禮行於飲食而有以致其愛也

說約此節承君子重之言親迎之一禮合上五者爲

六禮也然卻有將迎之禮有方迎之禮有既迎之禮親之乃入室以後事其牢合盞總是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不必分貼此親迎之禮盡其愛而愛焉者如此纂訂此節推親迎之禮與上文五禮並列而爲六者也三个也字當分三段看親之乃迎之入室以後事下文獨以親之爲言者其餘雖與其牢合盞俱屬親迎一類然皆敬慎重正之事耳

新旨父親酌醮子而命之迎婦蓋男子以陽剛率人故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婿於門外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昏義

五

於女之父母也奠雁竟降階出門親御婦車而致其敬而婿授之以綬御輪三周取陰陽奇偶之義而婿乘已車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禮之也夫婦其一牢而食合一盞而醕蓋夫婦齊體合盞有合體之義婦人從人其牢有同尊卑之義皆所以親愛其婦也

按三層首言命之親迎次言親迎之事末言迎歸之事親受之父母謂親受其女於其父母也御輪三周御字斷謂其御僅輪三周而人代之也其牢牢以牲言其一牲於初昏時不合予謂牢本飼牲之器非

牲也只同器設穀便是其牢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將如何食爲不異牲乎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陳注父子親而后君臣正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

鄭注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始猶根也本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昏義

六

猶幹也鄉飲酒

孔疏前經明其牢合悉使之相親此經論謹慎重正禮之根本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慎尊重正禮而后男女相親若不敬慎重正則夫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夫婦昏姻之禮是諸禮之本所以昏禮爲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故孝經云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昏禮爲諸禮之本也

藍田呂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如其無別則夫不夫婦不婦矣父子之親從何而正父子

不親則君臣之義從何而立三者不正求不爲禽獸者未之有也蓋人倫之本始於夫婦終於君臣本正而未不治者亦未之有也故曰昏者禮之本禮始於冠者童子所以成人也本於昏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重於喪祭者人道之所終也尊於朝聘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於鄉射者所以舍人情之權也八者備然後禮備故曰禮之體也

嚴陵方氏曰敬慎重正所以成男女之別於始親之所以立夫婦之義於終故曰敬慎重正而后親之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昏義

七

此句屬上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所謂男女之別也夫帥人以知婦事人以信所謂夫婦之義也男女固有自然之別矣非禮以成之則或至於虧夫婦固有自然之義矣非禮以立之則或至於壞故曰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夫婦非無別也其別乃兆於有男女之初男女非無義也其義必明於成夫婦之後故繼言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也有夫婦之義於始然後生父子之親於終有父子之親於內然後達君臣之正於外故曰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也皆由乎男

女之別夫婦之義而已男女之所以有別夫婦之所以有義蓋本於昏禮而已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且禮至於父子有親君臣有正則禮之致用然後爲備故前言禮之大體夫禮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不特止於如是而已也故以大體言之猶之百骸九竅無非體也而一身乃其大體歟

馬氏曰男女者夫婦之始夫婦者男女之終始則成男女之別終則必能立夫婦之義也由男女有別以至君臣有正其序如易所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以至於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歸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昏義

太

同冠所以成人故爲禮之始昏所以繼後世故爲禮之本喪以慎終祭以追遠故曰重朝所以教諸侯之臣聘所以成諸侯之好故曰尊賓射尚功習鄉尚齒皆有飲故曰和其大別見於此故曰禮之大體也石林葉氏曰納采用雁而擇所昏敬之也問名而卜之吉然後昏謹之也納幣而後成昏禮重之也請期而後交合正之也既至而後同尊卑親之也自納采至於請期未成其爲婦也故以成男女之別既受之父母而至於合昏而飲則非特男女之交而已故以立夫婦之義夫婦有義則內足以事親故父子有親

則家齊矣推而治國故君臣有正齊家本也治國未也故昏禮所以爲禮之至也周官以嘉禮親萬民則先昏而後冠此則先冠而後昏何也蓋冠者一身之始昏者萬世之始周官垂於萬世則先昏此言一身則先冠不害其爲序也

永嘉周氏曰古之聖人爲禮也本夫人道者也故天下之人自生以至於老且死苟一日而不得其道則不可以爲也蓋其所以行吾身與夫所以愛其親尊其君和睦其天下者必有所體焉然後爲之順理而不亂是故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之禮所由作是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昏義

太

不可一日而亡也何者今天下之人目視而耳聽手舉而足運與天生而愛其親長而敬其兄禮固已行矣而或者日用而不知也故聖人本其所自有者因爲之節制謂之禮爲之冠以重其成人爲之昏以謹其繼世爲之喪祭以仁鬼神爲之朝聘以敬交接爲之射鄉以厚廉恥此八者舉而人道備矣雖威儀曲禮之多目蓋不出乎此故曰禮之大體也故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人道也所以爲人道者禮也家也鄉也朝也此三者所謂天下也夫婦也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所謂人道也舉五者錯之

三者之閒苟不以所謂冠昏喪祭朝聘鄉射八者之禮爲之節而紛張逆置之則荒淫僻亂奚所不至是以後世小失之則入於夷狄大失之則入於禽獸不知舉是八者以紀綱乎天下而調適乎人民乃日紛更以事未流吁亡益也

廬陵胡氏曰禮之大體猶木始則萌也本則根也重則幹也尊則高也和則榮也五者而大體具

郝解敬慎重正謂納采以下五禮親之謂親迎御輪同牢合卺也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謂有父子然後生人名分立也射鄉謂射禮鄉飲酒禮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主

新裁夫婦之義也截上言昏禮所以正始下言其爲諸禮之本也列舉諸禮以證昏禮爲禮之本意首尾二禮字相應夫禮禮字即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也始於冠言冠而父子有親所以爲始也本於昏言昏而男女有別所以爲本也重於喪祭言臣子之恩以厚所以爲重也尊於朝聘言君臣上下之分憚然其不敢犯故曰尊和於鄉射言賢能長幼之情藹然其不容閒故曰和曰始曰重曰尊曰和雖不同同於爲禮之大體也 只重立夫婦之義一句又只重一立字立者使此義大明於天地之間而植然振舉意

成男女之別正所以立夫婦之義也義之體嚴夫婦常失於過和過於和則不嚴而大義廢而不立嚴之道在始合之日立其大體大體立得定則一日之義即終身之義矣 君子之於昏禮既敬慎重正矣而加之親迎者何哉蓋昏禮爲禮之大體所關甚重若不敬慎重正則禮有未盡而失之慢男女嫌於無別若不親之則情有未盡而失之疎男女便過於別今日無以成男女之別則亦無以立夫婦之義於他日矣然昏禮必敬慎重正親之以成別而立義者何也蓋今日男女敬與親兼盡而能有別然後以今日之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主

敬親爲將來之敬親而夫婦有義然豈惟夫婦有義哉內而親者莫過於父夫婦有義而后推之以事父敬之以盡爲子之禮親之以盡爲子之情父子始有親矣外而尊者莫過於君父子有親而后推之以事君敬之以盡爲臣之禮親之以盡爲臣之情君臣始有正矣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人道之大惟此三者而有義有親有正皆始於男女有別如此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惟爲禮之本此所以爲禮之大體也然禮之大體豈惟昏禮爲然哉夫禮始於冠所以責成人也本於昏所以基人道也重於喪祭所以慎終追

遠也尊於朝聘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於鄉射所以合賓主之歡也凡此皆人道所寓人倫所關而非細故末節之可比故曰此禮之大體也然則昏禮為禮之本不亦可見哉

說約敬慎重正承首節親之承二節禮之大體是釋上意帶下句看猶言大綱大要也成男女承敬慎重正有別意立夫婦承親之有愛焉男女有別至禮之本是推昏禮為禮之原正見為大體言惟男女有別則正始而夫婦之義立夫婦有義則恩篤而父子親父子親則資事父以事君而君臣正矣此人之大倫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昏義

三

也然皆繫於昏禮之行昏禮非禮之本而何既為禮之本安得不為禮之大體乎夫禮始於冠以下下是併舉諸禮以見昏禮為禮之本以諸禮之大觀之而昏禮之大益可見

纂訂敬慎重正在先親之在後故曰而后不可與上面而後字例看禮之大體要看得與末一樣自納采至合卺皆為男女至見舅姑理家事以後方為夫婦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一串說愛敬二者在男女之別都有了夫婦雖指後日說立字卻在於今言此義大明於天地間而植焉振舉也與成字一類

心典敬慎重正所以成男女之別親之所以立夫婦之義一是正其始而不亂一是厚其終而不離昏禮未成曰男女成則為夫婦三綱皆以敬親字貫父子親謂為子而敬親其父也君臣正謂為臣而敬親其君也通節五禮字除昏禮禮字外餘皆廣說

按敬慎重正而后親之承上二節說來敬慎重正在未親迎時只是男女之別到得親迎方親之而立夫婦之義如此說甚順或謂敬慎親俱是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作進一步殊覺費力下文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亦只是敬慎后親之意父子親君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昏義

三

正從夫婦義推出時講以敬親意串入父子君臣內講是小巧法非正意前禮之大體指昏禮言末禮之大體兼眾禮言要見得昏禮在八者之中自屬大體而其為禮之體愈可知故云本於昏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陳注質明昏禮之次日正明之時也質相禮之人也筭之為器似筥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繪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贊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贊醴婦者婦席於

戶牖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解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者所以成其爲婦之禮也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無魚腊無稷舅姑並席于奧東面南上饌亦如之此明其爲婦之孝順也

鄭注成其爲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

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

孔疏此論昏禮明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又舅姑入室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卽士昏禮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上

昏義

三

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爲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卽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執筭棗栗進東面拜奠於舅席訖婦又執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是也案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解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也言所以見舅姑及醴之者成其爲

婦之禮也案士昏禮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

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是特豚饋也言所以特豚饋者顯明其爲婦之孝順也

藍田呂氏曰婦人從夫與夫同體者也夫之所事婦亦事之所養婦亦養之故婦之於舅姑猶子之於父母也夙興沐浴執筭以見舅姑舅姑醴婦祭脯醢祭醴明敬事自此始矣故曰成婦禮也舅姑入于室婦以特豚饋贊成祭卒食一醕徹席婦餽明其養自

禮記詳說

卷百上

昏義

三

此始矣故曰明婦順也

嚴陵方氏曰婦沐浴以俟見所以致敬也贊卽相者也棗栗則品之潔者以奠於舅尊之也段脩則味之美者以奠於姑親之也贊醴婦謂贊者以醴酌婦而勞之也祭脯醢而不及牲祭醴而不及酒者又以婦禮始成而未備故也下言特豚饋而不及特牲亦此之意

馬氏曰沐浴自潔以重禮也質明平明也贊者贊助以行禮也筭者曲禮曰棋榛脯脩棗栗婦人之摯也蓋婦人質則用器不過於筭其摯不過棗栗段脩而

已贊醴婦者舅姑答婦亦必有贊也脯醢者羞也醴者酒也婦受酒與羞必祭者所以重舅姑之答己也故曰成婦禮也特豚微物而已用之以饋舅姑者在順而不在於物也

郝解夙興即昏禮之來朝早起也俟見見舅姑也贊明天正明也贊相禮者筭竹器以盛棗栗段脩爲贊也段片也脩乾肉加薑桂治之曰脩贊醴婦舅姑使贊者醴之婦取脯醢醴酒祭而後啐之敬舅姑之賜成爲婦之禮也醴畢舅姑入室婦以特豚盥饋供養自此始故曰明婦順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昏義

三

說約夙興三節此舉婦見舅姑之禮而釋其義乃既成昏後所行之禮也析言之成婦禮也一段明婦順也一段以著代也一段第三節總上三段意而歸於重責婦順故聖王重之正與重責婦順相應此節婦見舅姑之禮也禮也截上言見舅姑而有致敬之義下言饋舅姑而有致養之義婦禮在敬事舅姑故祭脯醢祭醴以致敬示敬事舅姑自此始也婦順在孝養故用特豚盥饋合升分載以致食示孝養舅姑自此始也

新裁大昏之行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舅姑次日正明

之時贊禮之人見婦於舅姑爲婦者執筭以盛棗栗段脩而見以告虔焉方舅姑之始見也贊者設醴以禮婦婦舉脯醢及醴皆祭之是果何所取也蓋祭所以昭敬敬事舅姑於茲焉始矣非成其爲婦之禮乎及舅姑之入室也爲婦者盥潔而具夫特豚之饋合升而異其分載之宜是又何所取也蓋饋所以致養就養舅姑於此焉始矣非明其爲婦之順乎纂訂典字泛言不單指婦與婦字在與字下方露出婦禮婦順是將來之禮順成之明之則在今日新旨成婦禮兼沐浴執筭與祭重在見舅姑上不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昏義

三

單指祭說

按夙興即指婦說爲是贊見婦之見導引之意以見之見即見也醴如字不必作禮而禮字意自在其中厥明舅姑其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陳注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注云舅姑其饗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於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於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

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
歟疏曰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
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
酢飲畢乃酬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
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降階各還燕寢也方氏
曰阼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爲主於外婦之代姑
將以爲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石梁王氏
曰此皆爲冢婦也今按此一節難曉儀禮圖亦不詳明
闕之以俟知者

鄭注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昏義

三

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
夫以上禮多或異日

孔疏以著代也者言所以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

階是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

姑之事也

餘見注

藍田呂氏曰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故冠禮

子始冠著其代父之意焉昏禮婦始見著其代姑之

意焉明所以冠所以昏者其責在是也故曰以著代

嚴陵方氏曰夙興婦既饋舅姑矣故厥明舅姑其饗

婦焉蓋報施之禮然也一獻與一獻孰之一獻同義

奠酬與奠酬而升歌同義

馬氏曰一獻一酌而已用之以饗婦者在禮而不在
酌也奠酬者舅姑與婦相爲酬酢也

石林葉氏曰冠禮則責其爲人父昏禮則責其爲人
母皆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郝解厥明昏之又明日饗婦以一獻之禮舅與姑共
一獻也奠酬舅姑一獻婦酢舅姑舅姑受而奠之席
前不舉也阼主階子代父婦代姑同故曰冠昏皆曰
著代也

新裁此節以先降二句爲主上二句乃敘下者也末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昏義

三

句乃申釋者也一獻之禮兼獻酬酢而言初是主酌
酒奉賓行獻曰獻次是賓酌酒復主曰酢又次是主
酌酒復賓酬勞曰酬三備斯爲一獻此之一獻乃舅
獻婦酢姑酬也昏禮之又明日舅姑共享婦以一
獻之禮至於一獻既畢姑置婦之酬爵也於是降階
而各退矣舅姑則先降自西階西階者賓階也婦降
自阼階阼階者主階也蓋以姑老則傳之婦明此家
婦將有代姑爲主於內之責也

纂訂止一獻者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尊惟
一獻奠酬而止明正禮成不復舉也兩降階各就燕

寢也以著代也子之承父將以爲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爲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此條專重在著代上著代必重其事故先之以獻享此謂家婦也庶婦則使人醮

按舅姑獻酬之禮今不可行大意重著代爲是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陳注方氏曰於舅姑言順於室人言和者蓋上下相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昏義

三

謂之順順則不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舅姑之禮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茲其別歟

鄭注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

孔疏此經明上經成婦禮明婦順之事若婦順既成則室家長久故聖王所重也成婦禮者則上經婦祭脯醢祭醴之等是成婦禮也明婦順者則上經舅姑入室以特豚饋是明婦順也又申之以著代

者則上經婦降自阼階以著代是也申重也既明婦禮順又重加之以著代之義也所以重責婦順焉

也者言成婦禮明婦順則重著代所以厚重責婦人之孝順焉分之則婦禮婦順著代三者別文皆總歸於婦順故自此以下唯申明婦順也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既當夫氏又成婦事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經既言順於舅姑乃和於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叔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行是順於舅姑和謂和於室人當謂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昏義

三

於夫則前經所說是也云事成審者則前經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事成審也行和不藍田呂氏曰婦禮者所以敬也婦順者所以愛也著代者所以貴也三者皆所以順其舅姑故曰所以重責婦順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古之大孝養志而已雖有三牲之養而不能和其家人則不足以解憂不足以解憂而爲口體之養則其養也微矣婦順舅姑何以異此故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亦養

志者也養志者順莫大焉故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嚴陵方氏曰絲所以成帛麻所以成布故曰以成絲麻布帛之事委言少而有所委積言多而有所積物之在下者曰蓋物之在內者曰藏以成絲麻布帛之事者婦功之本故也以審守委積蓋藏者坤爲吝嗇故也內和而無乖內理而無亂然後家之道如天之長如地之久聖王重之其以此歟餘見注

馬氏曰責婦順以順舅姑爲重順舅姑而不能和於室人則不順舅姑矣和於室人而不能當於夫則不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昏義

三

和於室人矣當於夫而不能審守委積蓋藏則不當於夫矣數者無不備然後可以盡婦順之道也和於室人如詩所謂宜其家人者是也當於夫者如孟子所謂無違夫子是也以成絲麻布帛可以無寒也以審守委積蓋藏則在中饋可以無飢也不惟可以不飢不寒也而大可以供祭祀之差服矣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和則有禮理則有義有禮義則家可長久聖王重之者重其有禮義也

石林葉氏曰舅姑在所尊也故言順室人在所親也故言和不順於舅姑和於室人則爲之夫者其能安

之乎

新裁婦順焉也截首三句總上二節言蓋藏以上婦順之實也彛倫與事功平講是故以下敘婦順所繫之重而原其所以爲聖王之重也和字承順舅姑三句理字承成絲麻二句重責與重之二字不同重責卽厚望之意重之者指成婦禮三句當以順於彛倫爲主而帶下事功言重責婦在婦順所謂婦順者先在順舅姑和室人而後當於夫之心當於夫而後可相夫以成事以審守儻舅姑不順室人不和則不得夫心雖有才能事功何自而成哉是故婦順備而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昏義

三

後內之情意和情和而同心協贊家道方理和與理合而始可長久端的重順於舅姑上此和理的和字不可與理字分貼彛倫事功和只貼情誼理只貼家業更渾融不然彛倫中不得其理何以能和治家中不得和心何以成禮也由是觀之成婦禮以致敬明婦順以致孝而又降自阼階申之以著代之義者蓋欲厚望之以婦順也婦順者何上焉舅姑欲其順而不逆下焉室人欲其和而不乖上順下和而後於夫之心乃得當焉此順道之在彛倫爲婦者所當先他務而體備者也由是家有絲麻布帛之事此婦而

順者能成之家有委積蓋藏之蓄此婦而順者能權其多寡輕重而守之此順之在彝倫者移之事功而一順無所不順矣婦順不自此而備哉惟婦順備於彝倫之修則閨門有雍睦之風而內無不和既和矣以之其成夫事功則家庭有整飭之美而內無不理內和則理義培植之固足以維持其本根內理則規模整飭之定足以昌大其家業不可以長久乎婦順關家道之長久如此故聖王於娶婦必成婦禮明婦順申之以著代而重以責之也

中一段另一說與前後異

說約四句截上總昏禮重責乎婦順下詳其實與重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三

責之意也言成婦禮以致敬明婦順以致孝申之著代以厚其託是為婦之初即加以至重之禮者正欲重責以婦順也此婦順且虛下順於舅姑至蓋藏方詳其實順於舅姑三句順之在彝倫者以成絲麻二句順之在事功者然當以順彝倫為主是故以下又言所以責婦順之故婦順備指敦厚彝倫服勤事功說和承順於舅姑三句來言一家無戾氣也理承絲麻二句來言一家無廢政也和則不起釁招尤理則可待用作事故家可長久聖王重之重字正應轉首四句看

纂訂成禮明順著代三平說又申之申猶加也乃轉換文法不重重責與重之相應上下相從謂之順室人即妯娌可否相濟謂之和當於夫者蓋古之君子正心修身以齊其家不昵于衽席燕私之好而忘孝弟和順之心故為婦者惟順且和而後稱也根婦德之教來絲麻布帛以紡績言能成其事則祭服可備而又可以無寒少曰委多曰積囤倉曰蓋寶窖曰藏審而守則柔盛可備而又可以無飢根婦功之教來合此二者婦德修則猜忌不起婦功修則常用不匱和理長久皆從此得來通節三而後字都是難辭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三

按婦道以順為正故合上三節而總責婦順下分彝倫事功兩邊說而以順備總之又以和字包順和當一邊理字包成審一邊貫串頗細當於夫俗言當意之當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陳注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於君為疏故教之於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

容則婉婉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爲羹也

鄭注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

孔疏此經更申明前經成婦順之事所以能成婦順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昏義

三

者以未嫁之前先教以四德故此經明嫁所教之事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者此謂與君爲骨肉親廟有四高祖之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于公宮也祖廟既毀教于宗室者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未嫁之前先教四德又祭而告但成其爲婦之順欲使嫁而爲婦奉遵此教而成和順此云教於公宮故知是天子諸侯同姓也天子當言王宮今經云公宮知兼天子者此云公宮謂公之宮也若天子公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昏義

三

邑官家之宮爾非謂諸侯公宮也此昏義雖記士昏禮之事自此以下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故此經教女舉貴者言云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者案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云教之者女師也者即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也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者謂女父與君所分出之祖或與君共高祖而分出以下皆然與諸侯共高祖廟未毀所出之女皆自公宮教之天子雖七廟親廟上自高祖以下也云公君也者鄭恐唯謂諸侯之公故解公爲君天子諸侯皆稱君云宗室宗子之家也者鄭既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云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云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者以祭君之廟應用牲牢今其俎唯魚故云告事耳非正祭也云其齊盛用黍者以

其告祭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以蘋藻爲羹則當有齊盛此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云君使有司告之者約雜記繫廟使有司行之故知此告成之祭亦使有司也若有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者此謂與宗子或同會祖假令宗子爲士只有父祖廟會祖高祖無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若與宗子同會祖則爲壇告會祖焉若與宗子同高祖則爲壇告高祖焉此注或有作壇者誤也所以知者以祭法篇適士二廟一壇則曾祖爲壇也大夫三廟二壇則高祖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昏義

三

及高祖之父爲壇或可宗子爲中士下士但有二廟無壇則爲壇而告之也

張子曰古者婦人亦須有教教於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藍田呂氏曰五廟自高祖而下爲未毀宗女同出於高祖則其服總總則親也故教於公宮同出於五世以上則無服無服則疏也然猶統於大宗故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德正順也詩云林有

檉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婦言辭令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婦容婉婉也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婦功絲麻也詩曰是刈是穫爲綸爲綍服之無斃至平教成則祭其所出之祖以告之牲用魚羊之以蘋藻女親行之修婦職申婦敬以告事而已故禮不盛也此申言婦順其教有素故曰所以成婦順也嚴陵方氏曰有德矣發之於聲則有言有言矣形之於貌則有容有容矣施之於事則有功故先後之序如此魚之爲物柔異隱伏上下隨陽易言貫魚以宮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昏義

三

人寵無不利亦以之比婦人其牲用之固所宜矣前言明婦順繼言責婦順又言婦順備終言成婦順者蓋婦以順爲正故反覆言之如此且明而後可責責而後可備備而後可成故言之序如此

馬氏曰祖廟未毀者君之四從親也祖廟未毀則教於公宮既毀則教於宗子之室此皆有收族之意也婦人以順爲本故先教之以德德本也言文也容者又其文之動也功者又其德之餘事也四者備則祭之以告其成也

石林葉氏曰公宮宗室尊者之居也教自尊者出明

其有所受也於教成之際則曰成婦順於饋舅姑則曰明婦順者成言其始則於婦順不虧也明言其終則於婦順可見也

新裁此節以諸侯之宗女言是以承上文來惟其重責婦順於既嫁之後所以必成婦順於未嫁之先也德容言功婦順之本不可即爲婦順成字重在教上祭亦只是告其教之成耳德又爲言容功之本德貞順也言續靜也容端莊也功勤勵也女子一貞順則自然續靜端莊勤勵一齊都有了成婦順者雖未爲人婦而將來之婦順不已成於今日乎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昏義

卑

說約承上責婦順而因言教之豫也上皆泛言此指諸侯公族之女說

纂訂諸侯五廟公宮祖廟也諸侯如此天子可推大夫士庶可知婦德重在貞順故教必先此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固德之著也隨受之以婦言又曰無非無儀容亦德之徵也隨受之以婦容又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婦功亦定不可少者故終之以婦功按先嫁嫁之先也祖廟指女之祖言魚爲牲蘋藻爲羹祭物也成婦順是教之主意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陳注方氏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有六卿而又有九卿者兼三公數之則謂之九卿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而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也先言六宮而后言六官者欲治其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昏義

卑

國先齊其家之意也

鄭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嗣施外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天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

孔疏此一節上因夫婦昏禮之事故此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所爲但后之所立六宮周之法也天子所爲立六官夏之制也欲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爲內外也案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修注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云六宮

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猶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也云六官在前者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者周三百此百二十人延於百數故云似夏時以無正文故稱似也云內治婦學之法也者案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者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注云陰事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昏義

聖

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爲王所求爲於北宮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因講明士昏禮之義推而上之至於天子后聽天下之外治內治則男女之義盡矣立六官之職公卿大夫元士分治之以佐天子聽天下之外治立六宮之職夫人嬪世婦御妻分治之以佐后聽天下之內治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有家者夫聽家之外治婦聽家之內治天子與后有天下者也則不得不聽天下之內外治也外治者明章男教也司徒之所教皆是也內治者明章婦順也婦順之法德言容功皆是也陽道者

男所以正其室也陰德者婦人所以宜其家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正室之道天子所理也譬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則宜家之道后所治也鄭氏謂內治之道婦學之法陰德謂主陰事陰令其義然也凡天子所聽皆外治后所聽皆內職至於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必如周南召南盛德之化然後可致也

馬氏曰先六宮而後六官內外之序也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是也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尊卑之序也蓋六宮皆統乎天子故也道者德之兼德者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昏義

聖

道之分故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治者職之總職者治之別故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其政足以理國家其化足以和內外其道足以通陰陽非聖人則不能至也故曰盛德也禮器曰大備盛德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蓋定額殷周一也若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鄭氏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則充之無則闕員雖不足其額百有二十猶定然則九卿三三公二十七大夫三九卿八十一元士三三十七大夫後世雖有溢員其百二十猶信不以溢妨正也不言明章

天下之婦順吾知正家而已不曰內和而家理而曰天下內和而家理所謂正家而天下定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石林葉氏曰陰以柔靜爲德其譬則地也地有成形故言治陰德治者順其理以行也陽以剛動爲體其譬則天也天有成象故言理陽道理則無事乎治也唯其爲地道故婦貴乎順順在內也家所以理唯其爲天道故男有教教則有所勉在外者也國所以治雖然於家理而後言天下於男教則不及焉何也蓋明婦順者自內始其漸及於天下故天下內和而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昏義

聖

理若男事則在外可見者也故章明天下之男教而後曰外和而國治內外和順國家理治則其德崇矣盱江李氏曰堯試舜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嬀汭嬪于虞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是無聖人爲之耦則不克使其行婦道也彼凡人子而不漸以教摩以禮其可乎哉故凶宰以陰禮教六宮又以陰禮教九嬪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在王宮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冷容無廢功無侈服無喪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溥天之下何

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妒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魚置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此經言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至於天官序則世婦以下不言數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女御視大夫士尚唯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官不必備可知矣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胥慝懷太子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蓋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至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昏義

聖

至慎若此武帝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復何義也郝解天子后天子之后妃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六宮謂天地四時之官詳周禮內外之官皆自上而下以三爲倍尊者事簡官小卑者事煩官多也官制三倍于義無取本三公附會之耳詳見曲禮王制如謂官取數于陽則夫人以下取數于陰何也有天子又以天爲官如周禮所云亦未敢信其爲周公之制作也婦無公事設官比外庭則濫矣王者統理民物官僅與后宮等無乃不備乎陰非陽敵地非天偶可相須而不可相比也

新裁此言君后治內治外而各獲其效以見昏禮所關之大也 明章內就有身體意如不身體而欲章之便是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了後陽道陰德四字最重乃天子與后所先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者道者達道德者達德人所共有必從君后身上起來方可化人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若此者豈徒然哉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所以爲天下閭閻之表后率六宮而聽之正以吾身之婦順明章天下之婦順故天下化之而凡爲婦者莫不有柔順之德而閨門整肅矣不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聖

內和而家理乎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若是者豈徒然哉蓋邦治邦禮邦政邦刑邦事所以爲天下化理之具天子率六宮而聽之正以吾身之男教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天下化之而凡爲男者莫不有協和 而海宇寧謐矣不外利而國治乎故曰天子聽男教以教天下之男后聽女順以教天下之婦夫剛健中正是陽之道而教天下之爲男者也天子聽男教則剛健之道實體于身而推其所得者以理陽道柔順中正是陰之道而教天下之爲婦者也后聽女順則柔順之德實得于己而

推其所有者以治陰德夫以陽道理外則天子所聽於外者皆以人治人之理也故曰聽外治以陰德聽內則后之所聽于內者皆職分以內之事也故曰聽內職由是男教修於上而在下之爲男者化而成俗女順備於上而在下之爲女者化而成俗男教成俗則外無不和而國於是乎治女順成俗則內無不順而家於是乎理是豈可以倖致哉蓋必朝廷之上所以施教者一本於躬行心得之蘊剛健中正而父道不愧也宮闈之內所以達順者不出乎潛修懿行之實幽閑貞靜而母儀不忒也豈不有以見君后之盛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聖

德邪不然本之不立將何以振肅六宮表率六官而章明天下之女順男教哉 說約后立六宮至御妻是備宮之數從乎陰聽內治二句總上說故天下內和句是彰婦順之效指天下之爲婦者說立六官至元士是建官之數從乎陽聽外治二句總上說故外和句是彰男教之效指天下之爲夫者說明章重在躬行以示教上下文盛德正在此見出以聽以明章以字相趕說聽即所以明之也內和而家理而字有相因意國治以上總見教化之入人如此天子聽男教以下又申君后相須以成

化也天子聽男教六句申明明章以上二段教順成俗以下申內和外和二句歸重在末句盛德上 前後俱用聽字獨理陽道二句用理字治字謂以身教去理之治之也正與上明章二字相應理治有工夫聽字無工夫

纂訂王后六宮在天子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與天子同但不曰寢而曰宮耳理猶治也謂使得其條理也六官是總名三公至元士皆六官之職內外之職君后主之夫人三公之類輔之兩個和字以人言國家理治略後一層聽男教聽女順作主下四句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果

只就此趕去總從上文以聽以明章生來以天之氣數分則為陰陽以地之位限別則為內外教順成俗三句從上文兩個故天下生來

按天子后斷謂天子之后也前兩段以婦順男教為主故曰以下分男女陰陽內外言之俱兩平說教順成俗教承男教順承婦順外內和順時講分外和內順予謂上文內外皆言和何得以和專屬外此順字只是襯貼和字不宜分盛德兼天子與后說

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

修六官之職聽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聽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陳注鄭氏曰適之言責也蕩蕩滌滌其穢惡也 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為非常之變矣 葉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果

氏曰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為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也天下為之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為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亡也天下為之服齊衰父母為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為之服者報其義也

鄭注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滌去穢惡也 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齊當為齊聲之誤也

孔疏此以下說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為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父之與母之義 救日之時著素

服蕩除天下之陽事有穢惡者案左傳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請謫謂日之將食之氣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君之不善而日食凡日食若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公問於梓慎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也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也然詩之十月則夏之八月秋分日食而爲災者以辛卯之日卯往侵辛未反克金故爲災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季

日有食之而大咎衛君上卿四月夏之二月爲災者以其甲辰之日甲爲木辰爲土木當克土今日食土反克木故爲災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而日食壬爲水午爲火水應克火而日食火反克水不爲災者以秋七月夏之五月是壬午之時得有克王之理故不得爲災杜預以爲假日食之異以戒懼人君其言若信若不信不可定以爲驗也

藍田呂氏曰男教陽事上應乎日婦順陰事上應乎月有不得則謫見於天爲之薄食日食則天子爲之變月食則后爲之變素服自責各正厥事以答天變

明后與天子日月陰陽相須而后成之義也以人倫推之天子修男教天下之父也后修女順天下之母也其德之盛必能以天下爲一家爲天下父母然後天下以父服服天子以母服服后也

嚴陵方氏曰事失於下而適見於上常適當焉故通用適字食則日月爲乖氣所薄若爲物所侵食也素服則以喪禮自貶也夫日月者天子與后之象也陰陽者天子與后之道也日與月則晝夜相須而成時者也陰與陽則寒暑相須而成歲者也天子與后則內外相須而成化者也服天子以父之義服后以母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昏義

季

之義者言以其義而服之非服之正故也檀弓謂之方喪者以此

適字解異

馬氏曰天子之與后人之所爲也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天之所爲也天人之道莫不相須而后成也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此相須之道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使民如父之尊母之親而卒服之以齊斬之服不亦宜乎

新裁要見天子必須后以成治猶日之須月陽之須陰以成歲功者也天下以戴天子者戴后猶子不獨戴父而戴母者也日月與陰陽串說方得君須后意

夫國家理治固可以觀天子與后之盛德矣苟或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責見於天日爲之食是天子之責也故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舉男教而蕩滌乎天下陽事之有穢惡者婦順不修陰事不得則責見於天月爲之食是后之責也故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以舉婦順而蕩滌乎天下陰事之有穢惡者由此觀之是天子非后則內治無由成后非天子則外治無由成故天子之與后職內職外其事雖若相反而理陰理陽其道則實相成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一有不修則責見於天矣烏能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昏義

三

獨成其化哉是驗之天道天子與后之相須如此不惟同於天道而已天子修男教以訓天下之爲男者則與義方之教無以異矣不爲父道乎后修女順以閑天下之爲婦者則與母儀之訓無以異矣不爲母道乎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喪父斬衰而爲天王服斬衰者以父服服天子之義也喪母齊衰而爲后服齊衰者以母服服后之義也是擬之人倫天子與后之相須又如此使不能正身修德其何以率六官六宮之眾而父母斯世哉

纂訂陰事以上言君后修職以弭變天子之與后四

句從上看出相須而成只指天子與后說不連日月陰陽此上總只虛提其理天子修男教四句方是君后實盡其道此正蕩陰事陽事實際君后以父母待天下天下豈不以父母戴君后常說相須而成以上是驗之天道下段是擬之人倫如此平衍殊無虛實起伏要重后一邊一則見后當盡職一則見君當擇后以了昏禮之義又云上節聽治以成國家之治此陰事以上修治以弭日月之變皆君后分言故天子之與后君后合言味相須二字歸重到婦順母道邊纔與篇意責婦順成婦順意相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昏義

三

按上節言成治此節言弭變從弭變上見得天子與后相須又從相須推出父母之義天子修男教以下雖承本節亦可包上節男教女順原從上節說來也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一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二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牟陽再觀祖輯撰

陳注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眾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卿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但此禮略而不載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也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

禮記詳說

卷百三十三

鄉飲酒義

一

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然鄉人凡有會聚當行此禮恐不特四事也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三十三

鄉飲酒義

二

鄭必知此篇鄉大夫賓賢能及飲國中賢者并州長黨正者以此經云鄉人即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又云合諸鄉射是亦州長習射之禮鄭以此參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於學中名為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士最賢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眾賓比鄉大夫為主入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卿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故鄭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以為賓其次以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而與之飲

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但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故鄭儀禮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與之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霤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鐘磬並有今唯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三

也若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明非諸侯之鄉大夫爲之也

長樂劉氏曰昔者周公輔佐文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先盡其性於上以爲禮樂政刑之大本也四者有本莫不源源而流於其民於是采其賢能豪傑可以表其者列爲百辟侯於六服俾行其禮樂政刑以制其民之過不及者咸用中於五品焉是以君臣盡其義父子盡其仁兄弟盡其道夫婦盡其德朋友盡其忠信溥天之民莫不盡其性以致中和也愷悌之風

浹於四方而萬物由之得以盡其性矣此靈臺之詩所以樂其有靈德及於鳥獸昆蟲而行葦之詩以嘉其忠厚仁及草木也然而究蹟其本莫不首善於六鄉以篤其風化之所自也故周官大司徒之職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所以束之入乎三物也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獄訟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然則六服五等諸侯之封爲國者千有七百九十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四

三百三鄉三遂而降莫不放此授教於大司徒而摹範其民俾建其中焉然此溥天之民一有弗盡其性以充中和而任乎情僞過與不及者無所以自容也故其教官五家爲比則長之以下士五比爲閭則胥之以中士四閭爲族則師之以上士五族爲黨則正之以下大夫五黨爲州則長之以中大夫五州爲鄉則以卿爲之大夫以綱其鄉之教典而紀之以州黨族閭比之官莫非三物之爲職也大司徒則掌王之教典而天下鄉遂都鄙主其民者必授教法如六鄉之綱紀焉故族則有里校黨則有序州則有庠鄉則

有學司徒則有大學所以萃其英才而教之三物也而鄉飲酒之禮歲則一行於黨再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所以行其三物充乎五品以礪其德行也以觀其賢能也以采其髦俊也又設司諫之官以糾其德行司救之官以禁其奇袤調人之官以平其讐難媒氏之官以合其昏姻則風移俗易以不盡性於中和爲愧爲恥爲邦閭之指笑也此鄉飲酒之禮所以爲王道之範圍爲風俗之砥礪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其謂此乎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故古者於鄉必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五

酒以序齒言且飲酒者人之所樂序齒者人之所難因其所樂而寓之以所難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清江劉氏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僕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曰彼壯也而先老何也曰惟其德也然後民退而崇德其二曰彼羸也而先富何也曰惟其長也然後民退而事長其三曰

彼後入也而異席何也曰惟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惟鄉飲酒乎

董氏曰古者聖王之制禮樂也既治其大者不忽其小者天子之都廟朝之上既已煥乎其有文章矣而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州閭鄉黨之間冠昏喪祭饗燕飲射莫不有禮莫不有樂文理備具所以與天下之民共由之使人日從事乎其間故其教化之成也孝弟忠信仁義之美達乎州閭而行乎道路後世之制禮樂也事其大者不事其小者致詳於天子之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六

獨行而滅裂於眾人之所常用朝廷之聲名文物則粲然莫不有制鄉黨教化之具則往往缺然不講故雖有禮樂而卒不足以美教化移風俗何者天子之所獨行不接於下民之耳目也夫民目常見之耳常聽之身常從事乎其間然後靡然不覺大化之陶己也目不常見之耳不常聽之身不常從事乎其間欲使之化不可得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禮在先王禮樂之中最其小小者也而孔子於以知王道之易易然則禮樂之爲用謂其小而近於民者最爲王教之本也

郝解鄉飲酒者鄉人飲酒之禮詳見儀禮而此言其義鄭謂鄉飲有四一爲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二爲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皆鄉大夫主之三爲州長習射州長主之四爲黨正蜡祭黨正主之據記云鄉人士君子遂以君子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又據周禮州長職云春秋射於州序黨正職云屬民飲酒於序因以篇首庠門爲鄉學篇中六十者坐五十者侍立爲黨正飲酒合諸鄉射爲州長習射皆附會也解見各節周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州二千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七

五百家黨五百家大比賓興與國中賢者不多禮易行若一州二千五百家習射一黨五百家眾人蜡飲而州長黨正欲以一人爲主按儀禮節文演行日亦不足故篇內云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從之及介省矣古人用禮非責人人演習儀文在上者本真誠示觀而民自興故鄉飲酒之禮賓不過三人取象天地日月百拜成禮以示民敬讓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其行此禮也在上故曰非家至其舉此禮也以時故曰非日見後儒議禮欲按儀文度數人習之日行之以爲斯須不可去嗟乎禮云禮云豈斯之謂與

實意不存虛文相襲至如後世鄉飲酒苟且冒濫志士不屑就鳴乎其初豈非先王之禮與非先王之義矣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陳注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疏曰此謂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八

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也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之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

鄭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今禮皆作騰

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道謂此禮

孔疏此一節明鄉飲之禮拜迎至拜洗相尊敬之事故聖人制之以道也尊讓絜敬也者言入門而三

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觶是絜也拜至拜洗之等是致敬也故總結之云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餘見注

藍田呂氏曰鄉飲之禮以謹遜之道尊賓始見於拜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以絜清之道接賓則見於盥洗揚觶之際盥手洗爵始獻賓之節也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亦盥洗而揚觶不敢慢也極其所以賓主之敬則見於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節也賓拜主人洗主人受拜賓洗是也拜受拜送者賓受獻主受酢賓受酬獻酢酬者拜送受者拜受也拜既者賓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九

主獻酬卒爵皆拜也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尊讓絜敬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達於闕辨而免於人禍則先王制禮也有道非苟爲繁文飾貌升降之末者也

長樂陳氏曰因賓賢而一則不失於養人而所飲者備禮則人不至於亂然所謂禮者豈一端而已哉禮見於交際行之於學所以尊重事也進而禮之以致其尊退而禮之以致其讓而三揖至於階三辭以升堂則進退之節也盥洗則在人者絜也揚觶則在

器者絜也夫是之謂致絜也拜至而後拜送此主也拜洗而後拜受此賓也至於受而飲飲而盡則爲拜既而其禮蓋亦賓而已蓋拜者屈之而使卑之在我者卑則於人爲尊而無侮矣夫是之謂致敬也夫有所尊有所讓則相從以義而不敢爭有所絜有所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敢慢粲然而文以之接懽然而恩以之愛不期於闕而已無暴不期於辨而已無亂小人由之而不能知君子知之而不能名此聖人制之以道者也楊子曰行禮於此而民得於彼矣其制豈非以道乎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十

嚴陵方氏曰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序成於相齒故鄉飲酒之禮必行之於學行之於學而此止言庠門者以養賢養老爲主故也王制言耆老皆朝於庠非謂是平禮莫重於拜拜則敬之至矣故曰所以致敬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尊讓絜敬則不褻矣故曰君子之所以相接也闕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敵之謂不闕則無暴之禍不辨則無亂之禍且暴人者人斯暴之亂人者人斯亂之唯君子無暴亂之行所以免於人禍也

馬氏曰主人者或以鄉大夫或以州長或以黨正隨

其行禮之時也入三揖而後至階者主所以致尊於賓也三讓而後升賓所以致讓於主也解爵容三升者也傳曰粲然有文以相接尊讓絜敬者文也故君子用之以相接也聖人制之以道者制之於暴亂之前也聖人用道而制禮者也賢人知道而由禮者也眾人無知而制於禮者也

石林葉氏曰道者義之所自出言鄉飲酒之禮則所貴者義也言鄉飲酒之義則所出者道也

却解庠學宮也盥盥手洗洗爵解亦爵也揚舉也既洗揚之而後酌酒飲畢復場更洗也拜至賓主初入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鄉飲酒義

上

升堂再拜也洗爵拜受爵拜送爵拜卒爵拜既猶卒也五拜賓主獻酬皆然尊讓絜敬之禮行則鬪很爭辨之禍息聖人制禮之義也禍由人作故曰人禍按鄭欲附會鄉大夫州長黨正飲酒之說以庠爲鄉學序爲州黨之學孟子云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養賢習射名異學同如鄭說豈鄉獨養不射州黨獨射而不養與學記云黨有庠則是庠又不在鄉矣新裁首句乃一篇大旨揖讓盥洗交拜言其禮尊讓絜敬言其心惟理出於心所以爲君子交接之道也通節主鄉大夫飲國中賢能者說要看所以相接

字蓋交接在飲酒之義而交接的神情意趣一歸平禮義而相安於大道之中者全是這行禮之心免人禍要得行禮之久自有潛移默奪不知不覺的意思

且夫鄉飲之禮豈無義乎方其賓之未入也主人拜迎于庠門之外及其賓之既入也賓主三致乎揖讓之禮是拜迎者致其尊崇之義也揖讓者致其遜讓之義也非所以致尊讓乎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所以然者蓋淨其手而不欲汚滌其器而不敢瀆也非所以致絜乎主人拜至拜送以交乎賓賓拜洗拜受拜既以交於主者蓋以爲主者致其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鄉飲酒義

上

敬於賓也爲賓者致其敬於主也非所以致敬乎夫是尊讓絜敬者君子之所以相接者其道如是也蓋人之相與禍常生於所爭尊讓則無相厲之氣何爭焉亦常生於慢潔敬則無玩褻之心何慢焉不慢不爭則式相好而無相尤鬪辨遠而暴亂息矣是尊讓潔敬也者非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者乎賓初至主則拜謝其至當主之洗爵賓則拜以謝其洗賓接酬爵有其受矣不遽受也必再拜以受之主獻酬爵有其送矣不遽送也必再拜以送之賓卒酬爵又從而拜其既焉

說約揖讓盥洗交拜言其禮尊讓潔敬言其義免于
人禍言義之善處義字要看三揖至階賓尊主三讓
後升主讓賓致尊讓謂賓主以此致尊讓之度也盥
洗句主主人將獻賓說揚者舉酒以酌之非揚起以
示人也致潔潔其器而不敢瀆也拜至拜送屬主拜
洗拜受拜既屬賓致敬賓主交致其敬也 不爭不
慢與尊讓潔敬相形說尊讓則謙冲故不爭潔敬則
肅恭故不慢此即在鄉飲上見之非俗成之謂

纂訂三揖二句除入字前爲頭三揖者入門揖當碑
揖當階揖此賓之尊主三讓者一禮讓再固讓三終

禮記詳說

卷百上

鄉飲酒義

三

讓此主之讓賓看來拜迎揖讓通是賓主相讓惟尊
故讓勿平爲妥盥洗句重盥洗不重揚觶單指主人
說拜至指主拜洗指賓拜受指賓拜送指主拜既指
賓所以致敬何必分承只是賓主相拜相敬便了
不爭不慢屬君子身上看一云尊讓則民下爭絜敬
則民不慢亦可關嚴辱也辨許訟也有淺深如強者
關於力弱者辨於口是先王亟亟制禮專在約束人
羣使免於禍亂故曰免人禍須玩一人字
心典拜迎三揖三讓通是賓主相讓處曰尊讓者讓
本於此心之所尊也俱可以注無明文也

按尊讓不分亦可絜卽潔字不爭不慢以君子行禮
言遠於闕辨以化人言推開說人禍謂人加以禍
盥洗揚觶盥而洗洗而揚揚似是空之使乾意時講
云酌酒與致潔不令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
也尊有立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
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陳注疏曰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
卿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
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

禮記詳說

卷百上

鄉飲酒義

西

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面設尊立酒在左是在
酒尊之西也地道尊右設立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
共之者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
東者示主人以此自絜而事賓也從冠義以來皆記者
疊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他皆倣此
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
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
臣卑不敢專大惠 羞燕私可以自專也 絜猶清
也

孔疏此一節明設尊及立酒貴其質素又羞出自東房

及東榮設洗主人事賓之義也

藍田呂氏曰酒主人之物而曰賓主共之者賓主皆酌此尊且明君子之財當與人共不自有也玄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酒之設皆尚玄酒質之爲貴不忘本也羞出自東房主人致味以養賓故曰主人共之而不以與賓共也洗當東榮主人自絜以事賓賓雖亦就此洗不曰賓主共之者明所以敬人者各自盡也

長樂陳氏曰夫禮見於物則其致飲有尊其致食有羞其致絜有器賓主共之者言其飲也羞出自東房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五

者言其食也洗當東榮者言其器也盡於鄉人言土君子所以別遂人之爲氓以夫鄉主教遂主耕故也房在東則戶在西也東者主人位而主所獻者爲主共西者賓之位而賓所酬者爲賓共唯夫賓與主和獻酬而皆有共也此尊所以閒於房戶之中以見意歟且有尊則有酒矣而酒以玄者玄爲北方之天道而用之所以貴其質又將以教民不忘本也

嚴陵方氏曰鄉人士君子則舉四例之禮皆同固兼言之也玄酒者以黑黍和於水而爲之其爲色則幽其爲味則淡貴其質也東房者主人所在故曰主人

共之洗者承盥洗之器東榮亦主人所在故曰主人所以自絜

馬氏曰東主位也鄉人士君子者言其行禮之人也尊於房戶之間至自絜以事賓言其行禮之事

山陰陸氏曰鄉人士君子鄉人之中有士君子之行者也周官所謂賢能是歟

賈氏曰榮即今之搏風疏云屋翼榮者與屋爲榮飾翼者與屋爲翅翼也

鄉人士君子鄉人之賢者即賓介僕之類尊

酒尊房東房戶室戶古者堂後爲室室東爲房室南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六

堂北爲牖牖東爲室戶賓席於堂中戶牖閒主席於堂東階上近房尊設於房戶閒房之東室戶之西也賓主夾之故曰共行禮主酒置酒曰尊主人置酒而不敢專故賓主共也玄酒水也羞進饌也共供同供賓也主席近東房故曰主人供之洗以器盛水洗爵也東榮東檐下主人席近東榮故曰主人自絜

新裁鄉人士君子言鄉飲行禮有此四樣人下每舉其禮而釋其義正見其制之以道也制之以道道字作件內各有一深遠之意也共之者賓主以此共致其心也貴質者其色玄乃天然之色其味淡乃

天然之味貴其天成之質也主人共之者言非徒飲食主以此恭敬其養也自絜自字內言主人洗心浴德於本心而以此心事賓也 聖人以鄉飲之行有功於人故制爲節文莫不有道存焉其行禮之人有四曰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者之禮曰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曰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曰卿大夫者君子也有賓興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也其道維何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是在房戶之東間也所以然者以此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之酬主故設於賓主之間示與賓主共有此酒也其設尊有玄酒在酒尊之西蓋玄酒至賁乃古人之所尚地道尊右故以賁爲貴耳薦羞之具出自東房以東爲主人之所居示主人備此以供賓也盥洗之設當屋之東翼亦以東爲主人所居示主人以此自絜而以事賓也聖人所制之道如此纂訂尊有玄酒已見其賁質而注云北面設尊玄酒在尊之西地道尚右是賁其素質也似蛇足州長一州之長黨正黨人所取法也

按道是道理之道郝作教字解不可從 玄酒質素以尊右在西爲賁非以尊右在西爲質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陳注贊皇浩齋曰立賓以象天所以尊之也立主以象地所以養之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象陰陽之輔天地也三賓眾賓之長也其以輔賓猶三光之輔於天也三光星之大者有三其名不可得而考先儒謂三大辰心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理或然也

鄭注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

孔疏此一節明賓主介僎坐位之義也 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

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 三賓象三光者謂眾賓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也三賓又眾賓之所觀法而瞻仰者故象三光日月星也後言介僎象日月則此言陰陽蓋主日月耳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蓋介僎兩而三賓三因以象三兩之數介僎之輔賓主猶日月之運陰陽以成天地之光也故取象於日月陰陽之義

石林葉氏曰主人致敬於賓其尊之象天主人以物

養賓其親之象地介則居乎兩間以象陽之助天者也僕以卑巽接人而輔主則象陰之助地者也

郝解賓尊故象天主養故象地介副也賓之副也僕作遵遵從主人也陰陽者天地之用也三賓謂眾賓之長三人詳見鄉飲酒禮

新裁此三節總釋鄉飲之禮取法於造化意首節鄉飲之人法造化之象二節鄉飲主人讓賓之節法天象之成三節鄉飲之位法造化之時所謂聖人制之以道如此鄉飲許多人物禮數皆為賓主而設猶陰陽等皆為天地而設天地無此等為之輔翼不成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九

天地了賓主無此等贊相亦不成賓主之禮矣鄉飲之行有賓主也天道至尊鄉飲主於尊賓立賓象天之尊也地道主養主人厚飲食以養賓立主象地之養也次於賓主之間者為介僕介以輔賓象陽之輔天也僕以輔主象陰之輔地也眾賓之中有三賓三賓為眾賓之長參於賓以贊威儀而輔乎賓猶三光為眾星之特大照下土以輔乎天也此亦見聖人制之以道處

新旨此皆鄉飲之行大都法造化的重賓主上下四

按此節難解始取其大義耳天地不離乎陰陽而分言之者陰陽之用多端凡在天地之內皆陰陽之為也三光當為日月星而注以為星之大者乃避後面介僕象日月故不以日月屬三光然既以三光為星則陰陽以日月言為是舊說未免騎牆三賓為眾賓之長則大賓亦在其內如何渾言為之輔賓豈大賓之外有三賓乎郝京山謂眾賓之長或大賓不在其數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陳注劉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後為生魄然人未嘗見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二十

魄蓋以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墮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復可見矣蓋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主人讓賓至於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故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藍田呂氏曰月晦三日而後明生於魄故曰成魄讓之三者取象成魄於三日也

嚴陵方氏曰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三日而後成魄也夫魄陰也而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

陰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

郝解讓之三謂主人初接賓三揖至階三讓升堂也月暗處爲魄三日謂每月初三日月始生明成魄光未滿讓魄故魄現而明與魄相待成月猶主賓相讓成禮也獨舉月者月主陰魄爲陰故象賓光爲陽故象主人

新裁此言主之讓賓有其節象明之讓魄有其期亦聖人制之以道處三日成魄兼注晦前三日之朝朔後三日之夕言成魄卽魄見也明未盛而魄成其迹有似於讓故以讓言此以月魄之明滅按讓賓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節終屬牽強只是要把鄉飲酒的禮數件件說到天道上去以見此禮之重而令習而行之者不敢忽也賓將升堂時主人讓賓至於三也其義何所法哉天象有月月之本質爲魄魄陰象賓受日之光爲明明陽象主明必讓魄而後魄始見猶主必讓賓而後賓始尊晦前三日明將滅於東而魄可見主人三讓於賓象明讓魄於晦前三日之朝而魄成也朔後三日明始生於西而魄可見主人三讓於賓象明讓魄於朔後三日之夕而魄成也可見席上賓之尊全是借主之威光以全其尊蓋主是當權者賓是主所延

接者所以尊不尊全係於主人讓之之誠意

合參此本上文三讓而后升言之

按劉氏明讓魄之說似鑿予謂只取三字本文未嘗以月爲讓也合朔後月受日光而明生因明生而魄乃見故云三日成魄此時明漸增魄漸減何謂讓魄大意只是言月以三而明生故讓以三爲成禮耳不重成魄而重明生爲是晦前一層可不用上文賓象天屬陽主象地屬陰至此節卻以魄象賓屬陰明象主屬陽豈不矛盾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陳注浩齋曰謂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理或然歟孔疏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坐卽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嚴陵方氏曰四面之坐則賓主介僎各坐於一方之面也夫有天地以爲之體必資陰陽以爲之用有陰陽以爲之用然後三光之象垂三光之象垂然後有盈虧之理月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序成故取象之序如此

郝解賓主四隅之象義近迂意者卿大夫尊貴禮不齒於鄉鄉人賤而在賓位不得不隅坐主人亦隅坐向之故四坐皆隅名有介有僎實皆賓也聖人以義起禮而記因名思義非必按象制此禮也解者執賓主介僎深求天地陰陽之故則鑿矣必若以象八卦之位乾居西北賓象天是也坤不居東南莫若以主居西南坤地以介居東北艮方艮介也以僎居東南巽方僎巽也斯不猶愈乎

新裁此言坐之四面取諸時意四面之坐是鄉飲設賓主介僎之坐席於東南西北之四方也象四時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三

象春夏秋冬之四時也宜虛渾看下節方指其實主坐東南僎坐東北象春夏之時賓坐西北介坐西南象秋冬之時四時備而後天道得以成歲四坐立而後鄉飲得以成禮亦聖人制之以道處

說約鄉飲之設位法造化之時也此節且虛下文天地一段就是四時賓主一段就是象四時見鄉飲之禮無非取法造化亦聖人制之以道

按象四時亦只在四字上取義耳大抵三節取象皆後儒張大之語制禮者未必有此意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

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陳注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為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求諸天地之氣以定其主賓之位至於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焉聖通明也謂禮義所在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五

通貫而顯明也敬其天理之節體夫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也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謂其足以正身而安國也聖人務焉豈無意哉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不在乎他在吾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而後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鄭注凝猶成也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以僎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聖通也所以

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 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孔疏曰聖者聖通也謂上諸事並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已立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 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於事得宜故曰德也 重釋稱德之義是得善行於其身謂身之所行皆得於理也 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也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今以賓敬接待之事其尊敬學習術道身得成就而有令名 以上賓主德義

禮記詳說

卷百主

鄉飲酒義

三

之事於禮最重故聖人務行焉

藍田呂氏曰東北至於東南生氣也生氣溫厚而主仁故自孟春至於孟夏生氣之所行萬物之所發生天之盛德氣也主坐於東南僎坐於東北仁之序也西南至於西北殺氣也殺氣嚴凝而主義故自孟秋至於孟冬殺氣之所行萬物之所以收斂天之尊嚴氣也賓坐於西北介坐於西南義之序也飲酒之義所以致主之養而尊賓故賓主以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天下之理義存焉天下之理義無所不通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

行也不在乎他在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然後得於身得於身則與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同之故誠之而至誠乃天之道是亦聖人也

嚴陵方氏曰二氣運於五行而五行以水爲本水以陰而凝凝則爲嚴以陽而溫溫則爲厚則嚴凝者陰之氣也陰生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溫厚者陽之氣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爲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爲仁介僎者所

禮記詳說

卷百主

鄉飲酒義

三

以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爲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坐賓黨於陰之地以賓者接人以義故也坐主黨於陽之地以主人者接人以仁故也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盡也既曰接人以仁又曰以德厚者蓋謂盛德溫厚也以接人以仁爲盛德溫厚則接人以義爲嚴凝尊嚴可知矣賓主之際其精至於仁義相接其粗至於俎豆有數非夫知禮之情者莫之能與故曰聖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敬則亦怠而廢禮矣故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天地之序長幼有

序然後各得其體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各得其體豈他求哉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然禮之所體固不止乎長幼而此止以是爲言者以鄉飲酒之禮主於序齒故也道在於我故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以鄉飲酒制之以道故必以道言之也

馬氏曰主人者尊賓而賓接以義故賓位西北天地之生盛於東南天地之成盛於西北主以生而接賓賓以成而報主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賓主有事事皆有意俎豆有數數皆有義推意於事推義於數非聖人不能故曰聖聖有所立而行之者又將以敬則

禮記詳說

卷之三

鄉飲酒義

三

謂之禮長幼出乎性用禮以體別之則謂之德蓋因事以見聖即聖以行禮因禮以成德此始終之序學術道者所以窮理得身者所以盡性禮足以窮理盡性故聖人務焉

石林葉氏曰賓以義成人故坐於陰之盛地而介則坐於西南以始成乎賓道也主人以仁爲德故坐於陽之盛地而僎則坐於東北以始成乎主道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仁主人以仁接賓而在東南則生氣之盛位故亦曰天地盛德氣也賓者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擇而居也故先言坐賓於西北

禮記詳說

卷之三

鄉飲酒義

三

而後言接人以義也若夫介僎所以輔賓主而必居陰陽始生之地者何也蓋輔之者所以成之也介先賓以通其意於主僎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賓道也陰陽以輔天地而天地以成功介僎以輔賓主而賓主以成禮其居始生之地不亦宜乎主以仁接人賓以義接人皆有事者也長者俎豆多幼者俎豆少皆有數者也賓主有事俎豆有數鄉飲酒之義也義則禮之情而已知禮之情者能作故曰聖有其情則必有其文文在外者也不敬以直內則所謂鄉飲酒者亦文而已故將之以敬曰禮必曰聖人務焉何也蓋莫不有事而當務之爲急所貴乎聖人者以其知務也三代之王教其民以孝弟者常先於鄉飲則亦急於當務而已又曰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以東南西北爲位則設席當射角占兩面蓋各本其氣自始至於盛也古爲位未有射角者故近歲行此禮多不能曉蔽於主居東方之言往往以東西相向若然是兩面而已且言賓必南鄉又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賓主皆在西而賓言南鄉可見其位連於北介東鄉其位連於西矣古書多互見言賓如此則主之東南亦可類推大抵讀書不可執一須前後參見其義未嘗

不顯但學者鹵莽耳

郝解賓體尊嚴禮法自持故曰義主情溫厚飲食愛養故曰仁本仁義以相接賓有事於義主有事於仁升降陳設各有其數此盛德之至謂之聖故禮本乎聖而將之以敬也非聖人不能制禮禮體也禮體於長幼之間爲德德不在遠也德得於身卽體也居鄉以長幼爲禮故鄉飲禮所以體長幼也術亦道也新裁輔主人也截仁氣也以上言四時之義也輔主人也以上言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也仁義接以下

是又言德之所由備而爲聖王之所務也

通節緊

禮記詳說

卷百五十一

鄉飲酒義

三

關處在仁義接下面聖禮德俱從此出來不特賓主之事爲仁義俎豆之數也是仁義所陳敬也是仁義之心體長幼也是仁義去體故上文把天地仁氣義氣說來諸講把此句另屬賓王有事者不是得於身也是得此仁義於身務焉者使民習此仁義而安之以致實得之地也 得身以上歷推鄉飲之行爲德所由備末句是以聖人務行此禮不廢也聖禮德皆於席位俎豆見之有數者因年爲多寡也聖以儀文之顯飾於外者言聖立卽坐席俎豆之間禮之義立也敬以心之肅於內者言將者將此聖也將之以敬

者言坐席俎豆之間賓主以敬心處之也曰禮者節

文著於坐席俎豆之間也此禮字以禮之體言見不惟有文而又有本意蓋卽心之敬上見禮也注敬其天理之節正打此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所謂天理之節將以敬所謂敬其天理之節也禮以體長幼之序者言此禮根於心而顯於儀其坐席俎豆一體長幼以行之也曰德者彞倫攸敘有得於我也注體夫人倫之序正打此句言不惟敬天理之節而得夫天理又體人倫之序而得夫倫理也大抵自賓主的坐席俎豆之皆合於道就是聖自聖之立也無非敬所

禮記詳說

卷百五十一

鄉飲酒義

三

寓就是禮自禮之行順長幼之序就是德言德而聖與禮在其中故末獨以德總之但此德字因行禮而得似自外來故記者又申之曰德也者得於吾身也謂鄉飲之所得者皆天理人倫吾身固有之實理而非襲取於外也夫鄉飲之行漸至得身如此鄉飲是禮法故曰術聖人制之以道故曰術道正身安國又下一層

纂訂盛德尊嚴在氣上仁氣義氣則在物上矣四此字相趕說下來亦相承說上去不可平尊嚴盛德氣就體言仁氣義氣就用言尊賓應尊嚴氣接人以義

應義氣以德厚應盛德氣接人以仁應仁氣仁義接就以坐席所象言不必廣說接賓主有事是坐席有序與俎豆有數辭雖平而意宜串俎以盛牲體豆以盛脯醢有數者因年爲多寡也聖禮德皆於席位俎豆見之聖就禮義通明上看以儀文之顯著於外者言聖立即坐席俎豆開禮義既立也敬以心之肅於內者言曰禮者不惟有文而又有本即心之敬上見禮兼內外說體字當別字言坐席俎豆一體別長幼之序以行之也曰德者彝倫攸敘有得於我也由聖說到禮有淺深由禮說到德無淺深曰聖曰禮只要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三

歸到德上曰德也者得於身也雖是釋德字之意然玩注所得皆吾身之實理還宜在鄉飲上說言鄉飲所得非襲取也重身字看古之學術道句舊說泛指諸禮不如實指鄉飲更捷仁義接賓主以下原只爲坐席俎豆有數不過即席間之所陳設者帶言之說者乃至以俎豆有數句與仁義接二句對下俱以坐席豆數並陳說去不是

心典仁氣也以上言四時之氣未到鄉飲上輔主人以上方言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以下則言德之所由備而爲聖人所必務也 自其凜烈難犯爲尊嚴

氣自其摯斂萬物則爲義氣上言體下言用仁義不可作理看尊嚴即義盛德即仁無兩層仁義接乃通節緊關處下面聖德禮俱從此出仁義接二句根本上文來仁義只指坐席言淺淺看仁義便是賓主有事了俎豆即席間之陳設者不重以此節原只爲坐席也俎豆有數謂多寡有等降殺有差也體長幼謂坐立有上下俎豆有多寡也聖在儀文上說謂賓主之坐席俎豆皆合於道而通貫明顯也敬則不惟有文而且本故曰禮禮包得聖在內自禮之行賓主有序長幼有禮就是德德又包聖禮在內德合天理與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三

人倫而言得於身謂得其吾身所自有見非襲取於外意言賓主等四面象四時者何哉天地嚴凝之氣陰氣也陰生於午始於西南爲秋終於子盛於西北爲冬陰盛則肅然可畏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是氣一行萬物皆歸根復命此天地以裁成爲心成物之義也天地溫厚之氣陽氣也陽生於子始於東北爲春終於午盛於東南爲夏陽盛則藹然可親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是氣一行萬物皆發榮滋長此天地以愛養爲心生物之仁也四時之氣如此鄉飲之位非取象於是哉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

西南以輔賓何也正以賓者謹其進退之節是接人以義者也而介亦有義道焉故坐於西南以輔之非象天地之義氣乎主人之席則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何也正以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是接人以仁以養人之德爲厚者也坐於東南而僕亦有仁道焉故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非象天地之仁氣乎此固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夫席位之間賓以仁接主主以義接賓是賓主有事而席位不淆矣且席間俎豆之設或以三四或以五六而又俎豆有數有事有數則理義之寓於坐席俎豆者莫不通貫顯明故

禮記詳說

卷百主

鄉飲酒義

三

曰聖聖立則坐席俎豆間有其文矣而賓主又各以敬心主之則有文有本天理之節文全著故曰禮禮則節文既備而又於行禮時以體別其長幼或坐席宜上宜下或俎豆宜多宜少則人倫之秩敘又敦故曰德此德自行禮而得似自外來不知天理人倫皆吾身所本有之實理德正得於吾身之實理也鄉飲之行馴致得身如此故曰古之人學此鄉飲之術道者非徒習其文將以得天理人倫於吾身之固有也是故聖人務之而必取象於造化以設其位焉按仁氣也以上只就西北東南上分仁義之氣輔主

人也以上方就賓主坐位有取於仁義說仁義接三字承上轉下又推出聖禮德三層意以見其制之善歸重德上 聖字以理言不以人言聖字虛禮字實禮字泛德字切得吾身之實理故爲德 術道猶道術指禮說學就行者說務就制禮者說

祭薦祭酒敬禮也啐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陳注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卽席祭所薦肺醢也祭

禮記詳說

卷百主

鄉飲酒義

三

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啐齒之所以當主人之禮也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啐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啐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啐是當啐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啐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解者論其將欲卒解之事致實則論其盡酒之體

酒爲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 呂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

鄭注非專爲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爲觴實祭薦祭酒嘑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

孔疏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 以經卒解致實既云卒解論其將欲卒解之時舉其事者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故更言致實也云酒爲觴實者以盡酒稱致實之意酒爲觴中

禮記詳說

卷百七十一

鄉飲酒義

三

之實今致盡此實也云祭薦祭酒嘑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者皆鄉飲酒禮文

餘見注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勞吾子然則君子之於飲食飽於敬而不飽於味也飲酒之禮蓋主人之敬以養賓盡賓之敬以答主人者也主人獻賓賓受爵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賓祭脯醢奠爵取肺嘑之坐祭酒興席末啐酒主人之禮賓不敢不答故祭薦祭酒敬主人之行此禮也賓敬主人在禮而不在食嘑以嘗之啐

禮記詳說

卷百七十一

鄉飲酒義

三

以成之也啐於席之末不於席之正者明是席之正在於行禮不可以飲食漬也此貴敬而賤食也賓卒爵於西階之上不於席之上者明是席之上可以成飲食之禮不可卒飲食之事是先敬而後食也

餘見注

嚴陵方氏曰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據周人之所貴也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嘑肺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啐酒則獻賓之觴也卒解則酬賓之時也主獻賓賓酢主主酬賓三事既備則飲酒之禮畢矣故曰卒解西階則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於席之末

席之上則有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先禮則敬讓後財不爭者飲食之所用故以財言之 石林葉氏曰啐酒於席末既爲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嘑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爲貴禮也賓辭於西階上既爲後財則羞出東房洗出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爲先禮也蓋鄉飲酒之禮非專爲飲食而已其啐酒也其卒解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蓋如此也

郝解祭薦祭酒謂賓於主人薦獻皆即席祭所以敬

主人之禮也祭後取俎上肺齒膾之嘗主人之禮也酒徵入口曰啐賓啐酒以成主人之禮也禮主酒故曰成祭薦祭酒肺肺皆於席中重行禮也啐酒則於席末賤財也財即飲食卒解謂工歌告備賓退西階旅酬而卒解也致賓以酒賓解進也啐酒徵飲猶在席末致賓盡飲則去席愈遠皆後財之意

新裁成禮也以上是一截乃舉其禮而釋其義略輕於席末以下作兩股即上文啐酒成禮之中詳其始而入口之禮有貴禮賤財之義繼而卒解之禮有先禮後財之義此二段最重末是足以化民推開說不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鄉飲酒義

三

在鄉飲上但其義則在此耳 重一作字看以義利之辨興起其敬禮讓財之心此節只是賤財後財的意思要緊蓋人之輕禮教不是無良心只是爲財的念頭所汨溺了這趨利的念頭是不期然而然者聖人只把財的那邊教人輕賤他則禮自然貴重了爭心大約爲禮而起者少爲財而生者多所以一輕財爭便息了 鄉飲之行有祭薦祭酒二者蓋祭主於敬是敬主人之禮也有膾肺之舉者蓋美其物故嘗之是嘗主人之禮也至於酒而啐之所以成主人之禮也祭之與膾皆在席中啐酒入口則在席末何也

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是故祭之與膾皆爲正禮故行於席上昭其貴也啐酒入口則近於財故處於席末昭其賤也夫啐酒之行猶在於席末而卒解致賓則必退於西階又何也言是席之上所以行禮也固不專於飲食也是故祭之與膾禮所當先故在席上先禮之義也卒解盡酒財所當後故於西階後財之義也一飲酒之閒而致嚴於義利之辨如此是故以先禮後財之義示民則民皆先義而作敬讓以行禮後利而恥爭奪以趨財矣感化之義不既深哉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鄉飲酒義

三

說約在末二句截上鄉飲禮行而義有所在下是行禮之義著而民無不化也首三禮字指主人之物言下四禮字指賓之敬言首三句且先平說於席末是於三事中抽出啐酒來說卒解是因啐酒而併言之啐酒始入口已在席末况卒解而盡爵乎故席末與席上既不同而西階視席末爲更遠也此貴禮賤財先禮後財之義也未只言先禮後財則民皆敬禮讓財而不爭推開一步說不拘在鄉飲上 纂訂貴禮賤財與先禮後財無甚分別故省之也 先中有貴意後中有賤意作敬讓屬禮說不爭屬財

說

合參敬禮嘗禮二句提起啐酒卒解二段平講以啐酒對祭酒則啐酒爲財以卒解對啐酒則致實又是財矣故席末較席上既爲不同而西階視席末又爲最遠也 末句先禮後財照注兼承貴禮賤財說此省文也

新旨此推聖人所務之意之義也以上只就席中席末西階上見其禮與財貴賤先後之別末二句總言行禮之義著民無不化意

按席末與席之正對言西階上與席之上對言字法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三九

之分別處致實觴中之實酒也舊說謂盡飲郝說謂實酒以進予謂致實實飲也啐酒爲虛盡飲爲實備

一說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陳注坐者坐於堂上立者立於堂下豆當從偶數此但

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舊說此是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非賓與賢能之飲也

鄭注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孔疏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者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虛土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四

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眾賓實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卽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以聽政役者所以立於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所以明尊長也者言欲明尊敬六十之長老故立而聽政役 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遽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眾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以眾賓之年

而加之也 豆以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明尊長也 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諸於也謂春秋二時聚合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以教之鄉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是教之鄉飲酒之禮既州正教射黨正教飲酒則民知尊長養老故孝弟之行以此而后立也 鄭知此經所說是黨正正齒位者以儀禮鄉飲酒之篇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之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聖

時正齒位及其禮未皆以醉爲度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云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者此則州長職文引之者證經中之鄉射也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者既是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故云鄉之屬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鄭更云別解此州黨謂之鄉鄉之所居此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爲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爲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

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於已縣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大守及王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大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臨也故引以相證也藍田呂氏曰古之貴老也其政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家植之桑畜之雞豚狗彘則老者衣帛食肉矣其教則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四代之養皆於庠序更用饗燕食之禮皆所以使民不遺老窮知貴老之義故飲酒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聖

之禮老者加豆有至於六也尊長近乎事兄弟也養老近乎養親孝也入則順乎父兄出則順乎長老則民德歸厚矣強不犯弱眾不暴寡人倫既正教行俗美薰沐涵濡遷善而不自知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春秋合諸州長而射冬行黨正之正齒位鄉黨習見儀容之盛漸乎禮義之俗孝弟之行不肅而成行禮之效也

長樂陳氏曰六十者坐而役使人者也五十者立則若役於人者也而長者於是乎尊矣民之尊長有從兄之儀而後能爲人弟也六十則三豆七十則四豆

八十則五豆九十則六豆年愈多者豆愈加而老者於是乎養矣民知養老則有事親之仁而後乃能入孝也邊桃梅之屬地產也豆麋鹿之屬天產也地產所以養其陽則天產所以養其陰而老者陰也養陰必以陽故言豆而不及遵夫人入能孝而出以之養老人能弟而出以之尊長而教不成國不安者未之有也然所謂教者亦何嘗家使之至而日使之見哉合之鄉射因之鄉飲而爲之教則不期於化而自化矣蓋射所以觀德也飲所以尚齒也王制曰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言庠而繼之以射是鄉之有習射尚齒矣而鄭氏以爲黨主飲州主射而鄉大夫親爲主者不已誤邪蓋莫非飲也有飲於鄉而正齒位有飲於黨而正齒位者莫非射也有射於鄉以觀德有射於黨以觀德者以夫黨不若州之眾故雖有飲而無射州不若鄉之大故雖有射而無飲而有齒者亦未必有其德也此黨正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序是也賈公彥以爲射之有飲酒誤矣夫惟黨積而爲州州積而爲鄉故鄉則有射有飲而兩全焉而記之所言者皆鄉而已乃其意

也

嚴陵方氏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亦坐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正也聽役者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六十以上則坐者蓋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宜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耆則指使之時固宜坐以加政役於人也尊卑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唯六十非肉不飽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前言俎豆有數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禮之小故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矣知養老則能入孝矣民入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其國則其教豈有虧乎故曰而后成教教既成矣而國豈有危疑之禍乎故曰而后國可安也之禮也特行之於一學而已固非家至也然教之所及乃與家至不異特行之於一時而已固非日見也然教之所形乃與日見不殊亦由制之以道而已射儀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言合諸鄉射也廬陵胡氏曰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謂聚其民於鄉射以教之鄉謂此章說鄉飲酒是黨正正齒位非鄉

大夫飲酒也其義蓋以儀禮鄉飲酒無正齒位之禮而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是黨正正齒位也鄉黨篇云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亦謂五十六十者而此經下亦云少長以齒則鄉飲豈無正齒位之禮乎竊謂此說鄉飲酒是鄉大夫非黨正也然則鄉射亦不得謂之州長射矣若賓州黨則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何得謂之鄉乎

郝解政役謂使令也

新裁國可安也截上是鄉飲禮行而尊養之義明尊養義明而孝弟之教成也民就是鄉飲之人合諸鄉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鄉飲酒義

聖五

射是因鄉射而先行鄉飲之禮故言合也以鄉飲之禮言之長者坐而少者立以聽政役所以明長之當尊也少者豆數寡長者豆數多所以明老之當厚其養也鄉飲之禮如此故民之觀者莫不知長之當尊老之當養矣既知所以養老則知所以孝親一本之恩自不敢后也既知所以尊長則知所以弟兄友于之愛自不敢后也齊家之道信不外此而得之矣民知入而孝弟出而尊長養老則孝弟風行而君子之教成矣教成則人皆相安于愛親敬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國不以之而安乎由是而觀可

見君子之所謂教者非身至其家日見其人而教之也惟合聚其民於習射之時而教之以鄉飲酒之禮豆數異其等也而養老之義明坐立嚴其辨也而尊長之意章是故民知老老而自能興於孝民知長長而自能興於弟孝弟之行不自此而立也哉

說約首句虛提起含下位與豆在內明尊長養老二段是坐立豆數之有其義此正是教孝弟處下民知尊長養老至國安則言教所由成也大段只重孝弟上民知尊長養老只引起孝弟成教指孝弟國可安本成教上見君子所謂教者以下又著其立教之神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鄉飲酒義

聖六

也

纂訂此承前俎豆有數句因釋坐立豆數之義而結以孝弟之教也民就是鄉飲之人通節重孝弟二字明尊長養老正教孝弟處三而后字疊法口氣亦可太快歸重成孝弟之教上尊卑在儀故於坐立之不同見養老在物故於豆數之不同見前言俎豆此獨言豆者舉小該大也

心典民知尊長養老就看了上邊說入孝弟方是民自家如此成教國安俱貼孝弟講成教即所謂彝倫攸攸人紀肇修也國安即所謂人人親親長長而天

下平也

按於坐立見尊於加豆見養長與老一也入出對言入而孝弟出而尊養也合諸鄉射謂合民於鄉射非合鄉射與鄉飲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鄉飲酒義

四七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鄉飲酒義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陳注疏曰主人既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是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鄉飲酒義

一

及介省矣主人獻眾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於賓禮隆眾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矣方氏曰主酌賓為獻賓答主主又答賓為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眾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得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三賓

鄭注鄉鄉飲酒也易易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

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二終

孔疏謂孔子先觀鄉飲酒之禮而稱知王道之易易故記者引之結成鄉飲酒之義 鄉謂鄉飲酒言我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以尊賢尚齒爲教化之本故也不直云易而云易易者取其簡易之義故重言易易猶若尚書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皆重言取其語順故也主人至別矣此一經明鄉飲酒之禮主人待賓之異明貴賤之別也 眾賓自從之者主人親自速賓并往速介而眾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也 而眾賓自入者謂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不須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鄉飲酒義

二

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眾賓賤之義別矣 三揖至辨也此明主人於賓介禮隆殺分別也 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者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酢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 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也是及介省矣 案鄉飲酒之禮主人獻眾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也 於賓禮隆眾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損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

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於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矣故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謂易行易易者甚言其易也禮主乎別節文雖繁而不可亂也因親疏長幼貴賤之等差以爲屈伸隆殺之節文明辨密察然後盡乎制禮之意矣尊無二上非獨爲君臣言之國之所尊君也雖諸父不能抗之家之所尊父也雖母不得抗之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則羣居亦有尊也喪祭燕飲皆有賓有眾賓則賓亦有尊也故飲酒之禮賓介與眾賓送迎之節有等此所以別貴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鄉飲酒義

三

賤也賓介與眾賓異矣三揖三讓拜至獻酬辭讓之節則賓與介又有等矣故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阼階拜送不嚔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省於賓可知矣及眾賓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眾賓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於介可知矣於一等之中復有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親速者躬至其家而召之也不言眾賓則此止言賓者三賓也三賓貴於眾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故主人或親速

之或不親而使之自從或拜之或不拜而使之自入故曰貴賤之義別矣主酌賓爲獻賓答主爲酢主又答賓爲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眾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之時惟祭酒得坐及飲酒則立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前言貴賤之義此言隆殺之義貴賤指其人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爲之隆因其人之賤則禮爲之殺故其序先貴賤而後隆殺也

郝解此節引夫子之言明先王制禮非徒演習其文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四

也爲上躬行此禮以敬賢事長和樂恭敬教民不爭不亂則王道可興禮之義也速猶迎也意與宿肅皆通詩云以速諸父眾賓自從謂不親速也貴爲賓賤爲介拜至賓初至主拜也主酌賓爲獻賓答主爲酢主又導賓飲爲酬辭辭主讓讓賓亦有賓讓主辭者省減也介省則僎可知眾賓謂介僎外有三賓儀禮云眾賓之長升受者三人是也主人之禮獨隆於賓自介以下從省升受升堂受爵祭薦祭酒也飲啐酒也卒爵不酢謂眾賓受獻不報也
新裁首句爲下數條之大旨宜虛處講貴賤以人言

隆殺以禮言 王道易易時講俱云論理如此說得

不是蓋合天下無一處不治平纔爲王道然天下雖大分開處處各自爲一鄉令鄉鄉都去行此正身之禮教則分開各成一禮俗合來便成一蕩平世界了豈不是王道其關繫只在一鄉飲之禮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又云重一道字蓋王政不止於鄉飲而王者之道盡於鄉飲何也鄉飲能使民知孝弟則下民眞性都是此禮能使他全得王者化民之道盡於此矣故曰易易 禮有行於飲食之微而可以致乎王道之大者其惟鄉飲乎蓋卽其節文之委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五

而立綱陳紀以收齊治均平之化者見其舉而措之甚裕也何也蓋王道不過先自治而後治人自正身以正天下而已鄉飲之禮此道備焉此觀於鄉而可以知王道之易易也何以見之方其賓之未至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至於眾賓則不速而自從及賓之初至也主人拜賓及介至於眾賓則不拜而自入是賓介之速者爲貴而眾賓之從者爲賤賓介之拜者爲貴而眾賓之自入者爲賤賓貴於介介貴於眾賓而貴賤之義不於是明乎賓三揖至於階主三讓以賓升主人拜至之後乃行獻賓之禮而酬酢辭讓之節

備及介則省酬矣然猶坐飲也至於眾賓則升堂而受爵也惟祭酒則坐飲則立而不坐既飲之後不酢主人而卽降而又省酢矣是賓之獻酬禮繁爲隆而介則主人省酬爲殺介之酢主爲隆而眾賓不酢主人爲殺賓禮隆而眾賓漸殺隆殺之義不於是別乎說約吾觀於鄉舍下五項意節文委曲有分等威之辨儀則詳明無陵亂流放之非雖行之一鄉而實有補於世教裨於民風故曰易易道字亦重王政不止於鄉飲而王者之道盡於鄉飲也主人親速賓二段卽禮之兄以辨分者見之上段入門而拜迎有

禮記詳說

卷三

鄉飲酒義

六

節其分定下段升堂而獻酬有節其禮殊貴賤以人之分言就賓介與眾賓上見之隆殺以禮之等言就主人行禮上見之只以大賓對眾賓介只帶言之耳纂訂此言鄉飲禮之裕於治以見道大此下五節皆引孔子之言王道易易句乃五節之大綱與末句正相相應在道字上看出此實理此實事上段在拜迎與不拜迎上見出義別下段在酬與不酬酢與不酢上見出義辨平對

省度貴賤隆殺對看上段以賓介與眾賓分貴賤下段以賓與介分隆殺又以介與眾賓分隆殺貴賤以

人言隆殺以禮言三揖二句不重只引到拜至上按王道易易前提後應包五節言之而此節別貴賤之分辨隆殺之禮則其首重也拜至是一層獻酬辭讓是一層升受是一層坐祭一層立飲一層立飲不酢異於上

工人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人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

陳注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

禮記詳說

卷三

鄉飲酒義

七

陳白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閒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與解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恐旅酬時

有懈惰失節者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而不至於流放矣

鄭注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爲二人

孔疏此一節論鄉飲酒設樂樂賓罷則以禮正之不至流邪之事也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工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秦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笙人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鄉飲酒義

八

閒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也此皆鄉飲酒之文故鄭注鄉飲酒云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賓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賓者賢者藁曼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

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也

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芣合之所以知然者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鄭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也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鄉飲酒義

九

以樂備而遂下堂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於樂正樂正告於賓乃降注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謂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觶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酬爲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舉觶示將行旅酬也鄉飲酒云作相爲司正又云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賓禮辭許注云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又云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注云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

薦之 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禮也
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鄉飲酒能和樂不流
邪失禮也

程子曰二南之分以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
文王大妣之化者屬之周南以召公掌諸侯故以畿
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大妣之化
而成德者屬之召南此爲得之謂之南者言其化自
岐雍之閒被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
南卽謂此也

朱子曰今案鹿鳴卽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導達主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鄉飲酒義

十

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
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
君使而賦政於外也樂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
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言之也合樂謂歌樂衆聲
俱作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三終者
二南各三終也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
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
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是也亦有用鐘鼓奏之者諸
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鐘鼓婦人用之乃不用

鐘鼓則謂之房中之樂也后妃夫人同是文王之化

召南是文王未受命已前之事諸侯之禮故稱夫人
周南是文王受命稱王之後天子之禮故稱后也

長樂陳氏曰工入升歌三終堂上之樂也則笙入三
終者堂下之樂也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賁人聲
也此之謂也而歌之者一篇爲一終則三終者三篇
也鹿鳴燕嘉賓之詩也而歌之所以示事言今之所
飲者皆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而勞之所以示
勸言今之來者皆可勸者也及夫賓既至矣而無禮
樂以文之則亦不足以示情此皇皇者華之詩所以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鄉飲酒義

十一

繼也其詩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者乃其意
也此工入之三也南陔相戒以養也而樂歌焉此與
夫投壺之歌養者類矣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而樂歌
焉此與夫人饗之清廟者類矣而清廟所以示德故
曰白華者示德也白華所以示其德則南陔所以示
其行及夫外有行而內有德矣不得其時而飲之亦
不足以行禮此華黍之所以繼作也其詩曰時和歲
豐宜黍宜稷者乃其意也此笙入之三也夫示事也
示勸也示情也此主人之所以事人者也示德也示
行也示禮也此主人之所以成己者也故主人獻之

若夫相代而爲閒歌相同而爲合樂則無所獻矣以其不特於主人故也閒代也上下之樂於是乎代作也魚麗作於上以見物多而禮能備禮能備則其道得矣故下有由庚以繼之詩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也南有嘉魚作於上以見至誠而樂相與則其功大矣故下有崇丘以繼之詩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是也南山有臺作於上以見得賢也自况能立太平之基則天下宜矣故下有由儀以繼之詩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也此閒歌之三也二南者王化之本正始之道者也用之鄉人焉使鄉大夫以之教其

民用之邦國焉使諸侯以之教其臣又樂書曰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必繼之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以禮節樂於其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

嚴陵方氏曰主人獻其所奏樂者卽儀禮言卒歌主人獻工是也樂工之賤亦獻之者示上之虛取於下也歌者在上也曰升匏竹在下故曰入升堂所以示德笙歌所以示事閒歌以示相成之義合樂以示

相與之情故其別如此雖然均是詩也或歌之或笙之者以其序之先後而爲之別也序之先者則歌之於上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曰升歌三終是矣序之後者則笙之於下若南陔白華華黍則曰笙入三終是矣至歌魚麗則笙由庚之類歌關雎則笙鵲巢之類凡一十二篇亦莫不以序之先後而爲之上下焉歌以笙止謂歌者以笙與歌相閒故也合樂兼有笙歌而通謂之樂者以其兩者相合而爲樂故也上言主人獻之者獻歌工也下言主人獻之者獻笙工也閒歌合樂而不言獻者以皆有笙有歌其所奏之樂卽其所獻之工故也夫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言君之待臣有以得其歡心若是者德也德成而上故升歌之以示德南陔白華華黍言子之事親又以致其和氣若是者事也事成而下故笙入之以示事閒歌之詩六篇若嘉魚之類言賢和於上若崇丘之類言物和於下上下交和則有相成之義故閒歌之所以示相成之義也合樂之詩六篇若關雎而下言聖人之化若鵲巢而下言賢人之化聖賢同化則有相與之情故合樂焉所以示相與之情也且鹿鳴嘉魚而下則小雅而已然不及大雅關雎鵲巢而下則風而

已然不及頌何也小雅大雅皆言政而大雅之政爲大風與頌皆言德而頌之德爲盛鄉飲酒之禮止行之於一鄉故止歌風而不歌頌歌小雅而不歌大雅夫樂眾矣止曰笙入何也以鄉飲不若燕禮之大亦猶投壺不若射禮之大故止命弦而已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亦用瑟而經不言者以笙爲主故也工告樂備遂出者則以反爲文故也工告樂備遂出則樂豈至於淫乎一人揚觶乃立司正則酒豈至於亂乎清江劉氏曰由庚崇丘由儀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鄉飲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鄉飲酒義

古

酒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下由庚崇丘由儀放此

郝解工歌工入入門升升堂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歌終主人酌酒獻工也笙吹笙者入入堂下三終謂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則主人酌獻吹笙者間代也堂上與堂下歌吹代作堂上歌魚麗

則堂下笙由庚次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又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謂閒歌三終也合樂謂堂上堂下琴瑟笙歌并作儀禮謂關雎葛覃卷耳合以鵲巢采芣采蘋也樂備樂畢也遂出樂工出也一人司正也揚觶舉爵以告眾也樂畢賓降主人留賓將旅酬恐飲者懈使一人爲司正監之而舉爵令眾也

新裁遂出以上和之以樂也見其和樂一人以下節之以禮也見其不流工告樂備遂出作兩人看工告樂備告於樂正也遂出樂正告於賓而遂出也此節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鄉飲酒義

古

和樂不流全在立司正見出終字便是各有條理意亦見樂之有節處夫鄉飲之行非樂不和非禮不節故樂行而禮肅焉歌與笙和樂之具也先分作次閒作終合作以漸致和樂之極也歌者在上也故此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匏竹在下故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歌與笙終主人酌酒獻歌者笙者勞工人也此分作之節也使不更迭而作則音無以辨其異故於主人獻工之後堂下之笙閒乎堂上之歌更迭而作是謂閒歌始歌魚麗閒以笙之由庚次歌嘉魚閒以笙之崇丘又次

歌南山間以笙之由儀是三終也此迭作之節也使
不合併而作則音無以統其同故於閒歌既終之後
堂下之笙合於堂上之歌齊併而作如始歌關雎笙
吹鵲巢合之次歌葛覃笙吹采芣合之又次歌卷耳
笙吹采蘋合之是三終也此並作之節也工以樂備
告於樂正樂正告於賓而遂出也斯時也使樂而無
節則賓主之情易忘故主人之吏有一人舉觴以示
旅酬之將行乃立一司正以董正旅酬之失節夫笙
歌屢變而閒合迭興是和之以樂者深矣即立司正
以正其禮儀則節之以禮者至矣此和樂不流鄉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六

所以爲盛與

說約此鄉飲作樂之節正獻爵既畢賓介就席之時
也獻之還是獻賓舊以獻工言非也疑問新義俱
主獻賓

心典疑問新義俱主獻賓不如照注作獻工

按獻工獻笙人原可疑故諸說不一姑從注 本文

原無樂正字面工告樂備可渾之 揚觶是一人司

正另是一人 用樂所以成禮而用禮即以節樂故

能和樂而不流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焉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陳注浩齋曰前言介之無酬眾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
時也此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者既歌之後
行旅酬之時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
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鄭注遺猶脫也忘也

孔疏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長幼無
被遺棄之事 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
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七

者皆預酬酒之限此經主人酬介介酬眾賓雖據旅
酬之時其少長以齒終於沃洗是無算爵之節也但
因其旅酬遂連言無算爵欲見無不周徧弟長而無
遺而知終沃洗是其無算爵按鄉飲酒記主人之贊
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 弟少也言
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故云知其能弟長
而無遺也

朱子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
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馬氏曰終於沃洗逮賤之謂也少長以齒能弟長也

終於沃洗能無遺也

郝解凡酬先自飲后酌以飲賓有酬而無酢長幼以
久偏及沃洗謂滌濯之人酬及沃洗則無人不
及矣新裁始入之時主人酬賓則止至此則實受主人之
獻而酬主人以其厚飲食之禮也獻介之後介酢主
人則止至此則主人受賓之酬而酬介以其輔賓以
行禮也坐祭行禮之時眾賓不酢而降至此則介受
主人之酬而酬於眾賓以三賓之屬亦有勞於斯席
也然是禮之行也賓介及眾賓皆以齒爲序長者先
飲少者後飲也然豈惟貴者爲然哉雖沃盥之至賤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六

亦以齒而相酬不以其賤故忽之也如是則其弟長
之禮無貴無賤皆得以通行之故曰知其能弟長而
無遺矣

說約此正樂歌既畢行旅酬之禮也末句截酬字兼
獻酬說言未歌之時主獻賓賓酢主主又酬賓而賓
酬主人之禮未行至此則賓酬主人以答其厚養之
禮也主獻介介酢主而主酬介之禮未行至此則主
人酬介以其輔大賓而行禮也坐祭行禮之時眾賓
不酢而降至此則介受主人之酬而酬眾賓以三賓
之屬亦有勞於斯席也少長字只承眾賓言若賓介

各一人何少長之有長先飲少後飲是以齒終於沃
洗又禮之逮賤意末句就上文見之以齒相酬是第
長自貴及賤無不序齒見弟長無遺沃洗謂以料斟
水而沃洗爵也

按沃洗以水沃而洗之也沃是澆灌之義 賓酬三
句各開說不相連

降說屢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
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陳注浩齋曰前此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屢至此
徹俎之後乃說屢升坐而坐燕也修舉也修爵無數無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九

算爵是也凡治事者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
朝不廢朝也夕以修令而鄉飲禮畢猶可以治私事是
莫不廢夕也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無不醉矣節文
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雖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
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
於亂矣

鄭注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
罷其正也終遂猶克備也

孔疏此一節明飲酒之禮雖爵行無數猶能節文自
終不至於亂也 此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

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屢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屢升堂坐也 修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數矣 朝後乃行飲酒之禮是朝不廢朝也 謂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莫不廢夕此謂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 終謂終竟也遂謂申也言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鄭云終遂由克備也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謂安在於燕樂而不至亂也 嚴陵方氏曰降說屢升坐者降階說屢升堂而坐也修爵無數者修舉也修爵無數可謂安燕矣然而朝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不廢朝莫不廢夕以至於節文終遂焉所以知其安燕而不亂也

馬氏曰降說屢升坐修爵無數宜其醉矣然猶不廢朝夕之聽事賓出主人拜送如拜至禮焉蓋自始以至終皆有節文終遂焉此之謂安燕而不亂也

郝解旅酬畢眾賓徹俎降脫屨堂下復升堂即席坐飲也修爵猶行酒無數不限量也朝夕夙夜在公之稱朝不廢朝莫不廢夕猶詩云迨我暇矣之意飲有時不廢事也遂成也即安燕不亂之意

新裁無數以上見安燕飲酒以下見不亂節字含下

不廢事不忘禮意政是奉於君而行於己者令是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修令何以言私對君政言耳 俎既徹矣賓主咸降階而脫屨焉屨既脫矣賓主復升堂而坐燕焉此但以醉爲度而賓主行無算爵焉然飲酒則有節朝以聽政也而聽政既罷鄉飲斯行朝何以廢其朝乎夕以修令也而鄉飲既畢猶可治私事莫何以廢其夕乎禮畢主人猶拜以送客是節文之禮終遂無缺也故知其安燕而不亂也 說約首二句輕只引起之辭重修爵句上曰升坐見前此行禮皆立無數重樂賓上以醉爲節而不限量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也飲酒以下又承言樂之有節飲酒之節虛下不廢事不忘禮二段正見之末句即上文見出

纂訂之節句作總朝不廢朝二句是不廢事主人拜送二句是不忘禮此正飲酒之節也

按朝夕皆如字讀有節必有文故上言節下言節文安燕是從容詳盡之意 安燕不亂合看不必依方氏分截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第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陳注總結上文五事之目

孔疏此一節總結上經明上五種之事又覆說前文孔子所以知王道之易易也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者五行謂上第一云貴賤之義別第二云隆殺之義辨第三云和樂而不流第四云第長而無遺第五云安燕而不亂是五種之行也彼國安而天下安者以鄉飲酒於此將天下諸侯爲彼國故云彼國安而天下安也

藍田呂氏曰有貴賤隆殺之義則有別矣有別則有禮也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則有節矣有節義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第長而無遺則均均則仁矣仁義而且有禮行乎一鄉達乎一國所謂正身安國矣舉斯術也達之天下則天下安矣故由一鄉而知王道之可行於天下此禮是也

嚴陵方氏曰五行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安而無危故曰足以正身安國以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彼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廬陵胡氏曰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禮此言正身蓋席正然後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則國正國正而

天下正矣故繼之以國安而天下安也

新裁天下安截上總敘鄉飲該王道之全以易易結之者見王道之成唯取足於此五者而易簡之理得也王道易易全在足以正身上看出見身一正再不勞在家國天下更替工夫卽此正身之理就是治安之理鄉飲禮節是儀文如何便能正身講中秩分開紀約情合中句甚好鄉飲一行而修齊治平之理皆得何其簡易而可守故曰易易主人敬伸於賓介而簡於眾賓是貴賤明主人禮隆於賓而殺於介與眾賓是隆殺辨樂終而立司正是和樂不流旅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序長幼是第長無遺不廢事不忘禮是燕安不亂蓋貴賤隆殺少長分也秩其分以閑其紀和樂安燕情也約其情使合於中是五者行之於身則情制分秩而內外身心不過乎物矣不足以正身乎身正則由己及人此情此分同也標準立教化行而一國禮讓成俗不足以安國乎國安則由近及遠此情此分同也推之準勳之化而天下自然禮讓成俗矣不足以安天下乎夫王道以正身爲本以安國安天下爲身之推今鄉飲五行足以致之是王者以身正人之道此焉在矣我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不於

是益信哉

說約此申上五段而言五句不必重講只述上四節之辭五行卽指貴賤五件但貴賤隆殺弟長是秩其分和樂安燕是約其情正身兼內外說國安天下安皆從正身來

纂訂足以字宜玩只論其理如此耳彼國安而天下安要照口氣如云國之未安勿問天下國之既安何憂天下哉此五行在鄉飲之中而正身卻在鄉飲之外安國比正家須加許多工夫天下安比國安特由近而之遠耳故曰一句正應前二句易易是裕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意一說惟取足於五者何等簡易可守不可從按五行是鄉飲酒禮之所有正身是從五行推出國安天下安又是從正身推出必說到天下安方見王道之易易彼國謂本國對身言爲彼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陳注浩齋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

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介僎三賓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前言介僎陰陽此言象日月者前章言氣故以陰陽象之此章言體故以日月象之也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以三光爲三大辰正義按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曰大辰者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爾雅房心尾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取正是亦政教所出也

鄭注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孔疏此記者更覆說鄉飲酒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雖備故此更詳也前文天地其言故云賓主象天地此則析言之賓以象天主以象地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也設介僎以象日月者則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案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

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
藍田呂氏曰此至篇末申言鄉飲酒之禮又有所法
象前文有所未盡者皆再明之

長樂陳氏曰禮見於賓主則立賓以象天天尊也而
用賓之卑以象之蓋賓者禮所伸故也立主以象地
地卑也而用主之尊以象之蓋主者禮所屈故也此
賓主之所以象天地也三賓則眾矣何以知之此禮
有曰賓主有曰介僎而又有眾賓焉故曰眾賓升受
坐祭又曰眾賓自入是以知其然不言眾賓而言三
賓何也樂爲陽而禮者陰之類也古之言禮者多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五

陰而鄉飲者禮之盛也進之而有三揖退之而有三
辭分之而有三賓所以象國之三卿所謂三者豈非
言禮者必以陰而取法於月乎蓋月三日則成魄而
未至於三焉者非魄也三月則成時而未至於三焉
者非時也故過乎三則不及乎三則爲未成此
眾賓之所以爲三賓而與夫三辭三揖者類與
嚴陵方氏曰日者陽之精陽生於北而出於東故坐
僎於東北以象日月者陰之精陰生於南而成於西
故坐介於西南以象月前言陰陽此言日月者陰陽
之義配日月其實一也曰日月又曰三光與孔子聞

居言天地又言三無私同義或言立或言設何也立
則本於創始之時設則見於既陳之後因賓而後用
介因主而後用僎則是立賓立主於前乃設介僎於
後也故於賓主則曰立於介僎則曰設焉三賓即賓
也以其有別於眾賓故謂之三賓而亦言立也禮之
所制如此故用之於事則足以爲政之本體之於道
則足以爲教之本也

馬氏曰上極乎性命之妙下盡乎物理之微然後能
制禮也言古之制禮者必古之聖人也經之以天地
經大而緯小紀之以日月紀小而綱大經之以天地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鄉飲酒義

五

則知日月爲緯紀之以日月則知天地爲綱有經有
緯有紀有綱天地之道備矣參之以三光參於經紀
之閒

和解除此節亦一家之說并記之三光日月星古聖人
制禮效法於天地而鄉爲國與天下之始風俗之醇
薄始於鄉鄉人難與言故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
參之以三光

和謂別爲一家之說
以其前後參差故也

新裁象三光截上言鄉飲取象下著其爲治化之原
不重法造化上先言天地日月三光是起經紀參意
歸重在政教 政教之本時講但把正身孝弟來作

本看便與大注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句背了蓋人君政教必先有一大綱領以爲敷政行教之根就是經了又有節目以爲敷政行教之事便是紀了其間又著許多委曲文致以爲政教之條理便是參了三者俱有這政教方纔行得通這經紀參豈不是政教之本如此說始得注意 鄉飲酒之義有賓主焉立賓所以象天而極其尊也立主所以象地而有所養也其次則有介僎設介僎以輔賓主猶日月以輔天地也賓之下有三賓立三賓以輔賓猶之三光以輔天也用是而觀可見古人之制禮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鄉飲酒義

天

非徒取象於造化而已也蓋禮之大綱謂之經紀不立則渙散不整而體統紊矣今立賓主以象天地而仁義相接體統以立是經之以賓主者經之以天地矣禮之輔翼謂之經紀不立則禮度廢矣今立介僎以象日月則輔賓輔主而禮度嚴肅是紀之以介僎者紀之以日月矣禮之閒雜謂之參有經有紀而無參則愿慤而無以致文於斯禮矣今立三賓以象三光而參於賓主介僎之閒則酌獻酬酢之際有所陪焉而足成錯綜之文是參之以三賓者參之以三光矣若是謂非政教之本哉政教之立也而得經以植

其統體得紀以暢其條目又得參以飾其猷爲以此正人而人可正以此化天下而天下胥化矣品節之詳明非王政之託始王教之造端哉

說約自此節至終篇皆覆說前章意此節解賓主象天地一節之意言不惟取法造化實可基乎治化也取象意前早已明此不復重但敘此以起經紀參之三字三者備然後爲政教之本政承五行節來敘承尊長養老節來

纂訂制禮指鄉飲言政以正人言即五行備而足以安天下是也教以化人言民知尊長養老而足以成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鄉飲酒義

天

教是也本有託始造端意

合參制禮即制鄉飲酒禮經紀參正是側處

按前言陰陽此言日月可知前陰陽即謂日月也三

光鄭謂三大辰甚覺捏造看來還是日月星本意只

借三字爲說不避日月三光之重 經以天地三句

只見制鄉飲禮之善而政教之本仍歸到鄉飲上非

以天地日月三光取本字之意時講多鑿

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陳注方氏曰海有四正言東者取夫水之所歸也水位

居坎而其流歸東者由其生於天一行於地中故也天傾西北而不足故水之源自此而生地缺東南而不滿故水之流順此而行天之所傾地之所缺則其形下矣而善下者水之性也故其理如此然則水位居北者本天位也其流歸東者因地勢也南與北合水位居北而流不歸南者蓋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生南方之德火火則水之所勝生之爲利勝之爲害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趨其所生焉 沽齋曰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於東方焉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於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鄉飲酒義

三

之義焉 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故以東爲左

鄭注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 海水之委也

孔疏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者此覆說前文羞出自東房也 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者此覆說前經洗當東榮因說水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也

藍田呂氏曰天地之間海居於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

長樂陳氏曰牲用狗者狗之爲物有所守而善擇人

者也非其人則在所去故古之人於燕饗飲食皆用之

嚴陵方氏曰凡植物皆地產足以養人之陰凡動物皆天產足以養人之陽天產不特狗也而特烹狗以祖陽氣者蓋陽之辰窮於戌而爲陽之至故辰在戌而屬狗則狗者至陽之畜也東方者得陽之中烹至陽之畜於陽中之方又得其宜矣水則盛之於罍者蓋酌之於罍而滌之於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之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之則曰左 戊屬狗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鄉飲酒義

三

馬氏曰左海者水之無窮言主人之養人無窮已也說約烹狗一節申前章羞出自東房洗當東榮及尊有玄酒未備之意但前章之意主於尊賓此則明所以尊之之故三段平總是用牲設器陳酒之所而皆有取法之義蓋東方爲陽氣所出烹狗以養賓猶陽氣以養萬物故烹之東方者以法此也洗爲沃盥之器既在阼階水用以沃盥者盛之於罍又在於洗東其必於東者何蓋以海居於東其形卽下而善下者水之性也東方之德木而木則水之所生生之爲利而善利者水之德也然則洗之在阼其水又在洗東

者非以祖天地之左海乎

纂訂左海兼水之性水之德二意說此與前當東榮不同別取一義

按此申前未盡之義難以一一配合爲說活看爲是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陳注太古之世無酒以水行禮故後世因謂水爲玄酒不忘本者思禮之所由起也

鄭注大古無酒用水而已

孔疏此覆說上文尊有玄酒貴其實也

新裁鄉飲之設尊必有玄酒者何蓋上古無酒用水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行禮是禮之所由起乎今鄉飲玄酒之設雖不用以酌亦必尚之而設於右者正教民思禮之所由起也不然焉用此色玄味淡者爲哉 天一生水水是木火金的本一陽來復之始玄酒味方淡淡是諸味之本

合參此申前章尊有玄酒之義但前言貴其實是言尊以西爲上之義此則明其所以用玄酒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

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侑藏也

陳注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德合天地故曰產萬物者聖也假大也擎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擎之以時察言擎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後也

鄭注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擎擎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爲殺

孔疏此一節更總言鄉飲酒禮坐位所在并明三揖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三讓每事皆三以成禮 聖之言升也東方產育萬物故爲春爲聖 假大也謂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亦爲仁於五行春爲仁夏爲禮今春爲聖夏爲仁者春夏皆是生育長養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聖既生物以生物於春如通明之聖故東方爲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 中者藏也者此言北方主智亦爲信也若以五行言之則爲信若以其生長收藏言之則爲藏也

藍田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

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借則北方北方藏也借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

長樂陳氏曰萬物之於春莫不生此春所以爲養也然則物之生也其來固有自焉易曰帝出乎震則帝者天之神也震者聖神之妙也此產萬物所以爲聖也萬物相見於離則物於是乎茂矣假者貸而有益意蓋有所假則必有所益也故生之以爲養增之以爲長養則盛長則多此夏之時所以爲假也萬物之於四時也生於春長於夏衰於秋老於冬而至於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則慘而不舒者物之情也詩曰秋日萋萋百卉具腓此秋之所以爲愁也中在內能隱而不能顯此中之所以爲藏也天子之立也將以嚮時而接天下者也而以四時言之以左爲仁右爲義向左仁背右義非以夫用天之理者足以治人故邪

嚴陵方氏曰賓雖坐於西北而其鄉必南言賓必南鄉則主必北鄉可知矣天子者盡人道以成位乎天地之中則其左右鄉偕可不合其德乎春以木德爲仁夏以火德爲禮秋以金德爲義冬以水德爲知別五行之德言之則如此若夫合陰陽之道言之則春

夏以陽而無非仁秋冬以陰而無非義也秋冬既無非義然不謂冬爲義者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也以其饒至於夏猶爲仁以其乏止於秋已爲義此言鄉飲酒之坐及於天子之立何哉夫以一鄉之坐足以見天子之立則飲酒之義固非苟然而已則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又有在乎此也

馬氏曰春木爲仁而夏曰仁何也天地之仁至乎夏而盡矣天地之義至乎冬而極矣故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長者大之而已秋斂也萬物至秋而斂則其成體可察也義者仁之節秋者春夏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三

之節也故曰守義中者萬物復歸其根也藏者不露其形也以秋爲摯斂則知春夏爲發散也以冬爲中藏則知春夏爲外發也

山陰陸氏曰春所以產之產之者聖也冬所以復之復之者神也假之者仁也愁之者義也借藏聖人以此退藏於密是也

江陵項氏曰此鄉飲酒義也聖管萬善故象春仁濟萬物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應物借藏以反身也凡道備於身

爲聖施於物爲仁形於事爲義存於心爲中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

郝解賓南鄉與上節賓坐西北小異東方以下明賓所以向南之義蠢初生微動貌聖者至德之稱猶所謂元善也東方生物帝出之鄉故曰聖夏大也假亦大也萬物長養夏所以爲仁愁秋意時察愁意秋時萬物收斂精核嚴肅物所愁也守義者介之德愁察所以守義中在內故曰藏天子南面而立故左聖右義向仁偕藏也偕與背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鄉飲酒義

三

新裁賓位設必南鄉且浸露尊賓出春夏秋冬四方所屬的時蠢假愁中四時所寓的義俱就物言聖仁義藏四時所備的德俱就天地言從四方推到天子立處見以天子之位處賓正示尊賓之意 只重在聖仁義藏他由四時說起無非要漸漸發出此四德來見鄉飲大賓生育爲仁義制行道德涵藏不愧於向南之尊也 彼鄉飲之行賓位西北而必向南者何也言其備四時之德也以四時之德言之東方爲震春時屬焉春之義言蠢物生動之象也春時物何能生動蓋天地以陽氣生產萬物而使之蠢動乃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鄉飲酒義

三

大生之聖德也南方爲離夏時屬焉夏之義言假物盛大之象也然夏時物何能盛大蓋天地以陽氣育萬物而養之培萬物而長之長之養之其勢盛矣是所以假之天地不忍之心顯諸仁者在此天地愛育之仁德也西方爲兌屬秋之時秋之義言摯物斂縮之象也然秋時物何能斂縮蓋天地摯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是氣也乃天地裁制之德止萬物而不過物皆成大成小不相假借此天德守義之德也北方爲坎屬冬之時冬之義言中物自外入中之象也物何以能中蓋天地以此氣復還乃翕聚之德所

以歸萬物之根而復其命此天地收藏之德也夫四時各一其時即各一其德未必能兼備如此惟天子或當依當宁而立也其左在東東取於聖體其生物之德其向則南南取於仁體其假物之德其右則西西取於義體其成物之德其後若偕偕取於藏體其蓄物之德夫天子南向備四方之德如此今賓位必南向亦以備四方之德也豈非一時行禮之所尊也要之義主保合秋爲收物之府故曰守說約產即生動意聖只以大德曰生講聖字屬天地非借聖人之聖字以名也 天子之立只虛說下四

句正見其當鄉言天地四德唯天子能備之 今賓位南鄉是以尊君之禮尊賓矣但不可言尊之以天子之位言外見賓當以生有爲心仁義制行道德涵藏庶不愧南面之坐也

纂訂前言位此言鄉東方四段言四方之德且勿露尊賓意至天子段方詳之聖字屬天地原非借聖人之聖字以名注訓聖人德合天地不是養長平說假之繼承愁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義獨言守指保合言也藏也是天地之德一說把藏也解在物上非左有尊陽之義向有對時育物之義右有卑陰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鄉飲酒義

天

之義倘有後而輕之之義是就左向右倘作解其實只聖仁義藏之德無一不備便了所謂立賓以象天者此也

心典賓坐西北止一方耳曰南鄉則四方皆相關合以此句作頭下文皆是釋其義天地生生之德便是聖切不可增出聖人來

按只首句提一賓字下只推南鄉之意末方補出賓聖是就生物上見得天地之德爲聖養之長之假之謂養之長之所以大之也愁字只是孳字鄭注察或爲殺近是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講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陳注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是禮主於敬主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 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間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方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鄉飲酒義

天

象所以居東

鄭注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觀其間也 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 言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

孔疏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者主人獻酬之禮既行就賓賓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觀在於賓主之間也 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義意東方產有萬物主人共客所須故主人造爲產萬物之象者也 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月輪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初

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
凡建國既立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亦象
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 樂既爲陽故禮爲
陰月是陰精故禮之大數取法於月也

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
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卽
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
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疏知
其繆而曲徇之故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
二日三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邪此其大義本不足
言而疏於例亦當削去今特著之以明述此義者之
繆不足深究云

藍田呂氏曰介閒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閒之也主人
居東方者禮之所由出猶東方之產萬物也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
賓有三賓國有三卿上法於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
時政教所本禮之所以法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賓必南鄉以見主之北鄉則此言
介必東鄉又以見饌之西鄉矣前言四面之坐其以
是歟賓南鄉主北鄉而介東鄉焉則介於賓主之兩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鄉飲酒義

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鄉飲酒義

聖

閒矣故曰介賓主也介之得名又以是歟主人雖坐
於東南而北鄉然所居則以東方爲正也東方者產
萬物之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
之象焉此所以必居東方也前言羞出自東房主人
其之亦此意然必曰造何也蓋爲而就行而至皆曰
造膳羞則饗人之所治必爲而就也庖廚則君子之
所遠必行而至也故飲食必以造言之而居之所
亦謂之造焉膳夫言卒食以樂徹於造是矣王制言
大國次國皆三卿故此言建國必立三卿而鄉之三
賓則有三卿之象故足以爲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馬氏曰大國三卿周官所謂設其參是也
山陰陸氏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據此坐向東北明
矣然則主人面西北賓面東南饌面西南皆可主
人者造之若客受成而已以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
有三讓以三月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卿
士惟月此之謂也再言三賓者政教之本嫌三賓獨
非政教之本也
石林葉氏曰道成於三而月也時也天之道也國之
卿也卿之賓也人之道也論鄉飲而至於三賓則政
教成而禮行矣所以爲本所以謂之禮之參也

郝解介東向正位乎西也西方爲義賓主交而介居其閒正之以義也主人東方與介對也與前坐異不及俱儀禮作遵有至不至也主人造之言禮造於主人客受成耳如萬物皆造於春也月三日則成魄者謂月之晦朔後三日明生魄乃見也明不生則魄隱

新裁此節分四段看介賓主也一句釋介必向東之義東方者春五句釋居主東方之義三日則成魄四句釋禮有三讓之義禮之大參句釋三賓爲政教之本之義 鄉飲有介介位於西南而東向者何也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鄉飲酒義

聖

禮主於敬賓使賓與主對則疑於敬主矣故介必東向者正以介於賓主之閒而全其尊賓之義耳鄉飲有主主人位坐於東南而居東方者何也蓋東方者於時爲春春者於義爲蠶所以發生萬物者也主人者造爲飲食以養賓有產萬物之象故所以居東耳夫介主設位之義如此而禮之有三讓也三賓之立也其義果何如耶蓋月之爲月也晦前三日朔後三日明讓魄而魄見三月成時者蓋日行週天月不及日積一月則退數已週是爲一月又積三月則天道小變遂成一時此造化示人自然之法象也是以鄉

飲之禮主人讓賓必至於三有初讓固讓終讓之三讓取月之三日成魄正猶建國必立上卿中卿下卿之三卿者亦取法乎月之三月成時也知立卿之三取諸成時何疑於讓賓以三取諸成魄乎三讓之義如此鄉飲之賓主介俱固爲政教之本矣三賓何爲者而亦爲政教之本耶蓋賓主介俱禮之經紀也然必有參於其閒以羽翼斯禮然後經紀可行而其禮不廢是眾賓爲禮之小參而三賓爲禮之大參三賓之義如此

說約此申坐介坐主與三讓立三賓未備之義分四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鄉飲酒義

聖

段看首二句即介所居之位而明其義自主必居東方六句即主所居之位而明其義月者四句即讓賓之節而明其義三賓者二句即三賓之制而明其義賓主介俱必有參於其閒然後經紀有所繫屬而不亂是三賓乃禮之大參也惟其爲禮之大參所以爲政教之本不可平政教雖與前政教之本同但前兼經紀參而言此三賓單指參而言

纂訂此節覆申前數節未盡之義介必與主人二段申東鄉東方之義與上文賓必南鄉爲一例下則并及三讓與三賓之義也舊說以三卿屬三讓講三卿

何爲獨法三月書曰鄉士惟月此溺舊說而附會者殊爲未妥玩本文是以禮有三讓自是結局了三卿明與三賓相形蓋三卿是參治之人三賓是參禮之人說三賓爲政教之本者蓋此篇重賓介處多而三賓似乎可略故復就經紀參中抽出言之明不特賓主介俱爲政教之本只此三賓便爲政教之本何也以其爲禮之大參也 鄉飲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賓若賓主相對則是禮主於敬主矣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向爲尊賓也今賓在左主於右介以閒之若主人不敢正對賓者然非尊賓乎主人一段雖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罍

與象地同義然彼以地言此以方言所取自不同也月者三句釋三讓而增成時一義因三日而例及之輕帶一云三讓之義前三日成魄句已盡了月者四句通爲引起三賓細玩本文是以口氣還作釋三讓之義說惟三卿與三讓原無干當以三卿引三賓說政教之本前已言之宜輕只重在大參字上須以經紀二字形容蓋經有天地而無以參之則賓主孤立於上紀有日月而無以參之則介僎孤立於下禮且不成政教何有有三賓則參錯於賓主介僎之間而有輔翼贊助之力禮不患於無文而政教從此出矣

與三卿輔諸侯以出政教同義說得有理可從眾賓爲禮之小參而三賓爲禮之大參蓋其參於禮者所繫甚大也

按賓坐西北而云南鄉雖在西北而南鄉者居多也介東鄉倣此主居東南但云東方亦是東爲多三日成魄當以明生魄現爲說月自重明不重魄三讓三賓皆上文所有而忽插入三卿因三字及之不重三卿稍斷而三賓句貫下 前言三賓象三光此節不言三光但承上三日三月三字以見其意與前文不拘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鄉飲酒義

罍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三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四

射義第四十六

牟陽冉觀祖輯

陳注疏曰繫辭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二人黃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十四

射義

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賓射故鄭目錄特舉大射燕射其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藍田呂氏曰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十四

射義

二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射禮何取也蓋不能射則是不能防患不能防患者不能有其身者也不能有其身則是不能入於道者也不能入於道不能制於法者也是故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也則驅諸射而射者人之所難也則舉而爲之制自天子之尊必有射諸侯以至於爲卿大夫士皆行之則天下四方之遠者莫不化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倣矣此禮之言射貴賤上下各有其法與其義而不相廢也禮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此三者儀禮所謂禮射也蓋天子有郊廟之事而擇士以射之則謂之大射以夫大射者天子之禮也諸侯來朝之時而爲射以樂之則謂之賓射以夫賓者諸侯之禮諸侯言賓則天子爲主矣至於燕射則卿大夫燕以射之而已雖然大射祭也賓射朝也燕射禮也自類而推之蓋不獨此也以其聘禮而有射禮則謂之聘射所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是已以其飲於鄉而有射禮則謂之鄉射周官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是已以其會於州而有射禮則謂之州射州長之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已以其習射必有射禮則謂之武射司弓矢所謂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槌質而鄭氏

言試弓矢以習武是也以其行軍而有射禮則謂之軍射樂記所謂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是也夫此數者皆射也然就其中而考之則軍射者禮之衰爲不足道矣

郝解射者男子之業弧矢所以爲備弋獵所以爲生故貴賤咸用之先王因燕飲聚會使人以射相觀而文之以禮樂勝負相形揖讓雍容行乎其間所以因事化導之方也天下無物無事無禮樂飲酒無禮則害生善射無禮則爭起先王因射以制禮實非爲禮行射也鄭氏謂射有大射鄉射賓射燕射總之天子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三

諸侯之射爲大射民間之射爲鄉射射必有燕燕必有賓未有無賓無燕而成禮者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陳注呂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

鄭注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

孔疏此一篇之義廣說射禮明天子以下射之樂章上下之差又明天子諸侯選士與祭之法因明孔子饗相之圖簡賢選士誓眾之事又明君臣父子正鵠之義是男子有事於射故男子初生設桑弧蓬矢之義又明志正射中之義飲酒養病之事今各隨文解之此經明將射之時天子諸侯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四

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以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嚴陵方氏曰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爲先爾

馬氏曰燕與鄉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爲之也石林葉氏曰燕禮以示慈惠上之事也故諸侯之射

以示慈惠爲主鄉飲以序齒族不必上所惠也故鄉
大大爲賓有事則拜而答之所謂明君臣之義也示
齒族則不嫌於有別也故長者其豆多少者其豆寡
賓介相酬則少長以齒此所謂明長幼之序也

新裁通節重射看首四句君臣習射各有先行之禮
下四句君臣行禮各有所明之義大射正君臣所聚
時當論位故行燕禮鄉飲正長幼所聚時當論齒故
行鄉飲酒禮燕禮至長幼之序不重義只重射見君
臣長幼皆倫理所在未射而豫明之則射時自不徒
用力而忘德矣此說最妙射以觀德德莫重於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五

倫故先明君臣長幼之倫而後射焉此聖人先本之
意彼諸侯之射大射也必先行燕禮以娛賓而後
射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必先行鄉飲之禮以娛賓
而後射蓋豫熟其進退周旋之節而閑其雍容揖遜
之度耳然大射之燕禮非徒行也臣拜君賜明竭力
於君君答臣拜明不虛取於下所以明君臣之義於
未射之先矣及大射之時有不各安其尊卑之義以
期於中正哉鄉射之禮非徒行也坐立有序以明尊
長俎豆有數以明養老所以明長幼之序於未射之
先矣及鄉飲之時有不各安其長幼之序以期於中

鵠哉古人之重射如此

纂訂此詳釋二射燕飲之義也而必先行句且莫發
其義下四句正明所以燕飲之故此節以射爲主二
禮進一步說二義又進一步說只重射不重義
心典三節旨此明射禮而見古者重德之義次節言
射之容比於禮末節言射之節比於樂通節以射
爲主習射而先有所行之禮則用射不苟行禮而各
有所明之義則紀射益深

按首節言射而言行禮次因行禮而推禮之有義各
隨文爲說總以見射之重或將君臣之義長幼之序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六

便黏到射上說似不必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
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陳注呂氏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
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
也亦加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
取矢于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揖挾揖退與將
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御手兼引順羽拾取之節焉
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
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

制禮豈苟爲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爲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脩則發

禮記詳說

卷百四

射義

七

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志不紛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爲德可知矣

鄭注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孔疏此一節明射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故云可以觀德行矣以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是也以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

外體之直是正鵠之名出自射者而來故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長樂劉氏曰士之爲道也德潛於性而行隱於中非如聲色之有形可得而知也而况雜之以情僞乎唯射之中否可以見其心之失得而性之存亡也經曰內志正外體直則持弓矢審固者謂射者必正其志也有幸勝之志則不勝矣有求中之志則不中矣有所當之志則失箭矣有憚負之志則必負矣是謂內志不正者也志正而不惑謂之審克正而必中謂之固然則持弓矢審固者誠明純備而六德在我者也

禮記詳說

卷百四

射義

八

揖讓而升當物而射周旋中度者足以知其禮矣騶虞禮首蘋蘩迭奏不失其節者足以知其樂矣正己而后發不中則反求諸身不怨勝己者足以知其仁矣必取其爵而人不以爲貪必居其勝而人不以爲爭者足以知其義矣性情交勝不欺於人失得由中不固於外者足以知其信矣中於百步之外志正而不惑者足以知其知矣是故誠明充於內者禮樂中於節審固定於心者正鵠應其手好惡存諸心者莫可得以及於是也所以先聖王用之以擇賢才而觀其德行然後取而用之無不中矣不曰射者可以成

人之德行而正其性命乎

嚴陵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唯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故其巧能中義內也貌外也合內志外體言之故止曰觀德行而已及其合天子諸侯言之故必曰觀盛德焉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此其一隅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正直爲正內志言正亦言之法若落箭不固也若出操不審也審在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九

亦言之法

新裁故字承上言言中截一氣順下無過文須看兩箇然後字皆相因說無工夫此字指中禮中鵠言德行在平日素養工夫上看不在行射之時方立也德行還從內志正外體直來者講德行處須要模寫樂於義理久於恭敬底純熟工夫出方是蓋內志豈臨射時所能正外體豈臨射時所能直平日此心此身在天理上慣熟所以射時不期其正直而自正直可以命中也內志正徹以直內也外體直義以方外也要知進退周旋中禮亦由平昔正直來 射必期

於中中必有由來君子惟行禮於未射之先故及其

大射鄉射也進退一升降也當階及物慎其儀周旋一曲折也取矢挾矢當其節由其內而爲志素能禮以閑其心而內志必正其外而爲體素能禮以閑其躬而外體必直惟其正也則目力之巧運於弓矢而持之也極其審惟其直也則臂力之強決於弓矢而持之也極其固夫然後巧力俱全大射可以中正鄉射可以中鵠豈不可言中乎夫射也而中正中鵠如此必其內外之養習於義理者深身心之功體乎恭敬者久蓋用志不紛之心得之於平時者即射之中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六

射義

十

禮中的而俱見之矣故曰此可以觀德行也

說約此言容比於禮也 本文有內志正句而唯曰容比於禮者存乎內者正則形於外者莊也 心典此承上文言惟先行燕禮故於射而德行可觀如此 中禮以上根上節來言中以上根中禮來末句總承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讓之容 纂訂此原制射之義前觀德行是素養於未射之先而觀者足以徵其已往此在容體比於禮上後觀盛德是功成於既射之後而觀者遂可觀其將來此在節奏比於樂上前後二德皆指樂於義理久於恭敬

上說以射為主以禮樂爲目 按進退周還中禮亦由平昔正直來志正根禮之疑慮來體直根禮之肅容來只就持弓挾矢時說舊說內志正則持弓矢審而巧能中外體直則持弓矢固而力能中一云不必分貼言審而且固則巧與力俱全矣可以言中不是已中了只是決其必中不然若倖而中可謂中也乎按中禮固是承上燕飲禮來然是臨射時進退周還中禮志正體直以下是射時事審固可不分貼言中是期其必中德行是平日涵養於此可觀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十一

爲節士以采蘋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陳注節者歌詩以爲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爲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蘋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

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惟狸首亡騶虞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 呂氏曰彼苗者蔑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祀則鳥獸蕃殖矣吁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於二官也天子之射以是爲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狸首詩亡記有原壤所歌及此篇所引曾孫侯氏疑皆狸首詩也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而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十一

循在家姆教之法度乃可承先祖共祭祀猶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以與國政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循法也采蘋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爲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故士之射以此爲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

鄭注騶虞采蘋采蘋今詩篇名狸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祀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狸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

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蘋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

孔疏此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天子以騶虞爲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爲節者謂歌狸首也射人云狸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者射人云皆五節案鄉射注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騶虞者樂官備也者謂射一發而得五犯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也狸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射義

三

首者樂會時也者諸侯不來朝射其首是樂會及盟也采蘋者樂循法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蘋者樂不失職也謂采蘋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是其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謂騶虞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謂歌狸首也卿大夫以循法爲節謂歌采蘋也士以不失職爲節謂歌采蘋也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爲志諸侯以時會爲志卿大夫以循法度爲志士以不失職爲志是各明達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爲之事也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

成則國安者是覆說上文功成德行立先覆說德行然後卻覆說功成也以先由德行乃功成也案詩

義云君射一發則驅五犯獸以軍戰之禮待禽獸之命不忍特驅其一此云喻得賢者多則以犯喻賢也謂一發而得五犯猶若君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爲義云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與詩義同也以騶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嘆其仁人騶虞既爲天子樂章而儀禮鄉射用之者鄭注鄉射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曾孫之詩謂之狸首者狸首篇名曾孫者其章頭也儀禮大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射義

四

射奏狸首間若一鄭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狸首也長樂陳氏曰大射奏狸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王之五節先以聽諸侯三節先以聽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蓋所以優尊者欲其先知之審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眾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又樂書曰樂師凡射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三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

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豝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事而國安矣其有不可以觀盛德乎王道成於騶虞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芣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射義

五

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况射節乎不言孤則以射人見之矣

清江劉氏曰鄭玄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狸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芣皆在二南則狸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卽是其章首但仲尼刪詩之時樂正已亡此篇而諸侯朝觀之禮久絕惡狸首之害已又皆除其籍故使不在二南也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嚴陵方氏曰節者樂歌之節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蓋謂是矣王氏謂天子以騶虞爲節者樂仁而殺以時諸侯以狸首爲節者樂御而射以禮雖然射必以樂爲節何也蓋射所以習武雖先王所不敢忘亦所不可曠也習而不已其弊必至於曠焉亦在乎有以節之而已且武者威也先王以之飾怒樂者樂也先王以之飾喜習飾怒之具而以飾喜之具節之則自天子以至於士豈有曠武之弊哉是則先王之微意也騶虞言葭蓬犯難以見遠人之地處人之野皆由其道而得其宜焉以二官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射義

六

之至賤至遠且能使鳥獸草木蕃殖而稱其職若是又况其貴且近者乎此所以樂官備也狸首言小大莫處御於君所則諸侯之於天子也春之朝夏之宗秋之覲冬之遇以至比年之小聘三年之大聘豈或違其時者哉此所以樂會時也采蘋者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所用有常器所奠有常地此所以樂循法也采芣言奉祭祀則不失職設官分職天子之事也故以備官爲節制節謹度諸侯之事也故以時會天子爲節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之事也故以循法爲節保祿位守祭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爲節前

言官備此言備官前言會時此言時會者蓋能備官故形於樂也能樂官備能時會故形於樂也能樂會時馬內能明乎節之志則外不失其節之事矣志明而事不失則功成於國而德行立於身矣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既成於國體以之安焉非德之盛者疇克如此

馬氏曰騶虞爲節以至不失職爲節所謂其節比於樂也蓋天子所貴者德教而已官備則德教有以行故以騶虞之九爲節以其朝廷既正而官備也諸侯樂其時會之事則功成於一國至於大夫明乎此則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七

功成於其家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身此所以德行立而無暴亂之禍矣然騶虞一國之風而爲節於天子采蘋諸侯夫人之詩而爲節於士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則取詩者不以迹害理矣

郝解節謂作樂爲發矢之節騶虞狸首采蘋采芣皆詩篇名所謂樂歌也周禮射人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芣皆五節每歌一終發一矢謂之節四矢則四節而騶虞九節者先五節以聽狸首七節者先三節以聽餘四一節一發也騶虞官虞山澤之官騶虞

詩美王者仁及萬物田獵多禽呼騶虞而歸功王者故曰樂官備也狸首今詩不載下文曾孫侯氏疑卽狸首之辭豈逸詩記者特錄之與狸獸名狸之言不來也取射諸侯首不來朝者云小大莫處御於君所卽以時會見天子之謂故曰樂會時也采蘋詩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取卿大夫奉法之義采芣詩諸侯夫

人不失職也取士不失職之義

新裁在不失職爲節分上是舉節射之詩而明其義下是推明義之效而結其意細分之其節一段言射各有其節騶虞者一段言節各有其義是故一段見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七

君臣之所以節射者不惟其詩惟其義也故明乎其節以下備言明義之效也射者容體既比禮節奏必比於樂故以詩歌爲發矢之節度樂官備等四樂字卽下其節之志底志字在意趣契合上說射者取詩節射必其詩之意義與己之志趣相合者然後用之志趣相合處乃樂也備官時會循法不失職四者在心爲志發於行爲事事之成爲功實有諸身爲德行明志不失事是知行並進工夫此節專重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一句又最重一明底工夫不失事從明中得來成立皆由不失事來識得這理到則

身世事業無一不成先言德行後言盛德者何德行屬修己功成屬治人分於成功而言也盛德包功成行立人已身國都在內而言也蓋惟今日能明節之志而不失事則他日功成德行立是不可以觀將來之盛德乎 古人行射必有歌詩以爲發矢之節彼苗者葭一發五靶騶虞之詩也天子之射以之爲節曾孫侯氏四正具舉狸首之詩也諸侯之射以之爲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非采蘋之詩乎卿大夫之射以之爲節于以采芣于沼于沚非采芣之詩乎士之射以之爲節然何取而歌是詩哉騶虞詠鳥獸草木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射義

九

之威若而歸功於山澤二官二官不乏人則餘官可知所以明官職之備也天子體天地好生之心以育萬物非備官孰致之故以是爲節所以樂官之備而得遂吾好生之德耳官備之義與吾備官之心相契而樂之也狸首言田之所獲物雖至薄君子相會不以爲褻所以爲燕會之具者也諸侯勤王非時會不足以表之以此爲節樂其以此會合士大夫相與習禮結歡奉天子而修朝事以時見天子與吾時會之心相契也采蘋言大夫之妻循母教以供祭祀爲女教之循者發也正猶卿大夫能循未仕所學先王之

法乃可與國政故以是爲節以其循法之義爲可樂也采蘋言夫人之修祭祀而不失職爲內職之修者發也正猶士竭忠盡力以供乃職故以是而爲節以其不失職之義爲可樂也夫四詩所取之義如此則天子之以騶虞爲節者非取騶虞之義爲節取其以備官之義爲節也諸侯之以狸首爲節者非取狸首之義爲節取其時會之義爲節也卿大夫士之以采蘋采芣爲節者非取采蘋采芣之義爲節取其循法不失職之義爲節也夫騶虞狸首采蘋采芣者射之節也備官時會循法不失職者節之志也使不明其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射義

三

射節所取之志而失其事則功必不成而德行亦不立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士誠能明乎備官時會循法盡職之志而又能不失乎備官時會循法盡職之事吾見事之所就功成而不墜在天子則備官而萬物育諸侯則會時而王事修卿大夫則法循而羣工迪士則盡職而亮采明所爲之事皆底績也非功成乎功成則天子好生之德足以觀仁諸侯從王之勤足以達義卿大夫信度之忱足以昭守士從事之恪足以表忠粹乎德行之威備也非德行立乎德行既立則恭敬之德有以絕猛暴之虞義理之心有以弭悖

亂之害暴亂之禍無有而作矣夫功業既成德行以立而無有暴亂之禍則國勢已安而皇圖鞏固矣夫射節有義而德行治成皆從此出如此故曰射者其儀文之修飾而足以知其養盛之所徵射行於天子諸侯也而可以觀仁愛忠勤之盛德焉射行於大夫士也而可以觀守道效忠之盛德焉向使德有未盛則射亦有未能也何以功成而致國之安也哉心典四樂字通就四詩講若就說到射上則爲節一段不必用備官等亦不可用力講恐妨下明志不失事句樂字卽下志字也備官四者寓於節之中爲志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射義

三

行之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則爲事明者因節射而知之也不失則隨分而各行之矣明志不失事乃知行並進工夫但明志在節之時不失在平日了志志此事也有此事則有此功總之皆德也觀盛德與前觀德行不同觀德行觀已往之德行專以修己言觀盛德觀將來之盛德兼修己治人言兩觀字亦不同前在禮上觀此在樂上觀纂訂按四箇樂字都是推那以之爲節的意思是故一段就上文而覆言之以起下文文明在聽節之時不失事又指後面爲君爲臣者言功成德行立只是一

事德行立無暴亂之禍卻是兩事功成則國安又撮上三句而申之無暴亂之禍便是國安盛德與德行立不同德行立在功成上見盛德又在功成國安上見其實無兩德也

按首段虛提以四詩爲節次釋四詩之義是故以下實發所以爲節明乎以下又推言爲節之可以觀德處功成德行立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言無暴亂之禍說到化民上故能致國安此節較上節說得大故加一盛字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射義

三

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陳注疏曰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也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材藝之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鄭注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否故聖王所以務男子生有懸弧之義故云射者

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 謂諸事之中能窮盡禮樂而可數數爲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諸事之中無如於射唯射能如此故聖王務重焉也

新裁重一盡禮樂底盡字惟盡禮樂所以可數爲以立德行還是禮樂之精義悉見於射故爲盡此推先王以射選臣之故德既以射而觀則考德必以射而取是故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射選之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士有功乃升固非專以射用但既用之後必以射考其德行底淺深高下也夫以射選者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射義

三

何蓋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是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唯爲男子之有事故因而飾之以禮使容體比於禮也因而飾之以樂使節奏比於樂也故天子之事雖莫非男子所當爲然求其以此體禮而禮之理盡合樂而樂之理盡中和之蘊一命中間而俱得也即數爲之俱有心得者在何厭之有且也心德克全躬行無愧而德行兼立者莫若此射觀容體比禮節奏比樂是射能盡禮樂矣燕禮行之鄉飲行之是射可數爲矣樂禮義久恭敬盡仁忠修法職是射能立德行矣射之善如此是射爲男子之所

有事而因飾之以禮樂也聖王務焉以之選士也因其爲男子之事則其爲身心性情之驗者必眞而用以考其德行也

說約首句截上言先王因射以選臣下原其故而申言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作三項看相趕說下 天下之事有盡禮樂而不可數爲數爲而不可立德行者非事之善也唯射則以此體禮而禮之理盡合樂而樂之理盡燕禮用之鄉禮用之可數爲矣且習之而禮以立人之義理恭敬樂以立人之仁忠勤恪眾善之備莫若射也此聖王務焉以選諸侯卿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射義

四

大夫士也射選諸侯卿大夫還主選士說即下進退行於士而榮辱及於君是也合參此引天子射選一事以明射之重也首句提起以下推明其故聖人務焉即以選諸侯卿大夫士也與首句應 盡禮樂是一意可數爲是一意立德行是一意三項相趕渾說纂訂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固非專以射用但即用之後擇人行祭必以射之中否觀人賢不肖也男子之事推起說故事至莫若射作一句 天子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天子所自射也熊

侯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卿大夫士所射也以射選
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先之也

按此節作因祭擇士說方與下節合孔疏補非專以
射一層極好 盡禮樂可數為以立德行固是三層
然畢竟以盡禮樂貫去為是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
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
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
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
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五

志於射以習禮樂天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陳注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

國一人 疏曰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

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

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

鄭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

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流猶放也書

曰流其工于幽州

孔疏此一節明射為諸侯之事又明諸侯君臣盡志

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 諸侯歲獻者謂諸侯

每歲獻國事之書及獻計偕之物於天子也 貢士

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 言天子試

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 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

此謂大射也 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之

文只是貢獻於土故云歲獻獻國事之書云及計偕

物也者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為計吏其貢

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偕物也偕俱也非但

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偕物知歲獻國

事之書者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貢

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五

於九月其舊法也云三歲而貢士者以經貢士之文

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

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

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

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

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書傳又云

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

敖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

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

鄭以此故知三歲而貢士也 適當也其人與所稱適

謂所貢士

廬陵胡氏曰歲獻獻計借之物也於是貢士鄭謂歲獻每歲獻也貢士三歲一貢此蓋書傳之說竊案經意止謂歲獻即貢士爾與書傳異也鄭義非

藍田呂氏曰古之選士必以射者非專事於射也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固以德進言揚選也天子又試於射宮而進退之將以考諸侯所選之中否而從之有賞罰也射者男子之事也男子之事必有志於四方禦侮扞難則其任也故桑弧蓬矢設於始生士不能射則辭以疾蓋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及其禮射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毛

則容體欲比於禮節欲比於樂而中欲多非其志專一則不能也非動容閑習則不能也非心夷氣平強有刀而不憚煩則不能也由此觀之射雖一藝而可以觀人之德行則先王選士之意微矣學者間燕肄業樂而不流究節文之義理亟習之而不倦足以正志意和容體以養人於善此先王所以制射禮故曰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也天子試士於射宮以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反此者不得與於祭蓋禮樂節文之多唯射與祭為然能盡射之節文而不失其敬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毛

可以奉祭祀矣能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而中多則其誠可以事鬼神矣諸侯以貢士之數與於祭不與於祭而有賞罰以行益地削地之法焉則諸侯所以為諸侯亦以射選也故曰射者射為諸侯嚴陵方氏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狸首為節所謂飾之以樂

也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故射中多者然後得與於祭焉其容體比於禮節進退周旋必中禮也其節比於樂節以采蘋為節也比謂與禮樂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多則知不比於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故孔子言射不主皮以至投壺則比投不釋者以是而已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

長樂陳氏曰貢士與射其來尚矣蓋人之賢不肖不能逃於威儀揖讓之間而好惡趨舍常見於行同能

偶之際故射於澤宮飾之以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偶以觀其類則人材其遺乎 又曰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石林葉氏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山陰陸氏曰據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大射也故士不與知然者以司裘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知之也亦天子多賢大射擇賓宜不至於士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无

據若賓射則士射矜侯然則此經云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奈何曰射固所以選士特大射不爲諸侯與士設爾故曰諸侯在廟則皆北面詔相其法又諸侯歲獻貢士天子試之於射宮而中多者得與祭據此大射不爲諸侯與士設可知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苟非禮樂未有可以數爲者也歲獻貢士猶言獻之歲貢士也獻三年獻比要之類流亡孟子所謂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是也

新裁自首句至射爲諸侯也是言天子制射之實下文是以天子制之一句正應此也自是以諸侯君臣

至則安則譽也是言諸侯務射之效下文諸侯務焉

一句正應此也末二句是又申言天子諸侯所以制

射務射之意或有以爲效者非也 本節上申以射

選臣之制下言諸侯帥臣以習夫射而自保也數與

於祭者謂今歲所貢之士得與於祭而明歲亦如之

明歲所貢之士得與於祭而後歲亦如之也 此節

要看盡志於射的盡志二字要習禮樂不盡志去習

如何習得來盡志者於平日未射之先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底工夫習熟得慣然後臨射時將平素正直

底厚養發出來所以比禮比樂而得命中也射爲諸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三

侯者謂併諸侯的賢否殿最都在此上來也 古者

天子固以射選羣臣矣而其制何如古者天子之制

諸侯每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考試貢士於射宮觀

其持弓審固而容體比禮能聽能射而節奏比樂比

禮比樂則自然中多如是則能盡禮樂而立德行矣

故天子之祭得與於執事庶幾明德惟馨足以交神

也否則不得與於祭焉數與於祭非惟士之榮也而

君有慶慶之曰好德曰賢賢曰有功也不與於祭非

惟士之辱也而君有讓讓之曰過曰傲曰誣也數有

慶則益地數有讓則削地夫射之中否雖在於士而

慶讓益削則在於君故曰射者非但擇士亦即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之君與其本國之臣相與教其將貢之士盡志於射以習禮樂使容體比禮節奏比樂而中多也夫君臣習於禮樂則慶而益地者有之矣流亡之禍何從而生哉

說約此節言先王既務以選諸侯卿大夫士遂以射試諸侯之貢士而行賞罰於諸侯也首句以制射言諸侯歲獻至削地都是制

纂訂射官即學宮也比親合也數與謂每歲士相繼助祭也有德行可知數不與反此書傳云諸侯於天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三

子三歲一貢士此云歲貢歷代制有不同也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泛說而教士在其中若就作教士則下節相與盡志句說不去此節雖因上文說來然另是一意不可就指爲選諸侯卿大夫士云

心典是故二字又進一步說謂先王既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遂以射試諸侯之貢士而並以賞罰諸侯也制是法制

合參射爲諸侯截上屬天子之制說下則指諸侯教

士說

按歲獻貢士謂每歲也或即作三歲謂當其獻之歲既有獻字則貢士二字似宜見成說慶則長爲諸侯削則不能長爲諸侯故云射爲諸侯上截制射意重下截教士是因上文推出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民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陳注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三

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是也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獻皆畢然後射此時大夫君子下及眾士無問大小之官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所也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天子養諸侯以禮樂則無所事征討矣而此藝者又諸侯所以自爲正身安國之具也舊說曾孫侯氏以下八句經首篇文

鄭注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

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爲與孔疏上經說諸侯君臣之射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節者此狸首之詩也所以論燕射則燕則譽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也此詩名狸首而發首云曾孫侯氏者但此篇之中有狸首之字在於篇中撮取狸首之字以爲篇首之目謂若騶虞之詩其字雖在篇內而名騶虞矣曾孫侯氏者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故云曾孫侯氏矣若左傳云曾孫蒯聵之類是也將射之時先行燕禮其燕之時四度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三

正爵悉皆舉徧謂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四獻既畢乃後射故云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者言爲燕之時大夫君子及庶眾士等言大夫士等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所也以燕以射者謂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而有聲譽也正謂修正言射者是諸侯自爲修正之具言修正得安由於射也故前文云內志正謂此也以諸侯射以狸首之篇謂今詩文無狸首之篇今射義有載曾孫之詩故知是狸首也公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

大夫者大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說屢升堂升堂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說屢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蓋田呂氏曰國家閒暇諸侯與其卿大夫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養其羣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以射以中選之多寡爲諸侯賞罰則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禮樂養諸侯也諸侯養其羣臣至於則安則譽則無流亡之禍矣天子養其諸侯至於則安則譽則兵不用矣此所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四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者也嚴陵方氏曰侯氏即諸侯以旁出於天子故以氏言之若韓奕言侯氏燕胥觀禮言侯氏亦皮弁是矣言曾孫以見世爲諸侯其功德非一世之積也天子制射禮於上諸侯務之於下養諸侯者以使之習聽禮樂則所以養之也養之以禮則不爭養之以樂則無怨不爭無怨則兵不用矣諸侯自爲正之具者以射求正諸己故也

山陰陸氏曰正言曾孫著諸侯如此非一世之習也四正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正據射人王以六稱

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三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

郝解曾孫繼祖之通稱侯氏即諸侯四正謂將行射舉爵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所謂正爵也投壺禮云正爵既行是也四獻畢然後射大夫君子以下勸諸臣射也凡以猶皆以也以燕之燕飲也則燕之燕安也譽豫通悅也詩曰有譽處兮是也諸侯自爲正謂不俟天子正也具指射以射選臣古雖行之非不易之道騶虞狸首采蘋采芣四節之歌獨狸首不傳必若曾孫侯氏云云者夫子刪詩不錄有以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五

豈諸侯不會而可以射致其來者乎

新裁則譽以上是引詩也以下是釋詩言君臣相習之美也養字有意味下自爲正正是養的妙處在我正之非養使之自正纔爲養自爲正者自家於直內方外底工夫汲汲去做唯恐負吾君薰陶我的盛意此心出於自爲便有省察克己的真功效了習禮樂纔精故狸首之詩曰曾孫侯氏云云則燕則譽狸首之詩如此云者何也蓋言侯氏之爲君大夫庶士之爲臣相與盡志於射而容體比禮節奏比樂則貢之天子者皆中多之士試之射宮者皆與祭之人

君有益地之慶心豈不安樂乎又有好德賢賢有功之譽名譽有不光顯乎而大夫庶士君子亦與有勞也射禮之有益於人如此是天子制之以選士而諸侯務焉夫天子制之者所以薰陶諸侯之德性使之優游於禮樂之中而自化可無事於征伐之勞諸侯務之者所以自正其身相與盡志於禮樂之中而爲保國安譽之具也又何有於流亡之禍哉夫一射也天子以之選臣而優武諸侯以之安譽而爲正則射之所觀者深矣

說約詩辭只輕敘過重釋詩上制以射選臣即諸侯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射義

五

歲獻至削地務是以射保國即諸侯君臣盡志句此天子二句又推所以制射務射之意但不必入貢士說亦不可作效兵不用自爲正俱見無流亡意

纂訂詩經首篇中之一章也狸首今亡先儒因古載投壺禮命弦者請奏狸首後有此詩遂以爲狸首今未見其必然也以燕以射雙承謂先燕後射然重在射上則燕則譽謂安樂而有名譽言習禮樂之效君臣相與二句應詩首七句君指侯氏臣指大夫庶士則安則譽應詩末一句此天子以下又就習禮樂上說深一層此字就根制務二字來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五

牟陽冉觀祖輯撰

射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陳注矍相地名如堵牆言圍繞而觀者眾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于司馬也延進也誓取選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賁與債同覆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十五

射義

一

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為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為之後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求為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此三等入皆在所當棄故不使之入其餘則皆可與之進也

鄭注矍相地名也樹葉疏曰圃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債債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為誓

心典則譽也以前引詩而釋之以為上節是以諸侯

君臣以下數句之證以後則總承上節本節而言

四正具舉說燕禮大夫四句說射禮以燕以射雙承然重在射上

合參則燕則譽單說諸侯帶臣在內是以二字卻從則安則譽來此天子二句又申言天子所以制射諸侯所以務射之意不作效說

按曾孫以本國始祖為說不必言天子君臣相與盡志即上節意以諸侯言因挽上節天子之制諸侯之務而連言之天子養諸侯諸侯自為正跟上習禮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十五

射義

毛

說非專指射正謂正身是自養其德意安國是進一層對上兵不用看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四終

孔疏從篇首以來釋天子以下射樂之節又說大射之禮并顯諸侯狸首之義故此一節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選賢習武之禮也 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眾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爲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 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爲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曰賁軍之將者賁謂覆敗也敗軍之將言無勇也 亡君之國言不忠且無智也 與爲人後者與猶奇也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說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 言有此以刺三惡則不得入若其餘無此三惡者皆得入也 知先行飲酒禮者案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射矍相之圃謂賓射故鄭注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又鄉大夫職云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鄭引此孔子射於矍相之事故知與此鄉射同也云賁讀爲償者若春秋鄭伯之車償於濟說文云償償也是償爲覆敗也云與猶奇也者謂他人無後既有人後之相爲合配今已更往後之是配合之外更有奇也故云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

清江劉氏曰先儒謂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

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有兩後者且唯人無後故求後未有有後而又求副者此非子路之指蓋與之者干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歟嫡子不後族人支子係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爲後非干歟禮不後異姓不爲子異姓而爲人子非干歟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蓋多此仲由之所惡也然則異姓何以有爲人子者曰世衰禮廢必首於夫婦之間夫死子幼莫安其室於以適人少依其居長從其姓貴利其祿富利其貨而莫之自外此亂之甚者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不可易姓也 糾解此節引聖賢觀德之事以明內正外直弓矢審固之義矍相圃名如堵牆謂人眾填塞也射至於司馬謂鄉飲酒初燕正爵畢主人留賓立一人爲司正將射則司正轉爲司馬時子路爲司馬命射司馬之事也延進也賁作償敗也償人軍師者不勇亡人國家者不義爲人後者棄親貪利不仁故以此詰眾人使自省也卽下文各釋己志之義

新裁此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而後射者也此三節一節深一節首言斥惡也次言留善也終言責善之備也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殆有慨於古禮之復興而喜見夫尚德之遺意也及射至於立司馬之時旅酬畢而將射矣使子路執弓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曰忠孝大倫也今此觀射之人有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而為不忠者乎有為人後而忘親貪利為不孝者乎不可與入其餘則可與進焉於是圃外觀射之人去者半而入者半蓋指其惡而斥之則無惡者自入矣

禮記詳說

卷重五

射義

四

合參來觀有欲射者故使子路執弓矢而延之入然卻誓眾而選賢焉設約鄉射之禮本有正賓本有正耦初不待臨時選人然來觀之人豈無賢而欲射者故有延賓之舉賁單三句分不勇不忠忘親貪利者說纂訂賁軍二句注雖分勇忠其實忠之一字該得以忠孝立論可

按賁宜作奔古字通用陳注用鄭說作賁未確又鄭注與猶奇也不可解依劉氏作干與之與可與注中求字參看予謂為人後者只作年幼無力看似賁

與字自然又為人後未必指定承繼只年幼方為人子時便是禮中當有為父後之語可證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耆耄處耆耄

陳注公罔姓裘名之語助也序姓點名也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儀禮云古者於旅也語故裘舉解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耆耄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頹靡而守死善道者不言今此眾人之中有如此樣人否當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

禮記詳說

卷重五

射義

五

之入者又半去矣

鄭注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解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耄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 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或為徐點壯或為將

孔疏公罔為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揚舉也至將旅之時使二人俱舉解誓眾而說所誓之事此舉其目故總舉二人於是公罔之裘先言序點後言矣二十之幼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六十之耆七十之耄老而不倦愛好於禮 身行

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也 修絜其身以俟於死者
問此眾人之中有此上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賓位
矣 案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而
即裘爲名矣云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解者古者於旅
也語者鄭釋其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之事古者
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文鄭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
語先王禮樂之義理也書畫皆老也者案曲禮云六
十曰耆服虔注僖九年傳云七十曰耄又鄭注易大
畜之嗟謂年餘七十也又毛詩箋云八十曰耄大略
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耄也云不言有此行不可以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射義

太

在此賓位也者謂射畢旅酬之時旅賓之位矣

初解禮射畢賓主脫屣升坐使二人舉解故裘點各
揚解語也不否同語使自肖也此位賓位也

新裁不從流俗連修身爲一事去與處半以圖之內

者言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蓋將以序賓

也裘誓之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畫畫而守好禮之

心不與流俗同其頽靡而守死善道者有如此之人

否當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入者又去者半而處

者半蓋義既專於取善則有是善者自知所留而無

是善者自知所退矣

說約此將以序賓也幼壯三句分少者老者特立者
看修身以俟死便是不從流俗不可分作兩樣人
纂訂不從流俗二句一正一反位射位也去留相半
見難得意

按注言賓位或云射位觀揚解當以賓位爲是謂射
畢旅酬時賓就位也然凡射者宜皆在坐豈有分別
令去之理故有射位之疑

**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
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陳注八十九十日旄百年日期年雖高而言道無所違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射義

七

誤故云稱道不亂也勵有存者蓋去者多而留者寡矣
子路之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裘點
之揚解但舉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退裘之言尙
疏點之言則愈密矣

鄭注八十九十日旄百年日期願稱猶言也道猶行

也 旄期或爲旄勤今禮揚皆作騰

孔疏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前則雖云孝弟好禮未能

不倦不變 旄謂八十九十日旄期謂百年日期願

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喻前又者蓋好禮是後者彌

精也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也 子路出延射者

是將射之前案鄉射司射比眾耦於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其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解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爲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解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解之節也但眾耦射事既了眾賓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故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尚疏序點簡而轉詳旌期之老不是能射得云在位者此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八

極老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射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互鄉難與言也猶與其進陽虎勸之仕則諾之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行於天下未聞拒人如是之甚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故矍相之事疑不出聖人聖人投門人弟子欲阿所好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或不知其德雖逆聖人之意或及於是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固孔子之事也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故矍相之事謂聖人有是意

則可矣謂聖人使門人言之則非也雖然語亦有理也故不得不解鄉射之禮先行鄉飲酒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故曰射至於司馬也記云既旅士不入明未旅士猶可入而與射故子路執弓矢延射有入不入及去者入者之辭也卒射司馬反爲司正然後行旅酬卒旅然後使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射事既卒則眾賓皆在賓位故公罔之裘與序點舉解以眾官皆在賓位故有不在此位及去者處者存者之辭也賓在門外則司馬誓之使惡者不入賓在賓位則二人舉解而語不復斥惡但使善者處耳責軍之將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九

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皆有負於世非賢能者也舍其親而爲人後者有所利之而與求焉是爲與人爲後與人爲後者見利而忘親此君子之所不取也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德有立矣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旌期稱道不亂者德有成矣蓋士之立於世無惡者寡矣無惡者有之有立者寡矣有立者有之成德者寡矣不在此位也者疑辭也蓋言在此位也眾所會聚簡別賢不肖人所難言也故以疑辭示之猶言文不在茲乎蓋言在茲也不曰乎而曰也者蓋深示其不斥言也

嚴陵方氏曰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固密也射至於司馬謂射至於使司正爲司馬之時蓋司正則以治禮名之司馬則以治兵名之也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則名之爲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爲司馬亦各從其類也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也故揚觶而語焉又各以其類也夫賁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爲人後者不可以謀養幼壯孝弟者幼而孝壯而弟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之謂也流俗言不知所從來也修身以俟死則死而後已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十

學貴乎力故曰不倦禮貴乎常故曰不變道貴有序故曰不亂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者不倦之謂三十而立者不變之謂四十而不惑者不亂之謂好學然後能立於禮立於禮然後能至於道故言之序如此不謂有如此者否則發問之辭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此位也旄與耄同孟子曰反其旄倪勵與僅同馬氏曰觀者如堵牆以言其眾庶也揚觶而語以言其詢眾庶也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蓋謀人之兵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捨己之親而與爲人之後者則非孝

也去與入半以言其圖之外者去與處半以言其圖之內者而勵者僅也蓋公罔之裘語之以略序點語之以詳略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則幼壯孝弟者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所謂序賓以不侮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所謂序賓以賢也蓋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耄好禮則未至於道旄期稱道則不止於禮不從流俗者不從於外而已好禮不變則不變於內此其輕重之別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十一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爲人後者謂不見先於人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揚觶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是也唯賢者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不在此位聞公罔之裘之言而去者蓋不能保其必勝者也故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公罔之裘揚觶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觶蓋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觶如施之此當實序點所揚之觶也夫禮必再射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裘一等

荆解稱道不亂謂與道合卽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勵作僅少也子路直斥惡人故無惡者入裘點但留善人故無善者退裘言勉強勵行賢人之事故入者尚半點言純一不已聖人之事故留者愈少云僅存非夫子一人與蓋士君子涵養素定心無愧作則持弓挾矢自能比禮比樂而審固命中內省多疚見君子厭然以試於禮樂則手足無措况臨如堵之眾聞揚解之語而氣沮喪矣雖小人多材善射內省身心所以爲人鶴者未能釋然則視君子心平體正之氣象相去自不侔射所以貴德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新裁好學好禮重在不倦不變上言孝弟好禮未必不倦不變故此言比上爲愈密也耄期稱道不亂則終身不離道矣上條賢者可勉而能此節非至誠不息者不能也點又語曰好學而廣之不倦好禮而持守之有恆年至耄期猶能論道而無違誤今此眾人之中有能自信其他日果能如此否則當在此賓位也於是入於公罔之誓者又去者多而留者寡蓋責之愈備故存之愈寬其勵有存也不亦宜乎則小善自足者亦不得以有所容誓以漸而嚴責以漸而密然則夫子矍相之射豈止於執弓挾矢以角勝

負而已哉

說約二不字言今此之人有能信他日果能如此否也要添出自信意方可不然則今日所選者皆耄期之人豈可張弓挾矢乎孔子當是爲魯司寇時行鄉射之禮

纂訂據射禮司射比三耦及戒賓皆豫選以充未聞臨時選取者豈大聖人之所作爲自異於人與是可疑也

按此段事呂氏謂不出聖人甚是反覆注疏之說前後殊不合竊謂先燕後射禮也首節言觀射者願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射則入子路云云故去者半及燕時裘點揚解云云言有願射者可以與燕故去者多而留者少也若作射畢旅酬既射矣如何不與旅酬而令其去耶陳注似是兩截湊攏可疑孔子射於矍相自是人數已定豈待臨時邀觀者與射卽觀者亦無遽入分耦與燕旅酬之理因觀者人眾宜有一番周旋子路先言其當去者裘點繼言其可留者究竟觀者陸續皆去仍是原射之人燕射成禮耳前後事實不過如此而記者以聖人之事不可不識而後儒牽引禮文增飾其說反致舛錯難合在此位是與燕之賓位射畢

旅酬之說非勵有存者或熟識之人邀之燕中以遂其觀未必即射也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陳注繹己之志者各尋其理之所在也射己之鵠者各中其道之當然也舍止也道之所止如君止於仁父止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十五

於慈之類 鄭氏曰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又司裘注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準謂之鵠著於侯中謂之鵠者取名於鴝鵒鴝鵒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雋 呂氏曰張皮侯而棲鵠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爲的者也

鄭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

孔疏此一節釋稱射之名及鵠之與侯之文 此記

者訓釋射之名射者是繹也繹陳也言陳己之志

或曰舍也者是記者又解射名故云射者舍也舍中也謂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能中也 繹者各繹

己之志也者言君臣父子各舒陳己之志意則下云爲人父者以爲父鵠是也 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者此覆說釋上或曰舍也舍中也 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爲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既身爲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十五

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放此一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者謂眾射之人雖共射一鵠各射己之所主之鵠也 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 射中則得爲諸侯者謂數有慶賜堪得久爲諸侯也 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者數被責讓不堪久爲諸侯也非爲射中封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也 大射將祭擇士之射者卽下文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所以擇士是也云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者案大射禮云耦升自

西階並行東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謂於此之時南面迴還視侯中也中謂身謂視侯中身也射者意云此鵠乃爲某之鵠謂父之鵠子之鵠不定一故稱某也云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者中之則能成其父子君臣若不中則不能成其父子君臣故知父鵠子鵠也云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者鄭恐得爲諸侯始封以土不得爲諸侯則奪其國故明之也

朱子曰射中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譏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夫

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射審是非專以此去取也

藍田呂氏曰謂之射者有二義曰釋也曰舍也釋者各細釋己之志如所謂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是也舍者發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蓋言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發必中矣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鵠名小鳥而難中參分其侯而鵠居一則鵠者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爲的者也射之爲藝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所以父子君臣各以己爲之鵠射者各射己之鵠意曰爲人父者不中則不

得爲人父爲人子者不中則不得爲人子爲人君爲人臣亦然故雖諸侯之射亦以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以謂之射侯故古之射者志於中也其專如是豈特志於中鵠中侯而已哉中父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爲人父之道中子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爲人子之道是乃所以充其類釋其志也天子將祭擇所以與祭者故先射於澤後射於射宮所以重黜陟且明天子所以嚴祭祀也以是爲諸侯之賞罰所以明政刑且帥諸侯之事天子也

嚴陵方氏曰釋若細釋之釋言其釋於內而明於外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七

舍苦趨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均又曰舍拔則獲射固有舍意各釋己之志者若爲人子爲人臣各釋己之志於其鵠也前言內志正外體直而此言心平體正者皆互言之爾鵠一也而有父子君臣之異名何也各隨其所志以爲之鵠爲人父者所志在於爲父故以所射之鵠爲父鵠言射中其鵠乃可以爲人父故也所謂子也君也臣也亦若是而已夫是之謂各釋己志也射者不特君臣父子而此止以是爲言者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故也夫射者擇士之射也擇士將以助祭禮之

大者莫如祭故以大言之自卿大夫而下皆俾之射然止以射侯爲言者蓋人臣之貴莫貴於諸侯以見雖至貴者亦由射而得之也自卿大夫而上皆在所擇然止以擇士爲言者以士卑而眾尤在所擇故也山陰陸氏曰舍讀如舍矢如破之舍舍無義也故經釋繹而已至文公曰鴻遠舉難中中之則可以告故射侯棲鵠中則告勝焉同是射侯也而謂之射侯主言大射則射侯者射爲諸侯正在於此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母或若女不宣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是則所謂射侯蓋亦取如此故曰大理物博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七

有是哉

郝解爲人父子君臣各止其至足爲人父子君臣之的此古語以射喻人道之皆有鵠也君子生平無不中道然後可自試於射不然雖巧力俱全亦曲藝而已故曰射者各射己鵠非射棲皮之鵠申明上文各釋己志之意言素行皆中則其志可釋也

新裁各射己之鵠分首釋也舍也作二柱釋者各釋己之志釋之義也心平體正至射中矣舍之義也爲人父者至臣鵠釋之實也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舍之實也故天子之射是舉侯射之一端以證所釋所舍

之義此是舊義依愚見釋舍二義該重釋邊蓋我所當盡底道必先釋得其中底理透然後可以所已明者去身體他若不先尋其理則仁敬孝慈何處下手做起則釋底工夫緊要於舍可見矣釋己之志以理言者理無所思由射乃有思也心平四句只以射言然鵠之所中卽道之所中也四以爲鵠總是那射之的但自彼視之如己之道然以爲此乃己之鵠也不可不中也於是射而中之中雖中射之的但自彼中之如中己之道然以爲我能中己之道矣所謂以神遇而不以目遇者也射之人有父焉而父之道存乎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九

慈射期於慈故爲父者方射有見於鵠因志於慈所以克昌燕翼以爲裕後之圖者雖嘗豫修於平日而亦必因射以致思蓋不以鵠視鵠而以慈視鵠矣愚云四爲字著實有意味以爲父底道理視此鵠則思其爲者必到至精之地蓋射之時乃精凝神會之時其模擬所及必不苟且所以止底道理就在其中看來舍字造詣亦不淺此就是知止而後有定底工夫了射侯是張皮侯爲鵠而射之此說大射之名也射爲諸侯方釋射侯之義彼其射之爲言者何義也言若理形於前尋而釋之也或曰不但取於釋此理

而取於舍此道也何以知其然耶天下之理欲舍則先釋能釋則可舍凡所謂釋者謂其行射之人各釋在己所志之理也不謂之釋乎夫既各釋己之志而期於中由是內而心無不平外而體無不直心平則持弓矢審體直則持弓矢固審則巧而能中固則力而能中射至於中則得其所止矣又不謂之舍乎故曰爲人父者志在於慈見鵠而釋之以爲父慈之鵠爲人子者志在於孝見鵠而釋之以爲子孝之鵠爲人君者志在於仁見鵠而釋之以爲君仁之鵠爲人臣者志在於忠見鵠而釋之以爲臣忠之鵠所謂義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在於釋者如此也既以爲己之鵠而釋之故父子之射者各射己父子孝慈之鵠君臣之射者各射己君臣仁忠之鵠所謂義在於舍者又不益明哉不然安在其爲各釋又安在其爲能中也由此觀之射義見矣故天子有郊廟之祭則大射以擇侯邦之士名之爲射侯是射侯者蓋言諸侯之得爲不得爲繫之也如貢士射中而釋舍兼全則君有慶而益地隨之得爲諸侯矣射不中而釋舍皆失則君有讓而削地隨之不得爲諸侯矣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王射所關之大如此則夫釋志以舍己之所止者夫豈可以自

已哉

纂訂釋與舍注分理道只一道字便了釋有知意在始射時看舍有行意在既射時看釋己之志志在理上悟且漫說理之所在如此則又與爲鵠皆復了四箇以爲鵠總是那箇射的但彼視之如己之道然以爲此乃己之鵠不可不中也於是射而中之射爲諸侯方釋射侯之義蓋諸侯視之以爲侯鵠而射中即中侯之鵠云耳要說得與釋舍相關

心典釋思其理也開射之始舍中其道也要釋之終釋舍二字雖平重而意有先後蓋我所當盡底道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先釋得理透然後可以已明者去身體也故下兩段中間俱以故字接之四以爲字俱指射者之志言視射之鵠如己之道於是射而中之是中射之鵠如中己之道也此射爲諸侯句與前章射爲諸侯句大不同莫混看此諸侯字即鵠字

按陳注舍訓止作止仁止慈之止似失之深而時講因有父思止慈子思止孝之說反覆玩味終難貼合人到射時如何顧得遠有所思郝京山作比喻說亦不甚確予謂注疏舊說雖淺卻明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父子君臣不過概舉人類如父不中則

自愧不成箇父無以對其子餘放此總是形容期於必中意如此說無晦義 舍字訓止不如訓發之明釋是思繹舍是發矢釋其所以中而後發矢能中二意可貫 此射爲諸侯是謂諸侯自射當志於鵠與前士射不同諸侯之射中不中亦有慶讓非以士射致之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細地是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陳注澤宮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射宮卽學宮也進爵細地者疏云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細爵也

鄭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孔疏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於此又重言也又前經貢士云容體合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者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爲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楫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故於澤中射楫質而已又鄭

注司弓矢云樹楫以爲射正射甲與楫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者謂諸侯也 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人前經論貢士與祭故知此經之士含貢士也云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細地之文以經之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更總云進爵細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細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細爵也

嚴陵方氏曰言澤則知其野言宮則知其國先習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事有漸故也創地益地謂所貢士之諸侯也所謂慶讓者不特在地亦有在於爵焉故總言進爵繼地也於讓曰繼地知慶之爲益地也

郝解大射擇士之射侯所以待射射侯卽虞書侯以明之之義得爲諸侯言比禮比樂發無不中則成其爲諸侯不能者反是非卽以射行黜陟也禮莫大於祭助祭諸臣必擇內正外直閑習禮樂者故先之以射也澤平野射宮序也讓創地慶益地如後世紀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紀過之類亦非卽創之卽益之也

新裁此發明射爲諸侯之意也天子將祭正郊廟大事也先集侯國所貢之士試射於澤宮試之於澤者取採擇遴選乎士也蓋擇其可與祭與否耳射於澤則不中者黜矣其中者始得射於射宮此又復考其禮樂之比否德行之優劣也無非精於擇士之意與祭與不與祭以貢士言讓創慶益以諸侯言進爵繼地用注中先字說

纂訂先澤後宮習事之漸也射宮以下文重而意略卽前試士事但補出前澤宮一段而申釋釋與舍之

義耳射中射不中皆言射宮之射也進爵承益地言繼地承創地言進言爵繼言地互文也一云進爵句申言益創之事不專於地亦與爵相關注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繼則地輕於爵故先創地而後繼爵是也與互文說異此可從末須繳射中二句方得旨此爲士者所以視爲士鶴而射中卽中士之鶴也亦釋與舍之義也

說約一云習射作貢士演習以待學宮之選若云已射於澤又射於射宮似有兩番選矣

新旨此節發明射爲諸侯一句之意射宮分上將祭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而試其藝下旣射而別其藝也所謂射中得爲諸

侯者豈必舉天下諸侯而盡試之哉亦在於貢士耳天子將祭郊廟欲得助祭之官必先羣侯國所貢之士試射於澤宮非徒取其宮近水澤而名之也乃取遴擇採選之義所以擇其士可與祭與否也已試於澤又復試於射宮考其禮樂之比否德行之優劣無非精於擇士之意耳貢士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君有讓天子創以地是不中在士而辱在君也得與於祭者君有慶天子益以地是中在士而榮在君也所云進爵繼地是矣蓋

爵以詔德始而有德則先進爵以示夫褒崇之意而地必因爵而進矣祿以詔功既而無功則先絀地以示夫裁抑之意而爵必因地而降矣賞罰亦嚴矣哉按上節言諸侯之射此節申言貢士之射時講多以射爲諸侯卽作士說似諸侯全不自射矣未受前節呂氏方氏之說可玩 進爵絀地語氣甚拗當以先字安進絀字下謂進先爵絀先地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禮記詳說

卷重圭

射義

三

陳注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

鄭注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

卜食子也

孔疏此一節明男子重射之義以男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所以禮射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四矢者象禦四方之亂

言子初生三日用桑弧蓬矢六者欲使此子先有志意於其所有事之處謂於天地四方也 三日射罷之後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 至射畢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故云飯食之謂也 藍田呂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也人之類男子爲貴也其配則天也陽也乾也可以服人而不可以服於人者也故天地四方之大皆吾之所當有事也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於其始生所以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也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故君子靈功浮於食不使食浮於功有事於天地四方而後敢用

禮記詳說

卷重圭

射義

三

穀則功浮於食無愧於食是亦男子之事也故因射義及之

嚴陵方氏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以上與下爲合東與西爲合南與北爲合故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射之射之則以射人代之而已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生而必射以示其有事之志射而後食以示其受祿之道用穀謂用穀米食之故曰飯食之謂

馬氏曰先其所有事而後敢用穀者論語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儒行曰儒有先勞而後祿皆此意也天台陳氏曰案賈誼新書載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

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據此禮則應有五弧矢言射中央而不言天地其旨粹矣不知作記者何所考

新裁首二句言男子始生而用射天地四方二句正始生用射之義下舉人臣事君之忠由於始生所教見今日之用射正爲后日之豫期其取義遠大如此男子人臣只一人天地四方先志於有事只一事獨重先有志於所有事底有志二字男子出仕是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无

理天地四方之事那裏出仕者便都做得然而天地四方之責自在我雖未必一一做而經綸紀綱之志先要汲汲存蓄於胸中其餘事業隨我力量做去則食君之祿便無愧了如曰必盡所有事而後用穀則出仕者一入仕籍便受祿於朝了豈有等得做了天地四方之事纔食祿之理彼射之所關甚大男子初生未使母食之先以桑弧一蓬矢六用二矢射天地於上下四矢射四方於中雖未實射備射之義此何義哉彌綸天地紀綱四方皆男子職分之所當有事者男子責任如此其重是以始生射天地以其有

事於天地始生射四方以其有事於四方也故男子之爲臣者天地四方正所有事必此志汲汲先盡彌綸紀綱之功而後敢食君祿無要求之意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后敢使其母食之也夫以人臣事君之忠肇於始生之教如此是今日之用射正謂后日之豫期也則人之始生必射天地四方者其取義不亦遠哉

說約此始生用射之意也二句截上論男子始生之用射下明取義之遠也桑弧句就未飲食時說下皆釋其義但天地二句只就男子當爲之分以起下意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无

取義就下三句見出實指男子他日所事說非引臣道以見之也

纂訂男子生之下便當補未飯食之意天地四方二句只解得射天地四方之義見責任之重先射而後飯食之又於下文解出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桑弧蓬矢取其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皆然豈但人臣注疏原是統說陳注單指臣道殊不合理故必先有志句欲使此子先有志意於其所有事之處謂天地四方也飯食句謂射畢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也飯食乳之也下母以乳

按必先有志作男子異日說方綰合不可直言人臣
作比喻說飯食句繳轉始生射而後乳意 飯食皆
活字總是嬰意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
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陳注爲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
不怨勝己者而惟反求諸其身

鄭注諸猶於也

孔疏此一經明射是仁恩之道唯內求諸己不病害
於物既求諸己取其不勝乃有爭心矣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三

藍田呂氏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
求諸己而已蓋以仁爲己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
有似於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正己而後發發
而不中知反求諸己而不怨勝己者知所以中不中
莫不在於己非人之罪也至於愛人不親治人不治
禮人不答則反尤諸人蓋不以爲己任不知其類者
也君子無所不用其學故於射也得反己之道焉
新裁仁之道也分只把射說末后繳出爲仁由己意
射與仁一屬藝一屬理何以射有仁道盡道乃身
心性情最切實底理而正己反求乃身心最真切的

工夫正己是存理遏欲也反求是自治益詳也豈不
是仁之道 射之理有爲仁之道焉何也蓋方其未
射也必求在己者修身循理無不正而後發矢及其
發之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惟反求諸己曰吾所以
養吾心者粗也範吾躬者疏也人何與焉以此觀之
始於爲己終焉一於爲己其與爲仁之道不得於天
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行有不得而反諸己
者何以異哉故曰仁之道也

說約此下皆言射道之大也首句截射者仁之道言
有君子爲仁之道且渾渾說下卽始終求諸己以見

禮記詳說

卷五

射義

三

爲仁由己亦若是而已此射所以爲仁之道也正己
與反求諸己以內志正外體直立論
纂訂此與孟子不同彼主爲仁言而以射爲喻此主
射言求正諸己在未射之先發而不中三句在既射
之後見爲仁由己意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

陳注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
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
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

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今按揖讓而升未射時也下而復升以飲則射畢矣揖讓而升下五字當依鄭注爲句 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孔疏下猶降也言將飲射爵之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射爵既以禮升降其事可慙故也 言雖君子因射亦有爭也 此飲射爵者亦揖讓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而升降者此解經揖讓而升下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故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亦者亦如射時揖讓飲今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立卒解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藍田呂氏曰爭者爭勝負也君子之於天下也所以與人交際辭讓而已爵位相先患難相死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則無所事於爭矣而獨於射也求中是以勝負爭也然射禮勝飲不勝所以爭中者爭辭乎飲也

嚴陵方氏曰爭者德之逆君子無所爭曰無所則與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之無所同義君子雖無所爭然有所必爭者則有在乎射也揖讓而升堂復下而飲不勝則材養不材之意也材養不材仁之道也君子當仁不讓於此安得而不爭乎王氏謂求勝人而害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之者小人之事也求勝人而養之者君子之事也 馬氏曰射者仁之義也蓋始於由己而成於反己者射也故愛人不親反其仁然後爲仁射而不中反其射然後爲射此仁之與射所以同道夫豈有怨乎彼哉然雖不怨於內而不可以不爭於外不怨所以爲仁而必爭所以爲知也蓋射之爭爭於揖讓升降之間而非射之爭則爭於財利忽圭之際則其爭也君子君子無所事爭必也射乎以言其爭出於不爭也 六十四彖爲圭四圭爲合忽圭皆言微也 纂訂此引孔子言以釋揖讓而升下而飲之義君子

無所爭以平日恭敬言必也射乎謂無爭正於射見
非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如出次當階及階凡三揖
言升不及下飲者始終雍容揖遜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而不失正鵠者
其雅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
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
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陳注郊特牲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
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
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畫布
曰正棲皮曰鵠賢者持弓矢審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
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猶射也爵謂罰酒之爵中則
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
爵者以己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讓道也

鄭注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
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格也格直也言人正直乃能
中也發或爲射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
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
或爲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孔疏前經論射求諸己乃有爭心故此明射中之難
以中爲貴何以射者言爲射之人何以能使射中
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人能聽此樂節使
與射中相合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至極難矣循
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雅賢者乎此論射中
與樂節相會爲難之事循聲若謂射者依循樂聲而
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矣如此者其由賢者乃能然
是難也不肖謂小人也言小人則不能循聲而發
又不能持弓矢審固彼既如此則何能以中也小
雅賓之初筵之篇刺幽王之詩陳古之明王大射之
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祈求也以求祈中辭爾
所罰之酒爵也酒既養老又以養病今射者非病
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辭讓見養老也不敢
當其養禮也何以言其難也言此事難作何法以
爲之者言不可爲也故云言其難也云聲謂樂節也
者騶虞九節之屬也云畫布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
鵠則大射也云發猶射者解上發彼有的也云的
謂所射之識也識猶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云辭
養讓見養也若已有老病而可受養今已爲射不中
而受爵是無功受養不敢當之故讓矣

藍田呂氏曰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己曰非病也不能也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能之若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此責己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老也酒者所以養老與病也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責人之輕也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辭爵則所以爭者乃所以辭也養則利之也爭辭養乃所以爭辭利也異於眾人之所以勝負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射之爲藝非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射以樂爲節射者欲其容體比於禮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而中多故曰何以射欲其節比於樂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何以聽何以射者體之所動不在乎他也何以聽者耳之所司不在乎他也是謂用志不分不過乎物推是道也將無入而不自得況於射乎居是位也行是事也其心也或之乎彼也或之乎此也一出焉一入焉將無所往而可也故射雖一藝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

長樂陳氏曰鵠之爲物遠矣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鵠爲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爲賢也射者何以射爲不主皮而射也何以聽爲循樂之節而發也郊特

牲曰射之以樂也如此而已蓋不主皮而射則其容比於禮循聲而發則其節比於樂禮樂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不肖之人事勇力忘禮樂安能中哉故孔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分主禮主樂未確郝解何以射何以聽解見郊特牲耳聽樂而不失節手發矢而不失正此爲難也唯賢者比禮比樂內正外直者能之不肖之人勉強模擬得此失彼蓋射之爲道取其正則末有不中不正末有能中者詩小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雅賓之初筵求中以辭爵則其所爭者乃其所爲廉也

新裁重聽邊循聲而發全在平日涵養工夫到所以聲矢相應此是心上工夫安能以中看一以字非不中也不能以樂聲中也以樂之聲中方中得不疾不徐此乃心巧

說約此美射之能中者也在安能以中截上引言以釋射者之能中在於賢下釋詩以明賢者之求中本於讓上下相紹看孔子有曰射者之以樂也何以能不矢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

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所謂能聽者循聲而後發矢所謂能射者發而不失正鵠其唯賢者能之乎蓋其樂義理久恭敬而正直兼巧力之全故能射能聽如此也若不肖之人則內無所養外何能正哉然賢者固能中矣而心則非以賢自處也詩云發彼有的中能中乃曰以祈爾爵者祈之爲言求也求中而不失正鵠以辭爵爵也蓋酒以養老與病若不中而受爵則非老而受老者之養非病而受病者之養矣心有所不安也總見射之一出於讓也新旨首二句是孔子言以射以聽辭平意串總以射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比於樂之難下循聲四句是記者言賢者重平日德行上行上

纂訂安能以中分上明能中之在於賢下申所以求中之心也兩段串看引詩一段比上所引孔子之言又進一步言升固揖讓下而飲亦揖讓即射中祈爵亦所以崇讓夫求中是爭意然求中所以辭爵辭養是其爭乃其所以讓要在此際見得

按何以射何以聽六字語氣悠不住似當至安能以中俱作孔子之言然據郊特牲只二句是孔子言故講家以循聲而發數句爲申明上意非上呼下應之

辭也祈爾爵中加一兔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射義

三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陳注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君臣賓主之相接有饗有燕有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十六

燕義

一

饗禮亡矣獨燕食之禮存焉儀禮公食大夫禮是也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故燕禮之始主人酌以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而無黍稷食禮之始主人親設醢醬大羹宰夫爲主菹醢之豆六三牲魚腊腸胃膚之俎七黍稷之簋六牛羊豕之鉶四宰夫執觶酒設於豆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饗禮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之間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又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於賓館故知饗禮之始如燕之始獻言爵盈而不飲則啐而不卒爵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十六

燕義

二

矣言有體薦則俎肉不折矣言凡設而不倚則無脫屣而升堂矣又有酬幣又卷俎歸於賓館此燕饗之別也蓋禮者主於接驩故至於請安請醉旅酬無算爵少紓其敬也故其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此所以示慈惠也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之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是也有燕賓客者則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云燕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
也有養老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是也有因燕而射者大射禮是也
纂訂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燕禮有四等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賓客與之燕四也然此皆諸侯之禮王燕禮今亡故注云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

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陳注庶子即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爲倅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眾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戒令謂任之征役也教治謂修德學道也別其等者分別其貴賤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爲上下也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之類也唯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燕義

三

所用之唯太子之所役使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有司統領卒伍者也司馬弗征者以其統屬於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既小事乃民庶所爲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爲之蓋欲存之使修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故春則合聚之於太學秋則合聚之於射宮考藝而爲之進退焉疏曰庶者眾也適子眾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呂氏曰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阼階之上又宵則執燭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

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

鄭注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天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位朝位也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天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

孔疏此一節明諸侯與庶子燕飲之禮從篇首至末皆明燕飲之義但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方說燕禮之初先陳庶子之事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者此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燕義

四

明庶子之義也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言周之天子其下立官有庶子之官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眾庶子之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掌其戒令者此等眾子須有戒法政令而庶子官掌之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言非但掌戒令而已及其教治亦皆掌之分其貴賤之等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

云掌國子之倅唯此爲別但諸子職總謂之國子此
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是其適子也謂之庶者
庶眾也以其適子眾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
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
言故鄭注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
又引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是也云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者案
周禮諸子下大夫屬司馬云卒讀皆爲倅者以經云
庶子之卒下文云國子存游卒以卒字非一故云卒
皆爲倅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

禮記詳說

卷五

燕義

五

人爲卒之卒故讀卒從倅也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此
諸適子皆副代於父與父爲倅故稱倅也云戒令致
於大子之事者則下文云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
於大子其事非一故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云位朝
位也者此等諸子雖未爲官皆繼父尊卑以爲等級
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若國有大事之時而進致
諸子於大子唯任大子隨時所用也若國有甲兵
之事則庶子之官傳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
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
之弗不也正役也以此等諸子既統屬大子隨大

子徵發王家之事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前經云國
有大事謂祭祀或宿衛又云甲兵之事此經別云國
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小小之政
事謂力役主功胥徒之屬不與於國子唯民庶所爲
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不干其事也既不與國
子之尋常政事但使之修行其德學習道藝也仲
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仲秋之時合其諸子
在於射宮使之修德學道或容習射也庶子之官
考校其藝之高下而進退其能否者進之否者退
之游卒未仕者也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

禮記詳說

卷五

燕義

六

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
此游卒是游逸以爲副倅故云未仕者云學大學也
者以大胥云春釋菜合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初教在東序至合時則在周
之大學故云學大學也云射射宮也擇士習射之宮
也又周禮大胥云秋頒學合聲其合聲之時則亦在
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云春合舞
秋合聲是養老在東序也故知大合樂在東序云燕
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者案燕禮云主人
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是燕禮

有庶子官也以庶子於燕有事是以燕義於此說庶子職掌故云載此以爲說也

藍田呂氏曰此篇所陳卽周官諸子之職也其文有少異諸子掌國之倅此篇云庶子職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卒國子卽卿大夫士之子也倅者貳也子之爲父後者皆所以貳於父也必用國子之卒者蓋古之爲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天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率國子致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燕義

七

於天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天子雖未爲君君臣之交相際而已久賢不肖之別已悉可任使之才已備則先王所以慮後世者不爲不豫也戒令謂任之征役也別其等謂父爵爲之等也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爵在學校則尚齒也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也甲兵之事謂師旅之役也國之政事謂凡力役田獵追胥之事也庶子之官者國子之師也游卒國子之未仕者也未仕則庶人力役田獵追胥之事不舍也然以國子之倅將使之修德學道故舍征而存之以養材也合聚也春采之學宮秋

聚之射宮考其詩書禮樂之藝以進退其能不能以選才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而下之子其長與倅皆在所掌所以爲庶也且諸侯而下其子總謂之庶子則又別於天子故也下言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則庶子之職固及於國子矣止言倅者舉下以見上也長子謂之國子則亦有國名之也卿大夫之子非有國者之子而通謂之國子者舉大以該之也以國子爲有國之子則知天子爲有天下之子矣戒則戒之使勿怠令則令之使有爲教則教之以其藝治則治之以其事知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燕義

八

其戒令而後可以教治之也等謂上下之等位謂貴賤之位經言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則等有上下矣又言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則位有貴賤矣周官師氏教國子保氏教國子其養固亦及於倅矣然以國子爲主庶子職庶子之倅固亦及於國子矣然以長爲主則大故其職列於地官以倅爲主則小故其職列於夏官地官掌邦教也故師保以教養爲主夏官掌邦政也故庶子以戒令爲主周官謂之諸子此謂之庶子者諸庶皆眾也其實一也猶之周官謂之宗伯而記則謂之宗人周官謂之甸師而記則謂之甸人

也甲兵之事戎事也戎事不止於用甲兵止以是言之者甲以自營兵以勝敵戎之事如斯而已首言大事則戎事亦在其中矣授之以車則馬可知矣授之以甲則兵可知矣合其卒伍則聯之有數置其有司則帥之有人所謂以軍法治之也率國子則倅從之可知矣軍法者司馬之所正治之以軍法而司馬弗正者致之在於庶子用之在於大子以國之貴游不可以常民畜之故也若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之類所謂戒令也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之類所謂教治也先言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以戒令者庶子之職所主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燕義

九

故也後言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以教治者庶子之職所兼故也

馬氏曰燕義之設始於公族而公族之正始於庶子官記者之言燕義必先述其燕與鄉飲之禮凡以本其始而已司馬治之則處之以義司馬弗正則優之以恩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所以順陰

石林葉氏曰辨其等則親疏有序正其位則貴賤有等所謂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也天子之嫡曰大子諸侯之嫡曰世子者蓋對而言之則有異離而言

之則諸侯之嫡子亦通稱為大子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所以致義司馬弗正所以致仁庶子所治仁義而已矣師氏教國子而貴游子弟亦學焉此言國子存游卒者蓋師氏所教則嫡子者也其游卒則諸子教之德有體所以修道無迹所以學春而合樂於學宮順陰陽之動也秋而合聲於射宮順陰陽之靜也射宮所以擇其賢否故曰考其藝而進退之郝解庶子見文王世子篇官謂庶子之有司即周禮夏官諸子之職此節本周禮諸子之文引以明庶子非謂官即庶子也古諸侯眾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燕義

十

子皆稱庶子周禮諸子爵下大夫而燕禮獻庶子在獻士後席堂下則庶子無爵與庶子官異也古者兵農爲一居則爲族行則爲卒卿大夫以下之子不征於司徒司馬者謂國子之游卒周禮卒倅其戒令教治皆庶子官掌之等貴賤之級位朝列之位大事喪祭聘享等事國子即庶子以其養於國學謂國子致猶進也唯所用唯大子所使也司馬弗正弗得征役之以其統於大子也國之政事征役之類存留也游卒空閒之士即國子之卒也合聚也此節本錯簡當在篇末明貴賤也之下以有獻卿大夫士庶子

之文不知庶子何官鄉飲射聘皆無庶子故於此引周官徵之猶聘義之言玉鄭注未達

新裁此節見燕禮所自起蓋燕禮之設始於公族之正公族之正始於庶子之官也之卒以上是目乃記者語言周天子建庶子之官所以職任諸侯卿大夫士眾適子副卒於父之事蓋此國子皆將代父宣力者掌戒令以下述周禮全文以陳庶子所職之事掌戒令四句泛言庶子所職的事有此二項別等正位在戒令教治之中國有大事與甲兵之事二段詳戒令之事凡國之政事至末詳教治之事正等別位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燕義

士

意自寓戒謂戒飭令謂使令教謂教誨治謂訓治戒而令之鑄其材欲其為有用之品也教而治之陶其性欲其成大受之器也戒令教治兩者不可平看全重存字修德學道正是存之之事庶子官專是存養這邊的工夫多然董之之法不嚴則國子征役太煩管轄太多不得優游涵養於道德之中所以主之者止一太子及之者止於大禮大戎戒令雖是使之閑習禮戎之事亦是修德學道中存養的工夫之不可少者蓋禮與戎藝事之最大也古者周天子設官分職有所為庶子官蓋為政於公族以職掌其諸

侯卿大夫庶子之卒者也職之維何掌其征役之戒令焉與其道德之教治焉別其父尊亦尊父卑亦卑之等焉正其朝廷尚爵學校尚齒之位焉自掌其戒令言之國若有至大之禮事正國子之所宜習其儀節者也庶子官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若祭祀喪紀賓客燕享惟太子命也孰得而役哉國有甲兵之戎事正國子之所當效其勤勞者也庶子官則舉國子而授之以車甲合之於卒伍之際而置有司以統領之也治之以軍旅之法而嚴武事以整飭之也此統之者太子也司馬曷得而征之哉以教治言之凡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燕義

士

之政事如力役土功之類非禮事軍事比也國子則存游卒於學使之正心修身以修其德格物致知以學其道不以小事分其心庶幾涵育薰陶而道明德立可以大有為也然既有以養之而不有以考之是作之無機矣故春時合聚之於太學以考其文藝之優劣而為之進退之秋時合聚之於射宮以考其武藝之高下而為之進退之進者選其材而官使之退者復使之修德學道以待後考也夫教治修則所以養之無事之日者豫戒令明則所以責之有事之際者重也此庶子之官之職也

說約此節非燕禮而記於燕義之首者因燕禮有庶子之席故先舉官之所職以見庶子他日皆有卿大夫士之責皆有旅酬之禮也庶子是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非嫡庶之庶倅乃庶子之名號以其教於國學故亦謂之國子以其爲父之倅而未仕故曰庶子庶子之官是下大夫二人蓋周天子設六官以統天下於諸侯之國以下大夫二人爲庶子官此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副貳其父者也但此只渾說掌其戒令以下方引周禮文而詳其職掌其戒令四句概言所掌之目有此二者別等正位就在戒令教治之

禮記詳說

卷重六

燕義

十三

時正之別之也下國有大事至司馬弗正申戒令之事凡國之政事至末申教治之事而別等正位自在其中但大事與甲兵之事分禮事戎事對下修德學道得於心爲德發於事爲道修以行言學以知言藝以事言卽道德之習於人者學校射官言其地也纂訂庶子國子卒游卒總是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將來承襲父爵代父宣力者合而言之曰庶養之於學曰國副貳曰卒未仕曰游卒庶子官則其統率之官名也庶子之卒上是記者之言下是引周禮本文實陳庶子官所職之事掌其戒令二句是一層國

有大事至末是一層總只一意先略而後詳耳唯太子所役使者蓋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其事使之分已定於斯矣以軍法治之者蓋古王者之師將皆世族庶子皆承襲父位休戚與同所以使效勞戰陣無異慮也存優厚之意修者治其物誘之累屬仁學者究其精微之蘊屬知春學秋射只言其地陰陽之義也兩合字正是去考他一云教之以文教之以藝非藝卽道德以其習於人故曰藝一云考其文藝之藝一云考其道德之寓而爲藝者俱不可從戒令政治不可不看蓋無事之教治正所以爲有事之戒令

禮記詳說

卷重六

燕義

古

也

按古者至之卒提其庶子之職掌其戒令四句正其庶子之職而以戒令教治爲重別等正位帶言國有大事至弗正正言掌戒令之事戒令是有禮事戎事戒令庶子倅也凡國之政事至末言教治之事所以教治游倅存字根上國之政事來言國有事只用民力留游倅在學以教治之也藝字卽兼德道不必另分文藝武藝失之俗凡其所能者卽藝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

立莫敢適之義也

陳注爾與邇同南鄉爾卿句絕大夫皆少進句絕少進稍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適讀爲敵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也

鄭注定位者爲其始入殿階揖而安定也

孔疏此經說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

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是記者之辭也 居主位之語亦

禮記詳說

卷百七

燕義

主

記者詳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者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敵匹而爲禮亦是記者之言也

嚴陵方氏曰南鄉爾卿大夫者以卿大夫在北面故鄉而爾之欲其皆少進以定位故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者西面則居東主居東則賓宜居西賓居西則主與之對立矣而此言特立者方見賓莫敢居西而與之敵也始則南鄉示君道也終則西面示主道也示君道者待之以臣禮示主道者待之以賓禮至於待之以賓禮猶莫敢居賓位以相敵焉是乃所

以深明君臣之義也適卽適也適相當則爲敵故也

新裁在定位也截不可作兩扇對君立四句以臣位言君席五句以君位言君立阼以君身爲準則知諸臣皆南面東上遙相次以至於西也君席阼階二句以設席言君獨升立二句以登席言獨升者無從也

總見尊君之義下居主位莫敢敵尊君不必言矣卽上定諸臣之位亦是尊君正見唯君東南南嚮也

諸侯燕禮之義何如以燕禮方行君見臣之位次言之君固立於東南矣南向爾卿而卿立於君之側焉大夫少進而大夫立於卿之下矣所以然者以近

禮記詳說

卷百七

燕義

主

君者爲貴遠者爲賤定諸臣之位正見君之尊而人臣不敢適之也以君之位言之君設席於阼階而不於西階蓋以此席唯君爲主居主位不嫌專惠也君獨升於席上而西面特立者蓋以諸臣不得爲賓莫敢敵以示無二大也此可見燕以通情而辨分未嘗不嚴也

合參兩節作一章首句冒二節 首節見燕以通情而辨分未嘗不嚴也居主位正通之以情定位莫敢適皆嚴之以分

按西作邇言近也大夫少進而近前次於卿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陳注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君尊臣不敢抗行賓主之禮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禮無嫌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謂與本國之臣燕則然若鄰國之臣則以上介爲賓也公孤也上公之國得置孤一人公卿之尊次於君復以之爲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偏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爲賓無所嫌疑也方氏曰既曰爲疑而又曰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

禮記詳說

卷百七

燕義

七

鄭注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孔疏此經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也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者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爲賓疑其敵君之義爲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爲賓明其遠嫌之義也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云禮之禮之亦記者辭也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者文王世子文云公孤也者此諸侯燕臣

子之禮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鄭注彼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也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云尊與君大相近言公卿在朝位與君相近今若使爲賓被君所敬則其尊與君大相逼近故經云以大夫爲賓爲其疑故也

嚴陵方氏曰宰夫乃天官之膳夫爾非天官之宰夫也然亦謂之宰夫者皆以變制爲事故也杜賁曰賁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蓋謂是矣使宰夫爲獻主者王氏謂燕飲酒則君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故不可

禮記詳說

卷百七

燕義

六

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夫爲獻主而已蓋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夫以食飲養王之官也使所以養王者養賓焉則王之厚意也所謂獻主者主人飲賓曰獻蓋攝主人而獻賓也亢禮莊子所謂分庭伉禮者也却解設賓主君燕本國臣君不自主使宰夫爲主大夫爲賓疑謂卿爵近君又使爲賓則疑於君大夫稍遠君使爲賓無嫌也

析裁首二句總言所以設賓主者有其義下四句分言所以設賓主者有其義合一節言則明嫌以上燕

禮設賓之義所以嚴分賓入以下燕禮有賓禮之義所以通情但微重通情邊蓋前節定位居主位似處之以情而莫敢敵又臨之以分莫敢抗禮爲疑明嫌似臨之以分而禮之又處之以情蓋席位嫌於太褻賓主嫌於大峻嚴以分又通以情斯爲燕禮之善燕禮賓主自有賓主獻主自有獻主君皆不與獨賓入一節君略假降一等之禮禮之可見其尊嚴矣夫燕禮定設賓主設賓西階以尊之設主阼階以義之有賓有主所以成賓主之禮也君本爲主而使宰夫爲之者何蓋以君尊臣莫敢於抗賓主之禮宰夫

禮記詳說

卷百五十六

燕義

九

位卑而司膳有主道故設之爲主示臣莫敢與君抗也公卿本是賓而設大夫爲之者何蓋公卿位尊疑其近於君而尊卑無辨也大夫位卑而遠於君明其無逼上之嫌也注以嫌疑渾講未是賓入中庭君降一等揖而進之者何蓋以分雖臣也位則賓也是君之尊禮乎賓也

說約賓入以下又指卽席時言之

按以大夫爲賓於禮有妨公卿何以有嫌而大夫不嫌乎且大夫爲賓公卿皆居其下豈不僭越或謂公卿親故引之爲主一邊備之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陳注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賡爵公取此賡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

禮記詳說

卷百五十六

燕義

十

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也此之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楊氏曰按公取賡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此所謂公爲賓舉旅也燕禮君使宰夫爲獻主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君舉觴於西階之上以酬賓可乎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觴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與解答再拜公卒解賓下拜公答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

所以通君臣之情也注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

鄭注言聖人之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

孔疏此一節明燕禮臣盡禮於下君答之於上上下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 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 及君所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 謂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燕義

三

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堂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以其下堂未拜故也燕禮云公卒醵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輒拜禮殺也 案燕禮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立功於國也 君必報之以爵祿者以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 以燕禮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之示爲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也上必須報之也 上下必須相報故在上明正教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

功報上也 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故國家用足而下不匱乏是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也 上下和親是和也而不相怨是安寧也和之與寧禮之所用以結成上文也

藍田呂氏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公升卽位於席西鄉而與燕之諸臣皆未入也諸臣未入而君特立於席明是燕也君爲之主非諸臣之敢敵也君既卽位小臣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燕義

三

大夫皆少進爾近也進之使前也必爾之者所以定臣位也既爾爾卿大夫然後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以大夫不以公卿之貴疑於君也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乃以宰夫爲主人以獻賓臣不敢亢君也君不敢以己尊莫亢而必伸賓主之敬臣不敢以爲賓而必屈君之尊故燕禮之節至於以宰夫爲獻主則禮之於賓主義義之於君臣並行而不相悖矣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賓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賓受爵拜君皆答拜臣盡臣之禮以事上故君舉旅賜爵賓皆降再拜稽首君辭然後升成拜天下之禮

未有不交而成者也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君臣父子長幼夫婦之倫吾性之所固有也君子之所以學先王之所以教一出於是而已故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之大分謂之經其屈伸進退周旋曲折之變謂之紀大德敦化經也小德川流紀也禮儀三百經也威儀三千紀也故君臣之義其經見於朝覲其紀見於燕禮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舉旅卽下言舉旅行酬也旅序也舉爵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燕義

三

以序行酬酢之禮也鄉飲酒禮亦謂之相旅卽中庸所謂旅酬是也君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升成拜者卽降階而拜又升而拜以成前拜之禮故也賓必再拜以明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答拜以明君上發爵賜祿以報功於臣故曰明臣禮也又曰明君上之禮也或言君或言臣或言臣下或言君臣上下皆互相備也言上則不特主君言下則不特主臣力言其才能言其藝民既有功則興事造業生財有道矣夫然後取之以什一之法也道之至於有功然後取之此其不虛取於民也寡乎什

一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唯其取之以什一故繼之上用足而下用不匱也什一爲天下之正如此亦由乎上之人明正道以行之而已和寧禮之用也以其國安而君寧故曰寧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皆以是而已夫君臣上下之大義不過如此故曰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石林葉氏曰上以爵祿報下則下日奮而有功故禮無不拜下以功力事上則上見知而有賜故禮無不答無不拜則非與亢禮無不答則非虛取也勞心者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燕義

四

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上下之義也道民而有功則勞心矣民出絲麻穀粟以奉上則勞力矣燕禮明君臣之義者何以異此方其君舉旅於賓而賜爵也固有惠於下而下拜之明其治人也及君答拜者明其食於人而已矣

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則政常寓於君臣行禮之間而禮常見於爲政之際未有禮非其政而政非其禮

和解君舉旅於賓謂宰夫獻賓終君乃舉爵行旅酬於賓也君所賜爵謂酬卿大夫之爵賓與受賜者皆

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君使小臣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君答拜成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下釋君答臣之義因燕以及爵祿取民猶射義及修身好學皆推廣禮義非區區一事之儀節而已上明正道以道民謂制田里教樹畜之類

新哉此見燕禮君臣交拜之間寓明良交泰之義也臣下至君寧言臣禮之實也禮無不答至不相怨言君禮之實也和寧二句言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在也君所賜爵賜大夫士也此節只重大義二字義曰大君不得無以爲君臣不得無以爲臣者燕禮之拜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燕義

五

儀節耳爲何說出這段大義來禮會間無非勸勉交儆之意且以見設立君臣無過明道道民盡心立功兩件是當爲事中之極重者講當云國安君寧之寧上下和親之和此不過明禮之效耳非其義也唯一心立功以報君明道道民以利下此乃君上臣下之義中之最大者也但平日各自做各自的事不得明燕時正君臣宴會之日情意淡洽之時偕拜之禮以明之

纂訂此釋君臣交拜之義可以成和寧之治也明臣禮也明君上之禮也各就交拜上虛會作冒臣下至

君寧詳臣禮之實而及其用禮無不答至不相怨也詳君禮之實而及其用和寧二句總結上兩段而起末句故曰之下方見燕字臣下至大義也與燕無干

諸侯行燕禮以宰夫爲獻主以大夫爲賓當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公取勝爵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夫是之謂君舉旅於賓及舉旅行酬之後公復特取一爵以賜臣是之謂君所賜爵舉旅再拜君答拜之賜爵再拜君答拜之是之謂禮無不答竭力盡能原輕只見不虛受君之爵祿也力是分之所當爲以贊相言能是才之所能爲以謀猶言立功卽有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燕義

五

神生民社稷也正道道民原輕只重不虛取言不無故而取用也正道如農桑之類道民引導民也民道之民由之也算乎什一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民之不和親皆由此來和寧不曰禮之效而曰禮之用者蓋禮之用和爲貴人有禮則安和寧原是禮之用君臣上下稍不和寧便乖而不親危而不安矣此必和且寧君臣上下乃相維而不至於相攜也中閒皆宜泛論至末方云於燕禮見之諸侯之行燕禮君舉旅於賓及君所特賜爵臣皆降席再拜稽首升席又成拜者所以明臣下之禮當如是

也君於臣拜必答拜之禮無不答拜者所以明君上之常如是也何謂明臣禮臣之拜君言臣之不虛受於上也蓋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竭力盡能所謂臣禮也是以國安而君寧則臣盡禮之所致矣何謂明君禮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蓋上必分田制祿明正道以道民民因其所道足衣食而有功然後君於十分之中而取其一是正道薄取所謂君禮也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則君盡禮之所致矣夫上下和親和矣由上不虛取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燕義

七

盡禮所致則君禮非和之本而非君禮之功乎國安君寧寧矣由竭力盡能盡臣禮所致則臣禮非寧之本而寧非臣禮之功用乎是君臣上下之所當然義無有大於此者而乃於燕禮之答拜成拜見之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而豈徒爲獻酬交錯之儀節而已哉

按明君上之禮以上正言燕禮臣下竭力以下推廣言之臣下竭力至君寧爲一截臣立功而君必報趕出下句立功因以說到君寧當以立功獲報爲重以見不虛受意禮無不答至不相怨爲一截上必明正

道以道民然後取其什一是爲不虛取正道之道以理言道民之道同導民道之道作由言取什一得中故上以有所取而用足下以不過取而不匱於是則上下君民相和相親而民不相怨此段當以明正道句爲重以見不虛取意和寧句總承上二段君臣屬寧一邊上下屬和一邊時說以君上臣下爲說略去民一邊未妥予謂此節重君答禮一邊臣下竭力至國寧言立功而報以爵祿是君不虛取於臣足以明禮無不答之意豈獨於臣爲然即以民言之君必以正道道民而後取民什一故能上下相親是不虛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燕義

八

取於民亦足以明禮無不答之意於臣得寧於民得和和寧皆禮之用而君臣上下之大義當如此君臣承上段上下承下段卽和親之上下故曰燕禮明君臣之義臣拜而君答不爲過也此較舊說覺明備之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陳注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遙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

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之上退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於阼階上亦退立於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勝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勝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於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爲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奠解以賜是爲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爲士舉旅也公舉旅之

禮記詳說

卷重六

燕義

无

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於阼階之上也牲狗也疏曰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等差燕禮不載

鄭江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孔疏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遞相次耳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燕禮於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於阼階上既

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案燕禮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於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觥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觥坐奠於薦東訖小臣請勝爵者二人勝爵阼階下皆北面勝爵於公勝爵者先自飲畢勝爵者洗象觶酌奠於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勝之觶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解實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於西階上眾大夫相酬畢奠虛觶於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

禮記詳說

卷重六

燕義

手

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勝爵者公使二人勝爵奠於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爲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卿小卿之異則小卿大卿俱同獻也燕禮主人洗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眾工畢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爲大夫而旅酬也燕禮說屢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於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勝觶於公公坐取賓所勝觶與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與以酬士士舉

旅於西階上此是獻士爲旅酬也 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算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 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節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親疏長幼貴戚賢不肖皆別也大別之中又有細別存焉均親也而有斬衰大功小功總麻袒免之異均長也而有父事兄事有隨之異故以賤事貴有十等焉所謂王公卿士卑與隸僚僕臺也君者積尊而爲之也苟無差等民可得而犯之貴貴之義有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燕義

三

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於此者所以防亂也

嚴陵方氏曰小卿卽下卿也言上卿則知小卿之爲下言小卿則知上卿之爲大仲尼燕居曰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故其上下之次如此獻庶子之後則不舉旅行酬者庶子卑故也周官諸子以下大夫二人爲之而此則以居士之下者蓋諸侯之庶子故也由士而下無爵則此所謂士者上士而已容庶子

以中下之等爲之等者上下之義差者多少之差石林葉氏曰獻卿及於士而後至於庶子者所以體異姓也蓋內朝以親親爲主則庶子在所先外朝以賢賢爲主雖庶子必在所後

郝解席謂設席之位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皆在堂上次士次庶子皆在堂下庶子未受爵故后士庶子侍衛居君側故立阼階上席則設於堂下也獻君宰夫爲主獻也君舉旅行酬君舉旅酬之爵行酒也獻卿亦宰夫獻也卿舉旅行酬亦君舉也大夫士亦然唯庶子有主人之獻而君不舉酬詳儀禮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燕義

三

新裁此明燕禮有辨分之義上三事分三平看就位於下以上設席有上下也獻庶子以上獻卿有先後也等差以下陳器有多寡也以上俱不露名分字末句方見正名定分之義席位則貴者上而賤者下分明於席矣獻酬則貴者先而賤者后分明於獻酬矣物器則貴者多而賤者少分明於器具矣獻君至庶子言旅酬之序蓋席位既定旅酬方行也旅酬數句全重而后二字方見明貴賤意四行酬字對作四比而后獻庶子另講獻君卿大夫士庶子皆宰夫爲主者酌酒以獻也君舉旅君爲賓舉旅也卿舉旅大夫

舉旅士舉旅君爲卿大夫士舉旅也首一句行酬是賓以序酬眾賓也下三箇行酬是卿大夫士以序酢卿大夫士也須知賓亦酬卿大夫卿亦酬大夫士獻與酬皆在西階上每獻必以主人有主道也君皆舉旅見君之尊與賓卿大夫士之情洽也賓卿等行酬者臣榮君賜故以獻眾人也舉旅之禮賓卿用賡爵大夫士用奠饌要記明注於賓卿曰酬於大夫士曰賡尊卑之等也按舉旅是舉旅酬之爵行酬是行旅酬之禮舉旅固是君行酬卻是賓總謂君舉旅行酬者君舉旅於賓而使之行酬也下倣此須知獻君是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燕義

三

獻旅以酬賓獻卿獻大夫獻士是獻君以酬卿大夫士上言君而不言賓下言卿大夫而不言君互文也庶子位卑則但主人獻之君固不復舉旅賜爵而庶子亦不得行酬之禮矣以設席之位言之賓席在西階之上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是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又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上退立於阼階下西面庶子受獻於阼階上亦退立於阼階下是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夫席位既定之後適獻酬當舉之時君之分至尊也主人則酌酒以獻君而君舉賡爵以酬賓爲之賓

者與侍宴羣臣旅酬於西階之上焉廣君惠也卿之尊次於君也主人則酌酒以獻卿而君舉賡爵以賜卿爲卿者與侍宴羣臣旅酬於西階之上焉推君恩也獻卿既畢主人之獻及於大夫矣而君則舉奠饌以賜之焉大夫之所以旅酬者猶夫卿也獻大夫既畢主人之獻又及乎士矣而君亦舉奠饌以賜之焉士之所以旅酬者猶大夫也士成禮矣以至庶子則阼階之上主人獻之而舉旅之禮不行奠饌之酒主人及之而行酬之義不舉豈得與賓卿大夫士並禮哉俎豆盛牲體薦羞者也自君卿至於庶子皆有等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燕義

三

差之不同焉若是者寧止辨席之上下獻之先後俎豆牲體薦羞之多寡乎其分之孰尊而貴孰卑而賤也蓋了然於燕席之間矣然則燕禮之行也有嚴以辨分之道焉

按此承前節宰夫爲獻主言凡獻皆宰夫獻也舉旅者皆君而行酬賓卿大夫士也君舉旅行酬謂君舉旅於賓也下卿大夫士皆非賓故分言之卿舉旅行酬上加君爲二字言君爲卿舉旅而卿行酬大夫士倣此賡爵是二人洗象饌以獻君於賓卿用之大夫士則用所奠之饌不另洗獻亦是分別處庶子

謂同姓子弟非庶子官

禮記詳說

卷百七十六

燕義

三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聘義第四十八

陳注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親遇會同皆朝也存類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釋

禮記詳說

卷百七十七

聘義

一

聘禮之義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此聘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旆旌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陳注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上公七介者上公親行則介

九人諸侯之卿禮下於君二等故七介也以下放此
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
斯禮者也

鄭注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
之卿其體各下其君二等

孔疏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
於下從首至末又明聘所執玉又因明有諸德之義
今各依文解之今此一經以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
皆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
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聘義

二

蓋田呂氏曰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謀賓介此飲
酒之賓介也大行人掌上公之禮介九人侯伯七人
子男五人此朝覲之賓介也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
介子男三介此聘問之賓介也聘禮上介奉束錦士
介四人皆奉玉錦則介凡五人舉侯伯之卿而言之
也

嚴陵方氏曰上公卽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
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
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
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也以爵

有貴賤則其介有多寡故曰所以明貴賤也

石林葉氏曰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謂
親行聘之介也禮器言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
牢所謂侯伯之卿使聘也此言侯伯五介子男三介
所謂其使之介也

新義此言卿出聘之介數貴賤就君言重明其禮異
上說如上公體尊禮物禮文隆重行禮之介非七人
不足用矣侯伯子男禮漸減介亦可少了古者諸
侯之國以邦好不可不通也而聘漸行焉聘禮之行
必有介以爲之輔也是故上公之卿則七介焉侯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聘義

三

之卿五介焉子男之卿三介焉不同者何蓋上公貴
其介數獨多侯伯次之子男又次之故介數漸減者
蓋因五等之君所行之禮不同故介數異明其貴賤
所以明其禮數之異也

纂訂明貴賤有二義自本國言介如命數故上公親
行則介九人卿殺其君二等而爲七侯伯子男亦各
遞減是明君貴而臣賤也自列國言上公之卿七介
侯伯之卿降公二等而爲五子男亦然明爵尊者
貴而卑者賤也一云貴賤以出聘之卿相較不可以
下君二等便作明君臣之貴賤

按本文無卿字今據禮文添出當云上公之卿出則則七介貴賤以君言方與上公侯伯子男字相合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陳注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爲序主君在內迎擯者出大門自北向南爲序

禮記詳說

卷五

聘義

四

鄭注質謂正自相當

孔疏此一節明聘禮之有介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節文少則質多則文同則質異則文致其文者乃所以盡其敬也

嚴陵方氏曰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介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紹而傳命也紹而傳命則命不直達矣蓋以主君之尊而使臣之卑不敢與之亢禮故也故曰弗敢質質對也

山陰陸氏曰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

至也言紹則若上公七介皆相繼傳命也蓋如是而後盡父子之間以質爲敬君臣之間以文爲敬

郝解紹繼也命使臣奉君命列介相繼傳達上介傳次介次介傳末介乃達於擯以達於主君故曰紹也所尊謂使臣尊主君質對也無介直達則輕突而擯尊矣

新裁此節只重在介上君子指聘賓言所尊指主國之君言 聘賓將入大門之時主固有擯以接賓賓必有介以傳命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於次介上介受命於次介而傳於賓更相繼紹以傳主君之命何

禮記詳說

卷五

聘義

五

也蓋聘賓之視主君以爲彼雖主也實則君也我雖賓也分則臣也彼固吾之所尊者何敢正自相當以敵體抗禮乎故介紹而傳之是使主君得全其君道之體統而我純以君道尊之也非敬主君之至乎說約主君雖主而實則君聘賓雖賓而實則臣也君子欲尊主國之君而弗敢正自相當故備介傳命而後入聘者正守使臣之卑而不敢與之抗乃所以爲敬之至也

纂訂傳命舊作傳主君之命近云傳賓之命觀下三讓而後傳命自見紹而傳命就是弗敢質就是敬之

至

合參此是賓致敬於主君首句分下二句釋上句義
按介字接上文說主先問賓此命以主君之命爲是
孔疏兼言賓主之命亦可從 質訓正不作文質之
質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
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陳注疏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
揖以大客之禮待己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
後傳聘賓之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

禮記詳說

卷百七

聘義

六

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
而后入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廟門也
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
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
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
升也

鄭注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
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揖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
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
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摺

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

孔疏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此經明欲傳命之
時先須三讓又傳命之後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
明賓所以尊讓主人 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揖以
大客之禮待己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
傳聘君之命 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
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後入廟門主君在
東賓差退在西相下三讓乃入廟門也 初入廟門
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
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

禮記詳說

卷百七

聘義

七

君乃先升賓乃升也 言如此者是賓致其尊敬讓
主人之心也 知此揖讓主謂賓者以三讓而后傳
命及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賓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
而后升雖主人爲首皆賓讓而後至於主人若賓不
讓則不至於是揖讓之事皆賓爲主故云此揖讓
主謂賓也云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
也者鄭解三讓而后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
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
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案鄭注鄉飲酒云事同
曰讓事異曰辭此主人以大客禮賓賓不敢當大客

之禮乃是事異應云三辭而云三讓者但鄭於儀禮自上下爲例此云三讓記者之言辭之與讓其義亦通也云乃傳其君之聘命也解經傳命之言案聘禮注云賓至未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也故云傳其君之聘命也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若臣聘於君則旅擯交擯傳命者聘禮注云其傳命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時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交擯與旅擯雖別總而言之皆是傳命故注聘禮引此介紹而傳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聘義

八

命謂時交擯而傳命也今此聘義介紹傳命論相聘也及三讓而后傳命皆聘之旅擯亦是傳命也能氏皇氏皆以此介紹傳命爲朝之交擯今此聘義不釋朝乃於聘義之中而記朝之傳命理爲不可又鄭此注傳其聘君之命其義分明能氏皇氏之說未盡善也云三讓而后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云讓主人廟受也者解入廟門三讓之意主人於廟受賓之禮言賓不敢當其廟受故云讓主人之廟受也引小行人職者證大客來主人有賓迎之法

嚴陵方氏曰致尊言主人之尊賓致讓言賓讓而不致受

按尊讓二字當俱屬賓讓之所以尊之也故言尊讓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貶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陳注郊勞勞之於近郊也用束帛北面拜貶亦主君之拜也其拜於阼階上拜君命之辱者釋北面拜貶之義也

鄭注貶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聘君之恩惠辱命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聘義

九

來聘者也 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

孔疏前經明賓致尊讓於主君故此經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 主君使士迎客於竟故聘禮賓及竟張旌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

聘禮云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 案聘禮賓入

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內聘禮又云及廟

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貶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聘君之貶

貶謂惠賜也聘禮云公當楣再拜是也 拜君命之

辱者釋此北面拜貶之義也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貶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 所以致敬也言主君致敬於聘君 此一經總結上賓致尊讓於主君主君又致敬於聘君故賓主交相敬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待也敬讓則不相侵陵者以主人致敬賓致讓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

藍田呂氏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懣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所謂已懣已蹙野人之義也非君子交際之交也君子之交際動無不文禮無不答故於傳命入門皆三讓三揖至階三讓而升此賓所以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聘義

十

敬主人也士迎于竟大夫勞君親拜迎而廟受拜貶拜辱此主人所以敬賓也賓主之交爭相為敬讓則暴慢侵陵無自而生交日以親好日以固此兵所以不用民所以休息也傳命入廟門皆三讓而聘禮不載有所略也

嚴陵方氏曰迎于竟則使士勞於郊則使大夫因為之陞殺焉廟受者受使者所銜之命也受必於廟所以致敬也拜貶者拜受所賜之物也拜辱見曲禮解侵言自此以侵彼陵言自下以陵上

新裁二節合講此總敘聘禮敬讓之足以全交意各

節截上節賓讓於主之道下節君使士致敬也主敬於賓之道敬讓二句總承故諸侯二句著其足以全交也 所以相接還不專在敬讓還在致敬讓的致孚看出蓋在我之敬心讓心無不極盡而又能以我之敬達到賓的心裏去賓之讓達到主心裏來方謂之致方是所以接的道理不然虛文虛禮豈便免得侵陵 方聘賓之初至也入門三辭陳擯之禮而后傳聘賓之命也三辭廟受之禮而后入廟門不敢徑行也三揖而后至階不敢先登也三讓而后升后主升階也此皆聘賓所以尊讓於主也主於聘賓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聘義

十一

之將至也既命使出迎于境矣又大夫束帛而勞於郊既拜迎於大門內廟受其命矣又北面拜貶拜君命之辱焉此皆主之所以致敬於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三揖三讓郊迎勞拜是君子之相接敬讓又是君子之所以相接蓋相接者禮也敬讓者心也敬讓是聘賓主君所以相接之本意也諸侯行聘賓主相接以敬讓則情意交孚分守以正故外而敵國不相侵內而尊卑亦不相陵矣敬讓之效如此此君子必行之以敬讓與

說約致敬也截拜君命之辱雖釋北面拜貶之義只

當云北面拜謁以拜君命之辱不必另作一意釋之恐致敬句有礙

纂訂迎勞是一時事作兩禮看迎迎賓也勞慰其勞也用束帛士卑故遠迎於竟大夫尊故勞於近郊廟受廟字重看拜君命之辱句釋拜謁之意

合參兩節一意釋賓主行禮之義上節以賓言賓臣也揖讓之禮有四所以致尊讓於主君下節致敬也以上以主言主君也迎勞拜受之禮有五所以致敬於使臣下文敬讓二字分屬末二句又著敬讓之效上節四箇而后字俱屬聘賓下節迎竟一事郊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七

一事拜迎一事廟受一事拜謁拜辱一事按上節於賓言讓本節於賓言敬下以敬讓合言結之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饗還主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陳注卿主國之卿也承擯者承副上擯也紹擯者繼續承擯也賓行聘事畢主國君親執醴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私面謂私以己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覲私以己禮物覲見主國之君也牲殺者曰饗生者曰饋致饗饗者聘覲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饗饗之禮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三

於賓也還圭璋者賓來時執以爲信主君既受之矣今將去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也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帛紡紵今之絹也饗禮食禮皆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呂氏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損猶賓之有介也損有三者以多爲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日相出接賓曰擯宗伯卿也故曰卿爲上擯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爲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故曰大夫爲承擯士職卑承官之乏以繼擯之事故曰士爲紹擯也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也

鄭注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孔疏主之國卿爲上擯接迎於賓大夫爲承擯者承副上擯也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案聘禮注其位相承繼又聘禮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

則士爲紹摯者一人 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禮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 私人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覲者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主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質故以面言之故聘禮注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注云私面私覲也又以私面爲私覲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聘義

十四

云私覲故以私面爲私覲也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行過鄭而面鄭伯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 致饗餼者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餼饗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文曰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於阼階前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案聘禮餼既爲生而左傳僖三十三年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爲生餼則爲死故詩鄼葉篇云牲牢饗餼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饗餼相

對以牲牢既爲生饗又爲熟故以餼爲腥也 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紼是也 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謂君親禮賓賓用私覲及致饗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聘義

十五

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鄭解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謂饗食之屬則以賓客禮待之使人延賓於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云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者謂主君或不親饗則使人致禮於賓若致饗餼致饗致食及還圭贈賄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摯者主國接賓之人而爲之執事者也周官司儀所謂掌賓客摯相之禮是矣又謂之饗者鄉飲酒禮異也言上摯則知承之爲中摯紹之爲末摯矣見主國之臣則曰面見主國之君則曰覲者與

君言卿臣言面同義然周官言私面而不言私覲論語言私覲而不言私面者蓋合而言之皆見而已饗則以酒爲主食則以食爲主燕則兼酒食而燕樂之也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以至於饗食燕所以明賓客之義也還圭璋致饗饋賄贈則使人致之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食以食爲主則尚禮饗燕以酒爲主則尚恩尚禮所以接於外尚恩所以結於內接於外者不可煩故食止於一而已結於內者欲其篤故饗所以至於再而燕禮所以至於無數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聘義

七

郝解摯主君所使接賓者用三人答介之數賓不敢徑質主亦不敢徑接也卿大夫皆主國之臣也君親禮賓謂賓行聘事畢主君親執醴禮賓也私面謂公事畢使臣面主君自伸其敬也不用介相見曰面以禮物見曰覲牲殺曰饗生曰饋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饗饋也析玉爲圭圭半圭曰璋聘諸侯以圭聘夫人以璋禮惟圭璋特達事畢還之賄贈以財幣贈使臣也饗食之禮行於朝燕禮行於寢明賓客者主君之義明君臣者使臣之義也

新裁首三句是行聘之時事君親禮賓以下是既聘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聘義

七

之后事私面私覲此以賓言致饗饋至食燕又以主言卿爲上摯至食燕是明賓客之義私面私覲是明君臣之義也賓客君臣禮也何以曰明義蓋禮到則重客尊君之義亦到故行禮正以明義又云公禮之隆所以明敬客之義私禮之厚所以明尊君之義主之設摯以待客也有卿以爲之上摯矣而又有大夫以爲之承摯有士以爲之紹摯焉聘事既畢君親執醴以禮其賓於是爲賓者既私以己物而面見主國之臣又必私以己禮物覲見主國之君饗饋以饋所以致其養也賓介就館主君使卿以致之圭璋

以聘所以通其情也聘賓將去主君使卿以還之不但已也加以賄贈昭特賜也而一食再饗燕無常數焉若是者何蓋主君以聘賓在本國爲臣而來我國則客也故隆禮以待以明賓客之義聘賓以主之視我雖爲賓而我視之則君也故盡禮以尊之以明君臣之義賓主各盡其義則人道以羣邦交以孚說約十事設摯一禮賓二饗食三燕四私覲五致饗饋六私面七還圭璋八賄九贈十此其序也饗食皆在廟故爲一事賄以報聘君贈以答使臣合參私面私覲是聘賓明君臣之義餘皆主君明賓

客之義

按私面私覲賄贈却氏說可用私面臣豈得在私覲於君之上賓方就館禮未畢不得遽答其君禮况束紉至薄之物乎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陳注天子制諸侯者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之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誤謂禮節錯誤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六

呂氏曰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修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爲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有不可勝行之憂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故不安於偷情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

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節文之多惟聘射養人之至者也諸侯自爲正於射禮聘禮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自爲正之具也

云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孔疏此經明諸侯交相聘問相厲以禮則內崇敬讓外不相侵陵是自爲正之具 天子立制使諸侯相與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 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饗食以接賓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九

所以使賓恥愧自勉勸厲 天子制此禮使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 正謂國無患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所以如此是自爲正之具也 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案昭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虔注云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修盛聘之禮鄭引之以解大行人殷相聘也鄭以殷爲中惟取殷聘之文以解殷相聘之義正取殷文是同

其年數則異故以此三年之聘爲殷聘也此經所云謂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榮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恥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則敬讓行而兵不用矣古之人以禮相愧厲而不以怒此所以相成之道也此孔子所以責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

禮記詳說

卷五

聘義

華

嚴陵方氏曰相厲以禮者天子制諸侯以聘而使之相尊敬則各相勉厲以禮也使以傳言爲事傳言而失豈足以爲使乎故主君不親饗食而愧厲之也愧以愧其心厲以厲其行也禮以節爲事故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禮以敬爲心故相厲以禮則內不相陵也不相侵陵則兵不用各欲正己而已又安用戰新裁三節旨首句作冒下皆天子制之而使諸侯務焉者也相厲以行聘之禮節則不相侵陵相厲以輕財而重禮則民乃作讓相厲以用財之盡禮則亦不相侵陵其效如此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耳制

字甚深養固制也然猶是上人要他如此直到自爲正務焉這制的工夫纔徹本節看制字養字正字制諸侯是天子養之也自爲正是諸侯自養也注中看養字甚精其曰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又云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也要知聘問往來全是諸侯一團仁愛之意故曰德意且觀此禮爲分內當行之事一有廢缺便以爲恥了以此制諸侯使之心悅誠服豈不是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首句作總比年至愧厲之也申相厲以禮之實天子

禮記詳說

卷五

聘義

至

制爲聘禮使諸侯行之也每年使下大夫小聘三年使卿大聘相交以修其好相敬以全其交皆以禮自相勉勵也如使者行之時或有誤於禮節則主君弗親饗食之此正所以愧恥而勉勵之也是以爲諸侯者果能奉天子之制行聘問之禮而相厲以禮則敬讓行而交道成鄰國有情以相親而侵侮之心消本國有義以相安而陵犯之志泯此天子養諸侯使之樂於有禮而以是爲薰陶恥於無禮而以是相激勵足以保天下而兵不用而諸侯者平常則有仁厚之德意臨時則修殷勤之禮文而正身安國之具以之

也

說約比年三句正制諸侯處使者三句正相厲以禮之實諸侯相厲以禮三句是行禮之驗也未養諸侯二句中上制諸侯意鄰國有禮以相好故彼此不相侵本國有禮以相安故君臣不相陵此天子養諸侯使之樂於有禮而以是為薰陶恥於無禮而以是相激勸足以保天下而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蓋外侵內陵在天子必用兵以征之在諸侯亦自失其身之道矣須知相厲以禮四字兼統下二節在內使者三句持一事耳末繳先王制之有道意

禮記詳說

卷百七

聘義

三

纂訂制諸侯以禮制馭諸侯也二云天子制為句非比年三句串說言小聘大聘之時其相厲以禮如此所以愧厲厲字此厲指使者之卿大夫言亦相厲中一事耳與前後兩厲字屬諸侯者不同合參小聘大聘是一意相厲以禮是一意鄰國有禮以相好故涵育薰陶以潛消其敖情而默道以敬讓也

按制是制作之制非制馭之制天子制諸侯言天子制諸侯相聘之禮聘以修好是一層意相厲以禮是於修好中又須致敬是一層不可一直說過厲即

勵字愧厲使者意輕是即此一端以見相厲之意

養諸侯是養其德兵不用連天子為句自為正各得其正道以相安也從聘禮推開說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陳注聘使之行禮於君則用圭於夫人則用璋其行享禮於君則束帛加璧於夫人則琮瑋猶獻也及禮畢則還其圭璋者以圭璋是行禮之器故重之而不敢受也璧琮與幣皆財也財在所輕故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呂氏曰諸侯相厲以輕財而重禮則

禮記詳說

卷百七

聘義

三

遠利而有恥所以民作讓

鄭注圭璋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瑋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孔疏此一節明既聘還圭璋輕財重禮教民廉讓之意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其禮也言其禮可貴與玉相似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

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復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 諸侯既能相厲以輕財重禮之義君既行之於上人則效之於下故民皆作其廉讓矣 云圭瑞者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爲尊卑之信驗也云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者言尊敬此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用之以聘聘訖又還皆爲尊重此禮以圭璋所以行禮故重之也云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者言行禮之義必親自爲之若己親往彼

禮記詳說

卷三

聘義

三

國則可以己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之君既不親往彼國則不以己國所有寶玉遙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歸之也故云不可以己之有遙復之也復償也云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案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享獻也謂所獻之幣主人受而不還是謂輕財也云財可遙復者解受璧琮之意璧琮是財輕可得已物遙而復償於彼國賁來者已得受之但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皆爲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

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云重賄反幣是也者案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

藍田呂氏曰聘禮執行人圭璋以致命天下之寶無向於玉君子以玉比德焉言重我聘禮如玉之重且以達其君之信也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半圭曰璋取法於陰陽之義也其圭璋典瑞所謂瑑圭璋璧琮以類聘者也還圭璋而不還璧琮饗幣者聘以致命饗以致獻重命而輕獻所謂輕財而重禮也

嚴陵方氏曰以儀禮考之有聘必有饗聘君則以圭

禮記詳說

卷三

聘義

三

聘夫人則以璋饗君則以璧饗夫人則以琮聘先於饗其禮爲尊尊之故圭璋特而達饗因於聘其禮爲親親之故璧琮有所加焉圭璋固有藻然特藉以爲禮而已異乎璧琮之加於束帛以爲財也故後言圭璋特達以此

廬陵胡氏曰若諸侯朝天子則雖圭璋亦受之而不歸小行人饗天子用圭饗后用璋是也

加解圭璋重寶畀使臣執以通信故曰重禮國君命圭不可輕假享禮之圭璋蓋璧琮之類詳見周禮宗伯典瑞之職良玉可象德璋判圭合可示信故以行

禮非以餽送也皮幣則受圭璋則反皮幣爲財圭璋爲禮輕者不敢辭重者必讓之故曰輕財重禮也新裁之義也裁上是兩釋聘禮之行有其義下是著聘禮之行能興民之讓也二重禮不同上重聘禮下重圭璋也作讓一心重禮而以利相讓也方其行聘之始以圭璋所以申信也於君用圭於夫人用璋而非若享禮之用璧琮束帛者何哉正以圭璋爲行禮之器而正聘爲至大之禮故用乎圭璋者以重禮而用之也及夫既聘之後賓之將歸也圭璋則還之而非如璧琮與帛之可受者何也以圭璋全乎禮璧

琮近乎財故受之所以輕財也還之所以重禮也此聘禮之義也夫兩君行禮之會正下民觀化之時誠使爲諸侯者皆以財爲輕以禮爲重而相交以全其好相敬以全其交凡民之得於觀感者皆知遠利而實心以務行其禮矣民其有不作讓哉

說約首二句以始行聘時言圭璋聘內要補璧琮享意已聘二句就既行聘後說還圭璋內要補留璧琮意以圭璋聘重禮也正見圭璋爲禮之重以起下文輕財重禮又說出去了此特其義耳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遠利之教立於上而趨利之風泯於下作

讓一心重禮而以利相讓也民作讓推開泛說一說財與禮都指圭璋受之則以財爲主故曰重財不受則以禮爲主故曰重禮不必補出璧琮稟訂首重禮者聘賓重聘禮之義也輕財重禮主君輕財重禮之義也重禮便有輕財意輕財正是重禮也不可把聘賓與主君重禮平看首禮字以聘禮言後二禮字以圭璋言厲以輕財重禮卻只在這義上說亦不會直去輕財重禮

按璧琮亦是玉與圭璋輕重不同圭璋所以通信自是不可受璧琮乃是聘禮故受之經文只是相形取

義耳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米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曰五雙羣介皆有之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陳注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餼客於舍謂致饗餼於賓之館舍也三牲備爲一牢五牢之具陳

於內謂餼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一牢在賓館東階饌一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稊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注云薪從米芻從禾疏云薪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雁鶩之屬也掌客云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用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用財雖厚盡禮而止不敢加美以沒禮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皆爲有禮以制之故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五

鄭注厚重禮厚此聘禮也 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凡疏此一節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者謂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此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 案聘禮致客有入有餼今直言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餼一牢在賓

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饌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 聘禮米三十車設於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從禾 謂乘行羣匹之禽雁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隻也 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饗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饗饌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饗饌大牢也 聘卿也一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 言備設待賓之物所以豐厚尊重行聘之禮其天子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賓主玉帛之節饗餼飧積之差米禾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五

薪芻多少饗食牲牢隆殺皆文具掌客義見聘禮可以尋文取實故於此略而不言也 古之至焉爾此一經明聘禮用財之厚務行禮讓則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焉 言古之費用其財不能悉皆均平常能如此之厚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言古之用財既有隆有殺而相聘之事費用其財如此豐厚者言用財盡極於禮言以禮則止雖有富者不得過也 言若能豐厚用財在於禮謂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也謂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 言行禮使君臣內外不相侵陵

故天子制此聘禮而諸侯務而行焉 言無則從其實也者言國若豐厚則盡其財以行禮國若乏無則從其當時之實猶如國新殺禮凶荒殺禮計財而行禮故云從其實云欲令富者不得過也者謂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雖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更多用其財使貧而及禮富者不得奢使上下得宜內外無怨也

藍田呂氏曰上公五積卿下其君二等則三積也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也致積之禮唯諸公之臣有之故聘禮不載也積者致重禮於其出入也饗餼者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聘義

三

致重禮於其舍館也乘禽二羞倣獻將其勤也饗食燕盡其歡也皆所謂厚重禮也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至於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所以幣更賓以特性者則用財於賓客不皆如此之厚也然禮存其數者將使富而奢汰者不敢過制而儉嗇者不敢不盡也不敢過不敢不盡則盡之於禮此天子所以養諸侯使內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主國謂主君之國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積若委積之積羣介皆有餼牢則無飭腥矣以殺於使臣故也燕盛於饗饗盛於食於食則一於饗則

再於燕則與時賜無數盡之於禮則人各守其分故內君臣不相陵外不相侵也

山陰陸氏曰據周官侯伯七十雙今日日五雙雖曰諸侯大夫不應如是之懸也蓋日五雙旬而稍所致之禽也據聘禮旬而稍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侯伯再食再饗子男一食一饗則上公之使食視子男饗視侯伯其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倣此據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燕與時賜無數聘禮謂之倣倣獻言禮賜言義不言禽羞從時賜也故曰禽羞倣獻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聘義

三

石林葉氏曰餼牢天產賜物也故陳於內米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於外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聘禮雖具如此而財有所不及則不必備然而苟有其財亦未嘗不盡於禮此先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邢解出入三積謂自始至及去日凡三饋以委積也米薪牲醴皆爲積餼客於舍謂饋賓於館也牛羊豕具爲一牢穀連秸曰禾食馬曰芻炊爨曰薪乘禽成羣之禽鵝鴨之類饗以示恭儉止於再燕與時賜示慈惠故無數厚謂不敢薄重謂不敢輕不能均如此

猶言不能皆如此也盡之於禮謂財本以行禮故於禮盡財也 按五牢猶侯伯之使耳若上公使則七牢五牢則牛羊豕十五出入三積則四十五聘禮云米三十車車乘有五穀十六石爲秉十六斗爲藪是一車爲米二十四石三十車爲米七百二十石也又云禾三十車車三秬四百秉爲秬是一車禾千二百束三十車爲禾三萬六千束芻薪又倍之是十四萬四千束乘禽醢醢酒漿之數不與焉此猶正賓一人一次之積耳若九介七介三積備無論品物狼藉客舍何地可容故禮家言難盡拘也

新裁此備陳主君盡禮待賓之義而因推其義之可貴也主君待客作冒出入三積至無數皆待客之禮盡之於禮者內有敬客心而外之禮足以稱其心也制之正足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謂禮足以陶鑄人故謂之善務焉即所謂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也按出入三積者送往迎來皆三次饋也其積用之物餼客於舍至皆有餼牢皆致於客舍之禮又是三積之一也言餼者舉其重也五牢飪一腥二醢一也陳於內是天產作賜德米三十車至陳於外地產作陰德食享爲禮行之於朝所以訓恭儉故有數燕享爲

惠燕行於寢時賜送館所以示慈惠故無數夫餼牢陳矣而加以品物之煩食享具矣而申以燕賜之節凡此所以從厚待客而重此聘禮也古者用財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此等皆有賓客之需多不能均如國新時荒等殺之不能如聘禮之豐厚也然而聘禮用財必如此厚者蓋以聘禮爲至重之禮故極盡其禮而無一毫之不盡也惟極盡於禮是以內君臣外鄰國皆有禮相接而不肯自處其薄故無侵陵之患此是盡禮之效也盡禮行聘其效如此故天子制是聘禮而諸侯務行聘禮者皆有見於此也

說約首句提起出入三積至時賜無數正詳言之但出入三積卽下諸物直管到陳於外且渾說餼客於舍又兼下內外二項曰餼者亦大概言之不可專以五牢爲餼陳於內外乃三積之一也乘禽五隻不在三積內者餼客於舍至餼牢是待之於私館者壹食二句是行之於公所者

纂訂首句作頭出入以下分四事而以厚重總之厚重禮是表其待客之意盡之於禮又是推其從厚之義 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也餼客於舍謂致饗餼於客之館舍也五牢有飪有腥有

餼烹調曰飪生肉曰腥牲生曰餼皆致於客舍獨言餼者舉其重也日五雙則不止於三次矣自餼客於舍至皆有餼牢皆致於客舍之禮此三積之一也陳於內是天產作陽德陳於外是地產作陰德羣介雖見殺於賓玩本文語意只重不遺介的意思有飯有穀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享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酢燕禮也或賜以束紉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饗所以訓恭儉行之於朝禮之正也故有數燕行於寢時賜於館所以示慈惠非禮之正也故無數不能均如國新時荒等殺禮故也盡禮兩禮字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聘義

三

俱指當然之禮說不指聘禮蓋必盡之於禮不敢自薄以結鄰國之好也 主國之待客也於客之去而出來而入皆饋三積焉以一積言其餼客於舍也三牲備爲一牢五牢之具謂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也則陳於舍之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舍之外乘行羣匹之禽如雁鴛之屬則日五雙此待聘賓也以至羣介皆有餼之不同如大夫三牢士一牢此待羣介也一食再饗燕與時賜則無數是又待聘賓之禮其物豐厚如此所以致厚於聘禮也夫古之用財如冠昏喪祭等皆有賓客之需其厚其薄

多不能均然而聘禮用財必如此厚者蓋以聘禮至重當然之禮必如此而後盡也惟極盡於禮是以內君臣外鄰國有禮相接而不肯自處其薄故無侵陵之患此是盡禮之效也故天子制是聘禮而諸侯務行聘禮者皆有見於此也

按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二句連陳於內內卽三積之一也乘禽日五雙因餼客補出不在三積之數羣介皆有餼牢是因賓而及之以見其周壹食至無數又是指賓說介或亦在內但非連介說合上三積乘禽羣介餼牢食饗燕賜此四項皆所以致厚於此重禮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聘義

三

也重禮猶言大禮非厚重連用財句輕只以引起下句均字作皆如此看 又按出入三積當是委積之積謂出入去來道途之供也餼賓於館方是客到館時事舊說以三積餼舍合說似未是 乘禽儀禮賈疏云乘禽乘行之禽也別言此者欲見此乘非物四日乘據此不宜作去聲讀予意乘行之行當音杭乘行卽成羣之意俟考或謂數禽以四爲乘倍四而八爲雙雙者兩乘也五雙者五八四十隻亦一說合雞鴛鵝雁四十隻亦不爲多 俶獻始獻也 用財不能均以凶札殺禮時講以冠婚喪祭相形另是一意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
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
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
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
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
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
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
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
無敢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

禮記詳說

卷二五

聘義

三

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
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
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陳注呂氏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為然故曰至大禮

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
我之所安人之所憚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
子自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義禮戰勝而教化
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
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酬獻之節極為繁縟
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聘禮則受聘受享請

覲然後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
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后禮成故與射禮兼言之也
鄭注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 勝克敵也或為陳
孔疏以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申明行聘之時
禮儀既大日晚始罷故記者引惟勇敢之人能成禮
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云射者以強有餘力之
士非但聘而行禮又能射為武事故此總明之也
聘之與射至極繁大之禮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畢
幾近也日近在於中而后禮成畢 言非強有德
力而行禮則禮事不成也 酒清人渴不敢飲也者

禮記詳說

卷二五

聘義

三

此謂射禮也言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
敢恣意醉飽但行禮而已非謂全不得飲之聘禮行
聘之時但酌醴禮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
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者亦言不敢全食而令飽
也 日莫晚人斯憚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也 以不
敢憚倦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也故此以下即
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皆謂射也前文云
日幾中而后禮成聘射總陳特謂聘也故日幾中而
禮成此云日莫者謂射禮也酒清有乾特據於射故
日莫而成禮節也 以正君臣者謂射前行燕禮謂

君在昨賓升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是以正君臣也 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者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故云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但此節總結聘射則前篇射義在其中也故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之禮故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此經總結之也故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至說屨升坐之後乃盡歡飲食也以

禮記詳說

卷五

聘義

三

之有行者以君子有能行故謂此君子為有行之士身既有行則事得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臨敵果斷故云有義之謂勇敢此總覆說聘之與射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勇敢明射之所須強有力明聘之所須故前文論聘止稱強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故知然也 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 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之於戰鬪必得勝也 戰勝謂公義而戰勝則前經戰勝是謂以戰而勝也此云用之於爭鬪者謂私爭忿鬪與前經不同也故云不用之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

朱子曰案疏云此雖總結聘射然自酒清肉乾日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鄉而言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而言歟

長樂陳氏曰聘之為禮養諸侯而兵不用射之為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是皆至大之禮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之齊以言其心莊以言其容正齊以言其儀言養諸侯而兵不用又曰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何也蓋先王之禮可以常安而不能使安之必常可以杜亂而不能使亂之必杜則禮義在我而兵戰在天在我者不可不修在天者順之而已故用之於兵戰亦

禮記詳說

卷五

聘義

三

至於無敵也

嚴陵方氏曰此聘禮兼言射者賓聘亦有射故因而明之且賓有賓之射則聘有聘之射明矣自質明始行事而下以言聘之難行也自酒清人渴而下以言射之難行也酒以久故清肉以久故乾楊子言日昃不食肉射又至於日莫者以先行禮而後射故也一有一亡為有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義理禮之文也而無文不行故有行之謂有義勇敢言其發於內者強有力言其形於外者兩相交為戰我克彼為勝戰勝則因與彼敵故曰外無敵禮義則

本乎我治故曰內順也戰勝合天下之公義故用之於禮義則足以順治爭鬪由一時之私忿故誅之以刑罰而謂之亂也

山陰陸氏曰禮成猶言反饋樂成樂於是成焉爾非訖於斯也鄭氏謂禮畢非是齊內也莊外也正內也齊外也有義之謂勇敢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石林葉氏曰古之所謂勇敢而強者勇於義而已唯其勇於義故能行禮能行禮則習其俯仰而行列得正焉習其進退而坐作得齊焉故施之於戰勝則無敵者此所謂盛德者以其備具而已猶禮器謂大備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聘義

聖

盛德是也

郝解先王制禮使人莊敬日強而已君子自強不息而後可以行禮子云不學禮無以立凡禮皆然不獨聘射耳 質明行事日中而後成禮日莫人倦飢渴而不敢飲食如是則矜持勞頓非先王諧人情和為貴小大由之之義必勇敢有力戰勝者然後行禮天下之能行禮者寡矣且勇敢強力用之禮義是也勇敢強力用之戰勝而謂之盛德此商鞅秦法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者豈所以論禮乎

新裁此見聘射大禮惟勇敢者能行之以成治而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聘義

聖

可貴也有義之謂勇敢截上詳聘射之禮義獨行於勇敢下推勇敢之可貴也通節上截以勇敢作主下截以貴勇敢作主勇敢處卻有二意先以行為主而并及於行義貴勇敢亦有二意先以行禮義為主而并及於戰勝天下無事至盛德又進一步見勇敢不惟行禮可貴至於戰勝其可貴亦然聖人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正此二意也亂人一段反言其亂順治國安正言其效總見勇敢強有力之可貴不在彼而在此也用之禮義之用是君子自用貴是聖人貴之 此節只要明白強勇就是了這強勇非是小可

乃是平日直養的工夫到塞天地配道義的強勇就是孔子的知仁勇孟子的浩然之氣所以用到行禮上去便能立出禮中之義來曰立義則禮節中的妙道精義人倫之實理合於中正之則者自彼一段精神維持而彰明之為賢愚共由之理為古今達道天下一有事就把這立義之勇用到戰勝上去戰勝即是立義的道理無兩樣蓋君子去征天下的暴慢不義正是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的所在何也我以明倫治世彼以逆倫稱亂所以去戰他則戰勝豈不就是行禮豈不就是立義故總謂之盛德德即立義到

極底的地步通節以立義二字作主

纂訂聘乃此章正意射則伴說耳三不敢以禮重也三平看自酒清至之謂勇敢正強有力行禮之實以成禮節承三不敢求以正君臣三句又承以成禮節來兼聘射說此眾人所難即非強有力弗能行也有行三句此因行禮而推其勇敢所由名所貴於勇敢者八句此覆說上文而推其勇敢所由貴貴其行禮句且虛說所貴於勇敢者二句又總結之正與貴其有行句應禮義二字承上立義行禮說後面禮義都同用是君子自用非君用之也用到戰勝上去即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聖

立義的道理用之於禮義即用於君臣父子長幼閒也順治即有親有義有序也無敵順治一云就是盛德非蓋盛德本在無敵順治之先是平日能養強勇之氣但即此無敵順治而可見也

心典聘乃正意射則伴說其禮節文最多故曰至大質明行事言之太早唯禮之至大故行之至久便見得難行了故歸之強有力酒清三句只說專心行禮而不暇飲食意三不敢平有始有卒曰成正親和俱靠著聘射上說不可泛言此是禮節之大者故特舉之行之於身之謂行能人所難行故為有行倫理

攸敘之謂義行則義無不盡是謂有義見義必為是謂勇敢勇敢云者勇為而敢任也即強有力也故所貴於勇敢六句又覆說以下歸重勇敢之人必貴敢行禮義乃有用於天下義者人所當行然必先立定乃可見諸行能以立義謂能以此勇敢而立義也所行又貴中於禮非禮即非義矣故次遞相承說下語意一步緊一步前面謂之有行實指行禮說貴其有行又虛說為有貴其行禮在下句也然豈惟敢行禮義而已哉無事固用之於禮義以行聘射之禮有事又用之於戰勝矣此四句一串說到無敵順治方平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聖

順治當說在正親和之後順是上下協和治是國家平治盛德就順治無敵上見不可把盛德又說在順治無敵之前以下又反言以見勇敢之必在行禮義也此如此與前面如此不同前如此指用之戰勝禮義而成盛德言此則指誅亂人說兩箇順治亦不同前本於君臣正三句此只主民不爭鬪說上以無敵順治對言此獨言順治舉難以包易耳

按此節聘射並言且頭緒太繁朱子疑其失次是也始字作早字看強有力謂強壯有力對下勇敢言則強有力屬外勇敢屬內正齊即整齊以容儀言聘射

無父子同事之禮時講作諸父諸子可從有行即是能行行如字從禮節說到有行有義而謂之勇敢又從勇敢說立義有行行禮只是一意又覆說而以敢行禮義一句收之下文又從禮說到戰勝當分輕重看 舊說酒清人渴以下專以射言時講聘射合說甚覺籠統姑從之 細按文義不足為經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貴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玉

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揜瑜不揜瑕忠也乎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陳注鄭氏曰礪石似玉縝緻也栗堅貌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越猶場也訕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橐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閒美者 陸氏曰尹正也乎尹猶言信正應氏曰尹當作允乎允皆信也 疏曰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 馬氏曰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而能備精粗之美以全

天人之道者玉之為物也能柔則溫潤而澤所以為仁能剛則廉而不剌所以為義能抑則垂之如隊所以為禮能揚則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所以為樂能斂則縝密以栗所以為智能彰則瑕不揜瑜瑜不揜瑕所以為忠乎尹於中旁達於外所以為信始之以仁而成之以信凡此皆粗而為人道也於氣如白虹所以為天精神見于山川所以為地圭璋特達所以為德天下莫不貴之所以為道凡此皆精而為天道也七者合而言之皆謂之德君子所貴以比德也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於溫夔教胄子以四德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玉

亦始於溫詩亦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惡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為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

曰玉振終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 石梁王氏曰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篇

鄭注碯石似玉或作玫也 色柔溫潤似仁也潤或爲濡 續綴也栗堅貌 劇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 禮尚謙卑 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橐木 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閒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 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相隱翳似信也孚或作契或爲扶 精神亦謂精氣也虹

禮記詳說

卷二重玉

聘義

栗

夫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 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弊惟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 道者人無不由之 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 孔疏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也 子貢之意所以貴玉者豈不爲玉之寡少故貴之 碯之饒多故賤之與疑辭也 昔者君子之人於玉以比道德所以貴玉者爲其有德君子之人比德堪敬重如玉故貴之有德卽下云溫潤而澤仁等是也 言玉色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也 續綴也栗謂堅剛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

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 廉稜也劇傷也言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也 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言禮也 越揚也詘謂止絕也言玉體以物叩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遠而聞其擊之終音聲則訕然而止不如鐘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其爲樂之法初作聲而發揚樂罷則止如槁木言玉體亦然故云樂也 瑕謂玉之病處瑜謂玉中美處言玉之病處不揜映美處玉之美處不揜映病處皆以忠實見外如人之忠者亦以忠心見外故云忠也

禮記詳說

卷二重玉

聘義

璧

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尹讀如筠筠者若竹箭之筠筠亦潤色在外者旁者四面之謂也達者通顯之名也信者內不欺隱者也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無隱掩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故云信也 白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 玉之精氣微見於山川謂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微見於外地氣含藏於內亦微見於外與地同故云地也 行聘之時唯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言人之有德亦無事不通不須假他物而成言圭璋之特同人之有德故云德也 道者通也言萬物無不由道而通故

天下無不貴之王者亦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 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也言襄公出兵征伐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此君子顏色溫然如玉引之者證玉以比德之事言貴玉者以其似君子故云君子貴之也 德者得也萬物皆得故無所不通達琮更須待外物而自成也以聘享之禮有圭璋璧琮璧琮則有束帛加之乃得達圭璋則不用束帛故云特達然璧琮亦玉所以琮則加於他物圭璋得特達者但玉既比德於禮重處則特達於禮輕處則加物以玉可重可輕美其重處言之故云特達

犯卒歸於愛人而已玉之體重垂之則如墜而欲下如君子之好禮以謙恭下人爲事故曰禮也凡聲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金石異也其終訕然所謂始終若一所謂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樂之始作翕如至於釋如以成歌者止如橐木其合止皆無衰殺之漸則君子於樂其終訕然如玉之聲也玉之瑜者其美也瑕者其病也玉之明洞照乎內外瑜瑕不能相揜如君子之忠無隱情善惡盡露而無所蓋故曰忠也字尹未詳或曰信發於忠謂之孚也信也尹或訓爲誠亦信也玉之明徹蘊於內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也先儒以孚爲浮以尹爲筠如竹箭之筠謂玉采色也其文其音既悉有改義亦無據恐未然也玉之瑩者光氣能達於天所謂氣如白虹也韞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於山川也如君子之達於天則與天同德充實而有光輝則與地同德也玉之爲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爲圭璋特達而已不用幣也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莫非物也玉之爲物天下貴之莫非道也君子之道天下尊之故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長樂陳氏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所以用其仁也齋有食玉所以用其知也牙璋以起軍旅所以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所以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所以用其樂也邦國以玉節所以用其信也琬圭以結好琰圭以除慝所以用其忠也四圭有邸以祀天而蒼璧以禮天此用其能達於天也兩圭有邸以祀地而黃琮以禮地此用其能達於地也圭璋特達此用其能達於德也已纓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以用玉之美者也古之言比君子於玉者若比於仁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聘義

辛

則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也有比於知則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也有比於樂則孟子曰玉振終條理是也有比於信則揚子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是也有比於忠則傳曰瑾瑜匿瑕國君含垢是也有比於德則詩言如圭如璧是也有比於道則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是也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 又樂書曰義近禮仁近樂仁義人道也禮樂資之以爲本禮樂人文也仁義資之以爲用垂之如隊禮也以卑爲尙故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以反爲文故也君子比德於玉而禮樂與

焉豈非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歟

嚴陵方氏曰君子貴玉而賤珉者豈以其多寶而爲貴賤哉玉之所以可貴者有德存焉爾故曰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下文所言皆其德之別也澤則言其潔而明也廉言有分際以自守劇言有刻制而無傷禮以卑爲體而以重爲德故曰垂之如隊禮也山陰陸氏曰廉而不剝義也若陳仲子廉而剝者也字尹旁達尹正也字尹猶言信正言玉堅貞之德外達信也升氣如虹上達隱見無常是之謂天精神見於山川所謂石韞而山輝水爲之五色此歟精神妙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聘義

辛

矣以猶有所麗是故謂之地

石林葉氏曰人之大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剝義所以充實乎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成於樂則修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揜也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白虹精神見乎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

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者也

新裁昔者言下言君子之人比象德於玉也溫潤至道也言君子所以比德於玉者以玉本有此德也溫潤等每上句皆以玉之質言仁也等方以玉之德言德本人之德但玉具之耳溫潤等單說玉之德未有比意至溫其如玉方見比也 試以玉之德言之是玉也溫潤和柔玉之體也而膏澤見於外仁者寬裕溫柔而能愛物是玉具仁之德矣文理縝密無罅漏可尋體質堅剛非琢磨可磷縝密以栗也知者析理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至

精微幹事貞固是玉具智德矣廉有棱隅而又不傷害乎物是不劓也義主裁制然亦合乎天理而不苟傷人是玉具方外之義德矣玉戴於首佩於身而若下隊禮者謙下自持是玉具卑抑之禮德矣玉之聲叩之清雅發越而悠長其終則訕然而絕止樂者始條理而並作和也終條理而齊止和而不流節也是玉具樂始終條理之德也玉之疵曰瑕玉之美曰瑜瑕瑜不相掩皆見於外不遮避以欺人一忠之盡其心而不欺也是玉具忠之德也玉之精粹瑩潔而信渾厚端方而正且內之信正旁達於外信則真實無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聘義

至

妄表裏如一 是玉具信之德矣此皆具在人之德也以玉網緼之氣言之其精潔光彩如白虹之照耀天之氣見於白虹而玉之氣如之是玉一天之所以爲天而玉具天之德矣以玉之精神言之蘊於山而山輝藏於川而川媚是精神見於山川矣地之精神見於山川而玉之精神見之是玉一地之所以爲地而玉具地之德矣是玉具天地之德也行聘之時圭璋特達不加餘幣德足於己而無待於外所性上不容添一物是玉一吾心之德矣天下莫不貴或待價或利用天下後世皆知貴重之道率於性乃天下古今所共由也是玉一率性之道矣是玉又具道德之全也玉備諸德之全如此小雅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誦其如玉之詩正君子比德如玉也惟玉以比德故君子貴之貴之者貴其德也豈以玉少礪多之謂哉貴之全在貴德上發揮按貴者貴而用之也如用之朝廷宗廟無故不去身之意不可單指聘禮說約貴賤就用舍上說信也以上屬人道天也以下屬天道然仁義道德之類總是一理不必過分天人德者足於己無待於外道則天下所共由也引詩言溫是德如玉是比德於玉卽溫以例其餘也貴之

不專指聘禮但以聘禮結之於後

纂訂比德於玉句言君子貴玉之德比德於玉比己之德於玉也君子備德於身而無象德之物則觸目微心之意微矣故比德於玉寓相觀之益切砥礪之功以懋進修也因其比德是以貴玉下詳玉之德在玉上說不可用象似字面或就以溫柔等爲比德之實者非溫潤而澤三句都是兩層意忠與信何別忠重在不揜上信重在達於外上蓋忠原是不欺的理信原是以實的意思字尹有兩意字信也言色純而不雜尹正也言色正而無邪旁達者信正在中而字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聘義

焉

尹旁達於外也注云尹作允則字允皆信矣如虹而白者玉之光彩似之精神精氣也地亦山澤通氣也玉之爲天者天之氣亦如白虹爲天山川爲地圭璋神亦見於山川不可便以白虹爲天山川爲地圭璋句以行聘言惟執圭璋特得通達非若璧琮之有幣也

合參君子比德何綱也下文乃詳之末句方見貴字意出溫潤是玉之體澤則其見於外也其密緻似智之察事精詳其完固似智之操守堅定垂之如隊兼旒之垂於身言禮則以其具恭敬退讓之誠也

清越以長樂之和也其終詘然樂之節也瑕瑜不相揜至誠不欺也字尹而旁達內外如一也字尹言其色之正旁達美在中而發於外也

按非爲磬二句是引起語只重君子比德句仁知義禮樂忠信俱正言玉之德天地推言其德合天地圭璋特達二句又推到用上言其道德兼備而帶出貴字下便以君子貴之結之也道者天下通由而玉爲天下所貴故合於道時講說到率性謂道似不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七

聘義

焉

禮記詳說卷一百一十七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八

牟陽再觀祖輯撰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陳注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鄭云舊說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之篇屬喪服然以上諸篇每篇言義此不云喪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但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十八

喪服四制

一

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冠義修之身者也昏義修之家者也鄉射修之鄉與國者也燕聘四制修之國與天下者也其序如此

郝解四制謂恩理節權也

纂訂仁義禮知人性之綱喪服之制兼此四者則人道盡矣故記者以此終篇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嘗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

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陳注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爲然也故曰凡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言之喪有四制謂以恩制以理制以節制以權制也鄭注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 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孔疏此一篇總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初明恩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十八

喪服四制

二

次明理制次明節制次明權制既明四制事畢又明三年喪自古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又明斬衰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 體天地者言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地之間所生之物言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 法四時者則下文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是也 則陰陽者下文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是也 順人情者下文云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是也 以其無物不體故謂之爲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 若訾毀不信禮之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知此之人是

不識知禮之所由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夫禮至具矣此一節覆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此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總故不覆說體天地之事吉凶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言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恆以節爲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故云節者禮也量事權宜非知不可故云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者此總結四制之義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喪服四制

三

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是人道具矣五常五行四時無信者知中兼之故北方水爲知又爲信是取法四時故不並數信也

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之意象法天地以達天下之情而已書曰天敘有典體也人倫之謂也天秩有禮用也冠昏喪祭射鄉朝聘之類也二者皆本於天此禮之所由生也禮之有吉凶猶天之有陰陽可異而不可相干也禮有恩有理有節有權猶天之有四時可變而不可執一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人道具則天道具其實一也

嚴陵方氏曰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此四者人之所由廢一不可也取之者謂取而法之故也其所謂則也順也蓋亦若是而已

馬氏曰天地者禮之本也陰陽者禮之端也四時者禮之柄也人情者禮之道也恩理所以厚其死節權所以存其生厚其死者故爲父斬衰三年爲君亦斬衰三年存其生者故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廬陵胡氏曰一體不備不足謂之成人體者何也禮也所謂大體者何也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喪服四制

四

禮之大體也非禮之大體不足以爲大非聖不足以知禮之大故曰譬之者是不知禮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體天地者天地囊括此三者也言仁義禮知而不及信者仁義禮知非信不立既言人道具則信在其中可知矣

郝解喪禮本乎恩故仁始之恩不足斷以理恩勝理當不可無節節嚴不可無權

新裁凡禮之大體至生也迄言禮有由生而不可譬夫禮吉凶至具矣始重喪禮言正是申指禮所由生之實其末又是詳察四制中節制之義而末乃贊其

備乎人道也 先王之禮其散見於節目者不可勝言而統會之大體則有可求者此果何從生也哉彼天高地下而尊卑定禮之列尊卑以嚴天下之分者莫非體象乎天地者焉四時錯行而往來見禮之尚往來以成天下之利者莫非體法乎四時者焉幽則有陰陽吉凶殊矣禮之有吉有凶者體皆準則乎陰陽之慘舒也明則有人情隆殺辨矣禮之或隆或殺者體皆依順乎人情之厚薄也此則法乎造化本乎人情而節文之所在莫不秩然其詳明矣不謂之禮乎凡此皆禮之大體而爲天下萬世所當尊信者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喪服四制

五

彼從而訾之者豈知禮之所由生乎今以喪禮言之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此何取也取之陰陽也生則陽明從吉死則陰暗從凶所謂則陰陽者是矣喪有四制變通隨時以從其宜此何取也取之四時也時有四而變通成歲制有四而變通成禮所謂法四時者是矣四制之立有恩制有禮制有節制有權制此何取也取之人情者本如是而后見之禮制者亦如是所謂順人情者是矣夫其所從生如此則人道豈有外於斯哉吾知人性有仁而發之爲情則有恩今喪以恩制者是卽仁也人性有義而發之爲情則有理

今喪以理制者是卽義也人性有禮而發之爲情則有節今喪以節制者是卽禮也人性有知而發之爲情則有權今喪以權制者是卽知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不外乎所性之善而已故合仁義禮知而人道已畢具于此矣喪之四制皆備之其義不至深遠哉

纂訂陰陽四時者人之性情卽天地之陰陽四時也不及天地者天地之道亦盡於陰陽四時人情也按此節文義錯綜體天地則陰陽當連法四時順人情當連而卻散言之不拘下文不復釋體天地注中

禮記詳說

卷五

喪服四制

六

定尊卑是補其說吉凶異道當主凶邊以本文原主喪服也四制取於四時而四制之恩理節權卽取之人情則四時人情只是一意而分言之也其體天地則陰陽亦只是順人情而已大抵以順人情爲重下又推出仁義禮知人之爲道皆具而禮兼之故爲禮之大體 禮所由生卽生於天地四時陰陽人情不必單言本於天 人情本於性恩理節權爲情仁義禮知爲性率性爲道故人道具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陳注疏曰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

爲之著服皆是恩制也

鄭注服莫重斬衰也

孔疏此一節明四制之恩制也餘見注

嚴陵方氏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如父斬衰服三升則服之重者莫如斬衰服之重輕凡以稱恩之厚薄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陳注門內主恩故常揜蔽公義門外主義故常斷絕私

禮記詳說

卷三

喪服四制

七

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揜義也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資猶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敬同也人臣爲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者也然五服皆有義服亦是以義制此舉重者言之耳

鄭注資猶操也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

孔疏此一節明門外之治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揜藏公義言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

其門是也 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

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

辟是也 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

與父同 貴貴者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者也

大夫始入尊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君故云貴貴

也 尊尊者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

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爲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敬此

君故曰尊尊也 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

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 故

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言亦謂亦同於父也

禮記詳說

卷三

喪服四制

八

嚴陵方氏曰爵有貴賤而貴莫貴於君位有尊卑而尊莫尊於君故曰貴貴尊尊

馬氏曰貴貴者以賤言之尊尊者以卑言之有爵者

爲貴無爵者爲賤尊者爵之上者也卑者爵之下者

也士庶人無爵故爲賤卿大夫有爵故爲貴有爵而

爲貴則不可以謂之賤也其視於天子諸侯卑而已

矣故曰貴貴者大夫之君也尊尊者天子諸侯之君

也

剝解資猶取也孝本事父取以事君貴貴尊尊皆謂

敬君也

纂訂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掩義也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夫義主敬者也既曰恩掩義矣而又曰敬同者何孝經有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恩雖掩義而敬則同也五服皆有義服此舉重者言之耳下貴字尊字俱指君言一云貴貴家臣爲卿大夫服尊尊臣爲天子諸侯服勿從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喪服四制

九

也以節制者也

陳注三日而食始食粥也葬而虞祭始沐不補雖破不補完也不培一成丘壟之後不再加益其土也祥日大祥之日也素琴無漆飾也與素几素俎之素同

鄭注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孔疏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苴麻之衰雖破不補培益也一成丘壟之後不培益其土大祥

之日得鼓素琴言所以爲此上事告教其民使哀有終極也以情實未已乃以禮節爲限制抑其情

也沐謂將虞祭時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故知沐謂將虞祭時虞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附練祥無沐浴云鼓素琴始存樂也於此祥日而鼓素琴始存省此樂縣而作樂在既禫之後

藍田呂氏曰父子之道天之合也其愛不可解於心以恩制者也君臣之道人之合也義則從不義則去此以義制者也情之至者遂之則無窮也情至於無窮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可繼道所以不行此不可以節制者也遂其所不得申則無等差施之於所不必用則事無實責之於所不能具則力不給必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喪服四制

十

於所不能行則人告病此不可不以權制也故恩莫大於父服莫重於斬衰極其恩而制其服也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愛敬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爲重故爲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爲重故爲君亦斬衰尊尊之至也內外尊親其義一也故以事父之義施之君此君之服以義制者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遂其無窮之情則情之過者不至於滅性傷生則不止也情之不及者不知其所勉矣故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食粥納財朝暮皆一溢米三月而葬未葬不沐既

葬將虞然後沐浴期而小祥既小祥然後練冠練衣蓋毀不可以久久則滅性以死傷生不得伸其孝矣天性之恩非不重也然先王制禮必立之中制使賢者不敢盡不肖者不敢不勉此道之所以行而無弊也恩雖重也歲月之久則不可不除故喪不過三年苴麻之衰所以爲至痛飾也非求乎完且久故服雖敝而不補葬之爲言藏也封之所以識也非求乎高大而終不夷也故墳墓不培哀雖甚也已過則可以不樂故既祥而後樂者皆所以示恩重哀亦不可以無終此所以爲之節也魯昭公十九有童心比葬三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喪服四制

七

易衰傳亦記其違禮也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不修墓者先王所以節孝子之心孝子雖所不忍言而不敢過也檀弓曰祥而紼是月禫徙月樂又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子路出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善矣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由此觀之既禫徙月然後可樂然孔子亦未以朝祥暮歌爲非而既祥五日彈琴乃躬

行之何也蓋祥者吉也自練至於祥漸而卽吉則古人既祥可樂矣然又至於禫之徙月爲樂不忍遽也以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謂加於人一等推之則樂可行於既祥然行於既祥善也既禫猶不樂此加於人一等也記謂孔子既祥五日而彈琴又曰踰月則其善其說皆可疑也此篇乃曰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其說尤不可取除喪乃可爲樂未聞爲樂以告喪之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乎此也謂既祥而樂猶可矣祥之日鼓素琴或未必然

嚴陵方氏曰練謂練帛以爲冠毀謂瘠其身毀而過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喪服四制

七

制則傷生矣鼓琴固所以散哀止以素而不加飾以示有漸也凡此皆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焉郝解祥日大祥之日素琴謂絃而不歌所謂和之而不成聲也鼓琴瑟必歌以和之不和故曰素或曰琴無漆飾也

纂訂此明節制不以死傷生釋三日而食至毀不滅性之義告民有終釋喪不過三年至鼓素琴之義按不補不培於今俱難遵衣欲完墳欲堅人情也祥之日卽鼓素琴尤不可從以禮祥禫同月當謂禫後耳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陳注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

孔疏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事之理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之等明皆歸於尊一以治理之也天無二日至無二尊也此總結無二尊之理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喪服四制

主

程子曰古之父在爲母服葢今則皆爲三年之喪皆爲三年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繼續終月算可以古之禮全今之制賈氏曰子爲母屈而替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葢而除三年乃娶者達子心喪之志也嚴陵方氏曰事君同事父之敬而愛則異者以其內外之別也事母同事父之愛而敬則異者以其尊親之殊也

馬氏曰君者疏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尊同故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母者親也資於事父以事母

而愛同故父在爲母齊衰葢以權制者也疏者宜殺而以尊隆之故曰義親者宜隆而以卑殺之故曰權權不可以爲正者也

纂訂按注疏以此節爲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大全馬氏則以爲權制當從注疏爲長此言父在爲母期之義大意與曾子問同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踣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喪服四制

西

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陳注疏曰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故云爵也遂歷敘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爲輔病故也婦人未成人之婦人童子幼少之男子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后喪事

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禿者無髮女禿不髻故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偃者可憎故不袒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及病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至滅性故酒肉養之此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謂爲親也此云五日七日爲君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喪服四制

五

鄭注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髻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髻髻或爲免孔疏此一節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餘見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得申上文父在爲母齊衰菴是也不施於所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事面垢而已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禿者不髻偃者不袒之類是也四者

禮有所不能行故以權制之也所謂凡此八者父在爲母齊衰菴一也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不髻五也偃者不袒六也跛者不踊七也老病不止酒肉八也先儒以爲母菴爲屬前章而加扶而起爲一夫不言與扶而起乃喪禮之當然貴者盡之賤者有所不得遂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者蓋以權制也若扶而起則禮之正非權也父在爲母菴正以權制而云屬前章非也庾氏之取父存爲母爲一而不知扶而起非權又不數婦人童子不杖之科亦非也先王制禮其本致一而不可二也婦人

禮記詳說

卷五

喪服四制

六

己嫁爲夫斬爲其父齊衰菴其致一於夫雖父不得而抗也親莫隆於父母父在爲母齊衰菴其致一於父雖母不得而抗也故愛有等差仁義所以並行而禮所由立致於一也喪之有杖所以輔病也孝子毀瘠之至非杖不能起後世因之以爲節文親喪則親者杖君喪則有爵者杖童子當室則杖皆以其主喪而有杖故曰擔主也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氏以擔音假曰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字訓未之見恐止音擔擔負荷也負荷所主之喪故授之以杖也國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

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則婦人有杖矣此云婦人不杖者先儒云謂皆以幼不能病故不杖其義然也

嚴陵方氏曰伊耆氏言軍旅有爵者杖則不特喪事爲然凡以優貴者也三日五日七日則以爵之貴賤而爲授之早晚節也凡此皆非禮之經故曰以權制權者反經而合道也

郝解杖論爵君喪之禮三日謂成服後子嗣君也大夫待五日士待七日爵尊者誼隆哀甚卑漸殺也擔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喪服四制

七

主輔病儀禮喪服傳之文無爵者杖以擔主也擔負也主喪主孝子哀毀不勝授之杖以擔荷之也輔病謂不爲主者哀困不能興授杖以輔持之也婦人與童子不備禮不能病故不杖官備物具不言而喪事自行者唯天子諸侯爲然故盡情致哀扶而後起可也待言而後喪事行者大夫士也毀不及病杖而起可也自執事而後行者庶人也病亦不可但不爲容飾面有垢色而已可也禿偻跛解見問喪八者一杖與不杖二扶而起三杖而起四面垢五不髻六不袒七不踊八不止酒肉皆以權爲制也

纂訂此明權制杖爲有爵者設蓋以爵者有德其恩

必深其病必重故以杖扶之也爵有隆殺則病有遲速故隨其人而授之有三日五日七日之不同此爲君服杖之正也喪服傳云庶人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假杖以明其爲喪主也庶子非喪主而亦杖者何輔病也授杖以輔其病也此爲親服不應杖而杖也未成人之婦人及幼少之男子有應杖者而不授之杖以幼未知哀不能病也此爲親服杖而不杖也天子諸侯之子百官備百物具不假言而喪事自行故許其極病雖有杖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喪服四制

太

無百官百物不具須己言而後喪乃行故不許其極病但杖而起不用扶庶人卑無人可使須身自執事故不許其病雖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女禿不髻則男禿不免可知袒者露膊偃者可憎故不袒也踊是跳躍跛人腳蹇故不跳躍也老及病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至減性故酒肉養之此八者爲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皆不拘其所必有不強其所難行而得乎變通化裁之道故曰以權制者也

按呂氏以爲母喪衰屬權制另一說 呂氏謂擔負荷也勝鄭說予謂擔當二字相通只作當字看更明

方氏反經合道沿舊說訓權字未當

始死三日不忘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陳注自三日不忘以至三年憂其哀漸殺而輕故曰恩

之殺也 鄭氏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鸛鵒之

鸛鵒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禮記詳說

卷三

喪服四制

无

鄭注不忘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孔疏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以禮之大體喪之三年爲限節之事故重明之 三日不忘者謂哭不休怠 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 期悲哀者謂期之閒朝夕恒哭 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 恩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也 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殺制爲限節 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 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年喪諒闇曰梁闇讀曰鸛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

而住楣故云諒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善之者言是古人載之於書美善之故也

藍田呂氏曰子之於親天性也不可解於心也執親之喪創鉅痛深雖日月之久豈有殺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然喪必有月算服必有變除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哀之感者亦安能無殺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此以恩之薄厚而有久近之殺也三日不忘三月不解甚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忘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紼帶此

禮記詳說

卷三

喪服四制

三

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甚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者也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者也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之道也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者先王之禮墜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郝解諒闇書作亮陰論語作諒陰孔安國何晏注諒訓信陰訓默近之鄭玄注作梁庵凶廬在楣梁下繫

也猶浮筠春容之類無謂而未學喜從之

纂訂此言人子當行三年之喪也始死哭不絕聲踴
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
時居倚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日不解者也既葬卒哭
惟朝夕哭此期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
哀至則哭此三年憂者也恩有隆而漸殺服因節以
制節故以三年爲斷也此喪之三年賢者不得過不
肖者不敢不勉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此喪之中庸
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王者之所常行也能之者惟
高宗乎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者先王之禮隆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喪服四制

三

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
由興故史臣善之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
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
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
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
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陳注君不言謂百官百物不言而事行者也臣下不能
如此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故曰言不文者
謂臣下也

鄭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
不文者指士民也

孔疏記者自設問古人獨善之意曰高宗者武丁者
記者還自釋獨善高宗之意 中興殷世故曰賢王
也 言以古人善此高宗載於書中又尊高其行故
謂之高宗 三年之喪君不言者是記者引古禮三
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 記者引書高宗所行中節
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 記者既稱古禮君
不言故又云言不文故記者復解云言不文者謂臣
下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喪服四制

三

纂訂此記者自爲問答之辭慈義未聞疑衍文也良
善也殷衰二句正高宗之可善處孝常行也今載而
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故也此之謂句正謂此耳既
曰君不言矣而又曰言而不文者何也蓋不言者謂
百官能體君心以具百物不待言而事行者也若臣
不能如此則必言而後行但不文其言辭耳

按慈良無解當謂行喪時其心慈愛而事良善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
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發樂

陳注說見開傳

鄭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耳言誦先發口也

孔疏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者謂與賓客言也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爲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者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之喪言而不議者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 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服四制

三

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陳注比及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非仁者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其愛非知者不足以究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理非強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強者觀其志一說理治也謂治斂殯葬祭之事惟知者能無悔事也故曰觀其理篇首言仁義禮知爲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下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專言門內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恩制爲四制之首故

也

鄭注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

孔疏三年而祥者此章從上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 比終至察焉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終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自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能終此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知者可以觀其理強者可以觀其志也言此自初遭喪至於喪畢有三者之節 孝子居喪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親也若不愛親則非仁恩也 若孝子有知則居喪合於道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服四制

三

理若不合於道理則非知也 若孝子堅強其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無志節則非堅強 言用禮以治居喪之事 用義以正居喪之禮 孝子者謂孝順之子 弟弟者謂遜弟之弟 貞婦者謂貞節之婦 若能依禮合義有仁可觀其愛有理可觀其知有志可見其強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若無此事則非孝子弟弟貞婦也故云可得而察焉也 藍田呂氏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於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茲三

節以善喪稱者則孝子弟貞婦可得而知也惻怛痛疾悲哀志慙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乃野人夷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等至於襲含斂殯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趨而知其情驗其行

禮記詳說

卷三十五

喪服四制

三

事之所久而知其德親喪者人之所自致者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郝解三節謂始死至三月一節也十三月而練二節也三年而祥三節也理謂隆殺輕重之理志謂守禮克終之志又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四制備矣孝子弟貞婦舉不外此矣

新裁此承上文言能盡三年之喪者可以知其人之賢與德夫三年之喪爲中制雖天子固不可廢矣而

人之能盡此者豈不可以觀其所養乎彼父母之喪以麻衣爲冠以繩爲冠之纓以菅草爲屨三日食粥三月始沐此一節也期十三月而練冠二節也三年而大祥三節也終此三節乎是仁者也可以觀其愛蓋非仁則愛親之心不直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是知者也可以觀其理蓋非知則察理之心不明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是強者也可以觀其志蓋非強者守禮之心不固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由是又有禮以治此三節而使過者不及者適於中則其不悖於權可知矣有義以正此三節而使可者否者合其宜

禮記詳說

卷三十五

喪服四制

三

則其不悖於恩可知矣是人也以爲子則事親之道無歉固可以謂之孝子矣若以之爲弟則以事親者事兄而所謂弟弟者此也以之而爲婦則以事親者事夫而所謂貞婦者此也孝子也弟弟也貞婦也不亦皆可以於此而察之乎卽此觀之喪禮之行其關於風教也豈淺鮮哉纂訂按此以父母之喪終四制之義亦自其重者言之也

按此節父母之喪有三節而唯兼仁知強禮義者能盡此三節於三節中觀愛觀理觀志治亦是治此三

節正亦是正此三節此本是孝子之事而帶言弟弟
貞婦弟弟難貼父母之喪只是能兼仁知強禮義以
盡禮便是弟弟貞婦 十三月而練謂小祥為十三
月之始也三年而大祥謂大祥為三年之始也不言
禫者祥禫同月以祥該禫也以祥為三年之始非以
祥為三年之終必待三年終方為禮畢言祥者謂祥
月後別無禮節只素服以守几筵待三年終而已比
終二字當與三年而祥連讀謂自三年之始以及三
年之終也如此說比字方有著落若云比終三節比
字口氣殊不順 前言仁義禮知為四制此忽添出

禮記詳說

卷重夫

喪服四制

三

一強字於前不合又按語氣仁知強三句一類禮義
二句一類似非前並言仁義禮知之意故注中將禮
義二句另說而云恩亦兼義權非悖禮只於禮義二
句應前恩理節權則於觀其志宜作一截而禮義二
句宜推開說以包孝子弟弟貞婦不拘定以三年之
喪終三節為言也然卻亦與篇首泛言禮之大體相
照 鄭康成主二十七月而禫其注禮始終不肯說
喪終三年故截斷讀以成其短喪之說予嘗共學者
平心玩味語氣比終二字斷當屬上三年為句况本
篇已云三年憂明是以三年為終豈但禫月憂而過

此不憂乎

禮記詳說

卷重夫

喪服四制

三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十八終

禮記詳說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自序
謂明太祖時專以註疏衡士及成祖始用陳氏集
說攷元史選舉志仁宗皇慶中已以禮記註疏取
士不始於明覲祖考之未審也其書於註疏錄十
之五兼採衛湜吳澄郝敬及諸家之說大旨取足
與陳澔集說相發明者自序謂坊本諸講其標宗
旨剔字句順口吻聯脈絡化板爲圓亦足醒人心
目故編檢而分載之附先儒後則其作書之旨大
畧可知矣